中亚通史

近代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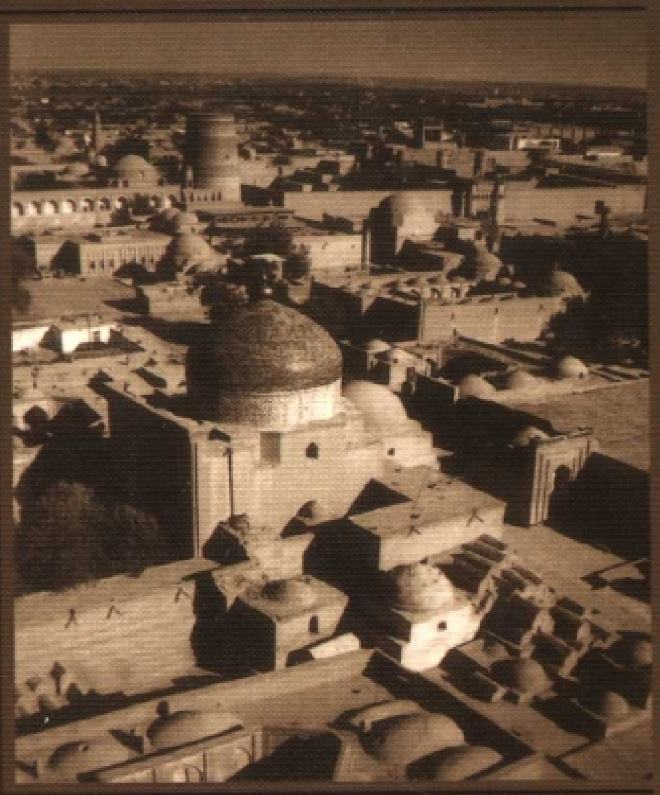
王治来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王治来 著

中亚通史

近代卷



ZHONGYATONGSHI



ISBN 7-228-08378-4 定价:30.00元

中亚通史

王治来 著

ZHONGYATONGSHI

近代卷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通史．近代卷/王治来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2

ISBN 7-228-08378-4

Ⅰ.中... Ⅱ.王... Ⅲ.①中亚—通史②中亚—近代史Ⅳ.K36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93838号

国家测绘局审图批准号(2003)150号

策划编辑 **责任编辑** 张 田 李春华

责任校对 钟 鸣 卢 艳

装帧设计 王 洋

地图编制 张惠琴

中亚通史 近代卷

王治来 著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编 830001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0991-2816212

印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75

字数 400千字

版次 2004年2月第1版

印次 200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228-08378-4 **定价**:30.00元

序　言

本卷主要叙述16世纪以后至1914年约400年间中亚的历史。这是性质完全不同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一段历史。中亚的近代史，为何要从16世纪开始叙述呢？这是基于以下的一些考虑。

从全世界的情况看，16世纪是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在其推动下，发生了宗教改革、德国农民战争和尼德兰革命等这样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这些都表明，世界历史已经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如马克思说的："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①]"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②]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市场经济的发达，而市场的扩张必然要超出国家的界限，把整个世界卷进来。在这种局面下，中亚地区是不能置身于世界趋势之外的。

欧亚大陆诸国，都是旧帝国瓦解的产物。如中亚诸汗国是蒙古察合台汗国分裂的结果，而俄罗斯帝国则是摆脱金帐汗国的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统治而成长起来的。但是，俄国和中亚诸国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17世纪后期，俄国像中亚诸汗国一样也是一个封建国家，不但工业没有发展起来，也没有出海口,但这时却出现了一个锐意改革发展的彼得大帝。经过彼得大帝和他的后继者的努力，俄罗斯终于冲决社会的和自然的障碍，开拓疆土，成为能够与欧洲争霸的资本主义大国。

这时，同样向世界进行扩张，并从印度北向窥视中亚的是大英帝国。而俄国则想从哈萨克斯坦南下占领中亚，以便夺取从印度洋出海的通道。在这两大帝国争雄角逐的环境下，中亚诸汗国本身的情况，就成为决定其自身命运的条件了。本书第二卷的前言中已经讲到，16世纪以来中亚诸汗国因宗教、政治、经济等原因而导致衰败落后的情况，并提出在列强入侵时，将会有致命的严重后果。这一卷就叙述了中亚诸汗国被沙俄征服并沦为殖民地和保护国的过程。同时也述及伊朗、阿富汗以及中国西北边疆遭到侵略和国土丧失的历史。从本卷叙述的这段历史，人们一定会引发无限的感想。中亚地区诸汗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公元8世纪被阿拉伯征服以后，中亚一直是哈里发帝国的一部分。即使在哈里发帝国解体及以后哈里发的称号被取消以后，中亚诸汗国仍然是一些信奉伊斯兰教并实行政教合一的国家。可是到了近代，到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生产与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仍然实行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就不能与那些侵略成性的资本主义强国抗衡了。从中东到中亚，从印度洋到太平洋，许多古老的国家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保护国。国土遭到侵占，经济遭到掠夺，人民遭到奴役。对这些，不禁引起人们思索：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苦难的命运呢?

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寻求真理、救国图强的历史，在这里就不说了。从本卷最后一章所叙述的情况可以看到，在中亚，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也有一些寻求自强的先进分子。他们



或是向俄罗斯学习，更多的是向土耳其学习。多数人把伊斯兰国家的衰落归咎于宗教的保守主义和政治制度的腐败。他们要求改变这种状况。但遗憾的是，作为穆斯林他们始终不能认识，正是政教合一导致了落后。有的人甚至提出："宗教兴则国家兴。"有的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强调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是兄弟，要团结起来，以抵抗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种泛伊斯兰主义甚至发展成为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

所有这些主张是否合乎历史的潮流呢？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所应当思考的问题。试问：世界上哪个民族没有信仰过某种宗教？但至今仍然保存政教合一制度的又有多少呢？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的强弱区别是判然的。但哪一个国家的强盛又是依靠宗教呢？为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强盛起来，并能抵御外侮，究竟是要依靠政治制度的合理，经济的发达，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昌明，还是诉诸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当然，现在的中亚诸国，曾经过革命的洗礼，摆脱了宗教的迷雾，已经独立自主，走上了发展繁荣的道路。他们的前途是光明和美好的。

目 录



第一章
16世纪中亚诸汗国的形成

15~16世纪，欧亚大陆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动。其主要的变化是旧帝国的瓦解和一系列封建汗国的出现。帖木儿王朝瓦解灭亡的后果是，在其废墟上产生了由乌兹别克人建立的中亚诸汗国，包括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与此同时，原钦察草原的金帐汗国，从15世纪20年代起（也即在也第该汗去世以后）即完全分裂。在原术赤——兀鲁思的西部，于1445年出现了喀山汗国，1449年出现了克里木汗国。伏尔加河下游出现了阿斯特拉罕汗国。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的地带是诺孜夷部。在金帐汗国的东部，产生了哈萨克的部落联盟并逐渐发展成为地域广阔的哈萨克汗国。在托博尔河沿岸到额尔齐斯河一带，有鞑靼人所建立的失必儿汗国（西伯利亚汗国）。东面今中国新疆地区则是日益没落的蒙兀儿斯坦汗国。而俄罗斯国家本身，也不过是蒙古统治以来欧亚大陆旧帝国瓦解的产物。它是在上述诸封建汗国争斗之时乘机发展的，并以莫斯科为中心统一起来的。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摆脱了对金帐的臣属和纳贡关系，奠定了俄罗斯集权国家的基础。这个后起的俄罗斯强国，在以后的400年中把整个中亚都征服了。[①]

---

① 参看George Vernadsky, The Mongols and Russia；格列科夫与雅库波夫斯基著《金帐汗国衰亡史》；H.H.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art. II；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张蓉初、向达、杨人楩译，第1卷。

第一节 中亚诸汗国的起源

希瓦汗国先建都于乌尔根齐，后迁都于希瓦城，故得名为希瓦汗国。其主要境域是在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三角洲。

花剌子模绿洲隔沙漠与呼罗珊、里海相望，北至于咸海，东则以沙漠与布哈拉汗国相接。其地位犹如孤岛，故在历史上常处于独立状态。

关于希瓦汗国的主要史料，是17世纪时希瓦汗国的阿布哈齐汗所著的《突厥世系》[1]。据此书所述，花剌子模地区原来是赫拉特帖木儿后王速檀·忽辛·拜哈拉的属地。乌兹别克的昔班尼汗扫灭速檀·忽辛诸子，于1505年攻克希瓦，即派员接管乌尔根齐。1510年，昔班尼汗在谋夫对波斯沙·伊斯迈耳的作战中阵亡，所派驻乌尔根齐的长官弃城而逃，其地遂并归波斯。沙·伊斯迈耳派了三个官员来花剌子模，一人管治希瓦与哈扎拉斯普，一人管治首府乌尔根齐，另一人管治维济尔（Vesir）。其中，乌尔根齐长官速檀·库里和维济尔长官拉赫曼·库里，是属于阿拉伯血统的两兄弟。后者在到任时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维济尔城的领袖人物，并各赐锦袍一袭，惟有该城的宗教法官奥马尔拒不赴宴。

宴会的第二天，奥马尔私下邀集三四位曾出席宴会的主要人士，向他们解释说，沙·伊斯迈耳信奉的是异教（指什叶派的伊斯兰教），他们一旦在花剌子模得势，将会迫害并强制当地的逊尼派教民改变信仰，花剌子模面临浩劫。维济尔城的显贵们闻之大惊失色，就考虑寻找一个出身高贵的人任汗王。

最初，他们想找一个和卓，即胡沙木丁·卡塔尔来充任汗王，

① 《突厥世系》系用突厥文（察合台文）写成。作者根据的是187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戴麦颂法文译本，书名为《蒙古人和鞑靼人的历史》，以下简称为《阿布哈齐书》。

以便率领大家去消灭“红头巾”（指信仰什叶派的波斯人）。这位和卓曾经在乌兹别克人当中游访，托钵乞讨，因而认识其中一个首领伊勒巴斯汗。他就劝花剌子模人，去把伊勒巴斯迎来，拥立为汗。他们同意了。

伊勒巴斯的五世祖阿拉不·沙同阿不海儿·汗的祖父伊不拉音·乌黑阑是兄弟（即普拉德之子，明·帖木儿之孙），都是金帐汗国的汗。论辈分，阿不海儿·汗之孙、著名的昔班尼汗乃是伊勒巴斯的叔伯辈。伊不拉音·乌黑阑同其兄弟阿拉不·沙分享其父遗业。阿拉不·沙生子哈吉·图里（或名秃黑鲁·哈吉），哈吉·图里生子帖木儿·舍黑，帖木儿·舍黑的遗腹子名雅迪加。雅迪加生四子：长子别儿克（即伊勒巴斯之父），次子阿布列克，三子阿米内克，四子阿巴克。别儿克同阿不海儿·汗是同时代人，但在他衰落时才崭露头角。后别儿克被昔班尼汗所捕杀，他怀孕的妻子玛拉伊·罕扎德落入阿不海儿·汗的次子和卓·穆罕默德·速檀（即昔班尼汗之叔）之手。她后来生一子，名扎尼伯。扎尼伯即布哈拉汗国著名的汗阿不都拉二世的祖父。所以，阿布哈齐在他的书中谈道：“我的长辈们说，阿布都拉汗的祖父（扎尼伯）是别儿克·速檀的苗裔。他的血管中最多只有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的阿不海儿·汗子孙的血统。我的家族同他（指阿不都拉二世）是近亲。”①

伊勒巴斯是别儿克的长子，他有一弟，名巴勒巴斯（更为流传的名字是比利克切）。当胡沙木丁·卡塔尔向花剌子模人推荐伊勒巴斯时，维济尔就派了两名使者，在和卓的一名仆人的陪同下前去请他的兄弟。巴勒巴斯在襁褓时因患病致双腿自膝盖以下瘫痪，丧失活动能力。他们兄弟长大成人以后，均以勇武著称。该城

① 《阿布哈齐书》，戴麦颂译（Histoiredes Mogolsetdes Tatares，par Aboul-Ghazi Behadour Khan，Publiee，Traduiteed Annoteepar，Le Baron Desmaisons），第206页，圣彼得堡1874年版。总之，伊勒巴斯同昔班尼汗都是金帐的汗族，即术赤汗的后裔，也都是乌兹别克人的首领。他们的部落原来是游牧于今阿克秋宾斯克省一带，其夏牧场在乌拉尔河的发源地区，而冬牧场则在锡尔河的入海处。



居民在得知伊勒巴斯到达时，就集合起来，将城内的波斯人杀得一干二净。翌日，全体居民出城迎接伊勒巴斯，拥立他为汗，时在1515年。[①]伊勒巴斯汗驻跸于维济尔城（该城位于乌尔根齐城以西约90里处的一个高地上）。

伊勒巴斯被邀请来花剌子模即位，最初随同来的乌兹别克人甚少，他们仅占有维济尔之地。当时维济尔有三邑：维济尔，为伊勒巴斯驻地；英吉沙，其弟巴勒巴斯居之；特尔赛克，另派一长官管治之。除维济尔以外，花剌子模还有好几个地方，如乌尔根齐、希瓦、哈扎拉斯普、柯提等，都还没有力量去占领。为此，伊勒巴斯决定亲自去攻占乌尔根齐以外，还决定去把本族的乌兹别克亲戚招来，以便在花剌子模全境建立乌兹别克人的统治。

当伊勒巴斯在维济尔即位以后，乌尔根齐尚有波斯派驻的长官速檀·库里（阿拉伯人）在行使职权。他从自维济尔逃出的惟一一个未遭杀害的波斯人了解到那里发生的一切情况，便同乌尔根齐城民商议，决心抵抗乌兹别克人的进攻。伊勒巴斯在即位三个月后，即进军乌尔根齐。速檀·库里率军出击，在离城半法尔沙赫（约七八里）处开展一场激战，大败而回。伊勒巴斯追进城去，杀死速檀·库里及其将领，占据了乌尔根齐城。[②]

伊勒巴斯想要去招徕的同族亲戚，主要是指阿布列克和阿米内克的子孙。雅迪加汗的部落和臣民大部分都是同他们在一起。这时雅迪加汗的四个儿子均已死去，剩下的都是他的孙辈。伊勒巴斯派人去告知他们，他已占领维济尔和乌尔根齐，但希瓦和哈扎拉斯普却仍然掌握在波斯人的手中，并向他们传话："如想寻找土地和臣民，有的是呼罗珊的平原，还有阿布勒罕和曼格什拉克

① 《阿布哈齐书》以其事发生在回历九一一年，即公元1505年。霍渥斯《蒙古史》说："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因为此事是发生在1510年昔班尼汗死后的一些时候，故应是在回历九二一年，即1515年。"苏联学者伊凡诺夫的《中亚史纲要》则定为1511年。今从霍渥斯说。

② 《阿布哈齐书》，戴麦颂译，第213–214页，圣彼得堡1874年版。

的土库曼人。”于是,阿布列克之子哈桑·库里和阿米内克的六个儿子(指索非安、布褒加、阿凡纳奇、卡勒、阿合台、阿合乃)一齐率领自己的家眷和部落来到乌尔根齐。伊勒巴斯把乌尔根齐让给他们,自己仍回到维济尔。

阿米内克诸子来到乌尔根齐以后,便开始对希瓦和哈扎拉斯普不断进行攻掠。驻守那里的波斯人只好弃城而逃。这两座城镇和柯提也随即落入到阿米内克诸子手中。从此,整个花剌子模地区也就成了希瓦汗国的领土。伊凡诺夫说:“在伊勒巴斯的直接继承人的时代,还把在阿姆河与里海东岸之间土库曼人占领的地区强行并入了希瓦汗国。”[1]

希瓦汗国存在300多年,直到其被沙俄吞并为止。

同希瓦汗国一样,布哈拉汗国也是乌兹别克人所建立的,它是昔班尼汗驱逐帖木儿后王以后留下的遗产,其统治者主要是他的后裔。故一般的历史书上把16世纪统治布哈拉汗国的王朝称为昔班尼王朝。因昔班尼汗一族是阿不海儿汗的后裔,所以也有的书,如霍渥斯《蒙古史》把它称为阿不海儿王朝。

昔班尼汗于1510年在谋夫战死后,波斯人曾一度侵人河中。后来经过伽吉杜万战役的胜利,乌兹别克人又恢复了对河中的统治。乌兹别克诸王曾一度拥戴故汗的儿子马黑麻·帖木儿·速檀,但他即位数天而死。乌兹别克诸王就推举当时同族中最年长的宗王、昔班尼汗的叔父忽春赤汗作为即位的汗。忽春赤汗原来在突厥斯坦,他得以从那里到撒马儿罕来做汗,主要是依靠昔班尼汗的侄子奥贝都拉的力量。奥贝都拉本人的属地是布哈拉,是河中的实际的统治者。他曾在1512年率军打败波斯人和巴布尔,进人撒马儿罕,扶立忽春赤为汗,而自己则统治布哈拉。忽春赤作为汗不过徒有其名,实际权力完全掌握在奥

[1] 伊凡诺夫:《中亚史纲要》,俄文版,第2章,东方文献出版社。

贝都拉手中。[1]

忽春赤汗之下领地的分配情况是：塔什干地区的统治者为速云赤汗（他是忽春赤汗的兄弟），布哈拉、哈拉库勒及卡尔施的统治者为奥贝都拉，米安卡勒的统治者是扎尼伯。费尔干纳地区也属于布哈拉汗国的管辖范围（只是到18世纪初，该地区才成为独立的浩罕汗国）。阿姆河又成了统治河中的国家同伊朗（当时为萨非王朝）的边界，正如该河以前是突厥斯坦同萨珊王朝的边界一样。这样，就在原帖木儿王朝的废墟上形成了两个乌兹别克人所建立的汗国——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

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的统治者，都是来自金帐汗国的游牧的乌兹别克人，他们像蒙古人一样有一个共同点，即仍然保留着以前氏族制度下的观念，把汗国看成为整个氏族（现在则是汗族）的共同财产。这种氏族制度的观念因成吉思汗的分封制度而得到加强。在这种制度下，汗由汗族成员推举族内年事最高的成员担任，各王子分别占有一定的地区作为自己的封建领地，汗族成员各占有封建采邑，他们相互间不停地进行着争权夺利、争城争地的战争。在诸侯崛起、汗族凌夷的情况下，汗往往没有任何权威，既不能号令诸侯，甚至也不能充当他们之间的仲裁者。在诸侯的无原则的战争中，有的家族胜利了，有的家族被驱逐或灭亡了，逐渐由一个强大的家族掌握主要的权力，但也不能完全消除各地的反叛和封建内讧，人民永远处在被蹂躏、被践踏的苦难中。

第二节　希瓦汗国

希瓦汗国的统治者巴勒巴斯和伊勒巴斯不久相继去世。乌兹

[1] 米儿咱·海答儿：《拉失德史》（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being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第206页，注5，1972年英文版。

别克贵族们就推举巴勒巴斯之子速檀·阿吉继承汗位，因为当时他是雅迪加后裔中最年长的一个。但是，速檀·阿吉作为汗不过徒有其名，汗国的财富和权力仍掌握在前汗伊勒巴斯之子速檀·哈孜手中。速檀·哈孜膂力过人，智勇双全。在希瓦汗国他的命令雷厉风行，没有人敢不执行。

速檀·阿吉在位仅一年而逝，又以雅迪加汗子孙中年龄最长者、阿布列克之子哈桑·库利继承汗位，驻跸于乌尔根齐。

统治希瓦汗国的乌兹别克诸王，都是雅迪加汗三个儿子（别儿克、阿布列克、阿米内克）的后裔，因而分为三个宗派。别儿克子孙的一派由伊勒巴斯和巴勒巴斯的儿子们组成，而以速檀·哈孜为代表。阿布列克子孙的一派以新即位的哈桑·库里汗为首。阿米内克子孙的一派人数众多，除他的六个儿子以外，还有许多快成年的孙子。这三个宗派很快就互相嫉妒，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权夺利的战争。

在阿布列克之子哈桑·库里登上汗位以后，其他两个宗派的王子们认为哈桑·库里在乌尔根齐独享大宗收益，很不甘心。他们联合起来，征集军队，向乌尔根齐进攻，目的是想把哈桑·库里汗赶下台，或把他贬黜去守一个边远省份，或把他放逐出国。诸王子的联军围攻乌尔根齐，在城下与哈桑·库里率领的军队激战。阿米内克的幼子阿合乃在战斗中被杀。王子们的联军为了报此血仇，决心不攻陷乌尔根齐杀死哈桑·库里决不收兵。

哈桑·库里退入城内后联军围其城。一连围攻达四个月，城内发生饥荒。据阿布哈齐说："一座庞大繁华、人烟稠密的乌尔根齐城，成了饥饿和恐怖的牺牲品，居民愿出四十甚至五十个腾格（货币单位）买一头毛驴杀食，还不易买到。百姓为饥饿所迫，开始离城外逃，士兵也大量开小差，军队人数锐减到不足以担负守城任务。围城四个月后，王子联军攻占了乌尔根齐，杀死哈桑·库里汗及其长子倍拉勒·速檀，将其妻室和幼子们送往布

哈拉。”[①]

哈桑·库里汗被杀以后，由阿米内克的长子索非安继承汗位（1525~1535年），仍驻于乌尔根齐。索非安汗的四个兄弟占有的地方是希瓦、哈扎拉斯普、吉尔特、布勒冬萨格和尼克奇克，山前的巴格·阿巴德、耐赛、阿比维尔德、捷哈德、墨伊纳和杰杰。居住在阿姆河沿岸、阿布勒罕和大益斯坦的土库曼人也归他们管辖。伊勒巴斯的儿子速檀·哈孜和别儿克其他孙子占有的地方是维济尔、英吉沙、特尔赛克和德隆等地，曼格什拉克的土库曼人归他们管辖。

索非安在位数年而死，其弟布裘加即位。索非安的五个儿子优素福、尤奴斯、阿里、阿格奇希、贝立凡·库利得到希瓦为采邑。布裘加汗以后在乌尔根齐为汗的是其弟阿凡纳奇汗。布裘加汗的儿子们分得柯提为采邑。在阿凡纳奇时期，统治维济尔的别儿克一族（即伊勒巴斯和巴勒巴斯的子孙）被乌尔根齐等地的阿米内克一族（即索非安、布裘加、阿凡纳奇兄弟及其子孙）所消灭。其经过如下：

当时，乌尔根齐的乌兹别克统治者，已将领土扩展到了呼罗珊的阿斯塔拉巴德。这部分地方被称为山区，而乌尔根齐本地则被称为河谷。山区与河谷同属于乌尔根齐的乌兹别克汗。阿凡纳奇之子丁·穆罕默德准备率领部分猛士前往阿斯塔拉巴德，然后从那里出发去袭击伊朗的玛赞德兰。在路上，他们遇到由德隆长官穆罕默德·哈孜（伊勒巴斯之次子）派遣去土库曼人那里收税的人员返回。丁·穆罕默德夺取他们所有的骆驼和羊只。这些收税人员返回德隆后将情况报告穆罕默德·哈孜。穆罕默德·哈孜大怒，派人去把丁·穆罕默德抓回拘禁。过了一些日子后，又派人把他押送回其父阿凡纳奇处。但丁·穆罕默德在半路上乘间杀死押

① 《阿布哈齐书》，戴麦颂译，第220页，圣彼得堡1874年版。

送的人员,径自返回乌尔根齐。

丁·穆罕默德之父阿凡纳奇有一个妻子是穆罕默德·哈孜之妹。丁·穆罕默德假造阿凡纳奇同此妃的致穆罕默德·哈孜的信件各一封,诡称其妹已病危,把穆罕默德·哈孜骗至乌尔根齐加以杀害。这一事件迅速传遍乌尔根齐全城。

当时维济尔的一名官员正在乌尔根齐,他赶紧回去把这个消息报告了穆罕默德·哈孜之兄速檀·哈孜。速檀·哈孜最年轻的一位妻子即索非安的女儿,而索非安的儿子阿里这时也正在维济尔探望他的妹妹。速檀·哈孜闻知其弟穆罕默德·哈孜被害的消息后怒杀阿里兄妹。阿凡纳奇兄弟(即阿凡纳奇、卡勒、阿合台)以及索非安和布裘加的儿子们为了报仇,遂兴兵进攻维济尔。速檀·哈孜到十里以外迎战,大败。阿凡纳奇跟踪追击,攻入维济尔城。速檀·哈孜和另外15名伊勒巴斯家族的成员都被处死。速檀·哈孜的两个儿子(奥马尔·哈孜和齐尔·哈孜)因受到阿合台的保护未被杀害,被送往布哈拉。

巴勒巴斯的儿子们从英吉沙来援,晚到。他们见速檀·哈孜已死,便投奔布哈拉。于是,别儿克一族的余裔都投奔布哈拉去了。在这以后,阿米内克汗的子孙们就成了从山区到河谷这一片辽阔土地的主人。阿凡纳奇领有乌尔根齐。其余各地区和土库曼部落,分给别的王子。丁·穆罕默德分得以前穆罕默德·哈孜的领地德隆。

不久,速檀·哈孜之子奥马尔·哈孜又引布哈拉兵入乌尔根齐,灭阿凡纳奇汗,吞并其地。阿凡纳奇汗的两个儿子马木特和阿里·速檀逃到德隆他们的长兄丁·穆罕默德那里。随后,索非安汗的两个儿子优素福和尤奴斯以及其他逃脱了追捕的王子们也来到了那里。

聚集在德隆的王子们商议反攻复国。他们得到土库曼黑孜尔部落的支持。该部首领们出兵1000人,与王子原来的2000人的军队,一起向希瓦进攻。他们的考虑是,如进攻乌尔根齐,将要同奥

贝都拉汗之子阿卜都勒·阿齐兹发生正面冲突，更麻烦的是攻城之前必须强渡过河。而进攻希瓦无需渡河，也没有强敌要对付。结果，他们攻克了希瓦，处死该城长官。哈扎拉斯普的长官弃城而逃。驻守乌尔根齐的阿卜都勒·阿齐兹亦退回布哈拉去了。

布哈拉汗国的奥贝都拉汗出兵反扑，失败。双方议和，交换俘虏。上次拘留在布哈拉的卡勒汗、阿合台汗以及其他王子均被送回。

希瓦汗国的卡勒汗仍驻于乌尔根齐。在他的统治下，希瓦汗国保持了一段和平安定的时期，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举国繁荣，物价低廉，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可是，希瓦汗国的汗族内部又发生内争。其结果，正如阿布哈齐所说的："索非安汗和卡勒汗的儿子们死尽灭绝，没有留下一个后裔。阿凡纳奇汗的儿子们据有呼罗珊，阿合台汗的儿子们领有乌尔根齐和维济尔，布袭加汗的三个儿子道斯特、伊希、布鲁姆分得希瓦、哈扎拉斯普和柯提。"①

卡勒汗的后继者是阿合台汗，他移驻于维济尔。卡勒汗的两个儿子（舍黑·穆罕默德和沙·纳扎儿）分得柯提为采邑。在以后几年中，阿米内克汗的孙子们都长大成人。他们占有采邑的情况如下：索非安汗的两个儿子尤奴斯和贝立凡·库利被其他王子驱逐，被迫同卡勒汗的两个儿子一起逃往布哈拉。剩下布袭加的儿子道斯特·穆罕默德和伊希·穆罕默德分得希瓦和哈扎拉斯普。阿凡纳奇的儿子丁·穆罕默德分得耐赛和阿比维尔德，马木特分得乌尔根齐，阿里·速檀分得德隆。阿合台汗依旧居于维济尔。所有这些王子占有辽阔的土地，大批的畜群，统治着众多的臣民。几年以后，索非安的儿子尤奴斯从布哈拉返回，夺取乌尔根齐，将马木特送往维济尔阿合台汗处。乌尔根齐的乌兹别克人拥立尤奴斯为汗。

① 《阿布哈齐书》，戴麦颂译，第251页，圣彼得堡1874年版。

马木特到维济尔后求阿合台汗出兵攻尤奴斯汗，失败。阿合台汗被俘后，尤奴斯令将其残酷处死。阿合台汗有六个儿子：长子哈吉·穆罕默德和次子马哈茂德当时都在呼罗珊的巴格·阿巴德，第三子普拉德，第四子帖木耳，第五子阿拉赫·库利，第六子苏来曼，都住在维济尔。住在维济尔的四兄弟将其父的死讯报告在呼罗珊的两个兄长。于是，他们合军进攻乌尔根齐。尤奴斯闻知逃往布哈拉，所部如鸟兽散。

尤奴斯逃走后，布褒加的儿子道斯特·穆罕默德被拥立为汗。其弟伊希·穆罕默德带兵去夺取乌尔根齐。第一次，被哈吉·穆罕默德打败，退回希瓦。第二次，虽攻入乌尔根齐，但随即又遭到哈吉·穆罕默德、阿里·速檀（阿凡纳奇之子，时在耐赛）以及阿合台汗诸子联军的进攻。伊希·穆罕默德兵败被杀。联军又派人到希瓦杀其兄道斯特·穆罕默德，时在回历九六五年（1557年）。至此，布褒加汗的后裔亦绝。

道斯特·穆罕默德死后，阿合台之子哈吉·穆罕默德（简称为哈吉姆）即位为汗[①]，居于维济尔。他就是阿布哈齐汗的祖父。

哈吉姆汗在位时期，各王子占有采邑的情况是：阿里·速檀占有乌尔根齐、哈扎拉斯普和柯提。哈吉姆汗之同母弟马哈茂德亦居于维济尔（霍渥斯说他占有希瓦之一半，有误）。哈吉姆汗之异母弟普拉德分得半个希瓦，奥鲁·提尤伯和库尼克两地的土库曼人亦归其管辖。普拉德之同母弟帖木耳分得希瓦的另一半，哈拉·布卡勒的土库曼人归其管辖。马鲁地方（即谋夫）原为丁·穆罕默德所据，后其子阿布勒汗·穆罕默德·汗、孙努尔·穆罕默德相继统

① 《阿布哈齐书》（戴麦颂译，圣彼得堡1874年版）说，哈吉·穆罕默德汗生于回历九三〇年，龙年，即1523年（第272页）。又说，他被立为汗时是39岁（第253页）。又说，他登位是在回历九六五年，即1557-1558年（第273页）。又说，他登基九年，阿里·速檀去世（第273页，按：阿里·速檀死于回历九七四年，即公元1566年，或作回历九七九年，即1571年）。又说，哈吉姆汗死于回历一〇一一年，即1602年，享年83岁（第294页）。这些说法多有矛盾，可见穆斯林的史料年代不清。

治其地。

在哈吉姆汗任汗时，花剌子模地区曾被布哈拉汗国阿不都拉汗二世所吞并。哈吉姆汗不得不亡命去波斯，直到阿不都拉汗二世死后才返回复国。

哈吉姆汗返回后，将希瓦和柯提分给其子阿拉不·穆罕默德汗（即阿布哈齐汗之父），将哈扎拉斯普分给其孙伊思芬迪雅·速檀，自己保有乌尔根齐与维济尔。不久以后，哈吉姆汗之长子速云尼赤自土耳其取道设里汪返回。哈吉姆汗以乌尔根齐与维济尔让给此子，自己则去希瓦与幼子阿拉不·穆罕默德同住。以后，希瓦即长期为首府，故称为希瓦汗国。

正是哈吉姆汗在位的时期，英国人詹金森访问了花剌子模和布哈拉，留下了关于此时期中亚情况的有趣的记载。

第二节　布哈拉汗国

布哈拉汗国的忽春赤汗于1530年死，其长子阿不·赛德即位为汗，仍驻于撒马儿罕。汗国的实际掌权者仍是奥贝都拉汗。

阿不·赛德汗在位仅三年，即于1533年暴亡，可能是被奥贝都拉害死的。以后奥贝都拉即位，以自己的领地布哈拉为首府，是以称为布哈拉汗国。

布哈拉汗国，在奥贝都拉汗时期（1533~1539年）[①]是比较强盛的。奥贝都拉汗几次进攻花剌子模，企图将该地区合并于布哈拉汗国。据阿布哈齐讲，在乌尔根齐的乌兹别克诸王子合兵进攻维济尔，消灭速檀·哈孜及伊勒巴斯家族的其他成员以后，速檀·哈孜之子奥马尔·哈孜被送往布哈拉。这个王子日夜向奥贝都拉

① 据维里雅米诺夫·泽尔诺夫《布哈拉钱币志》，奥贝都拉继阿不·赛德汗为布哈拉汗的时间是回历九三九年（1532~1533年），死于回历九四六年（1539~1540年）。

请求援兵，以便光复故土。奥贝都拉获悉乌尔根齐各封邑之间起了内讧，决定出兵，企图从阿米内克汗的子孙手里夺回一半土地。同他联合一起从布哈拉去进攻乌尔根齐的还有：塔什干的巴拉克汗（亦名纳乌鲁孜·阿合默德汗），撒马儿罕的恰范·马德汗（阿不·赛德汗之子），喜萨尔的那匝·速檀与马合的·速檀。驻守在希瓦和哈扎拉斯普的阿米内克汗家族的王子们无力抵御如此强大的敌人，撤退到乌尔根齐同阿凡纳奇的军队会合。阿凡纳奇也自感力量不足，实非强敌对手，便与众王子一同弃城向高地逃跑。奥贝都拉汗开进乌尔根齐，速命军队追击阿凡纳奇。阿凡纳奇与其部下全部在维济尔以北的贝加特高地就擒。阿凡纳奇汗被交给奥马尔·哈孜，由其处死以报杀父之仇。

奥贝都拉汗将乌尔根齐分封给自己的儿子阿卜都勒·阿齐兹。他对当地的萨尔特人和土库曼人没有加重迫害，但对乌兹别克人的财产则作了调查统计。乌尔根齐的乌兹别克人被划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给予奥贝都拉汗，第二部分归喜萨尔众王子所有，第三部分归撒马儿罕众王子，第四部分归塔什干众王子。各地王子都派一名官员来，监督分给他们的乌兹别克人，并负责带领分到的人回到各自的领地。

不久，德隆的阿米内克汗后裔向乌尔根齐反攻，阿卜都勒·阿齐兹撤回布哈拉。奥贝都拉汗反扑，失败。卡勒汗继续统治花剌子模地区。[①]其事发生在回历九四六年（1539~1540年）。在这以后，奥贝都拉汗就死了。[②]据说是因懊恼而死，享年56岁。

蒙兀儿历史家米儿咱·海答儿是奥贝都拉汗的同时代人，对奥贝都拉汗作了很高的评价。如他在撰写的历史名著《拉失德史》中说：在忽春赤汗和阿不·赛德汗的时期，"实际大权是操在

① 《阿布哈齐书》，戴麦颂译，第242~245页，圣彼得堡1874年版。

② 霍渥斯：《蒙古史》（H.H.Howorth，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4vols.in5.），英文版，第2册，第723页。

奥贝都拉汗的手中；如果他想僭号称汗，没有人敢反对他。可是，〈乌兹别克人〉依从古俗，总是将汗位传给最年长的人。在阿不·赛德·汗以后，没有人比〈奥贝都拉〉本人更年长了，所以他就登上了汗位，直到回历九四六年（回历九四六年的元旦是公元1539年5月19日）他才告别这个昙花一现的尘世"。这位历史家对奥贝都拉汗评价说："几百年来，我从来没有看到或听到过这么一位贤明的君主。第一，他是一位真正的穆斯林，虔信宗教，持身谨严，清心寡欲；其次，他治理政教大事、军务与庶民之事时，始终一丝不苟地按照圣法教律行事。他勇武过人，豪爽盖世。他能写七种不同的书法，但写得最好的是纳斯赫（Naskhi，指普通手写体）。他抄写了好几部《古兰经》，把它送到〈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城。他的纳斯赫·塔阿利克书体（Naskh Taalik，指波斯人写阿拉伯文的一种书法）也写得很好。他藏有突厥、阿拉伯和波斯各国诗人的诗集。他精通音律，他的若干歌谱至今仍被乐师歌唱。总之，他是一位才德兼备的君主；当他在世的时期，他的首都布哈拉成了文艺和学术的中心，可以和速檀·忽辛时代的赫拉特相媲美。"①这一评价，虽不无溢誉过实之嫌，但多少还是反映了奥贝都拉汗的一些情况。而英国蒙古史家霍渥斯则说这位汗是一个篡位者。

所以，奥贝都拉汗死后，汗位又归于忽春赤汗的次子、阿不·赛德汗之弟阿不都拉汗的手中。②阿不都拉汗在位仅六个月。其后，由其弟弟、忽春赤汗的另一个儿子阿布杜勒·拉提夫即位，统治了十一年（1540~1551年）。

奥贝都拉汗死后，其汗国即陷于混乱之中，乌兹别克统治集

① 见米儿咱·海答儿：《拉失德史》（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being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第283页，1972年英文版；中文版，第2编，第187-18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De Guignes和D'Herbelot二位作者把他同后来的一位阿不都拉汗混为一谈。为此，我把他称为阿不都拉汗一世。

团分裂为两个阵营：一边是忽春赤汗的后裔，以阿不都拉汗一世和阿布杜勒·拉提夫为首，占据撒马儿罕；另一边是昔班尼汗的后裔，以奥贝都拉汗的儿子阿卜都勒·阿齐兹为首，占据布哈拉。双方进行着激烈的内争，其情况与希瓦汗国的内争相似。由于乌兹别克人忙于内部事务，便不再像奥贝都拉汗时期那样渡过阿姆河去进攻波斯人。故在这十一年当中，呼罗珊没有受到乌兹别克人的入侵，得以享受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和平与安宁。

回历九五六年或九五七年（1549年或1550年），阿卜都勒·阿齐兹死，穆罕默德·雅尔·速檀（昔班尼汗之孙，速云赤·速檀之子）即位。巴里黑的统治者皮儿·穆罕默德去布哈拉夺位。各地的乌兹别克王子前来援助穆罕默德·雅尔·速檀。皮儿·穆罕默德只好退出布哈拉，返回巴里黑。不久，奥贝都拉汗之孙布尔甘·速檀被任命与穆罕默德·雅尔·速檀在布哈拉共同执政。

回历九五九年（1551~1552年），阿布杜勒·拉提夫死，其领地撒马儿罕由阿不·赛德之子速檀·赛德继承，而整个河中的汗位则落到塔什干速云赤汗之子纳乌鲁孜·阿赫默德·汗（即巴拉克·速檀）的手中。在纳乌鲁孜·阿赫默德·汗即位时，河中各领地的统治者是：速檀·赛德占有撒马儿罕，纳乌鲁孜·阿赫默德·汗占有塔什干，布尔甘·速檀和穆罕默德·雅尔·速檀共同占有布哈拉（不久，后者便为布尔甘·速檀所杀），阿不都拉占有克尔米纳、卡尔施等地，扎尼伯的后裔占有渴石、达布西、米安卡勒诸地，阿不都拉之叔皮儿·穆罕默德占有巴里黑。

1552年，纳乌鲁孜·阿赫默德在即汗位以后，从塔什干、突厥斯坦和忽毡三地征集大军去进攻阿不都拉，并准备夺取撒马儿罕。由于阿不都拉联合巴里黑的皮儿·穆罕默德，互为声援，打退援助纳乌鲁孜·阿赫默德的布哈拉人，收复渴石。塔什干的军队只得返回故地。

次年（1553年），纳乌鲁孜·阿赫默德·汗再次来攻，从速檀·



赛德手中夺取撒马儿罕。又进攻扎尼伯的子孙，迫使（阿不都拉之父）亦思干答儿逃往巴里黑。他在征服米安卡勒等地后，将克尔米纳分给其子多斯特·穆罕默德·速檀，将达布西分给阿布杜勒·拉提夫之子阿布杜勒·速檀，把渴石分给喜萨尔贝伦杜克之子伽希姆·速檀。然后，纳乌鲁孜·阿赫默德·汗就命其子巴巴·速檀去进攻正在卡尔施的阿不都拉。阿不都拉败逃巴里黑。

1554年，纳乌鲁孜·阿赫默德·汗进攻布哈拉，布尔甘·速檀向当时在安德胡德的阿不都拉求援。阿不都拉率3000人来，在阿姆河上的法腊布地方，打败速檀·赛德和多斯特·穆罕默德率领的2.2万大军。纳乌鲁孜·阿赫默德·汗只得撤布哈拉之围，退回撒马儿罕，并将速檀·赛德拘捕，解送到喀什噶尔的拉失德汗那里。

1555年，哈拉库勒地方的异密反叛布哈拉的布尔甘·速檀，叛乱者邀请阿不都拉前去。布尔甘·速檀又求救于纳乌鲁孜·阿赫默德·汗，才收复布哈拉，阿不都拉只好退处彻奇克特和迈米纳。纳乌鲁孜·阿赫默德·汗来到撒马儿罕，由于生活腐化，于次年（1556年）病死。

纳乌鲁孜·阿赫默德·汗死后，巴里黑的统治者皮儿·穆罕默德（扎尼伯之子）因其在乌兹别克诸王子中年事最高，被推举为汗。他继续保持同土耳其的友好关系。在皮儿·穆罕默德即位以后，他的侄子（亦思干答儿·汗之子）阿不都拉立即扩张自己的势力，先后夺取克尔米纳、渴石、布哈拉等地，使自己成为最强大的一个乌兹别克王子。这时（1559年），英国商人詹金森访问了布哈拉。

1560年，阿不都拉准备远征呼罗珊。他同皮儿·穆罕默德·汗达成了一个协议，以布哈拉交换离呼罗珊较近的巴里黑。根据这个协议，皮儿·穆罕默德·汗及其宫廷应搬到布哈拉去，而阿不都拉则驻于巴里黑。于是，皮儿·穆罕默德·汗就率领自己的部落渡过阿姆河，前往布哈拉。但是，布哈拉的宗教首领和卓·伊斯兰说

宗教界只拥护阿不都拉，对皮儿·穆罕默德·汗表示不欢迎（也许是在阿不都拉的授意下这样做的）。为此，阿不都拉在1561年废黜皮儿·穆罕默德·汗，把自己的父亲（也即皮儿·穆罕默德·汗之弟）亦思干答儿从米安卡勒接到布哈拉，立之为汗（1561~1583年）。从这个时候起，阿不都拉就成了昔班尼王朝最大的掌权者。不过，他不便自称为汗。在1583年以前，他是以自己的父亲的地方官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并负责指挥军队。

阿不都拉是布哈拉汗国的真正的建立者，汗国统一和强大的奠基人，不少历史书把他称为布哈拉汗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如伊凡诺夫说："阿不都拉汗统治的特点是，大力加强汗的权力，这不仅是进行成功的远征的结果，也是汗战胜所有与他为敌的亲属的结果。这些亲属几乎全部被消灭。在阿不都拉统治时期，国家的中央集权达到了最高程度。"[①]有的书则把他作为布哈拉汗国形成的标志。因为在他以前，汗国的首都是撒马儿罕，只是到他的时代，布哈拉作为首都才固定下来。他统治时期，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长期混战的状态宣告结束，秩序得到加强。他不但进行了胜利的远征，也战胜了一切与他为敌的亲戚。因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恢复，人民负担减轻，经济从战争的破坏中复兴。像忽春赤汗时期的奥贝都拉汗一样，亦思干答儿在位时的国家大事都是由阿不都拉主管。从1583年起，阿不都拉继其父死后正式称汗，是为阿不都拉二世。

阿不都拉汗统一了布哈拉汗国，消灭乌兹别克贵族在各地的分裂割据势力，如镇压塔什干的统治者巴巴·速檀，将布哈拉汗国的权力伸展到锡尔河以北的草原地区；向西吞并希瓦汗国；向南扩张到阿姆河以南的巴里黑等地，并继续进攻呼罗珊；向东扩展到费尔干纳，并同哈萨克人作战。可以说，阿不都拉汗时是布哈拉汗国的极盛时代。

① 伊凡诺夫：《中亚史纲要》，俄文版，第46页，东方文献出版社。

阿不都拉汗之得势主要得到河中宗教上层的支持，他的权力上升也是借助于那帮和卓、舍黑、德尔维希和赟巴尔司教等的帮助。

当亦思干答儿在世时，阿不都拉主要忙于应付来自北方的威胁。原来塔什干地区的统治者纳乌鲁兹·阿赫默德汗死后，继承他的领土的是他的儿子巴巴·速檀。巴巴·速檀是速云赤汗之孙，同扎尼伯一族有宿怨，缘故在阿不都拉前去攻掠呼罗珊时，即进攻河中。

1567年，巴巴·速檀攻至撒马儿罕，将该城的统治者胡思老·速檀（即穆罕默德·雅尔之子、扎尼伯之孙）掳去处死。1571年阿不都拉出兵反攻，在从撒马儿罕去治扎克路上一个名叫吉兰·乌提的山隘将巴巴·速檀打败。阿不都拉在该处泐石纪功。19世纪美国旅行家舒勒（E.Schuyler）在1873年路过其地时，还曾见过这个石刻的铭文。据舒勒说，过治扎克后道路通过吉兰·乌提山隘。这是一条狭窄的河谷，两旁为低山，宽不过100英尺，中间有小溪流过，蜿蜒曲折，直到治扎克。这个山隘是蒙古、突厥部落进入泽拉夫善河流域的通道。在这里曾经进行过许多流血的战争。有两场战争有铭文记录下来。其中的一块铭文说的是阿不都拉打败巴巴·速檀的战斗。该铭文说："让荒漠中的过路者和水陆旅行者知道，在回历九七九年（1571年），哈里发手下的副将、全能真主的侍从、亦思干答儿汗的儿子、伟大的可汗阿不都拉汗带领一支三万人的军队，同德尔维希汗（即德尔维希·速檀）、巴巴汗（即巴巴·速檀）以及巴拉克汗的其他儿子们率领的军队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战斗。在他们的军队中，有速檀的五十名亲戚，还有来自突厥斯坦、塔什干、费尔干纳和钦察草原的四十万战士（按：这显系夸大之词），由于星宿的幸会，君主的军队获胜，打败了上述诸速檀。杀死他们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在整整一个月当中流往治扎克的那条河的表面一直流着被杀者和后来被俘者的鲜血。让这



个事实为众所知悉。”[1]两个铭文都是用波斯文刻写的。

这时，撒马儿罕的领主是阿不·赛德之子（速檀·赛德的兄弟）朱万梅尔迪。他有二子，即阿布勒海尔·速檀和穆扎法尔·速檀。兄弟二人互为仇敌，前者与巴巴·速檀结盟，后者受阿不都拉的保护。阿布勒海尔·速檀被打败，其父朱万梅尔迪支持之。后父子三人都被阿不都拉所捕杀。阿不都拉遂在1578年完全统治了撒马儿罕。

次年（1579年），巴巴·速檀占据了塔什干，并杀死自己的兄弟德尔维希·速檀。阿不都拉便进攻巴巴·速檀，在塔什干附近将其打败。巴巴·速檀逃走，阿不都拉返回布哈拉。同年，巴巴·速檀又对费尔干纳提出要求。他联合哈萨克人，由哈萨克首领撒儿斑·速檀率部渡过锡尔河进攻布哈拉，而巴巴·速檀则去攻掠撒马儿罕，各有虏获而归。但不久他又与哈萨克人不和，打败哈萨克的希盖汗，斩其首领多人回到塔什干。故阿不都拉乘其势孤而攻之。

1581年，阿不都拉率军自撒马儿罕出动，至讹迹刊。在驻扎于锡尔河附近卡腊山时，哈萨克的希盖汗来见，阿不都拉以忽毡城赐之，然后返回布哈拉。次年春，又追敌至钦察草原之兀鲁塔山，在以前帖木儿所立的纪功碑对面也建一纪念碑。这时，巴巴·速檀逃到诺尕夷人中去了。阿不都拉很快征服了苏扎克（Suzah）、沙鹿海牙以及土尔克斯坦（雅锡）等地，这是他在北面扩展的情况。霍渥斯说：“随着巴巴·速檀的覆灭，突厥斯坦和塔什干承认阿不都拉的君权。这样，原速云赤汗的领地就并入河中，长期在锡尔河以北进行统治的一个乌兹别克王族就被消灭了。”[2]

在阿姆河以南，巴里黑地方的领主皮儿·穆罕默德于1567年死，其子鼎·穆罕默德即位。1572年，阿不都拉出兵攻巴里黑，围其

[1]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第1卷，第231~232页，伦敦1876年版。

[2] 霍渥斯：《蒙古史》（H.H.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vols.in5.），英文版，第2册，第733页。

城十月，陷之。鼎·穆罕默德被迁往渴石，另派纳萨尔比为巴里黑长官。此人在该地任职达十年之久。在东面，阿不都拉汗依靠哈萨克人的帮助，于1583年征服了费尔干纳和安集延。大部分讲中亚史的书还说，他侵略到了中国新疆的喀什噶尔与和田，蹂躏了叶尔羌及其周围地区。1583年，阿不都拉汗将纳萨尔比召回，派自己的儿子阿不都勒·穆明去统治巴里黑地区。

阿不都拉汗的父亲、在位的汗亦思干答儿于1583年死。阿不都拉在宗教上层集团的拥护下，登上了布哈拉的汗位。从此，乌兹别克人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首次统一于一个强大君主的政权之下。作为布哈拉汗国的汗，阿不都拉可以说是名实相符的了。

阿不都拉即位的第二年（1584年），即攻占了巴达赫善。这个地区以前是处在帖木儿后王的统治之下，是经过持续的进攻而陷落的。[①]与巴达赫善同时被征服的还有库腊布及其他塔吉克人居住的地区。但是，一年后在巴达赫善地区就发生了反对乌兹别克封建主的起义。阿不都拉对起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据说有六万起义者被杀，可见其斗争的激烈。

阿不都拉又乘花剌子模的内乱，进攻和吞并希瓦汗国。阿不都拉汗进攻希瓦汗国有好几次。第一次是乘花剌子模统治者哈吉姆汗远征呼罗珊的机会，亲率大军侵犯乌尔根齐。当时，普拉德·速檀居于希瓦，帖木耳·速檀驻于哈扎拉斯普。帖木耳·速檀赶紧率领居住在哈扎拉斯普和卡巴那克以上地区的乌兹别克人和萨尔特人进入希瓦婴城固守。乌尔根齐及维济尔的居民则闭城不出。城外的乌兹别克居民，纷纷构筑工事，严阵以待。同时，将阿不都拉来犯的消息送往呼罗珊，告诉哈吉姆汗。哈吉姆汗回师援救。阿不都拉汗就同普拉德·速檀和帖木耳·速檀议和，订立互不侵犯的条约，撤兵返回布哈拉。[②]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俄文版，第3卷，第346页，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版。

② 《阿布哈齐书》，戴麦颂译，第273~274页，圣彼得堡1874年版。

不久以后，阿不都拉又率军第二次进攻乌尔根齐（这是比较重要的一次）。其原因主要是，从中亚去土耳其的道路要经过希瓦，而希瓦的统治者常常抢劫路过的使节、朝觐者和商人，这就引起阿不都拉汗的恼怒。[①]再者，当时，阿布尔汗的儿子努尔·穆罕默德（即丁·穆罕默德之孙）统治着马鲁和阿比维尔德。马鲁地区每年都遭到哈吉姆汗的掳掠抢劫。努尔·穆罕默德去求见他的姑父阿不都拉汗，请求其帮助他镇守马鲁。

由于以上的原因，阿不都拉汗便立即出兵攻占马鲁，但把努尔·穆罕默德甩在一边，自己派官员镇守其地，并将该地的乌兹别克人全部迁往布哈拉。此后，马鲁便完全控制在阿不都拉汗的手中。

努尔·穆罕默德幻想破灭，希望成灰，便在一个深夜带了二三十名骑兵逃往乌尔根齐，投奔哈吉姆汗。马鲁、阿比维尔德、耐赛和巴格·阿巴德诸地都落人阿不都拉汗的手中。[②]在冬天到来时，阿不都拉汗返回布哈拉，并准备再次进攻乌尔根齐。

对于阿不都拉汗随时可能的进攻，乌尔根齐的乌兹别克人惶惶不安，意见纷纭。有的主张抵抗，有的主张投降。哈吉姆汗感到他们很不可靠，就命穆罕默德·易卜拉音·速檀守卫乌尔根齐城，

① 希瓦抢劫过路者的事实是：一、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派遣一个名叫萨里·沙的使者来布哈拉，约阿不都拉汗共同进攻波斯王阿巴斯一世（1587~1629年）。该使者是取道印度来布哈拉的，在路上走了三年。阿不都拉汗盛情接待了他，在其返国时还赠送了许多礼物。使者决定取道乌尔根齐，经过土库曼人居住的曼格什拉克，然后从那里乘船去里海西岸的设里汪（Shirvan）。这样走，不到四个月就可以到达伊斯坦布尔。但在他到达乌尔根齐时，哈吉姆汗之子穆罕默德·易卜拉音·速檀抢劫了他的全部财产，仅给他留下一点路上用的盘缠，把他送到曼格什拉克，让他上船去设里汪。阿不都拉汗闻知使者在乌尔根齐受到如此非礼的待遇，大为震怒。二、当时设里汪是属于奥斯曼土耳其管辖，中亚布哈拉、撒马儿罕等地的朝觐者和商人，都是信奉逊尼派的穆斯林，他们去麦加朝觐或去西亚经商，因为不愿意或不敢经过信奉什叶派的波斯，都是取道乌尔根齐，在曼格什拉克上船去设里汪。在阿不都拉汗第二次进攻花剌子模的前一年，有一位名叫阿吉·库塔斯的人带领一个商队和一群朝觐者西去。他们从布哈拉出发，先到希瓦，在那里，遭到普拉德·速檀的长子把巴的抢劫，并被驱逐回布哈拉。阿吉·库塔斯要求阿不都拉汗出兵惩罚哈吉姆汗。

② 《阿布哈齐书》，戴麦颂译，第276页，圣彼得堡1874年版。

而自己则带着眷属子女去德隆投奔另一个儿子阿拉不·穆罕默德·速檀（此子即阿布哈齐汗之父，当时为德隆长官），准备于春季再从那里出击耐赛。

花剌子模其他地区的守卫者是：帖木耳·速檀的三个儿子驻守哈扎拉斯普，普拉德·速檀及其四个儿子驻守希瓦，马哈茂德·速檀的四个儿子及两个孙子驻守维济尔。刚过完年，冬尽春来，阿不都拉汗又率军向花剌子模进攻。以上各地的王子们互不信任，对于如何对付布哈拉的进攻，亦是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最后，大家决定都转移到维济尔去，集中在那里进行抵抗。据说，他们像赴宴一样若无其事，将一切财产都带着走，连一个织席也没有忘掉，甚至还把喂养的老母鸡都拴在战车后面。一共2000户人家，向维济尔搬迁。布哈拉的军队很快就进入了希瓦，并立即去追击普拉德·速檀。普拉德·速檀在路上遭到布哈拉军的袭击后，逃到维济尔。驻守维济尔的速檀们责怪普拉德·速檀之子把巴，说是他抢劫商旅和朝觐者才引起布哈拉阿不都拉汗的来攻，因此将把巴赶出城。把巴、普拉德·速檀以及两个弟弟被迫离开维济尔到德隆去投奔哈吉姆汗。

阿不都拉汗领兵包围了维济尔城。一个月后希瓦汗国诸王子出降，阿不都拉汗遂占领了整个花剌子模。他把王子们都软禁起来，并把维济尔的乌兹别克人全部扣押，对每家每户都进行户口登记。每10户或20户选出一名乌兹别克财主担任联保长，联保长必须为这些人家的行动负责。他还任命了穆哈非（Muhaffilu）专门负责向乌兹别克人征收赋税。

阿不都拉汗委任萨利·乌黑阑统治乌尔根齐与维济尔，委任杜尔曼部落的明格里希·比统治希瓦，委任他手下的一名和卓统治哈扎拉斯普，最后委任一个乌尔根齐的土库曼人统治柯提。于是，布哈拉汗国遂吞并了花剌子模地区。以上事件发生在回历一〇〇二年（1594年）。同年，阿不都拉汗返回布哈拉。[1]

[1]《阿布哈齐书》，戴美颂译，第281-282页，圣彼得堡1874年版。

阿不都拉汗派在花剌子模的官员们，设立了税务机构。每个普通老百姓必须缴纳30腾格的人头税。当时阿不都拉汗的一个腾格价值一个多阿齐瑞非（aschrefi）。许多穷人为了缴税只得卖儿鬻女。如有不缴税或外逃者，由联保长承担责任。一家如有10口人或15口人，即使住在一起也必须人人缴纳户口税。10岁男孩视为已成家的成年人，也应缴纳户口税。①

总之，阿不都拉汗二世是昔班尼王朝一位著名的君主。他的统治，使河中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权的周围，结束了以前乌兹别克人当中的那种封建割据和纷争角逐的局面；而且还使布哈拉汗国的领土向四面八方进行了扩张，又将汗国的首都从撒马儿罕最后转移到布哈拉，保证了布哈拉汗国相对的安定与和平。这就为这个汗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但是，阿不都拉汗在晚年却因其儿子阿不都勒·穆明反对他而烦恼。阿不都勒·穆明是巴里黑地方的长官。阿不都拉汗曾经确定他为继承人，可以采用汗的称号。阿不都勒·穆明的野心很大，想统治阿姆河以南的所有地方。他曾企图侵占巴达赫善地区的一大部分，使印度莫卧儿朝的阿克巴大帝不敢再觊觎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地区。他曾率军打败花剌子模的乌兹别克首领努尔·穆罕默德，又想去进攻阿不都拉汗派驻赫拉特的长官库勒·巴巴。阿不都拉汗令库勒·巴巴抵抗，由是父子交恶。双方几次发生流血冲突，而这又招致了北面哈萨克人乘虚进犯。另一方面，波斯的沙·阿巴斯则联合花剌子模的乌兹别克人收复了马什哈德、马鲁和赫拉特。这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终于使阿不都拉汗在1597年忧虑而死，享年68岁。阿不都勒·穆明到布哈拉继承了他的汗位。②

波斯的沙·阿巴斯于1598年在卡兹文得到阿不都拉汗的死讯

① 《阿布哈齐书》，戴麦颂译，第284页，圣彼得堡1874年版。

② 伊凡诺夫：《中亚史纲要》，俄文版，第48页，东方文献出版社。



后，立即集合大军东来。当时亡命在波斯的哈吉姆汗便请求波斯王允许他返回花剌子模。他对沙·阿巴斯说："阿不都拉汗已死，乌兹别克人不久必将杀死阿不都勒·穆明。如果我不及时返回故乡，人们肯定会从现在流落在河中的人数众多的亲戚中另找一人立之为汗，那我就将被剥夺汗位。"沙·阿巴斯同意哈吉姆汗的请求，让他带着儿子阿拉不·穆罕默德·速檀和年方13岁的儿子伊斯芬迪亚·速檀一起返回。于是，希瓦汗国得以复国。

阿不都勒·穆明为人残暴，他在即位以后大肆屠杀其父旧臣，引起了普遍的恐惧。因此，有一些人密谋刺杀这个暴君。在1598年7月间的一天，气候酷热，阿不都勒·穆明为避炎暑，在夜晚出行。他走过乌腊提尤别和扎明之间的一个山隘的时候，被埋伏于该处的人用箭射死，仅在位六个月即丧了命。

阿不都勒·穆明死后，布哈拉汗国大乱。由于一时没有汗国的汗，故各地王子自称汗王。如一部分乌兹别克人拥护阿不都拉汗二世的族弟匹尔·穆罕默德为布哈拉汗，阿斯特拉罕汗族后裔扎尼伯之子定·穆罕默德在赫拉特称汗，其弟瓦里·穆罕默德据有马鲁。同时，波斯人则乘机收复呼罗珊，夺回萨卜扎瓦尔、马什哈德和赫拉特等城。哈萨克人征服突厥斯坦、阿黑昔、安集延、塔什干，并南下进攻撒马儿罕和布哈拉。

这时，定·穆罕默德的另一个兄弟巴基·穆罕默德自赫拉特回，报告该城被波斯人攻陷的消息。匹尔·穆罕默德任命他去撒马儿罕任长官。不久，巴基·穆罕默德同匹尔·穆罕默德发生冲突，举起反叛的旗帜。巴基·穆罕默德攻杀匹尔·穆罕默德，进入布哈拉自立为汗。自此，昔班尼朝亡，一个新的王朝出现了。这个新王朝的创立者巴基·穆罕默德是末代阿斯特拉罕王朝的汗雅尔·穆罕默德和他的儿子扎尼伯之后。他们是在1556年俄罗斯征服阿斯特拉罕之后迁入布哈拉的。这个王朝，以巴基·穆罕默德即位为汗作标志，开始统治布哈拉汗国。

第二章
中亚诸汗国的对外关系

第一节 16世纪中亚诸汗国社会概况

一、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

在16世纪时，甚至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中亚操突厥语和伊朗语的居民（包括定居居民和游牧民）并没有严格区分和科学地确定为各个不同的民族。英国学者惠勒（Geoffrey Wheeler）就曾经说："把中亚本地人民确定地划分为六个主要的民族——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哈拉卡尔帕克和塔吉克，这只是不久以前的事情，并且有点武断。在革命以前，中亚人自己仅模糊地意识到这种区别。"[①]美国学者温布什（S.Enders Winbush）也把苏联中亚地区的各民族称为新民族。他认为，俄罗斯人是为了破除伊斯兰的民族意识，才在中亚地区建立了新民族。十月革命以前，在中亚你问遇到的所有人，他会告诉你：他是穆斯林。他们很少会回答自己是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以上二人的看法，虽有事实根据，但现在中亚各民族的差别，在客观上是存在的。这种差别，实际上，是在16世纪以后开始逐渐地形成的。因此，

① 惠勒：《苏联中亚近代史》(Geoffrey Wheeler,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viet Central Asia, 1964, New York)，英文版，第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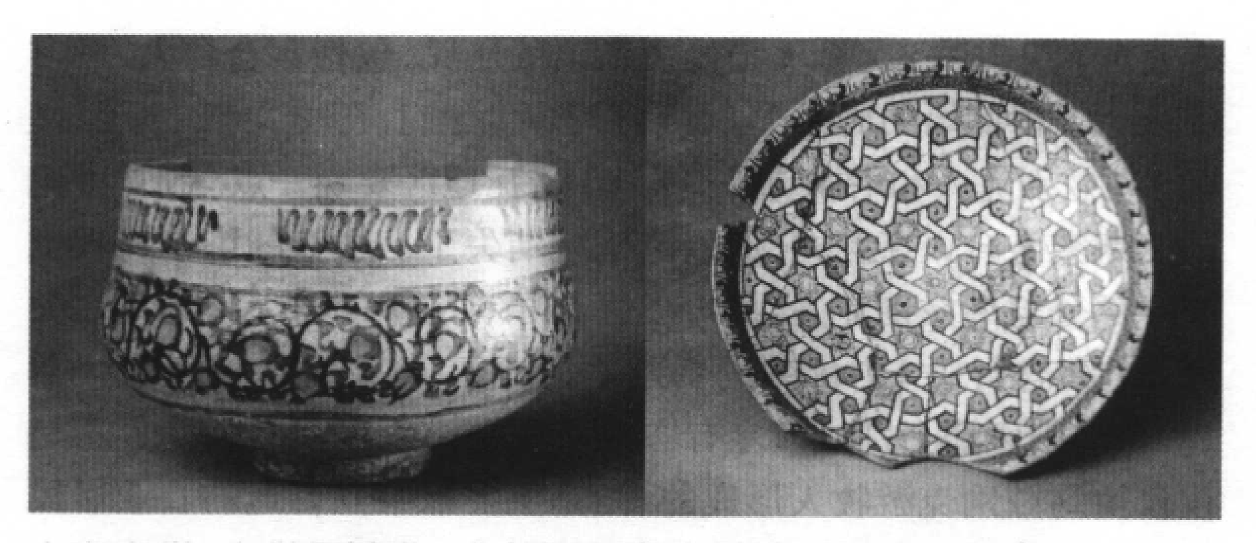
16世纪在中亚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期。把这个时期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界限是有充分的根据的。

16世纪中亚诸汗国的主体民族和统治民族是乌兹别克族。乌兹别克人原来是指金帐汗国的游牧人，他们是随着昔班尼汗的征服中亚，从锡尔河和咸海以北的月即别斯坦（今哈萨克斯坦）草原地带南迁到中亚绿洲地区来的。到15世纪末的时候，哈萨克人还只是该世纪初形成的乌兹别克部落联盟的一部分。直到昔班尼汗率领一部分乌兹别克部落南下摧毁帖木儿王朝并建立汗国时，哈萨克人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单独的民族。所以，苏联学者维雅特京说："到16世纪初时，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在经济生活方面，已经有所不同。乌兹别克人业已过渡到定居和从事农业，而哈萨克人则仍然是游牧的畜牧者。"应当说，这种不同的经济生活，乃是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发展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的基础。

经济生活的不同对这两个民族的影响在于：定居的结果是使得乌兹别克人逐步从畜牧转向农业，同绿洲地区原有的居民（雅利安人）通婚、混血，并接受伊斯兰教。如16世纪初，中亚居民分为定居者（"德赫·尼兴"）和游牧者（"基什拉克·尼兴"）。可是，到16世纪末时，"基什拉克·尼兴"这个方言名词，却用来指农业地区任何定居的居民，以与"沙赫尔·尼兴"（城市居民）相区别了。①

从这些名词含义的变化，也可以看到乌兹别克游牧人过渡到定居者的实际情况。而随着伊斯兰信仰的深入，他们也就接受当地原有的和波斯的文化的巨大影响。经过几代以后，乌兹别克人无论在体型上和经济、文化上都已与哈萨克人完全不同。哈萨克人由于过着游牧的生活，处于阿乌尔（家庭公社）和氏族部落的

① "德赫"，有土地之意，古代的所谓"德赫干"即指地主。"沙赫尔"，意为城市。



奥特拉尔出土的16世纪陶罐和盘

集体中,同外界隔绝,没有同其他民族融合的机会,在文化上也是比较落后的。所以,他们终于形成两个不同的民族。

据万伯里的描写,哈萨克人在肤色上同中亚荒原上的其他居民差不多。其妇女和青年一般长得白净。他们体格粗大壮实。颈项较伊朗人为短。头圆，但不很大。颧骨突出，眼睛闪闪发光。狮子鼻,宽前额,下巴比吉尔吉斯人大,胡须很少。而乌兹别克人则由于同波斯人通婚混血,保存的蒙古、突厥人体型的特点很少。乌兹别克人的脸型是多种多样的,各个地区各不相同。如希瓦的乌兹别克人,脸面宽而且圆,前额低平,口大;布哈拉的乌兹别克人,脸呈椭圆形,前额更加拱起,下巴尖长,绝大部分是黑头发,黑眼睛;喀什噶尔与阿克苏附近的乌兹别克人,肤色黄褐,以至黝黑;浩罕的乌兹别克人皮肤黄褐。农村的乌兹别克人同城镇里的也不一样。[①]这说明，乌兹别克族是在同中亚各地原有居民融合以后形成的。

因此,不能认为乌兹别克族完全是从外部地区迁来的一个民族。在游牧的乌兹别克人到来以前,中亚的居民是由“突厥人和塔

① 万伯里:《中亚概述》(A.Vambery,Sketches of Central Asia,1970, New York,Reprint.),英文版,第16章,纽约1970年重印本。

吉克人”组成的（突厥人指操突厥语的居民，包括察合台人；塔吉克人指操伊朗语的居民）。可是，到17世纪时，历史文献中就只提到“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了。在希瓦地区要晚一点。到17世纪前半期察合台人还存在，但以后也就消失了。中亚的塔吉克人也有一部分与乌兹别克人融合，失去其原有的伊朗语。特别是在突厥语（察合台语）占优势的费尔干纳地区，塔吉克人的消失更明显，只在山区和个别城市才有塔吉克人。所以说，乌兹别克族不是仅仅由乌兹别克游牧人形成的，而是主要以中亚各地的农业居民为基础而形成的。他们包括古代的粟特人、花剌子模人、塔吉克人和突厥人。乌兹别克人由于成了中亚的统治者，其名称才变成了族名。或者说，他们把自己的共同的部落名称给予了这个民族。

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而且被征服的本地居民并不一定同外来的征服者族属相同、语言一致，也不一定在文化上较低。如中国新疆的维吾尔，西亚的土耳其，乃至欧洲的法兰西，都情况相似。①

在乌兹别克人南下河中、形成一个新的民族的同时，哈萨克人也作为一个民族发展壮大起来。自克烈汗和扎你别汗率领哈萨克人迁到楚河流域以后，蒙兀儿人也有一部分加入到他们当中去。②哈萨克族渐渐壮大起来，人数增加到20多万。他们同乌兹别克人互相敌对，同蒙兀儿斯坦的察合台后王互相友好，互相支持。克烈汗的后继者是巴兰都黑汗（1488~1509年）。在这位汗时期，哈萨克人同乌兹别克人为了争夺锡尔河下游地区进行了长

① 伊莱亚斯在《拉失德史》绪论（英文版第74页）中举例说：“在3世纪时，法兰克人还是莱茵河右岸以外诸日耳曼部落的一个松散的联盟，在墨洛温王朝的统治下他们逐渐侵入左岸地区。随着罗马帝国势力的衰退，他们的势力日益增强。直到5世纪，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北高卢全境了。在这里，他们尽量适应新领土的环境，并逐渐扩张到现在的法国全境。法兰克人的人数很少，被人数众多的高卢居民压下去了。但这些新来的人终于成功地把自己的名字留在这个较大的民族上，创始了‘法兰西’和‘法兰西人’的名称，并完全代替了当地古老居民的本来名称。”

② 王治来：《中亚史纲》，第608~60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期的斗争。当时，哈萨克人的大本营是在阿拉套山。

克烈汗有许多儿子，以巴兰都黑汗为最著名；扎你别汗也有许多儿子，以哈斯木汗最著名。克烈汗死后，巴兰都黑汗继承汗位（1488~1509年），而哈斯木汗（ 1509~1518年）则作为巴兰都黑汗的臣属而统治自己的部落。但巴兰都黑只是名义上的哈萨克汗，实际上的统治者是哈斯木汗。他在昔班尼汗率领的乌兹别克人南下迁往河中后，就占据了巴尔喀什湖西北的广大草原。故米儿咱·海答儿说：这时哈斯木汗统治了整个钦察草原，号令一切，权力非常大；以前的蒙古诸汗，除了术赤汗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和他相比。他的军队超过了100万人。[①]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这时已不再属于蒙兀儿斯坦的察合台后王，而是属于哈萨克人。最后，巴兰都黑汗被哈斯木汗放逐。他逃到撒马儿罕，死于流亡中。

在哈斯木汗统治时，哈萨克人的势力南至于锡尔河流域，显然威胁到昔班尼汗在河中的统治。昔班尼汗在对付了蒙兀儿人及其首领马哈木汗兄弟以后，于1509年向哈萨克人进攻。昔班尼汗本人驻在库克·卡沙那地区，派了一支军队侵入敌境。有一天，当这支军队停下来喂马的时候，忽然有消息传来说哈斯木汗已经逼近了，乌兹别克军顿时大为惊慌，抛弃一切虏获物和自己的辎重，混乱一团地退到昔班尼汗那里。昔班尼汗立即下令撤退，溃不成军地于冬末到了撒马儿罕。昔班尼汗本人则跑到呼罗珊，在那里度过春季。1510年12月，昔班尼汗在马鲁同波斯沙·伊斯迈耳的交战中丧了命。

但是，在波斯军退去以后，昔班尼汗的后继者又率领乌兹别克人反攻过来。蒙兀儿的赛德汗在塔什干被乌兹别克人击败后，退往安集延。为了联合哈萨克人共同抵御乌兹别克人，赛德汗曾

① 见《拉失德史》英文版，第273页。巴布尔说，在所有的哈萨克汗和巴巴·速檀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哈斯木汗那样把哈萨克部落治理得如此好。但巴布尔说他的军队估计是30万。（见《巴布尔回忆录》，中文版，第21页）《拉失德史》所有的数字一般是夸大的。巴布尔说的数字可能较符合实际。

去拜访哈萨克的哈斯木汗。

哈斯木汗有一兄弟名贾弟克。[1]哈斯木汗于 1518 年死，即位者是密马什汗（1518~1523 年）。[2]密马什汗在一次战争中阵亡，其后继者为贾弟克之子塔赫尔汗（1523~1530年）。塔赫尔汗暴虐无道，众叛亲离，以前人数众多的哈萨克部落联盟就在塔赫尔汗统治时瓦解了，他本人死在柯尔克孜人当中。

在哈萨克部衰落的时期，史料中曾提到过几个哈萨克首领，如阿赫默德汗就是一个。他统治的时间不长，死于同诺尕夷人的战斗中。1537年，诺尕夷王玉素甫曾致书于俄皇，告知他们曾打败哈萨克人。又1534年，沙皇伊凡雷帝曾派遣达尼拉·古比纳出使于诺尕夷部。据这位使者返回后向沙皇的报告，哈萨克人曾同塔什干作战。塔什干的王子们同哈萨克人两度交锋都被打败。[3]

使哈萨克部再度强盛起来的人是哈斯木汗的儿子阿克·纳扎尔汗。他的主要驻地似在里海以北的诺尕夷地区。在他的统帅下形成了哈萨克联盟，并不断地对蒙兀儿斯坦、河中的昔班尼王朝及西伯利亚汗国作战。当时，布哈拉汗国的统治者阿不都拉汗的敌手巴巴·速檀逃往哈萨克，阿不都拉汗亲自追敌至塔拉斯河上。哈萨克首领派人前去向他表示臣服，并报告说巴巴·速檀的一个孩子和几个扈从正在哈萨克人中避难。阿不都拉汗给哈萨克来使颁赐了礼物，并命人去哈萨克部索取上述俘虏，又将突厥斯坦的四城赐给了哈萨克人，以示善意而回。

可是，以后阿克·纳扎尔汗又同巴巴·速檀协同一起向河中进攻。1579年，沙尔班·速檀率哈萨克部渡过锡尔河进攻布哈拉，巴巴·速檀则去攻掠撒马儿罕，各有虏获而归。

---

① 近代中国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克烈部落十二个氏族中就有一个氏族名叫贾弟克。

② 一般认为密马什汗是哈斯木汗之子，但霍渥斯认为他也许是贾弟克之子。

③ 列夫申：《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及各草原的叙述》，弗·德·比尼法译，第3章。詹金森亦有报道。

另一方面，哈萨克人也对诺尕夷人和西伯利亚汗国作战。俄国档案记载，1569年被沙皇伊凡雷帝派到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的诺尕夷人处的使者赛明·马尔左夫，在其报告中曾提到阿克·纳扎尔所属的哈萨克部落，并提到其他的哈萨克首领希盖和哲利木等对诺尕夷聚居地区进行的袭击。

哈萨克人不断对蒙兀儿斯坦、布哈拉汗国及西伯利亚汗国的进攻，颇得俄国人的好感，因俄国人的贸易活动遭到西伯利亚汗国和布哈拉汗国的干涉。史料提到，俄国同哈萨克部之间有多次的使节往来。

1580年，哈萨克首领哲利木·速檀和阿克·纳扎尔汗的两个儿子进攻巴巴·速檀。巴巴·速檀命其兄弟布扎胡尔突袭阿克·纳扎尔。阿克·纳扎尔被杀后，由贾弟克之子希盖汗即位。布哈拉汗国的阿不都拉汗于1581年进攻巴巴·速檀，到达锡尔河附近的卡拉套山时，希盖汗曾带着他的儿子捷维克利前来朝见。阿不都拉汗把忽毡地方赐给了希盖汗，把捷维克利带回布哈拉。捷维克利在阿不都拉汗手下服务，曾于1583年参加阿不都拉汗对安集延和费尔干纳的进攻。大约在这个时候，哈萨克的希盖汗以高年去世，捷维克利也感到阿不都拉汗对自己不信任，便立即离开布哈拉，返回草原继承汗位，不再维持对布哈拉汗国的藩属关系，并开始对河中沿边地区发动进攻。

到捷维克利时，哈萨克部又复兴强大起来，其人数达20万户。起初，哈萨克人只占有今哈萨克斯坦的中部，其东面为开始强大起来的准噶尔部，北面则有属于不同支系的西伯利亚鞑靼人，西面住着诺尕夷人，再往上是巴什基尔人（后来，诺尕夷人的地方被土尔扈特人占据）。这时，哈萨克人首先是向北面推进，但遇到向东扩张的俄国人，因而受到阻遏。[①]

① 列夫申：《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及各草原的叙述》，弗·德·比尼法译，第3章。



另一方面，哈萨克人也受到准噶尔人的威胁。捷维克利发现自己实力不足以抗拒准噶尔人时，就逃往塔什干。准噶尔人追之，掳去其部的一半，另一半哈萨克人则随捷维克利留在塔什干。捷维克利曾请求与塔什干的长官共同抗拒准噶尔部。

1586年，捷维克利听说布哈拉汗国的阿不都拉汗进攻呼罗珊去了，就同其兄弟额什木一起率领哈萨克人南攻河中，打败了乌兹别克人。时阿不都拉汗的兄弟奥贝都拉奉命留守撒马儿罕。他率军对哈萨克人进行反击，渡过锡尔河，追敌至于塔什干。捷维克利驻于赛兰附近，闻奥贝都拉率军前来，就赶紧向草原撤退。奥贝都拉追之不及。

1588年，在塔什干发生了反对布哈拉阿不都拉汗的起义。塔什干、沙鹿海牙和忽毡诸地的人民宣布拥立一个名叫江·阿里的哈萨克王子为汗。这时，捷维克利就乘机包围塔什干，并打败了阿不都拉汗派来镇压起义的布哈拉军队。但同年，俄国督军丘尔科夫却协同西伯利亚的汗王一起俘获了捷维克利的侄子乌拉兹·穆罕默德，将其送往莫斯科。

捷维克利为了救其侄子，同时也为了争取俄国支持自己同布哈拉汗国作斗争，便于1594年派代表携带书信去莫斯科，请求俄皇费多尔·伊凡诺维奇释放乌拉兹·穆罕默德，表示愿意臣服于俄，并要求俄国给自己供应武器。1795年，俄皇给捷维克利复信，要求他送其儿子胡赛因去俄国为人质，然后才能释放乌拉兹·穆罕默德，还要他迫使布哈拉的汗讲和并使西伯利亚的库程汗服从俄国。[①]该信是由俄使维里雅米尼·斯切班诺夫随同哈萨克使者送去的，同时还给捷维克利送去了一些火枪，但这位哈萨克汗并没有满足俄国的要求。

布哈拉汗国的阿不都拉汗在晚年陷入同自己的儿子阿布杜

① 列夫申：《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及各草原的叙述》，弗·德·比尼法译，第3章。

勒·穆明的冲突中。父子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得哈萨克人可以趁机对河中发动进攻。同时,许多哈萨克的王子都发动了反对阿不都拉汗的叛乱。捷维克利率领大军临近塔什干。阿不都拉汗派军前去抵御,在塔什干和撒马儿罕之间的地方被打败,残部逃回布哈拉。阿不都拉汗召集军队向撒马儿罕前进,企图击退哈萨克人,却在那里患病死去,时在1597年。阿不都拉汗死后,布哈拉汗国一片混乱。

捷维克利乘布哈拉汗国丧乱之机,率大军进攻河中,阿黑昔、安集延、塔什干、撒马儿罕诸城相继投降。捷维克利命其兄弟额什木率2万人守撒马儿罕,自己则率军8万往攻布哈拉。布哈拉守将皮儿·穆罕默德以1.5万人坚守十余天,在第十二天时出击,将哈萨克人打败。捷维克利撤退,复又与额什木合军来攻。河中各地乌兹别克军来会,战于米安卡勒的乌宗·苏卡耳地方。战斗极为惨烈,捷维克利受了伤。哈萨克人未能取得胜利,便退回塔什干。捷维克利因伤重死于该城,时在1598年。

在此以前,哈萨克人大体上是分布在巴尔喀什湖东南和以南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1]捷维克利在进攻河中时夺得上述诸城,在他死前又都丧失了。以后,哈萨克人只长期占领着塔什干。[2]

二、诺尕夷人、哈拉卡尔帕克人、蒙兀儿人、土库曼人、柯尔克孜人

在今西哈萨克斯坦的乌拉尔河两岸,有所谓诺尕夷人。在《阿布哈齐书》及其他的东方史料中称其为曼格特人。但有的学者说曼格特是诺尕夷地区内最强大的一个部落的名称。故诺尕夷汗国的代表人物即采用曼格特作为全部落的名称。现在一般认为诺尕夷原是金帐汗国大将诺该的部众。早在昔班尼汗的祖父阿布海儿

① 霍渥斯:《蒙古史》(H.H.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vols.in5.),英文版,第3册,第978页。

② 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上卷,第91页,注2,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汗的时期，诺尕夷人同乌兹别克人就有密切的关系，同属这位汗的臣民，他们之间在政治上是不可分的。随着乌兹别克人的南下河中，诺尕夷人似更东移到乌拉尔河与伊施姆河流域。以后在布哈拉和花剌子模的政治生活中，他们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曾在1558年来中亚的英国商人詹金森说，伏尔加河以东，沿里海一直到土库曼人的地区，都称为曼格特或诺尕夷人的地区。他并且详细描写了诺尕夷人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状况。在乌兹别克人和诺尕夷人的北面形成的西伯利亚汗国（或秋明汗国），据说主要也是诺尕夷人。诺尕夷汗国瓦解后，许多诺尕夷部落合并到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当中去了。

16世纪时初见的哈拉卡尔帕克人，也被认为是诺尕夷人。他们由于头戴黑帽子才得到哈拉卡尔帕克这个名称。现在成为正式的族名。在布哈拉汗国阿不都拉汗统治的末期，原来游牧于咸海以北的哈拉卡尔帕克人占据了锡尔河下游一带，处在哈萨克人的包围之中。他们分为许多部落，各有头人统领。他们保有自己的语言、经济生活的特点和政治上的独立。

在前面屡被提及的蒙兀儿人，到16世纪中期以后，已经完全衰落而趋于灭亡了。他们由于同邻近的部族混合，人数剧减。因长期同异族通婚，他们已经被同化，除了名义上以外，已经没有一点蒙兀儿人的特点了。因而，他们已不能在中亚的政治舞台上再发生任何作用了。

土库曼人主要是在希瓦汗国境内，其分布的地区南自阿斯特拉巴德，北至于花剌子模。在希瓦汗伊勒巴斯及其后继者统治的时期，其汗国境内除乌兹别克人和萨尔特人外，主要就是土库曼人。伊朗东北部也有土库曼人。无论在乌兹别克汗和伊朗封建主的统治下，他们都备受压迫，要缴纳沉重的赋税。当时土库曼人的基本生产方式是牧畜，过着游牧的生活。土库曼人分为不同的部落，保存了氏族制度。比较著名的土库曼部落有约穆德、帖克、戈

克兰、萨利克、艾尔萨利、乔多尔、阿利利，等等。也有一部分土库曼人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土库曼人是希瓦汗国的一个主要的民族，特别是汗国西面的阿布勒罕和曼格什拉克，更以土库曼人占绝大多数。在乌兹别克封建主进行内战和对外进行掠夺式的战争时，土库曼人都蒙受苦难，经济遭破坏，财产遭抢劫。所以在16世纪中期，土库曼人曾举行大规模的起义来反对希瓦的汗。由于他们是分为许多互不相统属的独立部落，没有统一的指挥，故起义终归失败。

乌兹别克人南下并于16世纪初在花剌子模地区建立希瓦汗国以后，就把当地的土库曼人作为自己的臣民加以奴役和压迫。乌兹别克诸王子各据一邑，时常从各自的领地去袭击阿布勒罕和曼格什拉克的土库曼人。乌兹别克统治者对土库曼部落拥有的财富和牲畜头数进行了精确的调查登记，以之作为征收贡赋的根据。不过，起初对土库曼部落征收贡赋的数量，时多时少，尚无定制。在乌兹别克统治者的压迫下，土库曼人有的按要求缴纳了贡赋，有的则进行抵制。较大的一次反抗斗争发生在索非安汗的统治时期（1525~1535年）。

据说索非安汗每年派人去向阿布勒罕附近土库曼人的艾萨利部落征取贡物。如贡物数量较大，每一名征税官就只负责收纳一个“乌鲁克”（相当于哈萨克的阿乌尔，即家庭公社）的贡物。如贡物数量较小，一个官员就要负责收纳两个甚至三个乌鲁克的贡物。而征税官员的勒索诛求，横征暴敛，无不引起土库曼人的强烈不满，终于导致他们群起反抗。

有一次，索非安汗派到该部去征收贡物的官员竟达40名之多，土库曼人忍无可忍，经过策划，一起动手，分别杀死了到各乌鲁克征收贡物的官员。40人无一幸免。索非安汗闻之大为震怒，同他的四个兄弟一同率军前去镇压，逼近艾尔萨利人同呼罗珊·萨鲁尔人杂居的地区。王子们分头向各个居民点和乌鲁克进行抢



劫，掳掠妇孺。得以逃脱的土库曼人跑到丘塔克躲避（这是一个高地，在阿布勒罕以北三天路程的地方）。通丘塔克只有一条羊肠小道。丘塔克地势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缺点是没有水。索非安汗引兵包围其地，一两天后土库曼人即因缺水而唇焦舌枯，濒临绝境，只好投降。王子们同意宽恕他们，条件是：为被杀害的40名税吏每人缴纳1000只羊作为命价，总共应缴4万只羊，定于第二年缴清。土库曼人只好接受这个条件。他们商定，由艾尔萨利人交1.6万只羊，由呼罗珊·萨鲁尔人交1.6万只羊，由德噶人、萨利克人和约穆德人共交8000只羊，总共4万只羊。以后上述部落就形成为一个单独的兀鲁思，被称为塔什基·萨鲁尔，即外萨鲁尔人，以别于伊契基·萨鲁尔即内萨鲁尔人。

可是，第三年他们又被迫同样缴纳4万只羊，并且还从这个定额中，另外征收十分之一的羊只，以为希瓦汗王御膳之需。以后历年如此，遂为定制，即：伊契基·萨鲁尔部落除必须缴纳1.6万只羊作为贡物外，还应为御膳提供1600只羊，称为“入锅羊”。“入锅羊”为“纳贡羊”的十分之一。哈桑部落须缴纳的“纳贡羊”和“入锅羊”，数量与伊契基·萨鲁尔部落相同（其中的1.2万纳贡羊和1200只入锅羊由伊克德·查乌都人负责上缴，另外的4000只纳贡羊和400只入锅羊由其他小的氏族负责上缴）。戈克兰人须缴纳1.2万只纳贡羊1200只入锅羊，阿拉巴吉人则缴纳4000只纳贡羊和400只入锅羊。

居住在阿姆河沿岸的三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土库曼人聚落，即克孜尔部的阿达克人、阿利人和提维齐人，统称为三部。这三个聚落的土库曼人必须缴纳其收获的十分之一为贡赋。提维齐人和阿利人所饲养的牲畜也应纳实物为贡。阿达克人则应为乌兹别克统治者输送侍卫兵（伴当）。

在希瓦汗国，土库曼人在乌兹别克统治者的压迫下深受苦难。而在乌兹别克封建主进行内战和对外进行掠夺式远征时，土

库曼人的财产遭抢劫，经济遭破坏。所以在16世纪中期，土库曼人曾举行大规模的起义来反对希瓦汗。所有这些起义，虽终归失败，但由于土库曼人人数众多，所以在以后希瓦汗国的历史中，他们对汗国的政治还是能够发挥相当的影响。有的汗甚至不能不依靠土库曼人的支持，这种支持往往能够决定某一个汗的命运。

柯尔克孜人[1]原来分布于叶尼塞河流域。天山地区的柯尔克孜人，最早见于《拉失德史》的记载。他们何时来到天山，有几种说法。据推断，在元朝初年阿里不哥叛乱时，应有柯尔克孜人参加其军队从叶尼塞河来到天山。15世纪20年代以后，瓦剌进入新疆，也应有柯尔克孜人同来。但都不见于记载。在16世纪前半期的作者米儿咱·海答儿的著作《拉失德史》中谈道，满速儿汗的弟弟哈里勒为逃避满速儿的迫害去蒙兀儿斯坦，在那里柯尔克孜人拥戴哈里勒为首领。在米儿咱·海答儿看来，柯尔克孜人同察合台蒙兀儿人的区别仅在于蒙兀儿人信伊斯兰教，而柯尔克孜人则否。另外，柯尔克孜人经常进行反抗察合台后王的斗争，被视为动乱之源。由此可见，当时柯尔克孜人根本不是穆斯林，他们对伊斯兰文化完全是陌生的。

后来，柯尔克孜人经察合台后王的允许在伊塞克湖以南地区游牧，他们的首领名叫穆哈默德。穆哈默德应是柯尔克孜族，但其名字却表明他是一个穆斯林。不管怎样，柯尔克孜人还是与农业地区的穆斯林为敌。16世纪时，他们经常进攻赛兰、塔什干等地，并侵人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这就是中亚费尔干纳地区柯尔克孜人的来历。阿布哈齐汗曾经提到说，在1586年时有一部分柯尔克孜人进入了今塔吉克山区喀尔提锦，他们可能是在准噶尔人的逼迫下西迁的。直到16世纪后半期，柯尔克孜人仍然不信仰伊斯兰教。土耳其作者赛非在其于1582年写的著作中说，哈萨克人是哈

[1] 近代欧洲人对哈萨克人和柯尔克孜人混淆不清，把哈萨克人称为吉尔吉斯人（柯尔克孜人），这是误解。

尼非派的伊斯兰教徒，而柯尔克孜人则“既不是异教徒，也不是穆斯林”。柯尔克孜人住在人马难通的地方，遇有敌人进攻时，他们就带着家属隐匿到深山中去了。[①]

三、宗教、文化、社会概况

以上各民族，都信奉逊尼派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分为四个主要的支派，每个支派以一个伊玛姆（教长）的名字为名。他们是：哈尼非（ Azam-Hanifeh，699~767年），沙斐（Shafi，767~819年），马立克（Malik），罕百里（Hanbal，卒于855年）。[②]中亚人绝大多数属于哈尼非派，少数人信沙斐派。实际上只有在农业地区的居民中才有真正的伊斯兰信仰；而在游牧人当中，人们名义上是信仰伊斯兰教，骨子里仍然是信仰萨满教。正如一位波斯作者所说的：“贫穷的哈萨克人自认为是遵循哈尼非派的伊斯兰礼仪，但实际上却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的宗教学者几乎始终都是文盲，他们传授的更应该是萨满教。所以我们在他们之中发现了伊斯法罕的一名江湖骗子，虽然他只有一些含糊的知识，但却被人承认为大学者。这些（游牧）人的首领珍贵地搜集他的大净水和小净水以作为治疗癫痫病的最上乘良药。”[③]

中亚信奉严格的逊尼派，而波斯则以什叶派为国教，这就使得昔班尼朝同伊斯兰教的其他地区隔离开来了，也难于同别的逊尼派国家保持联系。尽管宗教上、文化上处于孤立状态，但中亚的德尔维希阶层却得到很大的发展。在边远地区和游牧人当中传播伊斯兰教，主要依靠这些托钵乞食的德尔维希。万伯里说，德尔维希有三个特点：一是游手好闲，二是宗教狂热，三是邋遢、肮脏。对

---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俄文版，第2卷，第2分册，第517页，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版。

② 哈尼非派主要流行于土耳其、印度和中亚；沙斐派流行于下埃及、东非、巴勒斯坦、阿拉比亚西部和南部、印度沿海地区和东印度群岛；马立克派流行于非洲（下埃及除外）和阿拉比亚东部；而罕百里派则教徒很少。

③ 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耿升译，第387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这三点的解释是:游手好闲是由于人力不能胜天;狂热是出于对宗教的热心;而肮脏则是由于贫穷,不能与命运作斗争。德尔维希就是伊斯兰教中的僧侣,就是乞丐。他们到处游荡,靠施舍为生,所以能深入到很偏僻的地区和游牧人的毡房中传教。但他们却受到人们的尊敬。尽管他们囚首垢面,蓬头跣足,满身虱子,气味难闻,却能与服饰华丽的高贵人物同席平坐。[①]德尔维希并不真正掌握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学问,他们代表低水平的穆斯林,只是以不近人情的怪习来骗人。

在德尔维希阶层中,纳黑失班德僧团是最大的和最重要的。16世纪时这个僧团的最著名的代表是玛赫杜母·艾扎木(更常用的称呼是大毛拉·和卓·哈珊尼)。他是帖木儿王朝时期和卓·阿赫拉尔的学生。他于1642年死在撒马儿罕,其坟墓至今仍为朝觐者瞻仰的对象。另一代表人物是哈斯木·舍黑·阿济孜(死于1581年)。他同前者一样著名,并受到阿不都拉汗的尊敬。纳黑失班德僧团的传教活动远远超出中亚范围以外。相传新疆的和卓也是玛赫杜母·艾扎木的后裔。

16世纪时,中亚社会的阶级对抗和民族矛盾是很尖锐的,而伊斯兰教则起着调和的作用。伊斯兰主张对穷苦的穆斯林仁慈博爱,让穷人可以从一些慈善机构得到施舍和救济。寺院有给穷人供食的厨房。宗教学校可使穷人的子弟学习文化,受到教育。伊斯兰又有一个格言,说所有的穆斯林都是一个民族,等等。这些都起到了暂时调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作用。这种宗教感情,相当强烈,渗入到一切阶级、部落、民族和公私生活之中。无论统治者和平民,都以宗教领袖人物作为精神导师。特别是一些君主、汗,与宗教界的上层是互相支持的。但为了进行掠夺,世俗的和宗教

① 万伯里:《中亚概述》(A.Vambery, Sketches of Central Asia, 1970, New York, Reprint.),英文版,第1章,纽约1970年重印本。

界的统治阶层却宣传对异教和对什叶派的仇恨，经常打着圣战的旗帜对外进行侵略，抢劫财富，掳掠人口。

布哈拉汗国的奥贝都拉汗和阿不都拉汗都是虔诚的穆斯林和严格的逊尼派教徒。奥贝都拉汗除了组织对外进行军事征伐外，还通过与中亚宗教上层建立联盟以巩固自己的权威。阿不都拉汗从即位的初年起，就依靠布哈拉高级宗教人士的支持。其中以所谓的赞巴尔司教（和卓）特别支持汗。这种人被认为是布哈拉一个最有声望的圣徒坟墓的世袭守护者。阿不都拉汗对其倍加恩赐，免其缴纳赋税的义务，遂使赞巴尔司教成为布哈拉汗国最大的地主。一般地说，乌兹别克的汗要能得到宗教界的支持，才能得到或保住汗位，否则就会被赶下台。由此可见宗教界势力之大。

在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下，中亚各民族的文化无不打上宗教的烙印。宗教意识渗入到文学、诗歌、哲学、艺术、建筑和一切意识形态之中。当权者对伊斯兰神学的研究相当重视。汗、大臣、贵族、封建主等捐赠大量的资产来修建清真寺、宗教学堂和经文学校。出现了一些著名的神学家。如大毛拉·伊沙姆丁，深得奥贝都拉汗的信任。这位汗常向他请教一些阿拉伯四行诗的意义。大毛拉·沙的克，是撒马儿罕的一位有学问的神学家。玛赫杜母·艾扎木的学生和卓·扎拉尔·赞巴里、毛拉·孜牙丁等人，也都以注释经文，精通神学著闻。就是昔班尼汗这位好战的征服者，也是学者、文人的保护者，甚至在进行征战当中，也总是带了各类的学者在身边。这些学者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据说，昔班尼手下的桂冠诗人毛拉·比奈曾带着他的诏谕，宣示给赫拉特的学者们，号召他们投降，获得成功。而波斯沙·伊斯迈耳对逊尼派学者进行的宗教迫害，也使得赫拉特的诗人和神学家们纷纷迁来布哈拉。他们把自帖木儿后王速檀·忽辛以来的赫拉特的文化传统带往河中，从而促使布哈拉汗国的文化十分活跃。几乎整个16世纪，中亚诗人的创作一直是受着赫拉特文学传统的强大影响的。以上情况说明，乌兹别克统

治者对于过去的文化传统并不是采取敌视的态度，而是想尽力继承和发展它。

由于民族的融合和同化，16世纪时突厥语在中亚已经占了优势。但特别有趣的是，阿布哈齐汗曾经提到说，蒙古语当时尚未被人完全遗忘。[①]这时的诗人都用突厥文（察合台文）来进行写作。其中著名的如昔班尼汗的同时代人穆罕默德·萨里赫。他曾经在昔班尼汗的手下服务，用诗体写了一部记述汗的武功和事业的《昔班尼纪事》（Sheibani Nameh）。这部史诗不但使作者得到很高的评价，而且是一部甚为可贵的史料。

阿不都拉汗的宫廷诗人木什非克（卒于1585年），留下了一部很大的诗集，其中收录的主要是抒情诗和讽刺诗。在他的诗中，也歌颂了阿不都拉汗和这位汗的各种建筑物，并描写了汗的各次战绩。他的部分诗作，与欧洲中世纪后期城市反封建的诗歌相近似。

其他还有毛拉·米拉克和喀孜·帕彦德，也都是知名的诗人。后者精通语言，留下了一部诗集。

反映当代历史的作品除前面提到的《昔班尼纪事》外，还有哈非兹·塔内什的著作《阿不都拉纪事》。这部书是用波斯（塔吉克）语写的，至今仍为研究中亚史的重要史料。总的说，在16~17世纪，历史家是受到重视的。

另外，自速檀·忽辛时代以来，赫拉特的工笔画派甚为著名，曾产生毕赫扎德等一系列的著名画家。正如同1510年以后大批赫拉特的文人学者由于不堪什叶派波斯的迫害而迁往布哈拉一样，那里的画家也前来投奔昔班尼王朝。著名的布哈拉派画家马赫穆德，在1526~1546 年期间作了许多工笔画。他的学生阿布杜拉在1575年作了一些同样美妙的工笔画。这些画构局简单而自由，色调鲜明而新颖。但有的作者认为，在整个16世纪，布哈拉的工笔画

① 《阿布哈齐书》，戴美颂译，第196页，圣彼得堡1874年版。

是继承了赫拉特画派特有的画法，带有很保守的性质。

中亚地区的音乐从古以来就是很发达的。中亚古代的音乐，不但曾经影响到中国的音乐，而且也影响到欧洲各民族音乐的发展。中世纪阿拉伯和波斯的音乐也继承了中亚古代音乐的遗产。无怪乎在17世纪时出现了一篇关于音乐史和音乐理论的论文。15~16世纪时，中亚著名的歌唱家和音乐家是海尔·哈非兹（卒于1573年）。在东面的今中国新疆境内，则产生了著名的大型维吾尔音乐作品——《十二木卡姆》。近代中亚音乐的发展，都与这些丰富的传统有关。

在建筑艺术方面，仍然保有自帖木儿时代以来在世界建筑艺术上的光辉。16-17世纪时兴建的许多建筑物至今仍存。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些建筑物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继承了过去中亚建筑艺术流派的最好的传统。近代的布哈拉人把当时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阿不都拉汗。传说他兴建的建筑物达1000所之多，包括清真寺、宗教学院、经文学校、澡堂、旅馆、水池、商队客栈和桥梁等。的确，在发展文化方面，没有其他的昔班尼后王能与之相比。这除了这位汗要发展伊斯兰的公众福利事业以缓和阶级间的对抗外，还应归之当时的时代精神和苏非派神学。众多的清真寺、学院、大厅和陵墓，都是为了纪念已故的圣人的。

著名的建筑物有塔什干的巴拉克汗经文学校，布哈拉的大礼拜寺。它们都饰以彩色的砖石和精美的壁画。阿不都拉汗建筑的一所经学院，保存得相当好，有一很高的拱门，上有一段刻在法郎瓷砖上的古兰经文，经文的字母达两码长，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阿不都拉汗还在布哈拉、撒马儿罕，克尔米纳和马什哈德等地建设了许多花园，皆流水环绕，树林阴翳，暑天游人往来不绝。泽拉夫善河上的一座最好的桥梁，两侧有四座塔，至今为行人过河的通路。布哈拉城巴扎（市场）保存得最好的部分也是阿不都拉汗在1582年所建筑的。 另外，撒马儿罕有座建于1527年

的清真寺，忽春赤汗曾在清真中建造了一个白色大理石的讲坛。阿不·赛德汗也在撒马儿罕建了一所经学院。大富翁密儿·阿拉卜在布哈拉建筑的一所经学院，是中亚地区装饰得最富丽堂皇的一座建筑物。

尽管如此，如同这个时期萨非朝的伊朗和莫卧儿朝的印度相比，中亚还是逊色多。阿克巴皇帝时印度的建筑规模宏伟，极其富丽堂皇，远胜于中亚。这与当时中亚经济的相对衰落是有关的。

16世纪以来的重大事件——乌兹别克人的征服中亚，无论在民族的融合和政治经济制度上，都产生一些新的现象。原来是游牧者、保存着氏族部落制度的乌兹别克人，在驱逐了帖木儿后王以后，仍然把国家看成为属于汗族公有的财产。乌兹别克首领占有的土地，分为"帕的沙的土地"和"速檀的土地"两种。这些土地，既不能出卖，也不能赠送，又不能捐给宗教界作为瓦库甫地，就反映了上述公有观念。当然，在实际上还是进行土地买卖的，但并非买卖土地本身，而是买卖土地占有者用人力在土地上投下的东西，如所栽种的树木，建成的房屋，灌溉用的水渠等。

乌兹别克人统治下的中亚还有一种赏赐土地的制度，是由汗给封建贵族、速檀、高级将领等赏赐，作为战功的酬劳。赐地有两种：一种称为"坦荷"，是让被赐予这土地的人有自己征收地租不缴国库的权利。这是一种有条件的赏赐。被赐者并非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其权力仅限于剥削农民的剩余生产品。另一种赐地称为"木尔克"。被赐者多半是功勋卓著的人，对这些土地有完全的所有权，既可买卖，又可转让和世袭。

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土地是不能属于私人的。但实际上，不但前述汗、速檀和官吏们的土地事实上是等于私有的，而且也有私有的地主。例如：谁在一定的地块上耕种，谁挖了坎儿井、灌溉渠，谁筑了围墙、种了果树，谁就有权占有这块土地上的收获。私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同样，国家的



土地也可因此而被占有者出卖。久而久之，对土地、坎儿井、灌溉渠等的所有权就可以世袭。私有土地在逐渐地发展。

瓦库甫地是汗、速檀、地主、贵族等给宗教界捐献的地产。大的瓦库甫地所有者有瓦库甫证书，他们中那些舍黑·赘巴里是大富翁。和卓·伊斯兰·赘巴里占有大量的畜群。除瓦库甫地外，宗教上层人士个人还占有土地，并占有赏赐的土地。这就使得他们成了同封建贵族一样的大地主，剥削着依附农民的劳动。

在中亚各地，占有土地的农民是少量的，大部分是依附农民。他们不得不为世俗的和宗教界的大地主耕种，缴纳沉重的地租。在严重的压迫和剥削下，他们有的进行了反抗。如16世纪后半期，就曾在库腊布发生了农民起义。

第二节　中亚诸汗国的对外关系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16世纪早期中亚的外部环境是：在伊朗和近东，由萨非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把过去的各小邦统一起来，其中奥斯曼帝国在宗教上同中亚一致，都反对波斯的萨非王朝。在印度，是由巴布尔所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在北方草原地区，有哈萨克的游牧汗国和诺尕夷人的游牧部落；在西伯利亚，有鞑靼人建立的汗国。在其西方，开始出现俄罗斯帝国。惟有在东面，今中国新疆地区没有强敌。因为这时蒙兀儿人已开始没落，无能力发动对河中的进攻。天山以北的珂尔克孜人和稍后的瓦剌人也还没有强大起来，足以成为中亚乌兹别克汗国的威胁。

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以逊尼派的伊斯兰教作为国教，同伊朗什叶派的萨非王朝是敌对的。乌兹别克人既各方面都有强邻，其对外扩张便受到了限制。他们的对外战争，主要是针对波斯的。因为作为逊尼派的国家，对信奉逊尼派的帕米尔以东地区，已没有进行圣战的借口。乌兹别克人在中亚纳黑失班德派毛拉们的鼓

动下，以对什叶派波斯的进攻作为一种圣战，以消灭所谓“红头巾”的什叶派作为自己的宗教义务。这种宗教派别上的敌对关系，甚至延续到后代，直到今天。

中亚乌兹别克人对波斯的进攻，早在伽吉杜万战役胜利以后就开始了。当时，在昔班尼汗死后，其子马黑麻·帖木儿·速檀在撒马儿罕称王，在布哈拉汗国掌握实权和军队的则是奥贝都拉汗。起初，马黑麻·帖木儿·速檀和奥贝都拉曾商量，决定派使臣去向沙·伊斯迈耳求和，得到波斯王的同意，伊斯迈耳就从呼罗珊撤回阿塞拜疆。于是，乌兹别克人就乘机侵犯呼罗珊的边境。据万伯里说，奥贝都拉发动进攻呼罗珊的战争，前后共有六次，持续到沙·塔赫马斯普一世即位以后。

第一次是在1514年，即在打败巴布尔的最后一次复国活动之后。当时，沙·伊斯迈耳在西方遭到奥斯曼帝国的进攻。1514年3月19日，奥斯曼苏丹·萨利姆率领大军来犯，他在途中写信给奥贝都拉汗，鼓励他从东面配合夹攻伊朗，以为昔班尼汗报仇。这样，伊斯迈耳就不得不返回西方。奥贝都拉便同其叔扎尼伯率领军队于是年在查尔周渡过阿姆河，在到达木尔加布时，昔班尼汗之子马黑麻·帖木儿·速檀自撒马儿罕取道克尔基来会。乌兹别克军前去进攻马什哈德，另一支军队则取道帖尔美兹到达巴里黑，残破其地。于是在伽吉杜万战役以后不到一年，乌兹别克人又收复了原来由昔班尼占据后来被沙·伊斯迈耳夺去的土地。在西面，沙·伊斯迈耳于1514年8月23日的察儿德朗战役中被奥斯曼打败，苏丹军直捣大不里士，掳获伊斯迈耳的家眷和财宝。苏丹还向乌兹别克人发来告捷书。伊朗经此次失败以后数年，乌兹别克人未再对呼罗珊反动进攻，然其游骑则仍然经常对伊朗的东北部进行小规模的袭击。

波斯萨非王朝的奠基者沙·伊斯迈耳，因患肺病于回历九三〇年（1524年5月23日）去世，11岁的皇子沙·塔赫马斯普（1523~



1576年)即位。奥贝都拉趁机立即率军3万攻人呼罗珊。该省波斯长官都尔密什·汗·夏木鲁退守赫拉特。乌兹别克军围攻该城数月不能克,只好撤围,毁其庄稼而回。万伯里说这是第二次入侵呼罗珊。呼罗珊北部群山及东至墨伊纳和德隆一带边远地区的波斯官员,被乌兹别克人吓得心惊胆战,纷纷弃职而逃。

同时,希瓦汗国也对呼罗珊进行了攻掠。这些进攻往往都是由伊勒巴斯兄弟亲自率军进行的。伊勒巴斯之弟巴勒巴斯自幼因患疾致双腿自膝盖以下瘫痪,丧失活动能力,只能坐着,不能乘马,便乘车代步。据说,在战争和出征时,巴勒巴斯稳坐在一辆由四五名勇士驾驭的快马牵引的座车里,如风驰电掣,连续不断地进攻敌人。他是一位神箭手,采取一种半跪半卧的姿势伏在座车上,不必担心敌人自左右射来的箭会射中他。在几次大规模的远征中,巴勒巴斯总是身先士卒,命令驭手左右突击,进退自如。他就这样和骑兵一起出击,从不落后于最优秀的骑兵。[①]

1524年,呼罗珊长官都尔密什·汗·夏木鲁死,马什哈德长官在内乱中被杀,呼罗珊一片混乱。布哈拉汗国的奥贝都拉又乘机在1525年率军于查尔周渡阿姆河来攻。万伯里说,撒马儿罕忽春赤汗的儿子阿不·赛德也在这一次配合奥贝都拉南攻。奥贝都拉攻下了马鲁(谋夫),继续前进,去夺取谢腊赫斯。该城一部分人打开城门,乌兹别克军人城,屠杀了留在该城的波斯人。接着又去攻马什哈德、徒思。二城相继降。奥贝都拉屠其城,掳其妇女为奴。以后,又拿下了阿斯塔拉巴德,以自己的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为其长官。阿塞拜疆的军队前来支援,乌兹别克军在波斯唐附近将其击败。1527年,奥贝都拉围攻赫拉特,该城英勇抵抗达7个月之久。由于沙·塔赫马斯普率军4万来援,打败乌兹别克军的几支部队,奥贝都拉只好撤退到马鲁。而阿不·赛德在这以前对赫拉特的

① 《阿布哈齐书》,戴麦颂译,第216页,圣彼得堡1874年版。

进攻也遭到了失败。这是第三次。

第三次进攻呼罗珊遭到失败后，回到马鲁的奥贝都拉决心征集各路大军再次前去进攻。这次响应他的号召前来会师的有：撒马儿罕的忽春赤汗及其子阿不·赛德与普拉德·速檀，还有扎尼伯诸子；塔什干的巴拉克·速檀（速云赤汗之子）；喜萨尔的邯匝·速檀与马合的·速檀；巴里黑的基廷·哈拉·速檀。[①]据巴布尔说，军队的总数有15万之多。波斯的历史家说，自成吉思汗以来，还未曾有过这么大的一支军队渡过阿姆河。波斯方面，据巴布尔说，只有4万军队，但都是训练精良、具有同土耳其作战经验的老兵。波斯军队且有火枪6000枝，火炮2000门，而乌兹别克人则仍然是使用原始的武器弓箭、刀斧。[②]由此可见，在战斗力的对比上是相差悬殊的。

当时，乌兹别克诸速檀率领各路大军会集于马鲁。沙·塔赫马斯普迅速到达马什哈德，在去赫拉特路上的加姆附近掘壕备战。乌兹别克人以为这是软弱的表示，竟轻敌置之于不顾。他们愚昧迷信，准备叫巫师作法，制敌取胜。沙·塔赫马斯普不等乌兹别克人准备就绪，即自马什哈德出动迎战。两军于1529年9月25日战于加姆（即Turbat-i-Jam，在赫拉特与马什哈德之间）。乌兹别克军大败，据说有5万人阵亡。波斯方面也死了2万人（厄尔斯金说，这两个数字可能是夸大了）。忽春赤汗和奥贝都拉得以逃脱，但奥贝都拉受了重伤。还有一些乌兹别克首领死于疆场。扎尼伯在穷追敌人返回时已是晚上，他朝着灯火闪烁的地方走，以为那是奥贝都拉的营地。他逃脱了波斯人的追击。而波斯沙就在胜利后去西方同土耳其人作战去了。

忽春赤汗死后，其长子阿不·赛德即位为汗，仍驻于撒马儿

① 1526年，巴里黑被乌兹别克人所据有。该地被赐给扎尼伯之子皮儿·穆罕默德，成为一个领地。

② 《巴布尔回忆录》，王治来译，第593-594页，商务印书馆1997版。

罕。奥贝都拉自败于波斯返回马鲁后，又召集乌兹别克诸首领开会，准备再战。但阿不·赛德汗不想再打仗，反对他的主张，故奥贝都拉只好暂时作罢。

1531年，奥贝都拉攻掠马什哈德，被逐回。1532年，他又大举进攻。自己前去攻取赫拉特，其子阿卜杜勒·阿齐兹攻马什哈德，卡米什·乌黑阑攻阿斯塔拉巴德、汗克尔迪·巴哈杜尔攻萨布兹瓦尔。在一连18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地方都遭到蹂躏。特别是赫拉特，在被围攻的情况下，由于缺少食品，发生饥荒，连狗和猫也被吃光。后来，沙·塔赫马斯普在镇压了阿塞拜疆的叛乱以后前来援救，才迫使奥贝都拉撤围，退回布哈拉。这是奥贝都拉第五次进攻呼罗珊。

奥贝都拉于1533年继阿不·赛德为汗以后，继续同波斯进行流血的战争，但也都未取胜。

奥贝都拉汗即位时，呼罗珊的长官是沙·塔赫马斯普的兄弟桑·米儿咱。他是波斯方面的一个强有力的官员，故两年间乌兹别克人未敢向其进攻。1535年，桑·米儿咱去进攻坎大哈，奥贝都拉乘机派一支五六千人的军队袭击呼罗珊北部，被马什哈德的波斯驻军打败。另一支乌兹别克部队进攻伽尔契斯坦。赫拉特长官率部来援，兵败丧命。赫拉特人向马什哈德求援。

1536年，奥贝都拉汗亲率大军渡阿姆河南来，进攻马什哈德。接着又去围攻赫拉特，陷其城。乌兹别克人占领赫拉特城达四个月之久。最后，沙·塔赫马斯普自西波斯前来援救呼罗珊。奥贝都拉汗想进行抵抗，由于乌兹别克其他首领们的反对，只好撤退。沙·塔赫马斯普又占据了赫拉特。以后，呼罗珊地区一直掌握在波斯人的手中，享有相对的和平与安定。

从昔班尼汗的败亡到奥贝都拉汗多次进攻呼罗珊不能成功的事实说明，自16世纪以后，中亚的突厥人已无力再征服伊朗高原。但在这以前，伊朗却长期是掌握在来自土兰的征服者手中。由

于乌兹别克人对四周进行扩张都受到阻碍，他们所建立的中亚诸汗国终于沦为地方性的小国。

16世纪30年代，乌尔根齐的乌兹别克人占据了阿比维尔德、耐赛和德隆，并向前扩张到了比勒·库普鲁基。在乌兹别克人的攻掠下，波斯边郡，城门昼闭，民不聊生。

波斯王沙·塔赫马斯普为了缓和同乌兹别克人的关系，遣使去希瓦汗国布裘加汗处，求娶乌兹别克公主。布裘加汗以索非安之女阿衣霞嫁之，故乌兹别克人对波斯的战争有所克制。以后，双方才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

但到希瓦汗国哈吉姆汗时期，乌兹别克诸王子又开始进攻波斯。如阿凡纳奇汗之子阿里·速檀，侵占了耐赛与阿比维尔德等地，并且从那里进攻呼罗珊，攻掠至于比勒·库普鲁基、特尔希兹、特尔贝特、贾姆和哈尔克德。他征服了朱尔城、贾奇鲁、克拉依鲁和阿斯塔拉巴德，成为那里的主人。

布哈拉汗国的阿不都拉汗也继续其先人以来的进攻波斯的传统，所有的进攻都是在“圣战”的口号下进行的，但实际是为了进行掠夺和夺取战利品。例如，沙·塔赫马斯普之子穆罕默德·米儿咱，率领着1.5万人前往赫拉特，路上曾遭到阿不都拉的袭击，险些丧命。不过由于乌兹别克人的后方河中地区遭到来自塔什干方面的进攻，阿不都拉不敢穷追波斯人。

波斯王塔赫马斯普一世于1576年5月14日去世，在位52年。他死后发生争位的斗争，结果伊斯迈耳二世即位。但不久伊斯迈耳于1577年11月24日被刺，在位仅一年半。塔赫马斯普的长子穆罕默德·米儿咱于1578年1月被拥登位，取号沙·穆罕默德。他的长子、皇储哈姆扎·米儿咱因同意与奥斯曼帝国媾和，于1585年8月被红头将领杀害。伊朗局势陷于混乱中。这时布哈拉汗国乘机进攻呼罗珊，并包围了赫拉特，占领该城。

正当伊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呼罗珊总督阿巴斯·米儿咱

领兵前往首都夺取王位。前王穆罕默德因势孤无援，乃退位，18岁的阿巴斯于1587年12月2日在卡兹文被加冕即位为波斯王。他即位后，感到不能同时对付东西两方面的敌人（指西方的奥斯曼帝国和东方的乌兹别克汗国），便决定争取印度与俄国的援助，并全力单独对付西方的强敌。但印度方面没有响应波斯的要求，因为乌兹别克汗国也要求与印度建立友好关系，如阿不都拉汗就曾在1585年同莫卧儿朝的阿克巴大帝交换了使者。另一方面，印度考虑波斯王阿巴斯大量处决红头将领，故不肯轻易出兵进攻乌兹别克汗国。而乌兹别克方面就趁阿巴斯忙于同土耳其作战的机会，在阿巴斯即位的当年出兵进攻呼罗珊，也是为了同印度结盟以对付波斯的萨非王朝。

是年，乌兹别克人在经过9个月的围攻之后，夺占了赫拉特城，处死该城的伊朗总督阿里·戈利·汗·夏姆鲁，并残破呼罗珊的东北部，掳人口、财物。1591年，当波斯王阿巴斯正与乌兹别克部落作战的时候，却有10位统辖坎大哈与赫尔曼德河流域的伊朗王子逃往印度避难，并将坎大哈及其周围地区献给印度阿克巴皇帝。

在阿巴斯同奥斯曼帝国进行和谈时，阿不都拉汗又去进攻马什哈德。这次，他任命自己的儿子、巴里黑的长官阿不都勒·穆明为先锋。他们首先进攻尼沙不儿，因得知该城只是马什哈德的一部分，便集中力量去围攻马什哈德。附近的居民都躲进城里避难，城内一片惊慌。结果发生了饥荒，马什哈德只好投降。乌兹别克人入城后进行了抢劫和大屠杀。阿不都勒·穆明坐在密儿·阿里·失儿的宫殿观看这场屠杀。无数金银财富、宝石珠玉都被抢劫一空，图书典籍、古兰经文、绘画书法等艺术品也被焚烧践踏，扫地以尽，甚至已故的波斯王沙·塔赫马斯普也被从坟墓中挖出，焚尸扬灰。所有这些，都是逊尼派的乌兹别克人为了对什叶派的波斯人进行报复而做出来的。

在马什哈德被攻陷以后，尼沙不儿、萨布扎瓦尔、伊斯法拉因等城也相继遭到同样的命运。同时，阿不都勒·穆明还派遣使者到君士坦丁堡去向土耳其苏丹报告上述胜利的消息，并约其夹攻波斯，以便彻底消灭什叶派。但是，土耳其方面则感到，阿不都拉汗太强将对己不利，故没有答应乌兹别克人的要求，反而答应援助波斯人。而在沙·阿巴斯从卡兹文率兵东来援救时，乌兹别克人就退回布哈拉去了。当西方的奥斯曼帝国威胁波斯时，沙·阿巴斯又不得不赶紧前往格鲁吉亚。西方的奥斯曼和东方的乌兹别克人对波斯的进攻，总是这样互相呼应的。

沙·阿巴斯在与奥斯曼帝国缔结和约之后，便着手准备与乌兹别克人的战事。但这位波斯王于1592年在德黑兰得重病，故未能出兵呼罗珊。这时，阿布杜勒·穆明致信给沙·阿巴斯，要求后者承认以前白羊酋长乌宗·哈三同速檀·忽辛·拜哈拉签订的有关依拉克（Iraq，指伊朗的依拉克，位于伊朗中部）和呼罗珊边界问题的协议，放弃呼罗珊，否则就准备开战。沙·阿巴斯拒绝了这个要求。

波斯王轻易地夺取了马济南、萨不扎瓦尔、贾杰鲁姆和尼沙不儿，在每个城镇中任命波斯的总督，然后进军马什哈德，但因气候寒冷而返回加兹文。阿巴斯刚一撤兵，阿不都拉汗与阿不都勒·穆明就立即再次进攻呼罗珊。

1595年，沙·阿巴斯再次召集军队，从加兹文向呼罗珊进兵，直至伊斯法拉因。乌兹别克人撤退到巴里黑，从那里寄信给沙·阿巴斯，再次强硬地要求沙·阿巴斯放弃呼罗珊。沙·阿巴斯因去阿斯特拉巴德镇压当地土库曼人的叛乱，未向尼沙不儿和马什哈德进军。于是，阿布杜勒·穆明复又返回呼罗珊，血洗了萨不扎瓦尔。当沙·阿巴斯闻讯回师呼罗珊时，阿布杜勒·穆明却回避与波斯交战，又退去了。阿巴斯任命一员红头将领统治萨不扎瓦尔，自己返回加兹文。从那以后至1597年的两年中，沙·阿巴斯都是忙于平息

吉兰省和玛赞德兰省的叛乱，故呼罗珊部分地区一直处在乌兹别克人的控制之下。

1597年，沙·阿巴斯已经康复，他立即采取了有力的防御措施以抵抗阿不都拉汗的扩张。[1]而在同一年，阿不都拉汗二世去世，乌兹别克汗国由阿布杜勒·穆明即位称汗。沙·阿巴斯闻讯立即出兵向呼罗珊进发。行军至马什哈德附近，又得到阿不都拉的后继者阿布杜勒·穆明被刺杀的消息，波斯军遂占领了马什哈德。随即就进军赫拉特。在赫拉特附近波斯军打败了该城的乌兹别克总督丁·穆罕默德·汗，夺取其地。其后，有许多年布哈拉汗不敢进攻伊朗。

为了阻止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的侵扰，确保伊朗东部边境的安全，沙·阿巴斯从库尔德斯坦将成千上万的库尔德人，连同他们的家属、牲畜，一起迁到呼罗珊北部库昌一带。一个世纪以后，就在库昌的库尔德部落中出现一个名叫阿夫沙尔·纳迪尔·沙的人，他在伊朗创建了一个新的王朝。直到现在，在阿特腊克河谷一带仍有1000库尔德人的居民集团，他们说着自己的语言，由自己的部落首领管辖着。[2]

中亚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在于，奥斯曼苏丹要求乌兹别克人与之配合共同对付波斯，而中亚汗国则要求作为哈里发的土耳其苏丹给予自己以宗教上的支持，并帮助镇压内部的反叛。布哈拉汗国，在纳乌鲁孜·阿赫默德·汗统治时期（1552~1556年），继续其祖先以来同君士坦丁堡奥斯曼苏丹保持这种密切的关系。他们二者都信奉逊尼派的伊斯兰教，他们联盟以反对信仰什叶派的波斯人。苏丹苏里曼在他给纳乌鲁孜·阿赫默德·汗写的一封信中说，他以前同奥贝都拉汗也保持亲密的友好关系。纳乌鲁孜·阿赫默德·汗曾写信给苏里曼，要求他派兵帮助自己镇压叛乱，但由于

① 万伯里：《布哈拉史》，英文版，第286~290页。

② 赛克斯：《波斯史》，英文版，第2卷，第174页，伦敦1951年版。

当时奥斯曼帝国已经同波斯议和，苏丹委婉地推谢了他的请求。

中亚同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关系在于，作为帖木儿后裔的莫卧儿皇帝企图恢复其在中亚的统治。如乌兹别克人在1529年9月被波斯打败后，在印度的莫卧儿大帝巴布尔，就想趁机收复自己的故国。他命令自己的儿子、当时统治着巴达赫善的胡马雍率军去进攻河中。当时统治着喜萨尔地区的乌兹别克速檀，由于奥贝都拉的惨败而恐惧，撤走了，只留下一个名叫察尔梅的长官守城。胡马雍征集5万军队北进，攻占了阿姆河以北的喜萨尔。可是，巴布尔又在印度的阿格拉同时接待了波斯的使者与河中乌兹别克忽春赤汗的使者艾明·米儿咱，以及阿不·赛德的代表毛拉·塔海等人。乌兹别克使团于1529年1月31日告别巴布尔回国。巴布尔派察普克随同去撒马儿罕报聘。

由于巴布尔健康情况不佳，波斯人又忙于西方事务，胡马雍不敢久离印度，便放弃喜萨尔返回。1530年布哈拉汗国的忽春赤汗死，巴布尔在同年12月逝世，胡马雍在1530年12月23日继承了莫卧儿帝国的皇位。[①]

即位的莫卧儿皇帝胡马雍同其弟卡姆兰又进行争权的斗争。1547年，卡姆兰反叛胡马雍，逃往巴里黑，受到该地领主皮儿·穆罕默德的优礼款待，并在其支持下收复了古尔和巴格兰地区。胡马雍得知大怒，于1549年率兵进攻巴里黑。但在接近巴里黑的时候，由于害怕卡姆兰趁胡马雍不在时进攻和夺取喀布尔，同时又听说阿卜都勒·阿齐兹率领乌兹别克军前来，胡马雍又决定撤退。他于1549年9月23日回到喀布尔，损兵折将，毫无所获。卡姆兰既未能夺取喀布尔，其在乌兹别克人的援助下进攻了昆都士和巴达赫善也不成功。

由于乌兹别克人的抵抗，莫卧儿皇帝始终未能实现其恢复中

① 1556年，胡马雍去世，阿克巴尔即位为莫卧儿帝国的国君（1556~1605年）。



亚故国的愿望。

第三节 詹金森游历中亚

15~16世纪以后，中亚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是同什叶派统治下的波斯相对立，另一方面是明朝的闭关绝贡不准中亚商人到中国去做买卖（汉文史料中关于1510年以后中亚各地来贡的记载甚少），结果是东西商路阻隔，商队贸易衰落。中亚地区的经济更加陷于封建的自足自给状态。这种情况就迫使西欧国家去寻找从海上来中国的通路，终于在15世纪末达到了目的。

15世纪末至16世纪前期，打通海路的先驱者主要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英国远远落在后面。1553年，在英王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也有三艘英国船出海朝东北方向去寻找通中国和印度的海路。其中两艘中途在拉普兰海岸触毁，人员淹死冻死，只有一艘在理查的领导下于1553年8月24日幸运地达到了白海的德维纳湾。他们在这里登陆的消息，立即传到了沙皇伊凡四世那里。伊凡邀请理查到莫斯科去。理查应召到莫斯科后，向伊凡雷帝递交了由爱德华签署的、用各种文字书写的、致北方和东方一切君主的信件。伊凡热烈友好地接待了英国人，并给英王写了一封复信，答应保护到俄国去的英国商人。当理查回到英国时，爱德华已经死了。女王玛丽接到俄皇的复信甚为高兴，就成立了一个公司（该公司的名称是The Society of the Discovery of Unknown Land），来同俄国进行贸易。于是，理查带了英王玛丽的信，率领两艘船舰再次来到俄国。经过谈判，决定每年秋天和冬天，英俄双方在霍耳莫哥雷进行货物交易。伊凡雷帝发给英商以证书，可免税到俄国的任何地方经商，可以开设商店与货栈，并可雇用俄国人。以后英国虽在霍耳莫哥雷和尼古拉港等处建立了工厂，但仍渴望去中国。有的书上也把上述公司简称为莫斯科公司。该公司不但在俄国进行

贸易，而且也被允许经过俄国同波斯进行贸易。同时，汉撒同盟的商人也经常到纳尔瓦港来。而波斯、布哈拉和撒马儿罕，都派了使者来俄国，请求对喀山与阿斯特拉罕的贸易权。

1557年（即俄国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的第二年），英王任命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为莫斯科公司的代表率领船队驶往俄国。他的任务是“使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与手段了解怎样能够取陆路或海路从俄国到中国去”。由于当时喀山与阿斯特拉罕两汗国已被俄国征服，伏尔加河的水上交通可以得到安全保证，伊凡雷帝就派安东尼·詹金森作为自己的使者到布哈拉去。安东尼·詹金森自己也带了大量的货物去中亚进行贸易。

安东尼·詹金森和他的同伴理查·约翰逊、罗伯特·约翰逊兄弟一行，带了一船货物，于1558年4月23日离开莫斯科。他们顺伏尔加河而下，于7月14日到达阿斯特拉罕。詹金森说，伏尔加河左岸所有的地方，一直到阿斯特拉罕，沿里海以至土库曼人的地区，都称为曼格特或诺尕夷地境。诺尕夷人在繁荣的时期，分为各个不同的集团，称为帐（horde）。每个帐有一个统治者，称为米儿咱。诺尕夷人没有城镇和房子，住在毡房里，在草原上迁徙转移。他们不用货币，而是以物易物，用他们的牲畜去换取衣服和其他必需品。当詹金森一行到达阿斯特拉罕时，诺尕夷人中发生饥馑和瘟疫，故诺尕夷人大量逃到阿斯特拉罕。但在这里仍继续有大批的人饿死。死尸堆积，触目皆是，无人掩埋，状极可悯。许多诺尕夷人被俄国人贩卖。一个男孩或女孩，只值一块面包（6便士）。

安东尼·詹金森在阿斯特拉罕买了一条船，驶进里海，沿其北岸前进，经过了乌拉尔河口与厄姆巴河河口。他们本来打算在曼格什拉克湾登陆，因遇到一场风暴，不能继续前进，只好于8月27日在海湾对面的一个地方上岸。其地距塞里佐尔（即维济尔）有25日的路程。在这里，他们购买骆驼，驮运货物，组成了一个1000峰骆驼的商队。又走了5天，到达曼格什拉克所属的一个地方，受

到当地长官帖木儿·速檀的接待。离开曼格什拉克以后，在沙漠中走了20天，沿路得不到饮水，喝的全是苦水。也无城镇和居民点，难于觅食，他们不得不宰了一峰骆驼和一匹马充饥。10月5日，商队又到达里海的另一个海湾。这里的一个土库曼首领告诉他们，阿姆河曾经一度是从这个海湾流入里海的。[①]安东尼·詹金森一行离开该地，三天后就到达了维济尔。10月9日，詹金森受到希瓦汗哈吉姆的接见。他呈交了俄皇的书信和一些礼物，汗用马肉和奶子招待他。据说，塞里佐尔城堡（即维济尔堡）是建在一个高山上，王宫是用泥土筑的，没有什么装饰，很不坚固。从此往南的地方是很富饶的。那里生长一种美味的水果，名叫狄奈，大而水多，

① 关于阿姆河是否曾经流入里海的问题，是有不同意见的。近代有些人认为，在某一个时期，阿姆河曾流入里海。但由于一些尚未弄清的原因，据信，阿姆河又改道经孔格勒流入咸海。（克劳斯《俄国在亚洲》，1973年版，第8页）有的说，阿姆河本来是流入咸海的。德国耶在他写的《阿姆河的旧河床》一文中谈到，某些作者认为阿姆河似是在蒙古入侵以后才流入里海。自此以后，历史家们即以此为结论。《阿布哈齐书》中描写阿姆河在流入里海时期的情况说："那时从乌尔根齐到阿布尔罕，沿路居民点绵延不绝，一个接着一个，犹如星罗棋布。阿姆河流经乌尔根齐城下，一直流到阿布尔罕山的东坡，然后稍转西南，再折而东，至奥古尔恰而入玛赞德兰海（即指里海）。在通往奥古尔恰的阿姆河两岸，到处是一块一块的耕地，一座一座的葡萄园和瓜果园。"（《阿布哈齐书》戴麦颂译，第221页）又说："那里阿姆河两岸居住着土库曼人。"（同前，第220页）又说："居住在阿姆河两岸的人（按：指土库曼人），自比青加至加利克奇一带是阿达克·克孜尔人，自加利克奇至阿布尔罕山西部一带是阿利人，从那里直到入海口沿岸是提凡吉人。"（同前，第221~222页）关于阿姆河的改道，也以《阿布哈齐书》为原始的记载。该书说："我于回历一〇一四年（1605年7月）赖比儿·尼勒·安外鲁月15日，星期一，诞生在乌尔根齐城。在我出生前的三十年（按：应是1575年左右），阿姆河从喀斯特·密纳雷西上方的喀喇·长兀儿·图海处改道，经图克·卡拉锡，流入锡尔海（按：即咸海），使乌尔根齐附近一带干旱荒芜，变成沙漠。"（同前，第312页）又说："伊勒巴斯当时占据着希瓦。因为原来流经乌尔根齐的河流改道，乌尔根齐已变得像一片沙漠一样。"（同前，第318页）但是，在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当中占统治地位的看法却认为，阿姆河从来不曾流入现在的里海。所谓的阿姆河干涸的河床乌兹保衣河，实际上乃是在咸海同里海分开时期形成的一个海峡（按：地质学家认为咸海和里海原来是连在一起的）。巴尔托里德也不相信阿姆河曾流入里海之说。他以为这是不值得置信的，因为14世纪和15世纪的许多地理家说阿姆河仍然只是流入咸海的。只是由于15世纪后半期乌兹保衣河及近海的地方水量太大，才使人误认为是阿姆河流入里海。（参看《巴尔托里德文集》第3卷，第248~251页，《关于阿姆河流入里海的问题》）

当地人在饭后食之，以代西瓜。另有一种水果，称为carbus（西瓜），色黄味甜（俄国至今仍称西瓜为arbus）。有一种谷物（Chugara the Holcus Sorghum），茎如甘蔗，实如葡萄。詹金森说，当地人汲阿姆河之水以灌田，使河水减少，遂不再流入里海。

詹金森离开维济尔以后二天到达乌尔根齐，受到了哈吉姆汗的堂兄弟阿里·速檀的接见。这位速檀最近曾去进攻呼罗珊。他说，乌尔根齐由于内战，在七年中四次得而复失，故该城商人很少，人民很穷。阿里·速檀又介绍说，从乌尔根齐到里海之间的所有地方，都称为土库曼地区[①]，服属于哈吉姆汗和他的五个兄弟。"他们兄弟为不同的母亲所生，有的还是女奴隶所生，因此互相嫉妒，总想消灭对方。他们之间经常进行战争。战败者如不被杀，就带着愿意跟随自己的人逃走，生活在荒野中，对商人或商队进行拦路抢劫。他们一直过着这种强盗的生活。"[②]

詹金森一行离开乌尔根齐（库尼·乌尔根齐）以后，沿阿姆河走了100英里，到达阿尔多克河。此河水大流急，自阿姆河分出，向北流，潜行地下1000英里后注入中国海[③]。渡过阿尔多克河后，就

① 按：这种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仍然如此。

② 以上讲的是詹金森等从里海上岸后，经维济尔到达乌尔根齐的经过。但关于詹金森从曼格什拉克到维济尔走的路线，学者们仍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詹金森在离开曼格什拉克以后，是沿着里海海岸南行，到达卡腊·博加兹·哥耳湾，再从这里顺着阿姆河的旧河床走（所谓的阿姆河流入里海，就被认为是从这个海湾入海的），然后进入希瓦汗国。霍渥斯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这样走是绕了大弯。这么大的一个商队，在里海海岸的不毛之地进行长达20天的无目的的旅行，是绝不可能的。而且，从卡腊·博加兹·哥耳湾去维济尔，三五天也走不到。所以，霍渥斯认为，詹金森的商队，是穿越乌斯提尤尔特高原东去的。17世纪时的商队大路也是经过这个高原。据伊斯塔赫里说，许多世纪以前从里海到咸海的距离，是20天的路程。这与詹金森的记述完全相同。霍渥斯还认为，他们是在撒里·喀密什湖处走出这个荒原的。所谓的阿姆河流入里海，即指流入此湖。当时湖水很大，西与里海相连。商队又从此湖去维济尔。阿姆河流过了维济尔，其地为一个肥沃地区的中心。阿布哈齐说，从乌尔根齐到维济尔，有水路可通。不过，在1558年的时候，阿姆河并没有像詹金森所说的那样流到了里海。（参看霍渥斯《蒙古史》第2部分，第972–973页）

③ 中国海（the sea of Kitai），或称为中国湖（Lake Kitai）。究何所指，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指咸海，或说是指巴尔喀什湖、斋桑湖、贝加尔湖。（参见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1卷，第59页，注④）

到了柯提。当时柯提属哈吉姆汗的兄弟管辖。他们在此地停留了三天，继续赶路，前往布哈拉。

詹金森于1558年12月23日到达布哈拉，他称之为布噶尔（Bogar）。当时，纳乌鲁孜·阿赫默德·汗新逝，皮儿·穆罕默德以年长被推举为汗，实际的掌权者是阿不都拉汗。这位英国人到来时，阿不都拉汗正准备要去进攻呼罗珊。詹金森在自己的游记中说，布哈拉的汗（指皮儿·穆罕默德）并没有什么权力和财富。他的财政收入少，皆来自对臣民的苛捐杂税。布哈拉的手艺人和商人都以出卖自己的产品和货物来纳税。“汗在缺钱时，就派其官员到商店里去拿商品。”布哈拉汗国的货币有银币和铜钱两种。每个银币值5便士，每个铜钱（称为普尔）值十分之一便士。布哈拉的汗王，自感随时都有被杀、被逐的可能，故即位后尽力对人民进行压榨剥削，致使国家经济遭到破坏。詹金森谒见了布哈拉汗，向他递交了俄皇的书信，受到汗的款待。汗几次延请他至密室进行交谈，问及欧洲国家的政治、宗教情况。他向汗表演了手枪的射击，汗自己也实习了一下。汗对于在路上曾进攻詹金森的人给予了惩处，将其中四人绞死。又据詹金森说，在布哈拉汗国教权很大，宗教首领甚至可以废黜国君。

关于这时的乌兹别克人，詹金森说他们既不播种粮食，也不吃面包，只吃肉类和牛奶。看来，他所见到的乌兹别克人还没有从游牧人转变为定居的农业居民。

在詹金森访问布哈拉时，有商队自中国回来，但不敢再去中国贸易了，原因是路上有哈萨克人的进攻。詹金森是最早谈到过哈萨克人的欧洲人。据他说，哈萨克人正在塔什干作战（他在提到塔什干城时，同时还提到喀什噶尔城）。哈萨克人信穆罕默德教法。而同喀什噶尔作战的人（看来指喀尔木克人）则称为王，是偶像崇拜者。

詹金森在布哈拉得到警告：最好离开，返回俄国，因为该城有

受到进攻的危险。于是，詹金森1559年3月8日动身返回。布哈拉、巴里黑、乌尔根齐等地的汗王都派了使者随同他一起去俄国报聘，同行的还有一个1000峰骆驼的商队。他们仍取道乌尔根齐，循旧路回到莫斯科。

在这以前，中亚已有许多俄罗斯奴隶。詹金森这次赎回了一些，带给伊凡雷帝。这使沙皇对于俄罗斯人被卖到中亚为奴这一被禁止的事实恍然有所了解。这以后遂成为俄国同中亚诸汗国打交道中的主要问题之一。

詹金森是第一个到伏尔加河并访问了希瓦和布哈拉的英国人，也是第一个从陆路到达中亚的英国人。他不但完成了俄皇交给的任务，而且获得了许多关于中亚和从中亚去中国的道路的知识。他后来回到了英国。詹金森在旅行的过程中，详细地记了日记。他的游记发表后收在哈克鲁伊特（Hakluyt）丛书中。詹金森的旅行对于扩大俄国同中亚之间的贸易是一个推动力，而且也可以说是俄国在消灭伏尔加河两汗国以后进一步侵入中亚的先行活动。

第四节　西伯利亚汗国与俄国的东进

在詹金森游历中亚以后20年，俄国征服了西伯利亚。

在西西伯利亚的额尔齐斯河与鄂毕河中游地带，16世纪时有一个西伯利亚汗国（失必儿汗国）。关于这个汗国早期的历史，史料不多，只知道它已经存在很久了。有的说，这个汗国建立的年代是在海都（1260~1301年）的时期。[①]又有的说，这个汗国是诺尕夷人所建立的。[②]在15世纪后期时，失必儿地方的一个统治者名叫马尔，据说马尔的祖先就是太不花。当马尔在位时，中亚的昔

① 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上卷，第5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② 霍渥斯：《蒙古史》（H.H.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vols.in5.），英文版，第2册，第1分册，第1061页。

班系统治者(成吉思汗后裔)名叫伊巴克[1]。当时的西伯利亚诸小国及巴什基尔人似乎都服从伊巴克汗。他大约在1480年左右从西伯利亚王的手中夺得土腊河与托博尔河交汇处的秋明，并在1481年杀死金帐的阿合马汗。1487年,俄罗斯人进攻和俘掳了诺尕夷人的阿里汗。1489年,伊巴克同其他王子致书于莫斯科,请求释放阿里汗,伊巴克被称为秋明的王。

传说,失必儿汗马尔曾娶了伊巴克汗之妹为妻。后来,伊巴克汗又杀死马尔,并夺其国。马尔遗有一子,名奥不得尔。奥不得尔死,留有二子,一名阿巴拉克,一名马木克(或作马赫默特)。马木克兴兵复仇,于1493年杀死了伊巴克,兴复了自己的国家。

马木克没有驻在秋明，而是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建立新的都城。该城过去称为卡什里克,在今托博尔斯克以上约16公里处,当地鞑靼人称之为伊斯克尔,俄国人称之为失必儿。

伊巴克死后,昔班系的即位者为穆尔塔咱汗。正是在穆尔塔咱汗时期,昔班尼汗率领大批乌兹别克人进入河中。

1496年5月，喀山汗穆罕默德·阿明致书于俄皇伊凡·瓦西洛维奇,报告说他曾受到马木克的进攻,又说喀山诸王子卡利默特、乌拉克、沙得尔、阿格什等造他的反。因此,沙皇派了一支军队去帮助喀山汗。反叛诸王子逃往失必儿汗马木克处。在俄军撤回时,马木克率军同喀山四个王子进行反攻，喀山汗穆罕默德·阿明被迫于1496年11月逃到莫斯科,马木克统治了喀山。

不久,马木克又去进攻阿尔斯克,不能得手,返回喀山城时守军闭城不纳。喀山诸王子请求俄国派阿布杜勒·拉提夫来统治喀山,马木克在撤退途中死去。

1499年,马木克的兄弟阿巴拉克进攻阿布杜勒·拉提夫,俄国

---

① 伊巴克的世系是：成吉思汗–术赤–昔班–把阿秃儿·汗–术赤不花–巴答库勒–猛哥帖木儿–别克·昆迪·乌黑澜–阿里·乌黑澜–哈吉·穆罕默德–马赫穆德克·汗–伊巴克。

派兵来支援，阿巴拉克撤退。阿巴拉克死后，其子阿瑰什即位。阿瑰什的即位者是马木克之子卡西木。卡西木的即位者是他的儿子别克布拉克和雅迪格尔。雅迪格尔在位是在16世纪50年代，即与俄国攻灭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同时。

据阿布哈齐汗的记载，前述昔班系的穆尔塔咱汗乃伊巴克汗之子。[1]但关于穆尔塔咱汗的事迹鲜有所知。穆尔塔咱汗的儿子库程汗跟随昔班尼汗参加了攻取河中的战争。库程汗在河中成长，在那里接受了伊斯兰教，成为一个穆斯林。后来，库程汗又从河中返回西伯利亚，进攻失必儿的雅迪格尔汗，从而在俄国史料中见到了关于他的记载。

1555年，奉使去失必儿的俄国使者密特卡·库洛夫返回莫斯科，向俄皇纳贡的雅迪格尔的代表博扬达与之同来。他并未带来全部应缴的贡赋，向俄皇解释说是因为失必儿近年遭到了库程汗的进攻。阿布哈齐说："库程汗统治土兰历40年，于回历一〇〇三年（1594年）被俄罗斯人所驱逐。"[2]从1555年至1594年，正合40年之数，但库程汗之取代雅迪格尔汗实际上是在1563年。

原失必儿汗雅迪格尔为了抵抗库程汗曾经投靠俄国。他请求俄国将失必儿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并且愿意向俄国缴纳贡赋。他承诺，失必儿汗国的百姓3万余人，每人愿意献紫貂皮和松鼠皮各一张。可是，他后来又对缴纳这么多的贡赋有所不愿，企图拖欠。例如，1555年随俄使去莫斯科的雅迪格尔的代表博扬达，只送去700张貂鼠皮。为此，博扬达被扣留，其财物被没收。沙皇又派了两个鞑靼人去失必儿，责令雅迪格尔交清了全部贡赋，博扬达才获释返回。1556年，雅迪格尔又向沙皇伊凡雷帝求援以抵御库程汗，当时库程汗臣服了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以西的鞑靼人。

① 《阿布哈齐书》，戴麦颂译，第186页，圣彼得堡1874年版。

② 《阿布哈齐书》，戴麦颂译，第186页，圣彼得堡1874年版。

1563年，雅迪格尔的使者彻格本到莫斯科向沙皇纳贡。当彻格本还在莫斯科的时候，雅迪格尔汗即被库程汗所攻杀。雅迪格尔的兄弟别克布拉克亦于同时被杀，其子赛义贾克幸免于难，逃往布哈拉。俄国学者维里雅米诺夫·泽尔诺夫确认，库程汗就是在这一年（1563年）取代了雅迪格尔，成了失必儿汗国的统治者，俄国人甚至称他为失必儿的沙皇。

库程汗的领土包括额尔齐斯河与托博尔河的鞑靼各帐，巴拉宾斯基的鞑靼人，托博尔河附近的一部分巴什基尔人和奥斯佳克人似乎也服属于库程汗。在西面，其领土似未超出土腊河河口以外，塔尔罕斯科依区的鞑靼人是向其纳贡的最远的鞑靼人。

库程汗之子阿里娶了诺尕夷王丁·阿赫默特的女儿罕咱达为妻，库程汗本人则在即位的第二年娶了喀山一个小王子穆拉德的女儿为妻。其后，始有大量的俄罗斯奴隶和丘瓦什奴隶去西伯利亚。这说明，库程汗同喀山以及诺尕夷人都有结盟关系，他除了所娶的喀山公主以外，另有二妻，各有驻地。

在16世纪前半期，西伯利亚居民还不信仰伊斯兰教，库程汗是把伊斯兰教传入该地区的第一个汗王。他在西伯利亚的传教活动，得到布哈拉汗国阿不都拉汗（1557~1598年）的支持。如阿不都拉汗曾在1572年派了一个伊斯兰教的使团到西伯利亚去支持那里的伊斯兰教。①

库程汗在西伯利亚的传教活动并不受当地人民欢迎。信仰当地原始宗教的人们对他进行了抵抗。为此，库程汗曾向其父穆尔塔咱求援，要求派一些毛拉、阿訇来帮助他。喀山也来了一些阿訇，于是西伯利亚居民被迫信奉伊斯兰教，反抗者遭到严惩。尽管如此，额尔齐斯河附近的鞑靼人仍然坚持信仰原始宗教。传说在

①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Edward，Central Asia，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3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库程汗的时期，有一个年高的舍黑，从布哈拉到西伯利亚去传教。还传说有许多传教者丧了命，被埋葬在西伯利亚，由此可见抵抗之激烈。这位舍黑发现7个殉教者的墓地。这些墓地被看成是圣地。正是在库程汗的时候，西伯利亚遭到俄国殖民者的入侵，终于被其吞并。

俄国本是一个欧洲国家，在13~15世纪时处于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之下。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开始摆脱金帐的统治。其子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统一东北罗斯，其领土北达白海，南至奥卡河，西及德涅伯河上游，东抵乌拉尔山。瓦西里三世死后，其子伊凡3岁即位，号称伊凡四世。1547年17岁的伊凡四世称沙皇，始对东方进行扩张。

在历史上，俄国统治者为了商业的需要，始终要打通出海的道路。除了在西方的波罗的海以外（伊凡四世在世时就一直抱着要获得波罗的海沿岸的愿望），在南方最初是要通往黑海和里海。当时，在通往里海的伏尔加河（距该河同卡玛河相汇处不远）有一个鞑靼人建立的喀山汗国。喀山扼伏尔加河水道之咽喉，从此可通里海及乌拉尔河以外各地。俄罗斯、波斯、布哈拉和希瓦等地的商人每年到这里来进行集市贸易。喀山汗国的鞑靼统治者控制商业，贩卖奴隶，进攻俄罗斯边境是他们掳奴隶的一个手段。

从1487年伊凡三世时起，俄国就开始了对喀山的侵略和进攻。16世纪前期，喀山的汗萨法·吉来曾联合诺尕夷人进行抗俄的斗争。沙皇历次的进攻和干涉，都未能取得很大的成效。

为了彻底征服喀山汗国，俄国人于1551年在喀山城对面伏尔加河岸的山上修筑斯维雅施斯克要塞。次年，俄军即以该要塞为基地，渡过伏尔加河，围困喀山。鞑靼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俄军久攻不下。最后，俄国人在德国工程师的帮助下，在喀山城的脚下挖掘地道，用炸药炸毁城墙，才于10月2日攻陷该城。喀山汗国灭亡。

接着，俄国人进一步顺伏尔加河而下进行扩张。伊凡四世在



1556年派军攻占了阿斯特拉罕,阿斯特拉罕汗国亦亡。汗国汗族成员逃往布哈拉,后在那里建立了阿斯特拉罕王朝。由于征服了这两个汗国,沙俄就控制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一举到达乌拉尔山,打通了同里海和亚洲腹地以及同波斯的水路交通,而对西伯利亚的侵略也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当时沙皇知道,在乌拉尔和里海以外有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伟大的国家。这不仅是因为在蒙古统治时期俄国同中国有过密切的联系和交往,勃拉奴克劈尼、卢白鲁克、马可·波罗以及克拉维约诸人的游记俱在,而且在1466年,还有一个名叫阿凡西·尼基丁的特维尔商人曾经取道伏尔加河水路到过印度。所有上述人员带来的关于东方的知识,都使沙皇不能忘怀于中国和印度。问题是怎样才能到达东方富庶之邦呢?当然首先是要占有西伯利亚和中亚。沙俄在入侵中亚之前,实现了对失必儿汗国的吞并,这主要是委托当时俄国的大地主、大商人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去进行的。

第一个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商人名叫斯皮里顿(死于1395年),诺夫哥罗德人,在德维纳地区经商。其子女很多,经过100多年,发展成为一个大家族。到他的孙辈时,其家族开始同莫斯科大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由商业转而经营工业,如开采盐矿、金矿等。他们以经营所得,常常给莫斯科宫廷贡献大量礼物,从而取得了莫斯科大公的信任。16世纪前半期,该家族的安尼卡曾派人越过乌拉尔开采金矿,据说还到了萨莫耶德人的地区。1557年,安尼卡去莫斯科,向沙皇报告了西伯利亚的情况,引起了沙皇对乌拉尔以东的兴趣和注意。他向沙皇要求卡玛河流域的彼尔姆地区,以作为进一步经营西伯利亚的基地。不过,当时俄国人所了解的西伯利亚并没有现在这么大,而是仅指乌拉尔两边不远的一些地方。

1558年4月4日,沙皇发给安尼卡的长子格里哥利以特许状,将卡玛河各支流(指英瓦河、鄂卜瓦河、也瓦河与乌索耳卡河)流

域的未开垦地带交给格里哥利·斯特罗甘诺夫经营20年，准许他在这些地区建城，建立自己的卫队和制造枪炮，可以在那里耕垦、煮盐、捕鱼和开矿，可以铸铁，但发现白银、铜、铅时必须立即报告沙皇，不得私熔。该特许状还让斯特罗甘诺夫家族有权移民实边，但不得接收逃亡的农民，严禁收容逃避兵役的盗贼匪帮。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及其所属在那里可完全免向国家缴纳税赋、贡献20年。他们同外国商人交易也无需缴纳关税。该家族及其所属不受地方当局的任何约束，而是直属莫斯科沙皇宫廷的管辖。总之，这个特许状使斯特罗甘诺夫家族俨如边境上的一个独立王国。

数年中，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劳动农民和盗匪、流氓，都蜂聚到格里哥利及其兄弟雅可夫那里来。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利用他们来开垦边地，发财致富。安尼卡及其诸子既压迫俄罗斯人，也剥夺压榨当地的非俄罗斯人，引起人民反抗。1570年，安尼卡在索耳维御哥兹克被反叛的俄罗斯人刺杀。安尼卡死后，他的儿子格里哥利和雅可夫继承其事业，以更快的速度向东方进行扩张。

前已提到，16世纪60年代以后，失必儿汗国的统治者已经是昔班系的库程汗。俄国向乌拉尔以东的扩张，遭到库程汗的抵抗。为了争夺对奥斯佳克人的保护权，库程汗进攻了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建立的商业据点和碉堡。库程汗之子马赫默特·库耳也曾率其部众对这个沙俄的代表进行攻击和劫掠。因此，在1574年5月30日，沙皇又给斯特罗甘诺夫家族颁发特许状，授权他们可"征募志愿兵和奥斯佳克、沃古耳、尤格拉、聂尼茨等各族人，连同雇用的哥萨克兵以及炮手，派去进攻失必儿汗"。该特许状的内容还有：允许其进一步在乌拉尔以东建筑堡垒，派驻武装人员，也可以在那里建农场，移民，砍伐森林，种地和捕鱼，还可以开采铁、铜、铅、锌、硫磺等矿，期限20年，并允许他们同哈萨克进行贸易，而不纳税。总之，支持斯特罗甘诺夫家族自己筹备力量去征服西伯利亚。格里哥利和雅可夫在这方面主要利用了哥萨克人。

哥萨克人原来是一些俄罗斯农民，他们或者犯法，或者为了谋生而逃亡，迁到伏尔加河、顿河和德涅伯河一带居住。他们自称为“哥萨克人”，是“自由人”的意思。自16世纪50年代沙俄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汗国后，打通并控制了伏尔加河流域，因而经过里海同波斯人和布哈拉人建立了贸易和政治关系。当然，中亚经过里海同欧俄进行贸易的历史是比较早的。[①]而在俄国攻灭阿斯特拉罕汗国之次年（即1557年），花剌子模和布哈拉就都派遣使团到伊凡四世那里，请求允许他们自由地同俄国进行贸易。据统计，从1550年到1599年（也即16世纪的后半期），中亚派到俄国的使团最少有25个，沙皇派往中亚汗国和哈萨克的使者不下6人。可是，当时经过伏尔加河和顿河等俄国通里海的通商要道，基本上是被分布于这些地方的哥萨克人控制的。在这条路线上从事贸易的商人甚至官方的外交使团，经常遭到哥萨克人的劫掠。例如，1579年波斯和布哈拉的使节就曾在伏尔加河上遭到哥萨克人的拦劫。为此，沙皇伊凡雷帝大为震怒，派遣伊凡·穆拉什金率领一支军队去镇压哥萨克匪帮，将他们打败和驱散了。

被驱散的哥萨克人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在叶尔马克的率领下向北走，去西伯利亚；一部分去高加索以北的捷列克河畔；第三部分则沿着里海海岸向东走，到了乌拉尔河河口，然后又溯乌拉尔河而上，进攻和焚烧了诺尕夷人的首府撒莱奇克（事情发生在1580年），并在乌拉尔河下游定居。他们控制了这个扼俄国同布哈拉通商的咽喉之地。在哥萨克人的逼迫下，诺尕夷人不得不向北迁移。诺尕夷人曾向沙皇控诉，要求惩办这些哥萨克人。1583年，诺尕夷人在失必儿汗国库程汗的支持下抢劫了卡玛河一带。哥萨

①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1930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西摩·贝克尔《俄国的中亚保护国》（Seymour Becker, Russian's Protectorates in Central Asia, Bukhara and Khiva, 1865~1924,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Studies1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英文版，第11页。

克人在1584年建筑了乌拉尔斯克城，作为自己的据点。这个堡垒成为对诺尕夷人的严重威胁。

上述哥萨克头目叶尔马克，本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惯匪。他本名叫瓦西里·季莫菲耶维奇·奥莱宁，叶尔马克是他的绰号，意为磨石。据说，他的祖父以前是木罗姆森林中的一个赶大车的车夫，既载好人，也载盗匪。地方官将其逮捕下狱，他逃了出来，携妻儿远迁到伏尔加河定居。他的儿子更远迁到丘索瓦雅河。叶尔马克即在那里出生。他早年曾同顿河的哥萨克匪首科尔佐一起从事抢劫活动，后因犯案遭沙皇通缉，乃向北方走避。他沿着卡玛河往前走，一直走到奥烈尔，在那里接受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招募。这时，格里哥利和雅可夫兄弟已死，继承斯特罗甘诺夫家族产业的是雅可夫之子马克西木。叶尔马克同马克西木谈判达成协议，马克西木给他组织和装备一支部队，派他去东征失必儿汗国。后来，叶尔马克把库程汗的失必儿汗国打败，自己也被库程汗所消灭。

《俄国在亚洲》一书的作者亚列克色·克劳斯曾经说："在俄国，习惯上把叶尔马克看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历史家们把他评价为一个英雄，而教会则尊之为一个圣人，但是，我对此大为怀疑。我以为此人不过是一个轻浮的欺侮弱小民族的匪徒。叶尔马克并不是西伯利亚的发现者，其证明是：早在叶尔马克受雇于斯特罗甘诺夫家族之前，已经有了鄂毕河地区的地图了。但锐克留（Reclius）似是提到这一点的惟一的作者（见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事实上，早在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受到沙皇封赠的地产之前，诺夫哥罗德的商人们就已经知道西伯利亚这个地方了。"①尽管这种对西伯利亚的知识也许是得之传闻，并不清楚。西伯利亚史的权威米勒也说："叶尔马克只不过是顿河流域一个亡命的

① 克劳斯：《俄国在亚洲》（Alexis Krausse,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a Study），第22~23页，1973年重印本。

哥萨克，是出没于里海沿岸一带的土匪头子。”原苏联作者伊凡·麦斯特连柯说：“叶尔马克·季莫菲耶夫是典型的征服者，西伯利亚少数民族的消灭者。虽然革命前的俄国及今日的苏维埃俄国都歌颂他。”[①]只是因为他为俄国增添了大片的领土。

叶尔马克奉命率领5000多人于1579年7月5日出发去征服西伯利亚。他们沿着丘索瓦雅河前进，到谢列不粱卡河过冬。那地方的沃古耳人对到来的俄国人殷勤相待，但这帮哥萨克人却无情地劫掠和屠杀他们。俄国作者M.A.普罗特尼柯夫在他写的《评沃古耳人的长诗〈扬加尔·玛阿〉》一文中讲道，此诗的主人公扬内·凯尔勃历数了俄国征服者的各种暴行：沃古耳人的基本群众，在被俄国人征服后变成了捕兽人、渔民和养鹿人。沃古耳人从前是那么朝气勃勃，威风凛凛，他们能采矿，打铁，种田，会做生意，还善于作战，但在俄国征服者的压迫下，他们衰落了，与过去俨然不同。为了逃避来自四面八方的迫害，他们只好进入深山密林。沃古耳人长诗的主人公扬内·凯尔勃控诉：

> 他们强占我们的国土，
> 我们的河川和土地。
> 他们向我们征收，
> 繁重的苛捐杂税。
> 他们抢占我们的妻子，
> 把我们变成他们的驯服奴隶。

普罗特尼柯夫说，由于这个缘故“被压迫的北方弱小民族曾发动过一次暴动。这种暴动在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的整个西伯利亚历史上屡见不鲜”。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也说：“了解到我们的

① 伊凡·麦斯特连柯：《苏共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祖先压迫和杀戮西伯利亚土著人的罪行，我们真是不寒而栗。”[①]当时，叶尔马克这一帮人在西伯利亚的暴行，引起那里的各族人民一片惊骇。

春天到来时，叶尔马克的队伍再前进。一路上人员死亡将近一半。俄国人相继占领了图林斯克和秋明。又过了一年，叶尔马克于1581年5月再沿着土腊河与托博尔河进军，沿路几次打败鞑靼人。同时，库程汗命其子马赫默特·库耳率领一支由鞑靼人、奥斯佳克人和沃古耳人组成的队伍进行抵抗，他自己开始在首府失必儿（伊斯克尔）设防修筑堡垒。10月1日，马赫默特·库耳在托博尔河被哥萨克人打败，主要因为使用弓箭的鞑靼人不是使用火枪的俄国人的对手。

冬天快要到来了，叶尔马克一行正在托博尔河与额尔齐斯河的汇合处。他们决定溯额尔齐斯河而上，去进攻库程汗的设防堡垒。10月25日，俄国人对顽强抵抗的库程汗部众发动进攻，战斗十分激烈，以至于发生交手白刃战。马赫默特·库耳受伤，其手下人四散离开战场，退入堡垒。哥萨克人冲进鞑靼人的营盘，库程汗向南方溃逃。叶尔马克进入失必儿要塞，成了西伯利亚的主人。他又派了一队哥萨克人去进攻马赫默特·库耳，结果将其生俘，送往莫斯科。这位鞑靼王子在那里受到沙皇的优待。

叶尔马克以前是被沙皇判了死刑的在逃犯，现在沙皇听说他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便立即赦免他以前的一切罪过，还把自己肩上披的一块皮毛、一个银酒杯和两副价值昂贵的盔甲赐给他，并命督军博尔霍夫斯基亲王率军300人去支援。于是，一个亡命的哥萨克匪徒便成了俄国的英雄。

叶尔马克尽管威震西伯利亚，但库程汗还是顽强地进行反抗，不时发动对俄国人的进攻。当时，从今中国新疆地区有一条商

① 见《索尔仁尼琴论文集·从冰块底下》。

路顺额尔齐斯河而下，经过西伯利亚去莫斯科。从布哈拉、撒马尔罕通俄国的商路则是走从里海到伏尔加河的水路。这时退处于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库程汗经常拦截和抢劫来自新疆的商人，当然损害了俄国的利益。有一天，叶尔马克听说库程汗正打算进攻一个商队，就带了500人前去援救这个商队。哥萨克人是驾船逆水而行，感到疲乏了便在一个小岛上扎营过夜。该小岛距河岸甚近，差不多可以纵身跳到岸上。当晚，天空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哥萨克人支起帐篷，钻进去睡觉，叶尔马克和他的部下很快就睡着了。

可是，前来进行袭击的库程汗已经近在身旁，他们在雷雨声的掩护下扑向俄国人。数百名素称勇武的哥萨克人来不及拿起武器作抵抗，便在鞑靼人的刀下丧命，只有一人逃脱。叶尔马克本人夺路而出，来到河边。他见岸边停了一条船，便纵身向那条船跳去，但失足落水。由于身上穿的铠甲太重，他沉到河底，在那天（1584年8月17~18日）结束了生命。

侥幸逃脱的那名哥萨克来到失必儿报告叶尔马克等覆灭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失必儿剩下的少数哥萨克兵自感难于固守，乃放弃要塞撤出西伯利亚。于是，库程汗就派自己的儿子阿力率领一些部队重新占领了失必儿。

不久，阿力被原西伯利亚统治者雅迪格尔汗的后裔赛义贾克所驱逐，失必儿暂时被其所占据。库程汗只收复了一部分被叶尔马克夺去的领地，额尔齐斯河上的许多鞑靼小集团纷纷独立。

叶尔马克失败丧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莫斯科，沙皇决定派遣新的远征队去重新征服西伯利亚。俄国的远征队由督军曼苏洛夫率领。不久，沙皇波里斯·戈都诺夫又派了督军苏金前去支援。苏金了解到，库程汗及其子阿力正在托博尔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难逡巡，而赛义贾克则占据着首府伊斯克尔（失必儿），周围的各鞑靼集团也都与俄国人为敌。苏金于是没有走到额尔齐斯河，于

1586年7月10日到达土腊河上的一个古老的鞑靼城堡钦格堡，在该处建筑一个新的城堡，命名为秋明。秋明位于土腊河的南岸，由于有一条名叫秋明哈的溪流在该处注入土腊河而得名。其地肥沃，是乌拉尔以东的第一个俄国殖民地，同时也是保证沙俄在征服西伯利亚过程中后勤运输的一个重要基地。

当时，哥萨克人仍没有力量去进攻伊斯克尔的赛义贾克，便又派人去莫斯科求援。于是，俄国政府又在1587年派遣达尼尔·丘尔科夫率领一支500人的哥萨克部队，在托博尔河注入额尔齐斯河的河口处建一城堡，命名为托博尔斯克。城堡在失必儿城（伊斯克尔城）以下10英里处，以便驻军监视附近的失必儿城（失必儿故城今已荡然无存）。

1588年的夏天某一天，赛义贾克同哈萨克首领米儿咱·哈拉恰以及500名随从在额尔齐斯河上放鹰打猎，行近托博尔斯克。丘尔科夫假意邀赛义贾克一行进城赴宴，他们接受了邀请。3个首领及100名随从进了城，其余的人留在外面。俄国人用白兰地酒把他们灌醉，然后逮捕之，其随从被处死。消息传出后，其余的随从立即逃走，撤回草原。赛义贾克等三名俘虏于1588年9月被解往莫斯科，失必儿首府遂空无一人。

赛义贾克的势力既被消灭，俄国人又相继征服了邻近地区的各个鞑靼部落。于是，塔拉、塔夫达乃至托博尔诸地的鞑靼人陆续向俄国称臣纳贡。此时，库程汗避居于巴拉宾斯基草原上的诺尕夷人当中。他愤怒地向托博尔斯克附近那些投靠俄国的鞑靼部落进攻。托博尔斯克的新任督军莫萨耳斯科伊，于1591年7月率军在伊施姆河上游将库程汗打败，俘其妻子。

为震慑上额尔齐斯地区和巴拉宾斯基草原上的鞑靼人，也为了制约经常进攻俄国殖民点的库程汗，俄国政府1594年决定建筑塔拉城。同时，致书于库程汗，邀其来进行谈判，并答应库程汗如愿臣服于俄，并以一子为质，则其被俘长子可以放回。库程汗坚决



不向俄国屈服，他给俄国人的回信说："叶尔马克虽曾侵占西伯利亚，但我从未将西伯利亚让给他，为了和平，我要求以额尔齐斯河河岸作为一条边界。"

1595年，费多尔·耶列兹科伊被俄国政府任命为驻塔拉的新任督军。他立即准备进攻当时住在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库程汗和巴拉宾斯基草原上的诺尕夷人。俄军几次出动，俘虏一些鞑靼人。库程汗坚持抵抗，俄军一时未能将他抓获。

当时，中亚的布哈拉汗国是库程汗抗俄的同盟者，库程汗也联合哈萨克人以及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准噶尔人共同抗俄。1598年，布哈拉汗国的阿不都拉汗就给库程汗写了一封信，鼓励他抗俄。该信说："当前，我们的宗教（伊斯兰教）的敌人就是俄罗斯人，……你必须同亚洲的地方首领们缔结和约，考虑从异教徒的手中夺回你的领土。如果你在从事当前的斗争中没有这一认识，……那么，你在异教徒的前面将无能为力。"[①]这封信在精神上给库程汗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和勇气。

大约在这个时候，马赫默特·库耳的母亲也率领一些鞑靼人到塔拉来向俄国人投降。只有库程汗仍然坚持抵抗。1598年5月，俄国指挥官莫萨耳斯科伊奉命率军前去镇压库程汗，当时库程汗及其家属与500扈从在鄂毕河躲避。俄国人在9月2日黎明前袭击了库程汗的营帐，给他以惨重的打击。库程汗的兄弟、子侄和150名士兵均被杀。鞑靼人夺路奔逃，行至河边，又有100人淹死，50人被俘。库程汗的八个老婆、五个儿子、女儿以及很多辎重都被俘掠。库程汗和少数人得以乘船逃走，沿着鄂毕河而上逃到察塔（Chata）地区。

俄国督军又给库程汗送去信说：只要他向俄国投降，就允许他带领家属去莫斯科，沙皇对他将以礼待之。但是，这封信没有起

① 爱得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Edward,Central Asia,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3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任何作用。库程汗虽已年迈眼瞎，但其反抗的信念仍毫不动摇。据俄国派去送信的伊斯兰教徒图勒·马赫默特说，库程汗在鄂毕河畔的丛林中，周围是许多被俄国人杀死的鞑靼人的尸体。这位盲目老人坐在一棵树下，身旁是他的3个儿子及30名忠实扈从。他仔细地听了沙皇送去的信，然后回答说："在我富有和强健的幸运时期我没有到他（指沙皇）那里去，我现在难道会去找死吗？……现在，我将把我的家属余下的成员送到布哈拉去，而我则要到诺尕夷人那里去。"

霍渥斯认为，库程汗是沿着额尔齐斯河向上游逃跑的。他来到了斋桑湖及准噶尔人的地区，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时期，然后折回到伊施姆地区，试图把他的分散了的臣民再收集起来。库程汗偷了准噶尔人的许多马匹，因而被准噶尔人追击，致使他手下剩余的人也被驱散。于是，他就逃往诺尕夷人中，被诺尕夷人杀死。《列麦佐夫编年史》说库程汗死于1601年。[1]

① 霍渥斯：《蒙古史》（H.H.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vols.in5.），英文版，第2册，第1001页。

第三章
中亚汗国的鼎盛时期

第一节 阿斯特拉罕王朝统治下的布哈拉汗国

从17世纪初开始，河中地区处在另一个乌兹别克王朝阿斯特拉罕王朝（即扎尼王朝）的统治之下。这个王朝，自1599年巴基·穆罕默德即位至1785年亡，历十二王，享国近两个世纪。在这期间，布哈拉仍为汗国的首府，巴里黑则是储君的驻地。巴基·穆罕默德是金帐汗国库楚克·穆罕默德·汗的后裔。库楚克·穆罕默德·汗及其曾孙雅尔·穆罕默德居于阿斯特拉罕。1554年，沙俄夺取阿斯特拉罕，雅尔·穆罕默德逃奔布哈拉，到亦思干答儿汗那里避难。1567年，雅尔·穆罕默德之子扎尼伯娶亦思干答儿之女为妻。这个扎尼伯即被认为是17世纪布哈拉汗国新王朝的始祖。

雅尔·穆罕默德及其子扎尼伯大约死于同波斯人的战争中。雅尔之孙定·穆罕默德则被土库曼人俘虏处死。定·穆罕默德的兄弟巴基·穆罕默德后来夺得布哈拉的王位。阿斯特拉罕王朝（扎尼王朝）的第一个汗实际上是巴基·穆罕默德。

巴基即位后，先夺取巴里黑。接着又在1602年进攻土库曼克烈部，为其兄定·穆罕默德报仇。土库曼人固守昆都士城，城破，无一人幸免。土库曼人的同盟者波斯王阿巴斯率军来援，亦被乌兹

别克人击败。阿巴斯与数千人逃脱。同年，巴基之侄巴的乌斯咱蛮叛，退往喀尔提锦，但被镇压。接着巴达赫善长官穆罕默德·咱蛮又叛，亦被镇压。巴基·穆罕默德统治布哈拉汗国达七年之久，于1605年死。

巴基死后，他的兄弟瓦里·穆罕默德打败巴基的两个儿子，夺得布哈拉汗国的汗位。瓦里耽于酒色，为政暴虐，多行不义。他以残酷的刑法杀戮旧臣，如下油锅、活剥皮等。巴基的三个宰相都被其处死。因此，他遭到臣下的反对。瓦里命布拉吉房（本族的支派）的一个比管治巴里黑，并命这位比监护定·穆罕默德的儿子伊玛姆·库利和纳迪儿。此二人率领着强大的集团反对瓦里·穆罕默德。他们于1612年分路向布哈拉进攻。瓦里自知不得人心，无力抵抗，乃逃往波斯。波斯王阿巴斯以殊礼待之。因当时波斯同奥斯曼帝国作战，故阿巴斯未能给他以有效的支援，只给他馈赠五万吐曼，供其招兵买马之用。以后才送他渡过阿姆河，准备反攻布哈拉。但波斯军被乌兹别克人击败，瓦里被生俘斩决[①]，在位六年而亡。

伊玛姆·库利之母系阿里后裔之女，故此后布哈拉的统治者的名讳前皆冠以赛伊德的称号，意为圣裔。伊玛姆·库利任命其弟纳迪儿为巴里黑长官。据说，他是一个比较公正的君主，虔信无私，爱好学术，颇受人民亲附。在纳迪尔统治时期，波斯方面保持了多年的和平，伊玛姆·库利得以转注于防御北边的哈萨克人。

1612年，伊玛姆·库利率军进入突厥斯坦，进攻哈萨克人和喀尔木克人，获得胜利，乃命其子伊斯堪答儿留下管治塔什干。但其子未能巩固统治，在一场叛乱中被杀。伊玛姆·库利前去报复，反而被打败。塔什干地区仍然是控制在哈萨克人的手中。1621年，他同哈萨克汗吐尔逊进行和谈，把塔什干及其所属地区让给了哈萨

① 关于瓦里被处决的时间，万伯里说是1611年，森可夫斯基说是1608年，当以前说较为可信。



克人。

伊玛姆·库利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布哈拉汗国社会保持着和平与安定。伊玛姆·库利经常微服出行，察访民情。他与学者、诗人交好，加以优待，常予赏赐。当时，布哈拉汗国同印度和波斯都维持着友好的关系，故对外鲜有战争。

这时在印度莫卧儿帝国是日汉喆皇帝（1605~1627年）在位。伊玛姆·库利曾遣使通告自己的即位。日汉喆派了一名医生作为使者去布哈拉，送一支宝剑给伊玛姆·库利作为礼物，以示友好。该使者于1626年返回。翌年，日汉喆死，其子沙日汉即位。

伊玛姆·库利晚年因患眼病失明，乃让位于其弟纳迪儿。纳迪儿于1640年即位。伊玛姆·库利去麦加朝觐，死于麦地那，享年62岁。

纳迪儿与其兄伊玛姆·库利不同，大量聚敛财富。据万伯里所述，运输他的财产，需要用6000头骆驼。他的马厩中有8000匹马（不算骒马），还有8万只羊。纳迪儿极不得人心，所以他率军去征服希瓦汗国的伊斯芬迪亚汗时，在其北部领土上就发生了由巴吉雅兹领导的的叛乱。纳迪儿派其子阿布杜勒·阿即思前去镇压。其子反而与叛乱者相结合，宣布自己继汗位。驻于卡尔施的纳迪儿被迫退往巴里黑。

为了夺回汗位，纳迪儿向印度莫卧儿皇帝沙日汉求援。沙日汉本想重新夺回兴都库什山以北原帖木儿王朝的领地，乃乘布哈拉汗国内乱的机会，应纳迪儿之请，派遣其子穆拉德·巴赫什于1646年率军北进，占据巴达赫善，几乎未遇抵抗就进入了巴里黑。这时，纳迪儿才看清，莫卧儿军队并不是来援助他，而是来夺取原帖木儿朝的故地。于是纳迪儿就逃往马什哈德，接着又逃到伊斯法罕的萨非王朝宫廷。在那里，他受到波斯王阿巴斯二世的礼遇。

穆拉德·巴赫什及其部队感到他们在巴达赫善和巴里黑的地位是不牢固的，就撤往喀布尔。沙日汉大怒，乃撤换穆拉德·巴赫

什，于1647年另派其子奥朗则布来代替他指挥军队。奥朗则布又从喀布尔打到巴里黑。莫卧儿王朝的军队当时称为察合台军。

纳迪儿的两个儿子阿布杜勒·阿即思和苏不汗·库利前来抵抗，奥朗则布被迫同这二人进行谈判。结果，巴里黑城堡于1647年10月1日正式转交给乌兹别克人，奥朗则布开始撤退。这一年的冬天早早地来到了兴都库什山，后撤的莫卧儿军队苦于寒冷严酷的天气，又带着沉重的辎重，供应缺少，受到乌兹别克军的追击，在山隘中又遭到哈扎拉人的袭击。莫卧儿军队的士兵，不是被杀，就是在路上冻饿而死。据翌年出使去印度的一位乌兹别克使者的报告说，沿路到处都是堆积的尸体。

莫卧儿军队的残兵败将苦战着退到了喀布尔，他们最后一次企图夺回原帖木儿朝的领土宣告失败。在这以后，他们只有满足于印度的疆土，而同其北面的邻邦保持外交上的关系。

莫卧儿朝的军队撤走后，纳迪儿返回故地，但仍遭到其子的反对，便决定退出政治舞台，去麦加朝觐，于1657年在路上死去。其子阿布杜勒·阿即思派哈斯木·速檀去夺取当时由苏不汗·库利管治的巴里黑。经过40天的围攻，苏不汗·库利退往喜萨尔过冬。后经双方谈判，让哈斯木·速檀为巴里黑长官，但旋即被刺杀。

阿布杜勒·阿即思在晚年因苦于内争，疲于国事，也决定去朝觐，让位于其兄弟苏不汗·库利。于是苏不汗·库利便在阿布杜勒·阿即思走后，于回历一〇九一年穆哈兰月的头一天（在1680年）登上了布哈拉汗国的汗位。

苏不汗·库利在位的时间较长（1680~1702年）。他统治的时代是布哈拉汗国的鼎盛时期。尽管如此，他还是要应付内外的各种困难。

苏不汗·库利遵循以前的惯例，任命自己的儿子伊斯堪答儿·汗为巴里黑的长官。其子任职不到两年，即被自己的兄弟阿布勒·满速儿毒死。满速儿夺取其职位，统治巴里黑。苏不汗·库利拒绝

承认这种篡夺行为，任命自己的另一个儿子伊伯杜拉去任巴里黑长官，但无人服从这个命令。伊伯杜拉被阿布勒·满速儿所杀。阿布勒·满速儿坚持统治巴里黑达四个月。由于他杀死自己的兄弟，又对人民征收苛重的捐税，失掉人心，因而也被刺杀。接着，苏不汗·库利的第四个儿子萨迪克为巴里黑的长官。

萨迪克为人残暴，为了为其兄弟报仇，他将刺杀他兄弟的人或活剥皮，或肢解。同时，他也拒绝服从父亲苏不汗·库利。希瓦的阿努什汗进攻河中时，他不出兵援助。为此，苏不汗·库利对萨迪克兴师问罪，围攻巴里黑城，萨迪克被迫出降，不久于1686年死去。[①]

至此，苏不汗·库利深信，委任自己的儿子去担任巴里黑长官这样重要的职务是危险的，乃改任一名忠心的贵族喀迪姆·比去担任该职。

喀迪姆·比于1687年死，巴里黑长官这个职位又委任给马赫穆德·比。在希瓦汗国的阿努什汗进攻河中时，苏不汗·库利的臣下都拒绝勤王，惟有这位马赫穆德·比出兵支援。他打败阿努什汗，迫之退花剌子模。以后阿努什汗几次进攻失败。最后，他败归希瓦汗国后被属民处死，其子伊尔纳克被拥立为汗。伊尔纳克继续侵袭布哈拉汗国。

巴里黑长官马赫穆德·比颇为能干，他使邻近地区的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都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巴里黑地区渐臻繁荣。据说，当时物价低廉，一驴驮的谷物（2.5 center[②]）只值40腾格。

苏不汗·库利不但要应付西面希瓦汗国的进攻，并同反叛的儿子们作战，而且内部各部落常有纷争，不时发生叛乱。例如，布哈拉汗国内部的乌兹别克明格部落和钦察部落之间就经常你争

① 关于萨迪克的情况及其死去的经过，见霍渥斯《蒙古史》，第2册，第75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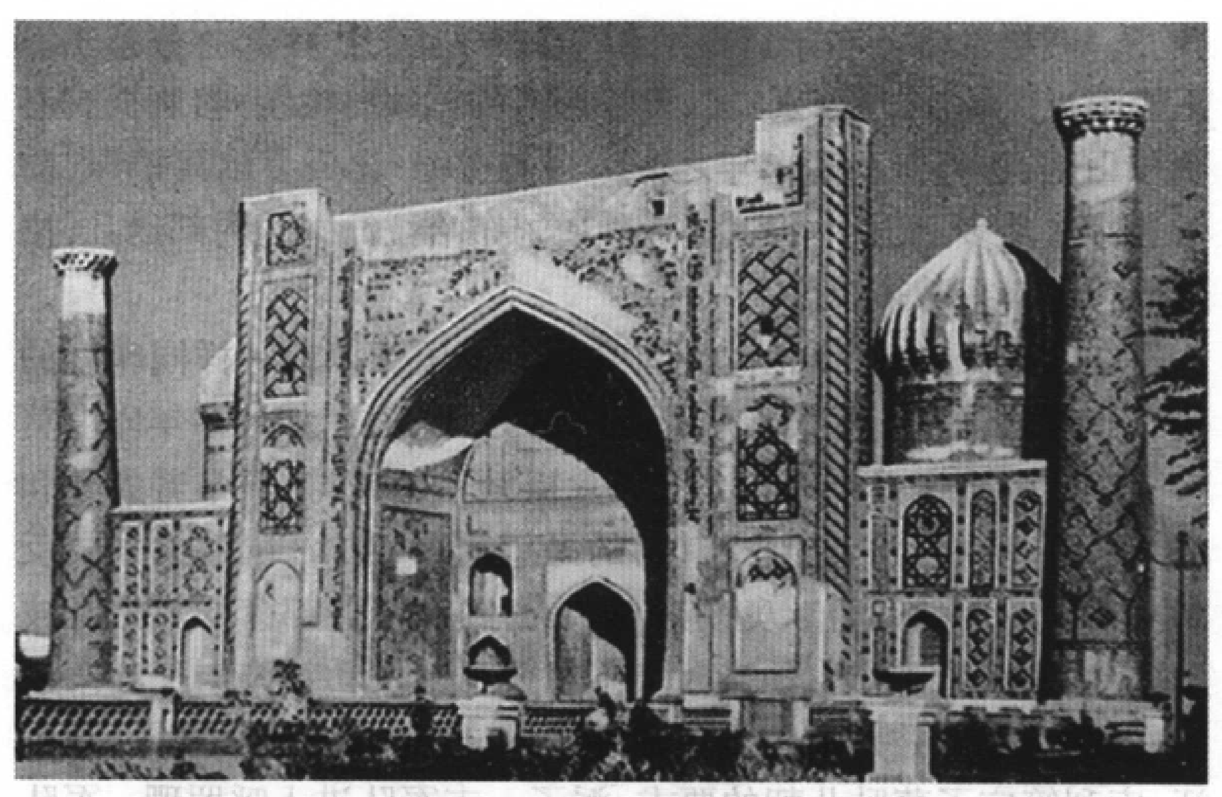
② 1 center，相当于50公斤。

我斗。明格部落分布于迈梅纳和俺都淮地区，钦察部落分布于巴里黑附近。另外，乌兹别克巴雅特部落的首领巴雅特·喀剌据有喜萨尔山区，进行叛乱达七年之久。马赫穆德·比反复出兵镇压，前后达八次之多，最后才将其捕获斩首。布哈拉汗国的内部动乱，招致哈萨克人乘隙来攻。

在苏不汗·库利统治时期，布哈拉汗国像以前一样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以及土耳其苏丹都有外交上的来往。如1684年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皇帝奥朗则布，派其大臣则伯德斯特·汗带着大象和其他各种礼物来到布哈拉，其目的是想同布哈拉汗国建立共同反对波斯什叶派的联盟。奥朗则布认为，阿富汗各部落的反抗是波斯煽动起来的。可是，他当时又不想公开地发动对波斯王苏莱曼的进攻，想让乌兹别克人去进攻呼罗珊，以牵制波斯。结果，苏不汗·库利答应了莫卧儿朝的要求，派了一支军队进入呼罗珊。军队由马合木·江·比指挥，抢劫了呼罗珊地区，掳去许多妇女与儿童，还攻占了重地巴拉·木尔加布。

苏不汗·库利同奥斯曼帝国苏丹阿赫默德二世也有外交关系。他曾派遣使团去君士坦丁堡。阿赫默德二世也派遣使团于1690年来布哈拉报聘。该使团带来各种礼物，如阿拉伯马、珍珠和各种服饰等，其目的也是要联合乌兹别克人共同对付波斯什叶派。使团带来阿赫默德二世致苏不汗·库利的一封信，该信中说奥斯曼曾打败异教的法兰克人："现在是要消灭什叶派的红头（指波斯人），所以，我们要立即派遣我们的胜利之师去投入这一种神圣的斗争。您是河中的君主，您应当也有义务拔剑以维护伊斯兰。您应当征集河中的乌兹别克人，与我的军队联合，去消灭伊斯兰教的异端。"苏不汗·库利当时由于国内发生叛乱，又有巴里黑的内战，没有答应土耳其的要求。

据穆斯林史料的记载，与土耳其使团同一天到达布哈拉的还有克里木和喀什噶尔的使者。这里的克里木是指何地，学者们进



17世纪布哈拉阿布杜拉依汗经学院

行了考证。霍渥斯不知克里木何所指，万伯里说不是克里米亚，森可夫斯基说是华北的一个地名。喀什噶尔的使者是该地统治者穆罕默德·阿明所派，他报告说布鲁特人占据了喀什噶尔。这说明，当时中国新疆同布哈拉汗国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伊斯兰教而加强起来的。

苏不汗·库利统治布哈拉达31年之久，于1702年去世，享年80岁。[①]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军政才能，但虔信伊斯兰教，喜欢同德尔维希们讨论神学问题。他喜欢钻研医学，写了一部医书，这是中亚第一部用突厥文编写的医书，主要是根据阿维森纳等人的著作写成。万伯里曾经在赫拉特得到该书的一个本子。

17世纪中，布哈拉汗国的伊斯兰文化还是有所发展的。如在

① 万伯里《布哈拉史》（英文版第337页）说：苏不汗·库利死于回历一一一四年赖比儿·尼勒·阿赫鲁月头几天。他在巴里黑统治了31年，在布哈拉24年，总共55年。前31年为藩臣，后24年为独立的君主。

伊玛姆·库利·汗统治时期(1608~1640年),在撒马儿罕兴建了希尔达尔宗教学院。[①]1611年,在原兀鲁伯学院废址的对面,兴建了叶连塔什学院。1620年,大富翁纳兹尔·迪万·伯克在布哈拉建筑了一个清真寺和一个学院。1605年,巴基·穆罕默德·汗在布哈拉和撒马儿罕各建筑了一个接见大厅(korunush khana)。苏不汗·库利也建筑了几所宫殿和清真寺。他是布哈拉一所最大的宗教学院的创建人。

第二节 阿布哈齐汗与希瓦汗国的强盛

希瓦汗国的哈吉姆汗于1602年死,其子阿拉不·穆罕默德即位为汗。从17世纪早期以后,希瓦汗国开始进入它的相对强盛的时期,特别是在阿拉不·穆罕默德·汗的儿子阿布哈齐汗当政的时期。

在阿拉不·穆罕默德汗即位后不久,就发生了哥萨克人来侵的事件。阿布哈齐在《突厥世系》一书中曾在两处谈及该事件:一处说其发生在阿拉不·穆罕默德·汗即位后的六个月(即1602年6月初),另一处说是发生在阿布哈齐出生的那一年,即1605年。霍渥斯认为两处讲的是一件事。综合前后两处的叙述,其经过大约是这样的:

在1605年的春天,有十名商人外出同俄罗斯人做生意。他们一路来到库希·雅依克河(乌拉尔河),遇到1000名俄罗斯哥萨克人。这十名商人有八人被哥萨克人所杀,剩下的一名突厥斯坦的商人为哥萨克人带路,前来进攻乌尔根齐城。当时阿拉不·穆罕默德及其军队都在阿姆河,城中只有平民百姓。这个带路的商人告诉哥萨克人,当时乌尔根齐城里没有一兵一卒,最近的部队也驻

① 据美国作者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 第1卷, 第251页),这个宗教学院(medress shir-dar)是伊玛姆·库利·汗的宰相叶连塔什·八哈都儿(Yalengtash Bahadur)在1648年建造的。

扎在离城至少骑马走一天路程的地方，而且城边有一片大沙漠，即使一支10万人的军队经过那里进城，也无人会觉察。俄罗斯人听了其所提供的消息，犹如鱼儿上钩，迫不及待，马上带领他们的1000人从米儿咱门进了乌尔根齐城。①

俄罗斯哥萨克人进城后，屠杀了居民1000多人，掳去青年男女各1000多人，装走贵重财物1000车，又放火烧毁了居民们的布、帛、皮、裘、衣被、褥毡等无数，然后沿河岸撤走。阿拉不·穆罕默德闻讯领兵前去追击，从四面进攻俄罗斯人，将他们斩杀掠尽。只有100人逃到河岸，在图克要塞附近筑堡以守，亦被阿拉不·穆罕默德攻克。

据阿布哈齐汗所著《突厥世系》所述，这一事件发生以后的40天，阿拉不·穆罕默德·汗的儿子、后来著名的阿布哈齐汗出生于乌尔根齐城。②新生儿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这一事件而取的（阿布哈齐意为"捍卫信仰者之父"）。③

阿拉不·穆罕默德·汗一共有七个儿子，即伊斯芬迪亚·速檀，哈巴希·速檀，伊勒巴斯·速檀，阿布哈齐汗，谢里夫·穆罕默德·速檀，花剌子模·沙·速檀，阿富罕·速檀。汗曾将柯提封给长子伊斯芬迪亚，以代哈扎拉斯普。

阿布哈齐6岁丧母，16岁以前一直在乌尔根齐同父亲住在一起。父亲为他完了婚以后，就把乌尔根齐的一半土地封赐给他，把另一半封赐给他的哥哥哈巴希·速檀。一年后，阿布哈齐由于同两个哥哥哈巴希·速檀与伊勒巴斯·速檀发生矛盾无法继续留在乌

① 《阿布哈齐书》，戴麦颂译，第292页，圣彼得堡1874年版。

② 《阿布哈齐汗在《阿布哈齐书》一书中自述，他生于回历一〇一四年赖比儿·尼勒·安外鲁月（1605年7月）十五日，星期一。

③ 《阿布哈齐说："我是在这件事发生后四十天出生的。父亲说道：'我们刚刚对异教徒取得一个胜利。真主因此祝福了这个孩子生命的第一步。'于是给我取名为阿布哈齐（阿布勒·哈孜）。他给我取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母亲的家系也姓哈孜。"

尔根齐，便退往希瓦去见父亲。父亲又把柯提封赐给他。

再是喀尔木克人。17世纪前期，也是喀尔木克人向西迁徙的时期。当时，他们越过阿尔泰山及额尔齐斯河向西横扫乌拉尔河草原，驱散诺尕夷人，向伏尔加河前进。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向南攻掠了花剌子模。阿布哈齐汗在他的著作中记载说：上述哥萨克人袭击事件发生后六个月，自乌兹别克人信奉伊斯兰教以来首次出现了1000名喀尔木克人来进攻希瓦汗国。他们取道和卓湖与舍黑·哲别勒山之间而来，抢掠了居住在河岸的乌兹别克人的毡房，直抵图克要塞，然后从那里取道布里奇返回。阿拉不·穆罕默德·汗领兵追击，夺回不少财物和俘虏，但未能捕获一个喀尔木克人。

不久，希瓦汗国内又有一些乃蛮部落的人阴谋废黜阿拉不·穆罕默德·汗，另拥立当时在河中流浪的胡斯老·速檀（伊勒巴斯汗的一个后裔）为汗。但这个阴谋败露，胡斯老·速檀及为首的乃蛮人皆被处死。

两年后，又有畏兀儿部落的人企图拥立哈桑·库利·汗的后裔萨利赫·速檀为汗，亦失败。萨利赫·速檀被逮捕处死。

在这以后十年，又有1000名喀尔木克人取道巴基尔干对希瓦汗国入侵，抢走了大批财物和俘虏，希瓦人未能对其进行追击。

在阿拉不·穆罕默德·汗即位为汗以后18年，哈巴希·速檀和伊勒巴斯·速檀这两位王子发动叛变，进攻乌尔根齐，而伊斯芬迪亚·速檀和阿布哈齐则站在父亲的一边。阿布哈齐劝其父果断地镇压叛乱者，其父不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阿拉不·穆罕默德·汗才醒悟过来，决定镇压叛乱者，召阿布哈齐来援，但又不听阿布哈齐的计策，而决定同叛乱者公开作战。据《突厥世系》一书中所述，阿布哈齐随其父亲出兵讨伐，其父汗自任中军指挥，令伊斯芬迪亚指挥左翼，令阿布哈齐指挥右翼。[①]汗的军队前进到阿里·速

① 《阿布哈齐书》，戴麦颂译，第294页，圣彼得堡1874年版。

檀修建的塔什·雅尔米什水渠时,侦察兵报告已能望见敌军。又前进不多一段路程,与叛军遭遇,战斗立即开始。结果汗军失利,阿拉不·穆罕默德·汗被俘,解到哈巴希·速檀处。哈巴希·速檀当场剜出其父的双目,派人把他押送到希瓦的王宫软禁起来。

伊斯芬迪亚和阿布哈齐率领的左右翼也被打败。阿布哈齐的坐骑被打死了三匹,最后才撤退,身边只剩下了六个人。敌人在后面追赶。在敌人的追击中阿布哈齐的嘴上中了一箭,颧骨射伤。急迫中他纵马跳入河中,坐骑将他浮过河,得以到达柯提。他在柯提会合自己的部众,得到新的马匹和给养,又一齐向河中出发,到了撒马儿罕。在那里,受到伊玛姆·库里·汗的热情接待。六个月以后,阿布哈齐之弟谢里夫·穆罕默德·速檀因无法与哈巴希和伊勒巴斯共处,也前来与阿布哈齐会合。

伊斯芬迪亚在哈扎拉斯普被围攻达40天之久,无力继续坚持,就与哈巴希·速檀进行谈判,被迫去麦加朝觐。其事发生在回历一〇三〇年(1621年)。伊斯芬迪亚离开哈扎拉斯普,先来到波斯,受到波斯王阿巴斯的接待,被安置在波斯宫廷居住。

次年,伊勒巴斯·速檀将其父阿拉不·穆罕默德·汗处死。于是,哈巴希·速檀和伊勒巴斯·速檀兄弟二人瓜分了希瓦汗国,前者分得乌尔根齐与维济尔,后者分得希瓦和哈扎拉斯普。

这次的叛乱事件,与希瓦汗国境内诸部族的参加有关。当时汗国内有三个主要的部族。首先是乌兹别克人,是从钦察草原迁来的,在汗国内占据统治的地位。其次是土库曼人,他们是古思人和康里人的后裔,塞尔柱朝和奥斯曼帝国都是出于该族。三是萨尔特人,他们是当地原有的居民,多属波斯人,从事商业,不是动乱的根源。在土库曼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存在互相嫉妒和争斗。所以,希瓦汗国的任何一个汗,如果依靠这两个部族中的任一个,必然会招致另一个部族的反对。阿拉不·穆罕默德·汗即因此而败亡的,因当时乌兹别克人多支持其叛乱的儿子。

住在波斯宫廷的伊斯芬迪亚请求回国。波斯国王沙·阿巴斯同意他离开波斯宫廷,并给了他一小支部队。但劝他去呼罗珊边境,先返回德隆和耐赛,然后伺机回花剌子模去夺位。于是,伊斯芬迪亚来到德隆,再到巴尔干山,有帖克、萨利克和约穆德三个部落的土库曼人若干前来投奔他,与他带来的部众相合,共达300人。伊斯芬迪亚与阿布哈齐等取得联系,约定好会合的时间,率领原有的300名部下和100多名投效他的阿布尔罕的土库曼人,前去对驻扎在阿姆河图克要塞的哈巴希·速檀进行夜袭。

哈巴希·速檀逃到其兄弟伊勒巴斯·速檀处,二人会合前来抗击伊斯芬迪亚。伊斯芬迪亚被打败,退往曼格什拉克半岛。他在那里又征集大量同伙和3000土库曼人,再向东进行反攻。他们朝乌尔根齐进发,城中的乌兹别克显贵们也来投靠。伊斯芬迪亚扎营筑垒,奋战22天,在第23天时将敌人击败,活捉伊勒巴斯·速檀,立即将其处死。哈巴希·速檀先逃到锡尔河畔的哈剌卡尔帕克人当中,感到不甚安全,又跑到厄姆巴河畔的曼格特人(诺尕夷人)当中,但曼格特人的酋长谢尼克·米儿咱将其逮捕,送给伊斯芬迪亚处死。

伊斯芬迪亚处死哈巴希·速檀以后,纵兵抢掠和驱逐畏兀儿部落和乃蛮部落的乌兹别克人。乌兹别克人分成三路,离开家乡向曼格特人、哈萨克人的地方及河中逃走。三年后,这些外逃的乌兹别克人又成群地返回阿姆河入海口处聚居,总数达3000户之多。另有800户乌尔根齐的乌兹别克人,经过柯提和布哈拉前来聚居,但遭到伊斯芬迪亚的杀戮。

伊斯芬迪亚于回历一〇三三年(1622年)登上希瓦汗国的汗位。他成了土库曼人和萨尔特人的保护者,并依靠他们来反对乌兹别克人。实际上,这时的希瓦汗国是处在土库曼人的统治之下(1623~1642年)。

在伊斯芬迪亚汗即位的第二年,当时已在伊玛姆·库里·汗

的宫廷待了两年的阿布哈齐取得伊玛姆·库里·汗的同意，同其弟谢里夫·穆罕默德返回希瓦。伊斯芬迪亚汗将乌尔根齐赐给了阿布哈齐，把维济尔赐给了谢里夫·穆罕默德，自己则据有希瓦、哈扎拉斯普和柯提。阿布哈齐说，其事发生在回历一〇三三年（1623年），正当太阳在天平座天干之时，当时他20岁。[①]阿布哈齐后来成了希瓦汗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位汗。

阿布哈齐很快就同伊斯芬迪亚汗发生矛盾。伊斯芬迪亚汗依靠土库曼人和萨尔特人，迫害乌兹别克人（特别是其中的畏兀儿部落和乃蛮部落），而阿布哈齐则受到自己的部众乌兹别克人的支持。这样形成的两派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

阿布哈齐汗从布哈拉汗国返回以后，曾同谢里夫·穆罕默德·速檀一起去见伊斯芬迪亚汗，在希瓦待了三天。第四天，当他们正要启程返回时，汗就下令屠杀全城的畏兀儿人和乃蛮人。士兵借着驱逐畏兀儿人和乃蛮人的幌子，大肆抢劫驻营于从哈扎拉斯普至喀斯特·敏纳雷西一带的乌兹别克人，落到他们手下的人尽被杀死，逃亡者的财产悉被掠夺。[②]

伊斯芬迪亚汗一方面令谢里夫·穆罕默德·速檀去乌尔根齐（阿布哈齐的封地）杀死他能找到的乃蛮人和畏兀儿人，另一方面则把阿布哈齐留在希瓦拘禁起来，在阿布哈齐的身边派了五六名警卫，对其进行严密监视。

乌尔根齐的乌兹别克人紧急集合起来商讨营救阿布哈齐之策。他们商定的计策是，以离开希瓦汗国相要挟，迫使伊斯芬迪亚汗释放阿布哈齐。土库曼人信以为真，急忙派人报告伊斯芬迪亚汗。他们将形势说得非常严重，使汗和土库曼人都感到害怕。于是，伊斯芬迪亚汗立即下令，命阿布哈齐和穆罕默德·胡赛因马上离去。

① 《阿布哈齐书》，戴麦颂译，第298页，圣彼得堡1874年版。

② 《阿布哈齐书》，戴麦颂译，第299页，圣彼得堡1874年版。

阿布哈齐就这样回到了乌尔根齐。乌尔根齐要塞已经变成一片不毛之地。他们只得择居于阿姆河南岸图克要塞对面新修建的一座堡垒中。谢里夫·穆罕默德·速檀来会。他们一起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谢里夫·穆罕默德和其他人认为，应该派人四处招兵买马。他们集合了一支1000人的队伍，于第二年向希瓦进攻。但喀尔木克人袭其后方，掳走阿布哈齐封地中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居民做奴隶，引起阿布哈齐队伍的混乱，大部分人都跑了回去，照看家庭。土库曼人则加强了防守。接着就发生了战斗。起初，阿布哈齐军获胜，后来对方重振旗鼓，阿布哈齐所部无心恋战，四散逃跑。阿布哈齐尽量制止逃跑，招回一部分士兵继续战斗，连续作战六天。到第七天时，双方进行谈判，同意各自撤退。

可是，伊斯芬迪亚汗却率部踏冰渡过阿姆河对阿布哈齐军进行追击。阿布哈齐部急忙在高地构筑工事，一边以河为掩护，另一边以战车防御，准备战斗。当时乌兹别克人有450名，土库曼人有5000名。双方战斗了半天，乌兹别克人死20人，伤100人，土库曼人死约七八十人，伤200人。经过一个晚上战斗，到次日晨，双方各自撤回。伊斯芬迪亚汗返回希瓦避暑。阿布哈齐和谢里夫·穆罕默德则返回乌尔根齐。

由于希瓦汗国不断进行阋墙的内争，乌尔根齐的乌兹别克人无法安生，乃纷纷外逃。阿布哈齐说："人们看到，在这个国家继续生活下去再没有什么指望，就成天议论出国谋生。当慧星出现时（此为第二颗慧星。第一颗慧星出现在1628~1629年，阿布杜拉汗时期），人们分成几批陆续流亡到布哈拉或突厥斯坦。"留在阿布哈齐身边的乌兹别克显贵们和平民也都说："国已不国，留此何益？不如随您远走天涯。"九月（太阳在天平座天干）末至十月初，乌兹别克人组成三队同时出发。第一队去布哈拉，谢里夫·穆罕默德参加这一队；第二队去哈萨克人那里，阿布哈齐在这一队里；第

三队去曼格特部。[①]

阿布哈齐同第二队人众来到突厥斯坦，在伊施姆汗[②]那里待了三个月。当时哈萨克的吐尔逊汗[③]自塔什干来到突厥斯坦。伊施姆汗便将阿布哈齐介绍给吐尔逊汗。他拉着阿布哈齐的手说："这是雅迪加汗的后裔阿布哈齐。他的家族中还从来没有人到我们这里作过客，而我的王族中却有许多人到他们那里打扰过。我现介绍他同您相伴。"吐尔逊汗答道："您说得对。这就照着办吧！"于是，吐尔逊汗就将阿布哈齐接到塔什干。阿布哈齐在塔什干又住了两年。后来伊施姆汗竟杀害了吐尔逊汗。阿布哈齐请求伊施姆汗让他去布哈拉汗国伊玛姆·库利·汗那里。得到汗的同意，阿布哈齐就去投奔伊玛姆·库利·汗。

这时，希瓦汗国的土库曼人逐渐对伊斯芬迪亚汗感到不满和厌恶，他们听说阿布哈齐到了布哈拉，就派人来劝他回去。土库曼人还告诉阿布哈齐说，伊斯芬迪亚汗知道他们的人正在设法使阿布哈齐回国，故逃亡到哈扎拉斯普去了。于是，阿布哈齐接受土库曼人的吁请，带了五六名侍从来到希瓦。

阿布哈齐返回两个月后，谢里夫·穆罕默德·速檀到哈扎拉斯普来投奔伊斯芬迪亚汗。他们二人联合起来进攻阿布哈齐，但阿布哈齐屡战屡胜，迫使他们求和。六个月后，他们再次偷袭希瓦城。城外的土库曼贫民投降了伊斯芬迪亚汗，阿布哈齐被围困在城中。

这时有200家乌兹别克富豪从布哈拉经柯提迁往阿拉耳。伊斯芬迪亚汗为此事召见谢里夫·穆罕默德。他命令谢里夫在当夜逃奔乌兹别克人。谢里夫·穆罕默德果然逃走。伊斯芬迪亚汗把土库曼首领们都召集起来，对他们说："阿布哈齐把乌兹别克人从布

① 《阿布哈齐书》，戴麦颂译，第306页，圣彼得堡1874年版。。

② 伊施姆汗即希盖汗之子。

③ 指门迪·速檀之子吐尔逊·穆罕默德·速檀。

哈拉引到阿拉耳，又从这里送走了谢里夫·穆罕默德。现在该怎么办呢。”随后，伊斯芬迪亚汗就于黎明时将阿布哈齐逮逋，并派遣20名亲信马不停蹄地将他押往波斯“红头”那里。这些人把阿布哈齐押到阿比维尔德，交给该城总督。阿比维尔德总督又把他转送到呼罗珊的别格莱·别乞。别乞伴随他抵达伊拉克。时波斯王沙·阿巴斯刚去世不久，他的孙子沙·赛非（1629~1642年）才即位。波斯王把阿布哈齐送往伊斯法罕，并拨给他一栋房子，每年的供养费一万腾格，在他的身边派了监视人员。

阿布哈齐在伊拉克的伊斯法罕住了整整10年 （1629~1639年），于1640年同三个侍从化装逃走，来到呼罗珊，遇到因逃避喀尔木克人的袭击而从曼格什拉克迁到那里来的土库曼人的两个阿乌尔。阿布哈齐便在这些土库曼人中住下来，在那里过了冬。次年春，又去里海东岸的巴尔干山附近的帖克部土库曼人中住了两年，然后转往曼格什拉克半岛。当时那里的土库曼人生活凋敝，满目疮痍，一片悲惨景象，剩下的700户人家都处在喀尔木克人的统治之下。喀尔木克首领在得知阿布哈齐到了曼格什拉克以后，就派人把他接去款待了一年，然后把他送回乌尔根齐故乡。

阿布哈齐于回历一〇五二年（1642年）蛇年[①]重返故国。在其回国后六个月，即马年初，伊斯芬迪亚汗逝世。回历一〇五四年，羊年初（1644 年）[②]，阿布哈齐在阿姆河入海口的阿拉耳被立为汗。

阿布哈齐汗即位之初，只据有阿拉耳地区，希瓦汗国的其他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土库曼人的控制之下。伊斯芬迪亚汗的两个儿子裕善·速檀和·阿什拉夫·速檀也掌握在土库曼人的手中。土库曼人投靠布哈拉汗国即位不久的纳迪尔·穆罕默德·汗，将阿什

① 蛇年应是回历一〇五一年。

② 羊年始于回历一〇五三年年赛法尔月。

拉夫·速檀送往彼处，使得布哈拉汗国对希瓦汗国享有了宗主国的地位。例如，纳迪尔·穆罕默德·汗向希瓦和哈扎拉斯普派驻了总督，并将伊斯芬迪亚汗的遗孀和子女送往卡尔施，以该地作为他们的驻地。纳迪尔·穆罕默德·汗还派了军事都督来希瓦汗国掌握一切大权，但不允许他们过问日常的行政事务，希瓦和哈扎拉斯普的地方事务仍然由伊斯芬迪亚汗的旧官员管理。这两个地方的行政、税收等权力依然掌握在土库曼人的手中。以后，纳迪尔·穆罕默德·汗又派他的孙子、胡斯老·速檀之子卡西姆·速檀到希瓦。但这位速檀同样既不管日常行政，也不问财政税收，权力还是按旧例掌握在土库曼人的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摆在阿布哈齐面前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要收复希瓦汗国的属地，一个是要摆脱土库曼人对汗国的控制，从而解除对布哈拉汗国的从属地位。为此，阿布哈齐汗向土库曼人宣战，几次从阿拉耳向希瓦进攻。一次，在卡西姆·速檀从布哈拉来希瓦时，阿布哈齐汗率300之众前去进攻希瓦。敌方共有1000多人，其中七八百人皆身披铠甲。阿布哈齐汗竟以少胜多，击退敌军，由于没有坐骑，只能眼看着敌人逃走，不能追击。

在这次战斗以后，卡西姆·速檀被召回布哈拉。纳迪尔·穆罕默德·汗改派阿古柏·图别特率兵驻花剌子模。阿布哈齐汗再次骚扰希瓦城郊，阿古柏·图别特无力应战，只好闭城不出。

后来布哈拉的贝克们谋反，将纳迪尔·穆罕默德·汗赶出布哈拉，改立其子赛伊德·阿布都勒·阿即思为汗。原由纳迪尔·穆罕默德·汗派驻于希瓦的军队弃城而逃。回历一〇五四年（1644 年），阿布哈齐汗乘机率兵从阿拉耳前往希瓦，收复了祖父及父亲的国土，土库曼人四散外逃。阿布哈齐汗宣布对他们实行赦免，号召他们回来。当时有三个土库曼首领，即古兰·八哈都儿，丁·穆罕默德·翁·伯克，兀鲁思·翁·伯克，率领着一大群土库曼人逃到哈扎拉斯普附近的沙漠中躲避。他们听说阿布哈齐汗赦免了土库曼

人,便派了五六名长老前来向汗表示归顺。阿布哈齐汗答应宽恕他们。几天后,他前往哈扎拉斯普,召集土库曼人来会。当土库曼人成群结队地到来时,遭到预先安排好的屠杀。这一次,有一两千名土库曼人丧命。接着又大肆抢劫土库曼人的住地,将他们的妻儿掠为奴隶。远征于是宣告结束,阿布哈齐汗凯旋返回希瓦。

回历一〇五五年(1645~1646年),阿布哈齐汗又率军去抢劫了一支避居于特振的土库曼人,掳他们的子女返回希瓦。从特振逃脱的土库曼人与另外一些从希瓦和巴里黑逃出来的土库曼人集合到巴米·布尔玛避难。

阿布哈齐汗得知这一情况以后,又于回历一〇五七年(1647年)向该地发动进攻。土库曼人闻讯后就将他们的家眷疏散到喀剌卡斯底,推举哈伊尔·火者为首领。他们集中于巴米·布尔玛,修筑一座石头的碉堡,准备殊死一战。阿布哈齐汗率军抵达该处,在堡垒对面扎营。双方互派使者进行谈判,但无法达成协议,乃诉诸战斗。土库曼人步行走出堡垒,一面高声叫喊,一面向阿布哈齐军的火枪手猛冲过来,冲乱了火枪手的队伍,一直闯进阿布哈齐军的主力部队。可是土库曼人的枪弹、火药突然告罄,阿布哈齐军向敌人压过去。土库曼人转身向堡垒溃逃,还没有逃回堡垒就被全部消灭了。乌兹别克人冲入碉堡,歼灭了躲在里面的残敌,然后归队,同阿布哈齐汗会合。汗又率军进发,在拂晓时赶到土库曼人安置家眷的喀剌卡斯底,抢劫其财物,烧毁其住房,掳其子女,然后凯旋返回希瓦。以上就是阿布哈齐汗为了向土库曼人进行报复所做的一切。

在阿布哈齐汗镇压土库曼人的第二年,回历一〇五八年(1648年),希瓦汗国遭到喀尔木克人的进攻。是年,喀尔木克和硕特部酋长杜齐台吉率部侵犯柯提,抓住许多俘虏后撤走。①

① 霍渥斯:《蒙古史》(H.H.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vols.in5.),英文版,第1册,第503页。

当时，阿布哈齐汗在花剌子模同喀尔木克土尔扈特部王子巴颜谈判关于双方贸易的问题。他得知和硕特部入侵的消息以后就把巴颜送回，然后领兵前去追击，在15天的中午时分在尤古鲁克·巴什地方追上了和硕特人。和硕特人丢弃大量马匹与骆驼，埋伏在一条沟壑中，对阿布哈齐汗的骑兵部队进行袭击，却被打败。和硕特首领的胳膊被枪弹击穿，他们的军旗、掌旗官和好几名士兵落到阿布哈齐汗军之手，其余的士兵夺路而逃。汗在当地过了一夜，次日收兵，几天以后凯旋返回希瓦。

居住在阿特烈克·库尔干河畔的土库曼人，始终拒绝服从阿布哈齐汗。阿布哈齐汗在回历一〇六一年（1651年）又领兵前去征讨土库曼巴依拉杰部的酋长巴依拉杰。他一连行军数天，以为快到敌人的驻地，就下令将毡房、粮草等辎重安顿在一个地方，全军只带三天的干粮轻装前进。可是，一连走了七八天还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军中严重缺粮，士兵极度饥饿，用一匹马也换不到一块面包。士兵难耐饥饿，纷纷开小差。阿布哈齐汗带领的一万人马仅剩下400人。他不顾一切，率领他们继续前进。前哨士兵抓到一个帖克部落的阿凡纳奇（此人刚从巴依拉杰部落那里进行贸易谈判后返回），他给汗指出了巴依拉杰部的所在地。汗于是领兵前往，到达该部驻地。阿布哈齐汗手下的30多个人随着他向该部落冲去，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汗的一名侍从一枪打倒了巴依拉杰。这30名勇士一齐向前冲去，全部歼灭了土库曼人，虏获他们的（妻）儿，阿布哈齐汗凯旋返回希瓦。[①]

回历一〇六二年（1652年），阿布哈齐汗又率军前去征伐居住在图吉的伊米尔部，洗劫了他们的驻地，俘获大量居民充当奴隶。归途中，在纳迪尔泉井停留，意外地遇到萨利克部落。对他们同样大肆进行了抢劫，掳其男女老少，夺其牛羊牲畜，返回希瓦。

① 《阿布哈齐书》，戴麦颂译，第324~325页，圣彼得堡1874年版。

同年，土尔扈特部的喀尔木克人在蔑尔干·塔伊奇、奥克丘特贝和托戈尔这三位首领的率领下，侵犯哈扎拉斯普周围的村庄，抢劫牲畜和财富，掳掠人口而去。阿布哈齐汗率军进行追击。经过几天的行军，在伊尔德山追上了喀尔木克人的后队，将其全部生擒。汗下令处死抓获的俘虏，继续前进，当天快亮时又抓到一批俘虏。

喀尔木克的首领们见情况不妙，集会商议，决定分兵三路逃窜。阿布哈齐汗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在萨金·拉巴特追上了奥克丘特贝和托戈尔。喀尔木克人自知无力抵抗，就派遣使者来向汗请求宽恕，说是误入汗的领土，发誓说以后再不敢侵入他的领土。汗说既是误入国境，便饶恕这无意的过错，赠给他们丰盛的礼物，送他们回国，然后凯旋返回希瓦。

阿布哈齐汗在镇服了土库曼人、打退了喀尔木克人的进犯以后，和平地统治了好些年。以后，又同布哈拉汗国进行了斗争。

布哈拉汗国的纳迪尔·穆罕默德·汗及其子苏不汗·库利[①]曾相继统治巴里黑。纳迪尔·穆罕默德·汗退位以后，其子阿布杜勒·阿即思即位，派军去攻占苏不汗·库利管治的巴里黑。后者遣使前来请求阿布哈齐汗帮助他抵抗阿布杜勒·阿即思·汗。苏不汗·库利曾娶阿布哈齐之弟谢里夫·穆罕默德·速檀的女儿为妻，通过这种姻亲关系成为了他的侄女婿。而阿布哈齐汗也从未忘记布哈拉的阿布杜拉汗曾多次对花剌子模发动战争，残酷地杀害了他家族中的32位王子，并掳去他们的子女。因此，阿布哈齐汗就应允了苏不汗·库利的要求，于回历一〇六四年（1653~1654年）发兵进攻布哈拉。他在抵达库克德利克时分兵两路：一路由宦官贝克·库利带领1000人马去袭击喀剌库耳；另一路由他统率进攻苏尤尼奇·

① 苏不汗·库利，亦名速檀·库利，是阿布都勒·阿即思·汗之弟，于回历一〇九一年（1081年）在布哈拉即位。



巴拉。一路上洗劫了三四十个村落，直抵布哈拉城下。汗虏获了巨额财物，抓获了大批俘虏，然后重返库克德利克。三天以后，宦官贝克·库利完成对喀剌库耳的劫掠，带了大批俘虏和财物同汗会合。数天后阿布哈齐汗凯旋返回希瓦。

同年，阿布哈齐汗第二次洗劫了喀剌库耳，至库迪奇宿营。当时阿布都勒·阿即思镇守卡尔施，布哈拉的贝克们率军5000人向库迪奇的汗军进攻，但大败，5000士兵只有100人生还，其余的全部被俘后用剑刺死。因为当地居民有一部分逃到喀剌库耳避难，故阿布哈齐汗再次进攻该城。他占领了城堡，抢劫之后，将该城付之一炬，带走了所有在城堡中的人，将他们押回乌尔根齐，数日后凯旋返回希瓦。

随后，在回历一〇六五年（1654~1655 年），阿布哈齐汗出兵洗劫雅伊吉、纳兹姆，继而又进至喀剌库耳，抓走一大批俘虏。阿布都勒·阿即思·汗得到阿布哈齐汗骚扰各地的消息，就从布哈拉进发。他们到达库克德利克以后，根据逃亡者的报告，知道无法同汗相匹敌，就丢下粮草辎重，纷纷骑马逃散。

同年，阿布哈齐汗进军克尔米纳，占领该地，大肆掳掠一番。在向克尔米纳进军的途中，希瓦军中有一个奥利亚·畏兀儿人于塔姆力·阿泰突然逃逸，去向布哈拉汗国的阿布都勒·阿即思·汗报告敌军前来进攻的消息。因此，布哈拉方面立即派军前来阻击阿布哈齐汗，双方进行拉锯战共达七次之多。阿布哈齐汗被四倍于己的布哈拉军包围（估计布哈拉的兵力约有四五千人），伤亡惨重，眼看即将全军覆没。因阿布哈齐汗之子阿努什·穆罕默德·巴图鲁·汗率领的200名骑兵及时赶到才解了围。阿布都勒·阿即思·汗败回布哈拉。

回历一〇六八年（1658年），阿布哈齐汗又对瓦尔丹齐进行了攻掠，带了许多俘虏而回。

阿布哈齐汗最后一次远征布哈拉是在回历一〇七二年（1661

年）。是年，他掳掠了布哈拉周围，纵兵连续抢劫了10天。当时，阿布都勒·阿即思·汗在撒马儿罕，布哈拉城里只有一些塔吉克人和妇女，故阿布哈齐汗能够顺利地取胜。他满载财物，押着大批俘虏，取道花剌子模，于几天后凯旋返回希瓦。

但同时阿布哈齐汗也认识到，这样无休止地同布哈拉汗国争战是错误的。他说："我一生身经百战。在不论出于何种动机的战争中，蒙真主赏赐，我都百战百胜；现在我唯愿将我的有生之年用来向至高真主祈祷，并再次远征波斯'红头'与喀尔木克人。"他表达了这个愿望以后，就遣使去河中与阿布都勒·阿即思·汗议和修好，永息干戈，并把统治权交给他的儿子。

阿布哈齐汗在位23年，于回历一〇七四年（兔年）赖麦丹月去世，享年61岁。

综观阿布哈齐汗的一生，霍渥斯认为他统治的时期是动乱不安和无法无天的，而他的为政则是胡作非为的。但是后人对阿布哈齐汗却是过于宽恕了，原因在于他是一个历史家。他写的《突厥世系》一书是关于希瓦汗国的第一手的重要资料。[①]由于有了这部著作，人们对于17世纪以及以前一段时期的中亚历史才不致茫无所知。阿布哈齐汗颇有文化素养，多年被流放于波斯的经历又使他熟悉了伊朗文明，这是他能有所述作的一个原因。当然，阿布哈齐汗在此书的序言中所说的话也是过于自夸了。他说："真主锡余独厚，让余掌握三门知识。第一门是军事艺术的知识和各种战争的原理与规律。第二门是各种不同体裁的诗歌，以及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的知识。第三门是自亚当以至当代所有阿拉伯、伊朗、土兰和蒙古历代君主姓氏名讳与生平事迹的正确知识。在波斯或印度可能找到一位像我这样精通诗理的人；我如肯定世界

① 《突厥世系》系用突厥文（察合台文）写成，由沙俄外交部亚洲司所属的东方语言研习所主任戴麦颂男爵译成法文，题为《蒙古人和鞑靼人的历史》（Aboul Ghazi, Histoire des Mogols et des Tatares traduite par le Baron Desmaison, St Petersbourg.），圣彼得堡1874年版。

上再没有这样的人，那是说谎；但我却敢断言，不论在哪个国家，再没有同我一样熟谙军事艺术的人了。”

《突厥世系》中有价值的部分，主要在其所述阿拉不·穆罕默德·汗以后的事件。其中蒙古族的远祖及成吉思汗以后诸王的历史，多杂取穆斯林学者的各种著作，神话传说与真实事迹参半。阿布哈齐汗写此书，写到1643年进攻希瓦获胜，病后命其子阿努什将书写完。另外，阿布哈齐汗还有一部关于土库曼人历史的书，也是用突厥文（察合台文）写的。两本皆有永恒的史料价值。总的看，当时从事著作的人是很少的。所以，阿布哈齐汗说：“由于我们的祖先不经心，也由于花剌子模人愚昧无知，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我们家族的历史。最初我曾想请人代写这部历史，但未发现一人堪当此任。因此，我只得亲自动笔。”

阿布哈齐汗死后，其子阿努什·穆罕默德继承汗位。阿努什·穆罕默德·汗并没有遵循其父阿布哈齐汗死前表示要与布哈拉汗国修好以共同对付波斯的意图，反而变本加厉地与布哈拉为敌，几次发动军事进攻。

阿布哈齐汗一死，阿努什汗立即率军入侵河中，抢劫了布哈拉附近赞巴尔和卓的住地。当时阿布杜勒·阿即思正在克尔米纳，闻讯赶去援助，于半夜到达布哈拉，该城已为希瓦汗国的军队占据。他带领40个奴隶冲进城堡，号召全城居民起来杀花剌子模人。于是，布哈拉城内所有能执武器的人，包括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外国商人，一齐扑向敌人。花剌子模人撤退的路被街垒所堵，故大部分被杀，只有阿努什汗和他的一小支部队得以逃走。这一灾难，使花剌子模人长期心惊胆寒，不敢再去进攻布哈拉。

这次希瓦汗国对布哈拉汗国的进攻，导致了布哈拉汗国阿布杜勒·阿即思的下台。其兄苏不汗·库利于1680年即位以后，因其诸子反对，国内不宁，故又招致了阿努什汗于1683年发动对布哈拉汗国的入侵。阿努什汗一路焚烧城镇和乡村，蹂躏布哈拉周围

地区，掳去人口无数。苏不汗·库利·汗召其新近反叛的儿子萨迪克来援，后者不应召。汗又召巴达赫善长官马赫穆德·比来援，与花剌子模军遇于伽吉万，将其击败，迫使阿努什汗返回希瓦。

1685年，当苏不汗·库利·汗进攻巴里黑的萨迪克时，阿努什汗再度率军攻至布哈拉城下，但被来自巴里黑的援军击退。以后在苏不汗·库利·汗去麦加朝觐时，阿努什汗又再次进攻河中。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军事冒险。

当阿努什汗率军来犯时，布哈拉汗国的居民联合起来将其打败。阿努什汗方面的大部分领袖人物及部众都被杀，但阿努什汗汗不愿投降，甚至想继续这场侵略战争，这就引起了他手下异密们的不满。诸异密散布流言说，喀尔木克人又来进攻了。他们建议阿努什汗把军队交给其子厄连克指挥。厄连克在夺得军政大权后，即将阿努什汗拘禁，用烧红的铁钎戳瞎了他的眼睛，然后将其废黜处死，自登希瓦汗国的汗位。

不久，布哈拉汗国的苏不汗·库利·汗将其军队派去进攻呼罗珊，后方空虚。希瓦汗国的厄连克汗便乘机入侵布哈拉。苏不汗·库利·汗奋勇抗战达10天，召其忠臣巴达赫善长官马赫穆德·比入援。马赫穆德·比与希瓦军在布哈拉城下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战斗，希瓦被打败。希瓦汗国内部亲布哈拉的一派就设计在厄连克返回后将其毒死了。

弑君者在1687年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布哈拉，请求苏不汗·库利·汗给希瓦派一个人来任希瓦汗国的汗，并表示愿向布哈拉汗称臣。于是，苏不汗·库利·汗即命沙·尼牙孜·伊斯哈克去任希瓦的汗。此人在布哈拉的支持下，在希瓦汗国当政多年。在17世纪的最后十多年中，两国间没有发生什么战争。但是，在支持者苏不汗·库利·汗于1702年死后希瓦汗国旧的汗族得以复辟，即位的是厄连克汗之子阿拉不·穆罕默德·汗。1703年，俄皇彼得大帝在一封敕书中承认了他的即位。

第三节 准噶尔人及其抗俄斗争

俄国征服西伯利亚汗国的时期，也是西蒙古准噶尔汗国形成的时期。准噶尔汗国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对中亚细亚的历史有重要的影响。

准噶尔是中国厄鲁特蒙古人的游牧部落。16世纪末期，厄鲁特人分布在阿尔泰山以东的科布多南北及额尔齐斯河上游到准噶尔盆地一带。俄国学者米勒与英国学者霍渥斯都认为，在公元1600年以前，阿尔泰山以西地区实际上并无喀尔木克人（喀尔木克是中亚突厥语系各族对厄鲁特人的称呼）。但是，巴德利则以为："事实上，在上述年代之前，喀尔木克人肯定已居住在阿尔泰山以南额尔齐斯河的上游地区，而西面至少达到斋桑泊一带。据我们发现，在17世纪初叶时，他们已居住在额敏河沿岸一带了，当时他们即将由命途多舛的岁月再度进入昌盛甚至辉煌的时期。"①

厄鲁特人在16世纪时受到蒙古的统治、压迫和排挤。蒙古统治者屡次向厄鲁特人进攻。据《蒙古源流》的记载，阿勒坦汗的侄孙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曾进攻他们，在额尔齐斯河上打败了土尔扈特人，将锡木必斯·土尔扈特存留一半，安置其地。到17世纪初，西喀尔喀的赉瑚尔汗又屡次打败他们。厄鲁特人在蒙古统治者的逼迫下，不得不向额尔齐斯河中游、鄂毕河以及哈萨克草原方面转移。所以，早在17世纪初厄鲁特人就到达了塔拉。属于厄鲁特人的土尔扈特部原来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游牧，以后发展到伊施姆河上游。当时，西伯利亚的伊施姆汗娶了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女儿为妻。

由于厄鲁特人实际上已发展到了额尔齐斯河的中、上游一

① 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上卷，第92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带，所以被俄国人消灭的库程汗的后裔尽量联合他们一起抵抗俄国的侵略。据研究，俄国人最初接触喀尔木克人是在1604年，而且不久就发生了冲突。[①]

库程汗的子女很多，其中起领导作用的是阿莱。阿莱在其父亲库程汗死去的1601年称汗。他把西伯利亚的鞑靼人征集起来，驰骋于草原之上，劫掠伊施姆河、额尔齐斯河与托搏尔河地区，以至于乌拉尔河与乌法附近。喀尔木克人于1606年第一次出现于塔拉，大约是库程汗的家族邀请他们去的。他们同库程汗的后裔一起，越过塔拉，前去进攻俄国人的殖民据点。1607年7月，库程汗之子伊施姆等率领一群喀尔木克人攻入秋明地区。阿莱则率同数百名诺尕夷人进攻托博尔斯克附近地区，但阿莱被俄国人俘虏，于1608年送往莫斯科。伊施姆继续坚持抗俄斗争。1616年，他同两个喀尔木克王子一起住在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伊施姆汗在俄国档案中被称为沙王，他娶了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的女儿为妻。

厄鲁特联盟在1618年以前发生了部落分离的现象，其原因主要由于厄鲁特联盟人口增加，牧场不足，引起部落纠纷，要求扩大领土。所以，在和鄂尔勒克的领导下，参加联盟的土尔扈特部、部分杜尔伯特部以及部分和硕特部就从联盟中分离出去。和鄂尔勒克派人去考察里海沿岸，在得知那里无人占领后，就带领土尔扈特部、部分杜尔伯特部以及部分和硕特部约5万帐，由他的六个儿子陪同，于1628年离开准噶尔，向西迁移，逐渐占据了西伯利亚草原，并从西西伯利亚边界继续向伏尔加河沿岸前进，于1630年来到伏尔加河沿岸。他们最后在伏尔加河站住脚是在1632年，没有臣服于俄皇。俄国企图招降或臣服他们，遭到拒绝和抵抗，因而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

① 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上卷，第8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游牧部落的抵抗并未能阻挡住俄国人对草原的入侵。1604年，俄国建立托木斯克城。这标志着沙俄完成了对西伯利亚的侵占，也为俄国的进一步东去太平洋和南侵中亚打开了道路。

俄国人向东的进展比较顺利，几年后即到达勒拿河。1623年（即叶尔马克夺得伊斯克尔以后50年）建雅库茨克堡。正如同托博尔斯克是西西伯利亚的行政中心一样，雅库茨克成了东西伯利亚的行政中心。以后，俄国人就以雅库茨克为出发点，向东北去白令海与勘察加，向东去鄂霍次克海，向南去黑龙江。

但是，俄国人从西西伯利亚向南侵略遇到很大的阻碍。哈萨克人、准噶尔人和柯尔克孜人的顽强抵抗，使沙俄征服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竟花了两个半世纪的时间。

17世纪前期，准噶尔也向中亚和哈萨克斯坦方向扩展其势力，同俄国侵略者发生了直接的冲突。例如，在俄国殖民者侵占额尔齐斯河左岸的塔拉时准噶尔就向俄国人提出，塔拉附近的巴拉宾斯克人和其他突厥部落是自己的属部。自古以来，那些部落即属于准噶尔，准噶尔有权向他们征收贡赋。俄国人从托博尔斯克、秋明、图林斯克等地征集了一支军队来进攻准噶尔人，但未能得逞。

争夺对塔拉地区鞑靼人的主权，是当时准噶尔与俄国之间的一个问题。塔拉地区的俄国长官伊凡·莫沙尔斯基曾派人到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说有一些鞑靼人“叛逃到了准噶尔”，要求归还这些鞑靼人。俄国人还劝说准噶尔人归顺俄国，向沙俄纳贡。准噶尔拒绝了沙俄殖民者的这一狂妄要求，并声称他们绝不知有所谓“叛逃者”之事。

沙俄派到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人，常到额尔齐斯河附近一些湖泊里去取食盐，而这些地方当时是属于准噶尔部的。为此，准噶尔人于1610年和1611年向俄国人提出抗议。准噶尔人派人占据了这些盐湖，拒绝哥萨克人再到那里去取盐，结果在俄国人中发生了

盐荒。1611年，俄国人集合一支队伍，准备向盐矿进军，但由于1613年在亚梅什湖发现了新的盐矿，这一纠纷才未发生。[①]

准噶尔决定阻止俄国侵略者到亚梅什湖取盐，派了2000多人驻守其地。这些人多次同俄国人作战，并围攻塔拉，进攻秋明。1638年，俄国要求与准噶尔谈判，暂时取得和平。

由于准噶尔成为沙俄南进的障碍，俄国人一直想方设法说服该部臣服于俄。例如，俄国政府于1616年派遣托米尔克·彼得洛夫，1617年派遣萨维利耶夫，1646年派遣丹尼尔·阿尔申斯科伊等去劝说准部臣服于沙俄，均遭到拒绝。1647年和1649年，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洪台吉不断进攻沙俄在西伯利亚建筑的城堡。沙俄于1650年派克利亚皮可夫去准噶尔部为自己的侵略辩解。巴图尔·洪台吉的坚决斗争，使沙俄的侵略阴谋始终不能得逞。

巴图尔·洪台吉的后继者僧格也对俄国殖民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沙俄为了争取僧格，在1664~1670年间曾五次派遣使团来准噶尔部活动。其中著名的，如布宾内（1665年）与库尔文斯基（1667年）在准噶尔部活动的时间长达一年以上。僧格在接见布宾内时提出，喀尔木克卡金兀鲁思的特楞古特人是自己的臣民，其中部分人为饥荒所迫迁到托木斯克，沙俄的总督拒绝交出这批人。僧格要求沙俄归还这些特楞古特人。库尔文斯基来准噶尔部也是为了劝僧格归顺俄国。当时，僧格同蒙古罗卜藏打仗去了，准噶尔部所属台吉人等奉命把俄国人撵走，不给俄国人供应食物与马匹，不得站着接受沙皇的礼物。就这样，俄国人还是赖着不走。僧格回来后，俄国人又要求他站着接受沙皇的国书和礼物，僧格也没有理会他们。俄国人自讨没趣，不得要领地回去了。僧格对沙

① 亚梅什湖，清代汉文史料称为达布逊淖尔。徐松著《西域水道记》（卷五）称额尔齐斯河流过该湖。“达布逊淖尔者，盐池也。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俄罗斯使臣伊思迈罗附言：我国之人，今于盐池以南斋桑淖尔之处修建房屋居住。乾隆二十年（1755年），参赞富公德奏言，额尔齐斯之北，有达逊图喇地方，其地产盐。”

俄侵略罪行屡次提出抗议，并派使者去见沙皇，要求归还逃往托木斯克的属民特楞古特人。厄鲁特人还进攻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给沙俄侵略者以应有的打击。

由于准噶尔人的坚决抵抗，使沙俄侵略者不能顺利南进。与此同时，准噶尔部的势力则向西扩张。他们横扫乌拉尔草原，驱散诺尕夷部落。土尔扈特部西迁后，甚至在1623年入侵到了花剌子模。准噶尔部到17世纪中叶时实际上统治了乌拉尔河以东的整个西西伯利亚草原。在中亚准噶尔部同哈萨克人多次作战，使哈萨克等部对巴图尔·洪台吉俯首听命。准噶尔部的势力凌驾于中亚诸汗国。

第四节　俄国同中亚早期的关系

中亚同俄国之间的关系，是由于沙俄的殖民扩张所产生的。哥萨克人进行的侵略活动，为沙俄从乌拉尔的据点向中亚的扩张打下了基础。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早在阿拉不·穆罕默德·汗时期，希瓦汗国就曾遭到哥萨克人的进犯。哥萨克匪首尼古拉·斯塔连斯柯衣及其乌拉尔河的一邦，在1603年发动对中亚的进攻，一直打到希瓦汗国的中心地带。哥萨克人首次对其地进行了劫掠，攻破了首都乌尔根齐，但是，他们遇到阿拉不·穆罕默德·汗（1602~1621年）的反击和围攻。这个匪首终于在未来得及带着掳掠的财物逃走之前被杀。[①]

俄国人在侵入中亚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奴隶贸易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早就存在的。如早在1559年詹金森去中亚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时，就发现那里有俄罗斯奴隶。他赎买回来几个奴隶，

① 以上事实经过，在阿布哈齐的《突厥世系》一书中未加详述，兹据J.A.Mac Gahan, Campaigning on the Oxus and the Fall of Khiva. NewYork, Harper, 1874.第238页。

交给沙皇伊凡四世。当时俄国人认为，俄罗斯人受到穆斯林的奴役。但这一事实，是与俄国的奴隶贸易分不开的。16世纪时，俄国的奴隶贸易已经是一项国家的产业。这项产业的重要性，仅次于国家对输出金、银的垄断。当时，大量的奴隶被运到卡西莫夫、别里雅斯拉夫·梁赞斯基、下新城和苏雅吉斯克等城的市场上拍卖。不过，只限制把俄罗斯人卖到外国去做奴隶。①

到17世纪时，随着沙俄征服伏尔加河流域和西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和阿斯特拉罕变成了俄国主要的奴隶市场。沙皇垄断着奴隶的输出，又给予中亚商人以特许，允许他们为希瓦宫廷在俄国贩卖奴隶。同时，俄国也使用中亚或亚洲其他地区的人为奴隶，他们主要是被哈萨克人或布哈拉人掠卖去的。哈萨克人不但把喀尔木克人或西伯利亚鞑靼人抓来运到俄国的奴隶市场上出卖，而且也掠卖俄罗斯人到中亚汗国为奴。沙皇及其官吏常把哈萨克人看成是动乱不安的根源和向中亚扩张的障碍，故总在想法要征服哈萨克部落。

自17世纪以来，俄国同中亚诸汗国之间渐有外交上的接触。1600年，布哈拉的大使阿得纳什单独访问了莫斯科。此后在1600~1700年的100年中，平均每两年有一个中亚的使团来到俄国，总共派了40多个使团。另一方面，俄国也派遣使团去中亚，其目的主要是去谈判俄罗斯奴隶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路过中亚。例如，奉俄皇之命出使波斯的使者米哈伊尔·吉洪诺夫和阿列克谢·布哈洛夫于1614年路过中亚，到达乌尔根齐，在那里受到希瓦汗阿拉不·穆罕默德的接待。②这也标志着希瓦、布哈拉等中亚汗国同俄国一切关系的开始。

翌年，布哈拉的使者阿达姆·比将布哈拉汗国伊玛姆·库利·

① A.楚洛什尼可夫：《16~17世纪莫斯科国同中亚的贸易》，见《乌兹别克、塔吉克与土库曼共和国历史资料集》，第1部分，第69页。

② 《巴尔托里德文集》，俄文版，第2卷，第2分册，第421页，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版。

汗（1611~1642年）的一封信交给俄皇，信中提到克里米亚人和诺尕夷人抓到大量的俄罗斯俘虏，并把他们运到了布哈拉。伊玛姆·库利·汗提出，如沙皇派遣使者去接这些俘虏，他将在布哈拉把这些俘虏交还俄国。俄国政府对此作了迅速的反应，派了一个新的大使同阿达姆·比一起到布哈拉去。布哈拉的这一表示引起了俄国的好感，使俄国人把奴隶贸易的责任推到希瓦汗国方面去了。[①]

1620年，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派遣伊凡·霍赫洛夫出使于布哈拉汗国。当时布哈拉汗国的伊玛姆·库利·汗正在撒马儿罕。霍赫洛夫到了撒马儿罕，可是在接见时布哈拉方面要求按照臣见君的礼节参见，他拒绝了。霍赫洛夫向汗转达沙皇的意见时，汗也没有在他提到沙皇的名字时起身作任何表示。总之，霍赫洛夫认为汗没有按国宾礼接待他。俄国使者的目的是要谈关于俄罗斯奴隶的问题。而在中亚方面则认为这正是一个索取赎金的好机会，还可趁同俄国进行外交上的交往时得到商业上的利益。

霍赫洛夫在布哈拉汗国受到了一些屈辱。待到1622年，经过对布哈拉方面进行了一切可能的说服，并缴了现金以后，才带回了31名俄罗斯奴隶。布哈拉汗国的使者阿达姆·比和希瓦的使者马赫土姆贝陪同霍赫洛夫一起返回俄国。沙皇在了解到俄使在布哈拉所受到的待遇以后，认为俄国的尊严受到了侵犯，大为震怒，下令把上述两位中亚使者拘留起来，没收他们带的货物。这一行动使俄国同中亚的关系破裂，同时对双方的贸易也造成了损害，达10年之久（1623~1633年）。

霍赫洛夫出使布哈拉虽然失败，但俄国人却通过这位使者得到大量有关中亚汗国情况的资料。当时，沙俄关心印度的情况，他们也是想通过这种访问以探测通往印度的商路。

总计在霍赫洛夫前后共有七个俄国使团来中亚，他们也是来

① 茹可夫斯基：《近三百年来俄国同布哈拉与希瓦的关系》，俄文版，第19页，彼得格勒1915年版。

谈释放俄国奴隶和关于通商贸易的问题。

前希瓦汗国阿拉不·穆罕默德的一个儿子阿夫罕·速檀在莫斯科的宫廷效力。1633年,他向沙皇提出一个要求,即请求俄国出兵帮助他把希瓦汗国内的篡位者赶走,如果成功,他愿意成为沙皇的臣民。这是第一个请求沙皇干预内政的希瓦人,也是1623年以来中亚汗国开始同俄国恢复关系的表示。但是,俄国仍然没有放松对中亚人去俄国经商的限制,如新即位的希瓦汗伊斯芬迪亚(1623~1642年)在一封用察合台文写的致沙皇的信中提出:俄国商人来希瓦经商,顺利地在他的国家四五十个地方旅行。与此相反,希瓦的商人去俄国,不仅遭到里海上的船长们的刁难,使他们只能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卖出货物,或者甚至不让过境。而阿斯特拉罕的官员则向他们征收沉重、非法的赋税。显然,沙俄政府的上述措施是为其外交服务的,目的是给中亚商人制造困难,从而迫使中亚汗国就范。由于伊斯芬迪亚汗的请求,沙皇才下令停止这种不对等的做法。

沙皇不能完全忽视中亚汗国的要求,因为俄国的使者去波斯或去印度,都要经过中亚的希瓦或布哈拉。例如,沙皇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曾两次派使者去印度莫卧儿帝国,使团在路过波斯时两次都被波斯王阿巴斯二世挡了回来。因此,沙皇就想派使者取道布哈拉前往印度。1669年,沙皇为了调查通印度的道路,派了巴佐兴前往。1674年,巴佐兴兄弟在执行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访问了布哈拉和希瓦。他们像霍赫洛夫一样赎买了一批俄罗斯奴隶。他们经过调查,证明经过中亚(即取道布哈拉汗国)前往印度的道路是可行的。1671年1月,巴佐兴和俄国使者波里斯曾在希瓦受到希瓦汗阿努什汗(1663~1687年)的接见。

1675年,俄国又派遣阿斯特拉罕的鞑靼人乌佐夫·卡西莫夫前往印度莫卧儿朝廷,此人于1676年到达喀布尔被挡回,原因是他只带了信件而未带礼物。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在听到俄国使者



到达喀布尔的消息时，表示同俄国发生关系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沙皇派遣使者到印度来乃是为了财富，而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理由”。[①]乌佐夫·卡西莫夫因而中道折回。

17世纪最后一次派往印度的使团是在1695年与商人谢苗·马连基同行的。该使团到达德里后曾获得奥朗则布皇帝的接见。

俄国派到中亚的使团一个一个地回来，并未能解决俄罗斯奴隶的问题。主要因为中亚汗国的汗趁机索要赎金，而这些使团又带钱有限，不能支付俄罗斯奴隶赎身之需，只能赎回数量不多的一部分奴隶。不过，这以后俄国使团活动的内容还增加了收集有关中亚汗国政治、经济情报的任务。俄国派到中亚去的人员并非全都是职业的外交人员，住在俄国的穆斯林也常被收买派去从事收集情报的活动。以后这类人员在为沙皇的殖民扩张服务方面发挥了俄罗斯人所不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当时俄国同中亚的贸易主动权仍然是操在中亚人的手中。早在1675~1678年间，中亚人就曾试图劝说俄国在曼格什拉克半岛建一个贸易城，没有成功。于是，中亚人相互之间就达成一个谅解，即希瓦人、布哈拉人和其他的本地商人要合力把俄国商人从中亚排挤出去。这样，他们就能控制俄国同中亚之间的贸易。那时，哈萨克人、土库曼人和汗国的商人们，经过互相间的协商，齐心一致地不支持俄国的贸易人员（指行商）在中亚境内的活动，而中亚人则去夺取俄国境内进出口市场的控制权以及对中亚贸易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无疑是要采取措施来打破中亚人给他们造成的困难的。

① 马尔文：《俄国人在谋夫与赫拉特》（C.T.Marvin, The Russians at Merv and Herat.），英文版，第52页，伦敦1883年版。

第四章
18世纪前半期中亚的内外处境

18世纪前半期的河中地区，处在一种内部分裂、动乱、不稳定和衰弱的状态。一方面浩罕地区分裂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汗国。另一方面布哈拉汗国则因内争而大大削弱。与之相反，它的四周是强邻迭起。例如：波斯的强大君主纳迪尔·沙威震诸国，被人称为“亚洲的恐怖”；中亚的南面，在阿富汗崛起一个杜兰尼帝国；在东面，是强大的准噶尔部，50年代末清朝平定准噶尔部，统一新疆，中亚各地向清朝称臣纳贡；在北面，沙俄向南扩张，步步进逼，中亚诸汗国面临着生死存亡。

第一节 18世纪前期的中亚汗国与浩罕汗国的形成

18世纪以后，中亚希瓦汗国的汗是阿拉不·穆罕默德·汗。其后继者为哈吉·穆罕默德·巴哈杜尔·汗，在位时间甚短。再后，为雅迪噶尔汗，可能也是阿拉不·穆罕默德·汗的一个兄弟，在位时间亦短，于1714年去世。多年以来希瓦汗国的统治者们，有的支持乌兹别克人，有的支持土库曼人，使得在希瓦的历史上不断发生动乱和斗争。为此，乌兹别克人对他们的汗就感到不满，想找新的人来取代。乌兹别克人出自金帐汗国，他们历来有一个拥立成吉



思汗后裔为汗的传统，不管这个能当汗的人是在何方。因此，他们或是去哈萨克人中，或是去哈拉卡尔帕克人中，或是去布哈拉找成吉思汗的后裔来充任汗。这次，他们请来任汗的是一个哈拉卡尔帕克人，名叫阿连克。阿连克即位以后无所作为，不久即由希尔噶兹汗于1716年即位。希尔噶兹是一个布哈拉人。

在河中布哈拉汗国也陷于混乱的状态。自苏不汗·库里·汗于1702年去世后，汗国发生争位的斗争。内争是在故汗的两个儿子乌贝都拉和梅基木（霍渥斯说此人是故汗之孙）二人之间进行的。首先，是布哈拉的大人物们拥护乌贝都拉继承了汗位。当时梅基木任巴里黑长官，他先写信给乌贝都拉表示对先汗逝世的哀悼，然后又向新君的即位表示祝贺。梅基木原有即位的野心，乌贝都拉了解他怀有敌意，故拘留了他的使者，直到乌贝都拉征集了军队前去进攻梅基木，大军到达卡尔施才将使者放回。

当时扎尼王朝的君权实际上徒有其名，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曼格特部首领穆罕默德·热衣木·比家族的手中，也就是说掌握在曼格特部落集团的手中。该部落分布于卡尔施附近及阿姆河的下游。另一方面，梅基木则得到马赫木德·比的支持。所以，这两兄弟的战争实际上是两个乌兹别克部落集团间的斗争。布哈拉汗国统治的家族业已沦落，苏努汗·库里·汗死后，诸王子成为野心勃勃的诸部落贵族手中的傀儡。双方经过将近五年的斗争，乌贝都拉终于掌握了布哈拉汗国的统治权。

其后20余年，布哈拉汗国的历史由于史料阙如，不大为人所知。乌贝都拉死的年代不清楚。万伯里说他是由于同穆罕默德·热衣木·比有分歧而被杀的（时间可能在1705年）。[①]

乌贝都拉死后，布哈拉的统治者看来是赛伊德·阿布勒费兹·

① 万伯里:《布哈拉史》(英文版，第338页)说："大约在回历一一三〇年(1717)年，乌贝都拉似乎曾试图借助于一个秘密党羽摆脱其保护者，因而暴亡，其兄弟赛伊德·阿布勒费兹·穆罕默德登上了河中的王位。他称王四十年，而实权却掌握在穆罕默德·热衣木·比及其部落的手中。"

穆罕默德·汗（Sayyid Abulfaiz Muhammad Khan），他不过是穆罕默德·热衣木·比（Muhammad Rahim Bi）的傀儡。其在位的早年，布哈拉汗国内部不断发生阴谋与动乱。有一派人想废黜他，而以花剌子模的希尔噶兹汗来代替他。但这个阴谋一开始就败露，许多居领导地位的乌兹别克人被处死。于是汗对其部属不大信任，乃雇用俄国囚俘和喀尔木克人的后裔来充任亲卫兵。

在希瓦的希尔噶兹汗的挑动下，不满的乌兹别克人去草原上抢劫给城镇供应食物的商队，同时乌兹别克人也经常攻掠呼罗珊地区。有一次，他们甚至俘虏了后来的波斯王纳迪尔·沙。纳迪尔·沙四年后逃脱。[①]

布哈拉汗国内各种各样的首领变成了匪首。其中一人名伊不拉因，于1722年进行反对阿布勒费兹汗的叛乱，夺据撒马儿罕，宣布拥立希尔噶兹汗之侄拉真为汗。他们纠集一伙人，残破了布哈拉的附近地区。

赛伊德·阿布勒费兹·穆罕默德·汗在位时铸的钱币，已发现有1711年、1716年和1718年的。在铸币上他自称为苏不汗·库里之子。

布哈拉汗国在18世纪前期，由于内乱频仍，国势衰弱，无力顾及边远地区。汗国丧失了巴里黑及阿姆河以南的领土，只保有俺都淮、梅马纳以及Ensari、Lebal等地区（交由萨利赫·和卓管治），而且费尔干纳地区也脱离汗国的羁縻，分裂出去，成为独立的浩罕汗国。关于浩罕汗国形成的时间，诸说不一。有的说它是建立于1700年左右[②]，有的则说是在1710年[③]。总之，是在公元18世纪

① 霍渥斯：《蒙古史》（H.H.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vols.in5.），英文版，第3册，第762页。

② 汉布里：《中亚史》，英文版，第175页。

③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44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的前期。

浩罕汗国所在的费尔干纳是一个高山盆地，16世纪以前是巴布尔及其先世的领地。巴布尔曾经描写该地区说："费尔干纳东为喀什噶尔，西为撒马儿罕，南是巴达赫普边境诸山。……地区不大，富于谷物水果。除西面外，都为群山环抱，西通忽毡与撒马儿罕。在冬天，敌人只能从西面进来。"[①]这个西面的平坦的出口是西去布哈拉，北通塔什干的咽喉要道，中亚各地同新疆的贸易都要通过这里。

浩罕汗国是由乌兹别克人明格部落的一个头目建立的。德国地理家李特尔曾引用马赫苏木·和卓的说法：18世纪时，该部落的一个头目沙赫鲁比（按：这里所说的比，即清朝文献中的伯克，是突厥语，为封建头目的称号），带着他的一些属民，从伏尔加河地区来到费尔干纳。他娶了胡兰·撒莱城的统治者爱迪格尔·和卓的女儿为妻，并同他的部众定居于库罕（其地在今浩罕以西12英里）。以后，沙赫鲁比弑其岳父，自为该地区的统治者。由于当时相邻地区都因内争而削弱，他实际上建立了独立的浩罕汗国，但名义上仍算是布哈拉汗国的属部。其时，准噶尔部强大，浩罕也未能摆脱准噶尔部的桎梏。

沙赫鲁比死后，其长子拉赫姆·伯克即位。拉赫姆·伯克之后，由其兄弟阿布德·阿勒·克里木（死于1746年）继承。沙赫鲁比登位时曾在浩罕建筑了城堡。阿布德·阿勒·克里木即位后又另建一城堡。所以，有的作者认为，浩罕城大约是产生于18世纪的中叶（包括其附近的居民点及河北岸纳曼干周围广阔的定居区）。这是由修建新灌溉渠而促成的，同时，安集延城和其他城镇周围与河谷东部的定居区也扩大了。[②]美国作者舒勒认为，今浩罕城是由阿布德·阿勒·克里木建筑的，他把自己的驻地迁到了新建的浩

① 《巴布尔回忆录》，王治来译，第1卷，第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伊凡诺夫：《中亚史纲要》，俄文版，第182页，东方文献出版社。

罕城。[1]故一般把沙赫鲁比及其子阿布德·阿勒·克里木建立的以浩罕为都城的国家称为浩罕汗国。[2]但在18世纪前半期，费尔干纳地区还不是完全统一的，无论是民间传说和中国史料的记载都表明，到18世纪中叶时，费尔干纳还不是处在统一的浩罕政权的统治之下，而是分为几个城、地区和氏族，各有其伯克或和卓进行统治。由于政权分散，也就影响其势力的发展和壮大。所以，在18世纪前半期，中亚史上提到浩罕的事情不多。

浩罕汗国的居民绝大多数操突厥语，但也有一部分塔吉克人。在操突厥语的民族中，柯尔克孜人是从16世纪以后陆续迁入的。准噶尔人称柯尔克孜人为布鲁特人。18世纪前期，布鲁特人处在准噶尔部的统治之下。18世纪中期清朝平定准噶尔部以后，布鲁特人又臣属于清朝。

第二节　彼得大帝时期中亚同俄国的关系

在17世纪，沙俄主要向东面的西伯利亚扩张。在南面，俄国打开了通里海的水路。俄国来到里海，使得中亚的希瓦汗国同其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在中亚诸汗国中，以希瓦汗国同俄国最为接近。希瓦汗国不像其他汗国（如布哈拉汗国和浩罕汗国）那样，在其同俄国之间有广阔的草原及哈萨克、诺尕夷、哈拉卡尔帕克等游

①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1卷，第338页，伦敦1876年版。

② 浩罕汗国的高级官员分为十等：（1）阿塔勒克，是军官中的最高一级，汗国内只设一员。阿塔·伯克是五名副官（Naib）之一。（2）库什别吉（Kush Begi）。（3）帕尔马纳奇（Parmanatchi，来自塔吉克语的parman，波斯语的farman，意为上谕、敕令、命令），相当于将军。（4）达特哈（Datkhah），相当于陆军上校。（5）潘萨特·巴什（Pansat Bashi），五百人长。（6）塔克萨巴（vesse ifiller，执瓶隶），陆军大尉。（7）眉拉霍尔（Merakhor），马厩总管，王室侍从。（8）卡伦·别吉（Karaul Begi），卫队指挥官。（9）玉兹巴什（YuzBashi），百人长。（10）米儿咱巴什（Mirza Bashi），主任文书，主任秘书。以前的高级官员明巴什（Ming Bashi，千人长），已经废除。据舒勒：《突厥斯坦》英文版，第2卷，第2页，伦敦1876年版。

牧民族作为缓冲带。

17世纪末到18世纪前期，在俄国正是彼得大帝在位的时期（1689~1725年）。关于中亚以南地区蕴藏着巨大财富的传说，很早就传到了彼得大帝那里，并引起了他的好奇心。早在1690年，俄国就曾派遣杜不罗文（Dubrovin）访问了希瓦。因为俄国要同印度发生贸易关系，寻找到印度洋的出海口，是要经过希瓦的。1695年，实际上是充当俄国彼得大帝的密使的俄国商人小西蒙（Simon Malenki），带着政府的货物和钱财到了印度的德里。他在那里卖掉货物，购回两船印度货。莫卧儿皇帝给他一头象作为送给俄皇的礼物。小西蒙从印度出发返回，是取道奔得尔·阿巴斯（Bender Abbas，这是波斯湾的一个海港，在霍尔穆兹岛的对面）。由于他在南高加索的舍马哈（Shemakha）地方死去，故关于他的旅行没有留下详细的报道。①

这时候，英、法两国正进行争夺印度的斗争。小西蒙之死，使彼得大帝要插手印度的第一个企图失败了。于是，这位俄国君主就试图用其他手段来获得关于印度的情报。②

为俄国侵入中亚打开大门的，是18世纪头一年（1700年）所发生的一件事。这一年，希瓦汗沙·尼亚孜·伊斯哈克（1694~1702年）授权他的使者多斯特·伯克·巴哈杜尔，在1700年1月21日给彼得大帝的亲信波里斯·亚力山大罗维奇·哥里津亲王送去一信，提议同莫斯科签订一个条约，其中提出了希瓦的君主成为沙皇的臣民并缔结防卫联盟的可能性的问题。但是，他强调了汗的主要兴趣是在于进行贸易上，特别是要求俄国取消对出口钢铁和铅的禁令，以及把某些宝石矿、生丝等类东西输入到希瓦的禁令。希瓦使

① 前引马尔文：《俄国人在谋夫与赫拉特》（C.T.Marvin，The Russians at Merv and Herat.），英文版，第52页，伦敦1883年版。

② 克劳斯：《俄国在亚洲》（Alexis Krausse，Russia in Asia，A Record and a Study），英文版，第148页，1973年重印本。

者强调的贸易事务，是警告俄国的外交官员，希瓦信件中关于称臣和结盟的话只是一种诱饵，意欲诱使俄国接受贸易条款。因此，不能认真地看待它。但是，俄皇已得悉希瓦内部存在的问题。俄国由于想进一步扩张，成为一个疆域更大的帝国，便赶紧在1700年6月30日给希瓦汗写了回信。在这封回信中，俄国绝口不提贸易的问题，而是强调“我们伟大的沙皇陛下，命你臣服。”①

以上希瓦汗给沙皇写信之事，在后来一直被俄国作为向希瓦提出主权要求的一个根据。俄国认为，自己对希瓦有一种时效的权利，理由是在18世纪时有三个希瓦的统治者曾经向俄皇表示臣服。希瓦这个地方被认为是哈萨克小玉兹的世袭财产，而小玉兹是在1730年臣服了俄国的。乌兹别克占领者对希瓦的统治仅始于16世纪初，因而被认为是入侵者。从18世纪初起，希瓦人曾选了五个汗，都被认为是俄国臣民。1700年，沙·尼亚孜·伊斯哈克自愿臣服于俄国。②

希瓦的汗沙·尼亚孜·伊斯哈克大约于1702年被废黜。③1703年，希瓦给俄皇回信，并告知希瓦新君登位。关于希瓦同俄国之间政府间的联系以及同俄国联盟的问题，都被希瓦人忘记了，信中只提两国间的和平与友谊。希瓦官方信件中谈的实质问题是集中在贸易政策上。但是在一般的历史书上，特别是在俄国人写的历史书上，只是强调说希瓦再次表示自己愿为沙俄的藩属，请求彼得大帝将其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又说，彼得大帝于1703年回信，承认希瓦新即位的阿拉不·马赫木德·汗，并答应他的臣服于俄国的请求。但实际上，自此以后俄国同中亚汗国的外交关系

①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43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② 罗灵逊：《英国和俄国在东方》（Henry Rawlinson,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 1875），英文版，第149页，伦敦1898年版。

③ 霍渥斯：《蒙古史》（H.H.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vols.in5.），英文版，第3册，第905页。

经过了170年的坎坷，直到19世纪中期才订立正式的条约，以增强俄国的影响。①

1713年，一个名叫哈吉·涅费斯的土库曼人来阿斯特拉罕经商。此人出身于土库曼的萨德尔部落，曾在撒马儿罕和布哈拉的宗教学院学习过，熟悉中亚汗国的政治情况。在阿斯特拉罕，他又同萨马诺夫亲王过从甚密（按：萨马诺夫定居于俄国，后来成了一个基督教徒）。他告诉萨马诺夫说，想建议俄皇攫取阿姆河一带地方，因为那里出产沙金。萨马诺夫乃陪同哈吉·涅费斯前往彼得堡，通过近卫军上尉别可维奇·彻尔克斯基的关系，觐见了彼得大帝。哈吉·涅费斯关于阿姆河出产黄金的报告，引起了彼得大帝的兴趣，并得到证实，因为希瓦的使者1713~1715年时正在彼得堡。哈吉·涅费斯建议，俄国人应当在阿姆河旧河道的出口处建一城堡（可能指克拉斯诺沃兹克），在那里驻一万人。他还说，希瓦汗将不反对把水坝挪开，也不反对使阿姆河恢复故道。

大约在同一时期（1714年），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亲王给沙皇送了一个报告，说在叶尔羌发现有金矿："据报，准噶尔人治下有一城名叶尔羌，位于达里亚河上，沙金即出自该地。"并建议说："若陛下派人尝试自该地采集沙金，则陛下当溯额尔齐斯河前进，进而直抵叶尔羌，每相隔不远，即构筑碉堡，并配备足量守军。因该地全系准噶尔部住地，该部必有相当部署，以防失去沙金收益。……第一处碉堡应设立在额尔齐斯河旁雅梅舍沃盐湖之地，由此可再向前延伸，并找出宜于设置其他碉堡的新址。"②所有这

①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44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克劳斯《俄国在亚洲》(Alexis Krausse,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a Study)英文版，第55页；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30~31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② 米勒：《西伯利亚史》，转引自张广达《沙俄侵藏考略》一文，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些，大大吸引了彼得大帝。于是他决定派两个远征队，一个从西伯利亚方面出动，由布赫戈列兹率领，另一个从阿斯特拉罕出动，由别可维奇率领，计划二者要在叶尔羌会师。[①]当时俄土战争已结束，西方无事，这也是彼得大帝能转向东方的一个原因。

奉彼得大帝之命率领考察队去希瓦的别可维奇，是彻尔克斯族亲王的儿子。这个亲王以前在波斯王沙·胡赛因统治的混乱时期曾去俄国避难。别可维奇原名道拉特·吉烈（Dawlat Giray），其父死后，他曾娶了波里斯·亚力山大罗维奇·哥里津亲王的女儿为妻，并改信基督教（东正教），接受洗礼，取名为别可维奇·彻尔克斯基（Bekovitch Cherkaski）。别可维奇之被委任率领这个考察队，是因为他熟悉中亚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他的任务是去考察阿姆河故道，并说服希瓦汗承认俄国的宗主权。当时阿姆河是流入咸海的，彼得大帝想将阿姆河改道，使其流经原来的河床再次注入里海。这样俄国人就能直接从阿斯特拉罕出发前往希瓦汗国。再就是要考察当地的财富。彼得大帝还指示别可维奇，在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之前先访问一下希瓦的汗，并且秘密地探察一下这个汗国。沙皇给别可维奇的使命载在1714年5月29日的敕令中。

别可维奇探险队的旅行从1715年开始，他们沿着里海东岸航行，在曼格什拉克半岛边境登陆，在那里建一城堡，作为进一步深入草原的基地。他们考察了阿姆河的旧河床，并向沙皇提出一个报告。彼得大帝指示他们在旧河道的河岸建立一个强固的据点，并导使希瓦汗参加对河道的考察，以便在可能时使阿姆河改道。同时又派了商业探察队去布哈拉和印度。正当俄国人为了第二个探察队而进行准备的时候，友好的希瓦汗死了。即位的希尔噶兹汗（1716~1728年）据说对俄国很不友好。

彼得大帝除了从西面向中亚扩张外，还从北面向中亚渗透。

① 前引马尔文：《俄国人在谋夫与赫拉特》（C.T.Marvin, The Russians at Merv and Herat.），英文版，第53页，伦敦1883年版。



1715年，由伊凡·布赫戈列兹率领近3000人，从托博尔斯克出发，顺额尔齐斯河而上，到了亚梅什湖，并在那里建一城堡。在那里，准噶尔的策零敦多克包围了他们，迫使其放弃该城堡，仅有700名幸存者得以撤回到鄂木河的河口。这支残兵又于1716年在河口建一城堡，称为鄂木斯克，布赫戈列兹也在这次战役中丧了老命。

1716年夏，别可维奇率领4000人，并带着给乌兹别克汗和印度莫卧儿皇帝的介绍信出发，在里海东岸建了图克·卡拉供、亚力山大罗夫斯克和克拉斯诺沃兹克三个城堡。据当地人说，阿姆河原来即在克拉斯诺沃兹克（红水湾）入海。别可维奇留下一支戍军在那里，派遣使者去希瓦汗那里，把他们一行旅行之事通报给希瓦汗（其中有一个希腊人，名叫基里雅克和一个阿斯特拉罕的绅士，名叫沃拉宁），然后再一次回到伏尔加河。

1717年7月，别可维奇再度从伏尔加河出发，率领一支由格列奔斯克的哥萨克人和诺尕夷人组成的队伍，取陆路前往古里也夫。同行者还有一个商队，约300人，其中有阿斯特拉罕的农民、手工业者、鞑靼人和布哈拉人。在古里也夫，又有乌拉尔的1500名哥萨克人来与之相会。离开古里也夫后两天，他到达厄姆巴河，过了河，派遣米儿咱特夫刻列夫去考察通往印度和通往中国的道路。但是，此人却在阿斯特拉巴德被波斯人拘留，释放后被送回阿斯特拉罕。

土尔扈特首领阿玉奇汗对别可维奇进行了警告。别可维奇在离开厄姆巴河以后的两天到达巴噶察托夫，五天后到达伊尔基什山（指乌斯特·尤尔特，即Chink山）。然后登上高山，到达咸海，沿着咸海海边走了七个星期。

别可维奇的部队得知希瓦人准备抵抗，乃迅速行进，想在希瓦汗未来得及集合一支军队之前能到达阿姆河盆地。他们每天走20英里以上，于8月15日来到阿姆河的第一条支流处，其地距希瓦首都100英里。

在700英里的行军中，别可维奇的部队历尽辛苦，由于病痛和缺少食物，死亡的人员很多。希瓦汗召集一支2.4万人的军队，从首都出来，同俄国人决战。别可维奇得知此种情况，即将其部队在河畔布阵以待。在希瓦人到达时，俄国人在土造的工事后面设防，六个炮兵连都布好了战斗阵势。希瓦人的进攻虽然猛烈，但无效果，在两天内未能动摇俄国人的阵地。希瓦人被哥萨克人的炮火击溃，第三天希瓦军就撤退了。

翌晨，希瓦的使者带着希瓦汗的信，高举要求停战的旗帜，来到俄国军前。据称，希瓦军的抵抗并非希瓦汗的旨意。希瓦汗向别可维奇保证，希望同俄国人维持友好的关系。请求俄国人派一个官员到希瓦去，接受希瓦汗本人对沙皇及其人民的友好意愿。于是，别可维奇派了一个塔塔尔人前去告知希瓦汗，他带了沙皇授予的全权证书。塔塔尔人把信送到后回来报告说，希瓦汗约别可维奇在希瓦会晤，以结束双方的敌对。

别可维奇召开会议研究希瓦汗的建议。他们认为既然希瓦要求和平，加以拒绝是可笑的。也有一些人反对这个建议，别可维奇没有采纳这些人的意见。正当俄国人开会的时候，希瓦人又重新发动了进攻。于是，俄国人立即派了一个使者到希瓦汗那里通报此事。不久，进攻的希瓦人被召回。希瓦汗解释说，这些人并非汗的正规部队，而是土库曼人，他们进攻俄国人并无汗的指示，而且希瓦汗也不知道。为了表示他的这一解释是真实的，并表示对俄国人的善意，希瓦汗下令把两个被认为是发动了这次进攻的人，用细绳穿着鼻子和耳朵，带到军队之前，绕行一周。处罚之后，汗的两位大臣访问俄国军营，草拟了一个正式的条约。在举行签字仪式时，别可维奇吻了十字架，希瓦人吻了《古兰经》。

次日，别可维奇个人访问希瓦汗，并递交证书，还送了沙皇捎来的礼物。俄国人被邀请参加希瓦的国宴。国宴以后，希瓦汗陪同客人在希瓦军队的护卫下前往首都。一到首都，希瓦汗就对别可



维奇说，他将高兴地在城内招待（犒赏）俄国人，但由于地方小，俄国人不能全部一起去。他请别可维奇下令，让一部分俄军先进城，其余的留在营中等待。别可维奇同意这一安排，指示弗兰肯伯少校将其军队分开。后者机警，不执行这一命令。别可维奇再次命令他将军队分为五部分，仍遭拒绝。连续三次命令都无响应。当第四次下令时，别可维奇威胁说，如不服从，即按军法从事。于是，俄军奉命分为600人一队，每队被带到不同的方向。

随后即有消息传出说，别可维奇及其军官们都被捕杀。而被分散的俄军则被带到希瓦人设了埋伏的地方，所有的俄军都被消灭。别可维奇总部的几个人的首级都被置于竿端，挂在希瓦城门周围示众。别可维奇的头则被送往布哈拉汗那里，后者拒绝接受。

1717年9月，阿斯特拉罕地方官员向参政院报告了希瓦远征队的悲惨结局。本来，俄国人在1716年曾试图在里海东岸的图不·卡拉甘海湾和更南的今红水湾地方建立俄国的设防要塞。由于1717年别可维奇的惨败，迫使俄国人放弃了这些据点，而彼得大帝从西面向中亚扩张的努力也就终结了。

彼得大帝在得到别可维奇覆亡的消息后，即命令驻在里海的军队去进行报复。但是，俄军坐的船在里海遇到风暴，许多船只沉没。另外一些船经过许多艰险才得以到达里海的东岸。船上的人疲惫不堪地上了岸，再也不能进入土库曼的地区。他们还遭到游牧人的不断进攻。俄国派了一些船来营救，他们才得于1718年回到阿斯特拉罕。

自此以后，希瓦汗国获得8年的安定时期。1720年希瓦汗遣使去彼得堡请求沙皇宽恕，并请求重新建立友好关系，使者被囚禁，后死于狱中。

别可维奇远征希瓦的惨败，并没有使彼得大帝放弃继续侵略中亚的企图。彼得大帝从国外回来不久，便于1717年10月10日召见布哈拉的使者。使者在递上国书以后，便向沙皇祝贺其战胜瑞

典人的胜利，并代表布哈拉的异密请求沙皇派使者去布哈拉，还请求送9名瑞典姑娘去。当时还有一个奴隶问题。信仰东正教的俄国人认为可以把不同教派的基督教徒出卖给伊斯兰国家为奴隶（俄国就有奴隶市场）。而中亚的逊尼派穆斯林也习惯于把波斯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异教的俄国人买来奴隶。所以，俄国要求中亚汗国释放俄罗斯奴隶，中亚的汗也要求俄国释放穆斯林之被没入为奴隶者。

针对以上情况，彼得大帝任命了一个意大利人弗洛里奥·别涅维尼为出使布哈拉汗国的使者。此人是沙俄外交部的一名雇员，懂得突厥语和波斯语，曾任外交部事务厅东方科的秘书。他接受的任务是：确立俄国在布哈拉的影响，"尽可能同它缔结防御同盟"，并向汗王建议提供一支由俄国人组成的近卫军。此外，别涅维尼还应收集有关商业方面的情报，尤其应当查明各条产金河流的情况。[①]

1718年9月，别涅维尼等从莫斯科出发，在阿斯特拉罕赶上了布哈拉使团。他们商量，决定经波斯到舍马哈（此地当时属波斯）。1719年7月，两国使者抵达舍马哈。但由于波斯敌视布哈拉，使者在这里被拘留了整整一年。1720年8月11日，别涅维尼乘乱离城到德黑兰，又耽搁年多，直到1721年11月上旬，才到达布哈拉。当时，布哈拉的君主是阿布勒费兹·穆罕默德·汗，他得到此汗的礼遇。

别涅维尼在布哈拉停留了4年的时间（从1721年的秋天到1725年春），他在1725年3月16日写信给沙俄政府报告说，当时布哈拉处于不安定状态，所有的道路都被盗匪所占据，巴里黑的前统治者已重新取得该城，将帖木儿·速檀处死。他还诉说了自己前两年的经历如何艰辛，等等。别涅维尼在布哈拉经过调查发现，沙

①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51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皇阻挠、禁止同中亚进行贸易的措施，对俄国的危害比对希瓦的危害更大，因为诺尕夷人和鞑靼人继续地进行俄国货的走私贸易，他们从萨拉托夫和阿斯特拉罕把货物走私（不交税）运到希瓦，大量的秘密商队甚至把俄国禁止输出的货物，如白腊和枪筒运出去。

由于布哈拉汗国内部处于混乱状态，别涅维尼在那里未能同执政者签订任何条约。当时希瓦经常派急使邀请他到希瓦去。因为希瓦人害怕俄国为别可维奇报仇，想借此寻求同俄国和解的机会。别涅维尼尽量回避希瓦希尔噶兹汗的邀请，理由是没有接到沙皇的要他去希瓦的指示。又说，他已写信去彼得堡请示。希尔噶兹汗听说他将要离去，给他又发了一封信。别涅维尼终于同意去希瓦。

1725年4月7日，别涅维尼仅带了4峰骆驼偷偷地逃出布哈拉，走了11天才到达希瓦。在那里他同希瓦汗进行了谈判。希瓦汗对别可维奇的被害进行了辩解，表示愿意释放在希瓦的俄罗斯奴隶。但希瓦人对别涅维尼一行的到来颇有疑虑，认为他们是来侦察汗国的黄金产地的，而当时帖木儿·速檀又准备第三次进攻希瓦。别涅维尼在8月初逃离希瓦，在路上走了25天，经古里也夫城，于9月17日前抵达阿斯特拉罕。当时，彼得大帝已死，叶卡捷琳娜一世已经登位。

别涅维尼此行仔细地查明了中亚的矿藏情况。为了搜集更为详细可靠的有关黄金的情报，他派自己的侍仆尼科洛·米涅尔随商队前往巴里黑和巴达赫善。据报告，在巴达赫善，夏季水落时就从阿姆河中淘取沙金；他还说，听说喀什噶尔、马尔格朗、安集延、塔什干等地都出产金银。别涅维尼向沙皇奏道："陛下如欲获取厚利，充实国库，宜向臣所列举之地区开战，强权足以战胜公理，别无良策。不必瞻前顾后，一场争夺在所难免。"

关于阿姆河，他说，阿姆河原先确实流入里海，但不是整条河

流，而只是它的一条支流，另一条支流历来注入咸海。[①]

别涅维尼的报告和书信，曾由A.N.波波夫发表，载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报告集》第9卷。

第三节 波斯纳迪尔·沙的入侵

18世纪前半期，中亚汗国的强邻除前述北面的沙俄以外，西南方面从30年代后期出现了纳迪尔·沙的波斯。纳迪尔·沙所属的突厥人阿弗沙尔部，曾被萨非朝从阿塞拜疆迁到呼罗珊以抗御中亚乌兹别克人的入侵。他于1688年出生于一个卑贱的牧民家庭（一说生于1680年），故为呼罗珊人。纳迪尔原先是一个强盗头子[②]，后从军在封建主的手下效力。1722年阿富汗的密尔·玛穆德率军进攻伊朗，夺取了克尔曼、耶兹德，并围攻萨非王朝的首都伊斯法罕。萨非朝国王素丹·胡赛因投降，宣告萨非王朝的灭亡。[③]阿富汗人遂统治了伊朗。

就在伊朗遭受阿富汗人统治的1727年，纳迪尔率领阿弗沙尔部5000人和库昌的库尔德人，投奔到亡命于法拉赫阿巴德的沙·塔赫马斯普二世（1722~1732年）的手下，参加他的军队。纳迪尔说服沙·塔赫马斯普同意首先攻占呼罗珊和赫拉特两省，待站稳脚跟之后再去攻打伊斯法罕。于是，沙·塔赫马斯普的大军从玛赞德兰出发前去进攻呼罗珊，纳迪尔出任军队总指挥。1728年纳迪尔攻占马什哈德和赫拉特。次年，在达姆干击溃阿什拉弗·阿富汗的阿富汗军，接着于当年12月进军伊斯法罕，光复了被阿富汗人占领达7年之久的萨非王朝的首都，从而将阿富汗人赶出了伊朗。

1730年1月，纳迪尔参加波斯王塔赫马斯普的加冕典礼，被任命

①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54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② 《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第83页，德黑兰1971年版。

③ 马宗达等：《高级印度史》上册，第573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

为军队总司令兼呼罗珊、克尔曼与马赞德兰诸省的总督。接着，他于同年出征土耳其。1732年，他以反对塔赫马斯普与土耳其缔结的和约为借口，于1732年6月26日宣布将塔赫马斯普二世废黜，另立其八个月的婴儿阿巴斯为波斯王，称为阿巴斯三世。当时俄皇彼得大帝已于1725年2月8日去逝，俄国正与土耳其为敌，愿意与波斯联盟。因此，纳迪尔在俄国的支持下，取得了同土耳其斗争的成功，这也就使他在伊朗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和威望。于是，他于1736年3月9日在穆甘平原被加冕为王，取号纳迪尔·沙（幼王阿巴斯已死）。

为了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伊朗，纳迪尔·沙企图废除原萨非王朝的国教什叶派，而改用加法尔·萨迪克的新（第五）逊尼派，其目的是为了消弭什叶派与逊尼派的仇恨，以达到政治上的统一，同时也为了便利于同土耳其缔结和约。但这一措施并没有奏效，土耳其也拒绝承认这个新的教派。

纳迪尔·沙在国内镇压了反抗，并抑制了什叶派的势力以后，于1736年冬11月向东进攻坎大哈，经过长期围困于1737年3月攻陷其城。同时，纳迪尔·沙还派其子礼萨·库里率领一支部队取道巴的吉思和马鲁察叶可去进攻淹都淮。淹都淮附近的突厥人，如卡拉部与扎剌亦儿部似乎都被他收买了。结果淹都淮的统治者阿里默丹汗战败被俘，被解到纳迪尔·沙处。伊朗军接着又迅速攻下了阿克切与希巴尔甘。在这过程中，惟有巴里黑城的统治者赛伊德·阿赫默德·哈三与之进行抵抗，但也未能挡住波斯军。礼萨·库里的炮火终于迫使巴里黑城投降。到1738年，纳迪尔·沙还攻占了加兹尼、喀布尔和阿富汗的其他城市，任命礼萨·库里为总督以统治之。

1738年，纳迪尔·沙开始向印度进军，掠夺财富。1739年2~3月间，击败莫卧儿朝的君主穆罕默德，迫使他割让印度河以西的领土，并大肆掳掠而回。

1740年，纳迪尔·沙令其子礼萨·库里率军去进攻中亚的布哈拉和希瓦两汗国。两国联盟共同在卡尔施地方阻止波斯军的前

进。起初,波斯军看来是被联军打败了。纳迪尔·沙为了避免进一步遭受失败,乃召回其子礼萨·库里,同时告知中亚的乌兹别克首领说,这次的进军没有经过他的同意,而他愿意同中亚诸汗国友好相处。他的这一表示使希瓦与布哈拉的联盟瓦解,这对波斯方面颇为有利。例如,纳迪尔·沙进军印度胜利回师时,发现布哈拉的乌兹别克首领热衣木·比为他提供了有利的地方,使他不仅能够不经战斗就靠近阿姆河,而且还受到欢迎。于是,纳迪尔·沙就越过阿姆河这条伊朗和土兰①的传统边界,到距布哈拉四英里处扎营,并在那里等待布哈拉的阿布勒费兹汗来朝见。

布哈拉王阿布勒费兹汗自知不是纳迪尔·沙的对手,便在一批毛拉的陪同下,于回历一一五三年主马达·勒·阿赫赖月十九日(公元1740年9月12日)来到波斯大营。次日,向纳迪尔·沙表示臣服。纳迪尔·沙让其再次任布哈拉王,条件是承认以阿姆河作为伊朗的边界。这时,希瓦的伊尔巴尔斯汗并没有前去谒见纳迪尔·沙,以求得这位波斯王的谅解和宽恕,相反地派遣3000约穆德人去进攻查尔周。

在此以前,纳迪尔·沙曾致信告知阿布勒费兹汗,说他打算惩罚希瓦的伊尔巴尔斯汗。纳迪尔·沙在恰尔贝克尔地方时曾遣使去伊尔巴尔斯汗处,对其切责,令其来见,向波斯称臣,并要求他全部释放在花剌子模当奴隶的被俘伊朗人。阿布勒费兹汗也给他来信,劝他去谒见波斯王。伊尔巴尔斯汗不但没有去谒见纳迪尔·沙,相反,还下令将三名波斯使者中的二人处死,另一人被割去耳鼻送回。纳迪尔·沙大怒,下令将军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渡过阿姆河,另一部分顺河流的右岸护卫着他的船队前进,以征伐希瓦汗国。②

波斯军迅速地到达哈扎拉斯普,伊尔巴尔斯汗在其地组织抵

---

① 在古代把阿姆河以北伊朗以外的中亚地区称为土兰。

② 《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第96-97页,德黑兰1971年版。

抗，但未能成功。该城迅即被波斯军攻破，希瓦汗只好投降。但纳迪尔·沙还是将希瓦汗及其20名亲信斩首示众，将被希瓦拘留的伊朗人全部释放。希瓦汗位被交给哈萨克小玉兹的阿布勒海尔汗。几天后，纳迪尔·沙命其前来商讨国事，阿布勒海尔汗因担心自己的安全，乃由三个俄国军官陪同逃离了希瓦汗国。

由于布哈拉、希瓦两汗国被纳迪尔·沙征服，阿姆河就又成了伊朗的边界。于是，纳迪尔·沙在10年的时间内，成功地平定了国内的叛乱，驱逐阿富汗人出境，征服阿富汗、印度和阿富汗突厥斯坦[①]，两次击败土耳其人，未放一枪地将俄国人赶出伊朗，使伊朗国土北起阿姆河、东至信德河，远比萨非王朝时期要强盛得多。当时，波斯王威震中亚。纳迪尔·沙在臣服希瓦以后本可以进一步去攻打哈萨克各帐，但没有这样做。因为，当时俄国也对他采取了防御措施，加强了在乌拉尔河上的边界线。

18世纪40年代波斯纳迪尔·沙的入侵，是伊朗统治者对中亚的最后的进犯。

纳迪尔·沙在对外进行扩张的同时，国内又不断发生群众起义。1747年初，他率军前去镇压其侄子的叛乱。6月，又去平定库昌的库尔德人。6月20日，纳迪尔·沙在库昌被其部下所刺杀，享年66岁。[②]

正是在这个时候，在阿富汗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杜兰尼帝国（1747~1793年）。杜兰尼是18世纪后半期仅次于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最大的伊斯兰帝国。在纳迪尔·沙亡故后，一方面是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的衰落，另一方面阿姆河上的乌兹别克国家也衰落了。于是，阿富汗人建立的杜兰尼帝国就作为纳迪尔·沙的领土的继承

---

① 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之间的地区，古称大夏，曾被突厥汗国占领。16世纪以后，其地以操突厥语的乌兹别克人为主要居民，故被称为阿富汗突厥斯坦。

② 关于其被弑的时间，另有二说，即：(1)1747年6月21日夜；(2)1747年6月22日。关于其被弑详情，参看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耿升译，第415页注29，中华书局1993年版。

者而出现了。阿姆河以南原乌兹别克人的地方从此被阿富汗人统一起来,形成为近代阿富汗领土的基础。中亚布哈拉汗国的统治者们,对于阿富汗的扩张虽感不安,但也无可奈何。

第四节　18世纪中叶以前的哈萨克诸部

17世纪时期,哈萨克人占据着突厥斯坦(指锡尔河以北的草原地带)[①],控制着塔什干地区。哈萨克的两个著名的首领先后是额什木汗与杨吉尔汗。额什木汗是捷维克利汗的兄弟。自捷维克利汗于1598年死后,额什木汗即继之为哈萨克的首领。他曾经参与布哈拉汗国的内争,杀了塔什干的汗,完全控制其地。1635年,额什木汗与准噶尔首领巴图尔·洪台吉作战,额什木汗之子杨吉尔指挥军队。在这次战争中,哈萨克军惨败,杨吉尔被俘,后乘间逃脱,继续不断攻击准噶尔部。

1643年夏,准噶尔首领巴图尔·洪台吉率军5万进攻杨吉尔部,杨吉尔以600人应战。他在山丘间挖掘战壕,将兵力部属得井井有条。当准噶尔军进攻时,杨吉尔即袭击后队,以火枪射击,使其大乱,击毙达万人。随即又有另一王子雅兰杜什率军2万前来支援杨吉尔汗,巴图尔·洪台吉乃不得不撤退。

1644年,巴图尔·洪台吉又集合部队要进攻哈萨克人,由于和硕特首领昆都楞台吉的斡旋,才未发生战争。但在1652年,双方发生了一次战争。

总之,当时准噶尔的势力很大,达到了中亚地区。据沙皇派到喀尔木克人那里去的哥萨克人托米尔科·彼得罗夫报告说:"如今

① 突厥斯坦一名的地域范围,随时间的推移,在各个时期不同。起初指游牧人占据的草原地区,与后来指河中地区不同。(见王治来《论说所谓"土耳其斯坦"》一文,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1期)

(1616年左右)大哈萨克帐落和吉尔吉斯帐落都臣属并服从喀尔木克人,所以喀尔木克人的势力才如此强大。"[①]准噶尔的兴起对中亚历史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前期,哈萨克人得到相当的发展,并开始分成三个玉兹。关于三个玉兹形成的确切时间不大清楚,有的说法认为是著名的头克汗(1680~1718年)把哈萨克统一起来,并对三个玉兹进行管辖的。统一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哈萨克对准噶尔战争的需要。[②]

头克汗是杨吉尔汗的儿子,继其位。他是最著名的哈萨克汗之一,是哈萨克的立法者。他使哈萨克诸部统一起来,结束了诸部间的纠纷,使草原上得到和平。

哈萨克的三个玉兹,最初可能只是行政管理上的划分,但游牧人之分为三部分则渊源甚为古老,只是由头克汗赋予了它们以现有的形式。例如,头克汗任命三个人分别去管辖三个玉兹,即以秋勒管辖大玉兹,以卡兹别克管辖中玉兹,以艾佳克管辖小玉兹。头克汗本人驻在突厥斯坦。1688年,布哈拉汗国的苏不汗·库里·汗曾派遣官员来塔什干同头克汗谈判。这也说明,当时塔什干还是处在哈萨克人的统治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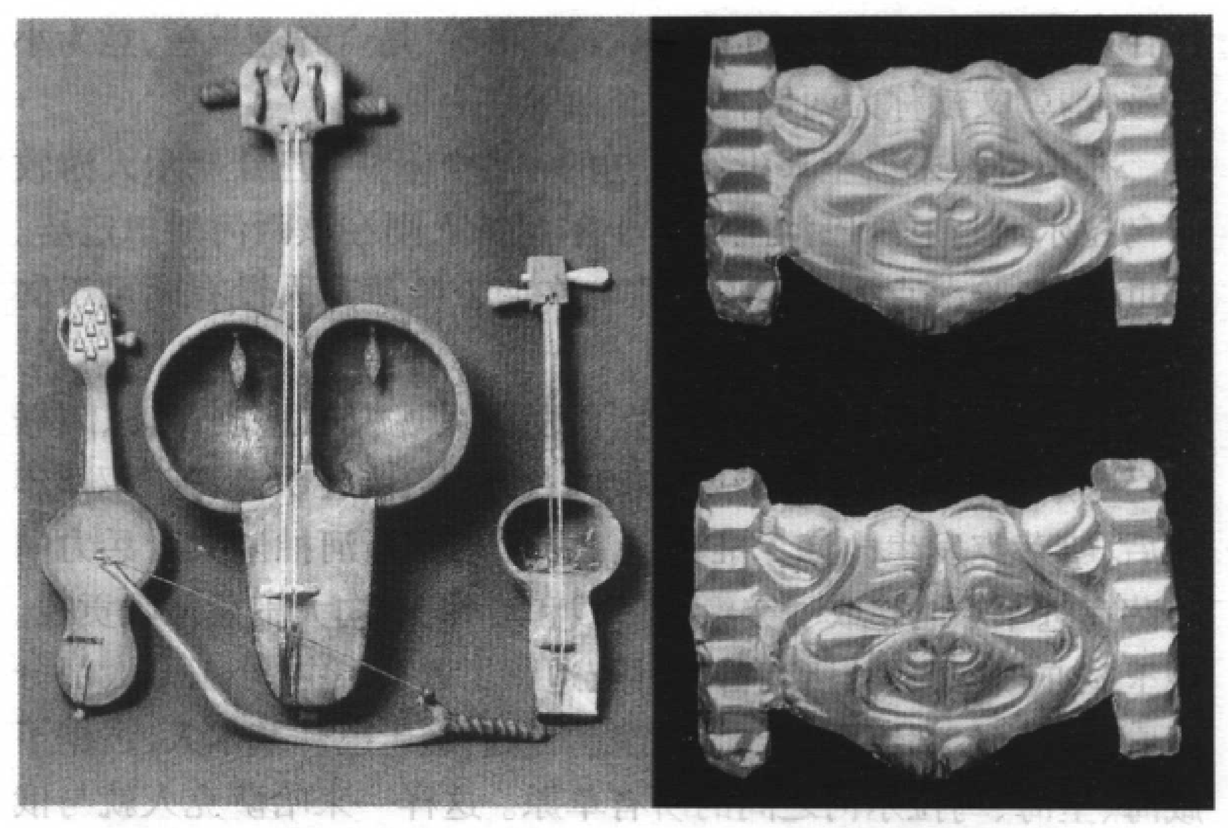
头克汗一生都在与准噶尔人作战。1698年,在头克汗当政之初,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就曾报告清朝政府,陈述他进攻哈萨克的理由。[③]清朝的记载说,早在噶尔丹时期,准噶尔就吞并了哈萨克。[④]并提到说,在塔什干派了官员:"塔什干城内,向日驻扎回人阿奇木一员,厄鲁特答儿罕一员,此系策妄阿拉布坦时

① 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38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② 惠勒:《苏联中亚近代史》(Geoffrey Wheeler,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viet Central Asia, 1964, New York),英文版,第27页。

③《清实录·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七年四月癸未。

④《清实录·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六年。



哈萨克古乐器　　　　哈萨克虎头衣服饰件

相沿旧制”[①]。这说明，塔什干一带原来是准噶尔部的属地。

头克汗的立法主要是把哈萨克族古老的氏族习惯集中起来，著之于法，并加入自己的一些意见，被称为《头克法典》。

头克汗在晚年权威降低。策妄阿拉布坦的进攻，把哈萨克人赶出故地，使其部落四散。头克汗任命管理诸部的代理人独自为政。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哈萨克分为三个玉兹：乌拉玉兹，意为大玉兹，清朝文献称为右部。乌拉玉兹主要分布在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楚河、塔拉斯河、伊犁河流域，塔什干、撒马儿罕等地亦归其控制。处在准噶尔统治之下的主要是大玉兹。其次，是鄂尔图玉兹，意为中玉兹，清朝文献称为左部。在三个玉兹中，中玉兹人数最多，力量最强，其氏族世系保存得最完整。中玉兹分布在大玉兹之北，其夏牧场在锡尔河中游及卡腊山脉一带，东牧场在托博尔河、

① 《清实录·高宗实录》，乾隆二十年九月壬午。

伊什姆河、努腊河、萨雷苏诸河流域。再次，是奇齐克玉兹，意为小玉兹，清朝文献称为西部，位于今西哈萨克斯坦。

在17世纪末以至18世纪最初的一些年代中，巴什基尔人游牧于乌拉尔河与厄姆巴河上游，土尔扈特人则在该两河河口定居。18世纪初，哈萨克人向西方扩张。在南方哈萨克人没有满足于向毗邻部族边界的入侵。

1723年，准噶尔部对哈萨克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其原因据说是噶尔丹策零担心哈萨克被俄国吞并。因为在头克汗于1718年死后，哈萨克发生内讧。准噶尔汗从额尔齐斯河抽调大量兵力向哈萨克进军。他夺取了突厥斯坦城和塔什干，向大玉兹征收贡税。中玉兹亦被征服，其所有首领都被迫留了人质。中、小玉兹大部分不愿向准噶尔部臣服，乃向西迁徙。他们赶走巴什基尔人，占据了咸海、里海、乌拉尔河之间的所有草原。这样一来哈萨克人就与俄国直接为邻了。

小玉兹的阿布勒海尔汗，当时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曾被选为大玉兹的汗（但后来被废）。同时，他还在一个短时期内是今哈萨克斯坦南部的汗。在波斯纳迪尔·沙入侵时，他做了希瓦汗国的汗，后因惧怕纳迪尔·沙而逃走。准噶尔部的大举进攻，使他处境困难，走投无路，便于1730年与少数部属一起向俄皇称臣，但他的这个要求遭到绝大多数哈萨克人的反对。[①]

由于准噶尔部的进攻，几乎整个大玉兹及小玉兹的一部分，都隶属于噶尔丹策零了。大玉兹的残部游牧到了忽毡，中玉兹的一部分游牧到了撒马儿罕，小玉兹则到了希瓦和布哈拉。[②]

在准噶尔部扩张强盛的时期，不但哈萨克人（主要是中玉兹和大玉兹）处在其统治之下，而且塔什干、浩罕等地也成了准噶尔

① 舒勒：《突厥斯坦》（Schuyler, E.,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1卷，第31页，伦敦1876年版。

②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的藩属。特别是准噶尔首领噶尔丹，不但统治了中国新疆地区，而且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了撒马儿罕、布哈拉、希瓦等地。

前面已讲过的哈萨克头克汗，大约死于1718年。头克汗的儿子名叫布拉特汗（霍渥斯认为此人即是舍米亚卡），准噶尔部进攻哈萨克即在布拉特汗时期。霍渥斯有一段叙述说："这是哈萨克历史上一个危急的时期，准噶尔的势力这时凌驾于中亚，把哈萨克汗国压成齑粉，把哈萨克人赶出故地，使其汗国瓦解。准噶尔打败哈萨克以后，于1723年夺据了哈萨克人的首府突厥斯坦，准噶尔汗也占领了塔什干与赛兰，迫使大玉兹和中玉兹的一部分服从。中玉兹的大部分退往撒马儿罕，大玉兹的一部分和中玉兹的小部分退往忽毡，小玉兹逃往布哈拉与希瓦，接着在逃亡者当中发生了饥荒。"[①]

舍米亚卡于1723年宣誓臣服于俄国，遭到哈萨克人民的反对，结果在中玉兹内部引起了动乱。舍米亚卡死后，中玉兹的汗是阿布勒·马赫默特，他同小玉兹的阿布勒海尔汗有矛盾，因为后者声称是他的宗主。

与中玉兹、小玉兹不同，在准噶尔进攻以后，大玉兹的大部分仍然留在原地。30年代大玉兹的汗是尧乐巴斯。这时候准噶尔首领噶尔丹向大玉兹征收皮毛税，当时尧乐巴斯驻在塔什干。1739年，奥伦堡总督塔吉谢夫曾派遣由著名历史家米勒中尉率领的商队到塔什干来。这个商队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遭到大玉兹哈萨克人的抢劫。米勒于1739年11月9日到达塔什干。当时，塔什干的统治者是赛伊德·速檀，但要服从哈萨克人。哈萨克人随意对塔什干进行抢劫，塔什干人对尧乐巴斯及其所属的哈萨克人非常痛恨。所以，在米勒离去以后的第四天（在1740年4月间），塔什干的萨尔特人和市民们发动起义，杀死了尧乐巴斯汗。从此以后，塔什

① 霍渥斯：《蒙古史》（H.H.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vols.in5.），英文版，第2册，第642页。



干就完全落到准噶尔的统治之下了。[①]此后，库西雅克·比（Kusiakbi）统治塔什干，直到1749年。库西雅克·比实际上是准噶尔的代理人。

另外，据列夫申说，在1742年有三个维亚特卡人（指舒拜、阿尔斯兰诺夫和满速儿）从塔什干回到奥伦堡。他们的报导证实了米勒的说法，即在尧乐巴斯统治时期，哈萨克有一个长老，名梯乌勒·比，与尧乐巴斯分掌权力，在尧乐巴斯死后便成为大玉兹的统治者。此人大约即头克汗任命去管治大玉兹的那个人，他掌权的时间不长，后被库西雅克·比赶走。库西雅克·比大约是噶尔丹策零任免的总督，在他任下塔什干向准噶尔缴纳贡赋。据舒拜等人报导，哈萨克人不再统治塔什干城，但却驻扎在该城周围地区，好像是对该城进行永久性的包围，只要有机会就对该城进攻。突厥斯坦城在一段时间里是处于类似的情况，不过他们让准噶尔人到那里贸易。这两个重要城镇之间的一些小村庄也是处于哈萨克人的长期占领之下。哈萨克人这时似乎是一支游牧的军队。[②]

这时，存在着一种准噶尔、哈萨克与俄国的三角关系。准噶尔实际上是哈萨克人的宗主。准噶尔要求哈萨克送人质，俄国出来干涉。如沙俄的奥伦堡总督涅普柳也夫派遣米勒带着致噶尔丹的信，前往准噶尔说明其理由。所有这些都是发生在1742年8月间的事情。当准噶尔部开始瓦解时，哈萨克人就急于加速这种瓦解。他们支持准噶尔的一个首领去反对另一个首领。后来，他们还支持阿睦尔撒纳的反清活动。

① 霍渥斯：《蒙古史》（H.H.Howorth，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4vols.in5.），英文版，第2册，第675、818页。

② 霍渥斯：《蒙古史》（H.H.Howorth，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4vols.in5.），英文版，第2册，第675页。

第五节 俄国对哈萨克草原的扩张

俄国在吞并了西西伯利亚以后，为了进一步南进，就着手夺取哈萨克草原（在俄国史料中称为吉尔吉斯草原）。因为横在沙俄同中亚诸汗国及中国之间的广阔的哈萨克草原，特别是经常抢劫商旅的哈萨克诸部，乃是沙俄南进的一大障碍。故彼得大帝早在1722年进攻波斯时就曾经说过："吉尔吉斯·凯萨克（即哈萨克）草原乃是通往所有亚洲各国和各地的关键和门户。"所以，从18世纪起沙俄主要从事两件大事：一是诱胁哈萨克诸部臣服于俄国。先臣服其人，然后吞并其土地，这是沙俄的一贯做法。一是在整个18世纪，沙俄都是致力于在哈萨克草原建筑一系列的要塞和要塞线。

正如前面所述，在18世纪之初，哈萨克人的处境是极为困难的。这是俄国人能胁迫他们的一个原因。当时，哈萨克诸部内争不息。外部的处境是：西南面受到喀尔木克人（指土尔扈特人）的进攻；北面受到西伯利亚哥萨克人（俄国殖民者）的逼迫；东面受到准噶尔人的威胁，特别是1723年的那次进攻最为严重。因此，哈萨克的阿布勒海尔汗请求接受俄国的保护。这个要求当时遭到了拒绝，因为哈萨克诸部意见不一致，有的部落反对向俄国投诚。①

在准噶尔的逼迫下，许多哈萨克部落西迁。如有的迁到了里海地区，把帖克·土库曼人从曼格什拉克半岛赶出。这些帖克人又把约穆德·土库曼人从克孜勒·阿尔瓦特赶走，把库尔德人和阿勒里斯人（Alielis）从科彼得山麓的肥沃地区逐出。②19世纪俄国进

①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1卷，第31页，伦敦1876年版。

② 按：该地区称为阿喀耳绿洲，见斯克兰、罗思：《亚洲的心脏》（Skrine, Francis Henry Bennett and Edward Denison Ross, The heart of Asia; a history of Russian Turkestan and the Central Asian Khanate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英文版，第267页。

攻谋夫绿洲时，那里土库曼人的分布情况与此有关。帖克人宣布他们臣服于希瓦汗，每一个村子交一个骆驼为贡赋。

小玉兹阿布勒海尔汗于1730年表示臣服于俄国，一般人认为这是哈萨克人臣俄之始，但实际上哈萨克人从来没有把这当做一回事，也不承认。哈萨克人继续不断地进攻俄国的居民点，希瓦汗也支持哈萨克人进攻俄国人。

阿布勒海尔汗于1731年10月10日正式进行臣服于俄国的宣誓时，俄国确认其部落有一个世袭的汗，并且在奥里河同乌拉尔河汇合处建一堡垒，以为防卫。年底，又有舍米亚卡汗的中玉兹部落向沙俄宣誓称臣。

大约在1732年左右，哈萨克阿布勒海尔汗将其营地移到锡尔河附近地区。于是，曾受到压迫的哈拉卡尔帕克人，经过俄国代理人特夫刻勒夫和阿布勒海尔汗的关系，也宣誓臣俄。这些人民（包括哈萨克人和哈拉卡尔帕克人）的臣服俄国，便成为后来俄国提出对锡尔河下游地区的主权要求的根据。

哈萨克中玉兹当时约有40.6万人。其首领舍米亚卡虽然在1731年底宣誓臣服于俄国，但正如俄国侵略分子捷连季也夫自己所说的，舍米亚卡本人根本不愿臣服于俄罗斯。宣誓不久，中玉兹的哈萨克人就两次进攻俄国，其中第二次竟然是舍米亚卡亲自率领的。阿布勒海尔汗派往彼得堡的代表团中，也没有一个中玉兹的代表。[1]

1734年，又有其他一些中玉兹的苏丹向俄国宣誓称臣。[2]

大玉兹的哈萨克人在尧乐巴斯汗的率领下，于1734年和1738年请求俄国称臣，但大玉兹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通过他们的代表于1742年在奥伦堡宣了誓。

---

①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97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②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Edward，Central Asia，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48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所有这些所谓的宣誓称臣都不是真诚的，也没有得到哈萨克人的赞同。如小玉兹的阿布勒海尔汗在1730年想臣服于俄国时，就遭到哈萨克人绝大多数的反对。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能使得哈萨克人再承认他为汗。他终于在1734年同俄国达成一个协议。根据这个协议，阿布勒海尔汗要承担保卫俄国边境的义务，并负责保护俄国商人的安全。反过来俄国则同意汗的尊荣和爵位，世袭罔替，传及子孙。在签订这个协议时，俄国人并不了解哈萨克广大群众的真正意愿，因此这个协议反而成了草原上一切麻烦的根源。

由于有了这个协议，关于自由选举汗的原则被废弃了。阿布勒海尔汗的子孙在同族中并无威望，也不是出自最古老的部落和家族，不会被哈萨克人自愿地选举为汗。但是俄国的将军们在近100年当中仍然继续执行这个错误的政策，即承认这种名义上的汗，而这个汗并无任何威望，主要是住在俄国的设防要塞里。此后，哈萨克人虽然被看成是俄国的臣民了，然而草原上却更加不安宁、更危险了，使得俄国当局不得不采取武力进行镇压，而同中亚定居地区的商业贸易也大大地受到了破坏。[①]

由于哈萨克人相继地口头上表示臣服于俄国，俄国参政院秘书官五等文官基里洛夫乃于1734年将有关治理哈萨克人的体制的两个方案呈交给政府。两个方案都获得批准，并由制定人付诸实施。于是，基里洛夫被任命为远征队的长官，其任务是监视巴什基尔人和哈萨克人，"要是谁起来骚乱，就利用一个民族去对付另一个民族，以保存俄军的实力"。基里洛夫的计划是：开辟通往中亚的商路，建立咸海通航系统，发展同各汗国的贸易和政治关系。

基里洛夫建议，为了保证哈萨克地区属于俄国，应在奥里河（Ori）建一座城。这座城不仅能使哈萨克人臣服，而且能封锁巴什基尔人的地区（巴什基里亚），并能打开同布哈拉与印度的商路。

①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1卷，第31页。

基里洛夫又建议，在咸海建一座城，以便控制布哈拉的边远领土。这个计划得到沙皇的同意，于是就进行奥伦堡的远征。基里洛夫和特夫刻勒夫带了一支大军于1735年春离开乌法。基里洛夫在奥里河河口处建立了奥伦堡（后又名奥尔斯克）。奥伦堡后来移至克拉斯纳雅山，1742年移至今地。基里洛夫坚持在奥伦堡与咸海之间建立45座城。这样，就开始形成向中亚推进的要塞线。

哈萨克人经常袭击俄国殖民者，导致了俄国开始其扩张的第二步，而1735年的兴建奥伦堡就是开始其第二阶段扩张的标志。当时哈萨克人分布于伏尔加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的草原上以及土库曼沙漠之北与阿拉套山一带。由于哈萨克人要坚持自己的独立自由，抵抗俄国人的进攻，俄国人于1716~1719年间占领了鄂木斯克和额尔齐斯河中游一带，形成一条额尔齐斯河要塞线。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实际推进线同哈萨克人声称占有的地带相接，达1600公里。

1737年，基里洛夫患肺病死去，三等文官塔吉谢夫即位。这时，俄国人控制的地区同中亚的界线呈一个大弧形，西为阿斯特拉罕城、雅伊茨基城（即乌拉尔斯克，建于1620年）、古里耶夫城（建于1645年）。其弧形之边，沿乌法托博尔斯克失必里亚线切过。在从里海北到中国边界一线，俄国以军事压力与外交手段相结合，向前推进。

1737年，奥伦堡总督塔吉谢夫派了一个商队去塔什干。这个商队由米勒上尉率领，陪同的有工程师库舍列夫。这个商队在到达塔什干之前，遭到大玉兹的抢劫。米勒说，他于1737年11月9日到达塔什干，向当地大玉兹哈萨克首领尧乐巴斯递交证书，并要求归还被抢去的东西。

1738年，塔吉谢夫镇压了巴什基尔人的反抗，建立起吉尔吉斯要塞线，以锁链的形式向前推进，侵夺大片哈萨克人的草原。这一年的8月3日，塔吉谢夫接见了哈萨克的阿布勒海尔汗，令其重

新宣誓，因他不但是小玉兹的汗，而且还成了大玉兹的汗。阿布勒海尔汗宣了誓不久就因横征暴敛而被赶走。

翌年（1739年），乌鲁索夫奉命接替了塔吉谢夫。由于一系列哈萨克人向俄国宣誓称臣事件的刺激，俄国的军政人员就利用哈萨克臣民积极地卷入到希瓦的内部事务中。当时乌鲁索夫亲王对于邻国的地理情况，对于哈萨克人分为几个玉兹等等，都无所了解。他便于1740年派遣骑兵中尉格拉迪舍夫、地形测绘员穆拉文和工程师纳即莫夫等，带了几名哥萨克，前往锡尔河考察。他们在卡拉库姆遭到哈萨克人的抢劫。哈萨克人宣称："只有阿布勒海尔汗一个人当了俄国的臣民，我们都不是俄国臣民。"但俄国人还是绘制了咸海和希瓦地区的第一张地图。

这时（1740年），波斯的纳迪尔·沙攻入中亚，布哈拉汗国与希瓦汗国都被征服。在俄国沙皇伊丽莎白登基，任命涅普柳也夫为奥伦堡省长（1741~1759年）。

涅普柳也夫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呈请将奥伦堡第三次迁移到现在的地点，即萨克马拉河与乌拉尔河的汇合处，为了加强对哈萨克人和准噶尔人的控制，进一步修建要塞，从而正式形成了奥伦堡线（乌拉尔线）。该线起于古里耶夫（里海的乌拉尔河河口），溯乌拉尔河而上，到上雅伊茨克（今上乌拉尔斯克）。在此处离开乌拉尔河，然后在彼得罗巴夫洛甫斯克堡处渡过乌伊河（托博尔河的一条支流）。在这个地方之外，这条线沿着乌伊河向东，经过托洛伊茨克，到乌斯特·乌里斯克，然后沿着托博尔河前进。奥伦堡线长1700俄里。还有几条次等的线，与奥伦堡线相接，但建得较早。

从乌拉尔线沿乌伊河向东转的那个地点，另有一条线向东北到米阿斯河，覆盖了车里雅宾斯克，然后延伸到米阿斯河与伊色特河的汇合处，以后又沿伊色特河到达该河与托博尔河的汇合处。伊色特线保护着沙得林斯克和雅图托罗夫斯克区。



另一条线是叶卡特琳堡线，从米阿斯河河口向西，经过沙得林斯克，到叶卡特琳堡，再向前经乌拉尔山、克拉斯诺乌芬斯克、空古尔和奥萨。在奥萨该线到了终点卡马河。

主线的另一条支线是从奥伦堡至萨马拉，即所谓的萨马拉线。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的要塞线：卡马河（从奥萨起）与伏尔加河（到萨马拉止）是其西边。叶卡特琳堡线（从奥萨到乌斯特·米阿斯）是其北边，米阿斯河与雅衣克河（到奥里河河口）由伊色特线保护。乌伊河与雅衣克线是其东边。最后，奥伦堡线（从奥尔斯克到奥伦堡）、雅衣克河和萨马拉线是其南边。在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里面是巴什基尔人的地区。这样，从草原到巴什基尔人地区的通路就被割断了。

为了戍守这些要塞线，需要大量的人，仅雅衣克和奥伦堡的哥萨克人是不够的。为此，沙皇政府决定增加这个地区的俄国居民。起初，当局尽可能增加当地哥萨克人的数目，用他们来制服哈萨克人，但哈萨克人还是不断袭击俄国人和来往的商队。

1743年，哈萨克人对俄国边境村庄大肆抢劫。1744年，哈萨克人又进攻俄国边境，抢劫了从阿斯特拉罕城去希瓦的商队，又扣押了从奥伦堡到哈拉卡尔帕克人那里去的格拉迪舍夫中尉。针对这种情况，沙俄就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挑动土尔扈特人去惩罚哈萨克人，又挑动哈萨克人去袭击准噶尔人，以此来削弱哈萨克人。①

① 列夫申：《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及各草原的叙述》，弗·德·比尼译，法文版。

第五章
中亚的相对和平安定时期

第一节 清朝平定准噶尔与和平安定局面的形成

18世纪中期，发生了一件对中亚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就是清朝平定准噶尔，统一新疆。

由于准噶尔部的灭亡，清朝继之成为中亚统治的王朝。清朝在平定准噶尔的过程中，军锋所及也到了中亚。例如，阿睦尔撒纳曾逃到中玉兹阿布赉处躲藏。1756年9月，阿布赉为阿睦尔撒纳向清朝求情乞命，遭到拒绝。在清军的追剿下，阿睦尔撒纳无处藏身就想投奔沙俄，清军将领富德率部追捕到达哈萨克中玉兹境，遇到阿布赉的部下，交战数次。后来哈萨克人得知所遇者为清军，乃派人到清营解释说："我等系阿布赉属下，阿布赉遣其弟阿布勒比斯侵扰厄鲁特游牧，并令：如遇大国（指清朝）之兵，即出去岁将军所发印文为据，以求归附。适因仓卒不知，是以拒战，我等即退兵，告知阿布赉。约于五日内遣人来见将军参赞。"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六月初三日，哈萨克阿布勒比斯遣得木齐和托圭达木等来请罪，并献马二匹，告称："阿睦尔撒纳去岁逃来，大国遣人索取，阿布赉欲将阿贼擒献，先为所觉，盗马逸去。"六月初七日，清军至爱呼斯河（阿亚古斯河）与阿布赉相



见。阿布赉说："我等自祖父以来，未能忘中国皇帝恩典，今情愿将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表文，并进马匹。"表文如下："哈萨克小汗臣阿布赉谨奏中国大皇帝御前，自臣祖额什木汗、杨吉尔汗以来，从未得通中国声教。今祗奉大皇帝谕旨，加恩边末部落，臣暨臣属，靡不欢忭，感慕皇仁。臣阿布赉愿率哈萨克全部，归于鸿化，永为中国臣仆。伏惟中国大皇帝睿鉴。谨遣头目七人及随役共十一人赍捧表文，恭请万安，并敬备马匹进献。谨奏。"①

在清朝讨伐阿睦尔撒纳时，不但中玉兹的哈萨克首领阿布赉臣服了清朝，而且大玉兹也臣服了清朝。1757年的秋天，参赞大臣富德率兵追捕阿睦尔撒纳叛党到达大玉兹境内。大玉兹哈萨克向来占据塔什干之地。塔什干的莫尔多萨木什和卓，即为哈萨克所委任。后该和卓被另一和卓吐尔占所驱逐，哈萨克首领就派兵去讨伐吐尔占。清军到达塔什干附近时，吐尔占正与哈萨克人作战。富德派蒙固尔岱、赫善等前往调解，大玉兹哈萨克首领吐里拜表示愿意臣服于清朝，就向清营献马进表。表文说："伏念臣者久思内附，远处边末，与左部阿布赉各长一方，为准噶尔阻绝，末由自通。近闻左部输服，被恩优渥。恭惟天使惠来，祗领宸训，得均隶臣仆诚欢诚忭。谨遣臣子弟入觐，瞻仰天颜，如天覆育之圣人在上。臣愿竭衰驽，奋勉自效，永无二心，倍于左部。"②

同时，塔什干首领莫尔多萨木什和卓也派代表莫呢雅斯奏表归附清朝，并献出阿睦尔撒纳余党额什木扎布。

分布在格根、噶尔奇拉、特木尔图（伊塞克湖）一带的东布鲁特（柯尔克孜）也向清朝归附。其头目萨雅克部首领图鲁起拜、萨拉巴哈什（萨尔巴噶什）部首领车里克齐、塔拉斯部首领迈塔克以及90多岁的总头目玛木克呼里，都向清朝称臣，于是东布鲁特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一。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一。

全部都成了中国清朝政府的臣民。

清朝平定准噶尔以后不久，在新疆地区又发生封建贵族大小和卓的叛乱。清朝在平定和卓的过程中也到了中亚。如大小和卓被清朝击溃以后，向巴达克山（八答黑商）方面逃跑。清军跟踪追剿，到了霍斯库鲁克山（双耳山）。大小和卓退至帕米尔之阿尔楚尔山，又被清军击败，逃至伊西洱库尔淖尔（叶什勒池）。清军在该处击溃大小和卓后，建立《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尔碑》以纪功。大小和卓乃一起逃往巴达克山。该碑碑文说伊西洱库尔淖尔为巴达克山之界，可见当时清朝对帕米尔的管辖直达伊西洱库尔淖尔之地。该山以南便是巴达克山。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清朝在伊西洱库尔淖尔北10里处设立苏满卡，就是因为其地有苏满塔什（塔什，维吾尔语，意为石。苏满塔什，意为刻石，即指乾隆纪功碑而言）。

清朝讨伐大小和卓，得到了柯尔克孜人民的支持。南疆的柯尔克孜人，在清朝文献中称为西布鲁特。西布鲁特共15部，20万人。在清军平定大小和卓的时期，西布鲁特额德格纳部首领阿济比致书于清朝将军兆惠表示："率诸部，自布哈尔（布哈拉）迤东二十万人众，皆作臣仆。"由此，西布鲁特部15部的柯尔克孜人都成了清朝的臣民。

就在兆惠派遣侍卫达克塔纳等前往接受柯尔克孜人归顺时，也到了浩罕。当时的浩罕统治者是额尔德尼比[1]。他隆重地接待了清朝官员，并向清朝上书，表示归顺。

据史料记载：兆惠"遣侍卫达克塔纳等传檄霍罕（浩罕）额尔德尼伯克，玛尔噶朗，安集延，纳木干城"。[2]清军"至其境，额尔德尼迎之入城，日馈羊、酒、瓜果，询问中国疆域形势，畏慕，恭奉表

① 额尔德尼比，或说是拉赫姆伯克之子，阿布德·阿勒·克里木之侄，或说是其子。

②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五九六，第24~25页。

请内附"。[1]表文曰："额尔德尼伯克等，请大皇帝钦差统兵至诚至勇将军笃安，仰赖上天之德，大皇帝洪福。我等群生，亦获安业。闻将军至叶尔羌、喀什噶尔后，布鲁特、哈萨克诸部落，俱传檄安定，而我部檄书未至，日夜以冀，幸侍卫赐将军书来，我等得为大皇帝臣仆，永寿康宁，不胜感悦。"因此，浩罕也成了清朝的属部。

1759年，浩罕派了第一个使团去清朝。1760年3月18日（二月丙子），乾隆皇帝发给额尔德尼一封敕书，表示浩罕已正式成为清帝国西北边外一个附属国。当时浩罕汗国的其他地区也为伯克统治，如安集延的伯克为托克托·穆罕默德，玛尔噶朗的伯克为伊里牙斯，这些伯克也仿照额尔德尼之例，向清朝称臣，于1760年遣使去北京纳贡赋。托克托·穆罕默德并亲自去了。

这时，额尔德尼伯克侵占属于布鲁特阿济比的鄂什。鄂什本为额德格纳部落的游牧地区。1761年秋，清朝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贵闻知额德格纳部与额尔德尼伯克发生冲突，立即"檄霍罕，令各守疆界，不得滋事"。[2]次年（1762年）夏，浩罕"自恃力强"，霸占鄂什。永贵一面奏报朝廷，一面根据额德格纳部头目阿济比的要求，发文给额尔德尼伯克，令其归还侵占之地。这一年（1762年），额尔德尼伯克又派遣巴巴什克为首的使团前往清朝，该使团在北京受到盛情的接待。

1763年2月24日（正月己巳），乾隆皇帝通过使团发布对额尔德尼伯克的敕书，称："汝受朕恩深重，应遵守法度，约束属人，和睦邻封，一切事务俱遵驻喀什噶尔、叶尔羌大臣等节制"，敕书的另一内容是敦促浩罕归还其侵占布鲁特额德格纳部的鄂什，称："若迟延不给……发兵问罪，悔无及矣！"

额尔德尼伯克受到斥责后遣使投书，硬将鄂什等地"饰词以为己有"。乾隆见后，尽管愤愤不已，但见其"书中尚有给还之

① 《清史稿》卷五二九。

②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六四六，第9页。

意”，况且“伊自内附以来，尚属恭顺”，认为“可以无须用兵”，只是不断地对浩罕发出种种警告。

以上事实也充分地说明了，浩罕臣服于清朝，为清朝藩属的关系。



中亚中国式建筑——清真寺

另外，霍渥斯还说：“清朝灭准噶尔以后，于1750年占领塔什干。像费尔干纳（浩罕）一样，塔什干地区似转入各种和卓的统治之下，每一个和卓统治一个城镇及其周围地区。”①

总之，清朝统一新疆以后，原准噶尔部的领土也就归入清朝的版图。关于这一点，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七月十九日，乾隆皇帝在上谕中指示说：“准噶尔荡平，凡有旧游牧皆我版图。”当时，斋桑湖、巴尔喀什湖及伊塞克湖都是在中国的国界之内，而浩罕汗国的版图还很小，主要在费尔干纳地区，只是到19世纪20年代以后才开始扩张。

由此可见，18世纪中叶是中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① 霍渥斯：《蒙古史》（H.H.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vols.in5.），英文版，第2册，第819页。

50年代末期，清朝平定准噶尔部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不仅使中亚各汗国各民族免除了来自东面的经常的威胁，而且由于清朝国力强盛，统治稳固，遂形成一种空前安定的局面。另一方面，沙俄在这个时期也还没有开展大规模的扩张活动，因而促成了这种安定局面的出现。英国学者惠勒说："18世纪的后半期，中亚获得相对的和平，得以免除外来的干涉。"[①]日本学者佐口透更论述其原因说："这时俄国只是一心一意地保守着奥伦堡额尔齐斯河一带的军事据点，未采取任何积极的政治军事行动，……俄国向中亚扩张的意图较隐秘。叶卡特琳娜二世执政时期（1762~1796年）是俄国中亚政策的停滞时期，这时只是缓慢地进行政治、文化渗透。从这个观点出发，在1760年以后的数十年中，中部欧亚草原进入了政治上的和平安定时期。"[②]

第二节　希瓦汗国与布哈拉汗国

18世纪中期，希瓦的汗是哈萨克来的凯普汗（1747~1757年）。凯普汗为政暴虐，他在1751年杀死了乌拉兹别克和60个曼格特贵族，故深为臣下所不满。因为向居民横征暴敛，遂引起起义，终于被驱逐。他不得不又返回小玉兹哈萨克人中。当1770年土尔扈特人从俄罗斯返回祖国路过草原时，凯普曾参加对土尔扈特人的袭击。1786年他被小玉兹的一部分哈萨克人推选为汗。

希瓦汗国政府的形式是颇为奇特的。汗王只是形式上和名义上的，实际权力是掌握在宰相（Inak）的手中。其原因在于，过去的汗王对人民的压迫太重了，所以乌兹别克人决心要控制他们的汗

① 惠勒：《苏联中亚近代史》（Geoffrey Wheeler,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viet Central Asia, 1964, New York），英文版，第27页。

② 佐口透：《俄国与亚细亚草原》，日文版，第210~211页。

王。由于他们有一个必须由成吉思汗的后裔来充任汗的传统，便在汗王死亡或被废黜时，派人到哈萨克人或哈拉卡尔帕克人当中去找一个成吉思汗后裔来任汗。这样找来的汗就成了有名无实的汗。实际掌权的宰相多出于乌兹别克显贵部落如弘吉剌部的比，传统上是哈扎拉斯普地方的长官。在18世纪其余的年代里，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都是这种状况。汗王本人犹如囚徒一般，被置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过了一些年以后，汗往往是被流放掉，而另外的成吉思汗后裔又被找来任汗。

希瓦汗国的著名宰相之见于记载者有伊什默德·比。以后，他的儿子穆罕默德·阿明于1755年继之，任宰相达17年之久。在其当政时期，希瓦汗国奉哈萨克汗为宗主，聚礼日念哈萨克汗的名字。当时希瓦汗国没有铸造钱币，波斯钱和布哈拉钱在此通用。穆罕默德·阿明同布哈拉的阿塔勒克·丹尼阿勒·比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他曾去布哈拉避难。丹尼阿勒帮助他重新获得政权。

在凯普汗被逐以后，又找来一个人任汗，这就是阿布哈齐三世。一位中亚历史家阿布杜勒·克里木称此为“汗的游戏制度”。阿布哈齐三世时，仍由穆罕默德·阿明执政。此人出身于乌兹别克弘吉剌部。他致力于希瓦汗国的振兴，并保持了国内的稳定。他曾更换好几个汗。这些汗纯系傀儡，既无实权，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故不值得一提。

穆罕默德·阿明以后，即位的宰相是其子伊瓦兹（1790~1804年）。他继续以傀儡汗的名义进行统治，但在他执政时希瓦汗国趋于衰落。汗国境内的约穆德土库曼人，一般在汗王更替时总是要进行暴乱。这时的约穆德人拒绝服从伊瓦兹。阿拉耳的弘吉剌人也拒绝服从他。

在18世纪末，希瓦的居民不过10万，其中41%为乌兹别克人，15%为萨尔特人，10%为哈拉卡尔帕克人，5%或6%为约穆德人，其余的为其他种族的人和奴隶。希瓦汗国有军队1.2万人到1.5万人，

但仅有约2000枝枪，其余的是骑兵，使用马刀、长矛和弓箭。约穆德人和哈拉卡尔帕克人被认为是最好的士兵，其次是乌兹别克人，再次是萨尔特人。

在整个18世纪，希瓦汗国并没有一个世袭的王朝。

18世纪30年代后期，布哈拉汗国遭到波斯纳迪尔·沙的入侵。阿布勒费兹汗向其称臣。自从以后，这位布哈拉的汗就越来越没落了。他愈益降为被其宰相所左右的傀儡。在纳迪尔·沙离去后，布哈拉汗国的扎尼王朝又延续了55年。当时，曼格特部的首领是这个国家的实际上的统治者。

1747年6月23日，波斯王纳迪尔·沙被刺身亡。消息传到查尔周拉希姆·比（名穆罕默德·拉希姆）那里。此人将此事保密，立即赶到布哈拉。阿布勒费兹汗被杀，其子阿布杜勒·木明被拥登汗位。但第二年（1748年）木明亦被拉希姆·比杀死，后者另立16岁的吾拜都剌为傀儡汗。当其在位时（1751~1752年），阿富汗杜兰尼帝国统一了包括阿姆河以南各地在内的领土。

拉希姆·比是曼格特部的首领，虽非成吉思汗的后裔，却是阿布勒费兹汗的女婿。拉希姆·比废黜布哈拉的汗以后，就占有布哈拉、撒马儿罕、卡尔施、克尔基、查尔周等地，而命其侄丹尼阿勒去管治米安卡勒。在18世纪50年代，他还征服了渴石、乌尔古特、治扎克、乌腊提尤别、喜萨尔和其他一些小领地，这些地方在阿布勒费兹汗统治时期被认为是独立的。

拉希姆·比同阿富汗的统治者沙·阿黑麻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对于曾帮助自己夺取了王位的吉尔采人赐予土地以为报偿。1756年，他根据布哈拉宗教界的倡议，接受了汗的称号。总之，在1753~1758年期间，拉希姆·比夺得了布哈拉汗国的全权。

拉希姆·比死后无子，仅有两个女儿。他的宰相、波斯人德夫勒特·比召其侄丹尼阿勒来布哈拉。丹尼阿勒入都后，不愿篡位称汗，而是拥立阿布勒·哈孜为汗，自称阿塔勒克（1758~1785年）。

此汗属于扎尼家族。所以，在拉希姆·比死后，布哈拉汗国的扎尼王朝仍延续了近30年。

阿布勒·哈孜昏庸无能，不过是一个傀儡。[①]丹尼阿勒也优柔寡断，权力主要掌握在德夫勒特·比的手中。例如，1781年，俄国要求与布哈拉汗国缔结贸易条约，丹尼阿勒答复说要征求"全部九十二个氏族"的伯克的意见，还说："在乌兹别克民族中有这种惯例，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互相商量同意后才能作出决定。"由此可见，丹尼阿勒实际上也是一个傀儡。

在丹尼阿勒当政时期，布哈拉风气不好，吸烟成风。丹尼阿勒的长子爱米尔·马阿孙姆（即后来的沙·木拉德）虔信苏非派伊斯兰教，过着隐退的生活。当时布哈拉汗国的内争愈演愈烈，他的几个兄弟都在内争中丧命，而阿布勒·哈孜却毫无能力使内争平息，故请马阿孙姆出来帮助收拾局面。马阿孙姆乃自领军队，把叛乱者赶出汗国，夺回喜萨尔与卡尔施，渐渐地恢复了秩序。马阿孙姆在国内行政管理方面严格实行伊斯兰的制度，他的政治势力大大增强，但仍让阿布勒·哈孜享受君主的尊荣。马阿孙姆在平定汗国的内乱后，于回历一一九九年舍尔邦月（1784年6月）成为河中的实际上的统治者，一般称之为沙·木拉德。他从未采用汗的称号，名义上的汗仍然是阿布勒·哈孜。

在沙·木拉德统治时期（1785~1800年），布哈拉汗国享有短期的繁荣，其军事力量为16世纪以来所仅见。沙·木拉德并不曾打算从阿富汗杜兰尼统治者手中夺取阿姆河以南的巴里黑等地，但却对伊朗的呼罗珊等地继续进行不断的攻击，因为伊朗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中经受着严重的政治危机，无力保卫自己的北部边境。而多少世纪以来，中亚的乌兹别克人一直习于对波斯的东北

① 据说，阿布勒·哈孜的境况甚为可怜。他是河中最后一个成吉思汗后王，十分害怕他的宰相，甚至不经其允许不敢离开自己的房子。（见万伯里：《布哈拉史》，英文版）



诸省进行劫掠。谋夫和谢腊赫斯等地都掌握在勇敢的什叶派手中。乌兹别克人出于宗教上的分歧,想对什叶派进行圣战,虏波斯人为奴隶。在这方面谋夫等地的什叶派是一个障碍,故沙·木拉德在其刚刚即位的1784年便进攻谋夫绿洲。

谋夫绿洲自萨非王朝时代以来,即被委任给卡扎尔部落守卫。该部首领拜兰·阿里·汗对乌兹别克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在谋夫城下阵亡。乌兹别克人残破其周围地区,然后将所有的居民虏去为奴隶。乌兹别克人为了使该地将来也不能耕种,甚至破坏了谋夫的古代灌溉工程水坝。

在拜兰·阿里·汗阵亡后,其子穆罕默德·胡赛因在阿富汗帖木儿·沙的帮助下坚持抵抗了一个时期,但最后还是失败。其地的居民被强制迁到布哈拉。在布哈拉他们被称为谋夫人。

谋夫绿洲后来于1790年被土库曼的萨利克部人占据。1834年,原来居住在阿喀耳(Akhal)西面的土库曼帖克部人入居其地,故在沙俄侵占以前,谋夫绿洲基本上是由土库曼人占据着的。

在进攻谋夫之次年(1785年),沙·木拉德又出兵进攻什叶派的圣地马什哈德。城堡守军进行了意外顽强的抵抗,故进攻者只能罢手。乌兹别克人在撤退时对其附近的村庄进行了破坏。据说,参加袭击伊朗东北的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至少有2万人。布哈拉的奴隶市场上奴隶充斥,以至于一个强壮能干的什叶派人值不了几个腾格,乃至低于一法郎。

布哈拉的乌兹别克统治者对伊朗所进行的这种袭击长达12年之久。

沙·木拉德对于阿姆河以南的原乌兹别克领土被阿富汗人统治这一事实感到耿耿于怀。另一方面,阿富汗的统治者帖木儿·沙对于沙·木拉德的进攻谋夫也感到不满。他写了一封信给这位乌兹别克君主,控诉乌兹别克人的侵略行为。由于人民的请求,他决定进军突厥斯坦,要求沙·木拉德化解互相间的分歧。

1786年，布哈拉的统治者沙·木拉德企图重新统治阿姆河以南的一些地方，但没有成功，而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乌兹别克首领，如昏磨（Khulm，在巴里黑东南）地方的统治者克里吉·阿利反而忠于阿富汗。回历一二〇四年（1788年），阿富汗的统治者帖木儿·沙率军到达阿姆河畔，开始进攻阿克奇（Aktche）。该地乌兹别克驻军的指挥官拉赫默特·比逃走。当时，沙·木拉德正要进攻呼罗珊，由于阿富汗人的来攻而大吃一惊，于是派了一个由布哈拉著名毛拉组成的使团去向帖木儿·沙求和。当帖木儿·沙在世时，沙·木拉德一直恪守和议，保持安定。

公元1793年，阿富汗杜兰尼统治者帖木儿·沙死去，其子沙·扎曼即位。乌兹别克人便乘机立即进攻巴里黑，阿富汗人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当时，杜兰尼帝国的新君沙·扎曼正征呼罗珊。在其返回喀布尔时，便迅速前来援救巴里黑。在这种情况下，沙·木拉德派了一个使团去喀布尔，向阿富汗人表示他愿意放弃对巴里黑及其附近地区的主权要求，并恪守同帖木儿·沙订立的条约。尽管如此，他始终没有消除反对阿富汗的敌意。

沙·木拉德对伊朗方面的扩张，其直接的结果是使现在伊朗的东北边界不是阿姆河而是厄尔布尔斯山及科彼得山的北坡地带。由于他在布哈拉汗国强制地实行伊斯兰法，也由于他取得的军事胜利，遂博得了布哈拉居民的敬畏。

伊朗卡扎尔王朝的建立者、土库曼首领阿噶·穆罕默德在1796年夺得沙赫·鲁黑（纳迪尔·沙之孙）的马什哈德。沙赫·鲁黑派人来布哈拉，请求沙·木拉德帮助他收复该地。沙·木拉德不但不予援助，反而设计将派来求援的诸王子害死，想以此讨好于阿噶·穆罕默德。

阿噶·穆罕默德曾写了一信给沙·木拉德（一说是写给阿布勒·哈孜），信中说："没有必要重述纳迪尔·沙以前萨非朝以及昔班尼汗的同时代人的历史。我很了解，你也熟知：巴里黑、谋夫、匝

明达瓦尔、锡斯坦、坎大哈及喀布尔，从很古老的时代起，就是伊朗帝国统一的组成部分，那么你怎么竟去侵占巴里黑和谋夫，并在谋夫杀死了拜兰·阿里·汗呢？你是否想要重新开始伊朗和土兰之间的老的战争呢？要进行这种战争，你还不够格。……你以同土兰诸王有亲戚关系而自傲，可要知道，我同你一样，卡扎尔诺颜们的族源和系出，不仅比曼格特部和弘吉剌部更加高贵与显赫，而且比著名的速勒都思部和扎剌亦儿部更为光荣。我们大家都感谢全能的上帝，让高贵的突厥民族统治土兰和伊朗，统治罗姆（指土耳其）、中国和印度。让我们各自满足于其统辖之地吧！不要向自己的王国边界以外伸手，我也一定在伊朗古老的边界之内和平相处，我们谁也不越过阿姆河。"如果这封信是写给阿布勒·哈孜的，那就表明这位名义上的布哈拉汗仍然在位。

当时阿噶·穆罕默德威胁着要对布哈拉汗国的乌兹别克人之侵略谋夫和屠杀该地的卡扎尔人进行报复，由于俄国人在1796年侵入阿塞拜疆，使得他只能用外交手段来阻止乌兹别克人的进攻。可是，当时阿富汗杜兰尼帝国的统治者却支持乌兹别克人继续对卡扎尔朝统治下的伊朗举行掠夺性的进攻。

在布哈拉，沙·木拉德对于布哈拉汗国的建设也作出了一些贡献。到18世纪末，河中地区的大片地方开始呈现出恢复的迹象。在沙·木拉德当政时期，搞了一些水利灌溉工程，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文化方面，布哈拉汗国的宗教狂热达到高潮。万伯里在所著《布哈拉史》一书中谈到，当时布哈拉是不幸运的。君士坦丁堡、拉合尔与伊斯法罕的宫廷由于欧洲人以外交家、商人和传教士的身份对其进行访问，而同西方发生了接触；河中地区则由于四周是沙漠和游牧人，而与外部世界相隔绝，故能保留下来的主要文化是对于古兰经和神学教条的解释。这时期的建筑物，有建于1611年的叶连托什学院（位于兀鲁伯学院废址的对面），有富人纳斯尔在1620年出资兴建的布哈拉的清真寺与学

院，有巴基·穆罕默德于1605年在布哈拉和撒马儿罕建筑的接见大厅，等等。

沙·木拉德废除了各种苛捐杂税，但对国王的土地则未免税。他的军队据说有6万人。在作战当中他总是身先士卒，战利品的五分之一上缴国库。他的严格作风与禁欲主义深为乌兹别克人所敬畏。沙·木拉德是中亚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之一。

沙·木拉德终生没有称汗。有的人说，他曾请求土耳其苏丹封他为总督。他没有以自己的名义铸过钱币。在聚礼日讲道时，他也是念阿布勒·哈孜的名字。

第三节　浩罕汗国的发展

在清朝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与大小和卓的时期，浩罕汗国的统治者是额尔德尼·比（或称伯克）。当时，浩罕汗国的领土仅在费尔干纳盆地的中心地带和西部，名义上服属于布哈拉汗国。在布哈拉汗国衰落时，额尔德尼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将安集延、纳曼干和玛尔噶朗诸地联合起来，时"诸城皆有伯克，而霍罕（浩罕）城伯克额尔德尼为之长"。[1]额尔德尼可以说是完成了费尔干纳地区的统一的浩罕统治者。

1770年，额尔德尼死。关于额尔德尼后继者有不同的说法。一是穆斯林的说法：据马赫苏木和卓讲，额尔德尼伯克在位20年，其后继者为苏来曼比。其后的后继者又为沙赫鲁克伯克，此人在位仅三个月。以上穆斯林的说法与汉文史料的记载不同。中国汉文的记载说额尔德尼的即位者是他的侄儿纳禄博图。那么纳禄博图又是谁呢？

根据当地的传说，纳禄博图是阿布都拉赫曼·巴图尔的儿子。

① 《西域图志》卷四五。

此人是一个乌兹别克人，属于明格部落。他是伊斯法拉地方的统治者，为一个古代的地方英雄朱马奇·比的后裔。阿布都拉赫曼·巴图尔娶了额尔德尼之妹为妻，但以后被额尔德尼所杀（因为额尔德尼想统治伊斯法拉地方）。他的儿子纳禄博图尚在孩提，故幸免于死。

额尔德尼死后，其后裔或被杀，或被驱逐。浩罕人遂拥立故王阿布都拉赫曼·巴图尔的儿子纳禄博图为浩罕汗国的君主（1770~1799年）。无论额尔德尼、还是纳禄博图，都仍只有伯克的头衔，尚未正式称汗。

纳禄博图于1770年即位。早在额尔德尼统治时期，浩罕以外的三个领地（安集延、纳曼干、玛尔噶朗）已经统一，不过额尔德尼对其他领地的统治并不是很稳固。四城隶属于清朝的时间先后不一，浩罕和安集延是在1760年，纳曼干和玛尔噶朗是在1759年。四城之统一并不稳固。

纳禄博图即位之后主要致力于国内的统一。看来，他已建立了中央集权，因此，《清实录》的史料也以浩罕伯克为费尔干纳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纳禄博图在位期间，一直不断地同邻邦作战，使自己的领土扩张了，原来独立的安集延、纳曼干和鄂什都服属之。

纳禄博图在晚年时忙于同法兹勒·比（乌腊提尤别的统治者）及其子呼达雅尔伯克争夺忽毡。《清实录》记载，纳禄博图趁忽毡伯克呼达雅尔兄弟内讧，带兵侵占其地。忽毡这个地方的统治者，以前常常易手，但在纳禄博图伯克死前从未被浩罕兼并。据呼达雅尔伯克之孙阿布勒·加法尔·伯克说，在法兹勒·比统治期间，纳禄博图同布哈拉的拉希姆·比联盟，试图夺取乌腊提尤别。呼达雅尔出击，把他们完全击溃，杀了2万人，用他们的头颅在乌腊提尤别堆成一个金字塔。

纳禄博图在位的时间大约与布哈拉汗国的沙·木拉德同时，

他在名义上是清朝的藩属，与沙·木拉德经常处于敌对状态。据中国汉文史料的记载，纳禄博图常随新疆回部使者到北京朝觐。仅见于《清实录》记载的，就有乾隆四十七年至四十八年（1782~1783年）的鄂布尔克色木使团[①]，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八年（1792~1793年）的密尔匝迈玛喇伊木使团[②]，嘉庆十二年（1807年）的博巴占使团[③]。1794年，阿富汗统治者扎曼·沙曾遣使至浩罕，使者曾描写浩罕使团出使于清朝的情况，这可能是指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八年的那一次。

据称：浩罕的使者们在中国边境受到一辆由两匹马拉的车子的主人的迎接。车子本身带有一切必需的生活品。他们在路上吃饭，在驿站过夜睡觉，有500名士兵保护，从边境到北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浩罕使者在清宫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中国皇帝的威严使其震惊。在接见中使者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我的儿子纳禄博图·比是否安康？"回答说："纳禄博图·比除满足陛下的命令以外，没有其他愿望。"以后，皇帝即赐以礼物。使者将礼物放在车子中返回浩罕。阿富汗的使者也谈到了纳禄博图其人：他为自己建筑了一所美丽的王宫，其宫墙皆覆以瓷砖，不允许任何人接近。有五十或六十个士兵骑马守卫宫门，传达外人的请求，传回书面的答复[④]。实际上纳禄博图每一两年就要遣使去北京朝贡，进贡的物品为马匹、貂皮等，清朝皇帝回赐以黄金。纳禄博图既未铸币，也未以自己的名义讲道（虎土白），他有一支5万人的军队。

纳禄博图每星期五都要到清真寺去做礼拜，去时由军队护送。他在清真寺会晤学者们和赛伊德们，听他们辩论。他自己裁决易于解决的事务，把难于决断的事务交给穆夫提去解决，然后就

①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1171，台湾印本，第17163~17164页。

②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1420，台湾印本，第21131页。

③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1495，台湾印本，第22203页。

④ 霍渥斯：《蒙古史》（H.H.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vols.in5.），英文版，第2册，第818页。

去王宫。那里聚集了大群的人,他设宴招待他们。纳禄博图吃的东西与其他的乌兹别克人相同,但吃少量的大米。他接见各地的使者,他那里有各个乌兹别克部落的代表。

浩罕汗国扩张领土,是要夺取塔什干、忽毡和乌腊提尤别,然后沿着锡尔河的北岸侵入草原地区。这就导致浩罕汗国同布哈拉和哈萨克族的统治者发生一系列的战争。

塔什干地区长期以来处在哈萨克人的统治下,但也有本地的首领。清朝平定准噶尔以后,塔什干地方的统治者是玉努斯和卓,据称是一个圣裔。为了反抗哈萨克人,玉努斯和卓在公元1798年领导塔什干人向哈萨克大玉兹进攻。他不止一次打败了哈萨克人,对其进行残酷的报复。据说,他把俘虏的哈萨克人的头颅砍下来,仿照中亚的形式堆成金字塔。玉努斯和卓把各个城镇从哈萨克人的手中夺回,不仅令他们绝对服从,而且要他们赔偿多年对塔什干胡作非为所造成的损失。玉努斯和卓还制定法律,向哈萨克人每百人征一只羊。他实际上是臣服了哈萨克人,并且迫使他们加入军队。

这时,玉努斯和卓是塔什干、突厥斯坦及附近广阔地区的主人。在他的威胁下,有一部分哈萨克人迁走了,数以千计的毡房迁到了额尔齐斯河流域,与中玉兹合到一起。另外一些哈萨克人则移居到阿克陶山区,还有另一些人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1797年,玉努斯和卓同浩罕汗国的统治者纳禄博图发生冲突,纳禄博图被玉努斯和卓打败,并被俘虏。玉努斯和卓后来(1800年)在塔什干将纳禄博图处死。

18世纪后半期,由于清朝消灭了准噶尔汗国,中亚获得相对的和平与安定,而费尔干纳地区则比中亚其他地区更为安定。因为这里是一个盆地,四面环山,地位偏远,故少受到布哈拉汗国内乱之苦。逃难者大批迁来费尔干纳定居,使得该地区的民族成分多种多样,民族关系和部落关系复杂。这是18世纪后半期浩罕汗

国的特点。

16世纪时的巴布尔曾经谈到，在15世纪末费尔干纳地区的居民主要是：突厥人和萨尔特人。突厥人那时主要是居住在安集延及其附近地区，萨尔特人则生活在玛尔噶朗[1]，他们是本地操伊朗语的居民。

16世纪末，在费尔干纳出现了柯尔克孜人，他们分布于费尔干纳东部和东北部的高山牧场。到18世纪时，他们有的在此逐渐走向定居，不过其主要部分还是从事游牧。

据纳里夫金的研究，在17世纪的前半期，由于费尔干纳出现了钦察人，费尔干纳的乌兹别克人人数大增。但钦察人在生活上和经济上比较接近柯尔克孜人，而较少接近定居的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

塔吉克人是18世纪从布哈拉和撒马儿罕方面迁人费尔干纳的。乌兹别克人则从中亚中部各地迁人的。哈拉卡尔帕克人和其他突厥语居民是被准噶尔部从突厥斯坦、塔什干、奇姆肯特等地迁来的。在公元1758~1759年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时期，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从喀什噶尔迁来。此外，费尔干纳还有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及许多其他的种族集团。

费尔干纳传统地被认为是布哈拉汗国的一部分，在100多年中独立发展，到18世纪末达于顶点，终于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浩罕汗国。

第四节　中亚同俄国的关系

从18世纪后半期起，俄国极力寻求往中国和印度的通路，同时也为了攫取叶尔羌和阿姆河的黄金。通中国，由于游牧人的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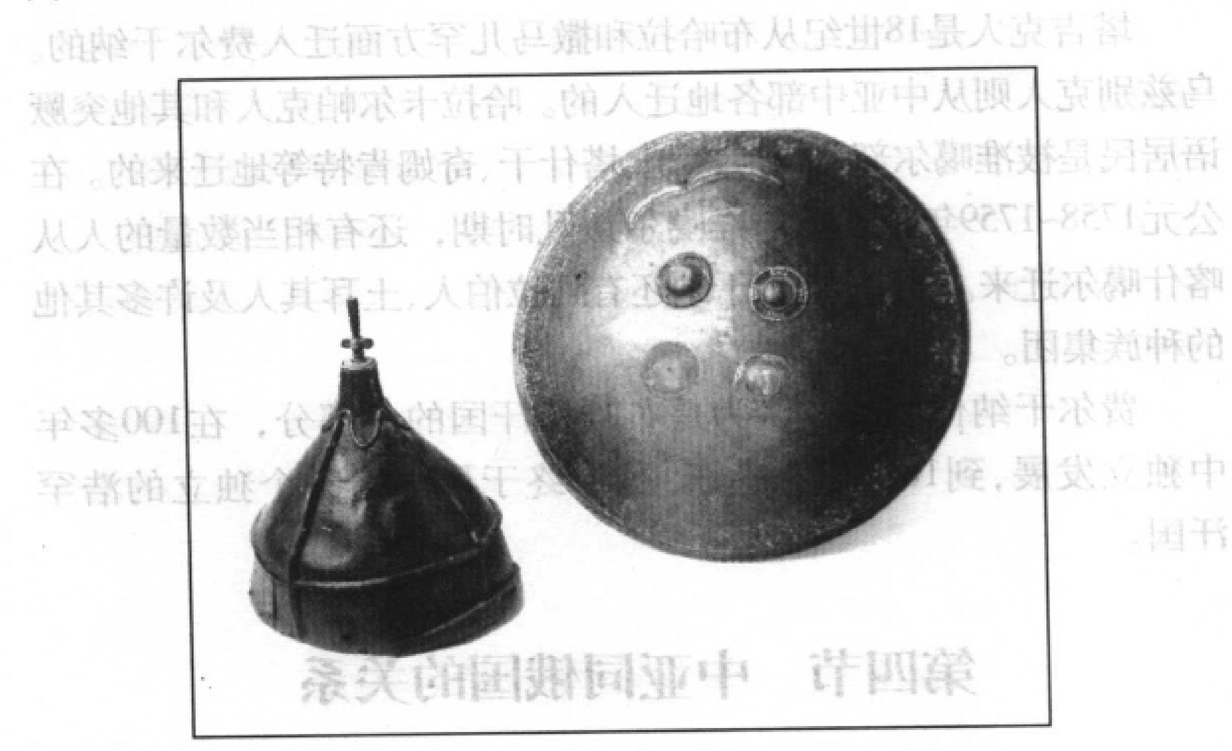
[1] 《巴布尔回忆录》，王治来译，第6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碍，未能成功。通印度，则要经过中亚。由于奥伦堡总督涅普柳也夫的坚持，俄国曾在公元1750年派商队试图前往印度，甚至为此建立了一个俄印公司（Russo-Indian Company）。这个公司选定了两个庞大的前往印度的商队，但是失败了。

1752年，俄国同哈萨克努喇里汗之间关系的重点在于，同希瓦、布哈拉、塔什干以及通过这些地区同中亚其他地区乃至同印度扩大商队贸易。当时俄国要同印度建立直接的关系是可能的，不过有许多困难。因为俄国在同印度建立直接关系之前，必须同中亚诸汗国先建立商业关系。

1753年，萨马拉的商人鲁卡维什尼可夫派了一个商队前往中亚地区。以后，由于给予中亚商人一些特权，俄国遂与中亚建立了商业关系，虽然有时中断，但并未停止。[①]可是在1753年，哈萨克



塔拉斯出土的18世纪头盔和圆盾

① 爱得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49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的努喇里汗又派人抢劫了一支到俄国去（或是从俄国回来）的商队。许多游牧人抢劫商队的事件是由希瓦汗指使干的。1754年，俄国为了对希瓦进行报复，逮捕了在奥伦堡的希瓦商人，想迫使希瓦释放俄国使者（或是俄国商人）雅·古里耶夫和达尼拉·鲁卡夫金。

以上情况说明，在18世纪后半期，俄国对中亚的政策还是以发展商业贸易为主。这种政策属于一种防卫的性质。表现在俄国一再依靠、利用缓冲国。如以卡西莫夫或塔什干作为防御中亚敌人袭击的缓冲区。当俄国的边界推进到了哈萨克领土之时，俄国政府的政策就以保证边界线的安全为目的。在俄国把它的南部边界巩固下来以后，它就可以对哈萨克草原进行进一步的侵略了。俄国的进一步向东南推进，就是其过去政策的必然结果。俄国变强了，中亚邻国则变弱了。

从彼得大帝时起，俄国外交家就主张征服希瓦。有一个访问过希瓦的俄国人曾经有信心地说，只需5000军队即可“夺取希瓦”。故在1782年，俄国政府就建立了奥伦堡边区委员会来专门处理中亚事务。同时，穆斯林世界则越来越敌视俄国。如希瓦、布哈拉和浩罕三汗国的统治者经常鼓励哈萨克人对俄国人采取敌对行动，而穆斯林组织在哈萨克人当中的影响也日益增大。所以，从叶卡特琳娜二世时起，俄国不断把喀山等地的阿訇、毛拉派到草原上去，企图引导哈萨克人放弃流动的生活向俄国就范。但后果适得其反。这些阿訇、毛拉只是教哈萨克人仇视异教的俄国人。

关于俄国同中亚的贸易，在公元1762年，阿斯特拉罕又有一个为波斯、希瓦和布哈拉供应俄国货的公司得到沙俄官方的特许。这种给予商行特许状的办法，虽然是由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大帝的特别诏令予以支持的，但对这类贸易影响甚微。

俄国政府还在1767年1月28日发布命令，特别授权对来自中亚的旅行者可予拘留，以作为要求中亚释放囚禁的俄罗斯俘虏的

手段。

18世纪俄国向南推进，其同中亚的关系主要是同哈萨克的关系，因为只有平定哈萨克，占据和越过哈萨克草原，才能进入中亚。俄国同西部哈萨克人只是表面上有一种似乎协调的关系。到18世纪70年代，哈萨克人成了俄国布加乔夫起义的同盟者，与之共同反对俄国的压迫。哈萨克苏丹多萨里还让自己的儿子赛德·阿里参加布加乔夫的总部，并约许给起义者以军事上的帮助。

布加乔夫起义（1773~1774年）打击了西伯利亚的俄国政权。他们夺取了古里耶夫、彼得罗巴夫洛甫斯克与托洛伊茨克等城，并围攻奥伦堡。以后，俄国人遂更加残暴地镇压哈萨克人的抵抗。为了使不驯服的哈萨克人处在俄国的控制之下，沙皇政府给个别投靠俄国的哈萨克苏丹发放津贴，收买这类人以换取俄国在哈萨克草原上的影响，并争取这些苏丹到奥伦堡来居住，然后在奥伦堡选举哈萨克的汗。18世纪70年代，每个玉兹的哈萨克汗都接受了这种安排。

1775年，沙俄政府在镇压了布加乔夫起义以后，还将雅衣克河改名为乌拉尔河。

宗教问题在俄国同中亚关系的事务中也一直占着重要的地位，其中包括朝觐和婚姻等问题。

从中亚到麦加去朝觐，最直接的道路是经过伊朗。但是，由于波斯信奉什叶派，不准中亚的逊尼派穆斯林通过，遂迫使后者不得不取道阿斯特拉罕鞑靼人的领土前往。自从俄国占领了阿斯特拉罕以后这条路也就被阻绝了。因此，中亚人就必须请求俄国的允许，才能经过阿斯特拉罕，从黑海去伊斯坦布尔，然后再从那里去麦加。17世纪和18世纪时布哈拉和希瓦致俄国的外交函件、通讯，常常是请求其允许中亚的穆斯林取道俄国前往麦加，而当时俄国人则不大愿意允许他们过境。

1780年5月9日，俄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发布诏令，断绝穆斯林

国家之间的交通，但以后俄国又改变主意。女皇实行一项使哈萨克人信奉伊斯兰教的计划，即雇用喀山的鞑靼人（塔塔尔人）到草原上去传教。在当地俄国官员的支持下，这种活动进行得颇有成效，同时也削弱了布哈拉派去的毛拉们的影响。

同年（1780年），布哈拉汗国的统治者阿布勒哈孜汗（1758~1785年）通过他派驻彼得堡的大使毛拉·伊尔·纳扎儿·伯克·马克苏德·奥格里，向俄皇提出请求，要求能让中亚的朝觐者自由地通过俄国。但俄国政府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只是坚持要个别申请、慎重审理。

由于中亚商人长期寄居于俄国，他们常娶塔塔尔人或巴什基尔人的妇女为妻。这些商人在返回时，要求将他们的俄国妻子和子女带回中亚，俄国政府坚持不允许这样做。因为俄国专制统治者历来有一种害怕其臣民脱离俄国控制的病态心理。所以，中亚商人申请允许他们的家庭迁移时总是得不到批准。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许多俄罗斯人在布哈拉和希瓦为奴隶。由于东正教视改变信仰为有罪，所以俄罗斯奴隶一般并未改信伊斯兰教，也没有娶当地女子为妻。只有少数的俄罗斯奴隶信了伊斯兰教。他们一旦在改变信仰之后就忠于中亚的伊斯兰社会。他们帮助中亚统治者反对俄国的外交人员。如别涅维尼就曾经报告说，有一个信奉了伊斯兰教的俄罗斯人了解到别涅维尼在布哈拉的活动，竟向当局揭发别涅维尼假装旅行者的真面目。

据研究，在1787~1796年间，俄国得到的商业利益超过了希瓦和布哈拉之所得，因为俄国得到比它输出到那里的商货价值更多的卢布。俄国商人坚持要把商品运到中亚的市场上去出售。绝大部分的证据表明，俄国得到的比付出的多。

俄国人在侵入草原地区之初甚至也支持伊斯兰教。1787年，伊格尔斯特罗姆男爵曾经拟定了一个计划，要在草原地区建立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院，送了许多塔塔尔族的毛拉去供职。



从地理上说，俄国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接近中亚，故在18世纪来中亚访问的欧洲人几乎全部都是俄国人，除前面已经提到的别涅维尼外，还有俄国的希腊人尼古拉·格里戈利也夫。尼古拉·格里戈利也夫于1752年来中亚，在布哈拉经商十多年，后来写了关于中亚的报告。该报告由维里雅米诺夫·泽尔诺夫发表于《哈萨克史料集》中，于1853年在乌法出版。

俄国军官菲利普·也夫列莫夫约在1774年被哈萨克人从西伯利亚抓送到布哈拉转为奴隶，在军中服役数年，参加过多次战斗。后乘间逃脱，取道喀什噶尔、叶尔羌、拉达克和克什米尔，经过印度逃回俄国。他写的回忆录于1786年在彼得堡发表。

1731年，俄皇安娜派遣赫里恩伯上校出使于希瓦，目的是想同希瓦订立条约，但未成。希瓦不允许赫里恩伯进城。他在返回俄国的途中受到土库曼人的攻击，失去大部分行李。

1740~1741年，穆拉文和格拉迪舍夫访问了希瓦。1946年，英国商人乔治·汤普孙和雷诺德·霍格访问了希瓦和布哈拉。[①]

1793年，由于希瓦汗的请求，俄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派了眼科医生弗兰肯纳格尔去为其叔父治眼病。医生到希瓦以后，说希瓦汗的叔父的眼病为不治之症，希瓦汗大怒，将他付诸审判。法官们建议将其放回俄国，派人在半路上杀之。此计划被希瓦的一些俄国俘虏得知。他们告知此医生，故他才设法在一个土库曼部落的帮助下得以安全地逃回彼得堡。俄皇得知这一切情况后，派了几支部队去希瓦汗国表示抗议。

还有沙俄的矿业官提摩色·伯尔纳硕夫和A.S. 伯尔诺西可夫访问了布哈拉。前者于1794年去布哈拉，1795年返回，他写的回忆录由斯帕斯基摘要发表于1818年版的《西伯利亚通讯》。

关于当时的商业贸易，据英国人亚历山大·伯恩斯的统计，经

① 霍渥斯：《蒙古史》（H.H.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vols.in5.），英文版，第3册，第648页。

过布哈拉而运到喀布尔的俄国货物有：手枪、滑膛枪（旧式步枪）、枪机、小刀、剃刀、铁和铜的制品、针、鲸鱼骨、眼镜、瓷器、镜、书写纸、布、丝绒、缎子、印花棉布、茶，等等。他还说，不仅印度的货物，而且英国的货物，都是经过喀布尔和布哈拉运到奥伦堡。以后情况又变了，由于运输费用昂贵，遂阻碍印度货物到达奥伦堡。

在18世纪末以前，俄国商人由于一方面受到游牧人袭击和抢劫的威胁，另一方面又要向中亚汗国缴纳相当于穆斯林商人应缴税额四倍的税，所以他们绝大多数被从中亚的市场排挤出去。

为运往中亚的货物装船和搬运之类的事情，通常并不是由中亚人来做，而是由俄国的塔塔尔人来做。塔塔尔人也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并不考虑俄国的利益。他们有时还带着货物逃走，去塔什干或布哈拉等地为自己建立商店。

第六章
19世纪前半期俄、英在中亚的竞争

第一节　19世纪前期资本主义列强在伊朗的角逐

19世纪前期，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经过三次大决战，即16世纪的尼德兰革命、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使资产阶级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本主义得到巩固。以英国为例，资产阶级革命解放了被封建制度束缚的生产力，为18世纪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料和销售市场的需要大大增加和工人不断"过剩"。这就"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①

沙皇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要落后得多。在19世纪前半期，俄国仍然保存着农奴制，政治上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然而由于彼得大帝以来的提倡，近代工业在俄国还是有了相当的发展。据统计，在1806年时，俄国有工厂2399个，工人数达95200名。②俄国商人对原料和市场的需要也日益增加。作为商人、地主阶级代表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9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 齐曼诺夫：《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前半期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制度》，俄文版，第217页，阿拉木图1960年版。

彼得大帝，为沙皇俄国制定了侵略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方针。在北方，是要夺取波罗的海；在南方，是要向波斯湾暖水海域伸手，并通往印度和中国；而要达到波斯湾，就要侵略和控制伊朗；要通往印度，就必须征服中亚。征服中亚，仅从哈萨克斯坦南下还不行，还必须夺取里海。故沙俄在18世纪末侵略哈萨克草原的同时，也大力对伊朗进行侵略。对伊朗的入侵是从高加索方面着手的。因为占有了高加索和多瑙河口，就能占有黑海；而控制了高加索和伊朗，就能占有里海。里海如在俄国手中，征服中亚就易如反掌，并能进而向阿富汗和印度扩张了。

当然，19世纪前期，在世界争霸的舞台上还有英、法等资本主义大国。英国尽力利用中亚、伊朗和土耳其等国作为抵抗俄国的缓冲国。而英国的死敌法国则时而联合俄国反对英国，时而又利用伊朗以反对俄国。中亚诸国与这些资本主义强国不同，到19世纪仍然停留在中世纪伊斯兰封建制度之下，经济、文化甚为落后，所以一直受到列强的侵略欺凌。崇信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民，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一概怀着敌意，但主要的还是仇恨俄国。沙皇俄国是中亚、伊朗的近邻，是面对面的、一贯的和主要的敌人。

俄国最初入侵波斯是在彼得大帝的时代，但那次入侵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以后到叶卡特琳娜二世（1762~1796年）时，又开始实行彼得大帝南侵伊朗、向波斯湾扩张的计划。1776年，俄军在高加索北部地区修建了许多碉堡和工事，准备对波斯发动侵略战争。

俄国垂涎于当时属于波斯的格鲁吉亚。由于该地区的居民以基督教徒为主，故常要求对伊斯兰教的波斯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是纳迪尔·沙手下一名将领的格鲁吉亚省督阿拉·库利·汗，竟企图摆脱伊朗的控制而投靠沙皇。1783年7月24日，他与俄国政府秘密签订一项条约。根据条约，阿拉·库利·汗要断绝与伊朗的关系，向俄国称臣，而俄国则封他为格鲁吉亚大公，继续保持其统治权，



俄国进驻格鲁吉亚。

为此，波斯王阿加·穆罕默德·汗在1795年4月致书于阿拉·库利·汗指出：如果他不与俄国断绝一切关系，波斯就将出兵进行讨伐。这一警告遭到阿拉·库利·汗的拒绝。于是，波斯王就在1789年派骑兵分三路进攻格鲁吉亚。阿拉·库利·汗被击败，第比里斯失手。波斯人在第比里斯大肆抢劫，屠杀居民，焚烧教堂，引起当地人对波斯的仇恨。[①]

阿加·穆罕默德·汗凯旋回来以后，于1796年3月21日在德黑兰举行加冕典礼，是为伊朗卡扎尔王朝（Kajar，1796~1925年）之始。卡扎尔王朝为了制服阿姆河流域诸小邦，特遣使去喀布尔，要求阿富汗统治者查曼·沙将巴里黑归还给伊朗。查曼·沙在获得吐曼的20万酬金后答应了伊朗的要求，还同意与伊朗合作以反对突厥斯坦与阿姆河诸国。卡扎尔王朝又遣使去布哈拉汗国，要求释放那里的波斯俘奴，遭到拒绝。伊朗王恼怒，想要出兵进攻布哈拉。

1796年9月，正当波斯准备进攻河中时，俄军却渡过阿剌思河，向南高加索推进了。当时伊朗和俄国在高加索的边界线是从位于巴库以北300公里远的吐莱可河河口开始，经高加索山脉中段，向西一直延伸至黑海岸边的索契港南端。长期以来，俄国不但要吞并该线以南的格鲁吉亚，而且企图吞并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地区。这次，俄军一举攻占了打耳班、巴库和塔莱什诸城，从而控制了从吐莱可河河口至库拉河河口的整个黑海西部沿岸地区。随后一支俄军渡过阿拉斯河，另一支俄军占领了连科兰，威逼恩兹里港（今巴列维港），打算先取阿塞拜疆，再夺德黑兰，一举吞并整个伊朗。可是，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就在这时（1796年11月9日）突然去世。她的即位者保罗一世（1796~1801年）下令俄军撤出高加索和格鲁吉亚。伊俄战争因而中辍。

① 阿布杜尔·扎萨·胡尚格·马赫德维：《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第107~108页，德黑兰1971年版。

1797年5月18日，卡扎尔王朝国王阿加·穆罕默德·汗被其侍卫官刺杀。次年（1798年）3月21日，其侄法特赫·阿里·沙即位为王。1799年，俄国又借口出兵占领第比利斯，任命西西雅诺夫将军为格鲁吉亚总督。1800年5月28日，格鲁吉亚省督古尔京·汗被迫与俄国签订条约，放弃对格鲁吉亚的统治权。伊朗的格鲁吉亚省遂被划入俄国的版图，保罗一世被称为格鲁吉亚的大公。以后，沙皇亚力山大一世（1801~1825年）于1802年9月12日颁发诏令，公开宣称格鲁吉亚是俄国的领土。

俄国从高加索南下侵略伊朗，当然引起同英国的矛盾。而英国又同拿破仑的法国进行着殊死的斗争。英国一再拉拢俄国、土耳其、奥地利等国组成反法联盟。法国则不仅想在海上与英国开战，还想从陆上进攻印度，控制伊朗，切断英国的海上运输线。1798年，拿破仑进攻埃及，企图通过埃及去进攻印度。他曾经断言："成为埃及主宰的强国，也应成为印度脊梁上的支配者。"可是，由于法国船舰被纳尔逊率领的英国海军消灭，拿破仑的上述计划失败。于是，他又企图假道伊朗去进攻印度。由于19世纪初英、俄关系破裂，拿破仑就向俄皇保罗一世建议联合进攻印度。

保罗一世仇恨英国，崇拜拿破仑，遂于1800年初提交了一个份进攻印度的计划，其内容是：俄国派出2.5正规军和2000名哥萨克，集结于阿斯特拉罕，经中亚进攻印度；法国派出3.5军队，溯多瑙河到里海，乘船入伏尔加河至阿斯特拉罕，取道阿斯特拉巴德，再经过赫拉特和坎大哈，同俄军在印度西北境上会师。预计能在45天之内进至印度河。拿破仑拒绝了这个计划，保罗就打算单独行事。为了不使进攻印度的军事行动给政府带来太大的财政负担，保罗决定让哥萨克人去干。他在1月24日给顿河哥萨克的首领奥尔洛夫·杰尼索夫（Orlof）的信中约许，如果哥萨克征服印度成功，他将以印度封赐给他们。哥萨克军决定在5月初从奥伦堡出发，先去希瓦和布哈拉，然后从那里去印度。可是，在3月1日突然

得到保罗一世被刺的消息。进军的行动也就中止。[①]

为了抵制俄国的扩张和法国通过伊朗进攻印度的计划，英国和印度当局于1800年派遣马尔科尔姆（SirJohn Malcolm）去伊朗，劝诱伊朗王倒向英国。结果，伊朗王法特赫·阿里·沙在1801年1月27日同英国缔结了政治、贸易条约。根据该条约，伊朗国王承担义务：一旦阿富汗人进犯印度，伊朗就同英国结成反阿富汗的同盟，出兵进攻阿富汗。伊朗国王也有义务不让任何欧洲国家的军队经过自己的领土开赴印度边界。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答应，如果伊朗遭到俄国或阿富汗的攻击，就给伊朗供应武器和现金援助。英国商人被允许自由地将呢绒、金属制品输入伊朗，并获得在伊朗各港口居住的权利。但是，在这次的谈判中，英国没有承担支援伊朗反对俄国的义务。

1801年，俄国兼并格鲁吉亚以后，该省原省督古尔京·汗的兄弟亚力山大·巴托尼施维里坚持抵抗，呼吁伊朗发兵相助。俄国为了进一步吞并整个南高加索，从1803年开始，以东格鲁吉亚为基地迅速南进。1804年，俄军占领甘扎，挑起了第一次侵略伊朗的战争（1804~1813年）。

1805年9月，俄军加紧了在高加索的入侵，先克巴库，继又侵犯恩兹里港。伊朗王法特赫·阿里·沙深感不安，便向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哈尔福德·琼斯请求英国援助。同年12月，伊朗又遣使去印度向印度总督要求援助。这时，英国正与俄国结盟以反对拿破仑，不愿意支持伊朗抗俄，便故意对伊朗提出苛刻的条件。例如，伊朗将霍尔木兹岛割让给英国，并允许英国在布什尔港修工事，还要求将马赞德兰省里海沿岸诸港口辟作商埠供英国使用等等，实质是要迫使伊朗放弃求援的要求。这样，就导致英、伊关系恶化，伊朗不得不转而与法国结盟。

①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2卷，第265页，伦敦1876年版。

伊朗国王写信给拿破仑，于1804年2月得到答复。拿破仑表示愿与伊朗建立友好关系，建议两国夹攻俄国。双方经过多次的使者往返和书信往来。伊朗国王指出，法国同伊朗结盟，将为法国从陆上进攻印度铺平道路。拿破仑在致伊朗国王的信中讲到他在普鲁士和俄国所取得的辉煌战绩，鼓励伊朗利用这个时机出兵收复格鲁吉亚。拿破仑还派儒贝尔化装成为商人，于1806年6月到达德黑兰，劝伊朗与法国结盟，以对付英、俄。伊朗国王口头上同意与拿破仑结成同盟，并答应法军经过伊朗去进攻印度，但拒绝签订任何条约。这时，俄军继续南进，占领南高加索各地，而拿破仑则打败了俄国军队，俄、土战争爆发。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国王在1807年派米儿咱·礼萨·汗为使者，去东普鲁士芬肯斯坦因城堡（在今波兰）的法军大营谒见拿破仑，于5月14日签订了法、伊同盟条约，一般称为《芬肯斯坦因条约》。

根据《芬肯斯坦因条约》，法国应保证伊朗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确认格鲁吉亚是伊朗的领土，外国军队应撤出该地区。法国政府有义务按照欧洲市场价格向伊朗提供所需的野战炮、步枪及其他武器，并帮助伊朗编练军队。另一方面，伊朗则应立即断绝同英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并公开对英宣战，如法国进攻印度，伊朗应为之提供过境的便利。此外，伊朗还应鼓励阿富汗人反对英国，给法国进攻印度以帮助。在该条约签署以后，拿破仑即派遣喀尔丹将军为特命全权公使，率领由120名军官组成的代表团，于1807年12月24日到达德黑兰，以帮助伊朗编练新军，同时研究如何假道进军印度。

在《芬肯斯坦因条约》签订后不久，土耳其发生内乱，苏丹萨里姆三世被废。为了削弱土耳其，拿破仑从与英国对抗的立场出发，决定同俄国结盟。而这时（1807年6月）俄皇亚力山大一世因在弗里德兰（Friedland）被法国打败，乃向拿破仑要求停战。两国皇帝在提尔西特会晤，于1807年7月7日签订著名的《提尔西特条



约》。根据该条约，俄国退出反法联盟，拿破仑则抛弃原来的盟国伊朗，同俄国达成共同反对英国的协议。在提尔西特会晤中，拿破仑向俄皇亚力山大一世提出了法俄联合进攻印度的计划。他们还讨论了所谓东方问题。法、俄两国阴谋瓜分东方。《提尔西特条约》实际上是抵消了《芬肯斯坦因条约》，使伊朗失去从法国取得反俄援助的希望。俄国因为同法国议和，得以从欧洲战场撤出自己的军队，转移到高加索前线，同伊朗和土耳其作战。

对于法国的背叛，伊朗举国为之愤怒。在伊朗国王看来，谁能帮助自己反抗俄国就同谁结盟。现在法国既不可靠，他就再又转向英国。1809年，喀尔丹率领的法国军事代表团被迫离开伊朗。随后，英国特使哈尔福德·琼斯和印度总督敏托勋爵的代表马尔科尔姆先后来到德黑兰。1809年3月19日，英、伊双方签订同盟条约（称为《德黑兰条约》）。在该条约中，伊朗同意断绝同法国的关系，在法国进攻印度或印度海港时，不允许任何欧洲军队经过伊朗。英国则答应，如果欧洲国家侵略伊朗，就给伊朗提供武器、装备；在将来伊朗同俄国作战的整个期间，英国将给伊朗每年支付16万土曼的补助金。在这个条约批准以后，哈尔福德·琼斯被任命为英国驻德黑兰的公使。当时，英国的目的是要牵制阿富汗和法国，使其不能进攻印度。

1809年，英国还派遣厄尔芬斯顿（Elphinstone）出使于阿富汗，同阿富汗国王沙·叔佳签订了一个条约（这是阿富汗同欧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条约规定，法国人或其他的欧洲人不得进入阿富汗。在法国和伊朗侵略阿富汗或英国领地时，英国与阿富汗应采取共同行动。

英国驻德黑兰公使哈尔福德·琼斯于1811年退休。代替他的乌斯勒（Sir Gore Ouseley）于是年夏天到达德黑兰。他发现伊朗仍然仇视俄国。当时，法、俄矛盾日益增长，拿破仑准备大举进攻俄国。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便在1812年5月28日同土耳其订立《布

加勒斯特条约》，以摆脱对土战争，抽出兵力转向高加索。1812年6月，拿破仑率60万大军侵入俄国。7月16日，俄国即同英国缔结同盟条约，组成反拿破仑的统一战线。这样，伊朗的处境又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伊朗方面说，是指望得到英国的援助，并希望俄国由于拿破仑的进攻而削弱，很不愿意有英俄同盟条约。英国则耍两面派，一方面与伊朗订有反俄条约，另一方面又是俄国反法的同盟者。由于英俄和解，英国撤走了派驻伊朗的军事顾问，俄国乘机于1812年10月对伊朗发起总攻，彻底打垮了伊朗的军队，高加索沿黑海一带全部被俄军占领。英国驻伊朗公使乌斯勒迫伊朗与俄国议和，威胁说如不与俄国议和，则英国将停止每年给伊朗的财政援助。伊朗政府不得已，便在戈拉巴格地区西瓦河岸边的古利斯坦镇同俄国议和，结果于1813年10月12日签署了俄波《古利斯坦条约》。在该条约中，伊朗放弃对达格斯坦（在里海西岸）、明格里、阿伯哈基及整个格鲁吉亚的主权，打耳班、巴库、失儿湾、戈拉巴格和塔莱什的一部分都划归俄国版图。总之，俄国在战争中夺得的所有土地都永远归于沙皇。伊朗不但放弃其在高加索的所有领土，而且同意从里海撤出其舰队。条约的秘密条款还规定，除俄国以外其他国家的船舰不许在里海航行。俄国货物出入波斯，只需缴纳百分之五的税。且禁止波斯的船在他们自己的海滨（里海）航行。[①]由于此条约的关于划分边界的文字规定模棱两可，很不明确，遂使俄国以后利用此条约进一步推进其领土。

在《古利斯坦条约》签订之后不久，英国驻伊朗公使乌斯勒奉命同伊朗当局谈判，并草签了一个条约带回英国。这个条约没有按原样被接受。英国政府又在1814年派遣亨利·伊利思（Henry

① 克劳斯：《俄国在亚洲》（Alexis Krausse,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a Study），英文版，第111页，1973年重印本。

Ellis)为特别委员去修改《乌斯勒条约》的条款,然后于1814年11月25日签订该条约。

《乌斯勒条约》条约共十一条,其中规定:伊朗应阻止俄军取道希瓦,或布哈拉,或浩罕向印度进军。划定俄、波边界应取得英、俄、波三国的承认。如果阿富汗进攻印度,伊朗即进攻阿富汗。当时英国人认为,俄国对伊朗的侵略即意味着威胁印度。因此,条约也规定了关于英国给伊朗提供金钱补助的问题。如有外国进攻伊朗,英国答应给予伊朗以军事上和财政上的援助(500万英镑)。所以,这个条约不但是针对法国的,也是针对俄国的。英国政府采取原印度总督威尔斯莱(Wellesley)的政策,把伊朗当成"反对侵略印度的第一道防线",也即是把伊朗变成缓冲国,遏制俄国的侵略和扩张,以保护英国在印度的利益。

19世纪20年代,伊朗又开始准备对俄国进行收复领土的战争。1826年,一支伊朗军队(其中有英国顾问)由阿巴斯·米儿咱亲王率领,试图收复高加索的部分领土。由于当地居民纷起进行反俄起义,故伊朗军起初获得胜利。从6月25日起,在三个星期内就收复了俄国根据《古利斯坦条约》侵占的大部分地区。随后俄军反攻,于9月17日再度占领甘杰。伊军败回大不里士。当时,英国因忙于印度事务,没有履行支援伊朗的义务。1827年4月,俄国政府派巴斯克维奇将军大举进攻,伊军惨败。10月,埃里温失守。俄军渡过阿拉斯河,向大不里士挺进,伊朗守军撤退,该城不战而陷。首都德黑兰危在旦夕。这时英国公使约翰·马克·杜纳尔德出面调停。

1828年1月中旬,俄、伊双方乃在土库曼彻议和,结果签订了《土库曼彻条约》(1828年2月21日)。条约规定:除了根据《古利斯坦条约》已从伊朗分割出去的省份外,纳希契凡(Nachkitchevan)、埃里温、塔莱什、戈拉巴格和舒列古尔等地也划归俄国版图,而且还要伊朗给俄国交付500万吐曼(3000万卢布)

的赔款。阿拉斯河为两国的国界，这实际上是把整个高加索都给予了俄国，只有西南面临黑海的一个小角落之地除外。里海的军舰航行权纯属俄国一国所有，这就是说整个里海也都给了俄国。

马克思说：俄皇亚力山大一世"通过古利斯坦条约夺去了波斯的十二个省，这些省大部分位于高加索山脉南面。以土库曼彻条约告终的1826~1827年的战争，使尼古拉又从波斯夺去了若干地区，而且禁止波斯船只在波斯自己的靠近里海岸边的领水内航行。过去领土被占所留下的记忆、现在波斯所忍受的压迫以及对将来可能再遭受侵略的忧惧，都同样地促使波斯产生对俄国誓不两立的仇恨"。[①]诚然，从19世纪初俄、英、法三国在伊朗的行为可以看到，英、法两国对伊朗的所谓盟好与约许的支援都是绝不可靠的，他们随时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伊朗，而俄国则是伊朗的一贯的死敌。

《土库曼彻条约》使伊朗变成了俄国的附属国。同时，伊朗同英国的关系也就随之破裂。俄国指挥伊朗的军队，唆使和鼓励伊朗进攻阿富汗的赫拉特，迫使英印政府派员帮助阿富汗守卫这个"通印度的钥匙"。另一方面，俄国由于占有了里海，就取得了从西面进攻中亚的基地。南哈萨克方面和高加索方面的两只蟹臂使中亚处于钳形攻势之中。自此以后，征服中亚三汗国也就提到沙俄的议程上来了。

第二节　19世纪前半期的希瓦汗国与布哈拉汗国

俄、英诸国在伊朗的角逐告一段落后，他们之间的斗争和侵略矛头就向东转移到中亚和阿富汗。这时，中亚诸汗国的情况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何呢？首先看看希瓦汗国。

一、希瓦汗国

经历半个世纪的和平安定环境，希瓦汗国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文化上都得到一定的发展。以国内的情况而论，由于王权得到加强，希瓦的统治者相对关心发展经济，因而领土有所扩张。

在整个18世纪，希瓦汗国并没有一个世袭的王朝，仅由宰相掌权。宰相伊瓦兹1804年去世，其子艾勒塔扎尔继任。艾勒塔扎尔继任后，将出身于哈萨克的希瓦汗送回草原，口头上约许要派人去找一个成吉思汗后裔来充任汗，但实际上却积极建立一支由乌兹别克人组成的忠于自己的军队。然后召集希瓦的宗教首领和世俗的显贵人物前来开会，宣布自己担任希瓦汗国的汗。到会人士不得不表示同意。乌兹别克人、哈拉卡尔帕克人和土库曼人等都向他表示祝贺，惟有约穆德人土库曼例外。因此，艾勒塔扎尔怀恨在心，伺机要惩罚约穆德人。

艾勒塔扎尔成了一个新王朝的创始人。由于他出身于乌兹别克族的弘吉剌部，故他创立的王朝称为弘吉剌王朝。这个王朝一直存在到1920年。

从艾勒塔扎尔任汗时起，汗的权力大为加强。这时，希瓦汗国的统治机构最上层是汗（即国王），汗之下有宰相、大臣及议会。由于国王决定一切，首相（Mekhter）没有多大的权力，就像英国的政务次官。希瓦汗不在时由其兄弟掌权。希瓦汗有两兄弟，一为伊纳克库特鲁格·木拉德，一为穆罕默德·纳兹尔。希瓦汗的一些宠臣几乎都是外国人。乌兹别克贵族感到恼火的是，有一个宠臣是从中国逃来的。宠臣中还有一个俄国叛徒，名叫腾格里·库里（上天的仆人）。议会及国库的首长名叫玉素甫·麦赫特·阿加。第二宰相（库什·伯克）是一个乌兹别克人。第三个官员是一个波斯人，原为汗的一个奴隶的儿子，名叫和加什·麦赫兰，他负责关税。

艾勒塔扎尔即位不久，便于1805年发动对布哈拉汗国的进攻。起初，他虽一度得手，但后来却被击败。其兄弟库特鲁格·木拉德及其他显贵，以及部属大量人员被布哈拉汗国俘虏，艾勒塔扎尔在渡阿姆河时淹死。1806年，布哈拉的异密海达尔命库特鲁格·木拉德去统治希瓦汗国。可是，在他到达希瓦汗国之前，花剌子模人已经拥立他的堂弟穆罕默德·热衣木为希瓦汗。库特鲁格·木拉德只好默认，自己甘于做一个伊纳克（宰相）。

希瓦汗穆罕默德·热衣木颇有文化，除会本民族的文字（察合台突厥文）以外，还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并懂得一些天文学和医学。他没收贵族的土地，将其分给寒族的支持者，因而打击了乌兹别克部落贵族的势力，增强了王权。①

在穆罕默德·热衣木统治时期（1806~1825年），希瓦汗国得到一定的发展。据1818年时访问希瓦汗国的俄国参谋总部上尉穆拉维耶夫报道，这时希瓦汗国的居民总数为30万人，首都约有居民3000户。希瓦汗国到处散布着城堡，除首都外有新乌尔根齐哈扎拉斯普、古尔甘、曼吉特等。新乌尔根齐位于阿姆河左岸，在首都之东30公里，其居民有5000多人。

在希瓦汗国，以土库曼人和乌兹别克人的势力最大，人口也最多，大约能提供1.2万名士兵。

希瓦汗是大土地所有者，占有许多灌溉渠，他每年接受大量礼物。希瓦汗还有好几个狩猎场，设堡垒以保护之。又有一个大炮铸造场，由一个土耳其人监督。由于汗经常要进行大量馈赠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积累的钱财不多，故希瓦汗国的主要财产是宝石、马匹、大炮等。

希瓦汗国的税收，最重要的是户税或称为锅灶税，由每个氏

---

① 西摩·贝克尔：《俄国的中亚保护国》（Seymour Becker, Russian's Protectorates in Central Asia, Bukhara and Khiva, 1865~1924,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Studies1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英文版，第5页。

族或家族的长老负责征收。这些长老往往被选为官员。所有进入汗国的货物都要征收关税,所有的商店都要征收许可税。

在希瓦汗国,乌兹别克人不纳税,但要服兵役,领取薪饷报酬。土库曼人则要向希瓦汗缴税。他们对此很不满意,曾同希瓦汗在阿克·萨莱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讨论此事。在攻掠波斯时,土库曼人必须将虏获物的五分之一上交给汗。大部分土库曼人仍然从事畜牧业,或半农半牧,但被剥夺了牲畜财产的一部分土库曼人则不得不转而从事农业,定居在村庄中。

据穆拉维耶夫估计,希瓦汗国每年的收入约相当于400万法郎。希瓦的货币有金提拉、银腾格、铜普尔。布哈拉钱、波斯钱甚至荷兰钱,都在希瓦使用流通。在旧乌尔根齐的废墟上,常发现大量钱币。

希瓦的统治者比较关心国内经济的发展。例如: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穆罕默德·阿明及其子伊瓦兹执政时期,在阿姆河三角洲进行了巨大的灌溉工程建设。其后,在1815年,穆罕默德·热衣木安排开辟了克里奇·尼亚孜拜大运河。该运河从古尔伦通到汗国南部农业区的西缘。这种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以后在30年代仍继续进行,可以说是花剌子模地区古老的传统的继承,从而使得汗国的农业得到发展,经济有所增长。所以,弘吉剌王朝是比较稳定的,并且同波斯和阿富汗维持了稳定的边界,利于汗国统治者去平定内部,向游牧区扩张领土。

希瓦汗国同俄国长期以来有活跃的商业贸易关系。当时商队走的道路是,从布哈拉起,经过乌尔根齐和曼格什拉克,到阿斯特拉罕。20年代希瓦同布哈拉进行战争期间,俄国人曾试图开辟一条经过咸海东岸的新商路。俄国的一个商队,由500卫兵护送,径直走这条路而来。希瓦汗害怕这支卫队可能进攻自己,就给俄国人送去口信,表示不能答应他们过境。俄国人不顾强行,希瓦汗指使土库曼人和哈萨克人进攻俄国人。俄国人虽然击退了游牧人,

但他们的货物却被焚或遗失，不得不撤退。希瓦同俄国因而进一步结怨。

希瓦汗国有奴隶市场。俄罗斯奴隶可卖很大的价钱，但女奴的价格较低。这些奴隶都是虏来的。如希瓦汗国的阿拉赫·库里汗仍然像以前希瓦汗国的统治者一样，经常对伊朗边境省份发动突然袭击，掳掠波斯居民，从被俘的波斯人中挑选身体健壮者卖到汗国各地为奴。希瓦汗国奴隶的来源，除这样掠买来的波斯人以外，再就是俄罗斯人。而俄罗斯人之被掳掠、卖至希瓦为奴的问题，100多年以来一直是希瓦汗国同俄国关系中的一个久拖不决的问题。1840年7月，阿拉赫·库里汗曾发布一个宣言，禁止贩卖俄罗斯人为奴，但这个宣言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

希瓦汗国领土的扩展，主要是通过对游牧民族的进攻而实现的。例如，艾勒塔扎尔曾借口向分布于通阿斯特拉巴德和古尔甘的路上的约穆德人发动进攻，俘斩近千人，夺其土地，将其余的约穆德人赶到沙漠中。又如，穆罕默德·热衣木在1811年经过多次进攻，征服了阿拉耳国。同时，他还进攻阿姆河三角洲东部的哈拉卡尔帕克人，迫其臣服。从1813年开始，希瓦汗国对土库曼西南部举行多次进攻，并达到了呼罗珊的北部边境。他进攻土库曼帖克人，将他们的耕地合并于希瓦。帖克人被赶到山中，不得不用高价向汗购买谷物，并缴纳重税。住在曼格什拉克半岛的乔多尔人，也被迫承认希瓦汗的主权。这不仅使希瓦汗国扩张了领土，也有利于商队的安全通行，使希瓦同俄国的贸易不致受到哈萨克人的攻击。1820年，希瓦汗更对哈萨克人发动进攻，使希瓦汗国的领土扩展到了锡尔河流域。1827年，哈拉卡尔帕克人举行起义，遭到镇压，希瓦汗国终于同浩罕汗国争夺对锡尔河下游的统治。

希瓦汗国也同布哈拉汗国进行斗争。穆罕默德·热衣木在其统治初期，即几次指使土库曼人抢劫布哈拉的商队。1821年，希瓦汗国又开始了对布哈拉汗国的进攻，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

争夺谋夫。谋夫是土库曼地区的战略要地，也是商道必经之地，从中亚去伊朗的商队都要经过谋夫。布哈拉汗国未能保持住谋夫，被希瓦汗国夺去。[1]穆罕默德·热衣木此后还经常经过布哈拉汗国，不仅汗国的边境遭到抢劫，甚至首都布哈拉的近郊也受其攻掠。希瓦汗国对布哈拉汗国的战争一直继续到他1825年死去。1824年，希瓦人建新谋夫，位于今土库曼共和国的马雷城。谋夫绿洲的居民主要是萨利克部的土库曼人，约有2万帐户。他们以后经常进行反抗希瓦统治者的起义。

穆罕默德·热衣木也同波斯作战。1813年，他以3万之众进攻呼罗珊，遇到波斯军的抵抗，不获而回。1815年，他又利用呼罗珊内部纷争的时期，进攻库尔德斯坦。当时库尔德人苦于波斯卡扎尔王朝的压迫，愿做希瓦人的内应，这就迫使波斯方面不得不与库尔德人和希瓦人妥协。穆罕默德·热衣木也不完全相信库尔德人，只有推迟对波斯的进攻。

穷兵黩武的穆罕默德·热衣木在1825年死去，其长子阿拉赫·库里（Allah Kuli）即位为汗（1825~1842年）。有西方旅行者到中亚来过。据来旅行过的英国人艾博特（Abbot）的报道，阿拉赫·库里为花剌子模至高无上的汗，有波斯血统，其胡须比一般的乌兹别克人为多，中等身材。希瓦汗国的政府是完全专制的。汗王出猎时由其长子摄政。汗的兄弟拉赫曼·库里担任哈扎拉斯普的伊纳克职务。库什别吉（Kushbegi）是军队的统帅。

阿拉赫·库里汗从其父手中接过汗国的政权和辽阔的领土以后，曾致力于发展农业。他在阿姆河左岸进行灌溉，对旧乌尔根齐的土地也进行了灌溉。他曾袭击赫拉特境内的詹姆希德人，虏获7000帐户，将他们移居到库尼亚·乌尔根齐和曼格特之间荒无人

[1] 惠勒：《苏联中亚近代史》（Geoffrey Wheeler,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viet Central Asia, 1964, New York），英文版，第46页。

烟的地区。[1]1840年7月，阿拉赫·库里汗又进攻木尔加布河地区，将该处的詹姆希德人强制迁到希瓦的克里奇·尼亚孜·拜地区，其人数约有7000帐户。这种强制游牧人迁移的措施，是要迫使他们转为定居和从事农业。这种做法历来是要遭到反对的。希瓦汗国的统治者对汗国境内各民族的压迫和横征暴敛，同样也引起这些民族的反抗。

在阿拉赫·库里汗即位后第二年（1827年），汗国境内的哈拉卡尔帕克人，由于不堪官吏征税（指轮番征收扎卡特税）的压迫而举行起义。起义主要发生在契丹部落和弘吉剌部落占据的地区。但另有一些哈拉卡尔帕克贵族率领自己的部落站在起义者的对立面，帮助希瓦汗的军队进行镇压，遂使起义失败。同年，谋夫绿洲也发生了萨利克部土库曼人的起义。在1842年，谋夫又发生第二次起义。起义者戕杀税吏，驱逐希瓦官吏。布哈拉的异密纳斯鲁拉虽答应给予支持，但并未实践其诺言。希瓦汗调集军队围困谋夫，毁坏庄稼，赶走土库曼人的畜群，断绝相邻地区对谋夫绿洲的粮食供应。由于长期封锁，起义终归失败。

大约在1830年时，有1万户土库曼人迁到帖振河岸一带居住。据统计，当时帖克土库曼人的总数为4万户。艾尔撒里部分布于阿姆河，其人数与帖克人数目相当。萨利克人居住于谋夫绿洲，有2万帐户。约穆德人游牧于希瓦和阿斯特拉巴德之间的地区，人数与萨利克人的数目相当。戈克兰人居于阿特烈克河与古尔甘河流域，这部分人承认伊朗的主权。萨鲁尔人则占据着帖振河上游谢腊赫斯附近地区。在土库曼的各种部落中，以帖克人人数较多，他们曾占据里海东北岸曼格什拉克的伊斯穆思地峡（Ithmus）。

当时，希瓦汗国的领土西临里海，北至厄姆巴河，南接伊朗，东北达锡尔河与浩罕汗国的势力相接，并统治了那一带的哈萨克

①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217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人和哈拉卡尔帕克人。

总的看来，在19世纪前期希瓦汗国还算是繁荣强盛的。汗国的经济有所发展，领土也有所扩大。俄国的侵略威胁还未达到迫在眉睫的程度。希瓦当时是中亚三大汗国中较强的一个。

希瓦汗国同布哈拉汗国的关系是敌对的。阿拉赫·库里汗在即位不久，就同布哈拉汗国开战。当希瓦汗国同俄国的关系紧张时，曾力图劝诱布哈拉异密与之联合反对俄国，但后者拒绝。所以，当布哈拉异密纳斯鲁拉人侵浩罕汗国时，阿拉赫·库里汗即袭其后，迫使纳斯鲁拉不得不从浩罕撤回。1832年，阿拉赫·库里汗率其全军进攻谋夫，并向帖克土库曼人索取贡赋。他在萨鲁尔土库曼人的驻地设立了一个关税征所。后来，又向经过那些地方的商队征税。

布哈拉汗国的异密不甘心谋夫绿洲落到希瓦汗国的势力之下，19世纪40年代就来干预该地的事务，遂又引起两国之间的战争。希瓦军队进攻查尔周和布哈拉汗国的其他地区，抢劫破坏，掳掠人口。被希瓦人俘虏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这些俘虏在希瓦组成了几个新的村庄。为了反击希瓦汗国的进攻，布哈拉汗国在1842年征兵达10万人，首都及其附近地区的居民，除商人以外几乎都参加了军队。

希瓦汗国同浩罕汗国也有矛盾，这主要是因争夺对锡尔河下游的哈萨克人的统治而引起的。希瓦汗国历来对咸海附近地区及锡尔河河口与阿姆河河口之间的地区提出享有主权。1830年左右，希瓦的阿拉赫·库里汗在库完（Kuyan）河（库完河是锡尔河南面的一条支流）的左岸建筑了几个要塞，并从那里向哈萨克人征收扎卡特税，也向经过其地的商队征税。1846年，希瓦人又在库完河上建立一个堡垒，以其第一任长官之名命名为和加·尼亚孜堡。该堡能控制经过克孜勒库姆的两条道路，一条从俄国边境通到希瓦，另一条通往布哈拉。

另一方面，浩罕汗国也在锡尔河下游兴建堡垒。希瓦统治者通知他们拆毁之。两国因此发生冲突。希瓦人在那一带的统治是残暴的，引起哈萨克人的反抗。1842年9月，锡尔河的哈萨克人曾举行起义以反抗希瓦汗国的统治，他们袭击了江和卓堡[①]，并夺取了一些希瓦要塞，杀死了希瓦的税吏。为此，希瓦汗国派军前往镇压，对那里的哈萨克人大肆进行屠杀和抢劫。哈萨克人受到严重的惩罚。

对锡尔河下游及那里的哈萨克人的主权问题，不但引起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的冲突，而且也引起了同当时正向南入侵的沙俄的冲突。因希瓦汗国一直把厄姆巴河作为自己的边界，所以认为俄国占领锡尔河流域的任何地方都是侵犯了希瓦汗国的领土。希瓦人在锡尔河岸的江卡拉堡派了官员，向当地的哈萨克人及经过其地到奥伦堡去的布哈拉商队征税。另一方面，希瓦和布哈拉两国都对谋夫提出主权要求，同时也争议锡尔河下游左岸的地区。这些争议使希瓦汗国同其邻国发生一系列的问题。

1842年11月23日，阿拉赫·库里汗去世，其子拉希姆·库里（Rahim Kuli）即位。在这位汗统治的时期，希瓦人战胜了木尔加布河上游伊朗族的詹姆希德人。1845年，希瓦汗又遣使与肯尼萨尔的哈萨克人联合抗俄。但拉希姆·库里汗享国甚短，于1845年死去（维里雅米诺夫·泽尔诺夫曾经发掘和发表他的一个钱币）。他的兄弟穆罕默德·阿明（简称为马达明）即位为汗（1846~1855年）。这位汗被说成是希瓦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汗。

马达明即位以后，立即进攻萨利克土库曼人。经过六次战争，希瓦汗夺取了谋夫城堡及其附近的约洛坦城堡。但在希瓦军撤走后，萨利克土库曼人就立即反攻戕杀希瓦官吏和戍军。马达明汗

① 罗灵逊：《英国和俄国在东方》（Henry Rawlinson,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 1875），英文版，第167~168页。

联合萨利克人的宿敌詹姆希德人前去镇压,获胜。当时,帖克部土库曼人进行反叛,马达明汗经过三次战争才部分地征服他们,并派乌兹别克军和约穆德部队以监治之。可是,乌兹别克人和约穆德人发生争执,希瓦汗把约穆德人的一个首领从高塔上掷下摔死,激起了约穆德人的反抗。

二、布哈拉汗国

阿布勒·哈孜死于何年不详,只知道沙·木拉德是在18世纪的最后一年(1799年)被杀的。以后,阿斯特拉罕王朝(扎尼王朝)即为曼格特王朝所代。新王朝的第一个代表是海达尔(1800~1826年),故也称为海达尔王朝。海达尔同希瓦汗国的穆罕默德·热衣木汗是同时代人。二者在位的年代也大致相同。海达尔及其后继者不称汗,而是称为异密。

在布哈拉汗国掌权的是曼格特部的贵族,他们是汗国政权的支柱,军事、政治集团的骨干,不属于曼格特部的乌兹别克贵族,在政府机构里不起什么作用。曼格特部的封建贵族以及宗教上层、和卓(赛伊德)等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海达尔虽然任用了自己的一些人,但还是逐渐遭到封建贵族的反对。

布哈拉汗国的领土基本上是在泽拉夫善河流域和卡什卡河流域。南面阿富汗突厥斯坦(指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之间的地区)的一部分,东南塔吉克斯坦山区的一些地方及泽拉夫善河上游的几个小山国,东北的土尔克斯坦城及其附近的哈萨克地区,也都属于布哈拉汗国。而谋夫绿洲及土库曼的东部则是沙·木拉德时期通过战争而夺得的。布哈拉汗国虽然位置适中,土地广阔,但在19世纪初期对邻国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汗国所属的许多地方仍是半独立的封建领地,同汗国中心地区的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系都是很薄弱的。如木尔加布河谷,是由巨大的荒漠地带将其与布哈拉分开的,有的地区则完全处于半独立地位。

海达尔即位以后,曾任命他的兄弟纳斯尔丁管治谋夫,任命

另一兄弟穆罕默德·胡赛因管治撒马儿罕。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用各种残暴手段翦除异己,并杀害自己的兄弟、亲族和前王旧臣。在沙·木拉德死时,谋夫的土库曼人曾举行起义。他们从萨利克部落中选举自己的代表,并攻打、残破城镇的周围地区。纳斯尔丁镇压了这次起义。可是纳斯尔丁也害怕遭到海达尔的迫害,不久就逃往伊朗。

接着,海达尔又出兵进攻撒马儿罕的穆罕默德·胡赛因以及米安卡勒、克尔米纳等地的王公贵族,将他们驱逐。在渴石,有约1000人被杀,以后所有的俘虏也被杀掉。撒马儿罕被委派给一个名叫德夫勒特·库什·伯克的波斯人管治。

海达尔在清除内部的异己势力后,又去进攻乌腊提尤别。该地长官带了礼物出来迎接,表示向其称臣,但这位投诚者却被海达尔交给一个仇人处死。海达尔任命乌提库尔·库什伯克的儿子喀必勒伯克为乌腊提尤别的长官,于是,忽毡与塔什干的所有地方都被布哈拉汗国统一了。以后,就开始了布哈拉汗国同浩罕汗国的冲突和斗争。双方争夺的目的,就是乌腊提尤别和吉扎克这两个要地。

在海达尔统治时期,布哈拉汗国几次遭到希瓦汗国的进攻。最初一次在1804年,起因是上述谋夫事件和布哈拉汗国唆使土库曼人进攻了希瓦的商队。这次希瓦被击退,希瓦汗艾勒塔扎尔在逃回渡阿姆河时淹死。在1821年希瓦又来进攻。结果,谋夫绿洲于1822年被希瓦汗国夺去。由于连年征战,外敌入侵,汗国不宁,加以不断发生强大的人民起义,遂使布哈拉汗国日益走向衰落。

布哈拉汗国无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仍然保存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其土地占有形式与16世纪无所区别。所有的土地分为三种类型,即国有土地、私有土地和瓦库甫地。其中以国有土地占绝对优势,其次是瓦库甫地。在布哈拉汗国最有权势的人是赘巴尔和卓(圣裔),最高的民政职务是阿奇木伯克,负责收税。布哈拉周围的

地区分为七个土绵，每个土绵由一个阿奇木伯克治理。阿奇木手下有一个丞，由国王任命。一个土绵有许多村子，每个村子有一个阿克萨哈尔（乡约），由村民选举产生，职务世袭，负责解决民间纠纷，征收赋税。每个结婚的村民都要给乡约送礼，在收获时给他缴一部分谷物。在村子中另有汗国的官员与乡约一同进行统治。这种官员是阿奇木伯克的代表，称为纳伊布（Naib），通常由毛拉（宗教职业者）担任，更富有和更有势力的乌兹别克人称为伯克。

据1820年俄国内格里使团的随员梅因多夫男爵访问布哈拉汗国后的报道，当时布哈拉汗国的居民总数估计在250~300万人之间，首都布哈拉有7万人，其中四分之三是塔吉克人。[①]在布哈拉，还有很多犹太人，主要是手艺人、丝绸商等，他们只准住在三条街上。布哈拉汗国每年向犹太人征的税达8万卢布，禁止犹太人在城内骑马，也不准他们穿丝绸的衣服。当时，阿富汗内部动乱不安，使得大量的阿富汗人跑到布哈拉汗国来寻求避难所。这时，布哈拉的阿富汗人约有2000人。

梅因多夫把喜萨尔看成一个半独立的领地，30年代的英国人伯恩斯也有同样的说法。实际情况是：19世纪20年代，喜萨尔的统治者有时派一部分军队去给布哈拉的异密服务，以此表示相互间的宗主藩属关系，这种关系在整个19世纪的前半期都是如此。

总之，直到19世纪，布哈拉汗国仍然完整地保留了伊斯兰封建社会中的一套政治、经济制度，它显然对中亚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了阻碍的作用。

布哈拉汗国的异密海达尔于1826年10月6日病逝。[②]他遗有三个儿子，即胡赛因、奥马尔和纳斯鲁拉。海达尔死后，三子争位。

① 按：美国记者舒勒于1873年在中亚见到的情况，与梅因多夫的报道相同，即河中地区到19世纪仍然是有大量古代雅利安人的后裔塔吉克人。

② 海达尔遗留下许多钱币，钱币上铸有他的称号为“帕的沙·密尔·海达尔”，或“赛伊德·密尔·海达尔”。有的钱币上也铸有他父亲马阿孙姆和祖父丹尼阿勒的名字。

起初是胡赛因即位,但他仅做了75天的异密即死去。据说是库什别吉把他毒死的。接着,王位由其兄弟奥马尔夺得。纳斯鲁拉率军向首都进攻,于1827年4月24日攻下布哈拉,做了汗国的异密。关于奥马尔的下落,有的记载说他到麦加朝觐去了,有的记载说他被囚禁,后逃脱,先逃到马什哈德,继又逃到巴里黑,最后在浩罕患霍乱身亡,其遗体归葬于布哈拉。

纳斯鲁拉在位达30多年（1827~1860年）。其早期比较有善政。他自称异密·乌勒·穆明,其臣民称他为哈孜勒特。他勇武好战,在其顾问库什别吉的襄助下,他能明智地进行统治,故汗国由弱变强。他的实力在于建立了一支职业军队。帮助他建军的是一个名叫阿不杜勒·萨穆特的人。

阿不杜勒·萨穆特于1784年出生于大不里士,曾学习过西方的军事科学知识,在克尔曼沙服务,由于某种过失被割耳,后去白沙瓦,在阿富汗异密多斯特·穆罕默德手下服务。1832年,阿不杜勒·萨穆特带着对英国人的仇恨来到布哈拉,受雇于布哈拉的军队,逐渐获得纳斯鲁拉的信任。布哈拉异密靠他的参谋和帮助,改造旧的军队,建立起一支常备军,配备了一些火枪和炮。纳斯鲁拉就是依靠这支军队来进行扩张的。同时,他还进行行政改革,实行灌溉计划,以提高国内的农业生产水平。他始终为汗国的统一进行着斗争。

纳斯鲁拉即位后,依靠的是同乌兹别克贵族没有联系的分子。除前述的阿不杜勒·萨穆特以外,还有一个人名叫拉赫曼·伯尔地。他使用这些人来消灭乌兹别克部落贵族,并迫害和消灭自己的亲族以及过去拥护其父、兄的人。当时游历过中亚的西方作者们,都提到这种迫害的残酷性。

纳斯鲁拉在消灭了自己的亲族和异己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实行暴政。他任命土库曼人马阿苏木·伯尔地为警察首脑。当时特务遍地,密探横行,人民的生命财产随时有遭剥夺的危



险,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告密者遍于市场、学校、清真寺和洗澡堂。秘密警察甚至可以以监视宗教法规为借口,闯入民间住宅。他们常用酷刑拷人,使其交出财产,而不经任何合法的审讯。万伯里说,谁要是想保护其财产、奴隶和儿女,就会被指控为反叛而被抓起来囚禁。囚禁者往往被其残酷处死,如捆绑起来,活活剥皮,放在炉子上烧烤,或从高塔上抛下来摔死,等等。[1]纳斯鲁拉还实行沉重的赋税压迫,引起人民的严重不满。

纳斯鲁拉也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物,他企图重建帖木儿帝国,当政后便立即进行领土的扩张。首先是进攻沙赫里夏勃兹。他的军队不但反复前去攻城,而且在未能攻下主要城堡时破坏本地居民的庄稼,抢夺他们的财产。曾长期在纳斯鲁拉的军队中服务的俄国俘虏曾经谈到,这样的进攻不下十四五次。19世纪前半期,阿富汗突厥斯坦(居民以乌兹别克族居多数)曾经名义上承认布哈拉异密为君主,但实际上是独立的。如巴里黑地方,并不向布哈拉纳贡,只向本地的统治者依禅、和卓纳贡。布哈拉的和阿富汗的异密都想臣服其地。1837年,纳斯鲁拉率军至阿姆河,把巴里黑、希巴尔杆、马扎拉等地的统治者召来相见,并把他们带往布哈拉。布哈拉军渡过阿姆河,进入巴里黑,然后返回。这一事实充分表露了纳斯鲁拉对阿富汗突厥斯坦的野心。

布哈拉汗国同浩罕汗国的斗争是由来已久的和一贯的。1839年,纳斯鲁拉出兵进攻浩罕,其理由是说浩罕汗国在布哈拉边界附近建筑了皮什阿戛尔城堡。这次进军有阿不杜勒·萨穆特在军前效力。布哈拉军侵占了费尔干纳谷地,暂时地将浩罕变成为藩属。布哈拉与浩罕争斗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争夺吉扎克、乌腊提尤别和忽毡等地。双方进行过多次战争,互有胜

① 万伯里:《布哈拉史》(A.Vambery, History of Bokhara from the Earlist Period down to the Present. Composed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Oriental Known and Unknown Historical Manuscripts, London, 1873.)。

负,此数城时而易手。大约在1840年时,浩罕的马达里汗因荒淫腐化引起臣属的反对。其中一部分人邀请布哈拉异密纳斯鲁拉前去协助他们攻打马达里汗。纳斯鲁拉在1842年率军侵入浩罕汗国,占领其首都,将马达里汗逮捕处死,并在所有重要的地方都派了自己的官员。可是,不久浩罕人奋起反抗,驱逐了布哈拉人,恢复了自己的独立。

纳斯鲁拉同其西邻希瓦汗国的关系也不友好。两国有宿仇,而自曼格特家族当政后又增加了新仇。此时,谋夫绿洲已归于希瓦,布哈拉人去干预谋夫事务,故又引起两国间的战争。1843年4月,纳斯鲁拉率领近10万人的大军反攻希瓦,但在哈扎拉斯普地方遭到惨败。纳斯鲁拉侥幸仅以身免,其骑兵大部分损失。

布哈拉与希瓦虽互相敌对,但仍像其先人一样都对伊朗的东北诸省经常进行袭击。名义上是进行圣战,实际上是掠夺财产和奴隶。这种袭击使那些地区的城乡遭到严重破坏,人烟稀少,以致伊朗国王阿巴斯·米儿咱时刻想进行报复。

由于掠夺什叶派的伊朗人和异教的俄罗斯人为奴,布哈拉成为中亚最大的奴隶市场。当时有4万波斯人(他们绝大部分是属于伊朗东北诸省的人)和500俄罗斯人被拘禁在布哈拉为奴隶。奥伦堡曾有一个俄国商人,诱骗俄罗斯人将其卖往哈萨克草原,哈萨克人又将这些人卖往布哈拉汗国为奴。他因此致富,成为奥伦堡最富有的商人。后来这种肮脏买卖被发现,乃改名换姓以逃避惩罚。[1]奴隶有一定的价格:全劳动力,价29英镑;熟练匠人,价64英镑;年轻姑娘,价格近100英镑。富人对待奴隶极为残暴。[2]

不但奴隶,就是异教徒在布哈拉汗国也遭到迫害。如19世纪

---

①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2卷,第90页,注1。

② 斯克兰、罗斯:《亚洲的心脏》(F.H.Skine and E.D.Ross, The Heart of Asia),英文版,第378页,伦敦1898年版。

40年代末，有一个意大利人乔万尼·奥尔兰迪（Giovanni Orlandi，帕尔马人），沦落在布哈拉汗国，为异密制造钟表。异密强迫他改信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基督教徒，乔万尼·奥尔兰迪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为此异密遂将他处死，时在1851年。[①]

布哈拉汗国的经济情况很糟。据美国作者舒勒的报道，布哈拉地区即使在最好的年成粮食亦不能自给。1770年曾发生大饥荒。1810~1811年，无冬天，春天未下雨，遂无收成。由于严重的饥荒，使出卖小孩、姐妹、母亲的现象发生，或杀死老人，或让其饿死。1835年，又发生一次严重饥荒。[②]舒勒在当地曾见到人肉的价格。他曾买到一个波斯小孩，价25英镑。

纳斯鲁拉主要是依靠军队建立集中统一的统治，才能较长时期执政。他也搞了一些灌溉工程。据19世纪中叶西方旅行家的记载，在泽拉夫善河谷地等地区，有农业居民重新定居的标志。这些旅行家还谈到，该地区的很大一部分乌兹别克居民乃过着半定居、半游牧的生活。许多居民已经没有足够数量的牲畜来经营过去那样的游牧业。

纳斯鲁拉除争夺忽毡等地外，还想把塔什干和突厥斯坦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于1845年出兵占领其地，但在那里并没有维持多久，随后仍为浩罕所占据。

第三节　浩罕汗国的发展和扩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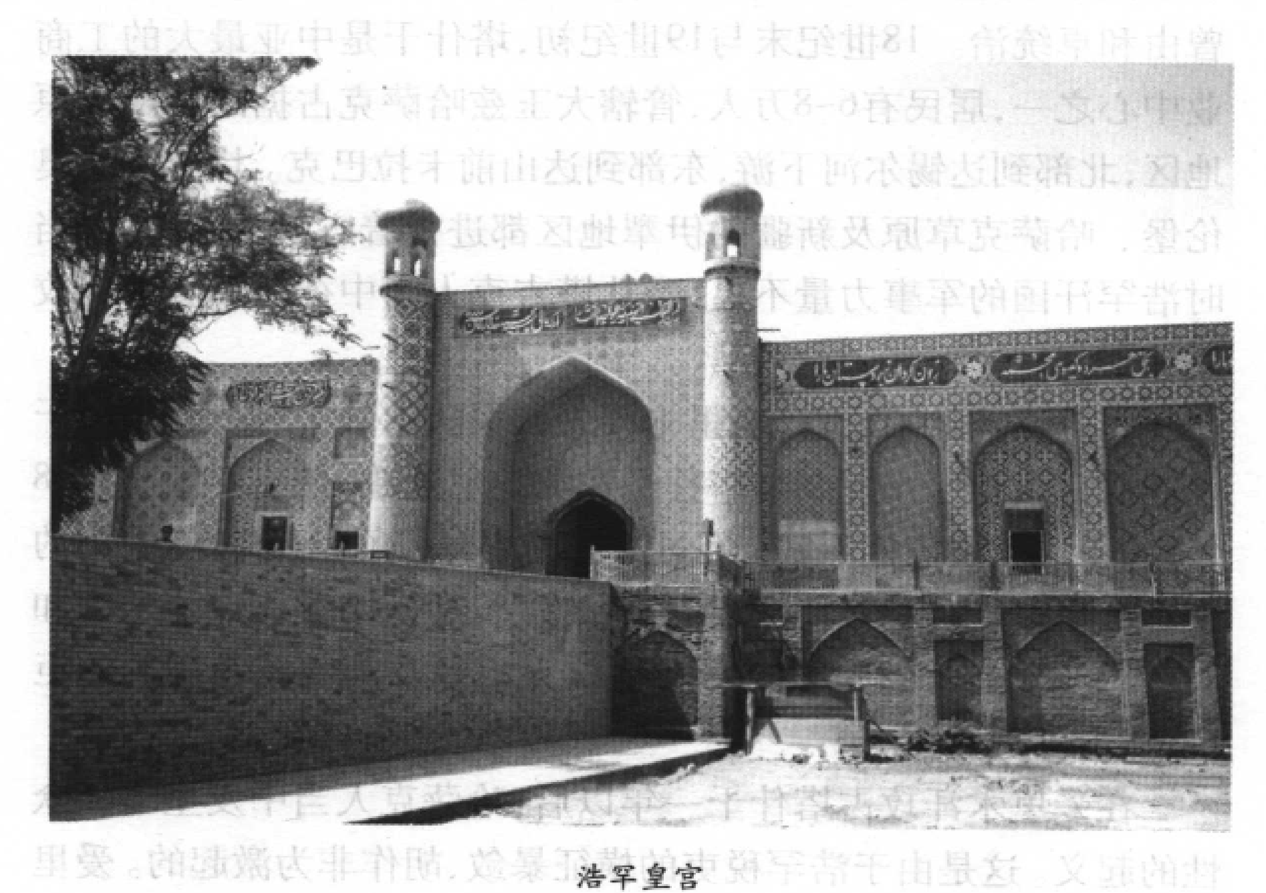
浩罕伯克纳禄博图于1800年被塔什干的玉努斯和卓处死以后，遗有三个儿子：爱里木、奥玛尔、沙赫鲁。由其长子爱里木（或

①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2卷，第90页，注1。

②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1卷，第292页。

写作阿利姆、埃利母、阿林等）即位（1800~1809年）。据马克苏姆·和卓和其他人的叙述，爱里木是浩罕汗国第一个自称为汗的统治者，也是第一个自铸钱币并以自己的名义讲道（虎土白）的浩罕首领。爱里木的钱币系用纳迪尔·沙入侵时留下的旧炮作原料所铸，其上铸的他的称号仍为伯克。

爱里木汗的统治并不巩固，处处遭到其父辈们的反对。这些人习惯于自行其是，而不考虑汗国的利益。甚至像小城镇伊斯法拉（当时不过是一个大的村子），其统治者竟然不愿意尊重汗的



浩罕皇宫

命令，以武力相对抗。另一个城镇楚斯特的统治者，为自己的一个亲戚向汗报仇发动了叛乱，开始抢劫汗国首都的郊区。在这种情况下，爱里木汗便采取残忍的手段来对付反对者。这些反对者的大多数都被杀戮或驱逐。这样，整个费尔干纳地区便被爱里木汗统一起来。但爱里木汗随意生杀予夺，抢夺人民的财产，也引起群



众的怨恨。

爱里木汗不仅统一了费尔干纳谷地，而且对外进行了扩张。他自即位的头一年起，就企图占领所谓“通往忽毡的大门”的乌腊提尤别和吉扎克，而与布哈拉汗国争战。是后，他对乌腊提尤别进行了15次的进攻，但无结果。当时乌腊提尤别的统治者、乌兹别克族尤兹部落的贵族，时而靠近布哈拉汗国，时而靠近浩罕汗国，依偎于二者之间，实际上是独立的。

爱里木汗再一个扩张的对象是塔什干，这是一个独立领地，曾由和卓统治。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塔什干是中亚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之一，居民有6~8万人，管辖大玉兹哈萨克占据的广阔草原地区，北部到达锡尔河下游，东部到达山前卡拉巴克。塔什干同奥伦堡、哈萨克草原及新疆的伊犁地区都进行着广泛的贸易。[①]当时浩罕汗国的军事力量不足，乃从塔吉克人当中征募军队来进攻塔什干。

在进攻塔什干之前，爱里木汗先派军队占领了忽毡和塔什干之间的广阔地区，控制着塔什干水源的尼亚孜·伯克要塞。1808年，才正式进攻塔什干城。经过激烈的流血战争，双方都有严重的伤亡和损失。爱里木汗在攻克该城以后，即把哈萨克部落的比和其他的统治者都召集来，宣布承认大玉兹及其部属为浩罕的臣民，然后班师返回。

在爱里木汗攻占塔什干一年以后，哈萨克人当中发生了群众性的起义。这是由于浩罕税吏的横征暴敛、胡作非为激起的。爱里木汗在1809年派他的兄弟奥玛尔·伯克及其母舅率军前去镇压，下令消灭所有遇到的哈萨克人。奥玛尔依照这个命令执行，哈萨克人被迫投降。奥玛尔返回复命，但爱里木汗却怪他手软，又命令他再去无情地屠杀哈萨克人。当时，浩罕的士兵都不愿去进攻哈

① 伊凡诺夫：《中亚史纲要》，俄文版，第6章，东方文献出版社。

萨克人。他们认为，哈萨克人是无辜的穆斯林，不应这样残忍地屠杀他们。而哈萨克人又分散在草原上，天寒地冻，道路难行，不易找到。因此，军队都不愿意去进行这种不义的战争。奥玛尔的母舅塔海说："奥玛尔·伯克应当为汗，我们不能服从爱里木汗这样的一个暴君。"于是，军队就返回浩罕，宣布拥立奥玛尔·伯克为汗。

这时，爱里木汗身边只有300名追随者。他带领这支人马以及另一个兄弟沙赫鲁（哈萨克女所生）向浩罕进军。在路上随从人员相继散去，在达拉库赫城附近遭到奥玛尔汗军队的袭击，爱里木汗中箭身亡。此事发生在回历一二二四年（1809年），美国作者舒勒则认为是在1812年。[①]

爱里木汗在世时还曾进攻柯尔克孜人，至于纳林河的上游克特缅·土别，当时其地属中国清朝的版图。

奥玛尔登上汗位之时，大部分反对汗政权的人以及汗族成员（指纳禄博图的子孙和亲戚）已被爱里木汗所杀或已被驱逐。奥玛尔汗又消灭了最后一个可能的争位者沙赫鲁。奥玛尔汗得到大封建主的支持。他同大封建主的联盟在其统治的整个时期都保持着，大大促进了浩罕汗国封建统治的加强。

正是在奥玛尔汗统治的时期，浩罕汗国发展成为一个中亚大国。浩罕也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封建国家。其统治阶级，一是乌兹别克族明格氏族的贵族大地主，二是以和卓家族为首的宗教上层人物。前者是世俗的国家政权的掌握者，后者则实际上操纵着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

在奥玛尔汗统治的时期（1809~1822年），浩罕汗国的领土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向西北扩展到了锡尔河的下游，向东北侵占了

①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1卷，第341页，伦敦1876年版。

原属于中国清朝的大片领土，向南侵入帕米尔高原，强盛一时，为四邻所忌。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自穆罕默德·哈基木以后的费尔干纳历史家们都把这个时期描写成为一个光辉的时代。

关于浩罕汗国扩张的情况，可从几个方面来叙述。

一是浩罕继续同布哈拉汗国争夺吉扎克与乌腊提尤别，但双方都没有能占上风。乌腊提尤别和吉扎克是两座名城，一座处在从浩罕和忽毡去撒马儿罕的路上，另一座个处在从塔什干去撒马儿罕的路上，是乌兹别克尤兹部落的驻地。奥玛尔汗于1812年时进攻乌腊提尤别，当时该地的统治者是马赫木德汗。奥玛尔汗攻占其地，将马赫木德汗带回浩罕，命自己的人管而治之。但三个月后马赫木德汗逃出浩罕，继续进行斗争。舒勒说，斗争的结果是吉扎克并入了布哈拉，乌腊提尤别并入浩罕，马赫木德汗之子去浩罕宫廷供职。

二是塔什干在1815年最后并入浩罕汗国，该地区的哈萨克人也归到浩罕汗国的统治下。有一部分曾经生活在奇姆肯特附近的哈萨克人则撤到中国境内，另一部分哈萨克人因不习惯于定居生活，退到额尔齐斯河畔中玉兹的哈萨克部那里，还有一些哈萨克人则撤到了阿克塔格山。总之，大玉兹的哈萨克人，一部分归属于中国清朝政府，一部分归属于浩罕，另一部分则被认为是独立的。

三是浩罕汗国在吞并了塔什干以后，就从那里进一步地向突厥斯坦地区扩张。当时，哈萨克汗的后裔托斋汗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但还是失败，被迫去布哈拉寻求避难。1814年，奥玛尔汗命塔什干长官拉加巴去进攻土尔克斯坦城（据穆罕默德·哈基木说，当时该城处在布哈拉异密海达尔的管辖下，实际由一个哈萨克苏丹统治）。浩罕军夤夜进抵城下，呐喊攻入城内，对城内的居民进行抢劫和杀戮。奥玛尔汗得到胜利的消息后，迅速赶来臣服该城及周围的草原地区。据说，哈萨克苏丹阿迪布即在此时臣服于浩罕，他的部落分布于今七河省一带。

四是浩罕汗国在1814年征服了土尔克斯坦城及周围地区以后，在1817~1847年进一步沿锡尔河而下，一直到东经64度的一线，建筑了一系列的堡垒要塞。如1817年在锡尔河上建筑了阿克·麦斯吉德堡。该堡距锡尔河河口约300英里，起初是建在锡尔河的左岸，一年以后又挪到右岸。浩罕汗国从该堡对来往经过的商队进行讹诈，并对附近的游牧人征税。浩罕汗国还侵占了原属于清朝的许多地方。如20年代，兴建了阿吾里也阿塔（今江布尔），以后又相继兴建皮什彼克、托克玛克以及一系列的其他堡垒。由于兴建了这些堡垒，遂切断了游牧草原地区同山区牧场的联系，从而把当地的游牧民置于浩罕戍军的控制之下。这时浩罕已发展成为中亚大国。

五是侵夺柯尔克孜人的地区。柯尔克孜人分布于浩罕汗国的边缘地带，其四季牧场地域辽阔，冬天住在伊塞克湖谷地，夏天游牧到伊犁，西至于塔什干，南达喀尔提锦。总之，遍及于天山南北，北自楚河、塔拉斯河盆地，南至帕米尔，东至喀什噶尔，都有他们的牧地。柯尔克孜人当中的萨尔巴噶什部游牧于费尔干纳谷地东南山区。该部曾进攻浩罕的商队，并影响、阻挠费尔干纳同喀什噶尔之间的商业联系。为此，浩罕汗利用柯尔克孜人的库特鲁格·赛德部（分布于纳曼干山区的北部）去反对萨尔巴噶什部，并派一些浩罕军队去予以协助。据纳里夫金讲，浩罕军在柯尔克孜地区大肆进行抢劫与屠杀，绝不宽容妇女和儿童，就这样征服了费尔干纳附近的柯尔克孜地区。接着，在1821年，浩罕汗国的奥玛尔汗又派赛德·库勒·伯克率军进攻纳林河上游地区，臣服了那里的柯尔克孜巴噶什部和萨雅克部。于是，分布于费尔干纳境内的柯尔克孜人都服属于浩罕汗，居住在喀什噶尔境内的柯尔克孜人则是清朝的臣民。

以后数年，浩罕汗国还将政权扩展到了阿赖谷地以及伊塞克湖盆地和喀什噶尔边境。这样一来，浩罕汗国的疆域竟西达咸海，

东面非法侵入属于中国的伊塞克湖地区。

浩罕汗国的北部是哈萨克大玉兹和部分中玉兹的地方。浩罕汗也曾派赛德·库勒·伯克率军进攻哈萨克草原，引起哈萨克人的反抗和起义。起义遍布于突厥斯坦、阿吾里也阿塔、奇姆肯特、赛兰，但被浩罕汗镇压了下去。另外，塔什干地区也发生了反对浩罕的起义。所有这些起义，使浩罕汗国的扩张受到牵制。而从19世纪中叶起，浩罕的扩张就被俄国的入侵打断了。

浩罕汗国在新占领的地区都设防建堡，驻扎军队，派出税吏，依靠本地民族中的部落贵族来进行统治。浩罕汗国在这些城堡附近发展农业，以保证戍军的供应，并兴建某些水利灌溉工程，这样吸引游牧人到城堡附近来进行贸易，以扩大农业、手工业产品的市场，于是在城堡附近渐有商人定居。为了加强思想影响，浩罕汗国还在草原上的居民区兴建清真寺、宗教学校，派阿訇、毛拉去传教。

浩罕汗国较大的城镇是所谓四城：浩罕、安集延、纳曼干和玛尔噶朗。据在1813~1814年间到这些城镇访问的俄国人纳扎罗夫说，城镇规模大，手工业、商业活跃。又说，整个浩罕汗国富产棉布、丝与蚕桑，浩罕人以其所生产的布匹与布哈拉及俄国进行交易。

又据另外一个访问过浩罕汗国的作者伊则图拉（Izzetulla）说，奥玛尔汗有一支1万匹马的常备军，但由于给养不足，作战不能超过两个月。此外，各部落能举兵3万人，每年为汗服务一个月，不要汗支付薪饷。他们绝大部分以戈矛为武器。

奥玛尔汗于1822年去世，有的说是被其长子穆罕默德·阿里毒死的。穆罕默德·阿里一般也简称为马达里，或迈马达里。马达里继承了浩罕的汗位（1822~1842年）。他是浩罕历史上第一位有详细史料记载的汗。

马达里汗在奥玛尔汗开拓疆土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领土的扩张。日本学者佐口透说："马达里汗的时代是浩罕汗国权力强

化,国力全盛的时代”。[①]到19世纪30年代,浩罕汗国的领土已包括咸海至巴尔喀什湖及伊犁河地区的哈萨克草原,南至于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地区,约相当于今乌兹别克共和国的东部,哈萨克共和国的南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大部分以及塔吉克共和国的一部分,东接中国,西邻布哈拉汗国,北连沙俄。浩罕遂成为中亚人口最多、地域最大的一个封建汗国。

马达里汗在其执政的早期,比较注意发展生产。为了振兴农业,在塔什干地区开凿了灌溉大渠“汗·阿里克”。当时塔什干是属于浩罕的领土。中亚地区由于气候干旱,灌溉对农业极为重要。所以,甚至在60年代费尔干纳政治局面吃紧的时期,该地的灌溉工程仍然是加紧地进行的。浩罕的统治阶级与和卓等宗教上层,同商人阶层有密切的联系,控制着浩罕的对外贸易,其中也包括同中国新疆的贸易。因此,浩罕同中国新疆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为了经商而前往喀什噶尔地区的浩罕人(清朝时称为安集延人)是很多的。浩罕汗国的统治者也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浩罕的统治集团不但在经济上关注同东面清朝的贸易关系,而且,同中国新疆和卓集团的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浩罕的宗教上层及浩罕统治者与新疆的和卓互认为同类,互相支持。由于这种关系,在清朝乾隆年间平定大小和卓以后,浩罕便成了和卓后裔逋逃之渊薮。据统计,19世纪前半期,流亡在浩罕与玛尔噶朗两地的喀什噶尔和卓后裔竟达200人。[②]这些反动农奴主贵族的余孽,时时刻刻在图谋返回新疆,恢复其封建统治地位。当时浩罕汗国由于扩张了领土,势力强大,不再对清朝恭顺地履行藩部的义务,反而庇护从新疆逃来的和卓后裔,并支持他们返回喀什噶尔进行复辟活动。而这些也就是马达里汗当政时期的重要活动。

① 佐口透:《俄国与亚细亚草原》,日文版,第220页。

② 《瓦里汗诺夫著作选集》,俄文版,第523页,阿拉木图1958年版。

和卓后裔的复辟活动，早在18世纪后期就开始了。1759年，中国新疆大小和卓的叛乱被清朝讨平后，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子萨木萨克逃往浩罕、布哈拉等地，就企图复辟。1784年，萨木萨克暗差亲信与喀什噶尔伯克私通信息，准备谋反。1797年，萨木萨克的长子玉素甫侵犯南疆，但未能得逞。后萨木萨克死于布哈拉，其子玉素甫在布哈拉当阿訇。玉素甫有二弟，一名张格尔，一名巴布顶。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张格尔利用当时喀什噶尔维吾尔人对清朝官吏和地主、伯克们的不满，依靠野心勃勃的浩罕统治者马达里汗的支持，发动了对新疆的入侵。张格尔的军队是以浩罕军队为骨干凑集起来的。

张格尔叛匪在浩罕汗国的支持下人侵中国新疆作乱共有四次：1820年，1824年，1826年，1828年。其经过在中国史料中有详细的记载，在一般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中也都提及，兹不备述。总之，马达里汗是尽力支持张格尔，答应"派兵数千协同抢取喀什噶尔"。张格尔则答应在攻下新疆南路西四城后将喀什噶尔割让给浩罕，抢得的财物与浩罕平分。可是，张格尔的几次人侵都遭失败。他最后被清军活捉，于1828年解到北京处死。清朝愤于浩罕汗国的行为，要求其交出逃亡在浩罕的和卓后裔。当浩罕拒绝后，就禁止浩罕人（安集延人）去新疆贸易通商，并实行禁止茶叶、大黄出口的政策。又驱逐伊犁和南七城的安集延人，没收其茶叶、大黄、田地、房产。经准许留居新疆的浩罕人，只许种田、纳粮、当差，不得置产婚娶，违者立即驱逐。据统计，1828年时，新疆南路七城（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和田、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的安集延人共有3602户①，伊犁的安集延人共有1460余人②。这些浩罕人对清朝愈益不满，这种不满又被浩罕统治者利用，很快就在1830年发生了浩罕挟持玉素甫和卓的入侵事件。

① 《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六九、卷七五。

② 《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七八。

玉素甫和卓是张格尔之兄，原在布哈拉当阿訇。他既非富有，也未担任官职，不过借宗教名义，靠穆斯林的接济为生，而且受着布哈拉统治者的监管。浩罕马达里汗考虑到和卓后裔是喀什噶尔的贵族，对新疆的穆斯林、特别是对白山派的维吾尔人有一定的影响和号召力，便派了一个名叫爱散巴喀尔的喀什噶尔人，装扮成一个哈兰答儿（即德尔维希，是伊斯兰教中的苦行者，靠乞食为生），前往布哈拉，趁布哈拉异密出征不在时把玉素甫和卓请到浩罕。马达里汗要他带领浩罕人去侵掠喀什噶尔，为张格尔报仇。可是玉素甫说："我上喀什噶尔去，连一个高粱馕都不值"。[①]但在浩罕统治者的要挟下，玉素甫和卓只好在1830年秋天去入侵喀什噶尔，主要的部队是浩罕的2.5万人。入侵者在南疆各地进行烧杀抢掠，虽有虏获，但遭到南疆各族人民的英勇抵抗，而其后方又遭到布哈拉的牵制。布哈拉的阿塔里克伯克带领人马到吉扎克地方，扬言浩罕伯克如果去抢喀什噶尔，他们就要来取浩罕地方，并且出动500人把乌腊提尤别地方抢了。因此，马达里汗不敢亲自去喀什噶尔，而是在半路上返回浩罕去了。[②]

在上述的情况下，马达里汗只好向清朝请求和解通市。此外还要求在新疆贸易免税，并归还前次张格尔被剿灭后被抄没的安集延人的财产。清廷完全同意了浩罕的上述要求。1832年6月，马达里汗遣使向清朝进表，并携带大批货物，马300匹，羊1万只，总共达100多人的商队去喀什噶尔贸易。由此可见，浩罕同中国经济联系之密切和通商对浩罕及中亚各地的重要。

马达里汗不但支持和卓后裔入侵中国，而且进一步侵占中国的领土。如1825年浩罕在原唐代碎叶之地修建托克玛克要塞。1827年，浩罕乘清朝忙于平定张格尔叛乱的时期，在楚河（吹河）附近兴建皮什彼克（浩罕人称为皮什格克）堡。1830年侵占中国

①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

②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

的吹、塔拉斯、喀喇巴坦等地，并在吹、塔拉斯两地筑城5座。这就使中国伊犁所属的哈萨克部落处在浩罕汗国的控制之下。在费尔干纳以南，浩罕于1834年派军打败当时统治着达尔瓦兹和喀尔提锦的沙王马哈木，夺得喀尔提锦。[①]1835年3月，浩罕又侵入中国的色勒库尔地区，由于受到当地人民的抵抗，被迫撤回。[②]无论在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地区，或是在塔吉克山区，浩罕的统治都是极不巩固的。各地居民不断举行起义赶走浩罕的长官和税吏。塔吉克山区的政权又转入本地王朝的手中。

浩罕汗国始终同布哈拉汗国为争夺吉扎克、乌腊提尤别和忽毡进行着断断续续的战争。马达里汗在其统治的后期，变得越来越腐化堕落。国内各个阶层都联合起来反对他。特别是宗教集团，进行公开的鼓动，斥责马达里汗，说他破坏了伊斯兰法规。各反对分子都去向布哈拉的异密纳斯鲁拉求援。1842年4月，纳斯鲁拉率领3万骑兵和1万多土库曼军进攻浩罕。马达里汗一方面遣使求和，一方面又收拾贵重财物向纳曼干逃避，但在路上被追兵捕获解往纳斯鲁拉处。布哈拉方面指责他娶自己的继母为妻，违反了伊斯兰法，将其处死。马达里汗的次子木扎法尔也于同时被处死。其后，纳斯鲁拉娶马达里汗的继母为妻，但在下次进攻浩罕时又将她杀了。马达里汗的其他妻室和家属被送往布哈拉。250名浩罕的重要人物被留在布哈拉做人质。纳斯鲁拉任命前撒马儿罕的长官伊伯拉欣·达特喀为浩罕的监治官。[③]

伊伯拉欣·达特喀在浩罕欺压当地人民。他不但要浩罕人缴纳所有的赋税，而且自己还擅自增加了许多额外的赋税。因此，在他统治后三个月就发生了浩罕的起义。浩罕人到钦察把哈吉·比

① 伊凡诺夫：《中亚史纲要》，俄文版，第26页，东方文献出版社。

② 《清实录·宣宗实录》卷三〇一。

③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1卷，第71页、第344页，伦敦1876年版。

的儿子希尔·阿里找回来。此人是以前为躲避马达里汗的迫害而逃到钦察去的。他在那里娶了两个钦察女为妻。现在,钦察的首领正想利用这个机会恢复其在浩罕汗国的势力。因以前钦察人曾在浩罕汗国掌握所有的重要职务,后来是被萨尔特人赶走的。浩罕人群起进攻布哈拉占领者,几乎把他们全部杀死。伊伯拉欣·达特喀逃走后,希尔·阿里在钦察人的拥护下进入浩罕城,并立即被宣布为浩罕汗。布哈拉异密纳斯鲁拉闻讯率大军前来镇压,但遇到抵抗。又有消息说,希瓦汗率军袭其后,纳斯鲁拉乃立即撤军返回布哈拉。

希尔·阿里汗统治时期(1842~1845年),游牧的钦察人在浩罕汗国的势力大为增强。汗本人为人比较仁慈,成了钦察人的傀儡。钦察人控制国家,同萨尔特人(城市居民)为争夺权力进行着残酷的斗争。钦察人(乌兹别克人)的首领是尤素夫,萨尔特人的首领是沙地。起初,尤素夫被任命为千户长,掌握大权。他排挤萨尔特人,用自己的亲信担任一切要职,故希尔·阿里和萨尔特人均感不安。萨尔特人的首领沙地,征得希尔·阿里的同意,将尤素夫毒死,并将其追随者一并处死。钦察人的另一首领穆苏耳曼·库勒兴兵讨伐沙地,沙地兵败被杀。萨尔特人遂于1845年派代表去渴石请爱里木汗之子穆拉德·伯克回浩罕来夺位。[①]在布哈拉异密纳斯鲁拉的支持下,穆拉德·伯克趁穆苏耳曼·库勒外出征税时返回浩罕,夺取首都,杀死希尔·阿里,自立为汗,并宣布自己是布哈拉异密的藩属。穆苏耳曼·库勒闻讯从东部山区返回,穆拉德·伯克逃回渴石。穆苏耳曼·库勒乃于1845年拥立希尔·阿里之次子胡达雅尔为浩罕汗,他本人则充任摄政,实际上掌握浩罕汗国的大权。

胡达雅尔汗是穆苏耳曼·库勒女婿,即位时又年幼,受到其岳父的严格的控制,被置于隔离和孤立的环境中。穆苏耳曼·库勒因

① 按:穆拉德·伯克是在马达里汗于1822年即位后出走的。



怕胡达雅尔汗联络、收买朋友,故不给他钱。只有其岳父的儿子阿甫托巴恰·阿不都拉赫曼是他的朋友,给他一些钱。穆苏耳曼·库勒把所有曾经与他为敌的萨尔特人都赶出政府,用自己的人掌握一切部门,而这些人又尽力压迫人民。他惟我独尊,因此钦察人当中也产生了反对他的人。乌腊提尤别、忽毡和玛尔噶朗的统治者以及塔什干的伯克努尔·穆罕默德特别敌视他。

到1850年时,胡达雅尔汗渐渐年长,不再甘心于受约束的无权地位,企图组织自己的力量,以除掉穆苏耳曼·库勒。[1]此时,钦察人的各个首领,为了争夺权力而发生内部分歧。胡达雅尔汗便利用这种分歧,把那些对钦察人不满的定居农业居民联合到自己的周围,准备给予穆苏耳曼·库勒及其同族以打击。1851年,在浩罕初次发生公开的反叛。这一年,努尔·穆罕默德率领一支武装部队前往浩罕首都,想同玛尔噶朗的长官乌腾拜会合,推翻穆苏耳曼·库勒。但后者得到了消息,乃切断努尔·穆罕默德同乌腾拜之间的联系。努尔·穆罕默德不得不退回塔什干。

1852年,穆苏耳曼·库勒同努尔·穆罕默德又发生新的冲突,是由塔什干的贡赋问题而引起的。塔什干伯克努尔·穆罕默德给浩罕国库缴纳了一大笔贡赋,但没拿收据。税吏们将这笔贡赋私分了,塔什干伯克也分到一部分。穆苏耳曼·库勒责问,税吏无法交代,就逃往塔什干。为此,穆苏耳曼·库勒率4万人去进攻塔什干,并把胡达雅尔带在军中。这次对塔什干的围攻没有成功,一方面是由于玛尔噶朗伯克的叛变,另一方面是由于下暴雨。经过半月后,浩罕军队不得不撤退。[2]由于这次行动的失败,穆苏耳曼·库勒的威望下降,反对他的活动也加强了,并得到胡达雅尔汗的

---

①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Schuyler,Turkistan,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Khokand,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1卷,第349页,伦敦1876年版。

② 俄国商人克留切夫当时住在塔什干。他对1852年2月6~18日及6月5~17日间发生的事件,在日记中作了有趣的记载。该日记曾被作为附录发表于维里雅米诺夫·泽尔诺夫的文章之后。

秘密支持。

同年7月间，穆苏耳曼·库勒再次率军3万人去围攻塔什干。这次，努尔·穆罕默德已经加强了塔什干城的防御工事。他发现不能攻下该城，就转而去经过奇尔乞克河上的尼亚孜伯克堡，企图切断塔什干城的水源，接着又去攻打北方的奇姆肯特。趁穆苏耳曼·库勒不在时，塔什干城内的守军出击，打败围攻尼亚孜伯克堡的浩罕军，恢复了水的供应。穆苏耳曼·库勒赶紧回师援救，在奇尔乞克河上与塔什干军遭遇。在两军开战前，胡达雅尔汗及其众多的随从，都转到塔什干一边。浩罕军军心大乱，部队溃散。穆苏耳曼·库勒本人不得不逃到他母亲所属的柯尔克孜人当中避难。其部属许多人被杀，约1000人在奇尔乞克河中被淹死。

胡达雅尔汗虽然摆脱了其岳父的桎梏，但又转到了萨尔特人的控制之下，在浩罕又形成了由萨尔特人一派操纵政权的局面。约在两个月后，萨尔特人就发动了反对钦察人的运动。乌腾拜和他的支持者都被杀，他们的地方被萨尔特人夺去。在塔什干，努尔·穆罕默德被处决，其伯克的位子被汗的兄弟马拉·伯克[①]所取代。在浩罕汗国，汗下达了屠杀所有钦察人的命令。于是，从阿克·麦斯吉德到浩罕和喀什噶尔之间的所有地方，无论是在市场上、街道上、草原上，开始了对钦察人的屠杀。浩罕变成了大屠场，屠杀延续了3个月，死了2万多人。他们的土地被没收，财产被分配。显然，这场屠杀是不得人心的。浩罕人多年后仍然对其不能忘怀，也从未宽恕这次事件。

到1853年初，浩罕对钦察人的屠杀仍然在继续进行着。穆苏耳曼·库勒被抓住，戴上高帽子和脚镣手铐，置于一个木制的台上，坐于其上达三天之久。有600钦察人当着他的面被处死，最后他也被绞决。这个乌兹别克人曾经两度把浩罕汗国从布哈拉人的

① 马拉·伯克，清朝史料称为迈里伯克。



手中解放出来，统治浩罕达10年之久，其结局却是如此。

消灭钦察人，并没有给浩罕汗国带来安宁，广大人民群众仍然像以前一样处在苦难之中。胡达雅尔汗仍与布哈拉汗国为争夺乌腊提尤别和吉扎克发生战争。在乌腊提尤别的战争失败后，汗又同他的兄弟马拉·伯克（当时管治塔什干）发生冲突。胡达雅尔汗虽打败了马拉·伯克，迫使其逃往布哈拉，但有消息传来，浩罕汗国北部的要地阿克·麦斯吉德堡被俄国人攻陷。从此以后，沙俄入侵的威胁就成了浩罕汗国存亡所系的问题了。

第四节 俄、英两国在中亚竞争的开始

19世纪初，俄国主要忙于侵略伊朗和在哈萨克草原的推进，对中亚尚未进行大规模的入侵，而是开展贸易和进行入侵的准备。俄国在1828年同伊朗签订《土库曼彻条约》，侵略波斯告一段落以后，才开始了对中亚的入侵。这一方面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开辟国外商品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同英国进行竞争。现在，先看一看19世纪前期俄国同中亚的商业贸易情况。

俄国同中亚的商业贸易有着悠久的传统。在中世纪时，曾经有一条从中亚经里海和伏尔加河通往俄国的商路，一直延续至近代，历久而不衰。从中亚输往俄国的货物，主要是棉花、细薄棉布、原丝和染色丝、丝制的长袍、披肩、围巾、干果、大米、蓝靛、绿宝石、帽子等。[①]俄国供应中亚汗国的货物是印花棉布、细薄棉布、白洋布、宽布、丝绸、织锦、兽皮、铁和铁制品等。这种贸易，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不断得到增长。下面有一个统计数字可以说

① 汗尼可夫：《布哈拉的异密和人民》（Khanikoff, Bokhara: Its Amir and People.），第217页，伦敦1845年版。

明。[①]

年份	输入（卢布）	输出（卢布）
1773~1777	214 794	206 136
1793~1797	1 547 069	1 579 445
1804~1807	2 071 564	987 974
1812~1815	4 071 564	3 582 881
1820~1823	5 381 155	3 763 611
1824~1827	5 756 252	4 389 705
1828~1831	6 267 414	5 889 646

从以上数字可见，在头五年中平均输入是每年4.3万卢布（纸币），输出是每年4.1卢布，为入超；20年中，输入增至每年309 413卢布，输出增至315 888卢布。以后，贸易继续增长，到1839年时回跌。总的看对俄国说是顺差。当时，中亚诸汗国同俄国的贸易被称为最容易和最有利可图的。资料表明，中亚在同俄国的贸易中享受到重要的商业利益。以后，中亚商人还改变其做买卖的方式，从以货易货改为现金交易，结果使金、银迅速地从俄国流往中亚。特别是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沙俄当局受到俄国商人的强大压力，俄国商界要求禁止这种金、银的输出。商人们认为，像希瓦和布哈拉的这样金、银外流，对于俄国在那里发展的商业乃是一种障碍。为了改善俄国在中亚的贸易状况，俄国商人在1823年和1837年曾经建议设立一个特别的贸易垄断机构来经理中亚的贸易，但也没有什么效益。布哈拉和希瓦的商人比俄罗斯人有更高明的经商手段。[②]

① 马尔文：《俄国人在谋夫与赫拉特》（C.T.Marvin, The Russians at Merv and Herat.），英文版，第54页，伦敦1883年版。

② 爱得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26、29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对俄国商业的最主要的危害，是游牧人对俄国商队的袭击抢劫。例如，由于帖克·土库曼人的抢劫，俄国想要经过里海和红水湾同中亚诸汗国建立商业关系的努力就未能成功。到19世纪初期，俄国要向南推进和开展同中亚的贸易所遇到的主要麻烦则是哈萨克等游牧部族的袭击。19世纪的希瓦历史家们曾经详细地描写过这种袭击和抢劫，甚至认为这是完全合法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草原地区的哈萨克、土库曼等民族对俄国商队和俄国边堡的进攻，乃是一种反抗俄国入侵的正义行动。英国学者也认为，正是由于沙俄吞并哈萨克斯坦地区引起了中亚诸汗国的疑惧，才有进攻俄国商队之事。[①]而俄国人则认为，抢劫者是土匪。俄国当局把游牧人的骚乱和抢劫看成是造成俄国边境地区不安宁和破坏商路安全的主要原因，并且认为游牧人的抢劫活动是受到了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的唆使，或竟认为是这两个汗国组织的。

1801年，小玉兹努喇里汗的一个儿子苏丹·布盖，同其他的敌对部落分裂，向俄皇保罗一世请求允许他迁到北方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地方（这地方是土尔扈特部迁回中国之前游牧的地方）。这个请求迅速得到同意。沙皇认为，把布盖的玉兹（部落）置于沙俄边界线附近将有利于对这些游牧人的控制和管理，同时可增强俄国在哈萨克人当中的影响。以后，这一部分哈萨克人就被称为布盖汗国，或称为内帐。1812年，沙皇任命布盖为内帐的汗（内帐的汗位仅维持到1845年），同时任命希尔加齐为小玉兹的汗。这一措施也削弱了哈萨克的小玉兹。

在里海方面，沙皇于1803年接受了曼格什拉克半岛诸部落的臣服。当时，俄国使者也不时得到希瓦汗的接见，同希瓦汗国开展了相当数量的贸易。

为了对付游牧人的抢劫活动，沙俄当局一方面派出武装的别

① 斯克兰、罗思：《亚洲的心脏》(F.H.Skine and E.K.Ross, The Heart of Asia)，英文版，第243页，伦敦1898年版。

动队和搜索队到草原上对哈萨克人进行征剿，另一方面则派遣武装部队为商队护卫（武装的商队）。19世纪以后，俄国对哈萨克草原进行了几次远征。如1807年，格岑贝格少将奉命率领1030人，带3门大炮，从奥伦堡出发追捕卡拉泰苏丹，以解救布哈拉的商队。像这样的远征，以后在1812年、1819年、1821年还进行过许多次。

俄国通常是使用贿赂收买的办法来诱使哈萨克的汗驯服，但这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就又使用谈判和军事压力相结合的办法。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许多哈萨克苏丹、比及其他显贵人物于1819年、1823年和1846年先后宣誓臣服于沙俄。俄国认为他们从此成为自己的臣民了，而实际上哈萨克人心中仍然认为自己是自由独立的，以后仍多次发生反对沙俄的起义。所以，沙俄又使用军事进剿的办法来对付游牧人。

为了进一步征服哈萨克斯坦和平息游牧人的骚乱和抢劫，沙俄除派遣征剿队经常在草原上进行征剿以外，再就是在草原地区修筑堡垒要塞。在这些要塞中驻扎俄国军队，它既可以成为殖民者及沙俄商队停驻之地，又可以成为招引游牧部落前来进行贸易的城镇（但游牧人不得进入城堡之内），还可以作为保护沙俄殖民者与进一步开拓新土地和征服当地民族的军事侵略据点。这样的要塞一个一个地建筑起来，成为一条线。

当时有几条这样的要塞线：一条是西伯利亚线（即额尔齐斯线）。这条线长达1600公里。沿线的城堡有托博尔斯克（建于1587年）、塔拉（建于1594年）、鄂木斯克、杰列津卡（建于1717年）、帕夫洛达、塞米巴拉金斯克（建于1718年）、雅米舍沃，最后是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建于1720年）。另一条是1735年建立的奥伦堡线。其长与西伯利亚线差不多。还有一条伊施姆线，把奥伦堡线与额尔齐斯线连接起来。该线深入哈萨克中玉兹境内达50~200公里。1835年又一条新要塞线从奥尔斯克延伸至威河上的别列佐夫斯克镇。从1836年起，沿这条线筑了一道连绵不断的土墙，顺墙还

挖了一条沟,以防袭击。[①]

俄国的另一种措施是改革草原的管辖办法。在1819年,沙皇召开了有部长们参加的俄国皇家委员会,以讨论希瓦汗国的意图和哈萨克人抢劫商队的问题。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沙皇在1820年1月发布诏令,成立一个新的亚洲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外交大臣、财政大臣、内政大臣和陆军总部参谋长。后来,前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由外交部的亚洲司司长兼任。

在1820年和1824年之间,亚洲委员会的官员经常开会,研讨怎样使哈萨人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从1818年起,俄国以外交部管理哈萨克事务,而到1821年,则转由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区管辖。1822年,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拟定的《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经沙皇批准付诸实行。这个条例的宗旨是改革对哈萨克部的管理。其主要内容是,削弱哈萨克部落的基础和汗的权力,使哈萨克人用选举的方法来产生自己的统治者,在草原上建立行政管理中心。从此,哈萨克中、小玉兹中的汗遂被废除。沙俄政府亦不承认哈萨克族中部落的区分及其对土地的权利。

1822年,沙皇颁布敕令,诏以哈萨克小玉兹归奥伦堡总督管辖,吉尔吉斯草原(哈萨克草原)西部则由西西伯利亚政府管辖。1824年,斯佩兰斯基实行草原行政改革使哈萨克斯坦暂时平静后,亚洲委员会就没有那么积极了。

然而,无论是每年对草原的军事进攻和改革部落制度,都不能消除草原上的动乱和麻烦。如1824年俄国派出的商队,由一支配有两门大炮和625名士兵的卫队护卫,前往中亚。但这个商队还是遭到希瓦人、土库曼人和哈萨克人的抢劫。这个商队的长官齐奥尔科夫斯基上校由于怕死,放弃商队货物逃走。俄国国库这次

①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93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的损失达29万卢布（包括给商人6万卢布的补助金），商人则损失了54.7万卢布。①

1829年，又一个俄国商队被派到布哈拉去，在路上遭到哈萨克人和希瓦人的抢劫，被劫的财产达50万卢布之多。②像这一类的抢劫事件当然还有很多。

为了扩张边界和侵略中亚诸汗国的需要，俄国除对游牧人进行军事进剿以外，还不断派遣人员到中亚访问考察。如在1810年初，有两个到中亚来的访问者，一个是拉飞耳·达尼别格，另一个是阿加·马赫迪。拉飞耳·达尼别格是一个格鲁吉亚的商人，他在1815年于彼得堡发表了从印度返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游记。他可能是接受了俄国政府的使命的。阿加·马赫迪是一个喀布尔的犹太人，他在1810~1820年间受俄国政府的雇佣，去印度西北边境同当地的首长们进行谈判。他将在中亚进行的地理考察著之于书。这本书没有出版过，但曾被俄国当局所利用，一直保存在彼得堡的档案中。

沙俄在从哈萨克斯坦向南推进的同时，还同希瓦汗国、浩罕汗国以及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发生了边界问题。

当时，俄国人认为他们的边界是在锡尔河。而希瓦汗国则认为厄姆巴河是自己的边界。③浩罕汗国认为锡尔河下游一带是属于自己的领土。三者不但对领土互有争执，还认为该地区的哈萨克人是自己的臣民。俄国同希瓦、浩罕二汗国发生冲突，首先就是为争夺对这些游牧人和半游牧居民的控制。这些游牧人分布在草原地区和希瓦与浩罕汗国之间沙俄向南扩张的路上。④

①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96页，第120~121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② 斯克兰、罗思：《亚洲的心脏》（F.H.Skrine and E.K.Ross, The Heart of Asia），英文版，第243页，伦敦1898年版。

③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24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④ 玛利·霍尔兹渥斯：《十九世纪的突厥斯坦》（Mary Holdsworth, Turkestan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A Brief History of the Khanates of Bukhara,Kokand and Khiva.），英文版，1959年版。

沙俄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少将认为，希瓦汗国是草原上一切混乱现象的罪魁祸首，是希瓦唆使已臣服于俄国的哈萨克人举行暴动，并引诱他们归顺希瓦，向他们征收赋税，还向经过草原的俄国商队征收关税。1834年，彼罗夫斯基在里海东岸建筑新亚力山大罗夫斯克要塞（位于曼格什拉克半岛，库尔土克海湾之顶端）。其目的是想通过此据点来威胁哈萨克人和土库曼人，以保护俄国对中亚的贸易。同时，俄国又在1835年建立一条从奥尔斯克延伸到托洛伊茨克的新的要塞线。总之，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俄国军队向南推进，从西伯利亚的森林地带经过哈萨克草原，以寻找安全的边界线和可靠的邻国。在俄国的边界没有巩固地定下来之前，这种推进一直没有停止。

俄国同希瓦汗国的关系中还有一个希瓦汗国囚禁俄罗斯人为奴隶的问题。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都有奴隶市场，这与当时俄国与中亚都盛行奴隶买卖有关。从俄国这一方面说，早在1808年俄国的一项法律就准许俄国士兵贩卖哈萨克姑娘。据记载，1818年时奥伦堡地方就发生俄国士兵贩卖哈萨克姑娘的勾当。[①]到了19世纪中期，俄国也仍然盛行农奴制和人口买卖。另一方面，游牧人在边境地区进行抢劫，不仅是抢劫财产，而且也掳掠人口。在1750~1850年间，哈萨克人、土库曼人、希瓦人和布哈拉人也盛行拐卖人口的活动，掳掠和拐骗来的俄罗斯人都被贩运到中亚的奴隶市场上出卖。而在中亚的伊斯兰社会中，封建主役使异教徒为奴隶又是合法的现象，因而奴隶贸易活动盛行。中亚人积极进行奴隶贸易的另一个动力是，如有人为俄罗斯奴隶赎身，还可以得到大量赎金。俄罗斯奴隶一般比波斯奴隶价钱更高。

中亚各地究竟有多少俄罗斯奴隶，各种说法不一，大约总有数千人之多。波斯奴隶则要多得多。这在仍为中世纪的伊斯兰封

① 见《18~19世纪的哈、俄关系文件和资料集》，俄文版，第179页、第183~184页，阿拉木图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建社会中，当然是不足为怪的。但是，沙俄当局却认为，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汗国役使俄罗斯人为奴隶，是对基督教徒的侮辱，矢志要迫使希瓦汗国释放其境内的俄罗斯奴隶。这一问题成为这两国间外交的一个主要问题。然而，当俄国发言人公布俄罗斯人在中亚为奴隶这个事实时，在西伯利亚和俄国与哈萨克边界沿线地区的奴隶贸易活动晚至1825年时仍然悄悄地在进行着。

俄国对中亚的侵略，除了从西伯利亚方面出动以外，也从高加索方面对里海以东入侵。早在1819年，格鲁吉亚将军耶尔莫洛夫就决定同里海以东的土库曼人及希瓦汗国建立关系，乃组织一次对那里的考察，穆拉维耶夫上尉被任命为考察队的领队。该考察队于是年9月19日在克拉斯诺沃兹克登陆，考察了里海东岸，于10月6日到达希瓦的首都。希瓦人确认他们是特务，把他们拘禁了数星期，然后才允许见汗。穆拉维耶夫谒见希瓦汗时，还有63名哈萨克使者在座。汗问他到希瓦来干啥？他回答说是代表高加索总督来向其表示尊敬的善意，以便建立关系，并开展同曼格什拉克的商业。以后穆拉维耶夫又被召见一次，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便动身回国。他返回取道格耳迪（Gheldi），注意到了送行的人群中的俄罗斯俘虏的人数。这些俄罗斯俘虏对着穆拉维耶夫高呼，要求把他们的要求带到沙皇那里去。希瓦的玉兹·巴什（百户长）和另外两个希瓦人（一个名叫阿什纳扎儿，一个名叫雅库比）作为希瓦的使者陪同穆拉维耶夫返回俄国。他们到达里海时，那里有一艘俄国军舰在迎接。穆拉维耶夫回到彼得堡以后，发表了一份关于希瓦情况的详细报告。[1]

当时中亚的形势是，在北面俄国积极向南推进，达到了锡尔河河岸，在南面英国朝着阿姆河方向北进，已经到了阿富汗。俄国

[1] 穆拉维拉夫：《对土库曼草原和希瓦的考察》（Murav'yev, N.N., Expedition to Turkman-Steppe and Khiva, 1819）。



对中亚的政策，一方面是为了获得边境的安全和得到贸易的平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同北进的英国竞争。为达此目的，不但要征服哈萨克人、土库曼人和柯尔克孜人，而且要征服希瓦和浩罕汗国，并进一步征服布哈拉汗国。

沙俄维锐夫金将军曾经为沙皇亚力山大一世写了一篇文章，于1826年提交给继任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文章提出，有必要征服和占领希瓦，并在中亚扩大贸易，加强贸易的安全。沙俄参谋总部首领伊凡·德比奇又对这一设想加以发挥和阐明。这一个由沙皇授意的设想，后来竟发展成为行动。为此，沙俄派遣了一些人员到中亚进行活动，了解情况。如834年，当时在奥伦堡任职的俄国东方学家戴麦颂男爵乔装成一个毛拉去布哈拉，目的是想取得布哈拉汗国的友谊和俄国同希瓦汗国斗争的支持。

俄国在发动对希瓦汗国的进攻以前，采取了一些制裁希瓦汗国的措施。如1836年沙俄的曼苏洛夫上校率领一支小部队去进攻帮助希瓦的哈萨克人，并同希瓦谈判释放在希瓦的俄罗斯奴隶的问题，但谈判失败了。俄国就下令拘留来俄国经商的希瓦人。这一年有570名以上的希瓦商人在俄国被拘留，他们的价值140万卢布的货物被没收。同时，俄国的奥伦堡长官还给布哈拉汗国的异密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提请其注意希瓦人的恶行，希瓦怎样拘禁大量俄罗斯人并干预俄国臣民哈萨克人的事务。该信通知布哈拉异密，俄皇决定拘留在俄境的希瓦人，直到俄国臣民得到释放为止。这封信要求布哈拉人的友谊，并且还要求，如果在布哈拉汗国也有被拘禁为奴的俄罗斯人，希望他们能够获释。

除了拘留已在俄境的希瓦商人以外，沙皇尼古拉一世还在1836年下令禁止希瓦商人到奥伦堡、阿斯特拉罕等地进行贸易，除非俄罗斯人之在希瓦为奴者获释并不再掳掠俄罗斯人，始得释放在俄境被拘留的希瓦人。因此，从下新城大市场回来的46名希瓦商人，便于是年8月被拘留。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将军写信给希瓦

汗，告诉他必须释放俘虏的俄罗斯人，停止同哈萨克部的关系，不得抢劫，给予在希瓦的俄国人以希瓦人在俄国享有的同样的权利等。但是，以上种种措施并未使俄国同希瓦的关系有什么改善。

奥玛尔汗任浩罕汗的时候曾派遣使者去俄国。其任务一是安排俄国商队来浩罕访问，一是谈判商队在路上遭到抢劫的问题。谈判中浩罕方面提出，俄国商队如在浩罕境内遭到抢劫，浩罕负责赔偿，同样俄国方面也应承担这一义务。这个提议被俄国接受了。因此，双方来往的商队络绎不绝，但并未能完全消弭抢劫活动。1812年，一个浩罕使者在基里耳加尔（Kiriljar）地方被一个俄国兵杀害。俄国为此赔偿了1000提拉（Tilla），而且导致了俄国纳扎罗夫上校的访问浩罕。这一事件加剧了两国的敌对情绪。

纳扎罗夫上校在1813~1814年访问浩罕是一个著名的事件，其目的是去解释浩罕使者在俄国边境丧命的事。他带了一支哥萨克卫队和价值3万卢布的货物，于1813年经过忽毡附近的山中。他说，在那些山中有操东伊朗语的各种部落，称为噶尔察人，即山民。他到达浩罕首府后，由官方指定在一个地方安扎（在王宫的花园中），受到严密的监视。纳扎罗夫在到达后的12天才会见浩罕汗。他向汗解释，浩罕使者在俄国边境是被一个罪犯杀害的。据说，浩罕汗当时约25岁。纳扎罗夫被接见时还有布哈拉、希瓦和中国的使者在座。他说，中国的使者是伊犁将军派来的。他还说，在浩罕的时候塔什干人正在密谋推翻浩罕的统治，受到严厉的惩处。

在俄国与浩罕和希瓦汗国打交道时，布哈拉同俄国尚未发生直接的冲突。主要因为它当时同俄国还不直接为邻。俄国为了控制南哈萨克斯坦的游牧人和半游牧人，消除动乱，首先是同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相接触，并发生了冲突。而布哈拉汗国同希瓦、浩罕的战争牵制了这两国的后方，削弱了他们的力量，有利于沙俄势力的向前推进。

前已谈到，浩罕汗国已于1808年左右占领了塔什干及其周围

的地区，臣服了那里的哈萨克部落。这样就与南侵到锡尔河的沙俄发生了面对面的接触。当时浩罕的爱里木汗就已经认识到了沙俄对浩罕及中亚伊斯兰各国的威胁。他在1809年发表宣言说：“在这些地区，除了俄国异教徒以外，没有人坚持与我们为敌。现在，我们应当做的就是，进行自卫，或对那些卑鄙的畜生（指俄国人）进行圣战，以促进伊斯兰教。”①

这时，浩罕汗国的边界线已向北推进到了锡尔河的下游，并修建了一系列的堡垒和设防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建于1817年的阿克·麦斯吉德。有些堡垒伸展到了该堡以外。而新的浩罕据点则出现在饥饿草原以北，如萨雷苏河的卡拉·加尔村和其下79英里处的朱尔特·库拉克。但是这两个小堡在1832年被俄国人摧毁。浩罕汗国派驻塔什干的库什别吉又另建一堡。该堡位于乌拉套山，建于1834年。浩罕人从这两地经常出动去袭击俄国人，并挑动哈萨克人反俄。

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俄国人维纽可夫访问了大玉兹哈萨克地区。②据说，他曾访问大玉兹哈萨克部的重地维尔内。当时杜拉特（或杜格拉特）部哈萨克人的首领为速檀·叫阿利，是阿布赉之孙，年轻时曾去北京为质。他每年接受俄国350卢布的津贴。他的部落承认浩罕汗国的权力，浩罕人则要消除他们对俄国的依附，哪怕这种依附是名义上的。于是，俄国决定进攻被浩罕侵夺的科帕尔，这是俄国对巴尔喀什湖以南原属于清朝的地区的侵略。

1827年或1828年，俄国派了使者从奥伦堡去浩罕汗国解决领土问题，并带了一些礼物（如镜子、音乐钟、枪、炮等）。经过谈判，双方同意以库克苏河作为两国的国界。俄国臣民只在该河之北，

① 爱得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Edward，Central Asia，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6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② 维纽可夫的关于准噶尔地区的报道曾由MessrsJohn和RobertMichell译出，编入所著《俄国人在中亚》（Russians in Central Asia）一书中。

而浩罕臣民在该河之南，沿着边界建立界标。但不久俄国人即侵入这些边界地方，并在该河之南建立了一些堡垒。①

1829~1830年，俄国地理学家波塔宁访问了浩罕。

1831年，浩罕汗国派遣使者和加·密尔·库尔班去俄国。到达彼得罗巴夫洛甫斯克后，俄国即拒绝这位大使去俄国内地和彼得堡。这就是对浩罕表示外交上的拒绝。还有，据说是俄国臣民的哈萨克人抢劫了塔什干的商队，俄国人还在别什·卡兹里克（卡尔卡拉里）山和卡拉塔尔修建堡垒，拒绝援助浩罕人在喀什噶尔对中国的战争，等等。这一系列因素引起了浩罕汗国的反俄情绪，于是，塔什干的库什别吉又号召中玉兹的哈萨克人对俄国异教徒进行圣战。这种号召在整个浩罕汗国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在这以前，由于俄国同土耳其发生冲突，对中亚在宗教上有巨大影响的土耳其苏丹也鼓动中亚各伊斯兰汗国对俄国进行宗教战争。

在中亚三个汗国中，俄国这时仅同布哈拉汗国维持着暂时的良好关系。俄国为了对付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希望利用布哈拉汗国的牵制作用。这样一种政策确实取得了所期望的效果，而当时英国却没有认识到布哈拉汗国的重要性。②

在这个时期，有些布哈拉人作为汗的代表访问了彼得堡，请求沙皇遣使去布哈拉。因此，俄国于1820年派遣以五等文官内格里（M.Negri）为首的使团访问了布哈拉，这是第一个派到中亚的欧洲意义的使团。当时，俄国侵略军在哈萨克草原南部行动，同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都发生了争执。为了对付这两个汗国及骚乱的游牧部落，俄国就采取这种政策。该使团的成员梅因多夫男爵和艾维尔斯曼医师对这次访问布哈拉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报道。

内格里使团一方面是对布哈拉的报聘，一方面是要同布哈拉

① 霍渥斯：《蒙古史》（H.H.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vols.in5.），英文版，第3册，第825页。

② 万伯里：《布哈拉史》，英文版，第379页以后。



签订商业条约。俄国同布哈拉汗国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贸易关系。过去在俄国境内的马卡里也夫有很大的东方市场，每年举行集市。1818年这个市场移到下新城。奥伦堡和托洛伊茨克则是布哈拉商人会集之所，但他们不断遭到哈萨克人的袭击。内格里使团一行带了一支由530名哥萨克人组成的护卫队，几百峰骆驼驮着装备和礼物，于1820年10月10日离开奥伦堡，经过哈萨克草原，到达阿噶特马，12月20日到达布哈拉。他们沿途受到群众的迎接。在欢迎的人群中有许多长期在布哈拉为奴隶的年老的俄罗斯人。使团受到了布哈拉汗的接见，他们给汗呈送了皮毛、瓷器、玻璃、钟表和枪炮等礼物。据说汗当时约有55岁，进行了36小时的谈判，然而，这次的谈判似未取得什么成果。

为了同英国抗争，沙俄在1835年决定派遣外交官去中亚。故陆军准尉维特克维奇乔装为一个哈萨克人前去访问布哈拉。为了在贸易上抗衡英国，还成立了一个俄国贸易公司。

19世纪前期，就沙皇俄国来说，吞并中亚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当时，在东面主要是侵占哈萨克草原，在西面是侵略波斯。对中亚汗国说来，俄国使团可以说是沙俄入侵的先行者。他们开始对中亚的政治、风俗、民情、地理和经济等情况进行调查，作为下一步入侵的准备。中亚汗国此时可以说是处在沙俄征服的前夕。

第五节　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阿富汗战争

英国人对于沙俄在中亚北面的侵略和扩张一直是非常关注的。他们认为俄国的最终目的是要进攻印度。因此，自19世纪20年代以后，英国人员也不断地渗人中亚。他们同俄国人一样，都把自己的活动说成是为了抵抗对方的威胁。这当中，最早的是穆尔克罗夫特。他于1817年从喀布尔进入中亚，曾经过伊巴克、胡耳姆、昆都士、塔里寒和八答黑商等地，一度曾被胡耳姆地方的统治者

穆拉德·比拘留。释放后他又去塔什库尔干、塔里寒、马扎尔和巴里黑。1822年穆尔克罗夫特在拉达克时，还见到俄国外交大臣涅谢耳罗捷伯爵（Count Nesselrode）以沙皇亚力山大的名义写给当地统治者兰吉特·辛格和图伯特王的信。他的游记在其死后曾由H.H.威尔逊教授发表。他可以说是自16世纪詹金森访问中亚以后第一个来访的英国人。[①]

在穆尔克罗夫特以后到中亚的是约瑟夫·沃尔夫（Joseph Wolff），即亨利·沃尔夫爵士（SirHenry Drummond Wolff）的父亲。他在1831年去布哈拉访问，曾路过谋夫。在约瑟夫·沃尔夫之后不几个月，就是著名的伯恩斯中尉了（他后来称为爵士）。万伯里说，英、俄两国在中亚的竞争就是由1832年伯恩斯访问中亚开始。俄国人对此事看得很重要。[②]前述戴麦颂和维特克维奇二人之来布哈拉，也许是为了了解伯恩斯究竟干了些什么。

伯恩斯从布哈拉返回波斯，曾路过希瓦，他的游记《Burnes, Travels in Bokhara》曾经出版。伯恩斯经过对波斯、中亚和阿富汗的情况调查，向英国政府在这个地区应当采取的政策作了重要的建议。他说："如果形势使我们同喀布尔结了盟，而不是同波斯结盟，那么，我们现在可能在更接近自己的地区有更为可靠的和更有用的盟国，而不是像我们所吹嘘的波斯那种盟友。而且我们不必要花费我们在波斯浪费的金钱的十分之一。"因此，伯恩斯反对支持波斯，主张与阿富汗结盟。这一建议得到英国当局的采纳。以后英国的政策基本上就是根据他的意见而制定的。[③]

① 穆尔克罗夫特曾雇佣过的杂役和管事密尔·伊则特·奥拉赫，早在1812年就受英印政府的派遣去过中亚。此人是赫拉特地方的和卓·阿黑剌的后裔，他的母亲同布哈拉的阿布勒费兹汗有亲戚关系，因此他得到布哈拉统治者的帮助，游历了乌腊提尤别、八答黑商和突厥斯坦。他的游记曾几度发表，使英国人得以获悉中亚和新疆等处的地形地貌。

② 万伯里：《布哈拉史》，英文版，第380页。

③ 罗灵逊：《英国和俄国在东方》（Henry Rawlinson,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 1875），英文版，第46页。



当时伊朗和阿富汗的情况是：阿富汗的异密多斯特·穆罕默德于1826年登位后，正处于权力的顶峰，企图依靠英印政府的支持来抵抗伊朗和收复被锡克人占领的白沙瓦。伊朗在19世纪初期遭到沙俄的侵略，对外丧权失地，内部分崩离析。伊朗国王完全受到沙俄的控制。为了在东面取得对北部丧地的补偿，伊朗在1832年底从半独立的酋长手中收复了呼罗珊，并准备进一步攻取波斯人认为历来是伊朗领土的赫拉特和坎大哈。为此，伊朗国王储阿巴斯·米儿咱的长子穆罕默德·米儿咱，在1833年的秋天，出于对英国的敌意率领大军进攻赫拉特，围其城。在围城的过程中，忽然接到其父的死讯。为了能继其父为王储，穆罕默德·米儿咱立即撤围，赶回德黑兰。次年（1834年），伊朗国王法特赫·阿里·沙去世，穆罕默德·米儿咱即位。他完全是沙俄的工具，即位后就积极准备再次进攻赫拉特。

伊朗之敢于对阿富汗扩张，一方面是由于阿富汗的分裂和内讧，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是由于受到俄国的唆使和支持。俄国不但从西面指使伊朗对阿富汗的扩张，而且于1835年派维特克维奇准尉前往布哈拉，其目的据说是为了争取释放2名俄国俘虏，其实也是为了监视英国的活动。对于俄国和伊朗的以上战略，英国政府、印度总督和阿富汗异密都感到紧张。英国认为，伊朗如在俄国的指使下夺取了赫拉特，则俄国人将进入阿富汗，而使英国穷于应付。阿富汗异密多斯特·穆罕默德想统一阿富汗，故一方面要抵抗伊朗的入侵，另一方面则想借英国的帮助来抑制锡克人和占有白沙瓦。1836年6月25日，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给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1836~1842年）发出秘密指示："现在是干预阿富汗事务的时候了，这种干预既可阻止波斯领土的扩张，也可阻止俄国势力的侵入。"因此，奥克兰勋爵第一步是派遣伯恩斯于1836年11月去喀布尔。阿富汗异密多斯特·穆罕默德与伯恩斯谈判，坚持上述要求不肯让步。英国并不愿意帮助这位异密满足这些要求，故谈判

没有什么结果。伯恩斯派其使团成员约翰·伍德中尉(John Wood)和洛德医生(Dr Lord)到八答黑商等地考察。伍德一直到了瓦罕和帕米尔高原,考察了奥克苏斯河的上游,洛德则越过兴都库什山到了昆都士。

英国使者伯恩斯来到喀布尔时,伊朗国王穆罕默德·沙(1834~1848年)正在准备再次进攻赫拉特。这次的进攻完全是由俄国驻德黑兰公使西蒙尼奇伯爵所策划和直接指挥的。1837年11月22日,约4万人的伊朗军到达赫拉特,围城于11月23日开始。12月,俄国又派遣维特克维奇到达喀布尔。他带了西蒙尼奇的信件,目的是去谈判关于赫拉特投降的条约,却佯装是来与异密讨论俄国同阿富汗的商业关系问题。这时,有一个年轻的英国军官璞鼎查(Elred Pottinger)因到阿富汗西部进行考察而来到赫拉特。他看到有大量的俄国军官和整团的俄军参加了对赫拉特的围攻,情况十分危急。璞鼎查说服阿富汗人让他指挥这次城防战,顽强地抵抗达10个月之久。1838年6月间,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派了一支武装部队到波斯湾,占领哈腊克岛,以威胁波斯的后方。8月间,奉英国驻波斯大使麦克尼尔之命前往布哈拉的斯托达尔特上校(Colonel Charles Stoddart),在赫拉特城外对波斯国王穆罕默德·沙发出最后通牒,直率地宣称:“英国认为,占领赫拉特是对印度的直接威胁。”这样,终于迫使波斯在1838年8月28日撤除了对赫拉特的包围。[①]

伊朗从赫拉特撤围以后,俄国为了推脱自己作为这次事件的策划者的责任,其外交大臣涅谢耳罗捷立即否认西蒙尼奇这个人及其所有的作为,而另以杜哈默耳将军(Duhamel)代之。但不管怎样,这一事件是肇始了俄国同英属印度之间的实际冲突,它使

① 马尔文:《俄国人在赫拉特的大门》(C.Marvin,Russians at the Gate of Herat.1885, Charles Scribner'seons,New york.),英文版,第103页;杜普里:《阿富汗》(Dupree,L.,Afghanistan, tr.fr.French,Princeton,1978.),英文版,第372页以后。



英国看清了俄国的侵略意图。[1]

英国人指责阿富汗异密多斯特·穆罕默德接待维特克维奇是企图与俄国人搞阴谋反对英国，遂决定支持另一阿富汗首领沙赫·叔佳来与之争位并最后取代他。印度政府于1838年10月1日发表《西姆拉宣言》，声称波斯军队向阿富汗境内推进，是"对英国的敌对行为"。又说，多斯特·穆罕默德"曾发誓要实现有损于印度边界的安全与和平"的计划。以此为借口，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就在波斯围攻赫拉特结束后一个月征集了一支大军，称为印度河军（The Army of the Indus），由基恩勋爵（Lord Keane）指挥，驻扎于斐洛则薄尔（Feozepore），整装待发。他把这说成是为了阻止俄国势力向印度的扩张，是为了反对对印度西北边境的侵略。尽管当时在英国国内和印度，有许多有影响的人物攻击《西姆拉宣言》，反对战争，甚至东印度公司也反对卷入到阿富汗的政治中去[2]，但英国还是发动了第一次侵略阿富汗的战争。

印度河军于1838年11月出动。由于锡克人拒绝该军经过旁遮普，英印军队乃取道信德和俾路支，于1839年3月26日到达奎塔（Quetta）。4月25日转入坎大哈境内，并在26日未经战斗就占据了坎大哈。由于部队中发生疾病，在坎大哈停留休养了两个月才继续前进。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和强行军，基恩将军于1839年7月22日在加兹尼打败了多斯特·穆罕默德之子海德尔·汗的军队，占领加兹尼城。英军随即于8月6日到达喀布尔城外。多斯特·穆罕默德被其下属所抛弃，乃向北方逃跑，企图号召乌兹别克人与他联合反击英国人侵者，遭到拒绝。他不得不同他的两个儿子阿夫扎尔与

---

① 克劳斯：《俄国在亚洲》（Alexis Krausse,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a Study），英文版，第113页、220页，1973年重印本。

② 罗灵逊：《英国和俄国在东方》（Henry Rawlinson,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 1875），英文版，第139、151页；杜普里：《阿富汗》（Dupree, L., Afghanistan, tr.fr.French, Princeton, 1978.），第377页。

阿克巴一起逃往布哈拉。

曾经在外逃亡达30年之久的沙赫·叔佳，在麦克纳腾和伯恩斯的陪同下，由英军护送，于1839年8月7日回到喀布尔，并在英国刺刀和金钱的支持下立为阿富汗的异密。麦克纳腾被任命为印度政府的驻节公使，伯恩斯是公使指挥下驻卡拉特和其他邦的使节。①

《西姆拉宣言》曾经约许："一旦沙赫·叔佳的权力得到保证，阿富汗的独立与完整得以确立，英国军队将立即撤离。"可是，在沙赫·叔佳已登上了阿富汗的王位以后，英国人并不履行这个诺言。麦克纳腾决定留一支英军继续驻在阿富汗，他甚至还梦想兼并赫拉特，征服布哈拉和中亚的另一些地区。英国认为控制阿富汗的事务乃是印度国防的最好保障。但无论是新被拥立的沙赫·叔佳和留下来的英军，都很不得人心。英军士兵在阿富汗同穆斯林妇女交好，激起广大人民的愤恨。英军还支持一部分阿富汗人用粗暴的手段对待另一部分敌对的阿富汗人。英国人掌握着兵权和财权，而原来给部落首领们支付的津贴却被缩减或取消。所有这些，很快就引起阿富汗各地发生反对英国占领军的起义。1841年11月2日，准备接替麦克纳腾职务的伯恩斯爵士（Alexander Burnes）和他的兄弟伯恩斯上尉（Lt.Charles Burnes）以及其他几个同伴，竟在喀布尔被起义者杀死，尸体被砍成碎块。起义者还进一步洗劫了金库和军需仓库。援军因路阻无法到达喀布尔。起义者到处进攻英军。加兹尼附近的一个哨所，守军全部被屠杀。

形势迫使麦克纳腾与阿富汗的酋长们谈判关于英军撤离阿富汗的问题。最初，谈判由麦克纳腾出面，但他并没有诚意。1841年12月13日，他同阿富汗人签订了一个条约，该条约限定英军在3

① 英国人在喀布尔发现英国美国冒险家，名叫约瑟亚·哈尔兰（Dr.Josiah Harlan）。此人曾在兰吉特·辛格的锡克军队中任职，又曾任流亡的沙赫·叔佳的代理人。以后，他曾试图到多斯特·穆罕默德手下谋职，不成。他可能是第一个到该地区来的美国人，写过一本《印度与阿富汗的回忆》（A Memoir of India and Afghanistan），其中记载了该地区当时的许多情况。

日内开始撤离。麦克纳腾不但迟迟不行动，而且用贿赂收买等办法在阿富汗人当中制造不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阿富汗人很团结。结果，麦克纳腾在12月23日同阿富汗酋长阿克巴·汗及其他人会晤时被杀，同时被杀的还有特里伏尔（Captain Trevor）。劳伦斯（George Lawrence）和麦克金斯（Captain Colin Mackenzie）侥幸逃脱。以后，由璞鼎查继续谈判，才在1842年1月1日签订了最后的条约，其内容与以前麦克纳腾的条约基本相同，主要是为了保证英军撤退时能安全过境，顺利通过开伯尔山口与白沙瓦。

撤退从1842年1月6日开始，但沿路的普什图人（阿富汗人）拒绝遵行1月1日条约中关于允许英国人安全过境的规定，不断对英军进行猛烈的袭击。英军死伤惨重，绝大部分阵亡，只有35名军官因被俘而幸免于死。威廉·布里顿医生（Dr.William Brydon）对这次仓皇撤退、全军覆没的情况作了记述。

为了对英国人入侵阿富汗作出反应，也为了兼并领土和解放中亚的俄罗斯奴隶，沙皇及其顾问们终于在1839年3月作出一个攻打希瓦的新决定。决定中秘密地写着：进行一次军事进攻，"目的是用武力强迫希瓦汗国释放所有的俄罗斯人，并为俄国的商队贸易建立完全的安全"。同年11月26日，俄国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发表声明说："俄国的权利，其商业的安全，其臣民的和平与安宁，国界的尊严，都要求采取坚决的措施。沙皇认定现在是派一支部队去希瓦的时机，以结束抢劫和强夺，解放那些被拘禁为奴隶的俄罗斯人，让希瓦的居民尊重和尊敬俄罗斯的名字。最后，也为了在希瓦加强俄国的合法势力，那样才能维持和平。"这一切都是侵略的借口。谁都知道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俄、英之间在中亚的竞争。

彼罗夫斯基在得到俄皇的许可后组织了一支军队，人数大约相当于一个步兵师（8000人），并附有许多半正规的哥萨克骑兵（2个团的乌拉尔哥萨克和5个奥伦堡哥萨克骑兵队）以及非正规的巴什基尔骑兵和哈萨克骑兵的队伍。军队中有许多是波兰流放

者和罪犯，配备了22枝枪，1个火箭发射器。担任运输的有200匹马，1万峰骆驼，2000名哈萨克运夫。俄军于11月从奥伦堡的基地出发，在一年中最冷的季节走了一个月，到达乌斯提尤尔特高地的中心。天气严寒，这支远征队经过千辛万苦才到了阿克·布拉克，其地仅达至希瓦边界的路程的一半。希瓦人在哈萨克人、土库曼人等帮助下，搞清并利用了俄国人在运输和供应上的弱点，巧妙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游击行动。他们焚毁了来自阿斯特拉罕的俄国供应船以及从新亚力山大罗夫斯克港开出的渔船，把羊群都赶走，抓走俄国的军官。所有这些，加上严酷气候带来的惨重损失和灾难，遂迫使俄军不得不于1840年2月1日撤退。结果，这场对希瓦的进军以俄军的惨败而告终。其所蒙受的灾难，比英国在阿富汗蒙受的灾难更为严重。在撤退过程中俄军伤亡略尽，也可以说是全军覆灭，而实际上并没有对希瓦作过一次战。[①]

总之，在同一个时间里英国进行的第一次侵略阿富汗的战争和俄国对希瓦汗国的进军，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英国虽然从失败后得到恢复，但亚洲特别是中亚的各个民族，都相信英国人是被赶出阿富汗的，这使英国的威望受到严重的打击，以至于不久后就发生锡克人进攻印度和1857年的印度土兵起义。[②]英国人为了恢复自己的威望，于1842年又向阿富汗发动进攻，但也未能在那里站住。[③]不过，英国的势力仍然影响着阿富汗。英国政府仍然经常干涉阿富汗的事务，因为在旁遮普，英国控制着一大部分的阿富汗居民，所有的山口以及印度北部和西北部的群山中都住着阿富汗人。[④]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一文，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② 罗灵逊：《英国和俄国在东方》(Henry Rawlinson,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 1875)，英文版，第400-401页。

③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204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④ 马尔文：《俄国人在谋夫与赫拉特》(C.T.Marvin, The Russians at Merv and Herat.)，英文版，第18页，伦敦1883年版。

俄国进军希瓦的失败则表明，仅仅把奥伦堡作为进攻中亚的基地是不行的。如果草原地区是由俄国控制，则还必须有通往中亚绿洲的便利交通线，这就必须进一步控制锡尔河与阿姆河流域。因咸海是由这两条河把它同中亚的中心地带联接起来的，走这两条河的水路要比越过沙漠荒原容易得多。沙皇在得到这次进军希瓦惨败的消息后，曾决定派第二支装备得更好的部队对希瓦人进行报复。希瓦汗闻知甚为恐慌，给彼得堡送去一个表示友好的声明，并于1840年7月发布了一个禁止购买俄国俘虏的命令。希瓦汗释放了个人所有的俄罗斯俘虏，并令所属臣民照此办理。当时有416名俄国俘虏获释，这可以说是这次进军所达到的公开目的。作为交换，俄国也释放了自1836年起拘留的希瓦商人。

英国在进行侵略阿富汗的战争的同时，也派人到中亚进行考察。第一个从赫拉特前往布哈拉的是前述的斯托达尔特。此人是在从赫拉特的波斯军队退伍以后，由英国驻德黑兰公使麦克尼尔派遣，于1838年去布哈拉的，其目的是想促使中亚诸汗国独立，以免俄、英直接接触而引起冲突。斯托达尔特是英国派到布哈拉的第一个使者，他使英国政府初次同布哈拉汗国发生了关系。军人出身的斯托达尔特性格粗暴，态度傲慢，在会见布哈拉暴君纳斯鲁拉时拒绝实行晋见异密的仪式（如在门口不下马，不送礼物等），因此在同异密会见的第二天即被逮捕下狱。由于他拒绝改信伊斯兰教，在狱中备受折磨与侮辱。

在斯托达尔特以后去中亚的英国人是康诺利（Arthur Conolly）。当时英国的政治家们确信，俄国是坚持要对中亚三个汗国进行侵略，伦敦同彼得堡的外交通讯并不解决问题，所以英国只有同三个汗国的首领直接打交道，使他们同英国建立同盟。康诺利奉命于1840年9月3日从喀布尔出发，先去希瓦，其目的除上述的想法以外，还要说服希瓦和布哈拉释放俄罗斯奴隶，以便消除俄国南侵的借口。希瓦汗国接待了康诺利，但拒绝释放俘奴。康诺利

提出为俘奴赎身。当时希瓦汗国与布哈拉汗国发生冲突,希瓦汗要求英国给他提供津贴,并为他组织一支军队,供应装备。康诺利解释说,这样作将危及斯托达尔特的生命,希瓦汗乃示意要他离境。

康诺利决定去浩罕。他避开布哈拉,走北面草原地区一条从前没有任何欧洲人走过的路,在吉扎克地方走出草原,到达浩罕后受到马达里汗的热情接待。布哈拉的异密纳斯鲁拉怀疑是康诺利在那里挑动浩罕同布哈拉作战,故要求囚禁中的斯托达尔特写信请康诺利到布哈拉来。康诺利到布哈拉不久也被拘禁。[①]

斯托达尔特与康诺利二人,终于在1842年6月17日被布哈拉异密处死。处死的地点是在布哈拉的一个广场上,有许多人围观。首先,让二人看着挖好埋葬他们的土坑,然后依次将其头砍下来,两个尸体被埋在一起。

除了这两个英国人以外,布哈拉异密还杀了好几个欧洲人。如康诺利的希腊仆人约瑟夫(先其主人而死),意大利旅行者乔万尼·奥尔兰多和意大利军人弗洛里·纳塞里(FloresNaselli)。当时在布哈拉和整个中亚地区,伊斯兰的宗教狂热极为严重,对欧洲人和基督教徒异常仇恨。外国人到中亚游历和访问是非常危险和困难的。

在1839年彼罗夫斯基进军希瓦失败以后,英国派到赫拉特的代表托德(Major Todd)曾致信给希瓦汗,建议他同英国结盟,以共同抵抗俄国的侵略,受到希瓦汗的首肯和欢迎。于是,托德就派自己的助手艾博特(Captain James Abbot)去希瓦。艾博特于1840年春俄军撤退之后到达,同希瓦的汗和宰相都进行了会谈。他送给希瓦汗一幅欧洲地图(图上的地名都是用波斯文写的),并向汗指出,英国从其与印度的关系考虑,感到中亚对自己有重要的利害

① 英国作者J.W.Kaye在其著作《Lives of Indian Officers》中曾发表康诺利在囚禁中的日记的片断,其中描写到英国人在狱中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苦楚备尝,时刻等死。

关系，因此对英国和希瓦汗国来说，都有必要提防俄国的野心。他还向希瓦汗解释了英国对阿富汗的政策。他同希瓦宰相讨论了最近俄国的进攻，并指出，希瓦汗国在想要得到英国的帮助之前应当释放俄国俘虏，而迄此以前希瓦的做法可能导致希瓦亡于俄国。当时，波斯也派了使者来希瓦，企图以4.8万英镑的代价赎回在希瓦的3万名波斯俘虏，但希瓦汗阿拉赫·库里置之不理。

希瓦人怀疑艾博特是俄国特务，所以他们的会谈成果不大。希瓦汗在同艾博特讨论世界各国的力量时，把中国描写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帝国，说中国在中亚有悠久的影响。①

接着，艾博特离开希瓦，取道曼格什拉克半岛前往阿斯特拉罕。他在路上遭到乌兹别克人的攻击，被拘捕，头上受伤，失掉两个手指，财物被抢劫一空，又转移到一个游牧地，受到残酷的折磨。而传到赫拉特的消息则是说艾博特已经死了，故托德又派谢思比亚（Lieutenant Richmond Shakespeare）前往希瓦，以完成谈判任务。希瓦汗释放了400多名俄罗斯奴隶，其中也包括谢思比亚努力的结果。谢思比亚也是取道阿斯特拉罕去俄京彼得堡，然后返回英国的。

1840年7月，阿拉赫·库里·汗发布禁止贩卖俄国奴隶和侵入俄国领土的命令以后，波斯王又遣使来希瓦要求释放波斯奴隶。希瓦汗回答说，拘留的波斯奴隶是用硬通货从土库曼人手中买来的，而许多波斯奴隶又已在希瓦结婚和定居，如果希瓦汗要把他们送回波斯，必将引起他们闹事。为此，英国人又来从中调解，这也是英国使者康诺利所负使命的一部分。

俄、英两国在中亚的竞争，就其派遣人员来进行考察和执行特殊使命方面也是互不后人的。如在第一次阿富汗战争时期，俄国听说英国人的前哨据点已接近阿姆河，就考虑要同布哈拉汗国

① 霍渥斯：《蒙古史》（H.H.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vols.in5.），英文版，第4册，第933页以后。

达成谅解，以防英国北进。而在希瓦遣返了最后一批俄国俘虏以后，俄国也向希瓦提出要派使节前去。彼罗夫斯基在1841年早春时提出向布哈拉、希瓦和浩罕派遣外交官。因此，沙皇在1841年下达旨意，决定派采矿工程师布捷涅夫少校去布哈拉，派参谋总部的尼基福罗夫大尉去希瓦。[①]

两个使团于1841年5月3日从奥伦堡出发，7月5日抵达锡尔河，然后从这里分手，分别前往各自的目的地。

尼基福罗夫出使希瓦的目的是要同希瓦签订一个条约，确定两国的边界，同时对希瓦汗国进行地理考察。他的使团在8月9日到达希瓦汗国后，曾受到希瓦汗阿拉赫·库里多次接见，并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汗详细询问了俄国、英国和土耳其的情况以及英国同中国作战（指鸦片战争）的原因等。[②]尼基福罗夫提出，在北面俄国的边界在锡尔河。在希瓦汗国的西面，整个里海的东岸都应归俄国所有，因希瓦汗国在里海没有海军。俄国要求希瓦承认里海东岸草原纵深15或20俄里都归俄国所有。关于哈萨克等游牧民族，尼基福罗夫提出，已经归顺俄国的一切游牧民族都是俄皇的臣民，他们游牧的土地都是俄国的地产，因此希瓦不得派人到

①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211~212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② 在某次会见中，尼基福罗夫（以下简称尼）同阿拉赫·库里汗（以下简称汗）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汗：传说英国人准备占领巴里黑，是吗？

尼：我没有听说。但是，如果他们想要占领巴里黑，他们就会做。

汗：你建议我同他们维持和平关系，但我的朋友艾博特和谢恩比业却要我别同俄国讲和平。

尼：我再次重复对你说，英国人无论是讲和平或为敌，对你都是危险的。英国人想征服各国。在过去的75年中，他们已征服了印度的1.5亿人。……他们占据了喀布尔，已经来到距赫拉特仅500英里以内的地方。英国人对希瓦是危险的。

汗：但我将保卫巴里黑。

尼：你不会成功。你最好同俄国结成牢固的同盟，以保卫你自己和你的人民免于英国的侵略。

汗：沙皇会派军队来保卫我们吗？

尼：对这个问题，说一句话就够了。在沙皇陛下的信中，将宣布你是俄国的同盟者这个事实。

以上据《俄国征服史资料汇编：土耳其斯坦地区》，第3卷，第96~97页，1912年俄文版。

锡尔河以北的哈萨克人当中去征税。希瓦汗的看法同以上俄国的要求不同,他在谈判中不但提出要划分哈萨克人的归属,而且还对厄姆巴河、伊尔基兹河和图尔盖河提出要求。希瓦汗坚决表示不能让出锡尔河。他认为乌拉尔河才是俄国的边界。希瓦汗还邀请了一些不承认自己曾经臣服于俄国的哈萨克首领来驳斥俄国的要求。因此,希瓦汗对俄国提出的各种订约条件一概予以拒绝。尼基福罗夫终于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于10月27日启程返回,12月11日抵达奥伦堡,不久(于次年1月)死去。

1842年,俄国又派达尼列夫斯基中校出使希瓦,以结束尼基福罗夫进行的谈判。同时,英国人汤姆森也奉命来希瓦为波斯斡旋,以释放波斯俘虏。无疑,他也负有监视俄国人的任务。达尼列夫斯基于1842年10月19日到达希瓦。阿拉赫·库里汗接见了俄国使团两次,表示希望得到俄国的友谊。但这位汗却于11月间病逝,其子拉希姆·库里即位，同俄国人进行了七个星期的断断续续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签订了俄国同希瓦的第一个条约。条约虽规定,希瓦不得反对俄国,还要保护俄国商业,停止贩卖奴隶,不在草原和里海进行抢劫活动等,但希瓦并不遵守。条约只是一纸空文。

派往布哈拉汗国的布捷涅夫使团于1841年8月5日抵达目的地。使团成员有采矿官员列曼(Lehmann)和鲍戈斯洛夫斯基及东方学家汗内科夫。俄国人向布哈拉提出的要求,概括起来就是释放俄国俘虏,降低对俄国商人征收的关税,还要求释放英国使者斯托达尔特和康诺利。布哈拉异密纳斯鲁拉回避和拒绝了这一切,不愿与俄国人进行谈判。因此,布捷涅夫使团只得于1842年4月间返回。用汗内科夫的话说,俄国使团在布哈拉的成就,“同自鲍里斯·戈都诺夫时代起派去的所有使团完全一样，即带回了布哈拉异密的友好保证和对沙皇任何一个要求的坚决拒绝”。

俄国派到希瓦和布哈拉的使团的惟一收获,是调查了解到这两国的内部情况,为今后进一步入侵中亚积累了决策所需要的情

报资料。[①]

英国为了了解斯托达尔特和康诺利二人是怎样死的，于1844年派约瑟夫·沃尔夫（Joseph Wolff）再次来布哈拉。土耳其苏丹、驻波斯的俄国使者以及波斯王都给沃尔夫写了介绍信，但沃尔夫在布哈拉也受到刁难和威胁，并且要求其改信伊斯兰教。只是由于波斯驻布哈拉大使的帮助他才得以离开。沃尔夫也了解到中亚汗国的许多情况，他在自己的笔记中还谈到了英、俄在谋夫的竞争。

第六节 肯尼萨尔起义与1844年英俄协定

沙皇俄国要侵略和征服中亚，就必须先征服哈萨克草原。自18世纪后期以来，俄国采取了种种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如在草原修建堡垒要塞，向草原地区殖民，将大量的俄罗斯人迁入哈萨克地区，侵占哈萨克人的牧草场，到处丈量勘测，改牧场为耕地，又采用威胁、利诱、贿赂收买等手段，迫使哈萨克首领向沙皇宣誓称臣。个别哈萨克首领一旦宣誓臣服于俄，俄国即宣称其土地与人民皆属于俄，而对其征税和征取乌拉差役，敲诈勒索，日甚一日。在哈萨克人民进行反抗时，即派遣军队进行征剿。所有这些，终于引起哈萨克人的大规模起义。其中以19世纪20~50年代爆发的肯尼萨尔（Sultan Kenisari Qasimov，1802~1847年）起义达到高潮。所有这些起义，都是哈萨克人民为反抗沙俄殖民侵略、争取独立自由的运动。

为什么说哈萨克人的起义具有反压迫的性质呢？这从肯尼萨尔在1841年6月写给奥伦堡边防委员会主席控告西伯利亚哥萨克

① 布捷涅夫及其同伙收集了大量关于布哈拉居民情况的生动资料。布捷涅夫并根据这些资料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研究著作。列曼也收集了许多资料。汗内科夫发表了一部题为《布哈拉汗国记述》的著作。

对哈萨克人所犯暴行的一封信中可以得到印证。肯尼萨尔在这封信中说，他的祖先曾宣誓臣服于沙皇，原以为可以无忧无虑地过游牧生活。可是在1825年，沙俄军官伊凡·谢苗诺维奇·卡尔帕乔夫率领300名俄罗斯人和100名哥萨克人，洗劫萨尔江·哈斯木·乌里的阿乌尔（村子），抢掠牲畜财物不计其数，并屠杀了64人，其余的人以逃跑幸免于死。1827年，明格里耶夫少校率领200人，摧毁阿里克和舒布尔特帕里部落的村子，杀死58人，抢劫财物不计其数。1830年，又一支俄军屠杀哈萨克族190人。1831年，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中校率500人，屠杀哈萨克族450人，并拐走萨尔江·哈斯木·乌里的一个小孩。1832年，彼得·尼可拉耶维奇·库拉可夫率250人，屠杀哈萨克族60人。1836年，廷恰克少校率400人，屠杀哈萨克族250人。1837年，伊凡·谢苗诺维奇·卡尔帕乔夫率领400人，劫掠阿里金部、卡尔卡曼里部、图尔土鲁里部，屠杀哈萨克族350人。

除以上这些暴行以外，肯尼萨尔还报告说，有俄国军官带领军队1600人，分为几个支队，抢劫掠夺了哈萨克的村落，屠杀854人，并拐走180人。1840年，沙俄军队又抢掠了萨尔江·哈斯木·乌里的村子，杀死70人，抓走妇女20人，并赶走2300匹马，300峰骆驼，3000只羊和100群牲畜。同年，俄军900人对哈萨克村落进行了另外两次袭击，抢劫了六个不同的哈萨克部落，杀死110人，抓走20人，并带走成千的羊只、牛和骆驼。[①]可以说，从沙俄殖民者侵略哈萨克草原的第一天起，就有了哈萨克人的反抗，不过多数是不知名的。正如捷连季也夫所说的："野蛮人（指哈萨克人）当然不会喜欢工事防线的控制，对抢劫行为（应为哈萨克人的反抗行为）的严惩，法律汇编第15卷中的伊斯兰教法典和习惯法以及税收等等措施。草原上到处抢劫便是反抗的明显表现。"[②]在肯尼萨

① 爱得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11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②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12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尔以前，反抗沙俄的著名首领，有凯普苏丹和两名巴图鲁伊谢泰与朱拉曼。肯尼萨尔和他的父亲卡西姆·阿布赉耶夫，是在1837年以后才以起义的首领而知名。他们发动的反抗沙俄的运动延续了10年之久（1837~1847年）。

卡西姆是清朝乾隆时代曾臣服于中国的哈萨克著名首领阿布赉汗的后裔，故名卡西姆·阿布赉耶夫。而英国研究中亚的学者惠勒（G.Wheeler）则说他是大玉兹的哈萨克人，并说沙俄殖民者在侵略中亚时也逐步向中国所属的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推进。沙俄的影响渐渐及于大玉兹的地区。大玉兹的哈萨克部落认为自己是中国的臣民，故沙俄的推进不但引起大玉兹的反抗，也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肯尼萨尔就是大玉兹中号召诸部落进行抗俄斗争的一个苏丹，其影响及于西伯利亚和奥伦堡地区。[①]其实，肯尼萨尔的祖先阿布赉汗是中玉兹的首领。哈萨克中玉兹起先是由俄国外交部管，说明其所游牧的地区并非俄国领土。到1821年时，便转归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区控制。1838年以前，鄂木斯克是西西伯利亚的中心。当时，俄国认为哈萨克人已是沙皇的臣民，而实际上哈萨克人仍然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宣誓臣俄时所作的约言或签订的条约并无约束力。肯尼萨尔本人也拒绝向俄国称臣，不过他巧妙地利用西西伯利亚总督同奥伦堡总督的矛盾，回旋于其间，进行反抗沙俄的斗争。

据说，肯尼萨尔之弟曾在塔什干城下被打死。1836年，肯尼萨尔就将40名塔什干人诱骗来，将他们全部杀死。肯尼萨尔即因此闻名。当时，沙俄在巴尔喀什湖东北的阿亚古斯（清朝时称为爱古斯）到阿克摩林斯克之间曾设立过一些步哨，由于肯尼萨尔的活动，沙俄不得不废除这道防线。

1838年3月6日，哥萨克中校列别杰夫率领1000名哥萨克、

① 惠勒：《苏联中亚近代史》（Geoffrey Wheeler,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viet Central Asia, 1964, New York），英文版，第240页。

1000名哈萨克人和800名巴什基尔人，去讨伐卡西姆，但由于遇上意外的大风雪，没有抓到卡西姆一家人，只好回师。其后，肯尼萨尔即抢劫了俄属哈萨克人，消灭了克留切夫斯克镇附近的步哨，又抢劫了托洛伊茨克的商队价值几十万卢布的财物，然后扑向厄姆巴，偷袭了为远征希瓦储备干草的队伍。[①]1839年，列别杰夫中校才在图尔盖抓到了卡西姆的亲属。[②]

由于哈萨克人拒绝帮助俄国进攻希瓦，所以在彼罗夫斯基于1839年进军希瓦遭到惨败以后，沙皇就派遣更多的部队去征剿曾被认为是朋友而现在进行起义反抗俄国的哈萨克人。

1840年，卡西姆由于需要火药和铅弹，带着家眷和亲信来到塔什干。塔什干的伯克为了替40名塔什干人报仇，袭击了卡西姆的阿乌尔。卡西姆及其家人被杀，肯尼萨尔得以逃脱，来到希瓦。以后又转移到锡尔河游牧，利用西西伯利亚总督和奥伦堡总督之间的争执，而开始谋求同俄国人讲和。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不顾西西伯利亚总督的反对，同意保护肯尼萨尔，并请得沙皇的准许赦免肯尼萨尔，承认其为奥伦堡辖区的哈萨克人。于是，肯尼萨尔在哈萨克小帐（小玉兹）自称汗王，向牧民征税。他进攻塔什干和浩罕，并在奥伦堡总督的保护下对西西伯利亚辖区采取反俄的行动。1842年，彼罗夫斯基去任，由奥勃鲁乔夫将军代其职务。西西伯利亚总督戈尔恰科夫将肯尼萨尔在其辖区的活动通知奥勃鲁乔夫，说他在中玉兹向哈萨克人散发檄文，派遣队伍进入阿克摩林斯克、科克切托夫、库什穆伦等地，并准备同浩罕打仗等等，奥勃鲁乔夫不信。戈尔恰科夫乃直接写信给总理大臣，总理大臣指示要肯尼萨尔离开西伯利亚边境。肯尼萨尔不听命，沙俄政府即派军征剿，连续数年，屡剿无效。[③]

---

①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126~127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②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239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③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236~237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843年6月，列别杰夫中校率军自奥尔斯克出发进剿，一个月后遇到肯尼萨尔的部队5000人，进行谈判。另一支西伯利亚的部队则打败了肯尼萨尔的兄弟。肯尼萨尔来奥尔斯克，向沙俄边防委员会佯称归顺，但随即又进行反抗。于是乌拉尔部队的比齐亚诺夫中校与杜尼可夫斯基上校奉命再剿。肯尼萨尔及所部450人逃亡锡尔河。1844年，西伯利亚部队的克里沃诺夫上校进军征剿，抢劫了肯尼萨尔所属的阿乌尔，虏获其妻妾一人。肯尼萨尔利用奥伦堡部队和西伯利亚部队行动上的不统一，在俄国要塞线上进行破坏，袭击沙俄的边防部队。他使用游牧人惯用的游击战术，打了就走，使沙俄边区当局穷于应付。肯尼萨尔的声势越来越大，所以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都与之结交，把他当成独立的汗王，并向他派遣使节。

1845年，奥伦堡奥勃鲁乔夫也向肯尼萨尔派去了多尔戈夫使团。后肯尼萨尔不接见该使团，只是让其带回一封信，信中表示拒绝臣属于俄国。于是，俄国连续派军进攻肯尼萨尔，但仍然无法约束哈萨克人的反抗。1846年，肯尼萨尔转移到楚河游牧，逼近浩罕。当时，希瓦汗国同他结成了友好关系。肯尼萨尔在征服了塔什干的哈萨克人以后，又去进攻柯尔克孜人。

1847年，肯尼萨尔来到阿拉套山，在一个峡谷中被柯尔克孜人袭击，遭到惨败，3000人全军覆没。肯尼萨尔本人及其手下的全部特楞古特人（卫队和奴隶）都被杀死。其后，他的儿子斯迪克虽继续反抗，但未能长久坚持。肯尼萨尔所发动的哈萨克人的反俄斗争终于彻底失败。

对于沙俄在中亚北部的侵略和扩张英国一直很敏感。特别是由于许多反俄的记者的宣传，好像俄国即将进攻印度。所以，早在1838~1839年间，在英国就流行一种恐俄病（Russo-phobia）。现在，俄国在镇压肯尼萨尔的反俄起义和迫使反抗的哈萨克人就范方面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英国也不安地注意到关于沙俄对印度方



面进行领土扩张的报告。因此，当尼古拉一世在1844年访问伦敦时，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Lord Aberdeen）会见了他，谈及上述问题。这位勋爵知道，沙俄曾挑动波斯进攻赫拉特，而且也相信俄国人正阴谋在阿富汗反对英国。他们这次会见的结果是，尼古拉表示，俄国希望同英国在希瓦和布哈拉的问题上达成谅解。于是，英、俄两国便就亚洲问题达成协议，称为1844年英俄协定（Anglo-Russian Agreement）。双方一致同意："俄国应当让中亚诸汗国成为英俄两个帝国之间的中间地带，以免双方发生危险的接触。"

尽管有这样一个协议，沙俄向中亚推进的步伐仍然没有停止。如对哈萨克人的征剿就一直进行着，直到1847年肯尼萨尔的覆灭。1847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年代。英国最后征服旁遮普也是在这一年。平息肯尼萨尔的起义，则是俄国基本上征服哈萨克草原的标志。此后虽然不免仍有游牧人的骚乱，但沙俄可以说是已经控制了哈萨克斯坦，并能使其基本稳定。从此就可以开始从草原地带向中亚农业地区推进了。

第七章
克里米亚战争前后沙俄对中亚的侵略

第一节　俄国向中亚的推进

尽管英、俄两国在1844年达成了让中亚成为“中间地带”的协议，但俄国还是按照其自彼得大帝以来制定的方针，继续向印度洋的方向推进。特别是在1847年平定了哈萨克肯尼萨尔的反俄起义以后，其侵略中亚的步伐就更为加快了。这时，沙俄不但加紧侵略中亚，而且也进一步侵占中国西北边疆的领土。这种侵夺土地的行动，具体是通过推进沙俄的要塞线而逐步实现的。

首先看东面，俄军在1845年就侵占了中国伊犁河下游北岸的大片土地。1846年8月，沙俄在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卡拉塔尔河（库克·乌苏河）与勒布什河之间建立科帕尔要塞（今塔尔迪·库尔干附近）。1854年，一支俄国军队深入到伊犁河谷地，在巴尔喀什湖与伊塞克湖之间的大阿拉套山脚下的阿拉木图河畔修建了维尔内工事。[1]这个工事成为俄国移民的中心，也是以后60年代军事行动的主要基地。除科帕尔和维尔内以外，沙俄还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建立了科克佩克特（Kokpekty，在斋桑湖西北的楚

[1] 当时两条商路都经过维尔内：一条从浩罕到伊犁，即从西往东；另一条从喀什噶尔去塞米巴拉金斯克，即从南往北。两条商路交会，吸引商贾来此。



克里克河边）、乌尔扎尔（即雅尔，清朝的肇丰城）和列普幸斯克等。随着维尔内堡等要塞的建成，沙俄就完成了它的西伯利亚要塞线。

再看西面，1839年彼罗夫斯基进军希瓦的失败，表明奥伦堡不适于作为进攻中亚的基地，沙俄乃将其军事基地从咸海的东南转移到锡尔河，因而同已扩张到了锡尔河下游的浩罕汗国发生了冲突。在肯尼萨尔被杀以后，再没有哈萨克人进行大规模的反抗，俄国便着手建立一条新的、西起于里海岸新亚力山大罗夫斯克的锡尔河要塞线。早在1844年（或说是在1849~1850年），俄国人巴塔科夫从奥伦堡搞来船只，全面考察了咸海以及锡尔河与阿姆河两河的下游地区。[①]在草原上建筑要塞并戍军防守的计划，于1845年由奥伦堡总督奥勃鲁乔夫付诸实行。是年，沙俄即在奥伦堡以南建立了伊尔吉兹和土尔盖两个城堡。接着，就向锡尔河推进。1846年，沙俄派参谋总部舒尔兹上尉（Schultz）去考察锡尔河河口，并在那里建一小堡，以保护俄国商队。他收集了大量有关通航、渔业和农牧业的情报。同年，又建立阿特巴萨尔和乌鲁塔夫斯克堡。

1847年，沙俄又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即在锡尔河上游离河口约45英里的地方建立热衣木堡。[②]该堡处在中亚两条商路的交汇点上。从奥伦堡来的商路在此同来自希瓦的、布哈拉的和塔什干的商路相会合。这里也是锡尔河上的主要驿站。所以，该地区很快就成为分布在锡尔河下游以及与该河邻接的咸海沿岸的俄国移民的农垦中心。[③]热衣木堡的建立表示俄国正式占有了咸海和锡

① 斯克兰、罗思：《亚洲的心脏》（F.H.Skine and E.D.Ross, The Heart of Asia），英文版，第245页，伦敦1898年版。

② 锡尔河在流入咸海之前，在该处最后转一大弯。热衣木堡在1851年改名为阿腊耳斯克。1855年迁往上游卡扎拉地区，称为一号堡，后又改名为卡扎林斯克。

③ 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36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尔河三角洲以北的全部地区。

沙俄建立热衣木堡后，逐渐向锡尔河左岸伸展，从而很快同浩罕发生冲突，而且引起了希瓦人的反对。正如前面已经讲到的，希瓦人历来把厄姆巴河看成为自己的边界，因此，他们认为俄国人占领锡尔河口是侵犯了希瓦汗国的边境。热衣木堡的建立，使希瓦汗国不可能再控制锡尔河口地区，也威胁了希瓦的乌兹别克人。希瓦人数度要求俄国人拆毁热衣木堡。1848年，希瓦2000多人渡过锡尔河，抢劫了1000多户臣服于俄国的哈萨克人。希瓦官员在热衣木堡以上70俄里处的江卡拉堡驻守，向沿河地区的哈萨克人派捐，向前往奥伦堡的布哈拉商队征取扎卡特税。俄军进攻和惩罚希瓦人，但以后希瓦人又攻入哈拉库姆草原，在那里杀了许多哈萨克老人，带走妇女和儿童，并抢劫了两个商队，以此来表示对俄国入侵的反抗。同时，浩罕汗国也鼓励其臣民进攻俄国殖民者，因为浩罕人认为整个锡尔河都是属于自己的。

1848年，沙俄在伊尔吉兹河建立卡拉布塔克堡。以后还相继建立了二号炮台和三号炮台。这一系列的堡垒要塞，被称为锡尔河线。1848年和1849年，俄国人还对咸海第一次进行了详细的勘察，为进一步的入侵作准备。

波斯方面，随着俄国在里海以东的推进，沙俄当局宣布阿特烈克河为波斯边界，当时波斯未予反驳。俄军向南侵略，在该河河口附近的契基什拉尔（Tchikishlar）地方建立了一个小堡。在短短的数年内，俄国就夺得了整个里海东岸。俄国的这些侵略行动，在波斯和英国引起大哗，两国的反对声迫使俄国的推进暂时停顿，而征服内地的行动则开始了。[1]在里海西岸，俄国也继续不断地推进自己的边界线，但波斯绝不愿意让出任何土地。

① 马尔文：《俄国人在谋夫与赫拉特》（C.T.Marvin, The Russians at Merv and Herat.），英文版，第340页，伦敦1883年版。

从1850年起，浩罕汗国开始对同俄国人合作的哈萨克人施加压力，不断从阿克麦斯吉德派出兵力到距热衣木堡50俄里处及相邻地区把哈萨克人的牲畜赶走，动辄数万头，并向哈萨克人征税。浩罕汗国此时经常同俄国作战，以保卫南部直到塔什干的地区。热衣木堡的俄军司令官恩格曼少校虽不时出兵搜索征剿，亦无济于事。1851年3月，奥伦堡总督奥勃鲁乔夫向沙皇提议占领希瓦和阿克麦斯吉德，未获批准。同年，奥勃鲁乔夫被撤职，沙皇尼古拉一世再次任命彼罗夫斯基为奥伦堡总督（1851~1857年）。

彼罗夫斯基将军对中亚问题的想法是，不同意当时就去占领希瓦，但主张立即攻占阿克麦斯吉德堡，以便溯锡尔河而上，逐步前进，扩大战果，直到浩罕。1851年，沙皇侍从将军安年科夫向尼古拉一世建议，将西伯利亚要塞线向前推进到伊犁河与楚河，右（西）与锡尔河线相接。沙皇赞同这个想法，令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和西西伯利亚总督哈斯福尔德执行。彼罗夫斯基虽有不同意见，但还是在1852年开始进行侦察锡尔河的工作。

当时对俄国人进行抵抗和骚扰、攻击的浩罕军，都出自锡尔河上的阿克麦斯吉德堡[①]。该堡的要塞司令官阿古柏伯克（1820~1877年），出身于浩罕汗国一个小吏的家庭。他的家族原籍据说是喀尔提锦的塔吉克族，他却自称是帖木儿的后裔。其父亲和祖父都曾担任过宗教职务哈孜（法官），其姊妹嫁给了塔什干总督努尔·穆罕默德·汗，从而阿古柏就同浩罕汗国的统治阶层结上了亲戚关系。1845年时，浩罕的胡达雅尔汗即位，当时25岁的阿古柏已是他的侍从，不久即晋升为500户长。1847年，他被提升为大臣，受命管治阿克麦斯吉德要塞。该要塞地位重要，是浩罕汗国抵抗俄国向锡尔河中、上游推进的第一个据点。阿古柏伯克在担任该要塞长官的六年当中，经常派出军队袭击俄国人，抢劫商队，惩罚臣

① 阿克麦斯吉德堡是在1817年修建的，先在锡尔河的左岸，一年后移至右岸。

服俄国的哈萨克人。阿古柏伯克的一切行动，都证明他是一个充满伊斯兰教狂热、仇视俄国人、代表浩罕汗国封建主阶级利益的统治者。所以，俄国人把他看成是危害“边境”安全的罪魁，说他是“一切侵袭活动的主谋”。[①]

1852年3月上旬，阿古柏伯克率领1700人顺锡尔河而下，去袭击“俄国的”哈萨克人，同一支俄国部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同年4月16日，阿古柏又拦截了由沙俄戈洛夫准尉率领前往侦察锡尔河上游的测绘队。彼罗夫斯基将军闻知大怒，便命勃拉楞木伯格（Col.Blaremberg）上校率军前去攻取阿克麦斯吉德堡。俄军7月3日从阿腊耳斯克出发，于19日抵达该堡。当时阿古柏伯克已去浩罕，守堡司令巴图尔·巴塞求降，遭俄军拒绝。20日，外城被攻陷。内城由于城墙坚固，浩罕人顽强抵抗，俄军无法攻克，只得撤退。沙俄侵略者捷连季也夫后来也承认，这次是“50名浩罕士兵和100名商人击退了强敌，并经受住了比他们强大10倍的俄国部队的炮击”[②]。彼罗夫斯基在给彼得堡的报告中把这次战斗说成是侦察。

次年（1853年），彼罗夫斯基将军再度进攻阿克麦斯吉德要塞。这次，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和海军参加，共2000多人，大炮12门，还有150名哈萨克志愿兵。而浩罕方面也加固了要塞，深沟高垒，准备固守。俄军在彼罗夫斯基的指挥下，于7月2日抵达阿克麦斯吉德堡，派人去招降。他竟在劝降书中说，浩罕人是“在俄国的土地上修筑了这座要塞”。浩罕人决心抵抗，直至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俄国人乃发动攻城，战斗双方都很顽强。俄军先用地雷进行爆破，然后炮轰，随后步兵进行冲击。俄军炮火摧毁了许多土制工事。俄国的第一支突击队在匈牙利人厄尔德锐中尉（Lieutenant Erdelyi）的率领下于7月8日冲入城内。浩罕人继续抵抗，英勇奋战，寸土必争，终未能战胜10倍于己并拥有先进武器的俄军。

①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154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②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257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新任要塞司令穆罕默德·瓦利阵亡。经过四个星期的激烈战斗，俄军杀死300名守堡者中的230人，于7月28日将要塞全部攻占。俄军官兵的死伤也达164人。同年冬天，阿古柏伯克与浩罕汗的兄弟沙希布·汗曾试图收复阿克麦斯吉德要塞。12月14日，在该要塞进行的战斗中，浩罕据说死了2000人。从此，浩罕汗国始终未再收复阿克麦斯吉德堡。阿古柏伯克的官阶以后有所贬抑，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他未能收复失地。①而彼罗夫斯基则由于攻取该要塞有功，于1855年获得沙皇授予的伯爵称号。阿克麦斯吉德改名为彼罗夫斯克堡。

阿克麦斯吉德堡是俄国在浩罕北边夺得的头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攻取该要塞的战役是中亚人在抗俄斗争中表现得最英勇、最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一次战役。由于该要塞的被攻克，就打通了通向奇姆肯特和塔什干的道路；阿克麦斯吉德不久即通汽船。俄国人所营建的阿腊耳斯克、一号炮台、二号炮台、彼罗夫斯克炮台和三号炮台，组成所谓的“锡尔河防线”，以威胁哈萨克部落和中亚汗国。不过，浩罕人仍然在阿克麦斯吉德的上游进行抵抗。在草原上，哈萨克人也继续进行反抗。如小玉兹的哈萨克人由伊则特·库特巴尔领导，锡尔河下游的哈萨克人由江·和卓·努尔·穆罕默德领导，同俄军展开了战斗，阻截附俄的哈萨克人给俄军供应骆驼。伊则特·库特巴尔并同希瓦建立联盟，共同抗俄。②

俄国人在1853年攻下阿克麦斯吉德以后，又派一支部队攻下并毁掉其上游100英里处的朱列克堡，其目的似是为了巩固锡尔河流域已夺得的地方。浩罕的乌兹别克统治者不断派遣使者去印度请求帮助或进行调停。③不久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俄国无

① 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第67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②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Edward,Central Asia,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16页以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③ 罗林逊：《英国和俄国在东方》（Henry Rawlinson,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 1875），英文版，第193页。

暇进一步向中亚汗国推进，故这时仅限于前进到朱列克堡而止。浩罕面临的危机得到一个暂息的时期。

第二节 克里米亚战争对沙俄的影响

19世纪中叶沙俄的侵略扩张，不仅是要征服中亚，打开通往印度和中国的交通，而且要在西面瓜分土耳其，夺取君士坦丁堡，从而控制黑海海峡，以便通向地中海和征服巴尔干半岛。沙俄的这一狂妄计划，在1848年欧洲革命被镇压以后就积极地提到日程上来。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定要出现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一直存在着的'东方问题'。"[①]但是，沙俄的侵略扩张计划却遭到英、法两个资本主义强国的反对，奥斯曼帝国在其怂恿和支持下，企图同俄国争夺克里米亚半岛和南高加索。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全权特使缅施科夫向土耳其苏丹提出照会（这个照会被称为最后通牒），要求签订俄土条约以保证沙皇对土耳其的东正教臣民的保护权的建议遭到拒绝，沙俄即以此为借口对土耳其发动侵略战争。

战争于1853年10月开始。初期沙俄虽一度获胜，在黑海南岸的锡诺普摧毁了土耳其的舰队。但次年英、法海军参战，在克里米亚半岛将俄国打败。特别是在1855年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战中，俄国的黑海舰队被消灭。沙俄的败局已无可挽回。这场战争给予了沙俄以沉重的打击，加剧了其国内的矛盾，也暂时削弱了19世纪40年代以来沙俄从哈萨克斯坦南下的势头，打断了沙俄准备以包抄方式攻取中亚的军事行动。

这种局势，总的看应当说是对中亚诸汗国有利的。在沙俄忙于应付克里米亚战争的时期，中亚诸汗国可以乘机自强。中亚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不可能不知道在塞瓦斯托波尔进行的战役。当时，中亚诸汗国如果联合起来，完全有可能向北出击，把俄国人逐出，直至草原的北界，尤其是哈萨克首领伊则特·库特巴尔刚在中、小玉兹进行了反抗沙俄的起义。1856年，在草原地区还发生了江和卓的反俄起义。中亚人可以同这些起义配合行动。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当时中亚诸汗国不但不相互配合，反而变本加利地进行争战，而且每个汗国的内部也因内争而日益削弱，生产破坏，民生凋敝，几乎不能自存。

例如，浩罕汗国在钦察人遭到屠杀、穆苏耳曼·库勒被处死以后，萨尔特人掌握了权力。胡达雅尔汗之弟马拉·伯克由于与汗不和，被剥夺了管治塔什干的权力，战败后逃往布哈拉。萨尔特人的领袖米儿咱·阿赫默德取代他管领塔什干。但不久马拉·伯克于1857年返回浩罕，得到乌兹别克首领阿里木·库勒的支持。次年，反叛者拥立马拉·伯克为汗，并在萨曼奇地方的一次战役中打败胡达雅尔汗，迫使其退往布哈拉。布哈拉异密纳斯鲁拉将胡达雅尔汗留在撒马儿罕住了一个时期，又将其送往吉扎克，让他在那里过着与世隔绝的贫穷生活。

马拉汗在位两年即被钦察首领人物刺杀，原因可能是阿里·本·库勒的专权，引起了钦察人的嫉妒。故当阿里·本·库勒被任命为安集延的伯克而离开首都时，钦察首领夏迪曼即派人进入马拉汗的卧室将其刺杀①。弑君者宣布拥立沙·穆拉德（胡达雅尔汗之兄、萨里木萨克之子）为浩罕汗。马拉汗之子赛伊德·苏尔坦逃往安集延阿里木·库勒处。这时，夏迪曼把胡达雅尔从吉扎克请回，胡达雅尔遂夺取了塔什干。沙·穆拉德率浩罕军进攻胡达雅尔，围塔什干城一个月，撤军。当浩罕军撤退时，阿里木·库勒自安集延

① 1873年来中亚旅行的美国作者舒勒，曾在塔什干遇到一个名叫阿苏杜拉的人，此人以前曾任浩罕诸汗的御医。他对舒勒谈到马拉汗被杀的详情。据称，当晚马拉汗在卧室熟睡，一帮人冲进去，用刀向汗砍去。汗惊醒后，虽奋勇抵抗，但终寡不敌众，被敌人砍死。

来，捕斩刺杀马拉汗者五人。阿里木·库勒自任浩罕汗国的摄政。但胡达雅尔随即夺得忽毡与浩罕，将沙·穆拉德逮捕处死，复辟为汗。阿里木·库勒退往玛尔噶朗。

浩罕汗国虽然处于这样混乱的状态，一方面却仍然在1857年支持和卓后裔倭里罕入侵中国的喀什噶尔，另一方面继续与布哈拉汗国争夺乌腊提尤别与吉扎克。1858年布哈拉异密纳斯鲁拉又来进攻浩罕汗国，围攻忽毡，只是由于希瓦袭其后，围攻查尔周，才迫使其从浩罕撤军。

在浩罕汗国内乱时期，阿古柏伯克曾支持马拉汗，先后被任命为宫廷侍从和边境要塞库拉玛的长官。当胡达雅尔返回时，阿古柏又立即转而欢迎胡达雅尔。可是，在沙·穆拉德被拥立为汗时，他又支持沙·穆拉德。阿古柏在政治变动中的反复无常，由此可见一斑。

沙俄入侵中亚时另一个首当其冲的国家希瓦汗国，这时也处在衰落中。汗国内不断发生土库曼人、哈拉卡尔帕克人和哈萨克人的反抗运动，对外又同波斯发生冲突。希瓦的马达明汗即位后，六次进攻芒利克·土库曼人，夺得谋夫，并与俄国争夺对锡尔河下游地区的主权。1855年，马达明汗率军进攻谢腊赫斯，其地居民请求马什哈德的统治者法里顿·米儿咱援助。波斯军应邀来援，打败马达明汗，迫使其撤军。在撤退中马达明汗被俘斩首。同年3月，希瓦人在路上拥立阿不杜拉为汗。此汗不久又于9月间在同土库曼人的战争中被杀。希瓦人乃拥立阿不杜拉18岁的兄弟库特鲁格·穆拉德为汗。而约穆德土库曼人则另拥立其堂叔尼亚孜·穆罕默德·比与之竞争。哈拉卡尔帕克人亦叛，拥立雅尔里克·条列为汗。尼亚孜·比以觐见为借口进宫，将库特鲁格·穆拉德刺杀。希瓦人乃群起屠杀城内的约穆德人，鲜有能逃脱者。以后，汗位即转归赛伊德·穆罕默德。此汗即位后便镇压土库曼人和哈拉卡尔帕克人，擒杀雅尔里克·条列。连年不断的内战，使希瓦汗国遭到极大的破

坏，人民经受无穷的痛苦，结果在汗国发生了饥荒。1857年又发生霍乱。可是，在这一年希瓦汗还派法即勒·和卓到彼得堡去，通告其即位之事，并祝贺沙皇亚力山大二世登基，表示希瓦汗国对俄国的友好。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国想要伊朗参加对土耳其的战争，同伊朗谈判。当时伊朗敌视俄国，故拒绝了俄国的要求，谈判于1853年破裂。[①]另一方面，土耳其则想联合中亚诸汗国一同抗俄。土耳其利用其在宗教上对中亚的影响，派遣使者来进行活动。但由于中亚各国互相敌对，其内乱衰弱之状又如上述，故土耳其的计划未能成功。[②]

1854年，在英、法等国的注意力正集中于克里米亚战争之时，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又率领1.7万人的军队向希瓦推进，迫使希瓦同俄国订立了一个条约。按照该条约，希瓦可汗"承认俄国的最高权力，将宣战权和媾和权让给俄国，把统治本国臣民的无限权力移交给俄国，俄国永远有权确定商队的线路，规定捐税和关税，调整希瓦全境的贸易。在希瓦驻有俄国领事，他作为俄国政府的代表，也负责全权裁决希瓦的一切政治事务"。[③]而随着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不断失利，"俄国有可能进攻印度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④]

1854 年俄国参谋总部军官契哈切夫即抛出了第一个侵印方案。1855年，俄国驻德黑兰公使杜哈梅耳（Duhamel）将军又向沙皇尼古拉提出入侵印度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俄国应与波斯建

---

① 罗灵逊：《英国和俄国在东方》（Henry Rawlinson,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 1875），英文版，第172页。

② 西摩·贝克尔：《俄国的中亚保护国》（Seymour Becker, Russian's Protectorates in Central Asia, Bukhara and Khiva, 1865 ~1924,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Studies1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英文版，第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40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36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立军事同盟，取道阿富汗共同远征印度，以打击英国。俄国还极力鼓动和支持波斯占领赫拉特。但由于波斯不愿与俄国合作，故这项进攻印度的计划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沙皇尼古拉一世于1855年逝世，亚力山大二世即位为沙皇（1855~1881年）。新沙皇任命哥尔查可夫亲王为外交大臣。次年，克里米亚战争以俄国的失败和签订巴黎和约（1856年3月）而告终。以后，沙皇就转过头来从亚洲方面前进，即一方面想从高加索进取小亚，另一方面进攻中亚以威胁印度。在巴黎条约签订后的12个月中，沙皇派了一支15万人的军队进入高加索，以保证掌握通往亚洲土耳其的大路。在中亚方面，继续修建要塞线，并派遣使团去中亚收集关于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情风俗的情报，为进一步征服中亚作准备。

1854年时，沙俄根据西西伯利亚总督哈斯福尔德在1853年的建议，拟订了一个征服中亚的计划，其内容是要建筑一条要塞线，把奥伦堡线同西伯利亚线联接起来，这样就可以把哈萨克人完全圈在里面。当时维尔内堡是新西伯利亚线的终点。维尔内建成后，草原即划分为两个地区：西伯利亚吉尔吉斯（哈萨克）地区与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接着又修建了一长串的外楚河工事。从维尔内向西伸展，经卡斯特克和托克玛克，到皮什彼克堡，这一系列的地方都是在1854~1862年间逐步夺取来的。俄国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引起了英国的疑虑。英国公众认为这是对印度的威胁。[①]

1857年，印度发生反英的士兵起义，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为之动摇，这也鼓励了俄国向中亚推进，派遣使者到那里去考察。当时派出了三个亚洲使团，即瓦里汗诺夫去中国的喀什噶尔，汗内科夫去呼罗珊，伊格纳切夫去希瓦和布哈拉。三个使团出使的时间相同，都是

① 斯克兰、罗思：《亚洲的心脏》（F.H.Skine and E.D.Ross, The Heart of Asia），英文版，第246页以后，伦敦1898年版。

在1857~1859年间，表明俄国的政策是准备侵略和进攻这些地区。

瓦里汗诺夫（1835~1865年）是一个哈萨克人，中玉兹阿布赉的曾孙。他从1853年毕业于武备中学时起，成为沙俄的骑兵少尉，并任西西伯利亚总督哈斯福尔德的副官。1856年，他升为中尉。早在1854年，瓦里汗诺夫就参加了哈斯福尔德组织的对谢米列契和塔尔巴哈台的考察。1856年，又随何明托夫斯基考察了伊塞克湖地区。同年8月游历了伊宁地区。瓦里汗诺夫因自己的考察成果后被选为俄国地理协会会员。1856年，俄国东方学家科瓦列夫斯基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1856~1861年）。当时俄国地理家谢苗诺夫已考察了中国的天山地区，他向哈斯福尔德建议派员去喀什噶尔考察。科瓦列夫斯基给俄国陆军部和外交部递交了一个备忘录，其中申述了自己的关于对中国新疆应采取何种政策的意见。陆军部和外交部根据这个备忘录，特作出了如下几项决定：一是派一个军官到喀什噶尔去收集情报；二是加强喀什噶尔边境的俄国边防军；三是如果和卓复辟成功（指倭里罕之乱）并请求俄国的承认和帮助，应很好接待之，并请示俄国政府决定如何行动。沙皇亚力山大二世对这个决定的批示说：“一切有赖于我们从中国获得的情报。”可见，瓦里汗诺夫的出使喀什噶尔，乃是科瓦列夫斯基备忘录和沙皇批示的直接结果。

1858年6月，瓦里汗诺夫由西西伯利亚总督哈斯福尔德派遣，乔装成为一个乌兹别克商人，加入从塞米巴拉金斯克来的商队前往喀什噶尔。他们经过伊塞克湖盆地，纳林河上游，进入喀什噶尔地区。在那里由于浩罕乡约的帮助，他才得以免遭前不久德国旅行家阿道夫·施拉金怀特在喀什被杀头的命运。经过半年的时间（1858年10月至1859年3月），瓦里汗诺夫收集了关于中国天山南路政治、军事、经济、贸易状况的大量情报，并盗窃了许多图书、文物，于1859年3月离去，在4月12日到达维尔内（今阿拉木图）。瓦里汗诺夫返回后写成的考察报告，立即被送到彼得堡。俄国参谋总部

办公厅在给沙皇上报时称"这是极其有价值的著作",并指定"这些情报供西伯利亚独立军团指挥人员参阅"。瓦里汗诺夫因这次考察有功被提升为参谋部大尉。1860年6月,经科瓦列夫斯基请求,他被调到外交部亚洲司工作,但不久即(于1865年)因病逝世。[①]

同一时期沙俄派出的另一个使团是汗内科夫使团。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国和英国争相与伊朗交好。伊朗对这次战争采取中立立场,但是却利用英国同俄国开战无暇东顾的时机,于1855年出兵攻占赫拉特。英国当局大怒,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次年11月1日,印度总督代表英国政府向伊朗宣战。结果,伊朗战败,向英国投降,于1857年8月14日在巴黎签订和约。按照该条约,伊朗保证立即从赫拉特撤军,放弃对赫拉特和阿富汗其他地区的宗主权和领土的要求,并不再干涉赫拉特的内部事务。俄国对于这个条约很愤怒,因为它表示阿富汗从此脱离了伊朗的影响而落入英国的势力范围。为此,沙俄政府特别委员会于1858年1月4日开会,决定派出以汗内科夫为首的"科学"考察团前往阿富汗(赫拉特和喀布尔),名义上是进行科学考察,实际上是搞军事、政治活动。汗内科夫中尉是一个著名的东方学家,曾经在波斯服务多年,在那里研究了东方的语言、历史和文物。他曾受雇到波斯东部进行考察(他称东波斯为"中亚南部"),发表过两部旅行记,详细描写了呼罗珊地区。他这次的任务是与阿富汗人就与中亚三个汗国组成一个联邦的问题进行谈判。他向阿富汗的异密说明:"俄国不希望削弱中亚诸汗国,而是尽可能加强他们。俄国自己的利益是要求建立一道堵截英国的墙。"但是,汗内科夫的活动没有取得结果。他带回的考察报告虽未发表,但对俄国在伊朗和阿富汗的政策颇有影响。

俄国在1856年签订巴黎和约以后,转过头来进行征服中亚的准备工作。俄国人分析形势,认为消灭浩罕汗国乃是今后的第一个

① 以上根据《瓦里汗诺夫著作选集》,俄文版,阿拉木图1958年版。

战略目标。在其派瓦里汗诺夫和汗内科夫分别访问中国喀什噶尔和呼罗珊的同时，还派遣伊格纳切夫出使于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伊格纳切夫奉到的指示是：(1)研究当时中亚的局势；(2)加强俄国在这两个汗国的影响；(3)破坏英国在那里的影响；(4)尽一切可能争取两汗国允许俄国商船在阿姆河上航行；(5)如果争取到了在阿姆河的航行权，就要进一步要求将对俄国货的关税由10%降到5%；(6)说服希瓦政府，不要挑动土库曼人、哈萨克人和哈拉卡尔帕克人反对俄国，要求布哈拉汗国释放被俘为奴的俄罗斯人。还要研究英国的侵略活动和贸易方式。伊格纳切夫还奉命同出使于呼罗珊的汗内科夫使团接触，目的也是研究英国的活动。陆军部给伊格纳切夫的指示，则是要他的使团收集地形的、统计的和军事的情报，调查阿姆河与土库曼人的情况，调查从希瓦和布哈拉通往波斯和阿富汗的道路，从阿姆河上游通往印度河谷的道路，从布哈拉、撒马儿罕二城通浩罕汗国的道路，并要调查希瓦、布哈拉和巴里黑的军事实力。还指示要他同土库曼首领接触。

伊格纳切夫出使希瓦，是在达尼列夫斯基同希瓦订立第一个条约以后的16年，使团规模很大，达190人之多，其中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如格里戈利也夫、巴西内尔、斯特卢威、列尔赫(P.I. Lerkh)及基列完(E.Kilevein)等人。他们从奥伦堡出发，经厄姆巴河到达希瓦，受到敌意的(隐蔽的敌意)接待。希瓦人不但从未遵守过达尼列夫斯基的条约，反而声称他们没有该条约的文本。后来伊格纳切夫在给奥伦堡总督卡特宁(1857~1860年)的报告中就曾愤激地指出，中亚汗国的统治者们没有一个有条约义务的观念，条约可说是无用的。这一次由于使团的努力，似乎还是同意了一个条约，但希瓦汗绝不同意俄国商船在阿姆河航行。不过，希瓦汗对于俄国人将力量转注于浩罕汗国则颇高兴。[1]据伊格纳切夫

[1] 玛利·霍尔兹涅斯：《十九世纪的突厥斯坦》，英文版，1959年版。

讲，希瓦汗国的南部边界线经过谋夫绿洲，北边边界接厄姆巴河，但该河早已被俄国侵占。希瓦汗国地理位置的特点是同邻国的完全隔离和孤立。该使团收集了大量对沙俄军方有用的情报资料。伊格纳切夫在同科瓦列夫斯基通信时和在给卡特宁将军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中亚问题的建议，都未被俄国政府采纳。[①]关于其出使的行程及旅行的情况，基列完曾描写记述之。

同年9月，使团从希瓦来到布哈拉。当时布哈拉的异密纳斯鲁拉正同浩罕汗国作战，他因害怕俄国同浩罕结盟，故对俄国使团提出的要求尽量予以满足，结果，双方在1858年10月11日签署了一个新的协定。异密同意释放俄国俘虏，允许俄国商船在阿姆河航行，允许俄国在布哈拉设立临时的商务代表，并为俄国商人改善贸易条件。实际上，布哈拉人也并不遵守这个协定。它同达尼列夫斯基与希瓦订立的条约一样，效果都是等于零。当时，在北面俄国对浩罕汗国的压力使布哈拉汗国得到好处。在南面布哈拉异密怀疑英国鼓励阿富汗人入侵，因此宣布将不接待英国的使者。他还向阿富汗异密多斯特·穆罕默德表示，希望不要让英国人经过阿富汗，纳斯鲁拉也公开地同情浩罕人企图夺回阿克麦斯吉德的斗争。[②]

伊格纳切夫写了一本书记述这次出使中亚的经过和情况，以及他的观感和印象。在从中亚返回后，伊格纳切夫即在1859~1860年去中国谈判《爱珲条约》和《北京条约》，而北京条约使俄国获得在喀什噶尔的贸易权利。

从沙俄当局给伊格纳切夫的各项使命可以看到，当时俄国除了进行征服中亚的准备以外，还要同英国竞争。这种竞争包括争夺中亚的商品市场和从政治上控制中亚地区。俄国在克里米亚战

① 惠勒：《苏联中亚近代史》(Geoffrey Wheeler,The Modern History of Soviet Central Asia, 1964, New York)，英文版，第57页。

② 克劳斯：《俄国在亚洲》(Alexis krausse,Russia in Asia,A Record and a Study)，英文版，第67~68页，1973年重印本。

争中失败以后，就想从陆上威胁英属印度。所以，在1856年英国波斯战争期间，关于俄国可能从陆上进攻印度的问题又重新引起了讨论。当时，俄国高加索总督巴里雅金斯基很害怕英国经过赫拉特进入到里海。他曾在1856年制定了一个修筑一条从里海东岸通到咸海的铁路的计划，其目的是先着手控制这个地区。为了消除这位总督的恐惧，俄国陆军大臣苏合扎默特在1857年写了一个题为《论俄、英在中亚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的备忘录，认为英国并不打算占领波斯的或里海上的任何领土，而是要追求商业上的利益，并在政治上伤害俄国。备忘录还认为，俄国从陆上进攻印度有许多困难，因而是不可能的。俄国比较担心的是英国威胁俄国在中亚的贸易以及与中亚毗邻的国家和地区，如英国在中国新疆的活动就是一例。俄国把在中亚发展贸易和建立威望作为同英国抗衡的手段，进行征服的战争还不是50年代的当务之急。但关于俄国进攻印度的计划，却始终萦绕在英国人和印度人的心中，所以，英国一直主张把中亚变为缓冲的中间地带。这是一种维持平衡的办法，但是俄国每向中亚前进一步就要打破这种平衡。

第三节　俄国的继续南进

俄国南侵的活动虽因克里米亚战争而暂时延缓，但在1856年战争结束以后，俄国又积极进行征服中亚的准备。除前节所述的那些准备活动以外，沙皇还在1859年1月亲自参加了一次有大臣们出席的咨询会议，决定占领楚河上游及皮什彼克、托克玛克两要塞。总之，是首先侵略浩罕汗国。

浩罕汗国的领土是在19世纪前期通过窃占中国的领土而扩张起来的，其所控制的巴尔喀什湖南面和西南面的许多地方本来属于清朝。而清朝统治者认为，整个浩罕汗国都是中国的藩属国。因此，沙俄侵夺浩罕汗国东北面巴尔喀什湖以南和西南的土地，

实际上即是侵占中国的领土。

当时，俄国人已经在1854年侵入巴尔喀什湖与伊塞克湖之间，修建了维尔内堡，并在该堡驻扎了军队。在锡尔河下游，俄国人在夺取了阿克麦斯吉德堡以后，将其改建为彼罗夫斯克堡。在维尔内堡同彼罗夫斯克堡之间，是一条500多英里的隙地，其中包括阿克·库姆沙漠。哈萨克人和土库曼人即经过此沙漠而袭击西伯利亚的俄国殖民者。浩罕人也决心打破这个罗网，经常进攻俄国人的前哨据点。如1839年秋末，浩罕汗国的哈萨克人不断进攻俄国殖民者，甚至开始袭击俄国的前沿工事卡斯特克。

1860年春季之前，近5000名浩罕人在皮什彼克集结，并派人到伊塞克湖修筑工事。7月8日夜，浩罕人攻打卡斯特克。当时沙俄外伊犁边区部队司令官是齐麦尔曼上校。他指挥的部队在吉连艾格尔河谷击溃了由塔什干鲁斯捷姆伯克统帅的浩罕军，浩罕人退到楚河对岸。俄军从维尔内堡出发，继续向楚河对岸进军，于8月26日来到托克玛克附近。俄军以优势的炮火轰击该城，迫使浩罕守军投降。俄军占领托克玛克后即毁其工事，于8月29日将该城夷为平地。然后于次日进达皮什彼克。时阿拉套边区长官科尔帕可夫斯基（清朝史料写作郭尔帕科甫斯基）[1]来会。

皮什彼克比阿克麦斯吉德堡大三倍，有两道城墙，守军人数众多，武器精良，对俄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俄军从西面进攻，用炮火猛攻要塞的工事，经过5天的围攻，迫使浩罕守军退出要塞。俄军将该城炸毁，然后于9月10日离去。不过在俄军撤离后，浩罕人又在第二年收复了皮什彼克。

浩罕人在俄军攻下皮什彼克后，即宣布对俄国人进行圣战，

① 科尔帕可夫斯基，生于1819年，是Kherson省一个下级军官的儿子。他16岁时参加军队，当兵。1841年，即6年后提升为军官，长期在高加索地区服役。匈牙利战争时期调到Transylvania。1852年转到西伯利亚。多年驻于Berezof。最后在1858年调到Ala-tau区。因长期在西伯利亚服役，他精通哈萨克语。

并号召俄属哈萨克人起来暴动。浩罕将军队转移到阿吾里也·阿塔[1]和美尔克。浩罕人越过库尔达伊，迂回向卡斯特克西面前进，切断卡斯特克和乌宗阿加奇（距维尔内不远）的联系。1860年10月间，有一支2万人的浩罕大军包围了驻乌宗阿加奇的俄军，科尔帕可夫斯基率领800名士兵，带7门大炮，从维尔内前去支援，将浩罕军击退。这一胜利大大加强了俄国在七河地区[2]的统治地位，使俄国统治的地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3]

到1861年时，由于俄国国内外形势的新情况，遂促使沙皇政府更积极地推行对中亚的侵略扩张政策。首先，是沙俄在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度，这一措施既是工业发展所要求的，也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农奴制度废除以后，俄国工业资本主义得到迅速的发展。在1865~1890年这25年中，仅大工厂和铁路的工人便由706000人增加到1433000人，即增加了一倍以上。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要求开拓商品输出的市场和原料的来源。但俄国由于工业落后于欧洲诸国，其产品质量较差，难与欧洲市场竞争，故只有争夺中亚的市场。俄国财政部官员加格米斯特（U.A. Gagemeyster）就曾经说："随着俄国工业的发展，出口商品对市场的需求就越来越迫切，而俄国又不能同西欧的产品竞争，她的商品仅对亚洲产品具有优越性，故只有中亚的市场才是俄国出口商品的有保证的出路，因只有俄国才需要中亚的产品。同中亚的贸易仅占俄国整个贸易的一小部分，但这种贸易还是在不断发展，

① 阿吾里也·阿塔，得名于一个人名。阿吾里也·阿塔，意为神圣的父亲。据说此人是一个喀喇汗，是舍黑·阿黑麻·牙撒维（Shaikh Ahmad Yasavi）的后裔。牙撒维葬于突厥斯坦。阿吾里也·阿塔是吉尔吉斯人的保护者，其坟墓即在今阿吾里也·阿塔地方。阿吾里也·阿塔位于塔拉斯河上，可能即在古代名城怛逻斯附近。切尔尼亚也夫于1864年6月16日攻取其地。

② 七河，得名于有七条河流经该地区。这七条河是：Lepsa，Vaskan，Sarkan，Ak-su，Karatal，Koksu，Ili。

③ 惠勒：《苏联中亚近代史》（Geoffrey Wheeler，The Modern History of Soviet Central Asia，1964，New York），英文版，第242页；克劳斯：《俄国在亚洲》（Alexis krausse，Russia in Asia，A Record and a Study），英文版，第68页。

因为俄国工业品向中亚市场的出口在不断增长。"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俄罗斯通报》杂志上，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当时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银行家、工业家和经济学家，都参加进来发表意见。加格米斯特主张占领锡尔河上游，在阿姆河通航，派遣领事到中亚诸汗国去巩固已有的商业贸易关系，并支持哈斯福尔德的把锡尔河要塞线同西伯利亚要塞线联接起来的建议。总之，为了发展商业贸易以促进俄国的工业，也为了同英国争夺中亚的市场，都要求俄国能从政治上控制中亚地区。

1861年时，世界上另一个重要的事件是美国内战的爆发。正如同全欧洲感到美国内战使美国棉花供应来源断绝的影响一样，俄国也急需到盛产优质棉花的中亚地区去寻求棉花的供应。当时有15个莫斯科商人请求俄国政府予以帮助，以便在中亚，特别是在布哈拉，寻求由于美国内战而中断了的原料（棉花）供应。[①]据统计，历年从塔什干、浩罕、布哈拉和希瓦经过奥伦堡和西伯利亚输入俄国的棉花为：1863年2933248卢布；1864年6583229卢布；1866年4326145卢布；1867年5513422卢布。[②]

下表说明，在60年代俄国同中亚之间的棉花贸易额陡增。这显然是由于美洲棉花供应减少之故。当时英国对这个地区也有这方面的兴趣。1860年1月，彼得堡得到报告说，英国在阿富汗的影响增强了。英国和阿富汗在对布哈拉汗国施加压力，这就使俄国更感到有先发制人的迫切性。由于俄国在高加索打败了伊玛姆·沙米耳，故能抽出兵力到中亚来。

1861年，俄国政府还发生了两起重要的人事变动，即米留金当了陆军大臣，伊格纳切夫接任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1861~1864

① 爱得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131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②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1卷，第215页，伦敦1876年版。

俄国同中亚（不包括哈萨克斯坦）
贸易统计表（1840~1867年）[1] 单位：卢布

年份	贸易总数	原棉和加工	贸易总数	原棉和加工过的棉花
1840	1 655 000	1 320 000	1 164 000	519 000
1845	1 304 000	926 000	873 000	314 000
1850	1 263 000	1 025 000	812 000	423 000
1855	1 885 000	1 184 000	757 000	351 000
1860	2 324 000	1 349 000	1 920 000	1 015 000
1864	7 699 000	6 931 000	4 740 000	2 395 000
1865	4 704 000	3 697 000	3 775 000	2 380 000
1867	8 504 000	6 030 000	10 275 000	6 952 000

年）。二人都强烈主张军事征服中亚，可以说是上述工商界的代表。而在1860~1865年期间担任奥伦堡总督的别扎克将军也鼓吹对浩罕汗国采取军事征服行动。米留金主要根据别扎克的建议而行事，但前后两任外交大臣涅谢耳罗捷（1816~1856）和哥尔查可夫（1856~1882年）都主张慎重稳进。实际上是军界和现役的军官们的主张占了上风。

浩罕汗国方面由于害怕俄国的进一步入侵，曾在1860年派遣第二个使者和卓·纳扎儿到白沙瓦，请求英国援助以阻止俄国的推进。英印政府派阿不杜勒·马吉德毛拉回报，经八答黑商和似乎没有什么实际的结果。[2] 浩罕汗国只在北部边界一带经常袭击俄国殖民者，其主要的基地之一是距朱列克堡90俄里处的亚纳库尔干（意为新堡）。

---

① 罗吉可娃：《19世纪40~60年代俄国同中亚的经济联系》，俄文版，第59~60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3年版。

② 罗灵逊：《英国和俄国在东方》（Henry Rawlinson, England and Russiain the East, 1875.），英文版，第194页。

为了扫荡浩罕汗国的军事据点，俄国在1861年春天开始修筑朱列克工事，于8月底竣工。8月间，奥伦堡总督别扎克视察新修的朱列克工事及锡尔河一线。经过考察他认为，必须占领亚纳库尔干和塔什干，因为来自布哈拉、中国和俄国的商路都经过塔什干。塔什干如在俄国手中，俄国不仅能完全控制浩罕汗国，而且能加强俄国对布哈拉的影响，这将大大地增加俄国同那些地区的贸易，特别是将增加俄国同中国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贸易。关于亚纳库尔干，他说，从这里有一条方便的直路，经过阿吾里也·阿塔（江布尔），通到伊宁和塔城。西伯利亚军团要在皮什彼克建筑一个城堡将是很容易的，他们可在塔什干与奥伦堡的军队联接。这样，奥伦堡的军队就能同西伯利亚军团一起去夺取塔什干。①

在别扎克视察以后，俄国就在9月20日派杰布中将率军从朱列克出发，前去进攻亚纳库尔干。事先，俄军派人去招降，没有立即得到答复。俄军即对该堡进行炮击，终于迫使守军出降，时在1861年9月23日。俄军将亚纳库尔干要塞完全炸毁，使浩罕人为土尔克斯坦担忧。浩罕人乃决定在布尔库蒂岛上修筑一个新要塞，称为金·库尔干。次年（1862年）1月19日，俄军又进攻金·库尔干。1月20日对该要塞发起突袭，经过15小时的炮击，迫使浩罕人无条件投降，并将该要塞夷为平地。于是，俄国就逐步清除了浩罕人在锡尔河一线修建的各个据点，为夺取塔什干扫清了道路。

1861年的冬天，奥伦堡总督别扎克将军即建议立即将锡尔河要塞线同新西伯利亚要塞线联接起来，并建议立即准备夺取土尔克斯坦和塔什干。②当时的形势是：俄国在中国边境和托克玛克

---

① 惠勒：《苏联中亚近代史》（Geoffrey Wheeler,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viet Central Asia, 1964, New York），英文版，第58页。

② 西摩·贝克尔：《俄国的中亚保护国》（Seymour Becker, Russian's Protectorates in Central Asia, Bukhara and Khiva, 1865－1924,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Studies1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英文版，第16页。

（浩罕在楚河上的据点）之间建立了科帕尔、维尔内和卡斯特克等要塞。在锡尔河方面，从咸海到朱列克也建立了一系列的要塞。这时，要沿着楚河谷地建立据点，使前述的两条要塞线联接起来，将成为贯通草原南部的一条连续不断的军事线，以代替北部的西伯利亚线。与之相对抗，浩罕汗国也建筑了苏扎克、处拉克、阿吾里也·阿塔、美尔克和皮什彼克等一系列的要塞以自卫。[1]1862年3月，俄国政府对别扎克的建议进行了讨论。1863年2月，俄国政府又召开特别委员会再对别扎克的计划进行讨论。这个特别委员会的成员有：财政大臣路腾（M.Kh.Reutern），外交大臣哥尔查可夫，陆军大臣米留金，奥伦堡总督别扎克，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伊格纳切夫，以及前亚洲司司长科瓦列夫斯基等人。其中陆军大臣米留金赞成这个计划，但由于路腾和哥尔查可夫的反对，别扎克的计划被搁置起来。当时，特别委员会只同意对那些地区进行考察。

前面几次提到，19世纪50年代俄国人认为他们的边界线是锡尔河。[2]这时，沙俄统治者想把俄国的边界线进一步向前推进。特别委员会所说的对那些地区进行考察，就是为划定一条新的国界线了解地理情况。无论是锡尔河线和西伯利亚线的俄国军队都接受了这方面的考察任务。奥伦堡方面派出执行侦察任务的是切尔尼亚也夫。此人以前曾在1858年被派到奥伦堡总督卡特宁手下服务，因在巴什基尔问题和皇家土地问题上同卡特宁的意见不一致而暂时被召回，这次又被派到中亚担任别扎克的参谋长和锡尔河防线司令官。当时俄国是想把国界线推进到卡拉套山脉一线。切尔尼亚也夫上校率领部队先到达土尔克斯坦，然后就折向卡拉套山，于1863年5月30日占领了苏扎克，该地居民被迫向俄国臣服。接着，他又征服了楚拉克·库尔干，然后率部返回朱列克。

① 罗灵逊：《英国和俄国在东方》（Henry Rawlinson,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 1875），英文版，第176页。

②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245页，商务印书馆1980版。

与此同时，从维尔内也派出了两支俄国部队：一支由列尔赫中校率领，向美尔克和阿吾里也·阿塔进发；另一支由普罗增科大尉率领，向纳林河挺进。这些本属中国的地方，当时被浩罕占领。俄军到来时，那里的浩罕守军都向他们投降，其炮台被拆毁。

1863年俄军侦察的地区是：从锡尔河线方面侦察到了土尔克斯坦、苏扎克和楚拉克·库尔干等地；从西伯利亚方面侦察到了阿吾里也·阿塔地区。上述切尔尼亚也夫上校攻占苏扎克和楚拉克·库尔干的军事行动，显然是违反了沙俄政府的慎重稳进的指示，但陆军大臣米留金随即在7月7日向外交大臣认可了以上行动。7月16日，沙俄外交大臣哥尔查可夫在给米留金的复信中支持把要塞线连接起来。12月20日，沙皇命令米留金在次年动手把锡尔河线同西伯利亚线连接。这时，军方决定沿卡拉套山划一条临时国界线，但因限于经费，遂将此事推迟到1864年。

哈尔芬说："1863年12月20日沙皇的命令标志着俄罗斯帝国在中亚的对外政策新阶段的开始。"[①]如果说，1863年的军事行动只是侦察性的远征，只是对某个城市、某个要塞进行偶然的、孤立而零星的远征，那么，1864年时沙俄军队就开始向中亚腹地实行大举的入侵了。先是切尔尼亚也夫率领外楚河部队2600人，于5月1日从维尔内出发，途经托克玛克和美尔克，到6月初逼近阿吾里也·阿塔，轻易地将其攻下。接着，锡尔河方面又组织一支1600人的部队，由维锐夫金率领，于5月22日从彼罗夫斯克堡出发，在6月9日攻下土尔克斯坦城。该城又名哈孜列特·土尔克斯坦（意为圣城），是著名的和卓阿赫默德·雅撒维的休养地。这位和卓是仅次于巴哈乌丁的圣人，在浩罕特别受到崇拜。土尔克斯坦城的陷落，引起了中亚人的震惊，也激起了中亚人的宗教狂热。浩罕人在此以后撤退到他们的第二个防卫据点奇姆肯特，并从那里对俄国人

① 哈尔芬：《中亚归并于俄国》，俄文版，第153页，莫斯科1965年版。

进行了一系列的抗击。

在攻取阿吾里也·阿塔的过程中，俄军考察了原来计划中的国界线卡拉套山脉，结果认为，俄国必须沿阿雷斯河站稳脚跟，并要占领奇姆肯特城。该城位于塔什干和阿吾里也·阿塔之间的大路上，西北至彼罗夫斯克300英里。当浩罕人沿卡拉套山和博洛尔代山建筑的诸要塞一个一个地落到俄国人的手中以后，他们就去据守奇姆肯特，从那里可以威胁塔什干和阿吾里也·阿塔。切尔尼亚也夫听说奇姆肯特的浩罕守军不到1万人，就决定攻取该城。他在6月28日致信维锐夫金，要求他配合，从土尔克斯坦方面对奇姆肯特实行佯攻，以减轻压力。可是这一要求遭到维锐夫金的粗暴拒绝。于是，切尔尼亚也夫就向沙皇请求实行统一指挥。7月，沙俄陆军大臣正式通知别扎克："皇上有旨，新浩罕防线，是由楚河到锡尔河亚纳库尔干的一系列要塞组成，以连接锡尔河线与西伯利亚线。为在新浩罕防线上统一指挥，该防线从楚多赫纳库顿河流域起，包括维锐夫金将军的部队在内，统归切尔尼亚也夫少将指挥。"这样，西伯利亚部队和奥伦堡部队才一起去进攻突厥斯坦的首府奇姆肯特。

1864年7月7日，切尔尼亚也夫率领部队1298人，从阿吾里也·阿塔出发，向奇姆肯特进军。奥伦堡方面迈埃尔的部队于12日到了距奇姆肯特35俄里的阿雷斯河。这支部队为了抢在西伯利亚部队之先攻下奇姆肯特，于13日急行军前进。他们来到阿克布拉克时被阿里木·库勒手下的一支浩罕大军所包围。阿里木·库勒对其部属下达命令说："去同他们（俄国人）进行谈判，如果他们接受伊斯兰教，并对他们的行为表示悔改，那么，就可善待之，让其活命。如若不然，我就要亲自前去，率领我的全部军队和所有的炮兵，以我的宝剑的力量，将他们击为尘土灰烬。"他两次号召对俄国进行圣战。迈埃尔为了脱围，同浩罕人进行谈判，达成以归还土尔克斯坦城为条件，换取安全放行的协议。这样，迈埃尔部才以伤

亡80人的代价脱出，与切尔尼亚也夫会合。当时，浩罕摄政王阿里木·库勒因得悉布哈拉人有反对他的活动，而中国新疆方面又发生大规模的暴动，乃率军撤离奇姆肯特。

鉴于奇姆肯特是商业的枢纽，又是浩罕的重要军事据点，切尔尼亚也夫乃联合驻突厥斯坦的俄军前去攻取该城。9月19日，阿吾里也·阿塔和土尔克斯坦的两支部队在奇姆肯特附近会合。两军由切尔尼亚也夫指挥，经过四天的围攻，于9月22日拿下奇姆肯特城。守城的浩罕人绝大部分逃走，俄军仅损失2人。奇姆肯特是突厥斯坦地区的首府。俄国攻克此城就占据了整个楚河流域。其侵略线遂从咸海延伸到了阿拉套山。从阿克麦斯吉德堡到维尔内的整个道路都被俄军夺得，锡尔河线和西伯利亚线就联接了起来，草原地区完全被新浩罕线所封闭。俄国人从此越过草原地区进入了中亚的富庶地区。对浩罕汗国来说，奇姆肯特的丧失，使其失去了对南哈萨克斯坦的统治。故浩罕人在阿里木·库勒的领导下，准备反攻，收复失地。

在奇姆肯特以南80英里，是浩罕的第二大城塔什干。该城无论在商业上和政治上都是通向中亚的钥匙。塔什干的大伯克战死在奇姆肯特，塔什干的10万居民愤于俄国的侵略，在宗教狂热的煽动下不但准备对俄国进行圣战，而且不断骚扰袭击俄国人，使其不得安宁。沙皇尼古拉二世为了巩固俄国的侵略成果，曾下令暂不准进攻塔什干。但是，切尔尼亚也夫在占领奇姆肯特的第六天，即9月27日，就利用俄军最近获胜的精神影响，率领一支1550人的部队去进攻塔什干。他这次既未经沙皇准许，也没有请示，更没有任何上级的指示，而是擅自行动的。他的部队于10月初到达塔什干，进行攻城，遇到城内守军激烈的抵抗，终被击退。俄军损失很大，阵亡16人，负伤62人。切尔尼亚也夫只好在10月4日撤退，于10月7日返回奇姆肯特。阿古柏伯克参加了这次对俄军的战斗，但随后不久即率军侵入喀什噶尔。



1864年10月，俄国外交部就中亚事件给沙皇呈递了四个备忘录。11月，沙皇批准了在中亚采取行动的计划，但计划中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话。

俄国早在夺得锡尔河流域诸地以后，就想侵占中国的新疆，使整个新疆俄国化。[①]1851年，俄国派采矿工程师科瓦列夫斯基去伊犁，同清朝当局谈判，订立《伊塔通商章程》。为了不引起英国的注意，曾将该约保密达10年之久。此后，俄国与中国清朝政府1860年签订了《北京条约》，1864年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这些不平等条约侵犯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利，割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特别是《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北4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新疆。但迄此以前，沙俄还没有找到一个机会，直接出兵侵占中国的新疆地区。这机会终于在70年代初出现了。

第四节 哥尔查可夫通告

沙俄的一系列的侵略行动，充分地表明了俄国统治者并不满足于以锡尔河作为国界线，而是要进一步扩张领土和吞并中亚诸汗国，这当然引起了欧洲国家的注意。如俄国在1864年攻占奇姆肯特时，即在英国引起大哗，在英国国会中提出了质询。公众认为这是对印度的威胁，报纸上开始谈论同俄国开战的问题。[②]的确，中亚如果落到沙俄的统治下，就会打破世界政治的均势，欧洲国家必然会要采取相应的行动，俄国统治者当然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因此，在切尔尼亚也夫第一次进攻塔什干失败后，沙俄外交大

① 克劳斯：《俄国在亚洲》（Alexis Krausse,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a Study），英文版，第71页，1973年重印本。

② 克劳斯：《俄国在亚洲》（Alexis Krausse,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a Study），英文版，第223页，1973年重印本。

臣哥尔查可夫就在1864年10月31日请求沙皇发布命令:今后不要进一步进行征服以改变边界。接着,哥尔查可夫又根据俄国的既定方针和1863年12月20日沙皇命令的精神,在11月21日发表致列强的通告,以解释俄国的政策。这个通告是一个重要的外交文件,其全文如下:

俄国军队的一支分遣队,在中亚地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功和巨大的结果,对此俄国报纸已经作了报导。这些事件在外国将引起注意,这是不可避免的,特别因为那是在人们不大了解的地区发生的。

皇上指令我,对我们在中亚的地位,导致我们在那个地区采取行动的理由,以及我们追求的目的,作一简单的、但是清楚而准确的解释。俄国在中亚的处境,也就是一切文明国家同那些没有固定的社会组织的半野蛮游牧部落发生接触时的处境。

边境的安全和商业关系的利益,使得更文明的国家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手段来压制那些好乱成性、难于与之相处的游牧人。首先,我们要镇压入侵和抢劫。为了制止这类事,我们只有使边境上的部落多少对我们顺服。这个目的达到后,他们就比较地不引起麻烦了。可是,这些顺服了的部落又会受到更远地区部落的侵略。这样,国家又有义务保护他们以反对这些劫掠,并惩罚那些劫掠者。那些部落的社会组织使之能逃避追击,因此,就有必要经常过一个时期就得进行遥远的和代价高昂的远征。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惩罚一下抢劫者就撤退,那么人们就会很快忘掉教训,撤退被认为是软弱。对于亚洲人来说,只尊重视之可见、触之可感的武力。讲道理和考虑文明的利益,这些对他们还没有什么作用。因此,这事必须一再实行之。

为了制止这种没完没了的动乱,我们在敌对的居民当中建立了强固的据点,这样,我们就获得一种压倒的优势,很快地和确定



地使他们多少愿意服从。但是,在这条线之外,还有其他的部落,那些部落很快又掀起同样的危险,需要同样加以镇压。国家发现自己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放弃这种不停的斗争,让其边境处于无政府状态,则将使财产、安全和文明成为不可能;如果卷入到野蛮国家的深处去,则困难与牺牲将每前进一步而增加一分。处在同样条件下的一切国家都会是这样的,合众国在美洲,法国在阿尔及尔,荷兰在他的殖民地里,英国在印度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样一个过程中。在那里,雄心壮志比急切的需要仅处于次要的地位,最大的困难在于懂得在哪里停下来。

促使帝国政府一方面占据锡尔河,另一方面占据伊塞克湖,并以前进的要塞线把这两条线巩固下来的理由就是这些。这些前进的要塞一步一步地深入到这些遥远地区的深处,但是还不足以保证边境上的安宁。这种不稳定的原因在于:第一,这两条要塞线之间有一个广大未被占领的地区,那里进行抢劫的诸部落的入侵,使我们的殖民措施和商队交通不起作用。第二,在于我国边境以南诸国的政治局面老是在变。突厥斯坦和浩罕,有时联合,有时分离,但经常是在进行着战争,或者是他们相互间作战或是同布哈拉作战,故不可能同他们建立起稳定的关系或进行正常的往来。

这样一来,帝国政府不管怎样都被陷在上述的一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中:它不得不允许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下去,这使得一切安全和一切进步都陷于瘫痪,并且常常过一定的时候又要进行遥远的和花费很大的远征;另一方面,又必须像英国取得印度帝国那样,进行征服和兼并。这是考虑到:要继续地统治那些小的独立国,因那些小独立国的动乱习惯和没完没了的叛乱,使其邻国既不能休战,也不能休息。以上两种选择无论哪一种都是与皇上的政策目的不相符的。皇上的政策是:使臣服诸国的疆域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皇帝自己则将其统治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以

保证这些国家的安全,发展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的商业、福利和文明。

所以,我们的事业是要寻求适于达到三重目的的一个制度。有鉴于此,拟定了如下的原则:

一、我们考虑,必须完成的是:两条边境要塞线,一条从中国延伸到伊塞克湖,另一条从咸海起沿着锡尔河下游延伸,这两条要塞线必须用一条堡垒的链条把它们连接起来,使每一个要塞处在一种能够互相提供支援的地位,并且不给游牧部落的入侵留下空地。

二、最重要的是,这样建成的要塞线应当位于一个肥沃富庶的地区,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供应,而且也是为了有利于经常的殖民,仅此也就能给予一个被占领的地区以一个稳定而繁荣的前途,或吸引相邻的部落转向文明的生活。

三、把这条线固定在一定的状态中是很急迫的,这是为了避免使俄罗斯帝国卷入从镇压到报复的无限扩张的循环。

为此目的,就有必要为建立一套办法打好基础,这套办法的建立,不仅是要考虑到方便,而且考虑到要以固定而永恒的地理资料和政治资料为依据。

我们发现这个办法是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果。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游牧部落不可能争取过来,不可能镇压他们,也不可能控制他们,他们乃是最坏的邻人。而农业和商业居民,则都固着于土地,有一个得到更高度发展的社会组织,能给我们提供建立友好关系的基础,这种友好关系是我们能希望的一切。

我们的边界线,就应当把前者包进来,而停止在后者的边界上。

这三项原则,为我国最近在中亚完成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一个清楚的、自然的和合乎逻辑的解释。

加之,我国旧的边界,一方面沿锡尔河延伸到彼罗夫斯克堡,另一方面则延伸到了伊塞克湖。这条旧的边界线不利的是几乎都



是在沙漠的边缘。它的东西两端之间，被一个巨大的地带所隔断。它只能为我军提供很不够的供给，而它的外面是我们无法与之保持稳定关系的不臣服的部落。

尽管我们不愿扩展我们的疆土，但这些情况已足以促使帝国政府在伊塞克湖和锡尔河之间建立一条边界线，给我们新近占据的奇姆肯特城设防。建立这条线，我们可以得到双重的结果。首先其所包括的地区肥沃富庶，森林茂密，有众多的流水灌溉，其居民一部分是已经承认俄国宗主权的哈萨克部落，因而也就给我们提供了利于进行殖民的条件，并能给我们的戍军提供给养。其次，它又使浩罕的农民和商业居民成为我们的邻人。

这样，我们接触的就是更稳固更严密的社会组织，它是比较不流动的和组织得较好的。这个考虑是以地理上的准确性来标明边界，也就是利益和理性要使边界停止下来。一方面，今后我们如企图扩张俄国的领土，我们面对的将不再是游牧部落那样不稳定的实体，而是更稳固地组织起来的国家了。因此，将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实现，那将致使俄国从兼并到兼并而进入困难中，不能见其终了。另一方面，我们现以这样的国家为邻，尽管他们文化低，政治的发展模糊不清，我们还是希望，终将有一天，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稳定的相互关系将要取代那无休止的动乱。这种动乱迄今以前已阻碍他们的进步。

这些就是皇上的中亚政策主要根据的原则，也就是沙皇陛下为内阁行动规定的最后目标。

无需强调说明，限制俄国领土的增加和防止在边远省份发生能使国内的发展推迟和瘫痪的复杂局面，可使俄国得到明显的利益。

我刚刚描述的计划是完全符合这一政策的。

这些年来，人民已乐于相信，我们是以亚洲大陆诸邻国文明化为己任。要促使文明的发展，其有效的手段莫过于商业关系。在一切国家中，商业关系都要求秩序和稳定作为其发展的极重要的

条件。但是,在亚洲它们的存在即意味着人民生活方式的革命。因此,首要的是要使亚洲人懂得,支持和保障商队贸易比抢劫商队更加重要。只有那里有民众,而又有一个社会组织和一个政府领导他们和代表他们,这些基本的原则才能深入到民众的道德心之中。我们正在完成这个任务的一部分,把俄国的边界扩展到那能满足这些必要条件的点上。而当我们对他们的胡作非为实行坚决镇压,在使用武力时克制和讲理,并尊重他们的独立,我们是用这些方式来承担义务,向相邻的国家证明:俄国并不是他们的敌人,俄国并不打算进行征服。同俄国保持和平的商业关系,比无秩序、抢劫、报复和无休止的战争是更为有利的。俄国内阁在致力于这项事业中是考虑到了帝国的利益;但是,我们相信,如果完成了这项事业,一般地也能适合于具有文明和人道的人们的需要。我们有权希望人们对于我们实行的政策及此政策根据的诸原则作出一个公平的和正确的理解。[①]

哥尔查可夫的这个通告,与当时国际上对沙俄在中亚的侵略扩张和向南推进的强烈反应有关,也可以说是对列强这类反应的答复。它对沙俄迄此以前在中亚的侵略扩张进行了总结,是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系统的侵略有理的理论。通告把沙俄的南进和侵占中亚的疆土,完全说成是由于中亚各族人民的反抗而引起的。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则不仅是俄国,而且自16世纪以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以及法国等国,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侵略暴行都可以说成是必要的、合法的和有理的了。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则侵略扩张将是永远合理的,因为被侵略者的反抗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正是由于哥尔查可夫是为了安抚西欧列强,打消他们对沙俄扩张的顾虑而发表这个通告的,

① 此通告据《亚洲的心脏》英文版附录的全文译出。

所以其中又约许沙俄的边界线将扩展到农业国家而止，并信誓旦旦地表明俄国“不愿扩张领土”。用哥尔查可夫的话说，就是“利益和理性要使边界停止下来”，但又不否认“今后我们企图扩张俄国的领土”。

到1864年末为止，俄国人已经从他们自己认定的边界线锡尔河，扩展到了联接两线的新浩罕线。联接阿吾里也·阿塔和土尔克斯坦的大道经过新浩罕线的最南端奇姆肯特，形成一个三角形。新浩罕线与呈钳形的锡尔河线和西伯利亚线，圈去了约270万平方公里的哈萨克土地，并直接威胁到其南面的农业地区，这当然引起浩罕汗国和布哈拉汗国的危机感，也引起英国的注意。所以在这个通告里，沙俄欲盖弥彰地表示不再扩张领土，表示“俄国并不打算进行征服”，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第五节 突厥斯坦省的建立与夺取塔什干

在切尔尼亚也夫于1864年10月初进攻塔什干失败以后，浩罕方面就准备对俄国侵略者进行反攻。浩罕摄政王阿里木·库勒率军1.5万人于12月初从塔什干出发，前去进攻土尔克斯坦城。在伊坎，浩罕军与前来阻击的俄军发生了惨烈的战斗。浩罕人英勇顽强，奋勇杀敌，使俄军死伤达102人之多（其中死57人，伤45人）。但阿里木·库勒的部队也损失惨重，不敢在伊坎继续坚持，就渡锡尔河退回塔什干。在撤退时，阿里木·库勒把40颗俄军首级送往浩罕，以后又送到中国新疆喀什噶尔的阿古柏伯克那里，作为礼物并报捷。[①]

1865年1月初，沙俄政府召开特别委员会会议，对中亚问题进行讨论。经过辩论俄国政府决定：俄国政策的方向和俄国同中亚

①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35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的贸易,必须集中于奥伦堡。从伊塞克湖西端到咸海的锡尔河征服线,必须与浩罕联接起来,合到一个地区之中,由奥伦堡总督管辖(这就是要建立突厥斯坦省)。希瓦方面,特别委员会再次建议:在红水湾建立设防的商业据点,以便结束土库曼人在海上和陆上的抢劫活动,还可以开通一条经过伏尔加河、里海和红水湾的捷径,以促进俄国同中亚的贸易。并决定:派出商队以建立与希瓦汗国和土库曼人的商务联系。当时,商队从奥伦堡到希瓦,要走65天,而走红水湾则只有12天的路程。这个问题由于同布哈拉的战争而被搁置起来。

1865年2月12日,突厥斯坦省正式成立。这个省由锡尔河线与新浩罕线组成,把新占领的地区都包括了进来,它隶属于奥伦堡总督管辖。当时的奥伦堡总督是侍从将军H.A. 克雷扎诺夫斯基(1865~1881)。突厥斯坦省的第一任长官是切尔尼亚也夫,掌管军政和民政事务,对奥伦堡总督负责。由于该省地处遥远,且情况复杂,故沙俄政府给予省长以特别的权力,以保障同中亚各地毗连的俄国"边界",但也命令他不要再前进。

切尔尼亚也夫少将无视沙俄政府的上述命令,也不顾哥尔查可夫通告中所作的诺言,又提出了塔什干问题。他说,如果不征服塔什干,俄国就不可能维持其在中亚的地位,特别是不可能维持其同浩罕的现有边界。为了给俄军进攻塔什干提供理由,他指出:(1)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1860~1885)正想夺取塔什干。(2)塔什干内部局面不稳,分裂为两个阵营。例如:伊斯兰教上层人物对俄国的入侵坚决反抗,并要求布哈拉异密的保护;商业中产阶级则要求发展同俄国的关系,这对商人的利益是有好处的。所以,切尔尼亚也夫提议说,尽管阿里木·库勒重新控制了塔什干,俄国也要反对布哈拉想夺取塔什干的企图。他写信给布哈拉异密说:沙皇曾命令他们"不要越过锡尔河",布哈拉也不得进攻塔什干。

沙俄统治集团内部在塔什干问题上的意见并不一致。外交大臣哥尔查可夫和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斯特列莫霍夫（1864~1875年）当时都不主张立即夺取塔什干。他们认为重要的是从内部削弱浩罕汗国，鼓动塔什干脱离浩罕的统治，然后将其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切尔尼亚也夫可以说是代表俄国商人阶级的利益。因美国内战使俄国得不到棉花的供应，中亚的棉花变得特别紧俏。1865年，在俄国的所有商业中，棉花贸易占74%。从中亚输出的原棉中，输往俄国的棉花占74.1%，而工厂加工过的棉花从1840年时的55.1%降到8.7%。[①]所以，切尔尼亚也夫认为最好是征服和占领中亚。他说，这不是解决同俄国的边界的问题，因为西突厥斯坦并无自然的边界，整个地区都应由俄国进行军事统治。这种统治必须从塔什干开始，占领塔什干对于俄国是极其重要的。[②]

当时中亚内部的情况是：在浩罕汗国，胡达雅尔汗与摄政王阿里木·库勒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派别。前者有萨尔特人和城镇居民的支持，而后者的社会基础则是乌兹别克人和哈拉卡尔帕克人。在胡达雅尔汗捕杀沙·穆拉德而复辟以后不久，支持他的布哈拉军撤回。因此，退处于玛尔噶朗的阿里木·库勒就又打回浩罕，拥立已故马拉汗之子赛伊德·苏尔坦为汗。胡达雅尔汗两次被打败，乃又求援于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木扎法尔丁在1863年率大军来浩罕，阿里木·库勒又退往哈拉·固尔扎（锡尔河上游）。

后胡达雅尔汗与其支持者木扎法尔丁不和，故阿里木·库勒又得以重新占领浩罕，胡达雅尔汗再度亡命于河中。正是在阿里木·库勒再次统治浩罕汗国的时期，切尔尼亚也夫准备再次进攻

① 爱得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29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② 爱得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132~133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塔什干。此时俄国人的有利条件是，浩罕汗国内部分裂，外与布哈拉汗国为敌。

当时，布哈拉汗国的异密木扎法尔丁是原异密纳斯鲁拉的儿子。木扎法尔丁曾支持胡达雅尔汗与阿里木·库勒争权。在奇姆肯特落到俄国人的手中、切尔尼亚也夫第一次进攻塔什干失败退回以后，木扎法尔丁就在乌腊提尤别聚集军队，想要夺取塔什干，以阻止俄国的扩张。塔什干的居民因为受到残暴压迫，所以反对阿里木·库勒的统治。切尔尼亚也夫则害怕塔什干会转到布哈拉方面去，正考虑采取措施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但是1865年春，浩罕汗国又与布哈拉汗国发生冲突，浩罕内部的骚乱也日益加剧。于是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乘机入侵浩罕，并占领了忽毡城。

在上述情况之下，切尔尼亚也夫不顾俄国政府和克雷扎诺夫斯基暂时不得前进的指示，自作主张，在4月底借口派遣先头部队去监视布哈拉异密的行动。为了一战即克，他于4月28日进攻乞尔乞克河上的尼亚孜伯克要塞（此要塞控制着塔什干的水源），并击溃来援的浩罕军，迫使尼亚孜伯克守军投降。接着，切尔尼亚也夫就向塔什干进攻，并派一支部队驻扎在从忽毡通往塔什干的大路上，堵住木扎法尔丁的来路，使塔什干无从依靠布哈拉的支援。5月9日，切尔尼亚也夫在塔什干遇上阿里木·库勒的军队约6000人，40门炮，而他只有1300人，12门炮。经过激战，浩罕军被击溃，阿里木·库勒则因重伤丧命。在这次战斗中，浩罕军被打死300人，而俄军仅伤20人。

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想将胡达雅尔汗（当时住在吉扎克）再次扶上浩罕的汗位，就在5月间向浩罕进军。他认为在阿里木·库勒死后，征服浩罕东部就变得容易了。阿里木·库勒的党羽因害怕胡达雅尔汗的报复，立即逃走了，其中大部分人逃到中国新疆喀什噶尔阿古柏伯克那里。而木扎法尔丁则从忽毡进攻浩罕，并

在那里把胡达雅尔汗扶立为浩罕汗。木扎法尔丁还给切尔尼亚也夫送去一信，要求俄国撤出其所征服的地区，否则就要把中亚所有的穆斯林团结起来反抗俄国，并没收在布哈拉的所有俄国商人的财产。

这时，塔什干发生了干旱和饥荒，前阿里木·库勒拥立的浩罕汗赛伊德·苏尔坦在5月10日逃出城向布哈拉求援。为了阻止布哈拉来援，切尔尼亚也夫于5月17日前去夺取乞尔乞克河口的契纳兹，然后回过头来去围攻塔什干。塔什干城是著名的伊斯兰文化中心，论财富也仅次于布哈拉，是中亚和俄国商队汇集之地。当地富有的商人宁愿处在俄国的统治下，发展贸易，而不愿成为浩罕与布哈拉两国专制政治的牺牲品。某些伊斯兰上层人物则愿归属于布哈拉。塔什干东区的长官阿不都拉赫曼·伯克和富有的穆斯林大商人穆罕默德·萨阿特拜，在1864年和1865年都曾给切尔尼亚也夫提供该城城防的情报。俄军经过进一步的侦察，选定卡麦兰门作为进攻点，因此门通到城内最高的地区，如能夺得其地，即能控制全城。6月15日，阿勃拉莫夫上尉率突击队攻城，打开城门，沿城墙走了约6英里，到达哈拉·萨莱门。同时，德拉克鲁阿上校从浩罕门入城，夺取了该处的城堡，到处遇到顽强的抵抗。哈尔芬说："支持俄国的一派在其对塔什干战争比较迅速获胜当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攻城时期，当沙俄军队已占据了城墙之时，穆罕默德·萨阿特拜及其追随者号召塔什干人民停止抵抗，这就促成了该城的投降。"①

6月17日，塔什干城内全体族长和有声望的居民前来向切尔尼亚也夫表示臣服。塔什干城终于被沙俄征服和占领。关于如何统治塔什干的问题，俄国统治集团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要把塔什干变成一个附属于俄国的汗国，如克雷扎诺夫斯

① 哈尔芬：《1853~1868年间俄国对中亚的政策》，俄文版，第201页，东方文献出版社1960年版。

基就认为，“一个君主比较易于驾驭”。陆军大臣米留金认为，塔什干应当保存一定的自治，“由俄国保护以抵抗布哈拉”。另一种意见反对把塔什干建为独立的汗国。持这种意见的切尔尼亚也夫提出，已征服地区的安全要求把俄国的边界线扩展到锡尔河的河源。切尔尼亚也夫攻克塔什干后，在7月2日发布安民告示，即塔什干宣言，答应尊重伊斯兰教和当地的风俗习惯，答应不征穆斯林当兵，并豁免当地人一年的捐税。8月间，克雷扎诺夫斯基召集塔什干的大人物及宗教领袖们开会，这些人宣誓为沙俄的臣民。9月，克雷扎诺夫斯基想指定一人为塔什干的君主，但宗教领袖们则坚持要由大法官喀兰来控制塔什干城的宗教生活。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因为俄国的计划是要给予商业中产阶级好处，削弱宗教界的势力。

塔什干归属于俄国，使俄国的征服线从奥伦堡前进了1400英里之地。对俄国来说哈萨克斯坦已不再是边区，而对浩罕的独立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使得浩罕汗国变成一个只保有其以前领土的一小部分的小国，其商业完全被置于俄国的控制之下。在国防上，浩罕处于两面受敌的地位，即一面被俄国夺去了塔什干，另一面被布哈拉夺去了忽毡。俄国夺得塔什干以后，不久就开始了征服中亚的战争，故塔什干的陷落为中亚同俄国关系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俄国的侵略，引起了布哈拉汗国的严重不安和迅速反应，如在俄军占领塔什干以后不久，布哈拉异密即致信切尔尼亚也夫，告知说已遣使去俄京请求“划定俄国领地同布哈拉领地的边界”，并要求俄国撤军，至少要撤退到奇姆肯特，在布哈拉的使团得到俄皇的答复之前，要求俄国人不要渡过乞尔乞克河，暂以该河作为两国的边界线。由于塔什干地区要依靠乞尔乞克河以南地区供应粮食，切尔尼亚也夫对于上述要求并未作出肯定的答复。7月23日，哥尔查可夫向陆军大臣米留金指控说：切尔尼亚也夫违



反上级关于不准进攻塔什干的指示，也违背了哥尔查可夫通告中的原则，擅自行动。但这位外交大臣却又说：俄军不能后撤，不能向布哈拉异密低头。

据说，沙皇禁止攻打塔什干的命令是在该城被攻下以后才送到的，然而，沙皇并不拒绝俄军侵略的成果，而是默认了切尔尼亚也夫对塔什干城的占领。而事后在1866年2月8日下令将切尔尼亚也夫召回，另派参谋总部罗曼诺夫斯基少将接替他的职务。

俄国当局看到，今后布哈拉汗国将成为主要的对手，把塔什干建成中亚的商业、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这将是对抗和破坏布哈拉的威望和摧毁当地精神支柱的关键。奥伦堡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在1865年底草拟了一个俄国同布哈拉的条约草案，其内容是：在布哈拉设立俄国的贸易代办处；降低布哈拉输出入的关税；俄罗斯商人应享有布哈拉商人在俄国享有的同等权利；布哈拉承认塔什干的独立；让俄国船只在锡尔河上自由航行；俄国支持布哈拉对浩罕的要求的可能性。只有布哈拉异密在这个条约上签字以后，才允许布哈拉的大使驻在彼得堡。在陆军大臣米留金的倡导下，俄国的萨瓦·莫洛佐夫子公司，伊凡·赫鲁多夫父子公司及巴拉诺夫兄弟公司等，在1866年1月联合起来，协同一致与塔什干和中亚各地进行贸易。俄国还派代表团去同布哈拉谈判，为俄国商人争取贸易的权利。

俄国步步进逼侵入中亚，使中亚三汗国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危机感。浩罕人、布哈拉人和希瓦人本能地感到，现在是联合起来抵抗俄国人入侵的时候了，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这时成了他们的共同领袖。在宗教狂热的鼓舞下，木扎法尔丁占据了撒马儿罕东北、距塔什干100英里处的忽毡，并立他的岳父胡达雅尔为浩罕汗，准备与俄国相抗。

当俄国入侵浩罕汗国时，英国人忙于夺取印度的大片土地和巩固其统治。在经过两次战争（1845~1846年，1848~1849年）以

后,又控制了旁遮普。阿富汗的异密多斯特·穆罕默德则重新征服了巴里黑、胡耳姆、昆都士、八答黑商和坎大哈,从而统一了阿富汗突厥斯坦。但阿富汗这个国家早在1847年时就被认为,将来注定会要成为英国和俄国斗争的场所。英国支持阿富汗的一切抗俄的力量。在克里米亚战争以后,俄国想从中亚南进,打击英国,求得补偿,所以英国人总是神经质地看着阿富汗。1853年7月,英国的帕麦斯顿勋爵在他写给克拉林顿勋爵(Lord Clarendon)的一封信中,曾详细地谈到俄国的侵略政策,并指出俄国在推进其侵略政策时常有两根弦:在彼得堡和伦敦,是有礼有节的言词;而军官们在现场,则是积极的侵略。60年代时,英国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以印度总督劳伦斯(Sir John Lawrence)和印度事务大臣斯塔福德·脑斯科特爵士(Sir Stafford Northcote)为首,支持现行的政策,主张不干涉;另一派以罗灵逊(Sir Henry Rawlinson)为首主张采取"前进的政策"。但前一派占了上风。由于劳伦斯热心鼓吹不干涉政策,他在1864~1867年间几次拒绝了胡达雅尔汗和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提出的关于帮助他们抵抗俄国侵略的要求。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政策是要使阿富汗成为英国缓冲国,这种政策实际上是有利于俄国侵略的。

但是,哥尔查可夫通告发表后仅半年,俄军违背该通告中沙皇"不愿扩张领土"的约言,又开始了侵略战争,并占领了塔什干,同时也向中国的新疆伸手。当时,阿古柏已经同俄国有关系。如1868年10月,俄国派遣莱因塔耳上尉(Capt Reinthal)从塔什干到喀什噶尔从事商贸事务,阿古柏派米儿咱·沙迪率领使团前往彼得堡报聘。当时哥尔查可夫亲王认为,阿古柏不过是一个"成功的叛乱者(Successful insurgent)",同他公开地进行外交活动,或是出兵越过天山去进攻阿古柏,都将破坏同中国订立的条约。故在这个时期,俄国政府尚未准备承认阿古柏为独立的君主,也不许俄国外交部在彼得堡同阿古柏的使者直接接触。不过,俄国却

要求阿古柏给予俄国商人以保护和特权。

所有这些行动，又引起了英国的不安。英国舆论又开始谈论俄国扩张的危险和批评英国政府的中亚政策。

为了维护英国政府，反对这类批评，印度总督劳伦斯在1867年9月建议，把中亚划分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和俄国的势力范围。但印度事务大臣脑斯科特却反对这个提议。保守党首相德比勋爵（Lord Derby）则对同俄国达成的谅解是否可靠表示怀疑。1868年11月，当俄国战胜布哈拉汗国后，印度总督又提出了上述划分势力范围的建议。因此，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斯垂莫荷夫在12月28日告诫考夫曼，要他不要干涉邻近国家的事务。

1868年12月，英国自由党的格莱斯顿就任内阁首相，仍对中亚实行无所作为的政策，但不断派遣人员到中亚活动。一方面是为了促使中亚地方统治者把自己的国家变成英俄之间的中立国，另一方面是为了在商业上同沙俄竞争。当时布哈拉汗国既已沦于俄国的势力之下，英国就也极力争取影响中国新疆的阿古柏伯克，妄图使其窃占的地区成为俄英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

阿古柏曾目睹俄国侵入浩罕和征服布哈拉，自然地预感到喀什噶尔也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他认为莱因塔耳上尉的到来是俄国干预的先驱。在1865年约翰逊（Johnson）考察中国的和田以后，罗伯特·肖和海瓦德（Hayward）又在1869年去叶尔羌和喀什噶尔旅行。这时，阿古柏很想通过他们同英属印度建立联系和发展关系。特别因为米儿咱·沙迪在彼得堡受到冷遇，故在1869年返回时，阿古柏又派他出使于印度加尔各答，以便同英国建立关系。米儿咱·沙迪在加尔各答受到热情接待，而且英印政府还派遣以福赛斯为首的官方使团于1870年随他来到喀什噶尔报聘。但由于印度总督马约勋爵（Lord Mayo）过于谨慎，不准使团在新疆过冬，而阿古柏当时又在东面与回民起义军作战，福赛斯限于时间，不能到军营与阿古柏谈判，只好取道叶尔羌返回印度。他的外

交行动没有成功。[①]

1869年2月，英国自由党政府的外交大臣克拉林顿勋爵在同俄国驻伦敦大使布隆诺夫男爵（Baron F.I.Brunnow）的一次协商中说，女王陛下政府对于俄国在中亚的迅速推进虽然无所焦虑，但必须做一些事来减轻英国公众和舆论激怒之情。所以他建议在俄国和英国领地之间考虑建立一个“中间地带”的可能性，即在俄国领地和印度领地之间留出一片土地，英俄双方共同保证这片土地的中立。

就当时的理解，“中间地带”和“势力范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这里是被混淆了。那么克拉林顿对中间地带是如何理解的呢？他设想的中间地带是在兴都库什山和阿姆河之间（因为他认为兴都库什山是阿富汗的北界），也设想阿姆河是英、俄两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线。

经过协商，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可夫亲王接受了克拉林顿的建议，但他还建议以阿富汗作为这样的中间地带，即一个“独立的地区”。哥尔查可夫的这个建议并不符合英印政府的观点。因为英国认为阿富汗是自己的势力范围，绝不希望阿富汗变成一个中立国。

当时，印度政府是倾向于在各方的边境上建立一连串的半独立政权。其中与印度接近的是阿富汗、克拉特（Khelat）、叶尔羌（喀什噶尔），这些国家或地区是处在英国的影响之下，而在阿姆河另一边的布哈拉和浩罕则是臣属于俄国。

在印度政府的压力下，克拉林顿在1869年4月拒绝了哥尔查可夫的建议，反而建议“布哈拉以南的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上游，应当成为一条边界线，无论哪一个大国的军队都不允许越过这条线”。这个建议似乎又回到劳伦斯原来关于划分势力范围的

① 罗灵逊：《英国和俄国在东方》（Henry Rawlinson,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 1875），英文版，第342页。



建议去了。

英国认为，要建立严格意义上的中立地带或建立独立与半独立国家都是不可能的。经过与俄国的几次协商，只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阿富汗应当完全处在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外。"这一协议被理解为，阿富汗以北的所有国家都是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对其不能干涉。最后，双方还同意阿富汗的北部边界应当确定下来。

1869年6月2日，哥尔查可夫就曾要求英国利用其在喀布尔的影响以阻止阿富汗对布哈拉可能发动的进攻，后来英国同意了这一要求。同年9月2日，克拉林顿在海德堡（Heidelburg）会见了哥尔查可夫亲王，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也无所进展。当克拉林顿提出阿姆河是"英、俄领地之间最可以作为划分中间地带的分界线"时，俄国的哥尔查可夫则建议使阿富汗中立化。

1869年马约勋爵继劳伦斯为印度总督，他建议不用"中间地带"这个词，而应该说印度同俄国之间有"一个独立国家的宽阔边境"，阿富汗、喀什噶尔和克拉特（Kelat）应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希瓦、布哈拉和浩罕则是俄国的势力范围。英、俄两强国应由"互相不干涉的承诺"联合起来。

为了使谈判以此为基础达成协议，马约派遣福赛斯经伦敦去彼得堡，于10月间到达。同年秋，福赛斯（Mr.Forsyth）又作为印度政府的代表访问了彼得堡，与哥尔查可夫亲王及其他的内阁大臣们进行了几次会商。

是年11月1日，米留金和斯特列莫霍夫同意了福赛斯在彼得堡提出的建议，俄国应利用它的影响来约束布哈拉，使其不得越过阿富汗的边界。同时，英国也利用自己的影响，注意不使阿富汗进攻布哈拉。米留金与斯特列莫霍夫问福赛斯：俄国占领布哈拉是否会"被认为是违反了英、俄双方达成的谅解？"福赛斯回答说："他个人的意见认为：只要阿富汗的统一不受破坏，将不会反

对占领布哈拉的一部分或全部。"这样，俄国和英国在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以内就可以有行动的自由，伦敦也没有拒绝福赛斯的这个解释。马约对他出使俄国的成果颇为满意。

11月5日，俄皇同意福赛斯的要求，即俄国和英国应当约束他们的保护国，不得进行侵略。亚力山大二世还告诉福赛斯，他同意"中间地带"这个概念。但是，英国和印度政府都拒绝了"中间地带"的可能，这也就是拒绝以阿富汗突厥斯坦（指阿姆河与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地区）作为中间地带。因为，他们确知，阿富汗异密什尔·阿里实际控制了阿富汗突厥斯坦，直到阿姆河之地。因此，英国放弃了克拉林顿原来把兴都库什山作为阿富汗北界的观点，并宣称：阿姆河为阿富汗的北界，正如在多斯特·穆罕默德统治的末年那样。而俄国在征服布哈拉汗国以后，其势力也达到了阿姆河畔。

1869年12月，英国的福赛斯（Mr.Douglas Forsyth）还在俄国。1870年他出使至喀什噶尔时要阿古柏不必害怕俄国。因此，阿古柏便在1871年年底派遣使者奉书于英国女王和印度总督。

马约勋爵是保守党首相迪斯累利任命来当印度总督的。由于在什尔·阿里·汗实际控制下的所有国家，即以前承认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主权的所有国家都应当认为是属于阿富汗，所以说阿富汗的领土应当包括异密实际控制的所有地区（即包括阿富汗突厥斯坦）。剩下的惟一的问题是如何具体确定阿富汗的实际边界了。然而关于划定阿富汗北部边界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考夫曼的答复。尽管英国驻俄大使布坎南（Sir Andrew Buchanan）一再提出，但要划定阿富汗的边界是很难的。

以上就是英国对俄国入侵中亚的反应和俄国承认阿富汗为中间地带的诺言。然而，这一诺言是完全不可信赖的。沙俄外交大臣哥尔查可夫虽然在1864年10月31日请求沙皇发布命令：今后不要进一步进行征服以改变边界。接着，哥尔查可夫又根据俄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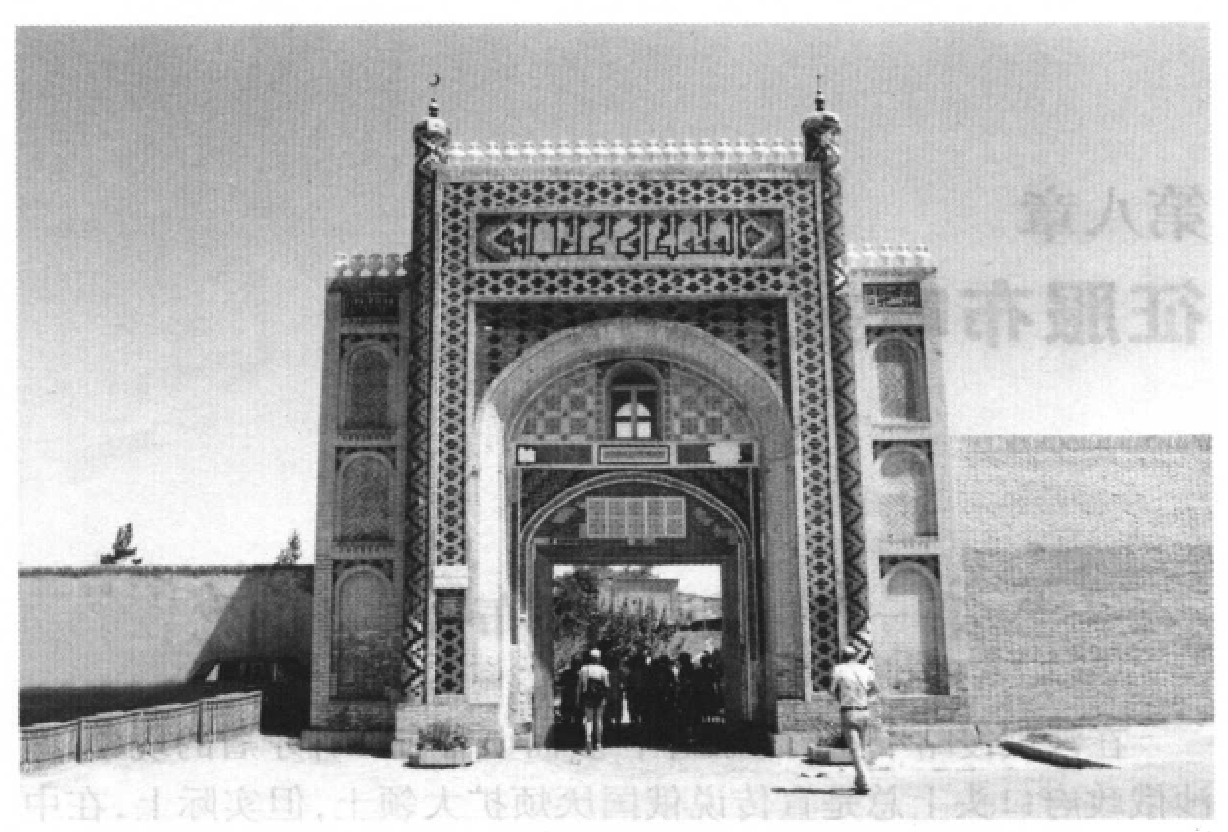
既定方针，在11月21日发表致列强的通告，以解释俄国的政策。但沙俄对中亚地区的武力征服和侵略扩张始终没有停止。俄军夺取塔什干后，便开始了征服布哈拉和希瓦的军事行动。

第八章
征服布哈拉和希瓦

第一节 俄国征服布哈拉汗国

在沙俄侵略中亚的过程中，表面上看有一种矛盾的现象，即沙俄政府口头上总是宣传说俄国厌烦扩大领土，但实际上，在中亚负责的军官们却总是肆无忌惮地进行领土的扩张。这种没完没了的侵略和扩张，反过来正说明了哥尔查可夫通告之类的宣传，是完全不可相信的谎言。正因为那样，所以沙皇对于俄国军人在中亚侵略的成果，对于他们扩张的领土，总是默认而不宣。捷连季也夫说，俄国"在中亚制定了一种特别的行动方式：部队的下级长官有开创局面的自由，动辄违背政府的方针，而他们进取的结果，又被政府看做既成事实，当做'历史财富'而予以承认"。[1]但为了缓和列强的反对，为了说明沙皇的诺言算话，俄国政府对于那种不顾沙皇命令而擅自行动的军官，表面上还是进行了处理。据说，擅自攻占塔什干的切尔尼亚也夫就是因此而被召回的。但是，奉命前来接替他的罗曼诺夫斯基将军又何尝不是一样的呢！沙俄对于侵吞到的土地，是从来不肯让出来的，所以，也没有公开地说切尔尼亚也夫该不该占领塔什干，把他召回去只是找了一些其他

①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45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布哈拉皇宫

的理由。

俄军在攻下塔什干以后，切尔尼亚也夫将军曾派遣四个俄国军官（斯特卢威、格鲁霍夫斯基、科列斯尼可夫、塔塔里诺夫）去布哈拉，企图同异密达成一个安排，以对抗欧洲国家在中亚的活动。由于在这以前，俄军在土尔克斯坦、锡尔河和奥伦堡各地拘留布哈拉的商人，阻挡布哈拉的使节，所以布哈拉异密也拘禁了切尔尼亚也夫派去的这四个俄国军官。对此，切尔尼亚也夫提出了抗议，并在1866年1月底率军渡过锡尔河，穿过无水草原，前去进攻吉扎克。但到了吉扎克以后，又因看到布哈拉军数量占绝对优势，城防甚为坚固，俄军缺少后援，只好撤退。这不但使俄军感到难堪，而且使布哈拉人趾高气扬。总之，轻率地派出使团和临阵撤退这两件事，都引起了俄国政府的不满，并成为沙皇将切尔尼亚也夫召回的直接原因。当然，撤换切尔尼亚也夫是早就决定了的。据说，由于害怕切尔尼亚也夫的撤职会提高布哈拉异密的威望，故

陆军大臣米留金让切尔尼亚也夫继续留任了一个时期，一直等到在吉扎克进军失败后才将他调回。

罗曼诺夫斯基将军在1866年3月下旬到职，出任突厥斯坦省的省长。当时奥伦堡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也决定来塔什干，亲自统帅军队，进行征服中亚汗国的战争。这两个人的主张同哥尔查可夫通告中所讲的那一套完全不同。如克雷扎诺夫斯基一开始就主张必须尽快占领忽毡，罗曼诺夫斯基完全赞同这一主张。忽毡城属于浩罕，位于从浩罕去布哈拉的要道上，但被布哈拉汗国所占领。俄国如占领浩罕，消灭布哈拉汗国就易如反掌。俄国政府在7月给罗曼诺夫斯基下达的命令说："对浩罕要傲视，对胡达雅尔要鄙视。此人按其地位只是俄国的附庸而已。要是他感到受委屈而对我们采取行动，那就更好，就为我们提供了推翻他的口实。"9月15日下达的命令又说："请阁下遵守下述普遍原则：即浩罕汗国剩下的全部国土直至天山山脉，迟早都将转归俄国统治。"1866年9月5日，克雷扎诺夫斯基报告，请求陆军大臣在1867年6月以前派两个营来，以便在秋天消灭浩罕汗国，结束这场战争。[①]所有这些，进一步地证明了俄国当局所说不再扩张领土的话完全是谎言。

此时，在切尔尼亚也夫自吉扎克撤退以后，布哈拉人以为俄军软弱无能，正处在士气高昂、人心振奋的状态。他们聚集在异密的旗帜下，到处袭击俄国侵略军。异密甚至率领4万大军渡过锡尔河，向塔什干前进，直到距该城三站之地。而塔什干城内的7万居民正准备起义，以为异密之内应。又听说布哈拉异密还遣使去希瓦请求援助。4月19日，布哈拉异密派使团至俄国军前，要求俄军撤退，而对释放俄国使者的问题则避而不谈。因此，俄军决定进攻布哈拉军，用捷连季也夫的话说："是为了在民众的心目中贬低

①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411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从未同俄国人打过一次交道而自命为不可战胜的异密的作用，为了消除吉扎克远征的影响（按布哈拉人的说法，切尔尼亚也夫是'剃光了眉目'，即耻辱地从吉扎克撤退）。"

罗曼诺夫斯基的计划是先击溃异密，然后攻取忽毡。俄军于5月7日从塔什干出动，沿着锡尔河左岸前进，在吉扎克和忽毡之间的伊尔贾尔与布哈拉军遭遇。次日，在此地进行了决战。由布哈拉异密亲自指挥的4万之众，被3600人的俄军完全击溃。布哈拉方面死了1000人，俄军仅有一人阵亡，12人受伤。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狼狈地逃到了吉扎克。这次战役被称为伊尔贾尔之战。它与其说是一场战斗，不如说是一场屠杀。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异密的威望和权力，导致了布哈拉对忽毡和乌腊提尤别统治的崩溃。布哈拉的势力完全退到了锡尔河左岸，锡尔河的右岸则完全平静了。

在伊尔贾尔战役之后，罗曼诺夫斯基并没有乘胜前进，去攻取撒马儿罕，而是按照原来的打算，准备攻占忽毡。忽毡这个地方是通向费尔干纳谷地的钥匙，就其战略地位和在商业上的作用而言，乃是中亚最重要的地区之一。该城南面为锡尔河，东南面为其主流，西南面是一条支流，居民主要为商人，倾向俄国。其地虽属浩罕，但为布哈拉戍军驻守，对沙俄进行抵抗。罗曼诺夫斯基强调，正如同过去塔什干对于防卫奇姆肯特是必要的，现在乞尔乞克河以南地区对于防卫塔什干也是必要的，而忽毡则对于保卫乞尔乞克河以南地区也是必要的。而且，占领忽毡能把浩罕与布哈拉分开，使二者不能互相支援，并能为通往这两个汗国提供一条最便利的道路。因此，俄国决定占领忽毡。

在进攻忽毡之前，俄军先在5月14日攻下了忽毡南面的瑙堡，然后于17日向忽毡前进。当时忽毡是由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派遣的一名官员率军驻守，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除临河的一面以外，另外三面都是深沟高垒，有两道城墙。在俄军到来时，城周围

的居民都集中到城内，准备坚决抵抗，但城内的商人则主张投降。所以，在俄军于5月20日开炮轰城时，就有一个代表团出城表示归顺。而城内的主战派则反对投降，主和派的主要代表都被逮捕。为此，俄军一面派部队监视通往浩罕的道路，以阻止援军前来，另一方面集中兵力猛烈攻城。经过八天的围攻、炮轰，忽毡城终于陷落。在城内又进行了激烈的巷战，才将守军肃清。全城的族长表示无条件投降。总计，守军战死者达2500人之多，而俄军仅伤亡100余人。

布哈拉军在伊尔贾尔的惨败和忽毡的陷落，使整个中亚都为之震惊和沮丧。自从以后，费尔干纳盆地遂与布哈拉隔开，布哈拉的驻防军后退到新的基地。浩罕汗国没有希望得到布哈拉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浩罕的胡达雅尔汗只好派遣使者向俄军表示祝贺，并自称是沙皇的朋友。浩罕人眼看本国国土沦丧，亡国的危机临头，只有忍气吞声地与俄国侵略者周旋。至1866年5月，侵略者把忽毡并入俄国。按照计划，他们还要在秋天占领整个浩罕汗国，把俄国的边界扩展到天山山脉。

1866年6月初，布哈拉异密释放了斯特卢威等4名俄国使者，并派了一个使团到罗曼诺夫斯基那里，请求他不要再采取进攻布哈拉领土的行动。罗曼诺夫斯基回答说，奥伦堡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正准备到塔什干来讨论和平条件。同时，他提出了四个实现和平的基本条件：（1）布哈拉要承认近几年俄国所征服的所有地方尽属于俄，以饥饿草原和克孜耳·库姆沙漠为两国的边界。（2）把对俄国货物征收的关税降低到俄国对布哈拉货物征收的税率的水平。（3）保障布哈拉俄国居民的自由和安全。（4）必须偿付俄国最近一次进军的全部军费开支。罗曼诺夫斯基还要求释放所有的俄国商人及其货物，以为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的条件。对于这些条件，布哈拉方面除释放所拘留的俄国商人并归还他们的货物以外，再未作什么答复。与之相反，布哈拉人仍不愿意承认失败。

木扎法尔丁在毛拉们的鼓动下积极备战，并遣使去土耳其，向阿不杜勒·阿即思苏丹求援。异密如稍有动摇，即被宗教首领们指责为在异教敌人面前懦弱。他还被指责为在伊尔贾尔战场上逃跑，才导致了一场灾难。

1866年6月，局势是平静的，没有发生重大事件。当时，俄国军官正准备下一步消灭浩罕汗国。

1866年7月23日，自布哈拉释放回来的原斯特卢威使团中的成员、骑兵上尉格鲁霍夫斯基给罗曼诺夫斯基送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指出，为了使布哈拉和整个阿姆河流域不致落到英国手中，并保证布哈拉成为原棉的供应地，必须使之处在俄国的控制之下。他建议俄国"用最容易和最便宜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断然兼并或把布哈拉变成藩属国将要巨大的花费。他还建议，俄国应当占据吉扎克，这是通向泽拉夫善河谷地的钥匙。占领其地，将使俄国能够对布哈拉施加决定性的影响。

8月中，克雷扎诺夫斯基来到塔什干。30日，他以沙皇的名义宣布塔什干为俄国的一部分，其居民为俄国的臣民。同时，也宣布俄国兼并乞尔乞克河以南地区及忽毡。罗曼诺夫斯基则写信通知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说，克雷扎诺夫斯基正在塔什干等待同他缔结和约。并威胁说，异密如不立即派使者去谈判和平条约，就将重新开始敌对行动。这时，俄国方面已经在按照格鲁霍夫斯基的建议，进行征服布哈拉汗国的准备了。

9月初，布哈拉异密派遣使者来忽毡，表示异密打算完全接受俄国的一切要求。这时，克雷扎诺夫斯基给布哈拉使者提出的和平条件主要是：允许在布哈拉驻扎一名俄国的贸易代表，以保护俄国商人的利益；俄国臣民可在布哈拉汗国的任何一个城镇建立商队客栈；俄国商人纳的税应与布哈拉商人在俄国纳的税相同；异密必须永不再干涉浩罕事务；缴纳10万提拉（1提拉相当于4卢布）的战争赔款。对于以上各种条件，惟有赔款一项使者要求取

消，然后再进行谈判。9月5日，克雷扎诺夫斯基写信报告陆军大臣米留金，说他将重新进攻布哈拉汗国。8天后（即9月13日），他通知布哈拉使者，限异密在10天内交清10万提拉的战争赔款，否则俄军就要开始进攻。他之所以提出10天的期限，就是要使谈判无法进行，因为从忽毡到布哈拉的距离超过300英里，10天的时间无论如何往返不了一个来回。如果布哈拉使者拒绝这个条件，俄军就以之为借口对布哈拉汗国发动攻击，并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异密身上。而实际上俄军在10天期限未到之前的9月20日就从忽毡出动，向布哈拉进军了。

俄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乌腊提尤别要塞。事先对其周围进行了仔细的侦察，并派员去招降，遭到布哈拉人的坚决反击。俄军在挖掘战壕，构筑炮垒，部署围攻的部队以后，就于10月2日发起攻击。布哈拉守军虽拼命进行抵抗，在俄军攻人城内时甚至进行了白刃战，但终因敌不过俄军的先进武器，伤亡惨重，乌腊提尤别落到了侵略者的手中。布哈拉方面死亡达2000人。

在攻占乌腊提尤别以后，俄军不等布哈拉的和谈代表到来，就向吉扎克进军。吉扎克位于通往撒马儿罕和布哈拉的惟一交通要道上，掌握河中的咽喉。这地方是布哈拉异密最后的一个据点，驻有异密手下最好的军队，还有几百名阿富汗人，绝大多数是炮手，这些阿富汗人曾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一些现代战争的技术。守军总数达1.1万人之多。要塞司令决心死守，与城共存亡。克雷扎诺夫斯基亲自指挥俄军，对吉扎克发起强攻，在布哈拉人意料不到的情况下，俄军于10月18日正午攻入要塞。布哈拉人惊慌失措地狂奔逃命。据捷连季也夫描述，当时有“将近4000名骑马的和步行的守军，彼此撞来撞去，乱成一团。俄军迅猛地跟踪追击，冷酷无情地对着已经放下武器的守军开枪扫射。城门边的人尸和马尸堆积如山，幸存者想越过这座尸山也是枉然，因为俄国人的子弹不断把他们撂倒在大尸堆的上层，至少有3000具尸体

躺在这里”。[①]就这样，俄国人以一个小时的大屠杀就完全占领了吉扎克要塞。在这次战斗中当地人死了6000人，俄军仅阵亡6人。

10月21日，曼陀菲尔上校率领俄军一个纵队又占领了距吉扎克25俄里处的亚纳库尔干，将其炸为平地，然后返回吉扎克。

乌腊提尤别和吉扎克这两个地方，长期以来是布哈拉汗国和浩罕汗国争夺的对象，现在被俄国占领，这种争执也就结束了。俄国占领其地，就控制了泽拉夫善河谷地。从那里可以随时进军，轻取撒马儿罕。因此，克雷扎诺夫斯基在10月22日返回塔什干，并在11月1日去奥伦堡任所。罗曼诺夫斯基也在12月11日离去，把部队和突厥斯坦省长的职务移交给曼陀菲尔少将。

上述两地丧失后，布哈拉汗国异密木扎法尔丁感到很难抵抗俄罗斯的进攻，就派遣人员去向周邻国家和地区求援，但没有得到任何响应。伊朗的卡扎尔王朝同布哈拉的统治者有宿仇，有许多波斯人在中亚为奴，又由于有宗教上的分歧，故不但不愿援助布哈拉，反而对于俄国在锡尔河流域的胜利感到高兴。其南面的阿富汗正进行内战，其中多斯特·穆罕默德后裔的一派想援助布哈拉，但另一派则希望布哈拉抗俄失败，以便乘机夺取阿姆河诸小国。土耳其自身难保。英国因使者在布哈拉被杀，更不可能援助布哈拉。印度则于1867年1月正式拒绝了布哈拉的请求。而木扎法尔丁自尊自傲，又不愿意去向希瓦汗国求助。在所有的邻国中，只有窃据中国喀什噶尔的阿古柏伯克，因俄军侵略到了纳林河，威胁到跟前，才愿意同布哈拉汗国联盟抗俄。

为此，布哈拉异密就派遣了使者穆萨伯克去同俄国进行谈判，于5月间到达奥伦堡。其目的除要求归还乌腊提尤别和吉扎克以外，还要俄国同意以锡尔河作为两国的边界。同时积极进行扩军备战，派人到俄国占领的地区发动群众反俄。

---

①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441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这时，沙俄政府为了研究已占领地区的管理和统治的问题，在1867年春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陆军大臣米留金任主席。参加过征服的人以及伊拉里昂、沃隆佐夫、达什可夫、斯垂莫荷夫和费多尔·来登亲王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研究了两年前切尔尼亚也夫的关于撤销奥伦堡总督府，另设一个新总督府的建议，又考虑到新征服的地区已经扩大，而中亚的行政中心奥伦堡距离太远，乃提请沙皇批准，于1867年7月11日颁布命令，建立突厥斯坦总督府，不再隶属于奥伦堡总督府，其首府设在塔什干。

突厥斯坦总督府的管辖范围包括1847年以后夺取的所有地方，分为锡尔河省与七河省。七河省包括如下几个区：色尔卓普耳（Sergiopol）、科帕耳（Kopal）、维尔内（Vierny）、伊塞克湖（Issyk Kul）、托克玛克（Tokmak），基本上是巴尔喀什湖与伊塞克湖之间原属于中国的广大地区；锡尔河省则包括如下几个区：卡扎拉（Kazala）、彼罗夫斯基（Perovsky）、土尔克斯坦（Turkistan）、奇姆肯特（Tchimkent）、阿吾里也–阿塔（Aulie–ata）、库拉马（Kurama）、忽毡（Hodjent），另有一个塔什干城。侍从将军考夫曼（清朝史料写作高甫满）奉命接替罗曼诺夫斯基，成为第一任突厥斯坦总督。7月17日，沙皇亚力山大二世给考夫曼颁发了全权证书，授予他极大的权力。如有权同中亚所有的汗王和独立的领主进行谈判和缔结条约，有权决定进行战争，不必先请彼得堡批准。所以，中亚人称考夫曼为“半个沙皇”（也里木·帕的沙）。

俄国对中亚的政策，基本上是由地主、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对英国竞争的需要所决定的。在占领吉扎克以后，当然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前进，征服中亚汗国，这就可以得到阿姆河的自然边界。而俄国商人阶层也积极参加进来，促进中亚的征服。克里米亚战争以后不久，中亚的商业完全掌握在当地人的手中。自俄国夺取了塔什干以后，俄国商人迅速地深入到中亚汗国，故商人们要求征服中亚。各种报纸也支持商人阶层的立场，并坚持说，

由于布哈拉是中亚的商业中心，有必要征服布哈拉。

上述布哈拉的使者穆萨伯克在来到奥伦堡同俄国进行谈判时，新任总督考夫曼把奥伦堡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所草拟并已在1866年1月14日经沙皇批准的条约草案十条作了一些修改，变成十二条，经克雷扎诺夫斯基采纳后交给布哈拉来使。这个条约草案的第一条，把俄国同布哈拉的边界线定为：沿喀什噶尔达坂山脊，包括吉兰乌蒂峡谷，再沿努拉塔山脉到克孜耳·库姆沙漠[1]，往前再伸向布坎套山脉和锡尔河口。第五条，责成异密在征收俄国臣民、商队关税及其他赋税方面，应与汗国臣民一视同仁。第六条规定，俄国臣民有权选择地点开设商队旅店，不受侵犯。第九条规定，对在布哈拉犯了罪的俄国臣民的审判和惩治权不属于布哈拉当局，而属于突厥斯坦总督，等等。总之，这个条约是以保护俄国的利益，特别是商业的利益为主要内容，再就是故意使布哈拉难于接受，以便制造进攻的借口。布哈拉使者在奥伦堡签署了这个条约，然后回去送请异密木扎法尔丁批准。[2]

木扎法尔丁当然不可能批准这个条约。他继续努力在组织一个包括浩罕、希瓦、阿古柏和阿富汗的联盟，以抵抗俄国。由于俄国军队的继续入侵，又于5月25日占领了亚纳库尔干，所以布哈拉同俄军的冲突日益频繁。9月初，俄国炮兵少尉斯卢任科和3名士兵，在吉扎克地区山中的鲍格丹阿塔乡的乌什马村被当地伯克组织的一帮人抓走，带往布哈拉。斯卢任科在布哈拉经严刑拷打，被迫改信伊斯兰教，帮助布哈拉训练军队。这样，俄国同布哈拉的关系就变得更为紧张了。

11月7日，考夫曼到塔什干就任突厥斯坦总督职务，一直等到12月，才见布哈拉使者穆萨伯克，但他并没有带来异密批准的条

① 按：当时俄国人认为，那里只有努拉塔一条山脉。实际上有两条山脉。努拉塔的伯克领地是居于两山之间，北面为卡拉套山，南面为阿克套山。

②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449~450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约。于是，考夫曼就在12月19日写信给木扎法尔丁，请他批准和约，并立即交还斯卢任科少尉和3名士兵。穆萨伯克则对一切都消极接受，并于深夜秘密派人报告异密。

无论是俄国工商界，还是中亚的俄国将领们，都主张进攻并占领撒马儿罕，如曼陀菲尔和斯垂莫荷夫，都是积极的主战者。公众舆论和布哈拉汗国的商人以及沙赫里夏勃兹的统治者，也有这种要求。但当时俄国新征服的地区并不完全安定，游牧部落的扰乱和袭击仍不时发生。加之，邻近的中国新疆地区又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浩罕入侵者阿古柏伯克所建立的殖民政权，也有可能协同中亚汗国反对俄国。所有这些，都使得考夫曼考虑在进攻撒马儿罕以前必须安定后方。为此，考夫曼在1868年1月强迫浩罕汗国签订一项条约，以保障俄国的商业和俄国人的安全。条约中规定，俄国商人有权游历汗国的一切城市，俄国商队可以自由通过浩罕前往与之相邻的地区。开始，胡达雅尔汗对此不愿接受，俄国人竟说："决不容忍邻近地区的居民肆意横行，他们不服从汗王，就得服从我们。"在这种压力之下，胡达雅尔汗只好在2月13日批准了这个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不仅是为了俄国征服地区的安定，而且使浩罕的贸易完全处在俄国的控制之下。胡达雅尔汗也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俄国。

3月2日，考夫曼接到布哈拉库什别吉的信说，斯卢任科和3名士兵已经释放，但对于批准条约的问题则未作肯定的回答。因此，考夫曼相应地释放了自去年12月以后留在塔什干的布哈拉使者，希望异密能早日批准条约。当时，异密在布哈拉召集了非常会议，讨论和战的问题。在会议中伯克们和宗教首领们极力主战同俄国打仗，责备异密对宗教事业漠不关心，谴责他在伊尔贾尔战役中逃跑，在俄国异教徒面前懦弱无能，不抵抗，甚至指责把布哈拉也出卖了。有的宗教人士还威胁要异密退位。木扎法尔丁虽不想打仗，但迫于宗教界的压力，对于俄国要他批准条约的要求只好一

拖再拖。他只能在晚上乔装外出，否则就会受到人民的侮辱和妇女们的咒骂（是宗教人士支持这样做的）。3月下旬，由宗教界领导的主战派，利用异密不在首都的时机宣布对俄国进行圣战。异密返回首都时主战派迫他移往克尔米纳，在那里他只好同意宣布圣战。塔什干方面在4月8日得知了这一情况。

在布哈拉有两派人反对异密：一派人拥护异密的长子卡塔·条列（名阿不杜勒·马力克）；另一派则拥护异密之侄赛德汗。这些反对者们企图挑起俄国人前来进攻，乘乱推翻异密。于是奇列克地方的奥玛尔伯克，就奉命在吉扎克附近向俄军发动进攻，想使俄国人相信，这是异密的军队干的。但是，这次的进攻轻易地被俄军击退，奥玛尔伯克逃往沙赫里夏勃兹。在这以前曾在布哈拉军中服役的阿富汗王子伊斯坎德尔汗，因领不到薪饷，率所部286人到吉扎克向俄军投诚。俄国人以为奥玛尔伯克对吉扎克的进攻是为了惩罚阿富汗人。当时，考夫曼本想去彼得堡，在得到吉扎克遭到进攻的消息时，便立即进军吉扎克。并于5月1日从吉扎克向撒马儿罕进攻。

布哈拉人在考夫曼进攻之前就已撤退了，故俄军未遇抵抗就进达泽拉夫善河畔。布哈拉方面不断派人前来请求俄军停止前进，答应异密将会签署条约。俄军不予理会。但当俄军到达米安卡勒盆地时，布哈拉人就向侵略者发动了攻击。俄军将他们击退，继续前进至恰潘阿塔高地，向据守高地的布哈拉军发动进攻。布哈拉人不能抵挡，败回撒马儿罕城。次日（5月2日），撒马儿罕宗教界和政府部门，派代表到俄军营前表示投降。俄军遂进据撒马儿罕城，并给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送去一信，要求他让出撒马儿罕伯克领地，赔偿军费，承认俄国自1865年以来夺得的土地属于俄国。

俄军占领撒马儿罕城后，绝大部分相邻的城镇也都派代表前来表示归顺。只有两个例外，即北面的奇列克（此地是强盗的集

穴）和通往沙赫里夏勃兹的大陆左面山中的乌尔古特。俄军派出两个支队去进攻这两个地方。奇列克于5月6日向俄军投降。乌尔古特进行了抵抗，经过战斗于5月12日被俄军攻下。乌尔古特首领侯赛因伯克和守军逃往沙赫里夏勃兹。俄军随即撤回。

对于俄军在占领撒马儿罕以后提出的和平条件，布哈拉异密没有作答，他以为自己尚有力量对俄国人继续进行抵抗。5月13日，俄军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多数主张打到布哈拉去。由于布哈拉异密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决定立即攻占卡塔·库尔干。戈洛瓦乔夫率领的一支俄军在5月17日顺利地占领了卡塔·库尔干。这时，考夫曼又向布哈拉人提出两个供他们选择的条件：或者在8年内向俄国赔款115万提拉（相当于460万卢布），8年后俄国将从亚纳库尔干到卡塔·库尔干的所有征服地区归还给布哈拉；或者只向俄国偿付军费13.5万提拉（54万卢布），但要承认自1865年以来被俄国占领的全部土地属于俄国。布哈拉使者同意了第二个条件。俄国人让他在5月23日回报异密批准，于6月2日以前返回答复，先交1万提拉为信。但布哈拉异密还不愿意完全放弃斗争。这时，他在克尔米纳避难，他的长子卡塔·条列则据守着布哈拉。异密一方面发动俄国占领地区的群众起义，另一方面派军队袭击卡塔·库尔干的俄军。在这种情况下，考夫曼决定进军布哈拉以消灭坚持抵抗的乌兹别克人。

俄军在卡塔·库尔干以西的泽拉布拉克地方与布哈拉军对峙，等待规定的条约批准期限。在这个期限到来的前夕（6月1日夜），俄军奉令出动，遭到布哈拉军迎击。布哈拉军虽有6000多名步兵、1.5万名骑兵和14门轻炮，还是被俄军击败。消息传来，布哈拉人又去进攻驻守撒马儿罕的俄军。考夫曼赶紧回师，镇压了当地的起义。俄军在城内大掠三天，以抢掠所得到集市买卖。

在这种处境之下，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乃决定放弃抗俄斗争。他派使者于6月10日来到撒马儿罕，要求重新谈判。6月12日，

又派一名急使来到撒马儿罕:答应无条件投降并退位,请求俄皇亚力山大二世接见他,允许其到麦加去朝觐。而许多对异密投降不满意的伯克则集中于沙赫里夏勃兹,准备继续同俄国作战。6月12日,考夫曼写信给木扎法尔丁,表示不想消灭布哈拉汗国,并建议缔结和约,还说异密的军队在镇压反抗的伯克方面是有用的。于是,双方就在6月18日签订了《俄国与布哈拉的商业条约》。条约共有六条,其内容是:

(一)一切俄国臣民,不论其宗教信仰如何,有权在布哈拉汗国任何其所想去的地区为了商业的目的而旅行,正如布哈拉异密的一切臣民历来被允许而且将来仍将继续被允许在俄罗斯帝国全境经商一样。

(二)异密殿下担保,要对俄国臣民、俄国商队以及布哈拉汗国境内所有俄国人的财产加以严格的保护。

(三)俄国商人在其所愿意的任何布哈拉的城镇中,将允许有商队客栈以储存他们的货物。

(四)俄国商人在他们希望时,可允许在布哈拉汗国的所有城镇中设一个商业代办(商队头领)以照顾其经常的商业活动与合法的税收。这一权利也给予突厥斯坦区各城镇的布哈拉商人。

(五)从俄国输往布哈拉或从布哈拉输往俄国的一切货物,其所征的税收相同,即与突厥斯坦的税率一样,为货物的2.5%。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向布哈拉的穆斯林臣民所征收的税。

(六)俄国商人及其商队在经过布哈拉的领土到相邻地区去时,允其自由与安全地通过,正如同布哈拉的商队被允许经过俄国领土一样。

在这个条约上签字的是俄国突厥斯坦总督和突厥斯坦军区司令考夫曼将军和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

6月23日,双方又确定了和约的三项补充条款:(一)撒马儿罕边区和卡塔·库尔干边区并入俄国版图;(二)划定俄国领地和

布哈拉领地的边界；（三）授权国际混合委员会进行划界工作。此外，按照秘密条款，异密必须在一年内支付12.5万提拉（50万卢布）的赔款。加强监视，不许边界上的伯克们纵容盗匪进入俄罗斯帝国境内。

木扎法尔丁投降以后，他的长子阿不杜勒·马力克前往卡尔施，在那里自称为布哈拉汗国的汗，并开始对其父作战。木扎法尔丁向俄国人求援。俄军派阿勃拉莫夫将军率一支部队去进攻卡尔施，于10月间打败布哈拉王子，夺回卡尔施，将该地交给木扎法尔丁。阿不杜勒·马力克逃往沙赫里夏勃兹，又从那里去喀萨尔。木扎法尔丁虽在俄国的支持下得以自存，但布哈拉汗国却从此沦为俄国的保护国。

第二节　1873年英俄协定

考夫曼征服泽拉夫善河盆地后的政策，是在名义上让布哈拉汗国继续存在。俄国不但容忍布哈拉保存一切旧制度，甚至也容忍那里的奴隶制。从布哈拉逃出来的人都被从俄国遣送回去。到19世纪中期，尽管世界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兴旺时期，但中亚汗国仍然是处在伊斯兰封建制度之下。

中亚汗国都是分为不同的地区，各地区由伯克统治。汗国的土地制度是按伊斯兰法的原则规定的。土地分为五类，即私有土地（milk），国有土地（miriie）、公地（metruke，指交给国家使用的土地，如道路、街道等，或属于一个村庄，或为州郡的牧场）、弃置的土地（mevat）和瓦库甫地（wevqufe）。私有土地分为两种：一种指征收什一税的土地（称为milk-ushri），分给征服者；另一种指征服后分给非穆斯林的土地（称为milk-haradji），要交地租，租额超过十分之一，从七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不等。私有土地由所有者自由处理，可以出卖、赠送或捐为瓦库甫地，在所有者死后无嗣时则

交给国家,弃置的土地可转变为私有土地。私有者在得到该土地后,在征得政府的同意下进行耕种、灌溉,使之变为熟地。这种对生地的开垦在占有后三年之内必须进行，否则其占有权即无效。瓦库甫地是赠给清真寺或宗教学院的土地,或是捐赠来举办宗教事业和慈善事业,捐赠者或是个人,或是国家。各地区的伯克在其辖境内征取的税收,尽入于己,不上缴给异密,但有义务支持汗国的军队,并给异密献纳大量的礼物。在每个伯克领地内,有汗(异密)的土地(称为amlak),其税人亦归于汗。税吏(称为amlak-dars)臣属于汗,皆不属于伯克。

当时,土地税有两种:一为哈拉吉,一为塔纳普。哈拉吉又分为两种:一种按土地收获量的一定比例征收(称为mekasim);另一种是定额租税(称为mudazer)。定额租通常是征之于花园、果园和草地。在布哈拉汗国,哈拉吉名义上是征取收获的五分之一。在泽拉夫善河盆地,直到1872年底还是如此。1873年俄国进攻希瓦,为了维持后方的稳定,将哈拉吉税额降到十分之一。塔纳普,本是一种丈量土地的单位,后成为一种货币税,以与普通的哈拉吉税相区别。其税额是,每塔纳普土地征收的货币税,从40戈比到3卢布60戈比不等。商业税称为扎卡特(zekat)。另外还有一些税,重要的有科什·普耳(kosh-pul)。最早是每科什的土地征40戈比,以后在不同的时期增加5~9倍,俄国占领以后增至3卢布61戈比。这种税直接人于国库,用来修路、修桥,维修灌溉渠,修渡口,搞建筑等。俄国征服以后,还在泽拉夫善河地区对每个住房征收25戈比的税,总数达1万卢布。据统计,泽拉夫善河盆地征收的土地税历年为:1868年284043卢布;1869年408770卢布;1870年649800卢布;1871年1190970卢布。

当时,泽拉夫善河地区的居民约为28.1万人,按这个统计数字计算,1868年征收的土地税竟达每人一卢布之多，商税还不算在内。以后历年为:1869年每人1卢布45戈比;1870年每人2卢布31戈

比；1871年每人4卢布23戈比。

在布哈拉汗国，征税的官吏（称为serker），薪俸是由一种附加的税来支付（称为kiafsen），这种税估计占政府税入的十分之一左右。税吏往往接受富人的贿赂，对其少征税，对不能送贿赂的穷人则多征税。

布哈拉的农业生产是不发达的。其地历年灾荒不断，即使在最好的年成粮食亦不能自给，而必须由其他地区供给。1770年曾发生大饥荒。1810~1811年，冬季温暖，春天未下雨，遂无收成，饥荒严重，发生出卖儿童、姐妹和母亲的现象，甚至杀死老人，或让其饿死。1835年布哈拉又发生一次饥荒。1869~1870年一冬无雪，春天亦少雨。

在布哈拉汗国的约28~30万人口中，65%为定居居民，20%为半定居半游牧人，15%为游牧人，其中乌兹别克人占55%~60%，塔吉克人约占30%，土库曼人占5%~10%。东部山区有柯尔克孜人，各城市中还有波斯人、犹太人和印度人，他们拥护俄国的统治。

布哈拉汗国的军队，在装备和训练方面当然是落后于俄国和英国的，但还是有相当的威力。无论在1869年的作战还是在制止阿不杜勒·马力克王子的叛乱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异密木扎法尔丁的军队有1万至1.5万名步兵，虽名义上说是志愿兵，实际上常是奴隶和农民，薪饷极为微薄。士兵要另找收入以补贴生活。军官多是乌兹别克贵族，或异密的亲戚和宠信，没有受过职业的军事训练。异密也有骑兵和少数炮兵，还有个人卫队，驻于首都。此外，伯克们也有他们个人的小卫队。

中亚的货币，主要为一种小银币，称为腾格。这种钱币，一面铸国君名，另一面通常铸城镇名或铸造的时间。一腾格约值俄国钱16.75卢比。还有一种金币，较小，也薄得多，称为提拉。在布哈拉，一提拉合24~28腾格。浩罕的提拉，合19腾格。在希瓦有两种提拉，较大的一种合18腾格，较小的一种值9腾格。铜钱称为普尔，在布哈拉一腾格值40~60普尔。在希瓦一腾格值35~70普尔。在浩罕

一腾格值20普尔。在塔什干一腾格值60普尔。

在俄国征服并订立了商业条约以后，中亚同俄国的商业贸易有显著的增长。以棉花贸易而言，据统计：1869年从卡扎拉输入俄国的棉花达19.4386万卢布，从希瓦输入俄国的棉花为6.2万卢布。1872年，从塔什干输往俄国的棉花为360.6356万卢布（合50万英镑）。以1867年俄国和中亚贸易的总量而言，据统计：从俄国向塔什干（包括浩罕）输出547.8万卢布，向布哈拉输出491万卢布，向希瓦输出48.7万卢布，共计1087.5万卢布；从塔什干输入俄国86.8万卢布，从布哈拉输入俄国621.5万卢布，从希瓦输入俄国142.1万卢布，共计850.4万卢布；输出入贸易总金额达到1937.9万卢布（合265万英镑）。但从1867年到1873年贸易额有所减少。

税收的情况，据统计：1869年征取商税（扎卡特）11.4万卢布，1870年征取商税3.6万卢布，1871年征取商税3.3万卢布，1872年征取商税2.4万卢布。[①]

考夫曼将军不但容忍布哈拉旧制度的保存，甚至在俄国进攻希瓦和浩罕时，对于布哈拉汗国支持这两个汗国也不加追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布哈拉汗国与阿富汗接壤，阿富汗首领阿不都拉赫曼（后来当了异密）在布哈拉避难。此人当时激烈反对英国，俄国想将其收买豢养，以为己用。1869年7月，阿不都拉赫曼派使者到撒马儿罕，询问是否可以允许他到俄国领土上避难。答复是：如果他不再到其他地方去，就可以允许。[②]1870年，阿不都拉赫曼获准去塔什干，后定居于撒马儿罕，每年接受俄国的津贴2.5万卢布。他是布哈拉异密的女婿。[③]

①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1卷，伦敦1876年版。

②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1卷，第260页，伦敦1876年版。

③ 霍渥斯：《蒙古史》（H.H.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vols.in5.），英文版，第3册，第864页。

考夫曼还支持布哈拉异密扩展领土，将不统一的中亚各地统一起来。[1]如布哈拉的汗王常企图将沙赫里夏勃兹统一起来，废除其半独立的地位。[2]再如1868年夏末，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的长子阿不杜勒·马力克伙同卡尔施的伯克发动反俄暴乱。异密向俄军求援，阿勃拉莫夫将军即向卡尔施进军，于10月23日占领其地，10月27日把卡尔施地方交给了木扎法尔丁。阿不杜勒·马力克逃往喜萨尔等地，以后流亡于希瓦、阿富汗、喀什噶尔和印度，于1909年死于白沙瓦。

1870年，俄国驻中亚的阿勃拉莫夫将军前去进攻基塔布。[3]这时，有一帮匪徒抢劫了在中亚征税的俄国乌鲁索夫亲王，

---

① 直至近代，中亚仍然保存着由于成吉思汗分封所遗留下来的封建领地或地面。各个封地或地面都企求独立，而互不统一。如沙赫里夏勃兹（卡尔施）就是这样一个地面。其地古称渴石（Kesh）。渴石北面的基塔布（Kitab），当时约有居民1.5万人；南面的沙阿尔（Shaar）当时有居民2万人,，90个清真寺，3个宗教学校。基塔布与沙阿尔二处由围墙围起来，现在称为沙赫里夏勃兹。沙赫里夏勃兹，意为绿色的城。

② 18世纪中期，布哈拉的摄政王热衣木比（Rahim Bi），曾经过斗争占领沙赫里夏勃兹，统治其地5年。但在他死后，沙赫里夏勃兹又反叛，落到邻区乌兹别克族的凯罗萨里部（Kairosaly）的一个家族的统治之下。

③ 伊斯堪答儿·库耳是沙赫里夏勃兹的一个统治者。按：19世纪初，沙赫里夏勃兹的统治者是旦尼阿尔·阿塔里克（Daniar Atalyk），他统治其地达25年（1811~1836年），号称Veli–n–nien。布哈拉异密海儿·海达尔和其子纳斯鲁拉也都力图征服其地，但由于遇到抵抗，故未能成功。旦尼阿尔死后，其二子和卓·库耳（Hodja Kul）与巴巴·达特哈（Baba Datkha）即位，前者统治沙阿尔，后者统治基塔布。但两兄弟内讧，遂为布哈拉异密纳斯鲁拉所乘。纳斯鲁拉来攻，和卓·库耳将其弟巴巴·达特哈从基塔布逐出，遂击退了布哈拉人。但以后纳斯鲁拉每年两次派骑兵来残破沙赫里夏勃兹周围地区。1846年，和卓·库耳死。其后，基塔布地区转归其兄弟伊斯堪答儿，而沙阿尔地方则归其子阿舒尔·库利·伯克，后者迅即被逐。伊斯堪答儿亦采取Veli–n–nien的称号。1856年，纳斯鲁拉夺取沙阿尔地方，伊斯堪答儿固守于基塔布城内，随即投降。纳斯鲁拉将其送往布哈拉。纳斯鲁拉在1860年死前，下令将伊斯堪答儿全家处死。纳斯鲁拉刚刚去世，沙赫里夏勃兹就反叛纳斯鲁拉之子木扎法尔丁，并选举克宁古兹氏族的两个成员为首领：朱拉为沙阿尔伯克；阿蒋木为基塔布伯克。布哈拉异密来攻，但因浩罕汗国的马拉汗夺取了乌拉提尤别，并前来进攻治扎克，布哈拉异密不得不议和撤军。根据和约，伯克们承认布哈拉异密为宗主，每年向其进贡。1866年，布哈拉异密的反叛的侄儿赛伊德汗被打败，逃到沙赫里夏勃兹避难。异密索人。朱拉伯克拒绝将赛伊德汗交给异密，进行抵抗。最后，异密只好议和。（舒勒：《突厥斯坦》，英文版，第2卷，第71~73页）

并杀死了他的几个警卫。乌鲁索夫坚持说抢劫是朱拉伯克手下的埃达尔·和卓干的，遂致信于沙赫里夏勃兹，要求立即交出此人。而朱拉伯克则说，无论是埃达尔·和卓或是渴石的其他任何居民都未参与这次抢劫事件。并回信说，有一个来自昆都士的德尔维希参与了这次的抢劫，并且将他从这个德尔维希那里取来的一枝俄国枪送回给俄国人。但俄国人仍然坚持说为首者是埃达尔·和卓，要求他投降。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于是考夫曼就决定消灭渴石的地方政权。他派阿勃拉莫夫将军率军往征其地。基塔布地方虽然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并使俄国人遭到很大的损失，但基塔布地方还是在8月26日被攻下，其后沙阿尔立即投降，其地的伯克逃往浩罕。阿勃拉莫夫便将沙赫里夏勃兹地方交给布哈拉的异密管辖。

喜萨尔地区当时臣服于卡塔干王萨里汗，此王还统治着库腊布。1869年，布哈拉异密在考夫曼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兵进攻并征服了喜萨尔和库腊布。这说明，在俄国已占领撒马儿罕的条件下，尚有野心的布哈拉统治者已不可能再向北夺回自己的领土，只有向南进行扩张了。

1870年，考夫曼将军派阿勃拉莫夫进军撒马儿罕以东的山区柯希斯坦，考察泽拉夫善河上源，将法拉布和马吉安二地合并于乌尔古特。次年（1871年），又将柯希斯坦的其余地区合并过来。那些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塔吉克族，称为噶尔察人。

考夫曼作为突厥斯坦总督，曾经俄皇授权直接处理同中亚汗国的关系。但中亚汗国的统治者希望有事去彼得堡直接找沙皇，考夫曼对此很不满意，也不准许。如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在1968年6月签订了同俄国的条约以后，就立即要求俄国允许他把自己的第四个儿子阿不达拉·法塔赫·汗送到彼得堡去学习。考夫曼虽同意了这个要求，但因其长子阿不杜勒·马力克叛乱，该计划遂未能实行。次年（1869年）7月，异密又派此子（储君，时年12

岁）出使于彼得堡，要求俄皇把其所征服占领的地区归还给布哈拉汗国。1869年10月，沙皇重申考夫曼有权处理中亚的一切事务。故该王子率领的使团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只好路过突厥斯坦首府塔什干返回。1870年3月，布哈拉再次要求俄国归还撒马儿罕，遭到拒绝。

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的目的没有达到，便采取了秘密的行动，与窃据中国新疆喀什噶尔的阿古柏政权缔结联盟。同时，也派人去土耳其和印度进行同类的活动，但都未成功。俄国在亚洲任何地区的侵略扩张，绝无后退的先例，故木扎法尔丁终不免成为最后的一位君主。

布哈拉汗国东南山区的喀尔提锦，名义上服属于浩罕，但在1869年夏以前实际上享有独立的地位。当布哈拉汗国将其统治扩展到喜萨尔和库腊布时，浩罕军队就开进了喀尔提锦，将该地的统治者木扎法尔·沙带往浩罕拘禁，另立希尔·阿力以代之。布哈拉夺取库腊布以后，指责希尔·阿力支持了库腊布的前伯克萨里汗，乃进军喀尔提锦，扶立木扎法尔·沙之侄穆罕默德·拉希姆，拘禁希尔·阿力。浩罕汗向突厥斯坦总督控告，说布哈拉侵入了他的领土。为此，考夫曼劝布哈拉异密把喀尔提锦归还给浩罕，并劝双方和解，要布哈拉释放希尔·阿力，要胡达雅尔汗释放木扎法尔·沙并重立之为喀尔提锦的君主。布哈拉与浩罕双方同意了考夫曼的建议，但穆罕默德·拉希姆抵制其叔复辟，继续统治喀尔提锦达六年之久。

考夫曼对于布哈拉异密直接找沙皇和米留金打交道，又瞒着他进军喜萨尔和库腊布甚为恼怒。而布哈拉异密对于其子出使于彼得堡失败及浩罕在喀尔提锦重建权威也很不满。早在1869年6月，考夫曼就向米留金报告，在布哈拉反俄情绪高涨。布哈拉异密则在恐俄与害怕阿富汗之间动摇不定。1870年，考夫曼向俄国政府报警说，阿富汗异密正计划加强其在阿姆河的地位，并要把布



哈拉、沙赫里夏勃兹和希瓦拉到反俄的联盟中来。同年,3~4月间,考夫曼又告知米留金,说他怀疑布哈拉正在同土耳其、希瓦和阿富汗进行谈判。

为了搞清布哈拉的意图,考夫曼在1870年5月派吉扎克的军队指挥官诺索维奇(S.I.Nosovich)率领一个使团去布哈拉。考虑到那年冬季无雪,春季无雨,阿勃拉莫夫在该使团到达时给泽拉夫善区放了水,以示和解之意。俄国使团在布哈拉果然见到了阿富汗异密什尔·阿里的使团,遂肯定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也在同土耳其和希瓦进行谈判。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由于害怕阿富汗人,并担心一旦与之组成反俄联盟,布哈拉将要首当其冲地单独同俄国开战,故热情地接待了诺索维奇的使团。他在6月上旬决定继续效忠俄国,请求俄国帮助布哈拉自卫,以抵御阿富汗的进攻。他还特别要求俄国供应4000枝枪和派遣军事、技术人员,帮助他训练军队。诺索维奇建议他上书考夫曼,提出这些要求。因当时俄国正与英国讨论在中亚建立中间地带和缓冲国的问题,考夫曼拒绝了布哈拉异密提出的军援要求。考夫曼把诺索维奇的出使情况报告了外交大臣哥尔查可夫。[①]

1870年的干旱终于导致了布哈拉的歉收和饥馑。布哈拉人抱怨是因灌溉的水不够,责怪俄国占领者不管理水坝,不给布哈拉供应充足的水。由于谷物价格飞涨,考夫曼下令禁止一切粮食输出。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要求解除这项禁令,以解救布哈拉的饥荒,没有获准。考夫曼最多只同意赠送54吨谷物。于是,又有传闻说,异密开始同邻国谈判以反对俄国,故考夫曼在1871年派斯特卢威去了解情况,令他向异密表示俄国的善意和支持。木扎法尔丁也宣布,允许俄军假道进攻希瓦,并给俄军提供必要的供应。

① 西摩·贝克尔:《俄国的中亚保护国》(Seymour Becker, Russian's Protectorates in Central Asia, Bukhara and Khiva, 1865~1924,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Studies1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英文版,第49~50页。

到1871~1872年的冬天,成立了一个六人委员会(俄国与布哈拉各出三名委员),阿勃拉莫夫任主席。委员会决定,由俄国政府修建永久性的水利工程,来代替需要每年修理的旧的控水工程。1871年夏,布哈拉又派使团去印度和土耳其,但没有得到两国帮助的承诺,使团乃于1872年返回。

1872年,考夫曼邀请布哈拉使团在春季访问塔什干,该使团于4月末返回时,他又派财政部代办彼得罗夫斯基前往布哈拉了解贸易情况。彼得罗夫斯基见到布哈拉的市场上英国商品很多,又到市中心商队客栈的一个最大的奴隶市场上访问,见奴隶贸易盛行。次年(1873年)访问布哈拉的美国作者尤金·舒勒(E. Schuyler)也证实了他的说法,还买了一个奴隶带到彼得堡作证明。彼得罗夫斯基还得知,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同其伊斯兰邻国有交往,在他到达布哈拉之前阿富汗和希瓦的使者刚刚离去。他向异密建议与布哈拉通邮,遭到拒绝。俄国使团在布哈拉受到严密的监视,异密尽力妨碍他收集情报。

1872年春,布哈拉异密又派了一个使者去君士坦丁堡,寻求土耳其和英国的帮助,以反对俄国,对此突厥斯坦总督提出了抗议。木扎法尔丁屈从于考夫曼的要求,答应以后再不撇开突厥斯坦总督直接同土耳其联系。以后,布哈拉即甘愿处于附庸的地位,接受俄国的政治代办,放弃主权,把查尔周、克尔基和帖尔美兹等地割让给俄国,允许俄军在同阿富汗接壤的阿姆河沿岸设立岗哨。

1872年在中亚发生霍乱。先发现于吉扎克,极为迅速地传播到撒马儿罕、沙赫里夏勃兹、喜萨尔及阿姆河。接着又向西传到希瓦,向东传到浩罕,向北传到塔什干,并且传播到伊塞克湖、锡尔河流域的一号堡。死人极多,特别是在布哈拉和浩罕,因为布哈拉在1871年就首先发生了疫病,据说是从波斯传入的。[1]

①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1卷,第148页,伦敦1876年版。

为了完全臣服布哈拉汗国，考夫曼建议同布哈拉订立新的条约。沙俄政府在1872年11月4日开会进行了讨论。由于当时正同英国谈判关于中亚的问题，以上建议被推迟到解决希瓦问题以后再考虑。在这同时，考夫曼也在打算乘机侵略中国的新疆，将其并归于沙俄的版图。

俄国征服布哈拉汗国并推进到阿姆河，以及由此而促成俄国与中亚贸易的增长，自然地引起英国的恐慌。英国保守党在前一个时期中对中亚的政策在国内遭到舆论的批评。

不久迪斯累利下台，继任的自由党首相格莱斯顿便不准马约勋爵得罪俄国。马约原来计划的反俄路线遂处于无所作为的境地，使俄国得以放手地进行侵略，不断向南推进。所以，1870年2月，英国驻俄大使布坎南（Sir Andrew Buchanan）又给哥尔查可夫和斯垂莫荷夫提议，在俄国边境建立“一系列的中间地带”。俄国外交部副大臣魏斯特曼曾问：“中间地带的概念是什么？”继布坎南为英国驻俄大使的罗夫图斯勋爵（Lord Augusts Loftus）回答他说：“中间地带一词，仅仅是指那些位于阿富汗北部边境与俄国边境之间的诸独立国家，具体的如北部的布哈拉，阿姆河以南的阿富汗。”而1870年就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格兰维尔（Granville）也同意罗夫图斯的看法，认为那可以代表英国官方的观点。伦敦认为，中间地带实际并不中立，它包括阿姆河两边英国和俄国的势力范围。但是，俄国拒绝接受以阿姆河作为阿富汗的北部边界有三年之久。

俄国坚持认为，阿姆河上游以南的八答黑商以及八答黑商的属地瓦罕，乃是独立国家（意为不属于阿富汗）；认为使八答黑商保持作为缓冲国，对于布哈拉、浩罕和喀什噶尔的安全是极为重要的。八答黑商就像一把匕首一样，插入阿姆河右岸之地。阿富汗占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对布哈拉新近控制的库腊布将特别有危害，因库腊布的前任伯克正亡命于阿富汗异密的宫廷。由

于俄国当时尚未征服希瓦，从而未能控制阿姆河的下游，故拒绝承认以阿姆河的全线作为阿富汗的北部边界，这实际上也就等于拒绝考虑建立所谓的中间地带。英国所以急于要同俄国达成建立中间地带的协议，是由于害怕俄国继续向印度推进。

建立中间地带的问题既谈不成，英国就想同俄国谈判确定阿富汗的边界，企图以此来阻止俄国进一步向南推进。在1872年，英、俄双方就确定阿富汗的边界问题进行了仔细的谈判。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正确地估计到，俄国即将进攻希瓦，将会愿意在战争期间按英国的条件来解决阿富汗的边界问题，以此博得英国的好意和进攻希瓦不被干涉。1872年10月17日，格兰维尔伯爵给英国驻彼得堡大使罗夫图斯勋爵发了一封电报信，信中说没有收到俄国方面送来任何关于边界情况的调查报告，所以只得根据英国政府认为合理的状态提出关于确定阿富汗边界的意见。他说：

……女王陛下政府的意见认为，喀布尔异密（什尔·阿里）对于阿姆河以南直到和加·萨里赫的领土的占有权是完全确定的，并曾通过印度政府向他讲明：如果这领土遭到侵略，他有权进行保卫。另一方面，女王陛下在印度的当局曾经宣布：如果异密稍微表示想越过他的王国（阿富汗）的这些界限，那就要强烈地表示抗议。至今为止，异密对于印度政府向他提出的建议还是很顺从的，并且热情地接受了建议，采取和平政策，因为印度政府在向异密提出建议时，同时向他作了一个保证，即：阿富汗边境以外的那些国家同样地尊重阿富汗领土的完整。……女王陛下政府相信，现在俄国政府有力量帮助英国政府使那些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维持永久（其办法是明确地承认喀布尔异密对其现在提出的这些地区享有主权，布哈拉也承认这主权，而且已有的一切证据都表明这些地区是处在他实际的和有效的控制之下），并且能够以这些方式永远消除英、俄之间关于他们各自在亚洲的政策方面的不安

和嫉妒。

女王陛下政府认为，完全是属于喀布尔异密的领土和边界的……：

一、八答黑商及其属地瓦罕（从东面的色里库耳即沃德湖到可克恰河同奥克苏斯河即喷赤河汇合处）是阿富汗这个省的北部全线的边界；

二、阿富汗突厥斯坦（包括昆都士、胡耳姆和巴里黑等地区）的北部边界应为奥克苏斯河一线（从可克恰河与奥克苏斯河汇合处到布哈拉通巴里黑的大路上的和加·萨里赫，包括其地在内），对奥克苏斯河左岸和加·萨里赫以下的地方，阿富汗异密不能提出领土要求；

三、内部诸地区阿克沙、色里浦耳、迈梅纳、希巴尔干（Shibbarjan）及淹都淮（此地将成为阿富汗西北极边远的领土）以外的沙漠地带，属于独立的土库曼诸部落；

四、赫拉特属地和波斯呼罗珊省属地之间的阿富汗西部边界，是众所周知的，无需确定。

阁下应当将此电报的一个副本送交俄国外交大臣。[1]

1873年1月31日，哥尔查可夫亲王给俄国驻英大使布隆诺夫亲王送去一封对英国的复信。布隆诺夫于2月5日将其交给了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伯爵。该信说：

罗夫图斯勋爵把英国女王陛下的国务大臣对12月19日我们关于中亚问题的电报的答复交给了我，……我们满意地看到，英国内阁在那些地区继续追求的目标与我们的相同，即保证他们以

① 罗灵逊说，此信第一条应为："八答黑商及其属地瓦罕从东面的色里库耳到西面的可克恰河同奥克苏斯河（即喷赤河）的汇合处，奥克苏斯河的河流，就这样形成了阿富汗这个省的北部边界线全线。"

和平，并尽可能保证其安宁。我们之间看法的不同在于，什尔·阿里领土的边界应在何处。英国内阁把八答黑商和瓦罕算在阿富汗异密的领土之内。但在我们看来，那些地区是享有一定的独立的。考虑到在那遥远的地区详细搞清事实有困难，又考虑到英国政府在收集确切资料方面具有便利的条件，最后还考虑到我们不愿给这个问题以过大的重要性，我们不拒绝英国提出的边界线。①我们比较倾向于像英国政府对什尔·阿里施加影响那样，采取这种有礼貌的行动，目的是导使他采取和平的态度，并放弃一切侵略的手段和进一步的征服。这个影响是无所争论的，它不仅是基于英国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优势，而且在于什尔·阿里接受了英国的津贴，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在他的保证中看到了维持和平的真意。阁下可向英国女王陛下的主要国务大臣作这一个宣言，并将此电报的一个副本交给他。我们深信，格兰维尔勋爵将从中感觉到对这个价值的一个新的证明，我们的皇上力图表明要同维多利亚女王陛下的征服维持和巩固最友好的关系。

哥尔查可夫在这一复信中，放弃了过去的反对态度，承认了阿富汗异密什尔·阿里对八答黑商和瓦罕的主权要求，但他并不说是承认一种权利，而说这种承认仅是一种“有礼貌的新的（an act of courtesy）”。同时，哥尔查可夫要求英国承担责任，使什尔·阿里“采取和平态度，并放弃一切侵略的手段和进一步的征服”。显然，俄国的意思是，如果英国不同意强迫阿富汗异密尊重阿姆河另一边（指布哈拉）的领土，俄国将不保证阿富汗的领土不被侵犯。格莱斯顿正式地拒绝了俄国企图把这个责任加于英国的要求。他于1873年4月23日在国会演说声明中说，英国的影响仅是通

① 前面格兰维尔的信曾得到哥尔查可夫的回信，其中转达了考夫曼的报告和斯特卢威的备忘录。斯特卢威声称，巴达赫善和瓦罕并不归什尔·阿里统治，因此，哥尔查可夫反对将其包括在阿富汗以内。但在这封信中又收回了这一反对意见，这是为了讨好英国内阁。

过友好的建议来实施。[①]

以上英俄两国在关于阿富汗边界问题上达成的共同意见，被称为1873年英俄协定。在这个协定中规定俄国的势力范围不得超过阿姆河，俄国也保证不向阿富汗渗透。英国通过争取达成的这个协定，目的仍然是为了阻止俄国的南进，把阿富汗变成一个缓冲国。

应当看到，当时英国人对阿姆河上游的地理情况是模糊不清的，只能根据本地的传说及什尔·阿里的要求来提出如何划界的原则意见。如对于奥克苏斯河的几条源流，究竟哪一条是该河的河源，就搞不清楚。所以，在格兰维尔的信中，对八答黑商边界的定法表述不清，后来经过戈登的考查，才知奥克苏斯河的上源是流过瓦罕的北境。1873年英俄双方商定的阿富汗东北边界，在实际上也引起一些问题。如原八答黑商的统治者吉汉杰尔·沙，踯躅游荡于契特腊耳、什格南和库腊布诸地，企图复辟；乌兹别克人则企图渡过奥克苏斯河南来；什尔·阿里时刻为保护边境免于来自迈梅纳的对八答黑商的入侵而不安。

阿富汗的西北边界问题就更大。1873年，英、俄双方商定的边界是下至于和加·萨里赫（包括其地在内），但从和加·萨里赫至波斯的那一段边界则未解决好。早在那时起俄国便已觊觎谋夫（马雷），因而想把边界划在谋夫以南；英国则想把谋夫划为阿富汗的领土。这条边界线的起点（和加·萨里赫）和终点（谢腊赫斯），都无争议。问题是从和加·萨里赫起，这条线是转向北还是转向南？如果转向北，谋夫便在阿富汗境内；如果转向南，谋夫就将不属于阿富汗。曾经一度设想，英国可以把帖振绿洲让给俄国，但

① 英国的《公务报》（Official Gazetta）曾评述格莱斯顿的解释说："如果英国保留其行动的自由，那么俄国也会保留其行动的自由。结果这两个政府就都不保证他们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事情仍然停留在原地，即1869年和1872年开始谈判时的状态。除非达成某种新的协议，俄国就在阿姆河上发生事件时，有充分的权力渡过阿姆河去惩罚什尔·阿里的军队并侵入其领土。

此问题当时未解决而悬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英、俄双方都决定谋夫不属于阿富汗。不过，阿富汗人一直坚持有保护帖克·土库曼人的权利。①

以后将会看到，1873年英俄协定的这些缺陷，将为俄国的进一步侵略提供口实。

第三节　俄国进攻希瓦的准备

19世纪前期，俄国在从草原地区南侵的过程中，遇到的两个敌对国家是希瓦和浩罕。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俄国集中力量去进攻浩罕汗国和布哈拉汗国，结果建立了突厥斯坦总督区。但是，在这同时，俄国当局并没有忘记希瓦汗国。如1865年1月初，俄国政府的特别委员会曾决定派出商队“以奠定与希瓦汗国和土库曼人的商务联系”。同年4~5月间，俄国政府的部际委员会通过一个在不激起波斯反对的情况下于1866年占领里海岸边的克拉斯诺沃兹克的决议。当时，俄国准备在红水湾设立设防的商业据点，以便结束土库曼人在海上和陆上的抢劫活动，还可以开通一条经过伏尔加河到里海和红水湾的捷径，以促进俄国同中亚的贸易。因为商队从奥伦堡去希瓦要走65天，而走红水湾则只有12天的路程。这个问题，由于同布哈拉进行战争而被搁置起来。

1865年，希瓦汗赛伊德·穆罕默德死去，其子穆罕默德·拉希姆二世即位。新汗也敌视俄国。考夫曼在就任突厥斯坦总督以后，曾于1867年写信通知希瓦汗，说他有权派部队渡过锡尔河去惩罚抢劫者和盗匪。希瓦汗想保证锡尔河以南的和平。他在给考夫曼的答复中根本否认俄国人有统治锡尔河两岸的权利。尽管希瓦汗作了这样的答复，俄国人还是一方面经常派军队渡过锡尔河进攻

① 马尔文：《俄国人在赫拉特的大门》（C.Marvin，Russians at the Gate of Herat.1885，Charles Scribner'ssons，New york.），英文版，第80页。

反俄的哈萨克人和其他游牧人，另一方面则尽力扩大俄国在里海的影响。

在希瓦汗国同俄国之间，并没有任何互相承认的边界。希瓦方面，由于两次使俄国的远征队遭到惨败，害怕俄国报复，就利用希瓦汗国与四周隔离的地理环境，对俄国采取坚决的防卫措施。俄国方面，因正溯锡尔河而上与浩罕、布哈拉作战，不得不暂时改善同希瓦的关系。由于战争期间俄国同布哈拉的贸易一度停顿，遂使希瓦的商人独享商业之利。据统计：1864年俄国向布哈拉输出的货物价值为465.5万卢布，1866年俄国向布哈拉输出的货物价值降到87.7万卢布，而1864年俄国向希瓦输出的货物价值为1.1万卢布。

1866年俄国向希瓦输出的货物价值上升为156.5万卢布。1867年，由于俄国同布哈拉之间的贸易得到恢复，俄国向布哈拉输出的货物达到以前的水平。于是，向希瓦的输出就相应地降低了三分之二还多。[①]在这种情况下，希瓦就采取以前传统的办法，即抢劫俄国边境，掠夺俄国的商队，并在俄属哈萨克人当中挑起动乱。所以，考夫曼在其于1867年11月19日致希瓦汗的信中宣告：他正在派一支俄国军队渡过锡尔河下游去惩罚那些袭击俄国商队的盗匪。次年（1868年）2月，管治希瓦汗国北半部的大伯克抗议俄国人渡过锡尔河，声称锡尔河是俄国同希瓦的边界。

早在突厥斯坦总督区建立后不久，考夫曼就曾提出同希瓦汗国谈判关于在阿姆河上通航的问题，遭到希瓦的拒绝。1868年，考夫曼又试图同希瓦汗进行和平谈判，亦不成。于是，在布哈拉汗国被征服以后，考夫曼就关注于希瓦，进行征服希瓦汗国的准备。

希瓦汗国的领土向北伸展，好像一个楔子，打入到俄国新

① 西摩·贝克尔：《俄国的中亚保护国》（Seymour Becker, Russian's Protectorates in Central Asia, Bukhara and Khiva, 1865 ~1924,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Studies1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英文版，第65页。

夺得的领土之内，并统治着阿姆河的下游。希瓦的统治者们及其所有的居民，都激烈地反对俄国的侵略。一支希瓦部队曾在不久前与布哈拉汗国共同抗击俄国的侵略。俄国虽征服了布哈拉汗国，但并没有吓倒希瓦人。在次年（1869年），希瓦人还渗入到奥伦堡政府治下的草原，鼓动俄属哈萨克人造反，使得西伯利亚的商队贸易为之瘫痪。希瓦汗既不支持贸易，也不同俄国发生密切的关系。在布哈拉汗国被征服后，希瓦汗对俄国尽量敬而远之。

俄国准备进攻希瓦，要找一些借口。这些借口：一是希瓦拒绝进行关于在阿姆河上通航的谈判；二是希瓦汗没有能力控制约穆德土库曼人；三是在希瓦汗国内继续有波斯人和俄罗斯人为奴隶。侵略希瓦汗国的具体步骤是，先夺取红水湾的克拉斯诺沃兹克。1869年，考夫曼向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斯垂莫荷夫陈述意见说，在里海东岸的红水湾登陆，将向希瓦人和哈萨克人表示，俄国要制约和镇压他们。考夫曼之所以支持红水湾计划，还在于希瓦汗国变得越来越不服从了。希瓦政府经常挑动里海与咸海之间的哈萨克人造俄国的反。希瓦汗国声称厄姆巴河，有时甚至声称乌拉尔河是其边界。

1869年5月，俄国工商业促进协会也向俄国政府申请，要求开辟一条从里海到阿姆河的商路，其理由是：只有缩短商路和减少运输的费用，俄国货物才能在中亚同英国货竞争。10月10日，陆军大臣米留金通知俄国工商业促进协会说，完全支持他们要开辟一条经过红水湾的商路的计划。

1869年8月12日，考夫曼写信给希瓦汗，指责他挑动俄属游牧人暴乱，允许将俄罗斯人囚禁在希瓦为奴隶，并且收容和庇护从俄国逃来的盗匪。考夫曼要求停止上述活动并惩罚犯罪集团。9月20日，考夫曼再次要求惩罚抢劫者，交还被他们抢去的财产，并且释放在希瓦为奴隶的所有俄罗斯人。总之，这时草原地区又处在

大动乱中，游牧人到处进行反抗俄国的暴动。邮路被阻绝，驿站遭破坏，甚至旅行者也被抓去，有的被杀，有的被卖为奴隶。草原上设防据点中的少数俄国戍军也处在危险中。[①]故考夫曼向希瓦提出以上的责难和要求。10月14日，斯垂莫荷夫告知考夫曼说，沙皇亚力山大二世命令在一个月内夺取红水湾。

夺取红水湾的任务是交给高加索军区负责完成的。这一行动的目的有三：一是据说完全是商业性的，即开辟一条通往中亚的较短的商路并建立一个商业据点；二是在中亚西面建立一个进一步进攻中亚（希瓦汗国）的基地；三是建立据点以便进攻和制服土库曼人。这次行动由高加索军区的拉得茨基将军指挥，斯托列托夫上校负实际责任，参加行动的还有后来著名的斯科别列夫与格洛德可夫。在11月5日一个大雾弥漫的日子里，这支由达格斯坦军团的一个营、500名哥萨克士兵和一队工兵组成的部队，在斯托列托夫的率领下，乘船舰自达格斯坦的彼得罗夫斯克港（即马哈奇卡拉）出发，渡里海，未遇抵抗就在红水湾登陆，并在那里建立克拉斯诺沃兹克要塞。拉得茨基随即返回高加索，全部责任移交给斯托列托夫。

俄国在克拉斯诺沃兹克安定下来以后，就立即采取行动，以统治阿特烈克河以北的整个地区。这就是在河口附近的契基什拉尔建立一个军事据点，并反复地从这个据点派军队到内陆地区进行侦察和扫荡。俄国官方出版的地图，根据考察了解的情况，把阿特烈克河作为民族分布的界线，整个克拉斯诺沃兹克地区被并入达格斯坦区，归高加索总督管辖。

在这以前，中亚事务完全是由奥伦堡总督区和突厥斯坦总督区负责，高加索方面没有参加进来，其在里海东岸所掌握的惟一据点是已经被遗忘的亚力山大罗夫斯克堡（建于1834年）。高加

①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1卷，第7页，伦敦1876年版。

索军区想夺取阿斯特拉巴德（古尔甘）湾和阿舒拉达岛的计划，都由于波斯和英国的反对而不得不放弃。现在，在红水湾建立了克拉斯诺沃兹克以后，就可以从高加索方面配合进攻希瓦。从此，希瓦处在高加索、奥伦堡和突厥斯坦三方面的包围之中。高加索军队之进达里海东岸，标志着俄国第一次从西面对中亚进行征服活动。马尔文说：这是“反对印度的新运动的开始”。[①]

对于俄国人来到红水湾，波斯甚感不安。波斯政府对俄国提出质问，俄国回答说是为了约束土库曼人。波斯抗议俄国越过了边界，声称巴尔干湾和彻列坎岛（Chrekan）是波斯的土地。波斯还请求英国支持这个声明。而俄国则答复说：“对于阿特烈克河以北的土库曼人，波斯并没有实际的权力，俄国进入该地区乃是为了改进商业贸易，而不是要侵占其领土。”在边界问题上，波斯与俄国没有达成正式的条约。

英国感到俄国在里海东岸得到一个新的基地，预见对希瓦将有危险，而且可以作为进攻阿富汗和印度的跳板，也对俄国提出了质问。英国提出：当地的土库曼部落是独立的，他们既未侵犯俄国，也没有请求俄国的保护，因此俄国侵入该地是非法的。但对于波斯要英国支持其抵抗俄国的要求，克拉林顿勋爵则未加以注意和重视。

希瓦汗国认为，红水湾是自己的属地，对于俄国人在红水湾登陆颇为恐慌。这时的希瓦汗为穆罕默德·拉希姆二世，实际掌权的是首相穆罕默德·穆拉德，二人都仇视俄国。1869年8月和9月，考夫曼曾两次致信于希瓦汗，都未获答复。便在1870年1月18日又写信给希瓦汗，向他解释俄国建立克拉斯诺沃兹克基地的目的，是为了把它作为一个储货的仓库地，同时保卫商队免遭土库曼人的袭击。他警告希瓦汗：是与俄国友好，还是与俄

① 马尔文：《俄国人在谋夫与赫拉特》（C.T.Marvin, The Russians at Merv and Herat.），英文版，第340页，伦敦1883年版。

国为敌，二者必须选择其一。考夫曼还坚持说，希瓦汗国必须满足俄国的一切要求（包括俄国商人的自由出人国境），并且威胁说，如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将夺取其地。1870年2月，希瓦汗答复了去年8月考夫曼的信，希瓦首相则答复了其9月的信。两个回信都反驳了俄国的指责，并要求以锡尔河作为希瓦同俄国的国界。考夫曼对这两个复信都很不满意，又在1870年3月写信给希瓦首相，埋怨希瓦汗拒绝直接谈判。4月，希瓦首相回复考夫曼1月18日的信，强烈抗议俄国占领红水湾，并警告说，希瓦准备进行抗俄战争。

俄国在侵略中亚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攫取领土的手段，就是先让那里的民族臣服于俄国，让这些臣服了的民族去抢占领土。这时，俄军又在乌尔嘎海角（Cape Urga）建一座小堡，对迁到希瓦境内的俄属哈萨克人宣布免征一切赋税，条件是要他们在战时提供军队。考夫曼还向希瓦汗国提出：沙皇的臣民到了哪里，俄国即在那里进行统治。于是，俄属哈萨克人所到之处，如新河、阿克察库耳、布坎山以及从克孜勒·库姆到新河伊尔基拜的所有道路，都被认为是属于俄国的了。①

1870年春，克拉斯诺沃兹克以北400英里的曼格什拉克半岛的哈萨克人袭击了俄国殖民者，俄军鲁金上校及其率领的一支部队被围陷没。接着哈萨克人又围攻亚力山大罗夫斯克堡，该堡的俄国戍军被攻窘甚，几至投降，直到高加索援军到来才将游牧人驱逐。以后，俄军又在米海罗夫斯克建一座城堡（其地在克拉斯诺沃兹克以东71英里处），另外在穆拉·卡拉建一座城堡，更在内地16英里处。

俄国一直认为游牧人的暴动和反抗，是希瓦汗国指使和挑动起来的。所以早在俄军占领红水湾后，奥伦堡总督克雷扎诺夫斯

① 霍渥斯：《蒙古史》（H.H.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vols.in5.），英文版，第3册，第950页。

基就在1869年12月13日提出，如不征服希瓦，则从克拉斯诺沃兹克到阿姆河口的商路就不能保证安全。对此，陆军大臣米留金甚表同意，故当时在俄国主张进攻希瓦的呼声甚嚣尘上。为了进攻希瓦，考夫曼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如集中大量部队（包括高加索、奥伦堡与突厥斯坦的部队）达1.3万人，约50门大炮。1870年4月间，考夫曼向米留金建议从克拉斯诺沃兹克（高加索方面）和从塔什干（突厥斯坦方面）分两路同时进攻希瓦。当时斯垂莫荷夫认为尚不急需，但沙皇表示同意。1871年1月初，沙俄陆军部召开会议研究外里海边区事务，考夫曼在会上提出尽快进攻希瓦的建议和计划。8月间，这个计划获得沙皇批准。故沙皇在镇压了哈萨克人的起义以后就命令考夫曼进攻希瓦。

但是，1871年初沙俄外交部向陆军部提出，进攻希瓦汗国的时机尚不成熟，陆军部同意了这个意见，没有将以上计划立即付诸实行，其原因是当时沙俄忙于中国新疆的事务。

中国的新疆地区，自1864年发生大规模的反清农民起义以来，建立了若干地方性的封建割据政权。由于这些地方政权不得人心，又互相争斗，遂为外敌所乘，结果浩罕的阿古柏伯克人据喀什噶尔，企图脱离中国而独立。在伊犁地区，则建立了所谓的苏勒坦政权，等等。所有这些政权，都是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帜。他们不但有根深蒂固的反对俄国异教徒的思想，而且有反抗沙俄侵略的行动。窃据喀什噶尔的阿古柏，在1869年英印使者福赛斯返回以后比较倾向于英国，而英国之关心喀什噶尔，亦甚于关心布哈拉与浩罕。同时，阿古柏还在积极策划，企图与中亚诸汗国合谋，共同对俄国人进行圣战，并打算请求英印政府和土耳其苏丹的援助。伊犁的苏勒坦政权，经常庇护从俄境逃来的反俄的哈萨克人，而且对沙俄在七河地区等处的侵略行为提出挑战，拒绝俄商进入伊犁的要求。由于这种种原因，沙俄政府决心乘机侵占伊犁，以使俄军在进攻希瓦汗国时无后顾之忧。



1871年2月22日和3月4日，沙俄政府召开两次特别会议，正式作出侵占中国伊犁的决定。1871年夏，考夫曼将军命令七河省驻军指挥官科尔帕可夫斯基率军2000人，越过中国边界，侵入伊犁。当地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苏勒坦政权指挥无能，内部投降派破坏各民族的团结，苏勒坦·艾拉汗的投降，终于使沙俄侵略军占领了伊犁。接着，俄国人还沿着天山山脉向东推进，直接威胁玛纳斯、乌鲁木齐和吐鲁番。又在纳林河上建筑俄军要塞，威胁阿古柏，因从该要塞进攻喀什噶尔最为便捷。俄国当局口头上说，占领伊犁是为清政府"代收代守"，是暂时的，一旦中国收复喀什噶尔和准噶尔盆地，俄国即归还伊犁。但是俄国人当时的想法是，认为中国政府永远不可能收复新疆。正如英国学者克劳斯（Krausse）所说的："（占领后的伊犁）被认为永远是俄国的一个省"。①

俄军占领伊犁似乎使阿古柏感到恐慌。所以，他在1871年底遣使带书信去同英国女王和印度总督联系，但没有得到印度政府肯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阿古柏又同俄国进行谈判。1872年4月，他把俄国的考尔巴斯男爵从塔什干请来，谈判缔结正式的和平友好条约。当时，俄国对于承认阿古柏的独立还有所顾忌。俄国人说他们只承认同中国政府订立的条约。在俄国的官方刊物（杂志报章）中，都是称阿古柏为"七城的实际首领"。谈判的结果是，阿古柏以个人的身份在6月8日同考尔巴斯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经俄国政府批准以后，由俄国军官斯切尔宾斯基在1872年12月送回喀什噶尔。②

阿古柏与俄国签订的条约是一个商业条约，其内容与考夫曼

① 克劳斯：《俄国在亚洲》（Alexis Krausse,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a Study），英文版，第73页，1973年重印本。

② 罗灵逊：《英国和俄国在东方》（Henrg Rawlinson, England ansd Russia in the East, 1875），英文版，第343页。

在4年前同浩罕、布哈拉签订的商业条约相同。[1]仅从这个条约的内容上看，阿古柏还不是处在对俄国的依附地位。而在浩罕汗国，很快发生了对胡达雅尔汗的不满，并在1871年爆发了群众起义，但起义迅速被统治者镇压下去。

考夫曼提出的进攻希瓦汗国的计划，虽然由于新疆事务而被搁置下来，但进攻的准备仍然在继续进行。这时，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建议俄国同希瓦汗国谈判。考夫曼接受了这个建议，向希瓦提出以下条件：必须交出俘虏的俄罗斯奴隶，停止庇护反俄的“盗匪”，并派一个使团去塔什干进行谈判。木扎法尔丁派人把这些条件送往希瓦，但希瓦汗没有答复，强调只有俄国尊重希瓦的边界才同意维持现状。

俄国进攻希瓦的主要困难在于不易军临其境。因为希瓦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距塔什干600英里，距奥伦堡930英里，距克拉斯诺沃兹克500英里。由于咸海的俄国海军太弱，阿姆河的河水太浅，故不可能从水路去希瓦。于是，俄国就从希瓦汗国的东西两面深入沙漠，进行大规模的侦察活动，以试验行军的可能性。

1871年9月，俄军一方面从红水湾到了希瓦汗国的西界萨里·

① 1872年考夫曼同阿古柏伯克订立的商务条约：

一、所有的俄国臣民，不管其信奉什么宗教，有权去七城经商，也有权去阿古柏所属的一切地方与城镇经商；一如七城的居民可到俄国所有的地方经商一样。阿古柏应负责他们、他们的商队及他们的货物的安全。

二、俄国商人有权在七城的所有城镇建立商队客栈，以储存货物。

三、俄国商人有权在七城的所有城镇派驻自己的商队头领，其任务是照顾其商业和征税，七城的商人在突厥斯坦也享有同样的特权。

四、从俄国输往七城或从七城输往俄国的所有货物，都征2.5%的税。在任何情况下，这种税收不能超过对七城的穆斯林臣民征收的税额。

五、俄国商人及其商队可自由地经过七城地域前往与之相邻的其他国家，七城的商队也享有同样的权利，经过俄国所属的地区。

以上条约于1872年4月9日从塔什干送往阿古柏。

考夫曼（突厥斯坦总督）在这个条约上签字盖章。

阿古柏于1872年6月8日在英吉沙对该条约盖章，以示同意。



卡密什湖，另一方面从吉扎克到布坎山侦察。至此，希瓦汗就有点慌了。他想越过突厥斯坦总督，直接同沙皇打交道。1871年底，希瓦汗派遣穆尔塔咱·比和巴巴·纳扎儿二人，一人去第比利斯，一人去奥伦堡，企图从那里前往彼得堡控告考夫曼，抗议俄国对锡尔河下游左岸之地提出领土要求，并表明，在边界争端解决之前希瓦将不会放回俄罗斯俘奴。对此，沙皇下令将希瓦使者拘留在奥伦堡和高加索的里海海岸，并告诉他们：释放俘虏和遣使者去塔什干，乃是谈判的前提条件。

于是，希瓦汗国就派了一些使者去印度，要求印度政府支援希瓦抵抗俄国。可是，继马约勋爵任印度总督的诺斯布洛克认为，希瓦是在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他根据英国自由党的不干涉政策，没有给希瓦以支持，反而劝其顺从俄国的要求，并友好地对待考夫曼。

第四节　俄国征服希瓦汗国

沙俄在侵占中国伊犁，同阿古柏订立商业条约，从而安定了后方以后，就转过头来进攻希瓦汗国。

1872年12月4日，考夫曼将军向沙俄政府特别会议送交了一份关于中亚情况的长篇报告，其中提到“希瓦同俄国的不正常关系”，主张进攻和征服希瓦。沙皇在特别会议上听取并同意考夫曼的意见，于12月12日批准了对希瓦汗国进行军事讨伐的计划，并给考夫曼下达了实行此计划的命令。在会议期间，外交大臣哥尔查可夫亲王还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废除巴黎条约中涉及里海的条文的通告。关于俄国打算进攻希瓦的消息，迅速传到了欧洲，特别引起英国的注意。英国外交部对此事进行质询了解，沙皇乃派遣舒瓦洛夫亲王在1873年1月去英国解释俄国的意图。舒瓦洛夫在到达伦敦后，几次会见格兰维尔勋爵。他向这位英国外交大臣反

复表达沙皇亚力山大二世对英国的友好，并说明俄国没有兼并中亚之意；俄国派遣军队到希瓦去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盗匪行动，并收回50名俄国俘虏，教训希瓦汗不要再那样做”。俄国不但不想占有希瓦，而且准备下令阻止俄军占领希瓦。舒瓦洛夫出使英国的另一个任务是，安排沙皇的女儿出嫁给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

这次对希瓦汗国的进攻，同以前进攻浩罕汗国和布哈拉汗国不同，不但有突厥斯坦总督区的俄军参加，而且还有奥伦堡方面和高加索方面的军队参加。其部署是三路大军一齐出动：主要的一路是突厥斯坦总督区的部队，由考夫曼将军亲自率领，自塔什干出发，计有步兵3420人，骑兵1150人，炮兵677人，分为两个师团：一个师团由戈洛瓦乔夫指挥，取道吉扎克；一个师团由戈洛夫指挥，取道卡扎林斯克。奥伦堡方面的军队，由维锐夫金指挥，计有3461人，马1797匹，取道厄姆巴河与咸海西岸前进。里海方面的高加索部队分为两队：一队由马尔可佐夫率领，共2000人，从契基什拉尔，经克孜耳·阿尔瓦特和伊格底前进；一队由罗马金指挥，自曼格什拉克出发，经亚力山大罗夫斯克堡，前往咸海附近的弘吉剌，在那里同奥伦堡军会合。斯托列托夫则负责维持沙漠中土库曼人的秩序。各路军队分头出动，最后在希瓦会师。考夫曼想得到夺取希瓦城的功劳和光荣，事先命令各路指挥官，如果在塔什干大军到来之前到达希瓦，就要扎营，等待他的到来才能开始攻城。三路大军应保持指定的进军速度，每天各路军队相差只能在27~30英里之间。

1873年的春天，俄军开始进攻。希瓦汗大为震惊，他遣使去印度和波斯求援，未获答复，便将21名俄罗斯奴隶及一些俄国使者送回，并写了一封表示友好的信送到卡扎拉俄国军前，但这时已是为时太晚了，俄军不予理会。当时，美国作者舒勒正在卡扎拉，他描写了这些俄罗斯奴隶的情况。

俄军以维锐夫金和罗马金二人指挥的两路进展较顺利。5月

19日，维锐夫金到达阿姆河。那里有一城堡，最近为希瓦人所据守。俄军于次日到来时，一支希瓦人正顺河而下，向俄军投降。晚上，俄军到达已被放弃的霍杰伊利城，占领之，有哈萨克不同部落的代表前来投顺。5月20日，入侵的俄军遭到约穆德土库曼人的袭击，俄军将其击退。白天，又有一些小的接触。5月26日，俄军已到达希瓦城下。维锐夫金从前来投顺的希瓦人那里得知，希瓦的军队仅有7000人。又据报告，考夫曼要在三四天后才能到达。维锐夫金决定不再迟延等待，于5月28日发动攻城。这次的进攻组织得较好，希瓦守军许多都停止了射击，俄军夺得主城门50英尺内的一个据点，眼看就要成功，维锐夫金才记起考夫曼下达的等他到来才能攻城的命令，便下令撤退。

这时，希瓦汗的叔父赛伊德·异密·乌勒·奥马尔被拥立为汗。他派代表来见维锐夫金，请求休战。俄国人同意休战，但随即又破坏协议，重新开始炮击。晚上，考夫曼来信，宣告他的大营距希瓦仅7英里。希瓦的使者前去谒见考夫曼，代表汗王表示无条件投降，甚至准备归顺称臣，只是请求俄军停止轰城。维锐夫金则派罗马金和萨兰乔夫二人前去迎接考夫曼。5月29日，考夫曼进入希瓦城。攻下希瓦的消息于次日送往塔什干，并从那里发电报报告彼得堡。这次征服希瓦可以说没有进行什么战斗。

考夫曼不愿意同新任的希瓦汗奥马尔打交道，要求在约穆德土库曼人当中逃避的穆罕默德·拉希姆·汗回来请罪和谈判。后者于6月2日返回，考夫曼重新立之为汗。俄皇下令承认希瓦汗国的独立地位，并制定关于希瓦汗国体制的计划：汗王只管诉讼，行政权力由一个咨议会（divan）掌握。该咨议会由七人组成，其中四人由考夫曼委任，三人由汗王委任。考夫曼又令希瓦汗发布解放奴隶的告示，咨议会也作出了消灭奴隶制的决议。于是，汗国境内的3万名奴隶在名义上获得自由。咨议会只在俄军留驻时期起了作用，以后即由咨议会主席伊凡诺夫将军完全控制了希瓦的事务。

伊凡诺夫后来还做了突厥斯坦的总督。

最后，考夫曼同希瓦汗国的穆罕默德·拉希姆·汗在1873年8月12日签订了《俄国·希瓦和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穆罕默德·拉希姆·汗承认自己是俄皇顺服的臣仆。他宣布放弃同邻国统治者维持直接的和友好的关系以及同他们签订任何商业条约和其他条约的权利。在中亚的俄国最高当局不知情和未得其允许的情况下，他不得对邻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二）俄国领土和希瓦领土的边界线应是阿姆河，从库克尔特里顺河而下到阿姆河的最西支流从主流分出的那一点，边界线又从那一点起，沿着该支流直到其注人咸海的河口。再往前，边界线顺乌尔嘎海角东岸延伸，然后从那里沿着乌斯特·尤尔特高地陡坡，顺阿姆河的旧河床前进。

（三）到当时为止一直被认为是属于希瓦的阿姆河整个右岸之地及其毗连地区，应当连同其所有的定居居民和游牧人一起由希瓦汗之手转归俄国所有。这时属于希瓦汗的财产以及由汗赐给汗国高贵人物使用的阿姆河右岸的一块一块的土地，也同时要成为俄国政府的财产，其过去的占有者对这些土地不得提出任何要求。而阿姆河左岸之地则留给汗以补偿他们的损失。

（四）阿姆河右岸的一部分地方，如由俄皇旨意交归布哈拉异密所有，则希瓦汗将承认异密是其以前领土的这一部分的合法的统治者，并要放弃在那里恢复自己的主权的任何打算。

（五）俄国的官私汽船和其他船只，允许在阿姆河上自由和独立航行，希瓦和布哈拉的船只须经中亚俄国最高当局的特别允许，才能有航行之权。

（六）在认为必要和方便时，俄国人有权在阿姆河左岸的那些地方建立码头，希瓦政府要对这些码头的安全负责。选择何处建码头之权在中亚的俄国最高当局。

（七）除这些码头之外，俄国人被允许有权在阿姆河的左岸

保持贸易点以存储他们的货物，在中亚俄国最高当局所指定的那些地方，汗国政府答应给贸易点拨足无人居住的地方以建码头，建造商店，建筑房屋，供那些在贸易点服务的人和与贸易点打交道、做买卖的人居住之用。还有给商业机构用的房屋，还要给土地以建农场。这些贸易点以及住在其中的人和储存在其中的所有货物，将处在汗国政府的直接保护之下，汗国政府要对他们的安全负责。

（八）希瓦汗国的所有城镇与乡村，一般地说都是对俄国贸易开放的，俄国商人和俄国商队可以在汗国全境自由地走动，而且还享受到地方当局的特别保护，汗国政府要对商队和货栈的安全负责。

（九）在汗国经商的俄国商人免交扎卡特税及任何其他商业税，正如希瓦商人无论在经过卡扎林斯克的陆上，在奥伦堡或在里海的港口，都长期不交税一样。

（十）俄国商人的货物也允许免税通过希瓦的领土到相邻的地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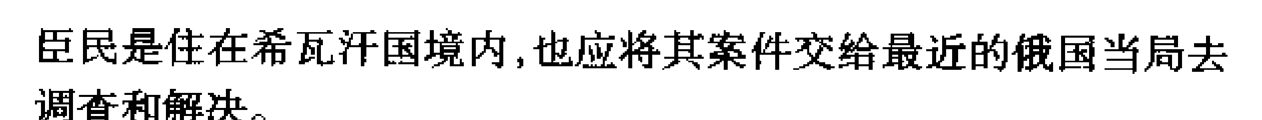
（十一）在希瓦和汗国的其他城镇，俄国商人如愿意，允许设立商队头领以负责同地方当局的关系（打交道），并监督商业事务活动。

（十二）俄国臣民被允许有权在汗国拥有财产，这类财产应缴的土地税，由汗国同中亚俄国最高当局的协议确定。

（十三）俄国商人同希瓦人之间的商业义务，双方都应神圣地遵守，不可破坏。

（十四）汗国政府担保对俄国臣民控诉希瓦人的案件和要求立即进行调查，如果他们的控诉是有理由的，那就要立即满足他们的要求，在应偿付俄国臣民和希瓦臣民的债务的情况下，俄国人的要求应当优先考虑。

（十五）在希瓦人对俄国臣民提出控诉和要求时，即使俄国



臣民是住在希瓦汗国境内,也应将其案件交给最近的俄国当局去调查和解决。

（十六）汗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得让来自俄国的任何人,不管其属于什么民族,在未经俄国当局允许之下进人汗国境内。如有任何是俄国臣民的罪犯到汗国境内避难,汗国政府应将其逮捕,交给就近的俄国当局。

（十七）穆罕默德·拉希姆·汗在6月12日发表的关于解放汗国境内一切奴隶并永远废除奴隶制和人口买卖的声明，继续有效，汗国政府保证要尽其所能用一切方式来自觉地严格执行此事。

（十八）希瓦汗国给俄国交付220万卢布的战争赔款。

以上条约虽然仍在名义上承认希瓦汗国的存在,但这个汗国实际已成为俄国的附庸。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殖民地所有的各种特权,都在这个条约中体现出来,中亚各国人民不再享有主权国家人民所应有的权利,他们在经济上从此沦落在受俄国掠夺和剥削的境地。

俄国官方和以考夫曼为首的俄国军官们,都把镇压土库曼人当成征服希瓦当中的一个主要任务,即所谓“惩治希瓦”就是惩治土库曼人,“否则就没有达到整个远征的目的,因而俄国军队就不能从汗国领土上撤出”。[①]俄国侵略者之所以一定要镇压土库曼人,是因为这个民族一直对沙俄的侵略进行了反抗,经常袭击俄国商旅，甚至在这次沙俄进攻希瓦期间也袭击了俄国军队,企图阻止俄军的侦察和前进。另外,土库曼人很少从事农耕,耕地的全是波斯奴隶。俄国征服希瓦发布解放奴隶的告示以后,土库曼人连一个奴隶也没有释放。考夫曼认为这是违抗命令。

希瓦汗国的土库曼人有近3.5万帐户，男女人口约17.5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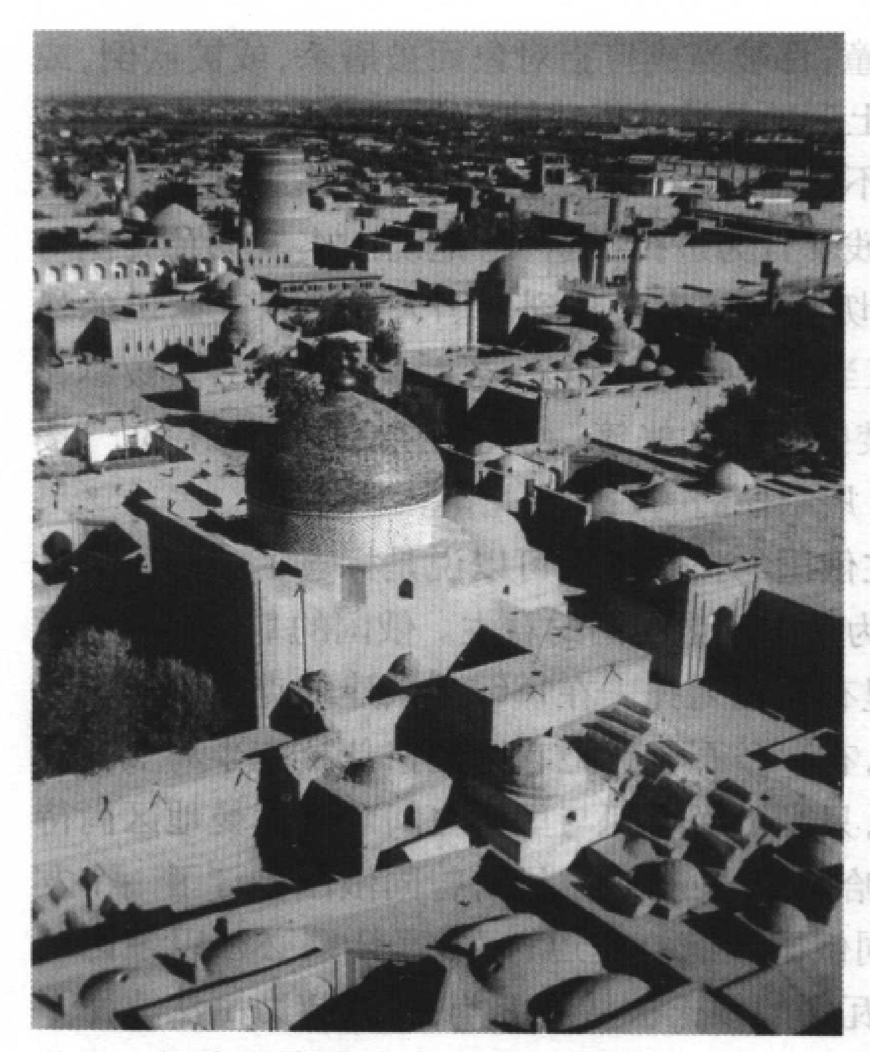
①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311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他们主要是游牧人，只有少部分人是半定居和从事半农半牧。考夫曼为了镇压土库曼人，找了一些借口。这些借口是：指责土库曼人不释放奴隶是抗命，决定课以罚金。另外，考夫曼责令土库曼人交付60万卢布的罚款，其半数应由哈扎瓦特的土库曼人承担，其中10万卢布应于7月7日至17日这十天内交付，其余的20万卢布应在22日以前全部交清。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约穆德土库曼人没有这么多钱。考夫曼也知道，俄军提出这么多的赔款，就是要使约穆德土库曼人付不出来，从而作为进攻他们的借口。俄国人称这种进攻为“光荣的狩猎”。考夫曼于7月6日给戈洛瓦乔夫下达了书面命令，这个命令说：“为了就近监督约穆德人支付赔款，请阁下于7月7日率部出发，前往哈扎瓦特，在该处将部队部署在适当的地点。如果阁下发觉约穆德人不是收集赔款，而是集结起来抗拒军队，或有换地游牧的迹象时，则我建议你当立即率部前往约穆德人游牧地区，即沿哈扎瓦特渠及其支渠一带，将这些游牧的约穆德人及其家小完全彻底清除消灭。其财产牲畜等物全部予以没收。”

英国学者克劳斯说：“这是近代史上最大的罪行，因为约穆德人是比较和平的部落，此部以诚实、正直、坦白著称。在和平时约穆德人总是忠实的朋友。”[①]1873年时访问中亚的美国作者舒勒当时就揭发了这一件事，他在给美国公使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个命令。这个报告刊出后，各国纷纷斥责俄国人，说他们的野蛮习性和残暴的行为与杀人不眨眼的强盗不相上下。事后，俄国人进行反驳说，根本没有这纸命令，舒勒的报告是造谣。

戈洛瓦乔夫在7月19日进攻土库曼人，于21日报告说，土库曼人没有征集任何款项。他们显然或是想逃跑，或是准备向俄军进攻。他已按照考夫曼的命令，焚烧沿路土库曼人的村庄。这个报告

① 克劳斯：《俄国在亚洲》（Alexis Krausse,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a Study），英文版，第75页，1973年重印本。



希瓦古城

送来后，考夫曼立即给予答复，同意戈洛瓦乔夫的行动，并指示说："执行我的命令，彻底消灭不服从的土库曼部落。"在7月的最后几天中，土库曼人不顾死活地进行了顽强的战斗。7月27日，戈洛瓦乔夫同希瓦之间的交通被约穆德土库曼人的大部队隔断了。考夫曼见没有报告送来，就在当天离开希瓦，前去查看情况。他发现土库曼人沮丧地前来求和，考夫曼答应减免赔款的一半，但仍要求他们在12天之内交付31万卢布的赔款，约穆德土库曼人设法筹款，妇女们取下项珠和手镯，卖给俄国人抵赔款。到8月14日才征集到所需款项的三分之一。考夫曼返回希瓦，把一些长老带回作人质，让戈洛瓦乔夫留下执行屠杀约穆德土库曼人的命令。

戈洛瓦乔夫给部队下的命令是："我已接到总司令的命令，我希望你们能牢记之，并传达到士兵。这次军事行动要消灭约穆德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光。"从高加索部队中派来支援戈洛瓦乔夫的一个支队，也重复了这个命令，要"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光"。在五天之内，草原变成了屠场。约穆德人无论年轻的和年老

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都被当成狩猎对象而被屠杀,或被砍倒,或被刺刀刺死。草原上到处是被砍得残缺不全的尸体。这次被屠杀的约穆德人的数量不可知,是一幕惨绝人寰的悲剧。所以,恩格斯对俄国哥萨克人的残暴行为进行了谴责。他说:"各文明掠夺国对落后民族所干的一切可耻行为,直到俄国人在土尔克斯坦的暴行,都可以认为是正当的。1873年夏天,考夫曼将军下令进攻鞑靼部落的约穆德人,焚毁他们的帐篷,并且像在命令上所说的,'按照高加索的好习惯'屠杀他们的妇女和儿童。"①

希瓦的征服,在俄国的扩张史上可以说是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沙皇从此自以为是中亚诸汗国的君主。俄国的基地在西面建立于里海之上,那里有斯托列托夫在1869年兴建的克拉斯诺沃兹克堡。从该城堡起,有一条石子路把它同曼格什拉克半岛上的俄国殖民地连接起来,只剩下阿姆河与里海之间的土库曼地区尚待征服了。希瓦同布哈拉不同:布哈拉异密曾同俄国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能够直接同俄国政府打交道;而希瓦汗则必须以俄国地方官员为中介。希瓦汗的领土被从周围割去,其权力由法律作了限制。俄国在希瓦汗国获得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各种权力,这些权力使之实际上统治着希瓦。总之,俄国是一步一步地朝着阿富汗和印度推进。俄国统治者过去所做的一切不扩张领土的诺言与和平的保证都被弃之不顾。

在俄国同希瓦汗国签订条约的第二天,英国报纸即表示很大的激愤,宣称这次俄国的新征服是对阿富汗独立的一个威胁,并要求俄国就这一点和土库曼问题给予承诺与保证。俄国政府又表示,愿意承诺1873年1月19日宣言中提出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保证。那个宣言中曾说:"俄国重申阿富汗不属于它的势力范围。"但是,关于土库曼事务则有保留。哥尔查可夫说,这要看土库曼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的态度如何才能定，因土库曼人是捣乱寻衅的。英国方面则终于接受了俄国对中亚的征服。

俄国征服希瓦以后，考夫曼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军区以管治里海与咸海之间的地区。经沙皇批准，俄国政府于1874年5月10日建立外里海军区，统属于高加索军区，由高加索军区司令罗马金将军兼任外里海军区长官，总部设于克拉斯诺沃兹克。这可以说是高加索方面第一次直接管辖中亚地区，并对当地发生了兴趣。在这以前，由于有俄国人和西欧人访问过希瓦的西部，俄国人通过那些访问者的著作对该地区有所了解。此后，俄国人就组织对这一带进行科学考察和军事侦察，随同前去考察的地理学家、民俗学家等对那里进行的研究，使俄国人积累了更多的知识。这些都是为俄国进一步吞并土库曼地区和侵略阿富汗与波斯服务的。

第五节　俄国征服希瓦以后的中亚

早在1871年，考夫曼将军为了把布哈拉异密变成一个毫无主权的俄国藩臣，曾经向沙皇建议，同布哈拉订立一个新的条约，以代替1868年的旧条约。由于当时俄国政府认为此事宜于在征服希瓦以后考虑，故没有实现。1873年1月，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报告说，有一个布哈拉的使者在那里活动，同时布哈拉还不断同阿富汗、希瓦、阿古柏拉关系。作为俄国的附属国而从事这类反俄的活动，在考夫曼看来是完全不能容忍的。1873年征服希瓦汗国以后，俄国得到阿姆河右面的所有希瓦领土，就更需要俄国同布哈拉之间缔结一个新的条约。这可使俄国在中亚获得一系列政治和贸易的权利，以巩固其在中亚的统治，并与英国竞争。于是，俄国就派斯特卢威带着一份草拟好的条约，于8月28日到布哈拉去让异密签字。经过谈判，该条约在9月28日正式签字，其主要内容有：俄国领土同布哈拉异密领土之间的边界线没有变动，但阿姆河右

岸的所有希瓦领土（原已交给布哈拉）都归俄国所有。布哈拉同希瓦的前边界予以废除，将阿姆河右岸自哈尔阿塔起到麦舍克利止的沙漠地区并入布哈拉；俄国的公私汽船和其他船只，同布哈拉的船只一样允许在属于布哈拉异密的阿姆河上有自由航行之权；俄国人有权在阿姆河的布哈拉一边沿岸各地建设码头和货栈，布哈拉政府应负责保护这些码头与货栈的安全；布哈拉异密任命一个使者或全权代表驻于塔什干，以便同中亚的俄国最高当局保持不断的直接联系；俄国政府也派一名代表驻于布哈拉异密的宫廷；布哈拉政府不得允许任何人在没有俄国当局允许时进入布哈拉境内，不管其属于什么民族；任何罪犯，如是俄国臣民，到布哈拉境内避难者，布哈拉当局应将其逮捕，交给就近的俄国当局；布哈拉异密曾经发布敕令，永远废除人口买卖，各地伯克如果不顾此命令，仍然从邻国输入奴隶，卖给布哈拉的臣民，就应没收其主人的奴隶，并立即将这些奴隶释放，等等。[①]

实际上在条约签订之后布哈拉的奴隶买卖仍然很盛行，而且希瓦的奴隶买卖市场已转移到布哈拉来了。1873年到中亚旅行的美国作者舒勒就见到这种情况。他还讲道，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有4个老婆和无数姬妾，有16个女儿和10个儿子。他不但在布哈拉的市场上看到公开贩卖波斯人，而且自己通过仆人也买了一个波斯人，并且把这个人带到塔什干，后来又将其带到彼得堡，以之作为布哈拉盛行奴隶贸易的证据。

在条约签字后不久，在布哈拉的东部山区爆发了起义，其矛头既指向布哈拉当局，也指向俄国征服者。布哈拉异密请求俄国帮助镇压。起义者向各地部落首领约许，如将异教徒驱逐出去，便实行各地方的独立统治。俄国阿勃拉莫夫将军率军将起义镇压下去，将东部布哈拉也置于其控制之下。

在征服希瓦汗国以后，考夫曼不但要进一步加强对布哈拉汗

① 此条约全文见克劳斯：《俄国在亚洲》一书的附录。

国的控制，而且也向中国的喀什噶尔伸手。1873年7月，入侵新疆窃据喀什噶尔的阿古柏伯克派了一名大使去彼得堡，带去一封给沙皇的亲笔信。这时，俄国正式承认喀什噶尔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企图使其脱离中国，以便将来侵吞其地。但阿古柏却是一个仇俄的穆斯林，所以，他在同年还派了由赛伊德·雅各布·汗率领的使团去君士坦丁堡，向土耳其苏丹表明自己对俄国人是不相信的。这次的出使显然对俄国不利。因为阿古柏同土耳其都维护伊斯兰教，反对异教的俄国。这次，土耳其苏丹给阿古柏加封了一个称号"信徒的首领"（这个称号以前只有哈里发才能使用）。阿古柏的使团同土耳其苏丹一致同意，喀什噶尔应在其钱币上铸土耳其苏丹之名。土耳其给该使团以礼遇，并给阿古柏赠送了来复枪和改良的武器。为此，俄国的伊格纳切夫将军尽力设法阻止阿古柏同土耳其之间进一步发展密切的关系。

1873年秋，赛伊德·雅各布·汗的使团带着土耳其赠送的武器返回。12月英国的福赛斯第二次出使喀什噶尔，在前往叶尔羌途中遇到了从土耳其返回的赛伊德·雅各布·汗。于是他们同行，一起到达阿古柏处。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一个条约。这个条约于1874年2月2日在喀什噶尔由英国的福赛斯和阿古柏的代表赛伊德·雅各布·汗签字，送到加尔各答以后又由印度总督诺斯布洛克签字。条约内容共十二条，主要有：双方的臣民，可以带着他们的货物和财产自由地进入对方的地域定居和经商，也可以经过对方的领土到其他地方去；从阿古柏境内输入英属印度的货物（不管经过喜马拉雅山山口的哪一条路输入），英国政府都不征进口税；从印度输入阿古柏境内的货物，征收的进口税不超过2.5%；从印度输入到阿古柏境内的货物，在其到达存货地之前不受检查。英国政府可任命一个代表驻于阿古柏的宫廷，并且任命商业代理人驻于阿古柏境内的任何城镇，阿古柏也可以任命一个代表驻于印度总督处，并派商业代理人驻于印度的任何地方。代表应享有大使的外

交特权,而商业代理人则享有领事的外交特权。英国臣民在阿古柏境内,可自由地购买、出卖土地或房屋。英国臣民的这类土地或房屋,不经占有者同意,不得强行进入或搜查。一个英国臣民在阿古柏境内死去时,其动产或不动产应交给他的继承人、执行者、管理者或其他代表,或交给当地的英国政府代表。阿古柏臣民之死于英属印度者,亦适用此规定。在阿古柏境内如发生同英国臣民有关的民事、刑事案件,其处理办法为:如诉讼双方都为英国人,则由英国代表审判,有阿古柏的代表在场。民事案件,一方为英国人,另一方为阿古柏臣民,则由阿古柏法庭审理,有英国代表在场。刑事案件,其中一人为阿古柏臣民,则由阿古柏的法庭审理,有英国代表在场。民、刑事案件,一方为英国臣民,另一方为其他外国人,如双方都是穆斯林,则由阿古柏的法庭审理;如双方都不是穆斯林,则由英国代表审理,等等。①

自福赛斯这次出使并签订了以上条约之后,阿古柏又倾向于亲近英国了。阿古柏由于歧视俄国商业,故破坏同俄国签订的1872年条约。1874年的这个条约实际上取代了1872年阿古柏同俄国以前订立的条约。俄国既不愿阿古柏的七城之国成为一个强大的伊斯兰邻国,也不愿英国给予支持,还要求土耳其就其给阿古柏赠送武器一事作出解释。俄国还得到消息,印度给阿古柏提供了军事教官,故对阿古柏施加压力,用各种手段来阻止阿古柏势力的进一步发展。英国的政策是支持阿古柏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英国派到阿古柏处的使者曾建议,把阿古柏的军队撤出乌鲁木齐和玛纳斯,满足于回民的臣服和纳税。英国还劝阿古柏信守同俄国的条约,以避免报复。英国认为,如果重申对喀什噶尔的主权,浩罕与布哈拉也可能侵入喀什噶尔,这将使喀什噶尔卷入同俄国的纠纷。那时,就需要欧洲国家的武装干涉,其后果不可预

① 此条约全文见罗灵逊:《英国和俄国在东方》(Henrg Rawlinson, England ansd Russia in the East, 1875),英文版,第403-406页。

测。阿古柏根据自己同俄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对一切欧洲人都抱怀疑态度。他不了解欧洲国家商业代表的意义，认为一切商业代表都抱有某种政治目的。

总的来看，俄国这时还没有打算直接侵入喀什噶尔。俄国当时的目标和行动，还主要是政治上的和商业上的，即要保持对阿古柏的影响，排除英国的商业势力，或缩减英国的贸易，阻止和限制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增强突厥斯坦边境的安全。

为了在商业上同英国竞争，俄国曾派别兹诺西可夫去考察地理情况，看有没有可能修一条通往塔什干的铁路。别兹诺西可夫考察以后，虽提出了一个长篇调查报告，但实际工作无所进展。1873年5月1日，列塞普（M.de Lesseps）给伊格纳切夫将军写了一封信，建议把俄国的铁路同英国的铁路连接起来，因为当时俄国的铁路修到了奥伦堡，而英国的铁路则已修到了白沙瓦。如使二线连接起来，俄国可把铁路从奥伦堡修到撒马儿罕，计程1470英里，英国可把铁路从白沙瓦修到撒马儿罕，计程800英里。这个计划在俄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故随后又有一些人提出各种不同的计划。如波格丹诺维奇建议修一条铁路，从萨拉托夫沿伏尔加河到乌拉尔河河口的古里耶夫，然后又经过乌斯特·尤尔特到希瓦、布哈拉和撒马儿罕，同时修一条支线通塔什干，另修一条支线通白沙瓦。以后又建议把铁路拐向东，从塔什干修往浩罕和喀什噶尔，再从喀什噶尔越过喀喇昆仑山，通到拉达克。由于英、俄两国的利益不同，在亚洲事务上的看法各异，铁路想要经过的各个国家的政治情况也不一样，故上述建议或计划始终未能实现。[①]

①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1卷，第49页，伦敦1876年版。

第九章
浩罕的兼并与第二次阿富汗战争

第一节　俄国兼并浩罕

在俄国侵入中亚时，奥伦堡总督区负责的将领们一开始就想征服和灭亡浩罕汗国。不过，当时俄国内阁倾向于间接地统治浩罕，而不将其并入俄国。因此，俄国在夺得塔什干和建立了突厥斯坦总督区以后，仍然让浩罕汗国继续存在并以胡达雅尔为汗，只是在1868年1月给浩罕强加了一个商业条约。这不但使俄国控制了浩罕的商业贸易，胡达雅尔汗也实际上成了俄国的附庸。[①]

浩罕位于山区，其人口总数不到100万人，分为定居居民和游牧人两部分。定居居民主要为乌兹别克人，但在汗国的西部地区有相当多的塔吉克人，城镇中还有希伯来人、印度人和少数阿富汗人。游牧人是指哈剌·柯尔克孜人（即柯尔克孜人或布鲁特人）和钦察人，其总数不超过30万人。游牧的柯尔克孜人生活在锡尔河以北的山中，而生活在河南山麓地带的柯尔克孜人则还从事耕种，不过他们到夏天时又游牧到高山地带去了。钦察人是乌兹别克人中的一个好战的部落，生活在纳林河以北和安集延附近地区。浩罕汗国境内的定居居民和游牧人之间存在着互相敌对的关

① 哈尔芬：《中亚归并于俄国》，俄文版，第317页，莫斯科1965年版。

系,他们彼此间视为仇敌。这种敌对关系是浩罕汗国内常发生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①

浩罕汗国内部仍是盛行由各级伯克统治的封建制度,而外部则受到俄国的侵略压抑,但其经济在一个时期之内还是稳定的。俄国斯科别列夫将军手下的一个官员霍罗申在1867年曾对浩罕作过考察,据他报告:浩罕城有人口8万人,清真寺600座,15所宗教学校,其中有学生1.5万人。浩罕有很好的建筑物和宽敞干净的市场,为马达里汗所建。浩罕汗国输出棉花、羊毛、水果、兽皮、丝、鸦片、靛青和丝棉织物。在纳曼干、浩罕、玛尔噶朗和忽毡,都建立了丝织厂和其他的纺织厂。②外贸情况,据统计:在1872年时,从浩罕输往俄国的货物价值达2189836卢布。当时从俄国输入的货物主要是印花布、棉线布、围巾、手巾(做腰带用)等,价值达1273520卢布。

胡达雅尔汗是一个腐化暴虐的统治者,他在位时浩罕政治腐败,人民遭灾。他对内加重剥削,加赋增税,贪婪专横,拼命搜括。有人统计,其向居民征收的直接税就达20种之多,至于各种附加的捐税、贡赋、乌拉差役可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甚至婚丧、嫁娶、过渡、赶集、拾柴、割草,无不要纳税,而税吏和包税人又横行无忌,对人民勒索诛求,无有限制。故胡达雅尔汗在短期内变成了全国最富的人,而人民的贫困则日甚一日。对外,胡达雅尔汗甘心充当俄国的附庸,帮助俄军镇压反俄的哈萨克人,把因逃避俄军镇压而迁入浩罕的哈萨克人引渡给俄国。胡达雅尔汗巴结考夫曼,希望能保住自己的地位。故哈尔芬说他是"顺从地满足突厥斯坦总督的一切要求","对俄国的态度十分

①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2卷,第56页,伦敦1876年版。

② 惠勒:《苏联中亚近代史》(Geoffrey Wheeler,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viet Central Asia, 1964, New York),英文版,第79页。



规矩，甚至可以说是十分顺从”。[①]在这种情况之下，势必引起人民的反抗。

早在1871年，就在浩罕发生了公开的暴动，以反抗胡达雅尔汗的统治。这次暴动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但并不能使动乱完全停止。所以，在1873年，浩罕又发生更为严重的暴动。当时，美国人舒勒正在浩罕。现根据舒勒的报道，将暴动的经过叙述如下：

当时，浩罕汗想对鄂什和安集延以南诸山中的柯尔克孜人增加新的赋税，即对每一户人家要征收的户税羊从一只增至三只，对山区的耕地也要征收一些新税。柯尔克孜人不但拒绝交这种税，而且打了派去征税的官吏。浩罕政府派阿甫托巴察率领军队前去镇压，柯尔克孜人在抵抗了一阵之后，就成群地退到人马难行的群山中去了。

阿甫托巴察是穆苏耳曼·库勒之子，也是胡达雅尔汗的内弟。他曾以去麦加朝觐为名，去土耳其请求苏丹帮助浩罕抵抗俄国的侵略。阿甫托巴察在钦察人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刚回国即被派遣去镇压柯尔克孜人。他说服柯尔克孜人派一个40人的代表团到浩罕汗那里去倾诉人民的苦难，争取得到谅解。另一方面，他又劝胡达雅尔汗礼遇这些代表，不要伤害他们，但可把他们留做人质，因为只有用和平的手段才能平息反抗，恢复秩序。胡达雅尔汗不但不听阿甫托巴察的计策，反而愚蠢地把这40名代表全部处死。在这种情况下，阿甫托巴察只好立即返回浩罕，而柯尔克孜人则由于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而愤怒起来。钦察人威胁说要同柯尔克孜人联合。

一场大规模的暴动爆发了。柯尔克孜人立即夺取了讹迹邗与苏克。苏克是山中一个小的设防点，那里储藏了浩罕汗的一部分财宝。但在抗击胡达雅尔汗的镇压中，柯尔克孜人由于武器落后

① 哈尔芬：《中亚归并于俄国》，俄文版，第310、55页，莫斯科1965版。

而失败，有大量的柯尔克孜人被俘，其中的500人被绑至浩罕的巴扎（市场）上当众处死。汗位的觊觎者（马达里汗之子）自称为木扎法尔汗，被活活地用矛刺死。

胡达雅尔汗还派了两三名特别使者，相继去塔什干求援，并向俄国当局控诉说，俄属的柯尔克孜人侵略了浩罕，对浩罕进行破坏。实际的情况是，浩罕的几千柯尔克孜人，在发动暴动以后从浩罕迁到了俄国的领土内，但在暴动占上风时他们又都回来了（少数钦察人除外）。塔什干的俄国将军科尔帕可夫斯基不但没有答应浩罕汗求援的请求，反而打电报给彼得堡，要求俄皇允许在继续发生暴动的情况下出兵占领浩罕。但这一请求未获批准。

胡达雅尔汗由于为政不仁，引起人民的反抗，他身边的人也渐渐离去。所以，汗的疑心越来越重，对谁也不放心。被派到塔什干去的浩罕使者米儿咱·哈奇木告诉美国作者舒勒说：他就强烈地同情和支持造反者。如果他一旦看到暴动者有成功的希望，他就会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立即抛弃汗。据说，在安集延和浩罕，都在进行着阴谋活动。汗很害怕他的儿子（安集延伯克）罕·扎答·纳斯尔丁。汗想把他召回浩罕，而罕·扎答·纳斯尔丁[①]则常感自危，所以拒绝到浩罕去。

安集延有三个高级军官，阴谋把罕·扎答·纳斯尔丁带往山中，扶立他为汗，以此来增强造反者的信心。罕·扎答·纳斯尔丁拒绝参加这个阴谋集团，亲自杀伤了两个阴谋者，将他们逮捕送往浩罕，在那里处死。

罕·扎答·纳斯尔丁的姑母（与马拉汗为兄妹）在浩罕颇受尊

① 罕·扎答·纳斯尔丁，是浩罕汗的长子，储君，“罕·扎答”意为“汗的儿子”。故一般就称他为罕·扎答。纳斯尔丁后来在1875年参加反对其父的叛乱，被拥立为君，但随即被赶下台。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Turkistan，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2卷，第39页，伦敦1876年版。

敬。她出面担保，罕·扎答·纳斯尔丁才敢到浩罕去。他辞掉了伯克的职务，并表示不愿再担任公职。随后鄂什和安集延即被造反者所夺占。此外，被造反者占据的地方还有苏扎克、乌什·库尔干以及巴里克奇。

汗与阿甫托巴察率军前去镇压，同造反者进行了几次战斗。但汗的军队中竟有几千人倒戈，转到造反者一边去了。于是，阿甫托巴察就在纳曼干附近的一个小堡中设防自固，拒绝参加进一步的征剿行动。迄此以前，钦察人没有参加造反活动，但答应给造反者以帮助。他们希望阿甫托巴察站在自己一边。

秋后气候转寒，暴动势头渐渐消沉下去，汗未遇抵抗又重新夺得一些城池。到冬天时浩罕国内恢复了平常的安定局面。

1873年暴动的首领是马孟巴察，安集延人。他曾先后去俄境和中国的喀什噶尔避难，企图得到喀什噶尔方面的支持，不成，就带着追随者回到浩罕。失败后，他又逃往俄国，在那里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

1874年，浩罕又发生企图拥立新汗的阴谋。如胡达雅尔汗之弟巴图尔·汗·条列，企图将汗的次子穆罕默德·阿明（简称马达明）扶登汗位。其行动计划是准备在4月1日在首都以外的一个城镇将汗抓起来。但阴谋被发觉，巴图尔·汗·条列与16名同谋者被召入宫再未出来，据称是被投入宫内一个水池中淹死了。马达明本人则被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另一个人麦赫特尔·毛拉·密尔·喀米耳，因未及时告发而被毒死。

这时，钦察人和柯尔克孜人联合起来，企图拥立阿布都勒·克里木（Abdul Kerim Bek）为汗。此人当时仅16岁，是汗叔法即勒·伯克之孙。他刚满周岁时就由母亲从浩罕带到忽毡。不久，其母死。由于胡达雅尔汗的请求，俄国强迫他移居塔什干，在那里受到严密监视，并将他的主要顾问阿布都勒·卡乌木（Abdul Kaum）送往奇姆肯特。

以上两次阴谋虽被镇压，但胡达雅尔汗并不能享受过去的平静与安宁。他变得忧郁多疑，甚至不信任自己的由400人组成的宫廷卫队，把自己的长子纳斯尔丁也严密监视起来。胡达雅尔汗长期不离宫外出。他的房子的进门处日夜由一个黑奴纳西木·托加看守着，不经通报批准不让任何人进去，甚至妻子儿女也不能入内。

浩罕的局面如此动乱和紧张，故在1874年有许多人从浩罕逃到突厥斯坦总督辖区寻求避难，而讹迹邗的居民则请求考夫曼将军帮助反对浩罕的胡达雅尔汗。在纳曼干以北，柯尔克孜人还发动过一次小暴动，也被镇压。

几个月以后，到1875年7月，在讹迹邗附近又发生了反抗暴动，其领导者为伊斯哈克·哈三·奥格鲁，自称普拉德·汗。胡达雅尔汗派阿甫托巴察率军前去镇压，可是，阿甫托巴察想为其被残酷处死的父亲报仇，故他去后就与反抗军合流。这是浩罕当局瓦解的开始。汗国的贵族、地方首领和所有地方的军队都加入了反叛的队伍。7月19日，胡达雅尔汗的长子纳斯尔丁（安集延长官）转到反叛者一边。7月20日，汗的兄弟速檀·穆拉德（Sultan Murad，玛尔噶朗伯克）也参加进去。7月21日，汗自己的部队的一部分，由其幼子马达明率领也离开了汗。所有的军政当局都汇集到反叛者的一边。

当时，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手下的团长兼侍卫官斯科别列夫建议，俄国应趁此动乱时期经过浩罕汗国向中国的喀什噶尔推进。故考夫曼将军就派遣外交官威恩伯格（M.Weinberg），由斯科别列夫将军陪同，前往浩罕汗那里，把阿布都勒·克里木送回浩罕，作为给胡达雅尔汗的礼物，以求其能同意俄国假道的要求。斯科别列夫的任务则是考察通往喀什噶尔的帖列克达坂的情况，并了解喀什噶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这一做法违反了庇护政治避难者的原则。这样做也是为了讨好胡达雅尔汗，使浩罕汗能



允许俄国军队假道浩罕去进攻中国的喀什噶尔。使团于1875年7月25日到达浩罕。

由于当时发生席卷全浩罕的暴动,浩罕汗决定亲自率军前去镇压叛乱。俄国使团打算与胡达雅尔汗同行,反而激起浩罕的反叛者对俄国人的仇恨,因为他们将俄国使团的同行看成是俄国对胡达雅尔汗的支持。

征讨大军决定于8月3日出发,但在进军的前夜汗军的大部分和汗的次子马达明都背叛汗,转到叛乱者一边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胡达雅尔汗只好请求俄国的保护,并寻求去塔什干避难。于是,在斯科别列夫的保护下,胡达雅尔汗带着他的家眷、价值百万英镑的财富和650名随从离开浩罕。一路上遭到愤怒的人群的袭击。跟随汗的浩罕人不断弃汗而去,离去时还袭击俄国人。胡达雅尔汗一行最后于7月24日来到忽毡。他在这里给考夫曼写信,表示臣服于俄国。随同他一起逃出来的还有一些俄国商人。胡达雅尔汗获准去塔什干,他在那里受到优待,不久即被送往奥伦堡居住。其实,浩罕几次发生暴动俄国是有责任的,因为俄国人总是在浩罕国内播撒不和的种子,企图吞并浩罕。

在胡达雅尔汗出走以后,暴动者就宣布他的儿子纳斯尔丁为汗。新汗的支持者们给考夫曼去信,控诉前汗的倒行逆施,并请求与俄国和睦相处。考夫曼的答复是,要求新汗履行其父对俄国承担的义务,并赔偿暴动期间浩罕境内俄国商人遭受的损失。

这时,浩罕人决心进行圣战。他们发布圣战宣言①,要求俄国人接受伊斯兰教,否则就要承担拒绝这一要求的后果。这一宣言发布后,边境地带到处发生了进攻俄国侵略者的事件。8月间,从忽毡到塔什干的邮路上的三个站,以及忽毡和撒马儿罕之间的瑙

① 这是回历一二九二年(1875年)赖哲卜月二十二日发布的圣战宣言,全文见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第2卷,第283页注1。

堡，都遭到攻掠，并被焚烧。邮站站长及服务人员，不是被杀就是被带走。旅行者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忽毡也遭到攻击，一度处于危险之中。浩罕的群众暴动这时已完全变成了一场反抗俄国侵略的运动。

于是，考夫曼决定派军队去镇压浩罕汗国的反抗运动。具体的任务交给了戈洛瓦乔夫将军，另派斯科别列夫率骑兵与之配合。戈洛瓦乔夫向安格连（Angren）和提劳（Tilau）的进军顺利。一支约5000人的浩罕大军很快溃散，另一支由祖勒富卡尔伯克率领的800人的队伍对俄国哥萨克人进行坚决抵抗，在遭受打击后逃跑了。于是，浩罕人对库拉马地区的骚扰被完全清除，从塔什干去忽毡的道路又重新打通了。[①]

下一步是要夺取忽毡。1875年8月9日，浩罕人进攻忽毡，被俄军击退。8月12日，考夫曼亲自率军出动，进达忽毡城时发现浩罕军已撤走。当时，阿甫托巴察的主力部队集中在玛赫拉姆要塞，其地距忽毡44俄里，是俄军边境与浩罕之间惟一的一个设防点。俄军在忽毡稍作停留后，于8月20日向玛赫拉姆进发。次日来到距玛赫拉姆约3英里处的喀剌奇库姆（Karatchkum），在该处遇到浩罕人的袭击。考夫曼亲自指挥攻城，经过一刻钟就将其攻下，浩罕人逃走。由斯科别列夫率领的哥萨克步兵和阿勃拉莫夫率领的骑兵，在浩罕军退却时负责追击，不到一个小时就攻克了玛赫拉姆要塞。大批浩罕部队（约6000人）在退却时遭到骑兵的追击。整个战役留下的浩罕军尸体达1100具，还不包括被追击时淹死在河里的和在远处战死的，而俄军仅死6人（包括霍罗石金Khoroshkin上校）、伤8人。纳斯尔丁没有参加这次战役。玛赫拉姆的伯克领地遂被征服和兼并。

占领了玛赫拉姆要塞以后，通往浩罕的路也就打通了。俄军

①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2卷，第286页，伦敦1876年版。



于8月26日从该地出发，向浩罕前进。在走了数俄里后，遇到浩罕新任汗纳斯尔丁派来表示道歉的使团。考夫曼吩咐来使转告浩罕汗，等到达其首府后再谈判。8月29日，考夫曼率部到达浩罕城下。没有人进行抵抗，纳斯尔丁亲自出城来迎接。俄军遂占领了浩罕城。城内一时显得平静，但阿甫托巴察却在玛尔噶朗征集军队准备抵抗。

考夫曼将军发表声明，要求玛尔噶朗、安集延、纳曼干和其他城镇投降，但没有得到任何响应。于是，考夫曼就在9月17日率领军队出发前往玛尔噶朗。当时，阿甫托巴察率领着5000~10000人的军队驻扎在距玛尔噶朗3英里处的古尔吉勒（Gurgil），已在考夫曼到达以前的9月19日放弃战斗撤离。据说，军队当即散去，阿甫托巴察只带了忠于他的3000~5000钦察人离开该地。次日，俄军进驻玛尔噶朗。该城派遣一个代表团出城向俄军表示降服，并请求宽恕。当天晚上，斯科别列夫奉命率军前去追击阿甫托巴察及其一伙。他听说阿甫托巴察是朝阿萨克（Assake）城的方向去了，乃取道科坎德和尼亚孜·巴特尔两村庄前进，但到达后一村庄时发现阿甫托巴察没有来阿萨克，而是进入了明·提尤别（Ming-tepe）山区。斯科别列夫乃追至明·提尤别，在其地进行小规模的战斗，杀死对方40人，俄军无一死伤。接着，于9月22日追到鄂什，该城立即投降。斯科别列夫在该城停留了2个小时，又沿喀剌苏（Karasu）的路继续追击。但有报告说，阿甫托巴察已被其部下抛弃。考夫曼将军命令穷寇莫追，斯科别列夫遂返回玛尔噶朗。他在离开鄂什前对该城进行了大肆的勒索，并派人去乌兹根特要求所有的柯尔克孜人投降。斯科别列夫这次进军玛尔噶朗，并拿下鄂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结果浩罕汗国的安集延、八里克齐（Balyktchi）、沙赫里汗纳（Shahrikhana）、阿萨克和许多村庄都派人前来表示投降。

浩罕整个地区都降服了，考夫曼就邀请纳斯尔丁到玛尔噶朗

来，安排签订和平条约。双方签订所谓《浩罕—俄国条约》。该条约共有28条，主要内容为：（1）浩罕承认为俄国的附庸，除俄国外不直接与其他国家往来，未经俄国允许不得进行军事行动；（2）将锡尔河以北纳林河地区的全部土地及锡尔河与纳林河上的全部渡口割让给俄国，拆毁玛赫拉姆要塞；（3）1875年内赔偿60万卢布，并从1876年起到1884年及以后几年，每年缴纳50万卢布给俄国。另外，玛尔噶朗罚款12.5万提拉。[①]10月17日，沙皇批准以上条约，并将新合并的浩罕国土地划为纳曼干军分区，斯科别列夫被委任为纳曼干俄国管理局局长和部队的指挥官，隶属于突厥斯坦总督。这显然是一个亡国条约。

俄军于10月5日离开玛尔噶朗，10月8日来到纳曼干。其地虽被兼并，但浩罕人并不臣服，特别是安集延准备继续进行反抗。那里起义的钦察人仍聚集在阿甫托巴察的周围，达六七万人。他们破坏了所有的桥梁，以图阻挡俄国人的进攻。柯尔克孜人则宣布普拉德·伯克（Pulad Bek，或Fulat）为汗。他们也有1.5万之众驻扎在附近，打算袭击俄军的后方和切断其联系。普拉德·伯克自称是前浩罕统治者爱里木·汗之孙，阿塔里克汗（Atalyk Khan）之子，但实际上是皮什彼克一个卖烟草者，名叫毛拉·伊斯哈克（Mullah Iskak）。他是在去年由柯尔克孜人选出来冒充真普拉德·伯克，并被宣布为汗的，而真正的普拉德·伯克（时年18岁）当时同其母住在撒马儿罕。

由于阿甫托巴察无意投降，俄国人感到有必要去镇压。于是，一支由特罗茨基（Trotzky）将军率领的部队闯入安集延，到处进行烧杀抢掠。又令斯科别列夫率领的哥萨克部队对安集延进行了

① 另据舒勒《突厥斯坦》（第2卷，第292页）所载，是纳斯尔丁汗承约给俄国交付300万卢布（约合41万英镑）的战争赔款，分六年付清；并将该国锡尔河以北的所有地方（其主要城镇为纳曼干）都割让给俄国。除此以外，伊萨·阿吾里也（Issa Aulie）、祖勒富卡尔伯克以及麻合木·汗·条勒（Mahmud Khan Tiura）等被认为是煽动浩罕人起来反对俄国的人，都被逮捕送往西伯利亚。



3个小时的炮轰。10月15日，俄军才向纳曼干方面撤退，一路上继续焚烧抢掠所有的农村和房舍，也不断遭到浩罕人的尾追和袭击。直到10月17日，考夫曼将军率领部队前来接应他们。

据报道，从10月12日到16日，俄军总计死10人、伤70人。而根据其他一些通讯的估计，俄军的伤亡总数可能比上述统计数字高四五倍。俄军回到纳曼干以后，该地区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好。居民们放弃了村庄，在前纳曼干伯克巴图尔·条勒（Batyr Tiura）的领导下集结起来，准备继续反抗俄国，游牧人也总是能够避开俄军的进攻。所以，特罗茨基这次对安集延进行的所谓“惩罚”，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而前方向彼得堡的报告却说，安集延是被攻下的。特罗茨基将军竟因此获得了沙皇授予的圣乔治十字勋章（三等）。同时，斯科别列夫也被提升为少将。随后，考夫曼将军于10月28日带领他的总部和一部分部队前往忽毡，而留下斯科别列夫将军指挥当地的军务。

与此同时，浩罕居民又得知纳斯尔丁在玛尔噶朗签订卖国条约、承诺割地赔款的消息，很不满意。他们将纳斯尔丁赶出浩罕城，并不准他带走家属和财产。纳斯尔丁只有单身一人离开浩罕，与考夫曼将军一同前往忽毡。而浩罕立即就被普拉德·伯克和前乌拉提尤别地方的伯克阿布勒·伽法尔（Abul Gaffar）[①]的党羽所占据。

自考夫曼将军离开纳曼干返回忽毡，纳曼干立即掀起动乱。斯科别列夫就将一部分部队调往纳曼干以西8英里处的小镇丘拉·库尔干（Tiura-Kurgan），于11月4日在该处打败以巴图尔·条勒为首的起义者。此时，纳曼干城变成一座被包围、被隔绝了的城堡。斯科别列夫随即出动进行镇压。纳曼干的起义被残酷地镇压，其城被毁。

① 阿布勒·伽法尔，作为俄国养老金的领取者，在塔什干已经住了多年。但在战争刚一爆发时，他就离开塔什干前往浩罕，夺取了当地的政权。

接着，斯科别列夫从纳曼干前往楚斯特（Tchust）。他刚一离开，附近的钦察人和锡尔河另一边的许多群众就迅速进入纳曼干。他们一齐向城外的一支小的俄军发起进攻。俄军进行了自卫；直至7日上午斯科别列夫赶回来，炮轰该城，将起义者赶走。

浩罕人虽在纳曼干遭到严重挫折，但并没有灰心丧气。仍然有大约3~5万的游牧人聚集在靠近纳林河与锡尔河汇合处的八里克齐城，而该城城内还有2万武装的人员。为此，斯科别列夫就于11月4日去八里克齐，经过激烈的战斗攻下该城，迫使浩罕人散去，然后返回纳曼干。

同时，考夫曼还命令斯科别列夫，要他在初冬季节前去扫荡纳林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区。因为那个地区是钦察人的冬窝子，钦察人在这个季节不会也不能逃往山里去。于是，斯科别列夫率领2800人，于1月6日从纳曼干出发，渡过纳林河，冒着严寒，沿锡尔河（在该处叫喀剌河Kara Darya）北岸而进，一路上烧杀抢掠，残破了钦察人的居民点排塔（Paita）。1月14日到达萨尔喀巴（Sarkhaba），在该地进行了一次小的战斗，一直打到安集延。

经过四五天的侦察，俄军得知在安集延集结了3万起义者。为了减少流血，俄军两次派人送信，要求城里的人投降，不但毫无结果，而且最后派去的那个信使还被杀。于是，斯科别列夫开始进攻。1月20日拿下伊斯基里克（Iskylik）村。接着对安集延进行炮击，经过500轮的轰击，1月21日攻占了安集延城。浩罕人逃往阿萨克。1月30日，得到情报说，阿甫托巴察带领1.5万人就驻在距安集延仅6英里的地方。斯科别列夫又率部前去，经过一场战斗，拿下了阿萨克。俄军伤10人，对方丢下40具尸体。随后，沙赫里汗纳城和玛尔噶朗城都表示投降。斯科别列夫返回安集延。

2月5日，根据阿甫托巴察的建议，双方进行协商。阿甫托巴察与巴图尔·条勒、伊斯芬迪亚（Isfendyar）及其他起义的首领都表示无条件投降，并请求沙皇宽恕。这样，浩罕全国就都处于俄国的

控制之下。

在这次浩罕战争结束以前，考夫曼将军已经去了彼得堡。现场的指挥官是科尔帕可夫斯基将军。为了使浩罕的局面安定下来，他将纳斯尔丁汗、阿甫托巴察以及其他被认为是敌视俄国的显要的浩罕人通通送往塔什干囚禁起来。纳斯尔丁和那些头面人物被送往塔什干以后，不久又迁往符拉基米尔斯克省。他每年领取俄国政府发给的5000卢布的养老金。[①]

俄皇就在其登位一周年的时候（1876年3月2日）签署了一个兼并浩罕的命令。刚到浩罕的科尔帕可夫斯基将军向浩罕居民宣布这个命令说，整个浩罕现已兼并于俄，改名为费尔干纳区（用其古名），并宣布任命斯科别列夫将军为该区长官。

这时，逃亡中的普拉德·伯克被一个柯尔克孜人捕获，送到玛尔噶朗。俄国当局指控他曾经杀死12名被俘的俄国士兵，将他绞决。

俄国原来并没有打算直接统治费尔干纳盆地，1876年之兼并其地乃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这首先是考虑到中国新疆方面的形势转变。当时，浩罕的阿古柏伯克虽然仍窃据喀什噶尔，但已处在灭亡的前夕。清朝左宗棠的部队西进，已肃清准噶尔盆地的阿古柏势力，眼看就要进军南疆七城，彻底把浩罕人侵者驱逐和扫灭。俄、英两国虽欲阻挠亦无能为力。俄国乃趁此时兼并浩罕，既可断阿古柏之归路，保证浩罕之安定，又可使侵占浩罕之土地合法化。因为浩罕曾窃占中国大片领土，俄国兼并浩罕就可以之作为避免清朝索还那些领土的根据，还可以浩罕及其侵占之伊犁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不仅如此，俄国还想赶在阿古柏灭亡之前再侵占中国的一些领土。如在浩罕改为费尔干纳省以后，俄

① 浩罕汗国历任汗表：（1）沙赫鲁·比；（2）拉赫姆·伯克；（3）阿布德·阿勒·克里木；（4）额尔德尼伯克（1770年）；（5）纳禄博图比（1800年）；（6）胡达雅尔汗；（7）马拉汗；（8）沙·穆拉德·汗；（9）赛伊德·苏勒坦·汗（1871年）；（10）纳斯尔丁·汗；（11）胡达雅尔汗；（12）马拉汗；（13）沙·穆拉德·汗；（14）赛伊德·苏勒坦·汗（1871年）；（15）纳斯尔丁·汗。

国就在1876年派库罗帕特金为特使去喀什噶尔，其目的是想划定阿古柏的所谓“七城汗国”同费尔干纳省的边界。库罗帕特金发现阿古柏的权力衰落，大不如前，所以就强烈地要求阿古柏把他从伊尔克什塘到乌鲁格察特之间同浩罕汗国相接的边境地带所建筑的各个城堡都让给俄国。阿古柏不同意，派了一个使者到塔什干去同考夫曼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决定乌鲁格察特仍应属于所谓“七城汗国”。①

浩罕的兼并，也标志着俄国征服中亚三汗国的完成，这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历史事件。正如恩格斯所说：“从军事观点看来，这些征服地的重大意义就在于，由于它们而为进攻印度建立了作战基地的核心；的确，自从俄军这样深入中亚细亚以后，从北方进攻印度的计划，已经不再是模糊不定的意图，而是具有相当明确的轮廓了。”②

第二节　第二次阿富汗战争

浩罕被兼并以后，费尔干纳省省长斯科别列夫将军向沙俄政府提出了一个进攻印度的秘密计划。其内容是：由考夫曼率领一支军队到喀布尔，在那里把阿富汗的军队组织起来向印度进军，而俄国的密使则同时挑动印度本地人民进行反英起义。如果印度人民不响应俄国的要求，考夫曼将以从喀布尔威胁印度的办法把英国军队束缚在印度；如果印度发生起义，则考夫曼就进军印度边境，那时，俄军就可与起义者从两方面对英军进行夹攻；如果起义失败，考夫曼就撤退。为了不引起布哈拉起义，考夫曼将不撤往突厥斯坦，而是撤往赫拉特与里海，在路上有从阿斯特拉巴德和

① 惠勒：《苏联中亚近代史》（Geoffrey Wheeler,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viet Central Asia, 1964, New York），英文版，第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41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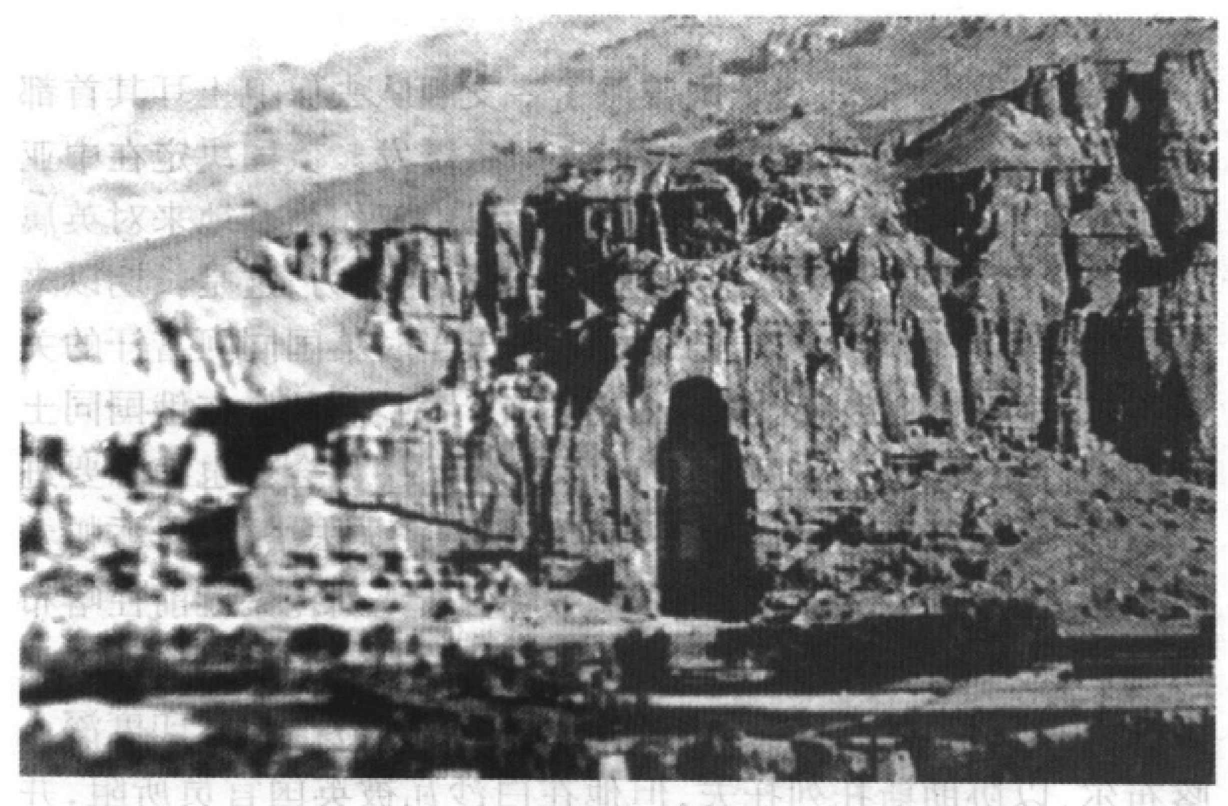


马什哈德来的俄军接应。[①]后来，俄国政府经过几次军事会议决定，如果柏林会议失败，就向印度进攻。以上计划，无论其是否确实，但在俄国征服中亚三汗国以后，国际舆论真的又在谈论俄国进攻印度的问题了。

俄国向印度推进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奥伦堡和塔什干出发，经过征服哈萨克草原和中亚三汗国，其目标是夺取喀布尔。这条路要经过高大的山脉，其海拔达1.5~2万英尺，很难行走。另一条路是从里海出发，经过的是平原，有时也有山，这条路同前一条路不同，没有兴都库什山那样大的障碍。如从克拉斯诺沃兹克出发，一个人可以驾着四匹马马车一直驰至奎达附近的印度边境。从里海方面向印度的推进，就是始于1869年俄国人对红水湾的突袭。在这以前，俄国向印度的推进是经过奥伦堡和中亚沙漠。那时候英国人只看到这方面有兴都库什山的险阻，而不知道第二条路经赫拉特和坎大哈去印度是一条平坦的大道。1875年到达帕勒帕迈塞斯山山顶的麦克·格雷戈尔将军（Sir Charles Macgregor）曾说："从谋夫赶邮车去赫拉特，在路上没有什么困难。"

俄国侵略印度的计划始于19世纪初，到70年代这个问题仍然像当初那样反映强烈。一方面，俄国如要南侵，从俄国本部到奥伦堡要走三四个月。奥伦堡是克里米亚战争以前进攻印度可能用的基地。当时，奥伦堡以远的沙漠和几个汗国都未被征服，是哥萨克据点同阿富汗之间的重大障碍。在那种情况下，进攻印度还是件困难的大事。另一方面，在第一次阿富汗战争时期，英国要去印度，须绕过好望角，而且没有电话联系。从英国调军队去支援印度的西北边境，需一年多的时间，英国在印度半岛的地位还不巩固。那时就有俄国要进攻印度的警告。总之，当时俄、英双方都有困难。故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没有试图进攻印度。

① 马尔文：《俄国人在赫拉特大门》（Marvin, C.T.The Russians at the Gates of Herat.New York, 1885.），英文版，第129页。


阿富汗巴米扬石窟

到1876年时，即吞并浩罕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俄国的铁路从彼得堡修到了奥伦堡。俄国进攻印度的基地从奥伦堡转移到了塔什干，但仍然有中亚汗国和兴都库什山的障碍。英国方面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英军从朴茨茅斯到印度不要一个月就可以到达，故英、俄双方互相谈论对方的威胁更加热烈。而现在俄国征服了中亚三汗国，进攻印度的问题似乎又迫在眉睫了。

1870~1871年，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所谓的“东方问题”又成为尖锐的国际问题。俄国利用巴尔干半岛斯拉夫民族举行起义的机会，在1877年4月向土耳其宣战。6月，俄军出动，23日强渡多瑙河。7月19日，攻克巴尔干山脉的希普卡山口。12月10日又攻占普列夫那，眼看就要到达土耳其的首都。土耳其被迫于1878年3月3日同俄国签订圣斯特法诺和约。这个条约损害了英国、奥匈帝国的利益，也没有得到德国的支持，因而俄国被迫同意召开柏林国际会议，于1878年7月13日签订柏林条约，俄国丧失了



大部分胜利果实。

在俄土战争期间，英国曾派了一支舰队去保卫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英、俄之间的战争似乎即将爆发。俄国决定在中亚显示力量来回答英国在海峡的示威。以中亚作为基地来对英属印度施加压力，以解除英国在近东对俄国的压力，这是长期以来许多俄国军事战略家鼓吹的计划。由于当时英国同阿富汗的关系不好，这就更加鼓励俄国来实施这个计划。所以，在俄国同土耳其进行和谈期间，彼得堡召开了军事会议，与会者也表示要进攻印度。结果就派遣格洛德可夫和斯托列托夫去塔什干，派帕希诺（Gospodin Pashino）[①]去印度。于是，斯托列托夫就前往喀布尔，格洛德可夫去赫拉特，突厥斯坦军区的马特维也夫前往巴里黑和八答黑商。帕希诺因了解阿富汗的政治情况，将从印度深入喀布尔，以协助斯托列托夫，但他在白沙瓦被英国官员所阻，并被送回俄国。在俄国备战时期，俄国参谋总部亚洲司司长索波列夫将军曾经说过："我们准备向印度进军，我们在布哈拉的边境扎木地方集合了一支部队，我们的意思是以2万军队前进，我们在西伯利亚还储备了5万军队，前进的路线将根据情况而定，可能经过布哈拉去喀布尔。"去喀布尔的斯托列托夫使团中的雅沃尔斯基，在其所著《俄国使团去阿富汗的游记》一书第一卷的开头说："1878年5月，在塔什干社会中发生比以前任何时期更大的波动。当时正在进行远征印度的准备。发布了一个命令，要组成三支突厥斯坦的部队，在短期内出发，前往南方边境。"[②]

这里所说的三支部队是指：一支部队从撒马儿罕去扎木，目的是取直路去喀布尔；一支部队在阿勃拉莫夫将军的率领下，从费尔干纳出动，登阿赖山，经过中国的喀什噶尔朝克什米尔方向

① 帕希诺以前是外交官，曾在撒马儿罕为阿富汗王子阿布都拉赫曼当翻译，对印度很了解。

② 马尔文：《俄国人在谋夫与赫拉特》（C.T.Marvin, The Russians at Merv and Herat.），英文版，第394页，伦敦1883年版。

前进（1878年5月19日，米留金通知考夫曼，不再经过喀什噶尔，而改走经过喀尔提锦到阿姆河的一条路）；一支是外里海方面的部队，其中一部分由格罗腾格耳姆率领，从希瓦向阿姆河渡口查尔周前进，去谋夫，另一部分由罗马金率领，从里海的彼得罗·亚力山大罗夫斯克和克拉斯诺沃兹克出发，深入到同克孜耳·阿尔瓦特相接的土库曼山谷，两部分在谋夫会合，然后开赴阿富汗的西部。

1878年柏林条约签字后两天（7月15日），考夫曼将军写信给波格丹诺维奇将军说："现在，奉皇上旨意，我已集合一支军队，足以与世界上的任何军队相抗，如得到阿富汗方面的协助，我就能向印度进军。"也就是说，考夫曼承认他想要做的，正是印度的达贺胥在许多年前预言过俄国将要做的，即"震撼印度的边境"（shake the frontier of India）。可是，东方问题在柏林会议上以缔结和约而得到解决，考夫曼要进攻印度的计划遂未实现。

在英国方面，自1874年保守党的迪斯累利担任首相以后，其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中亚方面，迪斯累利主张采取"前进的政策"（forward policy）来代替自由党政府的"精明无为"（masterly inactivity）的政策，这就使英、俄两国的关系走向严重的对立。当时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萨尔兹伯里也进而主张把阿富汗、中国的喀什噶尔和克拉特从独立的缓冲国变为英国控制下的附属国，要在阿富汗设一个英国的政治代表，以控制其内政、外交，抵制俄国。自由党的印度总督诺斯布洛克由于不愿执行保守党政府的指示，于1875年11月辞职，以示抗议。保守党首相迪斯累利于1876年派李顿勋爵接任印度总督。

英国非常重视阿富汗。俄国虽然在口头上承认阿富汗是处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但实际上也重视之。正如俄国索波列夫将军所说：从地中海海岸、黑海和里海以及从中亚诸汗国来的前往印度的一切伟大的征服者，都要经过阿富汗。古代和中世纪时在南亚发

生的历史事件，使得人民当中产生这么一个成语："谁不能统治喀布尔，谁就不能成为印度的君主。"另外一个成语则说："亚洲帝国的钥匙是在阿富汗的南部，坎大哈附近。"英国人则把赫拉特看成是印度的钥匙。[1]由于俄国向南推进，吞并了中亚三汗国，并准备分三路进攻印度，这就使得英国势必再次在阿富汗采取行动。

阿富汗在1842年驱逐了英国侵略军以后，多斯特·穆罕默德第二次任异密。他对外加强同英国的友好关系，依靠英国的干预，阻止伊朗向赫拉特的扩张。另一方面，他于1849年出兵征服了阿富汗突厥斯坦，使巴里黑、淹都淮、萨里·普尔、喀塔干和其他领地，都承认了阿富汗异密的主权。多斯特·穆罕默德于1863年死后，其子什尔·阿里即位。正是在什尔·阿里统治的时期，俄国大举南进，征服了中亚三汗国，而英国的自由党政府一直对中亚采取不干预的政策，这实际上是纵容了沙俄的侵略，其目的是换取俄国容忍其对阿富汗的侵略。故什尔·阿里说："英国人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结果，这位异密便被迫转向俄国。

早自1870年3月起，什尔·阿里就同俄国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将军联系并互相通信。在以后的六年中，这种通信继续进行，其间由布哈拉充任中介。来往的电讯有时是由什尔·阿里派在布哈拉的代表传送，在另一些时候则是由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派到喀布尔去的使者传送。在英国自由党执政的时期，英国官员不反对这种通信，什尔·阿里有时也把考夫曼的信送到加尔各答，并从那里传到伦敦。英国格莱斯顿政府实际上认可考夫曼的信，认为是俄国善意的证明。可是在1876年接任印度总督的李顿勋爵却认为，一旦形势逆转，英印政府如"同希瓦和布哈拉的汗王建立同样的友好关系"，则彼得堡不会漠不关心。

1876年，英印政府出兵占领奎达，并将其变为一个军事基地，

① 马尔文：《俄国人在谋夫与赫拉特》(C.T.Marvin, The Russians at Merv and Herat.)，英文版，第85页。

这是保守党政府的英国在中亚实行其新政策的先声。这种政策上的迅速转变,使阿富汗异密什尔·阿里困惑不解。这时,李顿勋爵又要求什尔·阿里接受一个英国使团驻于喀布尔。什尔·阿里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说,如果接受英国的使团,那俄国人也会要求有同样相应的权利。李顿勋爵说,俄国人在1873年已经同意,阿富汗是处在俄国的势力范围和利益区域之外。什尔·阿里把考夫曼写给他的信交给印度总督,信中隐藏着威胁和可能进一步侵入阿富汗的态度。于是,英国立即向俄国表示抗议,但考夫曼的信仍然困扰着什尔·阿里。同年9月,李顿勋爵就要求伦敦逼俄国终止塔什干同喀布尔之间的一切通信,说那是破坏1873年达成的英俄谅解的。10月,他又要求阿富汗异密什尔·阿里答应在将来不再同俄国有通信联系。

1876年10月,阿富汗异密的代表阿塔·穆罕默德·汗与英国代表路易士·佩利(Sir Lowis Pelly)在白沙瓦会谈。阿富汗的代表奉异密什尔·阿里的指示,拒绝了英国代表的每一个主张,终于使会谈失败,无结果而散。次年,阿富汗应英国的要求,又派遣赛伊德·努尔·穆罕默德·汗率领代表团,于1877年1月在白沙瓦会见路易士·佩利率领的英国使团,进行谈判。赛伊德·努尔·穆罕默德·汗在3月间死去,李顿勋爵就终止谈判。什尔·阿里又派了一个新的大使从喀布尔来。对于英国派代表团驻于喀布尔的问题,阿富汗人始终没有让步。但李顿勋爵仍坚持这一要求,他认为英国代表不仅是一个驻节的使者,而且将成为异密的顾问。可是,他又认为:“要英国政府支付永远的金钱资助是不方便的”。英国人同意接受阿布都拉·江为继承人,但不愿作任何保证,理由是“以免意味对该国内部事务的任何干预”,甚至关于在外国(俄国)侵略阿姆河边境领土时,也不愿保证提供援助(而回避作答),而且保留“对包括物资支援在内的情况的性质,也有判断的自由”。英国实际上是打击阿富汗统治者,以巩固其保护的据点。如英国在1877

年就直接通知什尔·阿里：无权对迪尔、斯瓦特、契特腊耳和巴焦尔（Bajaue）提出要求。

在英国同阿富汗关系僵持、英国尽力想进入阿富汗的情况下，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于1878年6月写信通知阿富汗异密什尔·阿里："我已经派出深受皇帝宠信的斯托列托夫少将作为我的代表，他将把我的全部想法都告诉你。我希望你对他的话给予足够的重视。……同俄国政府保持紧密联盟的好处，将永远是显而易见的。"6月18日，斯托列托夫离开塔什干前往喀布尔。正如前面已讲到的，考夫曼这时还派遣了三支俄国军队开赴阿富汗边境各地，派了格洛德可夫去赫拉特。

格洛德可夫上校去赫拉特，是考察该地的情况和通往印度边境的道路。他把考察的成果给俄国参谋总部提出了一个报告。斯托列托夫于7月22日到达喀布尔后，也考察了阿富汗的政治、地理情况和赫拉特边境的道路，并同什尔·阿里进行了谈判。结果，双方在8月21日签订了一个针对英国的条约。该条约把阿富汗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什尔·阿里正是在同俄国使者商量之后，才决定拒绝英国的要求，并且还拒绝与印度政府重建外交关系。

什尔·阿里的倒向俄国一边，显然违反了他在1869年3月安巴拉（Umballa）会议上承认的条约，引起英国的愤怒。[①]李顿勋爵乃在9月8日建议，立即派遣张伯伦（Sir Neville Chamberlain）率领英国使团前往喀布尔。阿富汗的统帅费兹·穆罕默德·汗在阿里·麦斯吉德地方有礼貌地拒绝了该使团前去阿富汗的首都。英国人把这看成是对一个民族的"侮辱"。路易士·卡瓦纳里（Major Louis Cavagnari）于是向阿里·麦斯吉德进军，并给什尔·阿里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在11月20日以前答复，对阿富汗的上述态度作出一个满意的解释。什尔·阿里转向考夫曼，考夫曼不但没有给他

① 1869年1月，马约勋爵继劳伦斯为印度总督，邀请阿富汗异密什尔·阿里于3月间去安巴拉开会，与英国订立攻守同盟条约。

任何援助，反而建议他向英国人妥协。

什尔·阿里在10月12日对所谓“侮辱”的回答没有如期送到，于是，英国军队就在1878年11月21日分三路进入阿富汗：罗伯兹将军（Frederick Roberts）经库腊姆前进，山姆·布朗爵士（Sir Sam Browne）经开伯尔山口向贾拉拉巴德前进，唐纳德·斯图亚特将军（Donald Stewart）自奎达前进，去进攻坎大哈。奎达军的指挥官比杜耳福爵士（M.A.S.Biddulph）率这一路的先遣部队，没有遇到抵抗，于1879年1月8日占领了坎大哈。罗伯兹率领的部队前进时，阿富汗军退守庇瓦尔，其地险峻，难于接近。罗伯兹指挥部队取其左翼的小路，迂回上山，对阿富汗的阵地进行突袭，迫使阿富汗人弃守。然后，英军即沿喀布尔的大道前进。山姆·布朗的军队向开伯尔山口前进，在到达阿里·麦斯吉德时，发现阿富汗人已撤离，英军遂未遇抵抗地进达贾拉拉巴德。

阿富汗异密什尔·阿里在此以前曾冒犯英国而同俄国签订了一个防御的条约。在英军攻入阿富汗时，什尔·阿里被其臣下所抛弃，向北逃往巴里黑，请求俄国的援救。考夫曼拒绝了他的请求，并策略地解释说，在冬天要运输军队和物资经过兴都库什山是不可能的。什尔·阿里就决定把自己的要求亲自诉诸沙皇。可是，考夫曼又不准许他去彼得堡，劝说他应该同英国讲和。什尔·阿里失望，于1879年2月21日在巴里黑忧愤而死。

什尔·阿里死前曾将其子雅各布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任命他为摄政。这时，阿富汗诸部落的首领不能团结，对英国人的抵抗是零散的，无组织的。什尔·阿里死后，雅各布为了阻止英军的前进，去甘达马克的英国军营访问，同英军将领路易士·卡瓦纳里于1879年5月26日签订了《甘达马克条约》。该条约的要点是：英国控制阿富汗的外交，阿富汗不得同其他强国交往；英国派代表驻于喀布尔及其他地区，阿富汗负责保护他们；阿富汗把库腊姆、辟申（Pishin）和锡必（Sibi）诸地割让给英国人，同意让英国控制开伯尔山口和



密奇尼山口（Michni），并控制同各独立部落的关系以及与此诸山口相联系的领土。总之，这个条约把洛拉米、卓布、辟申、奎达、努什基等地区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了英国。英国则答应每年给阿富汗异密提供6万英镑的津贴，在阿富汗受到外来侵略时给予支持。这个条约是阿富汗的耻辱，阿富汗人咒骂说是一个“该死的条约”。

路易士·卡瓦纳里于1879年7月带着一小支部队到喀布尔，就任阿富汗的英国驻扎官。但是，如同第一次阿富汗战争以后的情况一样，在毛拉们的煽动下发生了袭击驻扎官的事件。喀布尔的居民反对英国在喀布尔的驻军。9月3日，路易士·卡瓦纳里被暴乱的阿富汗士兵所杀，驻扎官官邸被焚。针对这种情况，英国政府命令罗伯兹将军从库腊姆出动，向喀布尔进军。他一路上多次打败阿富汗的军队，于1879年10月12日进入喀布尔。同日，雅各布退位，被送往印度（后于1923年死于流放中）。12月23日，阿富汗人群集进攻英军进驻的谢尔普尔军营，被英军击溃。英国占据喀布尔与坎大哈，以维持其对阿富汗的控制。阿富汗的部落首领们及他们的部队撤往加兹尼，那里成为反抗英国侵略的中心。他们被称为加兹尼党或民族党。

罗伯兹将军成了喀布尔的统治者。他以铁的手腕进行统治，建立一套恐怖的制度，更加引起阿富汗人的仇恨与反抗。

原阿富汗异密什尔·阿里有一侄子，名叫阿布都拉赫曼[①]，曾

① 1873年到中亚游历的美国作者舒勒，曾在撒马儿罕见到阿布都拉赫曼，并同他进行了交谈，讨论什尔·阿里派军去锡斯坦以及英国人准备进攻赫拉特的问题。阿布都拉赫曼认为，英国如不先进军波斯湾，则以上行动是不可能的。他在谈话中表现出对什尔·阿里很仇恨。他说，什尔·阿里曾禁止在喀布尔提他的名字，违者处死。阿富汗人民喜欢自己，而什尔·阿里则因为屈从于英国而遭到所有阿富汗人的反对。舒勒问：英国给予什尔·阿里以金钱津贴，是否会对阿富汗人产生影响？他说，除对什尔·阿里个人有影响外，对阿富汗人不会有影响。他甚至说，即使英国人把印度的所有税收都给予阿富汗，阿富汗人也不会更加喜欢英国人。舒勒又问：如其他国家与英国作战，进攻印度，阿富汗人是否愿意参加进去？他说，如果是进攻印度的英国人，战争并不是反对印度，而是反对英国对印度的统治，那么，阿富汗人将在没有任何津贴的情况下，乐意参加进去。（Schuyler,E., Turkistan,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Khokand,Bokhara and Kuldja.，第1卷，第261页）

进行反对异密的叛乱，失败后逃往中亚，在塔什干和撒马儿罕过了12年的流亡生活，在那里得到考夫曼将军的优待。英国人第二次侵入阿富汗时，什尔·阿里已死，雅各布被放逐，阿富汗无君。考夫曼就把阿布都拉赫曼从撒马儿罕送回。1880年2月上旬，这位王子带着约100名随从人员，渡过阿姆河，返回故国。阿富汗北部各地的首领们立即参加到他的队伍中，跟随他前往喀布尔。

不久，自由党的格莱斯顿内阁于1880年4月重新在英国掌握了政权，吕朋勋爵取代李顿勋爵担任印度总督。从此，英国又回到1874年以前实行的那种对阿富汗不加干涉的政策。对于英国自由党和保守党在中亚政策方面的区别，人们往往认为前者主张不干涉中亚事务，而后者则主张干涉。如格莱斯顿在1879年11月27日曾经说："我自己并不害怕俄国的领土扩张，不管怎样我都不害怕他们。我想这种恐惧乃是妇人的恐惧。"[1]所以，他主张对俄国的扩张放任不管。而李顿勋爵呢，其实也是对战争感到害怕的。因此，英国承认阿布都拉赫曼为阿富汗的异密，并决定从阿富汗撤军。李顿勋爵在职时提出的所有要求都被放弃，只有一条坚持了下来，即喀布尔不同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保持外交关系。自由党政府的这种政策，遭到了英国的许多政治家和军人的强烈反对，其中著名的人物是纳皮尔勋爵（Lord Napier）、罗灵逊爵士、罗伯兹将军、唐纳德·斯图亚特将军等。只是由于阿布都拉赫曼后来表示在俄英之间采取中立的态度，自由党的政策才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于是，阿布都拉赫曼遂于1880年7月22日在喀布尔被宣布为阿富汗的异密。

英国军队准备撤离阿富汗，他们在开拔之前又遭到了阿富汗人的进攻。1880年7月27日，前异密什尔·阿里的第五子阿尤布·汗在坎大哈附近的梅旺德地方沉重地打击了布洛准将（G.R.S.

① 克劳斯：《俄国在亚洲》（Alexis Krausse,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a Study），英文版，第256页，1973年重印本。

Burrow)的部队。参加这次战斗的有2476名英军和印度士兵,其中有971人被杀,168人受伤。接着,阿尤布·汗率领军队向坎大哈进军。

8月5日,阿尤布·汗军队的前锋到达坎大哈。罗伯兹将军率军自喀布尔来援,时阿尤布·汗已撤至巴巴·瓦里·科塔尔。罗伯兹以第三步兵旅佯攻巴巴·瓦里·科塔尔,而以主力攻其左翼。阿尤布·汗军队被击溃,1200人阵亡,余众狂奔逃脱。英国将坎大哈交给阿布都拉赫曼。

1881年3月,英国议会进行关于俄国扩张和阿富汗问题的辩论,投票结果决定撤出坎大哈。4月27日,英国军队全部撤离了阿富汗。

但是,阿布都拉赫曼异密的竞争者阿尤布·汗又在1881年7月从赫拉特前来进攻。他于7月20日在吉里什克附近的阿塔坎儿井地方打败了由海达尔·察儿希率领的异密的军队。于是,阿布都拉赫曼亲自率军,在9月22日打败了他的堂兄弟阿尤布·汗。阿尤布·汗朝赫拉特撤退,但发现异密的两个将领阿布杜勒·库都思·汗和安比亚·汗·太曼尼已切断了他同赫拉特城的联系,其部队遂瓦解。赫拉特城被异密派人攻占。阿尤布·汗逃往波斯,在那里没有得到支持,乃于1888年去印度,靠英国的津贴生活,于1914年4月死于拉合尔。

第二次英国侵略阿富汗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阿布都拉赫曼成了阿富汗的统治者(1880~1901年),他致力于把阿富汗建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当时阿富汗的绝大部分部落首领仍然互不统属,也不承认喀布尔的中央权威。这位异密统一了卡非里斯坦,指挥军队在卡塔干和八答黑商镇压了叛乱。1882年,打败库纳尔、迈梅纳、八答黑商、什格南和罗善的统治者,又打败兴瓦里·普什图人。他把自己的事业描写为:“为使那些成百的小首领、抢劫者、强盗等就范,就要打破封建的部落制度;代之以一个大的社会,由一个法律一个统治者管辖之。”阿布都拉赫曼实行强制的迁徙,以打

破部落首领的权力。如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他把自己主要的敌对者吉尔采·普什图人及其他一些部落,从阿富汗的南部和南中部迁到兴都库什山以北乌兹别克、土库曼、哈扎腊和塔吉克等民族分布的地区。在那里他们的态度可能从反杜兰尼·普什图变为亲杜兰尼·普什图。为了安抚那里的非普什图人,他废除了希尔·阿里时期征收的撒马尔德赫税。这样阿布都拉赫曼就把与自己为敌的分子迁开,以行政长官(省长)的统治来代替部落首领,并创建了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法国学者杜普里认为,从阿布都拉赫曼统治时起,阿富汗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近代时期。[①]又把他实行的上述种种措施,说成是一种"国内的帝国主义"(internal imperialism)。但这位异密的扩张,在北面和东北面受到俄国的遏阻,在南面和东南面则受阻于英国。

总的来看,第二次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仍是英、俄两国在中亚竞争所引起的,是英国对俄国征服中亚三汗国和准备进攻印度的反应。英国虽通过这次战争而控制了阿富汗的外交,但并未能制止俄国的继续南侵。

第三节 喀尔提锦、达尔瓦兹和土库曼人的问题

浩罕以南今塔吉克共和国境内的山区有两个领地,一个是喀尔提锦,一个是达尔瓦兹。这两个山区领地,250年以来一直处于独立的地位。他们利用浩罕和布哈拉这两个强邻互相斗争,不遑他顾的条件,得以自存。1875年,浩罕兼并于俄国,这种局面就没有了。当时俄国在名义上继续保留布哈拉汗国,并承认布哈拉对

① 杜普里:《阿富汗》,英文版,第410页,普林斯顿1982年版。

喀尔提锦及其以南的达尔瓦兹享有主权。在浩罕人民举行反俄起义的时期，喀尔提锦的密儿（统治者）穆罕默德·拉希姆曾经给许多逃难的浩罕起义者提供庇护所，并准备参加反俄斗争。所以，在浩罕兼并以后，斯科别列夫将军曾请求考夫曼允许他去进攻喀尔提锦，以惩罚穆罕默德·拉希姆，但未获准，因为考夫曼已承认该地属于布哈拉汗国。然而考夫曼却要求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另派一个对俄国友好的人去取代现任喀尔提锦的密儿，并要求把一切反俄分子从该地驱逐出去。穆罕默德·拉希姆拒绝布哈拉异密的召见，木扎法尔丁便于1876年8月将他逮捕，另派穆罕默德·赛伊德为喀尔提锦的统治者，并指示他按考夫曼的意愿行事。

不知何故，布哈拉异密又在1877年派遣胡代·纳扎儿·阿塔里克将军前去逮捕穆罕默德·赛伊德，并以其地为布哈拉的伯克领地。该地被推翻的家族的成员逃往突厥斯坦。俄国当局养活他们，其打算是，如果布哈拉异密忠于俄国，就对这些逃亡者严加管束，如果布哈拉异密心怀异志，就利用这些逃亡者去反对他。

达尔瓦兹的密儿赛拉吉丁是穆罕默德·赛伊德的亲戚。在布哈拉统治了喀尔提锦时，他拒绝承认布哈拉异密对达尔瓦兹享有主权。于是，胡代·纳扎儿就奉命在1877年12月侵入达尔瓦兹。1878年春，整个达尔瓦兹地区都被布哈拉人侵军占领，赛拉吉丁被带往布哈拉囚禁，直到1885年，考夫曼才要木扎法尔丁的即位者将其释放。赛拉吉丁的儿子们逃往费尔干纳，同喀尔提锦的旧王族成员一样，接受俄国的津贴生活。赛拉吉丁的另外两个亲戚则逃往八答黑商，他俩曾在达尔瓦兹南部喷赤河左岸管治部分伯克领地。

在海峡地区英俄危机和第二次阿富汗战争时期，俄国加紧对布哈拉汗国各地进行了考察，如派遣马耶夫和马特维也夫上校去调查从撒马儿罕南去阿富汗和印度的道路。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对此深为疑虑，派员陪同考察，以便掌握俄国人活动的情况。在布哈拉征服喀尔提锦和达尔瓦兹以后，俄国人的考察更深入到东

部地区，接近中国。博物学家奥沙宁于1878年夏季访问了喀尔提锦。他是访问该地区的第一个欧洲人。

俄国在征服中亚三汗国以后，向南推进到了阿姆河，又实际上控制了喀尔提锦与达尔瓦兹，可以说俄国的势力迫近了阿富汗的边界。但是，在阿姆河与里海之间还有一个宽阔的地带没有被俄国征服，这就是土库曼人分布的地区。这个地区大致呈三角形，顶点为希瓦，两个边为里海与阿姆河，其底边是从里海的东南角划一条线延伸到巴里黑城，其四邻是希瓦、布哈拉、阿富汗、波斯和俄国占领的里海东岸。这个三角形地区的面积不少于24万平方公里，其北部为荒漠，有重要意义的河流只是木尔加布河与帖振河，发源于阿富汗西北山区，向北流入沙漠中。

把土库曼沙漠与波斯分开的是科彼特山，从此山流下来的溪水形成一个肥沃的绿洲，自克孜耳·阿尔瓦特延伸到吉奥乌尔，宽达15~25英里，长187英里，这就是阿喀耳绿洲。其东，在木尔加布河流入沙漠处形成谋夫绿洲，也是一个肥沃的地区。其西，是古尔甘河与阿特烈克河灌溉的地带。以上地区居住着各种不同部落的土库曼人。在历史上谋夫是波斯的属地，以后希瓦和布哈拉都曾统治其地。土库曼人在卡拉库姆（沙漠）上游荡，或居住在南缘的绿洲上，从未有稳定的政治秩序。土库曼人经常对邻国波斯和来往的商队进行袭击。

由于帖克土库曼人蹂躏波斯北部领土，1845年呼罗珊长官奉波斯王的命令进攻帖克人。帖克人逃往阿喀耳绿洲避难，遭拒绝，乃迁往谢腊赫斯居住。其地原有的萨鲁尔·土库曼人已在13年前被逐出。[1]1855年，希瓦的马达明汗进攻谢腊赫斯。他在指挥军队进攻赫里鲁德河右岸的一个高地时，遭到帖克人的袭击，被俘斩首，其首级被送到波斯王那里，尸体则被送回希瓦。帖克人在这次

① 斯克兰、罗思：《亚洲的心脏》（F.H.Skine and E.D.Ross, The Heart of Asia），英文版，第269页，伦敦1898年版。

胜利的鼓舞下再进袭波斯。波斯的呼罗珊长官进行反击，焚烧谢腊赫斯，将帖克人向北驱逐到谋夫。谋夫自1784年遭布哈拉异密残破以来，一直掌握在萨利克·土库曼人的手中。1856年，帖克人把萨利克人驱逐到约洛坦绿洲（这地方在地理上是谋夫绿洲的一部分）和木尔加布河上游的彭狄绿洲。总之，在25年多的时间里，帖克人成了木尔加布河流域的主人。彭狄属于阿富汗，迁到那里的萨利克人每年向阿富汗的异密缴纳贡赋。

谋夫以西的帖振绿洲，在1867年以前有2万户的帖克人。由于波斯人的袭击，其地所有的居民便在1859年迁往谋夫。波斯军来攻谋夫，被帖克人歼灭。[①]另外，曼格什拉克半岛的帖克土库曼人，由于俄国的压力而被驱往阿喀耳，然后又在1857年从那里迁来谋夫。

土库曼人总计约有20万帐户，100万人口，与俄国有较多的关系的部落是乔多尔部（在里海与希瓦之间）、约穆德部（在阿特烈克河上、里海东岸和希瓦绿洲的边缘）、戈克兰部（在阿特烈克河与古尔甘河之间）和西帖克部（从阿特烈克河到谋夫，分布于山脉边缘一带）。[②]像其他的土库曼部落一样，帖克人也分为各种部落和氏族。例如：奥塔迷失部，占据谋夫绿洲，俄国人称之为谋夫人，或谋夫帖克人；脱脱迷失部，占据阿喀耳平原，因此被称为阿喀耳帖克人；别克部，居住于极东部；等等。帖克人同希瓦进行着活跃的贸易，他们结成庞大的商队，经过乌斯特·库姆（帖克人称卡拉库姆为乌斯特库姆，库姆即沙漠），带去马匹、骆驼和阿喀耳

① 马尔文：《俄国人在谋夫与赫拉特》（C.T.Marvin,The Russians at Merv and Herat.），英文版，第208~209页，伦敦1883年版；《对阿喀耳帖克人的战争》（Marvin,C.T. The Eye witnesses Account of the Disastrous Russian campaign against the Akhal Tekke Turcomans.London,1880.），英文版，第50页。

② 罗灵逊：《英国和俄国在东方》（Rawlinson,Sir H.C.,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A series of papers on the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of Central Asia.），英文版，第332页。

的物产，卖给希瓦人，返回时带回日常生活必需品，包括俄国生产的白洋布、糖等，从呼罗珊输入武器，与其他邻国则无交易。

阿喀耳与谋夫两地的帖克人社会组织相同。部落的管理是民主的，政治大事都由全部落开大会讨论决定。大会经过选举产生汗，汗不合适时另选别人，还选举一个部落代表，称为伊赫提牙尔。土库曼人虽然名义上是逊尼派，但并不按《古兰经》行事，军事首领的特权较大，而毛拉们则没有什么影响。在1880年以前，帖克人中有影响的人物是：谋夫奥塔迷失部的考什德汗，他建立了一支由2000名伴当组成的卫队，以支持自己的统治。考什德汗死于1877年，谋夫人从阿喀耳邀请脱脱迷失部的努尔·维尔地·汗来继承其位。此二人在帖克人当中颇有影响，后者在离开阿喀耳来谋夫就任时，曾指定自己的儿子伯尔地·穆拉德为继承人。这是帖克人两个部落走向统一的第一步。

阿喀耳绿洲，背面为山，前为沙漠，西面的沙漠在克孜耳·阿尔瓦特，东面的沙漠在谋夫之东。由于有众多的河流灌溉，其地肥沃富饶。河流总数达32条，都是平行的，将阿喀耳绿洲分为许多小块。沿着各河的河岸，有28个帖克人的设防堡垒和35个次等的居民区（相当于欧洲的大村庄）。每个设防点有许多帐户（Kibitkas），总数达20380个，每个帐户以7口人计算，则阿喀耳的帖克人大约有14万人之多。

人数最多的帖克人的居民点是格奥克·帖彼，其地处在发源于科彼特山的一条河的河边。这条河把阿喀耳平原分为两部分，即东阿喀耳与西阿喀耳。西阿喀耳在格奥克·帖彼与克孜耳·阿尔瓦特之间，东阿喀耳较小。西阿喀耳生产小麦、大麦及大量西瓜、甜瓜、黄瓜、南瓜等，东阿喀耳除生产西阿喀耳那些产品外，还生产大量棉花、桃树、石榴、葡萄等。

在所有的土库曼部落中，只有帖克部有一部分人转上了定居和从事农业，另一部分人则仍然过着游牧和半游牧的生活。帖克

人的民歌中有许多是反映其农业生活的，也反映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但比较起来经营农业的帖克人较贫穷。

历史上，希瓦、布哈拉、波斯和阿富汗各国都曾力图控制和统治土库曼地区，但都不成功。土库曼人经常四处袭击，为邻国所惮。俄国在侵入到里海东岸以后和在征服希瓦汗国时期，也曾遭到土库曼人的反抗和攻击。如俄国侵占阿舒拉达（ashurada）时，波斯和土库曼人都要求其撤退。1871年，土库曼人进攻米海衣洛夫斯克，克拉斯诺沃兹克的长官为了报复，出兵追击达到克孜耳·阿尔瓦特，毁其城堡。俄国准备征服希瓦，为了在进军时能从土库曼人中得到骆驼，派遣马尔可佐夫上校率军袭击契基什拉尔。土库曼人见俄军登陆，就在阿特烈克河的奔得（Bend）地方筑水坝，以绝其水源。所以，从1871年开始，俄国就发动了一系列镇压土库曼人的战争。

俄国的军事行动都由外里海军区负责组织，高加索的军队不断地经里海运到克拉斯诺沃兹克。1872年，俄军对科彼特山的土库曼人进行了联合攻击。斯托列托夫上校从克拉斯诺沃兹克进军到克孜耳·阿尔瓦特，而马尔可佐夫则溯阿特烈克河而上进攻。到和加·卡拉，土库曼人弃营帐而走。马尔可佐夫率5000人进攻阿喀耳绿洲，并深入到伯尔马（Beurma），沿路焚烧1500座毡房，夺取大批羊群，返回克孜耳·阿尔瓦特。接着，又向北，深入沙漠75英里。土库曼人大批集结起来进行阻击，使俄军不得不撤退。[①]

1873年俄国进攻希瓦汗国时，有一支部队沿路遭到土库曼人的袭击。考夫曼在拿下希瓦以后曾下令消灭约穆德人。俄军对待约穆德人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南面土库曼诸部的震惊。不仅是对约穆德人，俄国人还指控帖克人是草原地区一切动乱的根源，并准备派一支部队从里海出动，前往阿喀耳与谋夫。波斯王答应同俄

① 马尔文：《对阿喀耳帖克人的战争》，英文版，第3页。

国合作。帖克人得到警告，并接到伊凡诺夫上校从彼得罗·亚力山大罗夫斯克发来的威胁信，于是就寻求阿富汗的保护。阿富汗异密什尔·阿里征求印度总督的意见。在他的建议下英国向沙俄提出：如果俄军进攻谋夫一定会在赫拉特边境形成复杂的局面，英国为了支持阿富汗保持领土的完整可能进行干预。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可夫就这个问题答复格兰维尔勋爵说，俄国现在无意于进攻土库曼人。但是，如果土库曼人进行侵略和抢劫，俄国将被迫对其进行惩罚。可是，这样的借口是随时都可以找到的。

由于帖克土库曼人事实上已经成了俄国向南推进、扩张的主要障碍，所以俄国一直在准备征服臣属之。1874年5月10日，俄国建立外里海军政府，以罗马金将军为首脑，总部设于克拉斯诺沃兹克。这位俄国将军就以征服土库曼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土库曼的戈克兰部分布于阿特烈克河的河口及其以后的河谷地区，波斯巴吉纳尔德省的长官曾经在1869年臣服他们。罗马金将军一方面尽力要使约穆德人和戈克兰人不再服从波斯；另一方面在土库曼诸部落中散布不和，目的是想利用约穆德、戈克兰等部来镇压顽强抵抗的帖克人。罗马金将军向阿特烈克河和古尔甘河地区的土库曼人发表宣言，号召他们臣服于俄国。这使波斯感到不快，因为波斯认为自己的领土包括阿特烈克河，罗马金的声明被认为是干预了波斯的主权。波斯乃要求俄国解释罗马金声明的意思，同时从谢腊赫斯派出一支部队驻于木尔加布河，以重申其对谋夫的主权。这时，波斯不但面临着丧失这部分土地和臣民的危险，而且波斯边境上的阿斯特拉巴德也将完全暴露于俄国侵略者之前。于是，土库曼人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它关系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地位问题。英国如不干预，则里海东南就要落到俄国人手中。

在俄国看来，土库曼人是处在外里海军区的势力范围之内，但俄国的商队南去波斯和印度经过土库曼地区时却时常遭到袭击，为此必须完全征服和兼并其地。故罗马金将军年复一年地对



土库曼人进行侦察性的远征，每次都要发生战斗和伤亡，这就更加使得征服土库曼人为不可避免。1874年1月，希瓦汗国咨议会主席伊凡诺夫上校率领一支哥萨克部队进攻土库曼人获胜，故在夏天保持了草原上的平静。伊凡诺夫考虑到，约穆德人既已臣服于俄，却又处于希瓦的统治下，以致希瓦汗国内部经常发生问题，便在1874年的秋天向突厥斯坦代理总督科尔帕可夫斯基建议兼并希瓦（即废除名义上的希瓦汗国）。10月29日，考夫曼将军从彼得堡给伊凡诺夫以答复说，将把他的建议提交政府有关部门审议，但陆军部和外交部都未同意立即兼并希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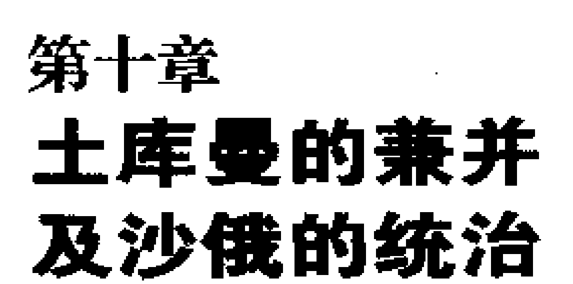
1875年春，伊凡诺夫进攻希瓦与咸海之间以及咸海与乌斯特·尤尔特高地之间的地区，摧毁每一个土库曼营地，残暴地对待约穆德人，使其完全丧失财产与权力。在外里海军区方面，罗马金将军与克孜耳·阿尔瓦特的统治者索非汗谈判，企图在阿喀耳绿洲建立俄国的权威，遭到索非汗的拒绝。罗马金又侦察阿姆河的旧河床，直到萨里·卡密什湖，采取措施使河水沿乌兹保衣河流向克拉斯诺沃兹克。俄国人希望能够乘汽船从里海行驶到阿富汗和布哈拉。

俄国的突厥斯坦总督同高加索总督在侵略土库曼地区方面是有竞争、有矛盾，有时还是互相掣肘的。如为了争夺卡拉库姆沙漠，塔什干方面曾经要希瓦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高加索总督却反对。卡拉库姆沙漠西部的帖克人感到驻红水湾俄军的压力，于1875年派代表去请求希瓦汗的保护，因为他们觉得通过希瓦而间接受俄国控制，比被征服而受直接统治为好。希瓦的穆罕默德·拉希姆汗征求伊凡诺夫的意见。伊凡诺夫要他派一代理人以希瓦汗的名义去统治土库曼人。希瓦汗遵命行事，但外里海军区司令罗马金将军却抗议他们的行动，理由是外里海军区的统治范围向东延伸到了希瓦的未定界。这个抗议提到了陆军大臣米留金那里。这时，俄国的注意力已转向巴尔干危机，米留金在1875~1876年期

间向考夫曼和罗马金反复交代，不要卷入到土库曼事务中去，以避免同英国发生冲突。但米留金的调停并未解决问题，塔什干和第比利斯之间仍为了控制土库曼人而进行着竞争。外里海军区部队在沙俄政府的同意下，开始沿着卡拉库姆沙漠南缘诸绿洲向前推进，以平定土库曼人并排斥该地区的英国势力。这时，突厥斯坦军区和高加索军区之间的斗争就更加尖锐了。①

土库曼人对俄国是很警惕的。1876年，阿喀耳的帖克人告知住在三角地带（指由红水湾、克孜耳·阿尔瓦特和契基什拉尔形成的三角地带）的土库曼人说，如果成了俄国的藩属，他们将会被消灭。在所有的土库曼部落中，帖克人是更为好战的，其对俄国侵略的反抗也是最为顽强的。1877年，帖克人转向波斯表示臣服，以求其对抵抗俄国入侵的支持。俄国人认为土库曼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对土库曼人之求助于波斯甚为不满。如果土库曼人不安定，则来往的商队就不安全。于是，罗马金将军就在1877年春率军队去占领克孜耳·阿尔瓦特。其地在克拉斯诺沃兹克以东200英里。4月12日，罗马金带领9个步兵连和两队哥萨克骑兵出发，迅速与帖克人遭遇，俄军的炮火使帖克人惊骇四散，帖克人的代表从阿喀耳前来向俄军表示臣服。由于俄国部队内部发生矛盾，故罗马金未接受帖克人的臣服，即于6月9日撤回。这时，俄土战争爆发，俄、英之间的竞争转向西方，无暇再派军在中亚作战，故土库曼人得免于被征服。后来，经过谈判订立《圣斯特法诺条约》并召开柏林会议，结束了西方的危机以后，俄国就又回过头来进攻土库曼人。

① 西摩·贝克尔：《俄国的中亚保护国》（Seymour Becker, Russia's Protectorates in Central Asia: Bukhara and Khiva, 1865~1924. Harvard Univ. Press, 1968.），英文版，第99页。



第十章 土库曼的兼并及沙俄的统治

第一节 俄国对阿喀耳的战争

俄国在1876年征服中亚三汗国以后，打算进一步向阿富汗推进，目的是进攻印度。但取翻越兴都库什山向印度进军的道路是很艰难的，这就导致俄国人去征服帖克土库曼人，吞并土库曼人居住的地区，以便从那里进攻赫拉特，掌握这个“通印度的钥匙”。当时欧洲发生巴尔干危机和俄土战争，使俄国无暇在土库曼用兵。1878年7月13日签订《柏林条约》，西方暂时达成和平以后，俄国决定恢复对土库曼人的进攻，在中亚方面从军事上对英国示威。这时，俄国在中亚的地位又有了变化，俄国南侵的基地从突厥斯坦转移到了外里海地区，故进攻土库曼的任务就落到了高加索部队。

1878年8月3日，俄军6000人在外里海军区司令罗马金将军的率领下，从契基什拉尔[①]出动，取道阿特烈克河畔，于8月15日下午到达察特（Tchat）。当时天气酷热，尘土飞扬，气温达华氏110°~120°，在太阳底下竟达华氏125°，加之蚊蝇成群，干渴难耐，致使部

① 契基什拉尔，在阿特烈克河流入里海处的浅湖以北10英里处。

队疲惫不堪，人不思食，马不吃草，人畜困苦欲病。俄军在察特停了一个星期，于8月23日继续向土库曼绿洲进军。[①]部队沿孙巴尔河西岸行进，道路极为难行。在伯克·帖彼地方渡过孙巴尔河，再向前越过山口，于9月2日到达和加·卡拉。一路上土库曼人都拒绝给俄军提供给养和帮助。在俄军停驻于察特数日之后，土库曼人开始出现于俄国军营附近。罗马金给帖克人送去口信说：如果帖克人归顺，并允许俄国派一支戍军驻在那里保护他们，他就立即返回里海。帖克人完全拒绝了罗马金的要求，并回答说：只要帖克人还能继续进行战斗，就不能答应这种被征服的条件。

于是，土库曼人围攻了俄军在和加·卡拉的营帐，罗马金因害怕围攻者人数增加，难于逃脱，在9月20日开始向里海撤退。土库曼人追击，经过通塔尔萨坎的科彼特山山口，又沿孙巴尔河尾追到察特。罗马金在察特重整其丧魂落魄的军队，但在向巴雅特·喀吉进军中又被土库曼人追赶不停，而致惊慌失措。俄军有600名戍军被留在察特，他们在罗马金离去后立即被围攻。土库曼人把罗马金赶回里海，夺去俄军的成百峰骆驼。

1878年俄军进攻帖克土库曼人之役就这样结束了。俄军损失甚大，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疫病交加，死于疫者达2000多人，绝大部分运输工具和伤员都被土库曼人俘去。这次战役后，俄军虽仍占据着察特和巴雅特·喀吉，但克孜耳·阿尔瓦特则未能占领。俄军留了一支戍军驻于克拉斯诺沃兹克，罗马金回到契基什拉尔。此时，俄国在中亚的威望可以说处于极低点。俄国政府感到有必要或是迅速恢复其地，或是从外里海地区撤退。罗马金将军开始

① 罗马金在到达察特时，对阿特烈克河以上80英里的地带进行了考察。在1880年以前，一般认为波斯的边界线是从阿特烈克河的察特对面一个地点开始，沿孙巴尔河左岸延伸到克孜耳·阿尔瓦特的一个点，然后又顺科彼特山山巅到什尔万之北。1789年俄国陆军部出版的军事总部的地图就是这么画的。在经过罗马金的勘查以后，俄国政府又出版了一个地图。该图画的波斯边界从科彼特山挪移到了阿特烈克河左岸，该河右面的中间地带被画成是属于土库曼人，或即属于俄国。



进行再度进军的准备，但俄国政府已决定撤换他。

1879年，俄国政府任命高加索军区的拉扎列夫将军来取代罗马金。伊凡·达维多维奇·拉扎列夫，1819年生于南高加索一个只有2万居民的小城舒夏，18岁时加入什尔万步兵团（后称为巴斯克维奇步兵团）当兵，会讲突厥语（塔塔尔语）和高加索地方的其他语言，历任军职，升至陆军中将，时任北高加索军区的司令。1868年，拉扎列夫被拉得兹基取代，后者于次年指挥俄军在红水湾登陆。1877年，拉扎列夫参加俄土战争时立大功，被擢升为上将，任高加索第二军团司令。不久，即被指派去取代罗马金将军，为外里海军队的统帅。他在赴任时说："我已派人到帖克人那里，告诉他们，我是去兼并他们的国家，即臣服其人民，吞并其土地。如果情况迫使我去谋夫，我也会到那里去。"

1879年5月下旬，拉扎列夫从巴库出发，乘汽船，渡里海，经过48小时的航行，到达外里海区的海岸。6月1日，他同总部到了契基什拉尔。随同他一起到来的几位将领是：步兵统帅波尔奇少将，骑兵统帅斐迪南·威特根斯坦因少将，总部参谋长马兰姆上校，侍从武官多耳哥洛可夫上校。7月初，罗马金将军也参加了拉扎列夫总部的工作。据说，拉扎列夫集中在契基什拉尔的军队有万人，骆驼有2万峰，可见俄国政府对这次军事行动的重视。

契基什拉尔这个地方，6月的气候是很热的。白天气温高达华氏113°，入夜即冷。俄军刚到来时尚好，但不久即因太热而受不了。由于强烈的太阳光的照射，加之西风和西南风刮起的沙土飞扬，尘雾弥漫，进入耳、鼻、口、眼，使士兵普遍发生眼炎。接着又发生坏血病与霍乱，25%士兵患了赤痢。为使阿特烈克河的河水量增大，俄军破坏了奔得森地方的土库曼水库，这使土库曼人无水灌溉庄稼。他们派代表前来恳求俄军供水，亦遭拒绝。

5月末，帖克人的首领们集会于谋夫，由努尔·维尔地·汗主持，讨论应付俄军入侵的问题。他们决定，要给予阿喀耳人以一切

可能的援助。当时，阿喀耳的帖克人在伯尔地·穆拉德的领导下，集中于格奥克·帖彼。但帖克人的内部有一部分人主张向俄国投降，其代表人物是克孜耳·阿尔瓦特地方的索非汗和伯尔马部的首领特赫灭·萨达尔。前者最先去俄营投诚，后者拒绝作任何抵抗的准备。俄国给这二人以津贴，用卢布收买了他们。

俄国除准备进攻土库曼人以外，还派人去考察阿姆河。1879年的秋天，一支考察队，其中包括罗斯托夫采夫将军和参谋总部的几个少校，以及一些学者（如地形学家、博物学家、地质学家、画家等），由哥萨克卫队护送，从撒马儿罕前往阿姆河，然后沿河而下去希瓦。他们在前往希瓦的途中遭到土库曼人的进攻。谋夫的土库曼人没有发现俄军向谋夫接近的迹象，乃进攻克特孟奇和库可尔里之间的居民点，击溃布哈拉的戍军，大掠而回。

拉扎列夫在到达契基什拉尔以后，曾去察特考察了地形，在察特安排了进攻的计划，然后又返回原地，乘汽船去克拉斯诺沃兹克与罗马金商量进攻帖克人之事。再又渡里海去第比利斯，同高加索军事当局研究从巴库和彼得罗夫斯克运送军队和给养的问题，最后又返回契基什拉尔。

拉扎列夫将军进攻土库曼人的军队，以多耳哥洛可夫为先锋，于6月18日从契基什拉尔出发。总部经过物资准备，于8月11日开始进军。拉扎列夫由于患炎肿，8月24日才离开契基什拉尔。当时气候炎热如焚。俄军8月18日到达察特时，气温高达华氏150°，水也难喝，士兵大量生病，部队勉力前进。8月26日到达塔尔萨坎，有戈克兰、土库曼人带西瓜、葡萄、干酪等到俄军兵营出售。次日（8月27日）清晨，忽得消息说拉扎列夫将军已于昨日在察特去世，由罗马金将军接替其职务，指挥部队。①

① 高加索部队到达里海东岸后，拉扎列夫头一个对契基什拉尔的气候不适应，天气酷热，水不洁净，使其健康恶化。到7月末，他两肩间生痈，于8月26日晨4时半死于察特。其遗体用香料处理，送回契基什拉尔，再经里海运回巴库。

拉扎列夫之死并未影响部队的前进。多耳哥洛可夫率领的前锋部队已经在8月23日到了奔得森山口（这个山口是通向阿喀耳的通路），步兵到了和加·卡拉，骑兵在塔尔萨坎。威根特斯坦因亲王指挥的骑兵于8月27日从塔尔萨坎出发，行军一日，来到和加·卡拉。8月30日傍晚，罗马金将军同总部一起也到达和加·卡拉营地，并检阅了步兵。多耳哥洛可夫则自奔得森而来。8月31日，在和加·卡拉召开了作战会议，研究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经过讨论，决定军队继续前进，过巴米山口（科兹林斯基山口），进入阿喀耳绿洲，征服帖克人。这时，帖克人的主力集结于格奥克·帖彼，其地距俄军开会之处约五程的距离。罗马金决定迅速进军，希望很快打败土库曼人，以打通通往阿喀耳与谋夫的道路。

罗马金将军率领主力部队中的步兵前往奔得森。9月3日，他在该地举行阅兵，发布命令说："皇帝陛下命我军进攻阿喀耳·帖克绿洲，占领其地，以约束不服从的帖克土库曼人，并确立草原上的安全，这对于我国的发展是绝不可少的。"先锋部队则前往巴米，然后走与科彼特山平行的一条路去伯尔马，沿路发现帖克人在撤往格奥克·帖彼之前把谷物都烧掉了。在离开伯尔马去阿奇曼的途中，索非汗前来向俄军投降，并充当向导，原因是阿奇曼地方的居民2000人都从事农业，没有逃离，他们在向俄军投降时请求不要抢他们的物资和粮食。

在土库曼向导的带领下，俄军于9月7日下午到达格奥克·帖彼附近。[①]当时，帖克人的1.5万名骑兵和3.5万名步兵集中在格奥克·帖彼以东的阿什哈巴德。据说，努尔·维尔地·汗正率领6000帖克人自谋夫而来。数日前，一些有影响的宗教领袖作演讲，动员帖克人拼死同俄国人作战。登吉耳·帖彼城堡的防御工事甚为坚固，其北面和西面由一条深深的壕沟保护，外有土筑的壁垒。后来又

① 格奥克·帖彼是帖克人势力的中心地区。另一地名登吉耳·帖彼，是一城堡，护卫着整个土库曼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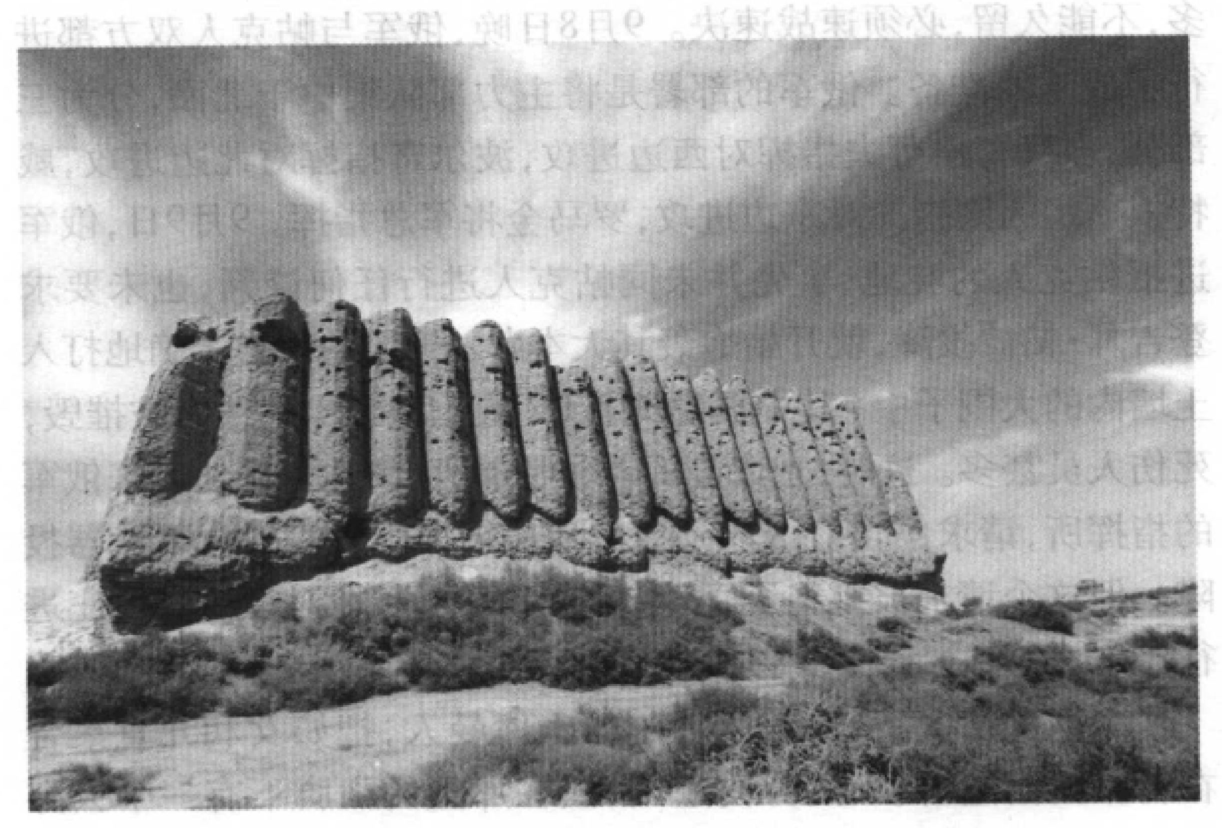
在城堡外面挖了第二道沟，沟中灌满了水。此外，在战壕护墙的后面又安置了几排毡房，毡房之外又有壕沟和护墙。设防壁垒前面的空地上有一些灌溉渠和网状的矮墙，这些土墙围绕着每一块灌溉的庄稼地。要进入城堡，就得越过这么许多的障碍。

罗马金指挥的俄军，由于距里海路途艰苦，运输困难，给养不多，不能久留，必须速战速决。9月8日晚，俄军与帖克人双方都进行了战斗的准备。俄军的部署是将主力部队集中于北面，分为三部分：多耳哥洛可夫指挥对西边进攻，波尔奇指挥对北边进攻，威特根斯坦因则指挥对东边进攻，罗马金将军总指挥。9月9日，俄军进抵帖克人的驻地，事先并未同帖克人进行任何谈判，也未要求登吉耳·帖彼投降，就开始炮轰其大本营。俄军的炮弹准确地打入土墙内的大围子中（其中据说约有1.2万土库曼人），毡房被摧毁，死伤人员甚多。这时，土库曼的首领特赫灭·萨达尔派使者来俄军的指挥所，请求停止射击2个小时，让他能说服帖克人放下武器投降。但这个请求被拒绝了，俄军仍然继续不断地对设防的村庄进行轰击。

在这种情况下，守卫阿乌尔的土库曼人，把妇女和儿童集合在营帐的南边，向山的方向逃出，因在那里的山脚下有一个丢弃了的居住地，为炮火所不能及，便于隐蔽。下午4时，人们开始从营地出逃。这时，罗马金的对策不是诱使帖克人投降，而是迫使他们应战。办法是把他们通通赶回阿乌尔之内，以便在被迫抵抗时将他们全部屠杀。所以，往外逃跑的帖克人没有走多远，就被俄军骑兵堵住。骑兵向帖克人开火，把他们往回赶。坚持向外突围的人都被俄军射杀。穿着各式服装的妇女和半裸体的孩子们，啼哭号叫着向山的方向走去。黝黑而美丽的帖克妇女跪在俄国骑兵的脚下，手中举着吃奶的婴孩，痛哭失声地喊道："即使你们要把我们杀光，也请至少可怜这些孩子吧！为了先知，请不要把他们送回到阿乌尔去，看着他们被你们的炮火打死。"有一些土库曼人跪伏在

地，梦想成为俘虏。但是，骑兵们没有接到生俘土库曼人的命令，他们骑马踏过来，用鞭子抽打，终于迫使他们从地下爬起，重新加入那些哭泣的妇孺的队伍，被驱赶回阿乌尔。

骑兵司令哥里津在完成堵击的任务，把土库曼妇孺赶回阿乌尔以后，回到科彼特山脚下。俄军炮兵则又开始对惊慌失措的土



马雷古堡遗址

库曼妇女儿童和群众进行轰击。几天后，罗马金将军在从伯尔马发出的电报中谈到这次屠杀说："在6个小时当中，我们的12门大炮继续不断地对村庄居住区进行轰击，那里集中了阿喀耳的几乎所有的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超过2万人。"炮击的后果是可怕的。俘虏的土库曼人说，他们有几千人被打死。当俄国军队在阿喀耳屠杀土库曼人的消息传到彼得堡时，没有一家杂志对罗马金的行为表示谴责和反对。

这时，土库曼人又派了使者请求俄军停止炮击，以便进行谈判。俄军不但不接受这个请求，反而一刻不停地猛烈轰击。土库曼

人几次出击，都被哥萨克人射杀而失败。接着，俄军准备在炮火的掩护下派步兵进行突袭。据《莫斯科报》后来发表的数字，当时集合起来进行攻击的俄军人数是1200人。据《新时代》杂志的报导，则是1400人。而守卫登吉耳·帖彼的土库曼人则是1.8万人至2万人。他们看到俄军残忍地屠杀妇女和儿童，愤怒至极，决心以无比的仇恨进行殊死的抵抗。

进攻的俄军必须把七八千土库曼人从灌溉渠和外墙赶出，突击攻取前面的设防堡垒，然后夺取土墙，越过水沟和一系列的毡房，再越过一条壕沟，爬上围墙。这是相当艰难的。因为到达上述壕沟，必须越过矮墙，只能靠赤手空拳爬过，没有工具和器械之助，而帖克人的人数又占绝对优势。由于在进攻之前没有进行侦察，以致部队在前沟处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

9月9日下午5时，俄军开始进攻，炮火轰隆，硝烟弥漫，但还是可以看到哥萨克人为夺得外层工事进行了残酷的战斗。俄军把帖克人赶回后，纷纷跳入壕沟，准备爬过去，但迅即被土库曼人包围，人数对比为40:1。俄军如要前进，就必须爬过前面的护卫墙。这时，帖克人从高处的工事里向哥萨克人抛火，俄军士兵们脚踏肩扛地往上爬，但都被帖克人打下沟底，很少有爬到顶上者。

在这里进行拉锯战时，另一支俄军在北边发动进攻，以便打开通往主墙以内的通道。但在这里障碍更大，第一道壕沟灌满了水，一排一排的毡房由人数大大超过俄军的帖克人守卫着。于是，在俄军同帖克人之间进行了交手和白刃战。帖克人从四面八方拥上来，极为愤怒地与俄军殊死搏斗。妇女们也参加了抵抗，以抛掷石头为战，或向俄国人的头上浇开水，迫使俄军不敢进一步向前。

同时，俄军的右翼也同样遇到障碍，他们被包围，几乎不可能夺取外堡和里面的壕沟。

俄军在遭受重大的损失后无法再继续坚持战斗，开始撤退。

俄军的撤退鼓起了帖克人的百倍勇气。3000帖克人在俄军放弃阿乌尔北边进攻时追上来，英勇无比地与俄军搏斗。后撤中的哥萨克人转过身，拿着上了刺刀的枪对着帖克人。帖克人冲向刺刀，伸出臂膀，把枪支握住，形成一个弄道，让其他的帖克人冲过。俄军由于怕伤及自己人没有开枪射击。帖克人冲破敌阵，拥向俄军炮兵阵地，开始用刀砍炮手。这时俄军又开火了，帖克人成群地被射死，一部分人逃回阿乌尔。

晚上，帖克人未敢再出击。半夜时俄军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撤退。而土库曼人则在讨论局势，他们要继续同俄国人战斗。天明后（9月10日）土库曼人发现俄军已撤退，立即追击。当时天气酷热，干燥多尘土，故俄军撤退时惊慌失措，无心恋战。帖克人驰至背后，射死许多俄国人。俄军一路上既无粮草，弹药亦尽，绝大部分骆驼死去，又担心土库曼人再来追击，困顿疲惫地于9月15日到达伯尔马。由于没有粮食，俄军不得不继续行军，同时派骑兵去契基什拉尔准备部队的给养。9月30日，骑兵到达察特，遇上特尔卡索夫将军，他是奉命来接替拉扎列夫将军职务的。这位新的统帅在次日前往撤退部队主力所在的塔尔萨坎，在那里检阅了部队。在他的指挥下，俄军于11月初到了契基什拉尔。俄军失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中亚，土库曼人成群地出现于阿姆河，宣布他们战胜了俄国人，甚至把俄国人在登吉耳·帖彼丢下的枪支呈献给希瓦汗。此后，土库曼人的侵袭就更加大胆了。

这次战争俄军死亡454人，耗资1000万卢布，土库曼人则死了4000人，其中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土库曼人的首领伯尔地·穆拉德·汗在这次战争中战死。俄军屠杀土库曼妇孺罪行的主要负责者是罗马金和马兰姆上校。美国作者舒勒分析他们屠杀土库曼人的动机是为了在同突厥斯坦军区的竞争中获得荣誉。[①]当时控制

① 舒勒：《突厥斯坦》（Eugene Schuyler,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英文版，第1卷，第237页，伦敦1876年版。

土库曼地区的任务，实际上已经由突厥斯坦军区转移到外里海军区。早在俄军这次侵略阿嗒耳以前10年，奥伦堡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就说过，希瓦的征服包括土库曼人的征服，土库曼地区将会变成第二个高加索。

1879年俄国进攻阿喀耳帖克人，有两个著名的人物参加，即爱德蒙·奥朵诺万和阿里汗诺夫。后者当时以阿尔斯基的笔名对这次战役作了报道。这些报道都以通讯的形式发表在《莫斯科报》上。阿里汗诺夫后来当了谋夫的长官。关于这次战役的主要史料，除官方的正式报告外，就是阿里汗诺夫的这些报道了。这次战争的失败，引起了俄国社会对中亚问题的兴趣。当时所有的俄国报纸都对罗马金进行了谴责和批评。特别是这次战争刚一结束（1880年春），英国就出版了马尔文根据俄国报刊发表的大量通讯写成的大部头著作：《对阿喀耳帖克人的战争》。马尔文是关于土库曼问题的权威，该书的内容即主要根据他的著作所提供的资料。

当俄国进攻帖克土库曼人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谋夫问题立即在英国的两院中提了出来。英国质问俄国的意图何在。1879年7月9日，俄国大使舒瓦洛夫向萨尔兹伯里勋爵保证说，俄国政府没有意图要从里海派军占领谋夫，这次只是进攻帖克人。同时，英国驻彼得堡的代表达弗林勋爵警告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M.de Giers）。吉尔斯又在7月16日向英国作特别保证说，俄国无意占领谋夫。7月30日，又再次作出保证。9月19日，沙皇又特别批准向英国再作这一保证。

当时，英国统治集团基本上是避免与俄国发生冲突，特别是要避免同俄国发生战争，即使是曾经被认为是强硬派的李顿勋爵（Lord Lytton），也在其于1880年1月7日发表的关于中亚的备忘录中说："我一直在强烈地思考着在中亚同俄国作战的问题。但是，我越是仔细思考这一劫难，就越感到厌恶，这种厌恶几乎近于恐



怖。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我们可能会取胜，因为我们能够以优越得多的武装力量来同俄国在阿姆河上作战。但是，我们却应考虑胜利的后果。我们可能会在各个汗国中挑起一场穆斯林的起义。试想，如果再发生一次得到一支胜利之师支持的印度士兵起义，其情景所呈现出来的恐怖之状，我们是能够理解的。”这就是英国始终不敢同俄国开战的原因。而这也就是俄国在中亚敢于肆无忌惮地进行扩展的主要原因。

俄国在阿喀耳战争中的失败，无疑对沙俄帝国在国外和在中亚的威望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俄国不可避免地会要再次对阿喀耳进行报复性的进攻。但要进行这种征服，困难在于里海以东缺少运输工具运送战争物资，故关于建筑外里海铁路的计划（该计划是安能可夫将军建议的）也就引起了俄国政府的重视。为了对付俄国铁路的推进，后来英国也决定在奎达以北的地方修建铁路，一直修到辟申高地（该地距坎大哈不到100英里，距赫拉特469英里）。

第二节　格奥克·帖彼的夺取与列色尔的考察

1879年罗马金进攻阿喀耳失败以后，土库曼人仍然袭击周邻地区。在里海方面，他们继续进攻俄国人。[①]布哈拉汗国方面，在1880年年初，有3000土库曼人横扫阿姆河岸，抢掠了查尔周附近的一些村庄。这些事件对俄国的威望是严重的打击，正如同1857年的印度士兵起义对英国的打击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斯科别列夫也开始感到失望。他给彼得堡写信说：“如果我们考虑一下

① 克劳斯：《俄国在亚洲》（Krausse, A.S.,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a Study, 1558-1899.），英文版，第96页，1973年重印本。

过去六年中我们的处境，那么我们不能不认为，前面是深渊，甚为可怕，因为那可以使帝国的经济和政治瓦解。英国人已使亚洲人相信，他们已迫使我们在君士坦丁堡前停下来，并放弃巴尔干半岛。由于英国特务的积极活动，对我们不利的柏林条约文本已经传遍亚洲，伟大的上帝竟如此使俄国人伤心。”①

1880年1月，沙皇亚力山大二世召集大臣开会。接着米留金主持在陆军部召开了其他人员参加的会议，充分地讨论了对付中亚事件的方式方法。他们认为，1879年进攻阿喀耳的失败是由于运输上的失误。罗马金依靠的骆驼，成千地死于沙漠中，而在作战中又没有对格奥克·帖彼实行持续的围攻，在突击中遭到失败。经过研究，沙皇决定派突厥斯坦军区的斯科别列夫将军率军前去解决土库曼的事务。指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背离既定的方针，否则就是对欧亚各国示弱，要更大胆地行动，以完成使命。当然，这也是为了对帖克土库曼人进行报复，安定当地秩序并夺取土库曼地区。斯科别列夫生于1841年，20岁从军。1863年参加镇压波兰起义有功，获得爵位与荣誉。1871~1875年间在中亚服役，是进攻希瓦汗国的将领之一。1876年，镇压浩罕起义，随后任费尔干纳省长。1877~1878年参加俄土战争，在进攻普列夫那时指挥俄军左翼。1880年初，他从俄土战争任所返回。这次进攻土库曼人，名义上是由高加索军区总司令任指挥官，实际上由斯科别列夫负责，便于行事。斯科别列夫名义是“在外里海作战的临时指挥官”，有进行作战准备和行动的充分权力，有同中亚邻国进行谈判的权力，有对被征服地区组织和管理的权力，但他作为原突厥斯坦军区的军官，却没有得到高加索军区军官们的衷心支持。

斯科别列夫将军在1880年5月25日到达契基什拉尔，随同他

① 斯克兰、罗思：《亚洲的心脏》（F.H.Skine and E.D.Ross, The Heart of Asia），英文版，第287页，伦敦1898年版。

来的有俄国军事运输总监安能可夫将军。是年年末(12月24日),又有库罗帕特金上校(Alexis Kurapatkine)来担任他的参谋长。此外,他的总部还有几个著名人物,如彼特鲁塞维奇·格洛德可夫和李奥可维奇等。[①]斯科别列夫曾经说过:"库罗帕特金是能够执行如此危险使命的惟一人选。"当时,克拉斯诺沃兹克被选定为进攻的基地。安能可夫建议,从里海海岸的米海衣洛夫斯克修一条铁路,通到克孜耳·阿尔瓦特。但斯科别列夫未予以积极支持。[②]当时组织了一个特别的铁道兵团,把战争物资运到了米海衣洛夫斯克海湾的基地乌宗·阿达,并且在1880年底以前建成了从乌宗·阿达到穆拉·卡里之间的一段13英里长的铁路。

在开始进攻之前,斯科别列夫对帖克人的地区进行了调查。他在对契基什拉尔及总的情况作了普遍的了解以后,就前进到巴米。这是阿喀耳绿洲的入口处的一个土库曼据点,从这个据点可以控制从契基什拉尔和克拉斯诺沃兹克来的道路。斯科别列夫在6月10日占据了巴米,其地距土库曼人的首府格奥克·帖彼仅70英里。7月13日,他率领1000人去侦察土库曼人的中央居住地,于17日到达厄格曼·巴特尔。这是一个帖克人的村子,距格奥克·帖彼6英里。斯科别列夫在这里扎营,并派人去观察帖克人的情况。据了解,这个营地是由土筑的围栅围着。山脚下的堡垒名叫养吉·卡拉。中央的据点是登吉耳·帖彼,在西北角的高地上。第三个据点叫格奥克·帖彼,是一片土房子,不甚可观。登吉耳·帖彼是一个不

① 库罗帕特金是斯科别列夫的左右手,早在征服希瓦和进攻浩罕时,就在其手下服务。普列夫那战役与进攻君士坦丁堡时,他均任斯科别列夫的参谋长。斯科别列夫奉命来进攻土库曼,首先就打电报把他从伊犁召来。当时,库罗帕特金由于在伊犁过度疲劳,正在撒马儿罕休息。11月,他奉沙皇之命从撒马儿罕出发,带了一支500人的部队,经布哈拉、查尔周,再取道希瓦(避开帖克人),11月24日到达斯科别列夫的总部。彼特鲁塞维奇对土库曼人具有丰富的知识,写了许多通讯。李奥可维奇是军事科学院的教授。

② 马尔文:《俄国人在谋夫与赫拉特》(C.T.Marvin,The Russians at Merv and Herat),英文版,第357页,伦敦1883年版。

规则的平行四边形，大约1平方英里。周围的土墙，有18英尺厚，里面10英尺高，外部则高低不同，平均高度约15英尺。一条壕沟不过4英尺深。其西北角的高地上，安放了土库曼人的一门大炮。3万土库曼人拥挤在这个土围子中，从流过该地的一条溪中取水。经过调查，斯科别列夫认为，只有经过围攻才能拿下土库曼人的据地。于是，他率部返回巴米，途中遭到土库曼人的袭击。当时，土库曼人为了堵绝俄军给养而进行的这类袭击活动，深入到了俄军的克孜耳·阿尔瓦特基地的后方。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俄国政府从高加索调来1.2万人和100门炮，并为300英里沙漠的进军准备了大量的给养和物资。到1880年12月初，一切进攻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了。

当时，从阿什哈巴德到阿富汗西部赫拉特的距离，比从塔什干到布哈拉的距离还要近。故世界上普遍认为，从俄国去印度的道路是经过外里海地区，而不是经过突厥斯坦。彼得堡的舆论也认为，应将此任务交给高加索军区去完成。沙俄把伊犁地区归还中国以后，突厥斯坦总督府变成了"草原政府"。以前由突厥斯坦当局掌管，并由其在希瓦的据点具体管辖的咸海和里海间的土库曼人，现在已交给了阿什哈巴德当局，而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将军又因担心中国伊犁当局的威胁在后，遂没有参加这次对土库曼人的进攻。但高加索军区和突厥斯坦当局之间还是有竞争的。考夫曼虽未负责这次的军事行动，却对斯科别列夫表示了支持。为了响应彼得堡下达的关于支援进攻格奥克·帖彼的命令，考夫曼在1880年11月派出军队，经过希瓦汗国，对土库曼人施加压力；并写信给斯科别列夫，要他赶紧拿下格奥克·帖彼，否则不能维持突厥斯坦的秩序。而高加索方面则不同，当时高加索总督是米海伊尔大公。斯科别列夫是一名突厥斯坦方面的军官，俄国政府派他来补救一名高加索将军的错误，这对第比利斯政府乃是一个耻辱。因此，在斯科别列夫到达第比利斯的时候，米海伊尔就下了一



个口头命令，要高加索的主要军官们对他敬而远之，不给他以帮助。斯科别列夫在征服格奥克·帖彼的过程中，需要从高加索基地得到兵员和给养（包括军械、子弹等）。实际上，他后来遇到的困难并不是土库曼据点的巨大土围墙，而是高加索军官们的敌对情绪。①

在沙俄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帖克土库曼人在1880年底派了使者到希瓦汗那里请求援助，以抵抗俄国人，但希瓦汗却劝他们向俄军投降，归顺白沙皇（考夫曼外号白沙皇）。土库曼人感到失望，他们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来抗敌。土库曼驻地的防卫主要由两个首领领导，一个是马赫杜姆·库里·汗，另一个是特赫灭·萨达尔。后者在1879年罗马金来侵时曾投降俄军，后来因俄军待他不好而逃回，参加帖克人的防御。他在俄营时学会了俄国人建筑工事的方法，现在即以此方法救其同胞。②

1881年1月1日，俄军分三路开始向格奥克·帖彼地区发动进攻。最先是猛攻悬崖下的营地养吉·卡拉。南面的一路由库罗帕特金指挥，从后方突破壕沟，以激烈的炮火迫使帖克人撤出该地，退往登吉耳·帖彼。入夜，土库曼人拼命反攻，想夺回养吉·卡拉，但每次都被俄军炮火赶回。1月3日，俄国军营前移到帖克人放弃的养吉·卡拉。

1月4日，俄军第一次进攻登吉耳·帖彼。这时，土库曼人得到来自谋夫的5000人的支援，就愤怒地向围攻的俄军出击。他们一手拿着火枪，一手持大刀，向俄军砍杀。战斗极为惨烈，满地都是头颅与肢体。在俄军的左翼，土库曼人丢下300多具尸体，而俄军的彼特鲁塞维奇上校在这次战斗中阵亡，他曾对征服土库曼战争的情况做过大量的报道。

---

① 马尔文：《俄国人在谋夫与赫拉特》（C.T.Marvin, The Russians at Merv and Herat），英文版，第455–456页，伦敦1883年版。

② 马尔文：《俄国人在赫拉特大门》（Marvin, C.T.The Russians at the gates of Herat.New york, 1885.），英文版，第7页。

1月9日，被包围的帖克人举行第二次出击。他们在黑暗中攻入有2600人的俄军阵地，夺得外围工事与壕沟，破坏炮兵阵地，并夺取了四门山炮和三面军旗。另一部分出击者朝养吉·卡拉的营地奔来，重新夺得壕沟和失去的枪支。

1月10日，土库曼人进行了第三次出击。这些出击一般是在日落以后和新月升上之前的黑暗时分进行。这次，俄国后备队夺回了被土库曼人抢去的所有战利品，土库曼人仅带走了一门在移动时被拆开无用的山炮。

1月16日，俄军的战壕推进到土库曼壕沟以东24英尺以内的地区。1月20日，开始突破防御工事，俄军的炮火集中轰击东南角附近的一个据点，石油弹倾泻到帖克人居住的围子内密集的毡房之上，其中有逃到该处来避难的妇女和儿童7000人。炮火引起的大火烧到每个角落。可是，那些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土库曼人竟坚持抵抗了三个星期。

俄军计划在1月24日早晨7时发起最后攻击。组成四个支队，分别由斯科别列夫、科泽耳可夫、库罗帕特金和盖达洛夫指挥。先一日（23日），俄军在格奥克·帖彼东南约100码的壁垒（土堤）底下挖掘坑道，装上一吨多炸药。24日晨进攻的信号升起，俄军点燃了坑道中的炸药，炸开一条宽阔的入口，把300英尺的坚壁夷为平地，压倒了数百守卫者。俄军的一个支队冲过由炸药炸开的缺口，蜂拥进入土库曼人的营地。盖达洛夫率领的一个支队则向前跃过西南角的矮墙，再向北冲进，夺得一个制高点，可以控制土库曼人的营帐。曾经在距科彼特山支脉12英里远处观察这次进攻的奥朵诺万说，他见到一大群骑马的人从北面冲出，其后面跟着混乱的逃跑的群众。俄国人在登吉耳·帖彼高地上挥动着旗帜。俄军各路人马从各个缺口一拥而入，对土库曼人不分男女老幼一概屠杀。甚至在土库曼人不再进行抵抗，混乱地向谋夫方向逃跑时，俄军仍然对他们进行毫不留情的屠杀。土库曼人逃走时，斯科别列夫



还令部队追杀达10英里或发射炮弹轰击，或用马刀将他们砍倒，直到天黑了才停止追击。在短短的数小时之内，1000名俄国兵杀了8000土库曼人，后来又在城堡的下面发现6500具尸体。

一个当时担任翻译的亚美尼亚犹太人塞缪耳·古罗维奇，后来告诉马尔文说：这次的屠杀是骇人听闻的，1000名俄国兵在数小时之内竟砍杀了8000土库曼人，整个地区都被尸体盖满了。土库曼人就像新割下的稻草一样一排一排地躺在那里。在格奥克·帖彼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抢劫，俄军士兵被允许在战斗结束后进行大屠杀和大抢劫。据俄军指挥官斯科别列夫的估计，在这次战役中土库曼人共死了2万人。帖克人的两个首领特赫灭·萨达尔和马赫杜姆·库里逃往谋夫。

斯科别列夫紧跟着占据了阿喀耳帖克人的首府格奥克·帖彼以东27英里的阿什哈巴德，并派库罗帕特金从那里去谋夫绿洲。当时普遍认为，斯科别列夫即将占领谋夫。俄国征服土库曼地区前后共花了6年的时间。对土库曼的战争，不但得到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的支持，而且也得到希瓦和布哈拉的支援。希瓦和布哈拉给俄军供应给养和骆驼。考夫曼派去支援进攻格奥克·帖彼的军队，在返回途中受到希瓦汗的接待。所以，突厥斯坦代理总督科尔帕可夫斯基给希瓦汗写了感谢信，同时还要求希瓦汗利用其对谋夫土库曼长老们的影响，使土库曼人保持平静。

俄国征服土库曼地区后，即在1881年5月6日宣布外里海地区为一个省，附属于高加索总督，斯科别列夫被任命为该省的长官。外里海省的范围包括原希瓦汗国领土的大部分，从里海经卡拉库姆沙漠，延伸到阿姆河，其北界为乌斯特·尤尔特高地，南面为阿特烈克河与波斯、阿富汗边界，包括科彼特山的北坡，其居民绝大部分是帖克部落和阿利利部落的土库曼人。外里海省的首府为阿什哈巴德，主要城市有契基什拉尔、亚力山大罗夫斯克、克拉斯诺沃兹克和克孜耳·阿尔瓦特。全省面积38.36万平方英里，人口为

35.2万人。

土库曼人的被镇压和外里海省的建立，使波斯人极为高兴。波斯国王以为，他的北部诸省从此可以免于土库曼人的袭击了。于是，他立即同意了俄国驻波斯大使季诺维也夫的提议：阿特烈克河左岸的地区可以让给波斯，作为交换，波斯国王应放弃作为谋夫绿洲的君主的权力。结果，俄国与波斯于1881年12月21日签订了《阿喀耳·呼罗珊边界协定》。该协定共九条，主要规定以阿特烈克河作为俄、波两国的边界线，同时把阿斯特拉巴德划为俄国的领土。这就是说，波斯彻底放弃了阿姆河以东地区的主权要求，这对于俄国具有重要的意义。俄国的下一步显然是要夺取谋夫，那时谢腊赫斯就将是谋夫的前哨，所以，这也是向赫拉特前进的重要步骤。

1881年12月21日俄国与波斯签订的《阿喀耳·呼罗珊边界协定》如下：

一、里海以东俄国同波斯领土之间的边界线确定如下：以始于哈三·库利湾（Hasan Kuli）的阿特烈克河河道作为边界线，直到察特。从察特起，边界线转向东北方向，经桑古达格（Songou Dagh）山和撒格里姆（Sagirim）山的山脊，再从那里向北，到昌得尔（Chandir）河，在察坎·卡勒（Tchakan Kale）地方到达该河的河床。从察坎·卡勒起，边界线向北，到达（那将昌得尔河和松巴尔河Sumbar谷分开的）山的山脊，然后沿着这些山的山脊向东，下至于松巴尔河的河床（其地在阿奇·阿盖安Ach-Agaian溪流入松巴尔河的地方）。从这个地方往东，松巴尔河的河床便是边界的标志，直到美结特·代恩（Medjet Daine）废墟。通往都尔龙（Durrun）的道路从这里成为边界线，直到科彼得山山脊，边界沿着该山的山脊向东南走，但在其到达吉阿美（Giamab）山口的上部之前，又在山中转向南（这些山将松巴尔河河谷同吉阿美河之源分开）。从

此处起，边界线取东南方向经过密西诺山（Misino）和朝贝斯特山（Tchoubest）的山巅，到达从吉阿美去拉巴布（Rabab）的道路，经过一俄里的距离到达拉巴布之北。边界线又从这里沿着山脊到达达兰格山（Dalang）的山巅，从那里，经过海拉巴德（Khairabad）村的北边，取东北方向延伸到格奥克·克塔耳（Geok Keital）的边界。从格奥克·克塔耳的边界，边界线经过通往非鲁兹河（Firuzr）的峡谷，该河在非鲁兹村的北边穿过该峡谷。从那里起，边界线又取东南方向到达河谷南边的山脉之巅（从阿什哈巴德去非鲁兹的路即经过该河谷），并沿着这些山脉的山梁到达山之最东边的一点。边界线从这里又越过到达阿色耳姆（Aselm）山最北的山顶，沿着其山脊取东南方向经过，然后缘边绕过到达克尔特其那（Keltechina）村之北。边界线又到达吉利考山（Ziri Kou）和克兹耳山（Kizil Dagh）的会合点，又从那里向东南沿着吉利考山的山顶前进，直到其进入巴巴·都尔马兹河（Baba Durmaz）的河谷。然后又取向北的方向，在从噶瓦尔斯（Gavars）到鲁特法巴德（Lutfabad）的路上到达绿洲，将巴巴·都尔马兹城堡留在东面。

二、在本协定的第一条中，俄国同波斯的边界所要经过的一些主要地点已经指明。缔约双方将任命专门委员，以勘察边界线上的地点，并建立界标。上述专门委员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将由缔约双方互相协商决定。

三、吉阿美堡和库耳库拉布堡（Kulkulab）位于峡谷中，灌溉着外里海省土地的河流经过该峡谷。此二城堡在边界线以北（根据本条约的第一条，这条线是作为缔约双方领土之间的边界线），故波斯国王陛下保证在从本协定批准书交换之时起一年的时间内撤出上述城堡，但有权在上述时间以内把吉阿美和库耳库拉布二堡的居民迁到波斯境内，而俄皇陛下则担保不在上述这些地方建立堡垒，不在那里移居任何土库曼的家庭。

四、非鲁兹河以及其他灌溉（与波斯边境相接的）外里海省

其他诸河的河源，都在波斯境内，因此，波斯国王陛下担保，不管什么理由都不准许在上述河流沿线（从其河源到其离开波斯境的全线）建立新的居民点，并且担保不扩展现在的耕种地区，也不以任何借口将比波斯境内目前耕种地区灌溉所需的更大量的水引开。为了遵守和立即实现这个条文，波斯国王陛下的政府保证任命一个足够数量的能胜任的代表，对于违犯者交付严厉惩罚。

五、为了发展外里海省同呼罗珊之间的商业关系，缔约双方保证尽可能地达成一个相互有利的协议，以建立一条适合于上述两省之间的商业交通的行车道路（waggon-road）。

六、波斯国王陛下的政府保证严厉禁止在阿斯特拉巴德省和呼罗珊省的边界线的全线上从波斯境内输出武器和一切战争物资，同时也采取措施阻止给住在波斯境内的土库曼人供应武器。帝俄政府的代表负责监察不从波斯境内输出武器，波斯边境当局将给其提供最有力的支持。俄皇陛下的政府方面，则担保阻止从俄境输出武器和战争物资以供应住在波斯的土库曼人。

七、为了遵守和实现本协定的条款，也为了控制波斯境内土库曼人的活动，俄皇陛下应有权派遣代理人到波斯边境地点。在同双方领土接壤的地区遵守秩序和安宁有关的问题上，其所任命的代理人将在俄、波当局之间的关系中充当中间人。

八、缔约双方之间所签订条约与协定中包含的一切约定与条文，均将继续有效。

九、本协定将由波斯国王陛下和俄皇陛下批准，在四个月内，或尽可能早地在德黑兰由缔约双方的全权代表交换批准书。

为什么说土库曼地区的征服对于俄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呢？首先，俄国更易于对印度进军，因为在里海以东得到新的基地。这时，许多俄国将军谈到了进攻印度的可能性，就是由于俄国占领阿什哈巴德和英国撤出坎大哈而使中亚问题进入新阶段所

致。以前人们认为俄国进攻印度有困难,主要是在运输方面。如在1880~1881年进攻土库曼人时，斯科别列夫从第比利斯到里海的行军,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但在征服后就可以朝发夕至了。过去认为从阿什哈巴德去赫拉特的道路难走,经过考察后发现那是亚洲最容易通行的一条路。

从里海通印度的道路分为三站:第一站,从阿斯特拉巴德到赫拉特(1837年一支4万人的波斯军队走过);第二站,从赫拉特到坎大哈(1880年阿尤布汗率领3万军队走过);第三站,从坎大哈至印度(英国军队走过)。这条路没有自然的障碍,而在征服土库曼地区以后政治上的障碍也没有了。在这以前,一是波斯可能不允许俄国军队从阿斯特拉巴德进军赫拉特时经过伊朗的领土;二是阿喀耳帖克人在未被征服时会阻止俄国利用经过克拉斯诺沃兹克和阿什哈巴德的道路。但在征服土库曼以后,俄国在外里海地区的地位变得很强,只要有一支两三千人的俄国军队驻扎在阿斯特拉巴德,就能割断伊朗本土与里海以东波斯领土之间的一切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波斯与俄国为敌,也能保证从阿斯特拉巴德去马什哈德和赫拉特的道路的安全。前进的军队,一边有戍军驻于从克拉斯诺沃兹克到阿什哈巴德之间的地方，以为保护;另一边则是波斯的巨大盐质沙漠,这是最安全的进军路线了。所以,波斯尽量对俄国表示友好、消除了英国在德黑兰的影响。这样,俄国进军路上的政治障碍也就没有了。

征服土库曼地区以后,俄国的军事地位还在几个方面有了改善。由于俄国进攻印度的基地从突厥斯坦转移到了外里海地区,从外里海的基地到赫拉特的距离比从撒马儿罕到喀布尔的距离缩短了300多英里。外里海的阿什哈巴德距俄国铁路的终点仅7天的路程,而在1879年时,撒马儿罕距奥伦堡却有6个月的路程。那时，整个突厥斯坦的军队不超过5万人，支援部队半年都不能到达,而外里海区的新基地距离高加索只有数天的路程,高加索军

队有15万人，与俄国的主力部队相接。在1878年以前，俄国要进攻印度只能用突厥斯坦的军队，现在则能用高加索的军队了。以前只有一个进军的基地，现在有两个进军基地。海军方面，俄国把海军据点由阿舒拉达转移到了阿斯特拉巴德，曾引起英国的高度关注。这样能使呼罗珊同波斯脱离，让俄国吞并里海与赫拉特之间的整个肥沃地区，这也将使俄国得到里海的主要港口，得到中亚商品的主要出口地。阿斯特拉巴德、马什哈德、赫拉特和坎大哈这四座大城都处在入侵印度的大路上，波斯无力保护它们。

所以，早在拉扎列夫进攻阿喀耳时，俄国外交部副国务秘书若米尼男爵（Baron Jomini）就曾在1879年7月16日对英国的达弗林勋爵说过：拉扎列夫进攻阿喀耳·帖克绿洲如果成功并兼并其地，则"将为我们今后进攻印度提供一个基地。而英国政府如占领赫拉特，也将威胁到我们现在在中亚的地位"。俄国的马尔腾斯教授（Martens）则说："赫拉特对俄国亦如对英国一样很重要。如果说它是通印度的钥匙，那也可以说它是通中亚的钥匙。如果我们在那里，我们就能威胁你们在印度的地位；如果你们在那里，你们也能威胁我们在中亚的地位。"这位俄国教授认为，赫拉特不应属于阿富汗，而应属于波斯。他还主张俄国占有阿富汗突厥斯坦（阿姆河与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地区）。

正在俄国征服格奥克·帖彼时，沙皇亚力山大二世于1881年3月1日在彼得堡被民意党人炸死。亚力山大三世（1881~1894年）即位为沙皇。为了安抚英国和波斯，沙皇将斯科别列夫将军召回，另派科马罗夫接替他的职务。亚力山大三世还主张不用军事征服的办法，而改用外交手段。因此，他给外里海省当局下达指示，不准越出阿喀耳绿洲向东面谋夫方向进行扩张，也不准威胁波斯边境。可是，这种指示正如同俄国占领奇姆肯特以后不准切尔尼亚也夫进一步扩张的指示一样，都只是让外人听听而已。为了进一步扩张领土，沙俄政府继续派遣人员朝阿富汗方面进行考察，其

中列色尔(Lessar)的考察就是一例。

总的来说,俄国当时对土库曼地区及阿富汗西北边境一带的地理情况并不很了解。如1879年俄国进攻阿喀耳帖克人时,竟连该地区的地图也没有,对其他的情况更是毫无所知。俄国军事运输总监安能可夫在1881年格奥克·帖彼之役中侦察时受了伤,他回来后不久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阿喀耳·帖克绿洲与通印度的道路》,其中提议修筑一条通往印度的铁路。后来英国议会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才使俄国愈益理解到这个计划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

在格奥克·帖彼战役以后11个月,俄国外里海铁路就修到了克孜耳·阿尔瓦特,于1881年通车。[①]当时,还有不少俄国官员建议将铁路继续修到阿姆河,或经过谋夫和赫拉特延伸到英属俾路支的奎达。而当时新任突厥斯坦总督的切尔尼亚也夫将军,则害怕这样将使外里海省的重要性超过突厥斯坦省,所以就支持建筑一条从萨拉托夫(在伏尔加河上)到希瓦北部的昆格拉特的铁路。两种意见不一,争论不休。

于是,安能可夫就派了一些工程师去考察从克孜耳·阿尔瓦特到阿什哈巴德的地区,看把铁路修到阿什哈巴德是否可行。另外,还派了列色尔去考察谢腊赫斯和赫拉特等地。列色尔是安能可夫手下一名年轻的铁路工程师。

当时,由于格奥克·帖彼被俄国征服,土库曼人不再侵入呼罗珊,波斯就重新提出其到赫里鲁德河的所有地方的主权,这将使俄国从谢腊赫斯沿着赫里鲁德河西岸向赫拉特推进成为不可能。因此,俄国就转注于赫里鲁德河的东边,波斯是无权对那里提出主权要求的。俄国的铁路可以从阿什哈巴德经过阿塔克,修到谢腊赫斯,而不影响波斯的主权。可是,这样英国将会提出赫里鲁德

① 外里海铁路,从密海伊罗夫斯克到克孜耳·阿尔瓦特的一段,为217俄里(144英里)。修路费每一英里需4500英镑,总耗资达64.8万英镑。

河以东地区是阿富汗的领土,但阿富汗人没有积极对那里实行管治。俄国人决定实施以上计划,但对赫里鲁德河以东地区的情况不了解,这样才决定派列色尔去考察。

列色尔首次考察在1881年9~10月间,目标是谢腊赫斯。考察队的成员共21人,以谋夫的帖克人阿纳·格耳迪·萨达尔为向导,由一名库尔德人和一名塔塔尔人任翻译。从出发地阿什哈巴德到谢腊赫斯,路程为280俄里(185.5英里),考察历时三个月。列色尔先后访问了谢腊赫斯和谋夫,甚至到了赫拉特附近。在此以前,居住在阿塔克的谋夫帖克人从来没有见过欧洲人。以后,他们才熟悉了俄罗斯人。列色尔的考察在英国引起特别的关注,故对其余地区的考察就只好推迟。他们于1881年12月回到阿什哈巴德。以后,列色尔就去了彼得堡。

1882年,列色尔回到外里海地区,继续对俄国边界和印度边界之间的阿富汗一带进行考察。这次考察发现了一条通往赫拉特的更易走的路。情况是这样的:列色尔在第一次考察中曾确认,安能可夫的修筑俄印铁路的计划是可行的,铁路可以修到谢腊赫斯。但尚待列色尔考察决定的是:从谢腊赫斯是否能修到赫拉特(将铁路修到谢腊赫斯对俄国人极为重要,因为这将大大改善他们在'印度钥匙'的大门赫拉特的战略地位)。安能可夫认为,如果俄国把铁路修到赫拉特,英国也会将印度的铁路从博兰山口(Bolan Pass)修到赫拉特,与之相接(全长只有599英里)。这样,就能建立俄国和英国(不仅是彼得堡和加尔各答之间,而且是伦敦和加尔各答之间)的直接交通联系,从英国到印度只需9天的时间就够了。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赫里鲁德河以东谢腊赫斯与赫拉特之间的地带,由于经常遭到谋夫的萨利克·土库曼人的进攻和破坏,波斯人和阿富汗人都不敢在那里居住,以致荒无人烟。直到俄国人占领格奥克·帖彼以前,波斯人不敢对赫里鲁德河以东的



地方提出主权要求，甚至该河以西波斯占有的地方也不超出马什哈德30英里。在俄国征服格奥克·帖彼以后，波斯人开始在旧谢腊赫斯周围地方耕种，这地方是赫里鲁德河沿岸的最富庶的地方之一。

迄此以前，俄国人对木尔加布河与赫里鲁德河之间的地区无所了解。沿木尔加布河而上，到谋夫以南，分布着萨利克·土库曼人的一些居民区：约洛坦、彭狄和巴拉·木尔加布。再往南，在帕勒帕迈塞斯山的山坡地带，居住着詹姆希德人和帖木西斯人。这两条河之间没有一个居民点，沿库什卡河的所有堡坞都已废弃。库什卡河与赫里鲁德河之间的地区也没有资料，因为没有一个欧洲的探险家曾经到这个地区考察过。

列色尔一行于1882年4月28日从阿什哈巴德出发，5天后到达谢腊赫斯，沿路平安无事。据他多方了解，从谢腊赫斯到南方去的最好的道路是在木尔加布河与赫里鲁德河之间，而不是在波斯境内。他便于5月1日再启程，前往赫里鲁德河的东岸。当时，呼罗珊的波斯总督（波斯国王之弟）鲁克努德·道拉亲王，从马什哈德前来调查波斯的东面边境，在考什德·卡拉、旧谢腊赫斯和帖振河沿线建筑城堡。通过这些手段，呼罗珊当局就夺得了赫里鲁德河以东从来不属于波斯的所有土地。列色尔经过考察后发现，这一带是从外里海省通往赫拉特的一条更好、更易走的路。从谢腊赫斯到赫拉特以西60英里的阿富汗据点之间，其地是开放的，无人居住，对于俄国的推进没有什么障碍。赫里鲁德河的阿富汗一边谢腊赫斯与赫拉特之间的地区，被土库曼人认为是自己的领土，这样，俄国在将来征服其地时可以利用土库曼人的这种要求。其北，在谢腊赫斯和阿什哈巴德之间，土库曼人居住于波斯边境。他们名义上虽臣属于波斯，而实际上与之敌对。这样，在从俄国边境到赫拉特约350英里的距离当中，也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止俄国的入侵。阿什哈巴德的俄国人到赫拉特，要比奎达的英国人到赫拉特

近200英里，而在奎达和赫拉特之间的坎大哈城又敌视英国。可见，所谓的“印度的钥匙”（指赫拉特）是掌握在俄国人的手中，这就是列色尔第二次考察的成果。

列色尔的考察极受英国人的注意，并遭到谴责。他的赫拉特旅行记于1882年11月27日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闭会时罗灵逊少将就这个游记宣读了一篇文章。他说：“列色尔现在为我们找到了俄国和印度之间的直接交通线上失掉的链环。他亲自察看了俄国（过去和未来的）推进的路线。我认为，如果俄国铁路从里海修到了赫拉特，那么，从高加索把货物运到赫拉特，就只需一个星期的时间。”而理查·腾木颇爵士（Sir Richard Temple）则谴责列色尔是一个“俄国特务”。

当时的形势是，英国在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后撤出了坎大哈。英国在战争中花了800万英镑，现在由于格莱斯顿政府的撤离，使这800万英镑的成果付之流水。如果英国占据坎大哈，形势就会好一些，可以阻止俄国进一步向赫拉特的推进。现在，俄国随时可以出兵去占领赫拉特，英国人也就寝食难安了。故在1881年春发表的蓝皮书中，许多英国将军和专家都谈论了英、俄在中亚的竞争和关于保持坎大哈的问题。英国在阿富汗的失败，被归罪于比康斯菲尔德内阁的亚洲政策。英国放弃赫拉特，撤出坎大哈，而俄国向英国提出的和平条件却是英国所不能接受的。俄国报纸要英国静悄悄地待在印度范围之内，不要反对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只有允许俄国吞并直到阿富汗边境的所有中亚地区，才能得到俄国的友谊，甚至还要求吞并阿富汗。但英国的政治家们如比康斯菲尔德、罗灵逊、阿尔吉勒大公（Duke of Argyll）等都告诉俄国说，阿富汗是英国的，正如同布哈拉是俄国的一样。

如果英国不反对俄国夺取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俄国是否会停止在中亚的推进呢？这也很难说。由于列色尔发现了一条通往赫拉特的通道，俄国随时可以向印度进军，即使俄国掌握了君

士坦丁堡，如果有保证印度贸易的需要，俄国还可能会夺取赫拉特与坎大哈。

列色尔在从阿富汗考察返回以后数月又去考察谋夫。他于1882年9月7日到其地，往南到达希瓦的彼得罗亚力山大罗夫斯克堡，再取近路返回阿喀耳·帖克绿洲，于1882年10月7日到达阿什哈巴德。这些都是为下一步侵占谋夫作准备。

第三节　俄军偷袭谋夫

1882年，埃及发生阿拉比领导的反英起义，英国出兵打败了起义军，占领了埃及，在埃及实行殖民统治，并进一步侵略苏丹。这个问题引起俄国的注意。俄国极为反对英国继续留在埃及。俄国发现英国不愿从埃及撤出时，就决定在东方重开中亚问题，建立一个与英国对抗的新基地。这就选定了谋夫。谋夫虽不能与开罗抗衡，谢腊赫斯也不能与亚力山大相比，却是通往赫拉特的起步点。俄国如能控制赫拉特，就可以对英国施加压力。所以，俄国占领谋夫，决非谋夫本地的问题引起的，因为当时谋夫的帖克人是很平静的，并未危及俄国人的安全。

占领谋夫的行动仍然是以特务的考察为先行，被选定来完成这个任务的是阿里汗诺夫。此人是一个达格斯坦人，出生于巴库，原名阿里汗，现名是一个俄罗斯化的名字（当时俄国的亚洲民族臣民乐于将名字俄罗斯化，另一例是瓦里汗诺夫）。阿里汗诺夫受过很好的教育，会写文章。他早年从军，升至高加索哥萨克骑兵团的少校。1873年进攻希瓦时，在斯科别列夫部下任职，后来当了高加索总督米海伊尔大公的副官。俄土战争时，他因与长官发生冲突，受审，被剥夺军阶，成为一名普通的士兵。1879年进攻阿喀耳帖克人时，他被派到罗马金将军手下当兵，并兼任《莫斯科报》的记者，笔名阿尔斯基，写了许多通讯和特写。

阿里汗诺夫对谋夫的考察，是隐藏在商队中进行的。俄国人打垮阿喀耳绿洲的帖克土库曼人以后，在阿什哈巴德等地建立市场，由亚美尼亚商人在那里开设商店，给当地人供应商品，并对土库曼人采取友好态度。这样就引起当地人的好感，以致在谋夫绿洲产生了亲俄的集团。同样也影响到赫拉特，在那里也产生了亲俄派。1881年9月18日，亚美尼亚商人科西赫率领的商队到达阿什哈巴德，他是莫斯科康声公司的代理人。该商队的目的是要占领阿喀耳、谋夫和呼罗珊的市场，以阻止其落到英国人的手中。商队到达后不久，就开始了商业活动。商店于9月27日开张。11月上旬，一个谋夫的代表团，由巴巴汗率领来到阿什哈巴德。科西赫与这位巴巴汗相识，遂从他那了解到谋夫的一些情况。巴巴汗对科西赫说，谋夫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科西赫表示想率商队去谋夫，巴巴汗同意，并说要派卫队来保护他的商队。在这以后，谋夫的帖克人就经常到阿什哈巴德来，购买商队的东西。而阿喀耳帖克人由于尚未从战争的破坏恢复过来，其购买力反而不如谋夫的帖克人。谋夫的帖克人因常去布哈拉的市场，对俄国货物比较熟悉。

科西赫的商队决定赶快到谋夫去，阿什哈巴德的俄国当局则派阿里汗诺夫随同该商队一起前往，对谋夫绿洲进行秘密的军事考察。名义上他是科西赫的书记，兼任翻译。商队于1882年2月从阿什哈巴德出发，取道卡赫卡和帖振绿洲前往谋夫。这条路约有230英里，分为六站。而从谋夫去赫拉特，也只有240英里了。他们一行沿路进行了考察，于2月27日夜里到达谋夫，住到帖克人当中，没有任何人知晓。因为事前他们已派法即勒·别克（这是一个俄罗斯化了的希瓦人）先期去那里同帖克人当中的亲俄派联系，以安排对商队的保护工作，并寻找向导。

可是，俄国商队的到来还是被当地人知道了。次日晨，在谋夫召开了汗和长老们的会议。这个会议由15人组成，其成员平等地代表不同的氏族，如维基勒氏族的代表是努尔·维尔地·汗的儿子



马赫杜姆·库里·汗，别格氏族的代表是哈拉·库里·汗，奥塔迷失氏族的代表是迈利·汗，等等。会议把俄国人召去进行询问。接见之初沉默了许久。阿里汗诺夫首先说："我们来这里纯粹是为了贸易。"接着，就有一位老人发言，要求俄国人返回阿什哈巴德去。阿里汗诺夫对他们进行了警告，坚持要进行贸易。最后，谋夫当局允许俄国商队停留两三个集市日。谋夫人在会见中向阿里汗诺夫提出了如下一些问题：俄国人来此的目的是什么？在俄国穆斯林的境况如何？俄国同土耳其的战争是怎样结束的？白沙皇现在在同谁作战？俄国征服阿喀耳的原因是什么？俄国人会进攻谋夫吗？努尔·维尔地·汗的遗孀古尔·加马勒，在谋夫颇有威望，比其子马赫杜姆·库里·汗更能影响维基勒氏族。阿里汗诺夫依靠她的支持，才能在谋夫进行一些考察工作。

阿里汗诺夫在谋夫一共停留了半月的时间。在这期间，他考察了整个绿洲，并在一天的黎明时偷偷地考察了谋夫的城堡。他还前往木尔加布河，观察谋夫的堡垒及其大炮和炮兵。在了解谋夫的人数时，谋夫人有意地夸大其数字，试图使人相信他们有10万毡房。阿里汗诺夫收集这方面的情况，估计是4.6万毡房，或23万人，其中有3.6万毡房全属于帖克人。这些帖克人是考什德汗从谢腊赫斯带来以征服谋夫绿洲的。他们作为征服者统治着全绿洲和所有的灌溉渠。其余的一万毡房属于其他的部落，如阿喀耳部、萨利克部、萨鲁尔部、艾尔萨利部、阿塔部、马赫提姆部、约穆德部、密卓尔部、和加部、失赫部。还有26户犹太人，以经商为职业，地位最低。谋夫的帖克人由四个主要的氏族组成，他们是锡奇马兹、巴克什、维基勒、别克。前两个氏族组成为奥塔迷失部，居于绿洲的西南部。后两个氏族组成为脱脱迷失部，居于绿洲的其余地方。这些氏族又再分为26个分支，各有自己的名字。土库曼人的主要职业是农业和畜牧业，只有少数的手工艺人，如铁匠、制靴者、制马鞍者、银匠等，地位低贱，妇女以刺绣和制地毯闻名遐迩。

谋夫绿洲比阿喀耳绿洲更富。居民拥有牲畜242群，或约16万头羊、26群骆驼、11500匹马、2.3万头驴。三分之二的居民从事农业，播种小麦，也生产棉花与西瓜、甜瓜、葡萄、桑葚、石榴、桃等水果。集市每星期举行两次（星期二、星期六），赶场时市场上达七八千人，但无女人。阿里汗诺夫同科西赫二人有一次穿着帖克服装去赶场，被群众发现受到包围。

阿里汗诺夫说服帖克人的首领马赫杜姆·库里·汗去俄国接受了沙皇的礼遇，回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瓦解了土库曼人的反俄情绪。阿里汗诺夫一行于3月中旬离开谋夫返回阿什哈巴德，又考察了阿什哈巴德与谋夫之间的另一条道路，在考察中写了详细的笔记，向总督作了报告。

不久，俄方又派了另一个官员纳赛尔别可夫乔装打扮去谋夫，并从那里去阿姆河。这时，帖克人已不敌视俄国人了。这样，俄国当局就对从突厥斯坦去外里海诸绿洲的所有道路都进行了考察。

俄国当局在经过这些考察，充分掌握了土库曼人的情况后，决心夺取谋夫。但在这以前，先要占领帖振。帖振是阿什哈巴德与谋夫之间的一个绿洲，东距谋夫75英里，灌溉着赫拉特与谢腊赫斯的赫里鲁德河（即帖振河）在此没入土库曼沙漠中。帖振绿洲比谋夫绿洲大，以前该地常遭到波斯人的进犯，故帖振绿洲的帖克人在1859年迁往谋夫。1881年俄国攻入格奥克·帖彼之后，波斯人不可能再来进攻帖振，故帖克人又从谋夫迁回帖振。到1882年时其居民达到3600毡帐，水利设施也得到恢复。从阿什哈巴德到帖振绿洲约有120~130英里，通帖振的路沿着阿喀耳绿洲和波斯的阿塔克绿洲走，然后转弯经过北面的帖振平原。自英国从阿富汗撤走后，一小队哥萨克武装定期地被派往帖振，其理由是该地新的居民都是俄国的臣民，俄国要考察该绿洲的地形。斯科别列夫在攻陷格奥克·帖彼后，曾派其参谋长库罗帕特金率军推进到

帖振，发现帖振有数千逃亡者居于其地。俄国人说，那些人既臣服于俄，俄国有权占有其地，并保护他们免于波斯人的攻击。

1883年，俄国任命科马罗夫将军为外里海省的省长。他就职后的第一个行动就借口说帖振的土库曼人抢了波斯的牲畜，于是年冬天派军队去帖振绿洲，占领其地，然后再转注于谋夫，但谋夫的帖克人没有采取防御的措施。

俄国派人考察谋夫和出兵占领帖振，都引起了英国的注意。英国驻彼得堡大使桑通（Sir Edward Thornton）奉命同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进行了讨论。1882年2月29日，吉尔斯对桑通说："俄国没有任何占领谋夫和谢腊赫斯的意图。"俄国在占领帖振后却声明那是考察，而非进军。桑通质问俄国外交部，得到的回答是"一无所知"。

到1883年底，俄国在帖振的地位已经巩固，进攻谋夫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只等待时机的到来。而谋夫绿洲对于俄国是极为重要的。对于这一点，英国政治界也是有所认识的。早在1875年，英国的反俄派罗灵逊就曾经讲过："所有的政治家在研究了这个问题后都认为，俄国如占据了谋夫，将是对印度的危险。俄国将不仅仅是为了贸易，而是瞄着赫拉特。掌握了谋夫的欧洲强国是能任意夺取赫拉特的，因此印度将受到严重威胁。[①]马尔文也说："如果我们（英国人）等待，以至于俄国进入谋夫，并将其哥萨克军驻扎到帕勒帕迈塞斯山脊，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接受俄国提出的他们给两个帝国（俄国和英国）划定的边界，而把威胁印度的最好地点让给俄国，然后撤退。[②]在俄国攻陷格奥克·帖彼之后，马尔文就出版了他写的另一部著作《谋夫，世界的皇后》，来说明谋夫地区的重要性，但是，英国的自由党政府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① 罗灵逊：《中亚问题的后阶段》，转引自克劳斯：《俄国在亚洲》，英文版，第235页。

② 马尔文：《俄国人在赫拉特的大门》（Marvin, C.T. The Russians at the Gates of Herat. New york, 1885.），英文版，第49页。

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1883年，俄国在派军占领帖振后，即将军队集结于希瓦和帖振河上，以备进攻谋夫。具体的做法是：1883年春天派军驻于希瓦的彼得罗·亚力山大罗夫斯克堡；秋天，又从撒马儿罕调来突厥斯坦军区的第十七营以加强该戍军，并参加占领谋夫的行动。科马罗夫与阿里汗诺夫则归高加索总督敦多可夫·科尔萨可夫亲王指挥，两方面必须协同动作。整个占领谋夫的军事行动归彼得堡沙俄当局统一指挥。英国情报机关对俄军的行动是知道的，曾提请印度总督吕朋注意，但被置之不理。

俄国选定在1884年的早期去占领谋夫，是因为当时英国正忙于苏丹事务，无暇顾及中亚。执行这一使命的人仍然是阿里汗诺夫。他根据科马罗夫将军传达的命令前往谋夫。陪同他一起去的有几名骑兵和帖克部首领马赫杜姆·库里·汗。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就到尤素甫汗的毡房住下。[①]次日晨，开群众大会。阿里汗诺夫在会上宣读了科马罗夫将军要求当地人立即向俄国投降的最后通牒，并进行威胁。他说，俄国派去占领帖振的军队不过是先锋部队，其后还有更多的军队正在向谋夫开来。由于阿里汗诺夫早已在谋夫培养了一个强大的亲俄派，他所提出的理由又受到马赫杜姆·库里·汗的支持，故容易得到当地人同意，接受俄国的宗主权。经过阿里汗诺夫的说服，谋夫地方的主要首领和长老们在他带来的一份羊皮纸文件上签了字，并选举一个代表团前往阿什哈巴德。该代表团在路上同驻帖振军队的司令官穆拉托夫中校相会合，于2月6日到达阿什哈巴德。2月7日11时，4个首领和24个土库曼贵人在科马罗夫的客厅里向沙皇宣了誓。宣誓完毕后科马罗夫对他们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在演说中科马罗夫说，已于今晨打了电报去德黑兰，要求波斯把夺去的100峰骆驼归还土库曼人，但演说绝

① 尤素甫汗是由希瓦汗任命的谋夫地区的长官。他是马赫杜姆·库里·汗的兄弟，谋夫地区土库曼人的四个首领之一。这时，尤素甫汗早已被俄国人收买过去了。

未提及从波斯夺来的牲畜问题。俄国正是利用此事为借口，把穆拉托夫的军队集结于帖振的。总之，俄国是利用波斯的衰弱而夺取了谋夫，2月14日谋夫成了俄国的一部分。

科马罗夫决定前往谋夫。在土库曼人的代表团返回时，俄军把能征集的部队都征集起来随其后前往。长老们首先到达谋夫，他们告诉人民，俄军随后即到。这引起了一场轰动。由卡加尔汗所领导的一派强烈抗议俄军的侵略，并威胁说要杀掉服从长老们的任何人。然后，他们就开始讨论驱逐俄国人的最好方法。

谋夫绿洲不大，四周都是沙漠荒原，从那里撤退几乎是不可能的。俄军把三面都控制了，而帖克人的死敌萨利克人则控制了另一面。为了保卫自己，帖克人已建筑了一个巨大的土围子，能集中安置所有的居民及其畜群。但是，在俄国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他们已来不及集中于其内了。谋夫人没有办法，只有听从长老们的决定，向俄国投降。阿里汗诺夫带着他的哥萨克随从进入绿洲。他见到人民的反抗态度，便返回军营。俄军在距谋夫12英里处扎营。

天黑以后，卡加尔汗率领数千骑兵袭击俄营，但被击退。次日晨，俄军向谋夫前进，未遇强烈抵抗就占领了城堡。卡加尔汗逃往阿富汗。谋夫城堡不安全，科马罗夫将军令谋夫人在俄军军官的监督下按欧洲标准另建城堡。

1884年2月15日，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正式告知英国驻俄大使谋夫降俄之事，并宣告俄皇将派一个长官去管治谋夫地区。阿里汗诺夫因偷袭谋夫有功被提升为少校，并被任命为谋夫的长官。马赫杜姆·库里·汗被任命为帖振绿洲的首领。科马罗夫获得白鹰奖章，所管辖的外里海省升格为与突厥斯坦总督区平行的行政区。他被任命为总督，可以直接同波斯、阿富汗等邻国进行外交活动。列色尔被任命为总督的外交代理人。谋夫隶属于外里海省。

俄国占领谋夫的消息在英国引起愤怒，因这一事件并非科马罗夫和阿里汗诺夫二人擅自搞的，而是由俄国政府经过深思熟虑

计划的。这一行动破坏了俄国政府对英国所作的一切保证，影响了俄国的声誉。以前，英国下院对俄国的扩张有两种观点。但在俄国夺取谋夫以后，这两派就一致认为不能再考虑俄国保证的可信，都主张反对俄国的侵略。马尔文在其散发的一本小册子中说："谋夫的被兼并，不可避免地随着要兼并萨利克土库曼人，这将使俄国的统治顺木尔加布河向南延伸到彭狄。"

不但是英国人抱以上的看法，俄国人彼特鲁塞维奇也曾暗示，俄国在占领谋夫后下一步就要来到赫拉特的门下。当时，阿富汗异密完全可以抓住时机，利用当地人民对俄国侵略谋夫的反感情绪，顺赫里鲁德河和木尔加布河往北，直达谢腊赫斯与伊玛姆·布什卡（这两个地方当时被俄国承认为阿富汗的边境），无人阻挡。但是，当时的印度总督吕朋既不支持阿富汗这样做，也不采取任何行动。

俄国既已夺得谋夫，下一步就要推进到阿富汗边境。俄国同阿富汗西北部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1873年的英俄协定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原则地说阿富汗的边界是从和加·萨里赫到谢腊赫斯。1881年，斯托列托夫使用的地图是把阿富汗的边界划在谋夫以南，塞里雅兹（Seriyazi）以北，西端是谢腊赫斯。当时，克拉斯诺沃兹克长官彼特鲁塞维奇已经第一个把边界定在彭狄后面的山下，距赫拉特不到100英里。他在一个关于土库曼人的报告中描述阿富汗和波斯的边界时留下了一个空地，企图使人们承认，在马什哈德与赫拉特之间有一个"无人的地区"，其目的是要在波斯同阿富汗之间打入一个楔形的土库曼地区。俄国在占领谋夫时不可避免地要提出，有权把统治范围延伸到这个楔形地。阿喀耳的征服把俄国的统治延伸到了吉阿乌尔（Gyaoor），谋夫的征服就使俄国的统治延伸到了彭狄。[1]所以，俄国在兼并谋夫后不久

[1] 马尔文：《世界的皇后》（C.Marwin,The Queen of the World），英文版，第450页，伦敦1881年版。

就出版了一张价值6便士的地图。这张地图采纳了彼特鲁塞维奇的意见，在划从阿姆河到谢腊赫斯的阿富汗边界时，竟把边界线南移到距赫拉特50英里以内的地方，即南移到巴拉木尔加布北面的马鲁察克、阿克·拉巴特和佐勒菲卡尔山口以南。这是1885年俄国官方初次对阿富汗边界的正式划法。俄国的这种主张，当然遭到了英国舆论愤怒的拒绝，也遭到阿富汗当局的激烈反对。

俄国侵占谋夫和企图将俄国边界线推进到阿富汗境内的做法，为什么在英国、印度、阿富汗和国际上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响呢？看一下该地区的地理形势就明白了。在谋夫以南，赫里鲁德河与阿姆河之间大致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地带。赫里鲁德河流过赫拉特，其在土库曼的一段称为帖振河，西面为波斯境地。帖振河北段的谢腊赫斯，位于从马什哈德去赫拉特的半路上，距谋夫80英里，距赫拉特202英里，是通呼罗珊的入口，也是通赫拉特的钥匙。旧谢腊赫斯在帖振河之东，阿富汗的边界被认为是在此同波斯的边界相接。但该地已有多年是控制在波斯人的手中，波斯人又在河的西面建筑新谢腊赫斯城，保护它免受谋夫土库曼人的袭击。谢腊赫斯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英国的麦克·格雷戈尔曾经在1875年说过："如果英国不利用谢腊赫斯来防卫自己，那么俄国就会利用其地来作进攻基地。"谁占领了谢腊赫斯，也就掌握了波斯和阿富汗的最富庶的地区。从谢腊赫斯顺帖振河往南40英里，为普勒·伊·哈屯（Pul-i-Khatun）。这是帖振河左岸的一个村子，从此地乘轮子车可容易地通到旧谢腊赫斯。这里距南面的佐勒菲卡尔山口33英里，过去帖克人常常是经过这个山口侵入呼罗珊。

东面的木尔加布河发源于帕勒帕迈塞斯山的北面，它灌溉了谋夫绿洲，其支流为库什卡河。从谋夫绿洲往南，经塞里雅兹，再往南，即彭狄绿洲。彭狄位于帕勒帕迈塞斯山麓，距赫拉特不过140英里。彭狄绿洲大约170平方英里，居民为萨利克土库曼人，对于赫拉特的安全乃是一个关键之地。木尔加布河的主要支流库什卡河，发

源于赫拉特以北的帕勒帕迈塞斯山中，距赫拉特不到40英里，与赫里鲁德河平行，注入木尔加布河之处有阿克·帖彼堡。该堡可控制彭狄绿洲。木尔加布河同赫里鲁德河之间的地区就称为八的吉思。

八的吉思意为多风，紧靠在帕勒帕迈塞斯山的北面。这个地区历来被认为是赫拉特地区的一部分，但同谋夫和谢腊赫斯没有自然的联系。如果站在帕勒帕迈塞斯山的山顶上看，就可自然地将八的吉思分为两部分：右面是库什卡·木尔加布地区，这是俄国从谋夫南进的目标；左面是赫里鲁德河地区，这是俄国从谢腊赫斯南进的目标，再往南就是历史名城赫拉特了。

英国历史家马里逊（Malleson）曾写过一本题为《赫拉特，东方的粮仓和花园》的著作，称赫拉特为东方最古老，而且一度是最富庶的城市。它位于赫里鲁德河的右岸，呈长方形，周围有巨大的土筑工事，达50英尺高，还有围墙和护城河，深沟高垒，地势险要。赫拉特占有重要的位置，具有丰富的资源，农牧业也很发达，又是交通和商业的中心。它同周围国家的首府皆有大路可通，如通喀布尔的路经过哈扎腊山，通巴里黑与布哈拉的路经过迈梅纳，通希瓦的路经过谋夫，通马什哈德、耶兹德、伊斯法罕、锡斯坦也都有路。赫拉特与坎大哈之间是一条长长的狭路，任何人想要去坎大哈，都必须走赫拉特。

在历史上，任何征服者如企图征服印度，就要先占有赫拉特。如果印度或印度的附属国占有了赫拉特，则使侵略印度为不可能，故赫拉特被称为“印度的大门”，或被称为“印度的钥匙”。俄国如占有赫拉特，即意味着占有能够侵略印度的一条路线，并把英国排除于中亚的市场之外。英国如占有赫拉特，即意味着消除俄国侵略印度的一切可能。所以，近代英、俄两国的将军们，如英国的麦克·格雷戈尔与汉姆来（Hamley），俄国的考夫曼与斯科别列夫，都很重视赫拉特。

正由于以上地区在战略上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就成为俄英

两国争夺和斗争的一个焦点。这种斗争具体地体现在围绕阿富汗边界问题的冲突和谈判当中。

第四节 彭狄危机与阿富汗的划界问题

关于阿富汗西北部的边界，1873年的英俄协定曾经原则上认定，是从阿姆河的和加·萨里赫到波斯边境的谢腊赫斯。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克拉斯诺沃兹克长官彼特鲁塞维奇却在1881年说马什哈德和赫拉特之间有一个无人地带，企图以后借口夺取其地。当时，针对这一点，英国想说服俄国就波斯同土库曼的边界（指从阿什哈巴德到谢腊赫斯的那条边界）达成一个解决办法。俄国回答说，这不是英国的事情，如果英国愿意讨论，只可讨论从谢腊赫斯到和加·萨里赫的阿富汗边界问题。

1882年2月22日，英国的格兰维尔同俄国的罗班诺夫亲王举行了特别的会见。其后，俄国表示以前哥尔查可夫达成的协议继续有效。按照那个协议，阿富汗被承认是在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外，但又说那个协议是不完备的。俄国早已准备用一个关于阿富汗边界问题的协议来取代它。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还说，为了阻止阿富汗边境地区发生动乱，给从和加·萨里赫到谢腊赫斯的阿富汗边界予以正式划定是很重要的。由此可见，俄国的外交家们以及官方的军事地图的绘制者们都认为，阿富汗的边界是从和加·萨里赫延伸到谢腊赫斯。如1881年斯科别列夫进攻土库曼时使用的地图与1875年的亚罗斯密斯地图一样，都是这样划的。这条线中惟一没有经外交途径确定下来的一点，是通过木尔加布河的那个地方。

从彼特鲁塞维奇在1881年指出波斯与阿富汗边境的无人空地到俄国人夺取谋夫绿洲，经过了三年时间。在这三年当中，英国的自由党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填充上述无人空地的权力真

空。印度总督吕朋也没有采取行动促使阿富汗异密将赫拉特当局的管辖权扩展到相应的地方去，直至俄国人占领谋夫。

俄国人夺取谋夫，还进一步沿着赫里鲁德河和木尔加布河两个方面向南推进。如1884年5月，科马罗夫将军率军突然占领了谢腊赫斯，并在该地建立堡垒，作为外里海省第五火枪队的仓库，以后又夺取了谢腊赫斯以南赫里鲁德河上的普勒·伊·哈屯。这二地之沦于俄，对英国的利益至关重要，但英国政府和印度总督仍然没有采取反应的行动。在木尔加布河方面，阿里汗诺夫在占据谋夫以后，又率领俄军顺河南下，越过塞里雅兹，深入到彭狄地方阿富汗据点不远处。阿里汗诺夫还写了一封恶毒的信给阿富汗的高速丁·汗（Ghausddin Khan）将军，称他为懦夫，并说了一些令阿富汗人讨厌的话。高速丁·汗以同样的恶语回报，称阿里汗诺夫为想偷窃阿富汗合法领土的窃贼。俄国在以上两条线上的推进，无疑达到了阿富汗的领土之内，这就引起喀布尔的强烈抗议。

俄国向前推进的每一步，都引起英国的疑惧。为了打消英国的顾虑，早在1882年俄国就煞有介事地向英国建议，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划定阿富汗的北部边界，但当时英国政府没有接受。到1884年2月俄国兼并谋夫时，英国于2月29日提出抗议，才要求划定阿富汗的西北边界线。俄国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冲突，乃同意英国的要求。1884年7月，英俄组成了联合的边界委员会来划定阿富汗的北部边界。英国方面的首席代表是龙姆斯登将军（Sir Peter Lumsden），俄国方面的代表为泽林诺伊将军（Zelenoi）。在这里奇怪的是，阿富汗这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边界，竟要由英、俄两个强国来决定，既不要阿富汗人参加这个边界委员会，也不考虑阿富汗当局对自己国家边界的意见和要求。例如：关于边界的划法，俄国主张按民族划界，即主张所有的土库曼人都应划归俄国。这样一种划界标准势必要把阿富汗的大片领土划入俄国版图。就拿八的吉思的情况来说，赫里鲁德河地区有萨鲁尔部的土库曼

人，俄国人说他们代表萨鲁尔人，所以要求占有八的吉思的赫里鲁德河地区。又如木尔加布河支流库什卡河地区有萨利克部的土库曼人，俄国人也要求占有库什卡河地区。总之，俄国突袭谋夫时兼并了许多土库曼部落，就自称有权兼并其余的土库曼部落，这就是所谓的“民族的要求（ethnographical claim）”。英国人是要求按自然（地理）条件来划界，除此以外不承认其他的界线。阿富汗人对于自己国家的边界在哪里，也有自己的看法和要求，其中包括东北部的边界和西北部的边界。以上俄国的划界要求，显然是无理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法国境外有许多人，他们自己的语言是法语，同样，德国境外也有许多人，他们说的是德语，这种情形大概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自己肌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这些部分脱离了本民族的民族生活”。[①]沙俄的要求完全是一种欺负弱国的强权理论。

这里，先叙述阿富汗的西北边界问题。

阿富汗北部边界的西端是在谢腊赫斯，这是1873年英俄协定肯定了的，至于从和加·萨里赫到谢腊赫斯这条线，具体要经过哪些地方，则尚未完全确定下来。俄国在占领谋夫后又转向赫拉特，继续南进。科马罗夫将军不等英、俄两国的划界委员会到来，就抢先占领了赫里鲁德河上的普勒·伊哈屯。阿里汗诺夫也率军溯木尔加布河而南，降服了约洛坦地方的萨利克土库曼人。他为了贯彻那个“民族的要求”，就派特务到彭狄绿洲的萨利克人当中，收买他们，并力图说服他们臣服俄国。彭狄绿洲在约洛坦之南80英里处，位于帕勒帕迈塞斯山的脚下，距赫拉特不过140英里。彭狄之北有沙漠与约洛坦相隔，只有朝赫拉特的那一边才是肥沃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区。所以，从地理上说彭狄是属于赫拉特的，正如同约洛坦是属于谋夫的一样。彭狄绿洲的居民区位于阿克·帖彼堡之南，直到赫拉特。阿克·帖彼堡是彭狄地区的控制点，此堡不但控制着木尔加布河与库什卡河之汇合处，而且能控制两河以内的整个地区，一直到帕勒帕迈塞斯山。阿克·帖彼距普勒·伊·基什提（Pul–i–kishti）仅数英里，是赫拉特的大门。

彭狄绿洲历来是阿富汗的领土，1881年以前的俄国地图都一直把彭狄划在阿富汗境内。早在1840年时，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就曾担保彭狄属于阿富汗。到俄国人侵该地时，其境内主要是萨利克土库曼人。多少年来土库曼人向赫拉特的统治者缴纳贡赋。据此，阿富汗人认为彭狄是赫拉特的一个行政管辖区，有权对彭狄提出主权要求。

住在彭狄的萨利克人有8000户，他们不仅多年来向阿富汗异密纳贡，而且是谋夫的帖克人的死敌，常同后者作战。萨利克人是被一片沙漠地同谋夫分开的，从来没有想成为俄国臣民的愿望，坚决反对俄国人兼并他们的企图。

当阿里汗诺夫到彭狄附近活动并派特务来收买萨利克人时，阿富汗当局就在1884年6月（或7月）派了一小支部队去占领彭狄，目的是为了保护该地，以免被阿里汗诺夫夺去。接着，阿富汗人又前进了20英里，到了塞里雅兹。这是对俄国发出的一个警告。如果俄国当时不占领普勒·伊·哈屯，阿富汗人是不会前进到塞里雅兹的。

阿富汗人占据彭狄以后两个月，英国的划界委员龙姆斯登在9月间离开伦敦，前来中亚。早在他离开伦敦之前，这事就在英国报纸上宣布了，并且得到英国政府的正式承认。但是俄国人对此却佯装不声不响，原因是当时谋夫内部尚不完全稳定，当地人民对俄国侵略者仍大有不满情绪。在这种条件下，俄国要立即进行新的扩张是有顾虑的。



1884年冬（11月中），当龙姆斯登取道伊朗，正要到赫拉特与参加划界的李奇微（Sir West Ridgeway）将军会合时，俄国的外里海总督科马罗夫将军率领一支1200人的部队，沿帖振河南进，占领了普勒·伊·哈屯，接着又占领了佐勒菲卡尔山口和阿克·拉巴特，以及其他通往赫拉特的道路。次年（1885年）2月，科马罗夫将军又占据了彭狄绿洲边缘的普勒·伊·基什提。3月间，俄军以战斗队形向阿富汗前进。阿富汗指挥官率军渡过木尔加布河去迎击。结果，双方发生了战斗。尽管阿富汗军人数众多（4.6万人），战斗得很勇敢，但还是被俄军击败。俄国人遂占据了彭狄绿洲。3月10日至30日发生的这场俄国与阿富汗的边界冲突，被称为彭狄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后，各国报纸都说英、俄之间的战争正在到来，中亚面临一场战争的危机。

在彭狄事件发生时，印度总督达弗林勋爵正在拉瓦尔品第会见阿富汗异密阿布都拉赫曼，而英国则正陷在苏丹同马赫迪教派的起义者作战。尽管英国政府以前作过保证，要维持阿富汗的独立和统一，但这次格莱斯顿却食言，不对俄国的侵略行动作出反应，印度政府也没有给予阿富汗以帮助。实际上，当时英国还是害怕同俄国开战。因此，俄国不顾国际关系准则占领阿富汗领土，竟被说成是“在两国委员会划定边界之前”的行为，而受到宽恕。英国的龙姆斯登将军则仍在那里等待俄国划界委员的到来。

这时，俄国人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土地，英国人只想把俄国人阻止在那里不再南下夺取赫拉特，接着就进行谈判。在谈判中，俄国同意放弃佐勒菲卡尔山口，但坚持要占有彭狄绿洲。俄国建议的边界线是：从赫里鲁德河上的佐勒菲卡尔起，到阿姆河上的和加·萨里赫。英国人同意俄国建议的这条边界线，把彭狄划归俄国。阿富汗人也就无可奈何。实际上，阿富汗异密阿布都拉赫曼个人并不认为彭狄绿洲有佐勒菲卡尔、马鲁察克和古耳兰（Gulran）诸地那么重要。英、俄之间达成的这样一个妥协的解决

办法，乃是以牺牲阿富汗的领土为代价的。当时英国想避免同俄国的一场战争。这一解决办法使阿富汗丧失了赫拉特以北的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彭狄危机这样解决后，科马罗夫将军就在8月22日撤出了佐勒菲卡尔山口。9月10日，在伦敦公布了英俄协定书（Anglo-Russian Protocol），彭狄被划给俄国，并命联合委员会具体划定边界。

在划界的过程中，俄方边界委员试图利用英国伯恩斯（A. Burnes）所画地图上的错误，以求控制阿姆河以南的突厥斯坦平原。以前伯恩斯在前往布哈拉访问后写的旅行报告中说，异密的统治范围达到了和加·萨里赫或哈吉·萨里赫（Haji Salih），伯恩斯就是在那个地方渡过阿姆河的。1873年的英俄协定，也是使用伯恩斯的资料来确定布哈拉汗国同阿富汗北部之间的边界线的（即指关于从和加·萨里赫到谢腊赫斯的规定）。现在，在具体划界时就提出：和加·萨里赫究竟在何处呢？尽管多年以来阿富汗人和布哈拉人都知道和加·萨里赫的确切位置，但俄方边界委员还是利用1873年英俄协定中含糊不清的问题，在1886年9月间中断了谈判。英国人坚持不让，最后俄国人只好接受1873年协定的规定。协定书于1887年7~8月签字，阿富汗人又付出了代价，放弃了彭狄地区的更多土地。这次谈判中英方的首席委员是李奇微，故1887年的边界线被称为李奇微线。

当时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条边界线将维持不住，俄国人终将吞并兴都库什山以北阿富汗的所有领土。事实上，在1887年以后的数年中，沿着阿富汗的北部边界还是继续发生了战斗。1889年，英国人不得不再次声明，俄国人向赫拉特的任何推进都将被认为是宣战。

英、俄之间斗争的另一个焦点是在阿富汗北部边界的东端，这里的斗争早在俄国吞并谋夫绿洲之前就开始了。首先，这也是由于1873年英俄协定中一些不明确之处所引起的。例如：（1）瓦



罕，据1873年协定，被划给了阿富汗，但瓦罕所属的地区有一部分是在喷赤河（阿姆河上游）的右岸，这部分是属于中国帕米尔的范围。（2）达尔瓦兹，该地于1877~1878年被布哈拉汗国兼并，达尔瓦兹所属的地区主要是在喷赤河的右岸，但也有几个地方是在该河的左岸，也即在1873年协定规定的阿富汗境内。（3）什格南与罗善，1873年协定中没有提到这两个地区。阿富汗认为这两个地区是八答黑商的附属地，而1873年协定则把八答黑商给予了阿富汗。什格南的首府及一小部分属地在喷赤河左岸（即属于阿富汗），但大部分属地是在该河的右岸（即在1873年协定规定的阿富汗边界线之外）。

由于1873年协定拟制时，英、俄两国对阿姆河河源的地理情况模糊不清，而以上几个国家和地区又地跨喷赤河的两边，这就给后来造成了边界问题。这几个地区的统治者和八答黑商、库腊布的统治者一样，都自称是亚力山大的后裔，数百年来一直处于独立的地位。浩罕和布哈拉两汗国都想统治这些地区，并进行了多年的斗争，但浩罕在1876年被俄兼并以后，俄国就支持布哈拉汗国侵入其地。1876年8月，布哈拉汗国在俄国的要求下，直接控制了喀尔提锦，并在1877年12月又兼并了达尔瓦兹。由于布哈拉汗国已成为俄国的属国，它对这两地的统治实质上也就等于俄国的统治。原达尔瓦兹王族的一个成员曾在1882年借助于阿富汗的力量，试图夺取喷赤河右岸之地，失败被俘，竟在布哈拉被处决。同年，俄国派里格耳博士（A.E.Regel）到什格南进行考察，并长久停留在什格南的首府巴尔·喷赤，引起阿富汗的疑惧和反对。

正如前述，阿富汗本来对什格南地区提出有领土主权的要求，八答黑商的密尔说里格耳前来考察是俄国对该地有野心的表现，于是就在1883年1月派了一支军队到那里令里格耳离境。2月，里格尔前往达尔瓦兹。以后，阿富汗即派军戍守巴尔·喷赤，什格南原统治者玉素甫·阿里由卫队送往八答黑商，再转送喀布尔。

再看罗善的情况:1883年夏，俄国的帕米尔考察队接近什格南的东部边界,阿富汗就派军去占据了罗善。该地的统治者是什格南王玉素甫·阿里的长子。罗善地方的居民要求达尔瓦兹伯克给予援助,未得到答复。他们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俄国的帕米尔考察队那里,表示什格南与罗善愿意臣服于俄国,以求俄国援助他们反对阿富汗。俄国考察队的首领普佳塔(Putiata)上尉答复,俄国遥远,无法来援。

1883年9月，突厥斯坦总督切尔尼亚也夫要求八答黑商的密尔把军队撤出什格南。12月,俄国外交部副大臣符兰格里向英国驻俄大使桑通指控阿富汗破坏了1873年英俄协定,说该协定并未把什格南和罗善定为阿富汗的领土。符兰格里要求英国政府利用其对阿富汗的影响,促使阿富汗从什格南和罗善撤军,并宣布今后不再干预那里的事务。

英国的罗灵逊在1869年时曾提出以喷赤河为阿富汗东北边界,但这时(1883年10月)他改变想法,倾向于放弃那个主张,而支持阿富汗对整个瓦罕和什格南·罗善的主权要求。印度政府反对放弃喷赤河这条边界,但也不想强迫阿富汗放弃该河右岸的瓦罕、什格南、罗善的属地来遵守这条边界。另一个可能是,以穆尔噶布河来代替喷赤河上游作为边界,这样就可以使整个瓦罕和什格南、罗善的一半都划入阿富汗境内。这是在1873~1874年间对当地的地理情况作了一番考察之后得出的想法。为了进一步搞清该地的情况,英国政府又在这时派遣驻拉达克专员伊莱亚斯到帕米尔及其周围地区进行考察。

沙俄同英国在阿姆河上游的争夺,已经侵入到了中国的帕米尔地区。1881年,沙俄在兼并浩罕以后同中国清朝政府签订的《伊犁条约》第九条曾规定:“俄国所属之费尔干纳省与中国喀什噶尔西边交界地方,亦由两国特派大员前往查勘,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安设界牌。”到1883年6~10月间,沙俄就利用这一规定,强迫

清朝政府商议，勘定上述边界。1884年6月，沙俄又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这个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在帕米尔地区，从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这是有关帕米尔地区中俄界限的惟一条约，它把原属于中国的和什库珠克帕米尔、萨雷兹帕米尔的大部分和阿尔楚尔帕米尔的西北角，都划给了俄国。但沙俄在以后的侵略中，又继续夺取了在这以东直到萨雷阔勒岭的中国领土。正如英国学者克劳斯所说的：“俄国在加强其在阿富汗西北部的地位，保证其从里海来的交通线以后，就着手去在阿富汗的东北获取同样的利益，也即是想夺取帕米尔，即经过帕米尔直接接近印度。”①

从1888年起，沙俄两次派遣格罗姆勃切夫斯基到帕米尔各地，对当地的政治、军事及中国的边防情况等进行了近两年的考察。他回去后对帕米尔地区的战略价值，及其在俄英争霸中的地位等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并炮制了一个“浩罕遗产继承论”，为沙俄侵略帕米尔提供理论根据。格罗姆勃切夫斯基的考察，可以说是沙俄入侵的前奏。对此，中国清朝政府相应增强了帕米尔的防卫，于1889年在伊西洱库耳淖尔、伊斯里克等处设立卡伦，在萨雷阔勒岭以东各重要据点设立哨所，派人守卫各险要山口，以防俄军入侵。

当时，俄国不但想侵占整个帕米尔，而且想吞并瓦罕。这实际上是从侧翼包围印度的西北地区，并使得俄国同英属印度将有一条共同的边界线。1891年初，经俄国陆军部计划，沙俄在7月间派遣突厥斯坦常备营营长杨诺夫率军前来兼并帕米尔与瓦罕。俄军在帕米尔劫走了苏满卡的乾隆纪功碑，并向东一直达到了萨雷阔勒岭之地，向南到了兴都库什山。8月间，杨诺夫在瓦罕遇到了英国的荣赫鹏（Younghusband）上尉，在苏满卡遇到了戴维逊

① 克劳斯：《俄国在亚洲》（Alexis Krausse,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a Study），英文版，第243页，1973年重印本。

(Davidson)中尉。俄军逮捕了他们，并且把俄国对帕米尔的要求告知之，然后强令其离开。英国对俄国占领帕米尔的反应，是在1891~1892年的冬天占领兴都库什山南坡的小国洪扎(坎巨提)，并要进一步控制其西的契特腊耳，同时向俄国建议划定边界。清朝政府则向俄国提出了抗议，要求其迅速撤军。同年10月，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向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认错，表示对杨诺夫"已行文申饬"，保证以后"不准派兵进入中国界"。

杨诺夫在到达阿富汗边境时，当地的阿富汗部队也拒绝承认帕米尔是俄国的领土。7月24日，俄国军队同阿富汗人发生了一次冲突。后来听说有一支廓尔喝部队前来，杨诺夫才撤退。俄国政府掩盖事实，以欺骗舆论。

1892年春，俄国政府经特别会议决定武装占领帕米尔。杨诺夫在6月初又率军侵人，强占了属于中国的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地区。7月间，俄军同阿富汗的一支部队发生冲突，15名阿富汗人被杀。11月，俄国提议与清朝政府谈判帕米尔的划界问题，但要求以乌孜别里山口东南方的萨雷阔勒岭为界，这显然违背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清朝政府坚持不同意，故谈判不能进行。俄军虽侵占了中国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地区，但中国政府迄未承认。在沙俄和苏联时期，帕米尔的边界问题是中俄之间的问题，自苏联解体以后就成为中国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由于沙俄侵略而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了。

沙俄在1891年10月对英国提出了什格南·罗善的问题，指责英国未能保证阿富汗遵守1873年协定，要求阿富汗撤出阿姆河(喷赤河)右岸的所有地区，如什格南、罗善和瓦罕(实际是中国的瓦罕帕米尔)，布哈拉则撤出该河左岸的达尔瓦兹(布哈拉与阿富汗交换土地)。同时，俄国还提出，把英俄划界线从帕米尔河(喷赤河的北支)转到瓦罕河(喷赤河的南支)。英国勉强屈从于俄国的要求，强压阿富汗放弃其在阿姆河右岸的什格南、罗善领

地，以换取俄国同意，不仅仍按帕米尔河划界，而且把边界线向东延伸到中国边境的萨雷阔勒岭，这样就强使阿富汗接受瓦罕走廊，使英属印度不与沙俄接界。当时阿富汗异密阿布都拉赫曼并不愿接受，他解释说，自己国内的问题已经够麻烦的了，不希望对瓦罕和帕米尔的柯尔克孜人负责。但由于英国控制着阿富汗的外交，所以阿布都拉赫曼在这场斗争中仍然只是一个旁观者。

1893年英、俄两国开始进行关于帕米尔划界的谈判，达成协议。同年秋天，印度政府劝阿富汗异密阿布都拉赫曼接受英国给他增加的津贴，同意以阿姆河右岸的什格南、罗善属地和瓦罕属地来交换该河左岸的达尔瓦兹与东部瓦罕。在布哈拉汗国和阿富汗都同意交换土地后，英、俄两国便于1895年3月11日在伦敦签订了关于两国在帕米尔地区势力范围的协定，使1893年底达成的谅解条约化。该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英国和俄国在维多利亚湖（即萨雷库里）以东的势力范围由一条线分开，这条线从该湖极东岸的一个点开始，沿着大致与该湖平行、在同一纬度上的山梁前进，直到班得尔山口和乌尔他别尔山口。从这里起，如果纬度仍偏南，则沿着原山脊行进，到阿克苏河的克孜勒·拉巴特要绕过一个山角；如果这个地方仍在纬度以南，则继续向东前进，直到中国的边境。如果克孜勒·拉巴特是在纬度以北，那么这条线应在最接近阿克苏河的地方，再继续前进。

（二）这条线的标志方位，将由一个联合的委员会来决定。这个联合的委员会是纯技术性的，带一个卫队，不超过为了自卫所需要的人数。这个委员会由英、俄两方的代表组成，带必要的技术助理。英王陛下政府将同阿富汗异密安排关于异密殿下怎样由委员会代表的方式。

（三）这个委员会有责任对现场中国的情况提出报告，以便同中国政府达成边界协议。

（四）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和俄皇陛下政府保证不对划界线的对方（即英国不对线北，俄国不对线南）施加任何政治影响和控制。

（五）英国女王陛下政府保证英国势力范围以内的领土，即兴都库什山和划界线（此线从维多利亚湖的东端直到中国边界）之间的领土是阿富汗异密的领土的一部分，不得兼并于英国。在那个地区内不得建立军事据点和堡垒。①

根据这个协定，当时任命了一个联合的委员会来考察该地区并具体划定边界线。英国的代表以杰拉尔德（Sir M.G.Gerard K.C.S.I.）为首，于1895年6月30日离开印度，一个月后在帕米尔的萨雷库里（维多利亚湖）与俄方代表会合。英、俄的划界，非法地从该湖的东面开始，沿着萨雷阔勒岭的山顶，一直划到当时中国实际控制之地，划界工作于1895年9月完成，这就是英、俄两国对帕米尔的非法私分。

这次英、俄两国私分帕米尔，解决的问题是使印度同俄国的边界由瓦罕走廊分隔开，这个走廊的最狭处也有20英里宽，其目的是要阿富汗占有这个地区，作为英俄之间的缓冲地带。阿富汗边界的西北部分从阿姆河到赫里鲁德河，在佐勒菲卡尔山口附近与波斯相接。俄国同波斯的边界已由《古利斯坦条约》、《土库曼彻条约》和1881年的《阿喀耳·呼罗珊条约》确定。但是，1895年的英俄协定并没有解决阿富汗同中国的边界问题。

1896年3月，俄国批准了英俄联合边界委员会的工作。10月，曾在1895年春被俄军占领的什格南、罗善和北瓦罕，交给了布哈拉汗国，作为伯克领地，而南瓦罕和达尔瓦兹则交给了阿富汗。英国在1895年迅速地占领了契特腊耳，俄国则直接控制了东部帕米尔中国的领土。西部帕米尔虽说是交给了布哈拉汗国，但俄国军队在1897~1898年驻扎于什格南的霍洛克（Khorog）和喷赤河右岸之地。俄国终于完全控制了布哈拉汗国的边界。阿富汗同俄国的

① 1895年协定的全文，参见克劳斯：《俄国在亚洲》附录13。

边界仍有些争议，直到1946年苏联才正式签订同阿富汗的边界条约。中国同阿富汗的边界条约则是在1963年签订的。中国帕米尔地区，在苏联解体以后成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边界问题，是由于沙俄的侵略而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在1895年的划界中，阿富汗异密虽被置于一个旁观者的地位，但这次的划界确定了现代阿富汗领土的范围。其后，阿富汗异密阿布都拉赫曼统一了卡非里斯坦。如前所述，“他实行强制的迁徙，打破部落的传统势力，使阿富汗形成一个大的社会”。可见，19世纪末是阿富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1901年10月1日，阿布都拉赫曼死去，其长子哈比布拉即位，其后没有发生兄弟争位的现象。1907年8月31日，俄、英在彼得堡签订公约，宣布四点：（1）波斯分为两个势力范围，北部属俄，东南部属英；（2）俄、英都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不干涉这个地区；（3）俄国同意阿富汗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并同意在关于俄、阿关系的问题上直接与英国商量；（4）英国不得占领和兼并阿富汗任何部分的领土，不以任何方式干涉该国的内部事务。[①]但哈比布拉宣布不承认这个条约。

总之，到此时为止，俄国吞并中亚的目的基本达到，中亚同阿富汗的边界暂时确定下来。对俄国来说，需要一个时期来巩固对中亚的统治，才能进一步扩张。俄国虽未能将边界推进到原计划的兴都库什山，但得到阿姆河这条自然的边界，也使俄国的领土扩张达到历史上最大的规模。[②]如果从1581年叶尔马克夺取西西伯利亚算起，到19世纪末（1899年）的318年当中，俄国的亚洲领土平均每年要

① 杜普里：《阿富汗》，英文版，第433页；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第335~337页。

② 克劳斯：《俄国在亚洲》（Alexis Krausse,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a study），英文版，第12页，1973年重印本。

增加20643平方英里，而达到6564700平方英里。而俄国在1899年时领土的总面积为8660282平方英里，故其亚洲领土要占全俄领土的75.8%，而其中占领的中亚地区（1520632平方英里）又占俄国亚洲领土的23%。中亚地区农牧业发达，物产丰富，处于同英国争霸的战略要地，对俄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节　沙皇统治下的中亚

谋夫的夺取，标志沙俄兼并土库曼地区的完成，而彭狄危机后阿富汗北部边界的划分，则由表示整个中亚地区从此落入沙俄的控制之下而成为其势力范围。沙俄的南进也至此告一段落。

就在阿富汗划界后的二年，即1897年11月25日，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将军在土库曼首府阿什哈巴德对一批英国旅游者发表演说时，对沙俄在中亚的侵略和南进活动作了一番总的评价。

自已故沙皇登位时起，俄国政府在中亚的政策乃是一种和平的政策，除非为达到一个目的而使用的一切其他手段都失败了时例外，从不使用武力。在铁路和电话通到这些遥远的地区之前，曾让驻当地的军官们有权采取一些必要的首创手段。切尔尼亚也夫将军、斯科别列夫将军和考夫曼将军，由于环境所迫，都曾反复地不经批准而采取军事进攻行动。他们的行动有时是与中央政府的旨意相违背的。自从外里海省由于这些强有力的文明化手段而同欧洲联结在一起以来，我们的行政管理制度已有了根本的改变，在边境上发生的一切冲突都会报告给彼得堡，在当地采取行动措施之前即能得到指示。像1865年切尔尼亚也夫夺取塔什干，然后又那样地向皇上作报告的那种事件，现在是不可能再重复出现了。像产生严重后果的那类军事行动，现在在没有预期先得到

皇上陛下批准时，是不可能采取的。在这一点上，我想说得特别明确。因为我被任命为外里海省的省长，被英国和印度的新闻记者看成是要实行什么“前进政策”的预兆。现任沙皇及其先皇的习惯是对国内组织机构的问题及那些与外交有关的问题，都给予详尽的指示。指导我国政策的原则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在国民的一切阶级中维持和平、秩序与繁荣，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同样不受复杂环境的影响，把任负责职务的人奉到我国政府的明确指示，即：试图要统治异民族，不能不作严肃的考虑，因为在兼并之后，这些民族就成为俄国的臣民，成为沙皇的孩子们，并被给予帝国公民所享有的同等的一切权利。沙皇陛下曾命令他的派出代表，以慈父般地关怀亚洲臣民作为他们的第一义务。为了阻止可能发生的内部纷争，我们解除了本地人的武装，并不惜一切艰辛地引导他们进行和平的营生。这种措施的成果是明显可见的。一个孤单的旅行者现在可以越过中亚，从里海到西伯利亚边境，而不会遭到一点受攻击的危险。不过几年以前，我曾经给我建立的17个村子的俄国殖民者配备武器以自卫，我还警告他们说，没有武器进行旅行可能是不安全的。但是，他们没有考虑这个建议，在离开他们的家有一段距离的情况下也不带武器。去年冬天，有一个俄国农民，在谋夫以南阿富汗边界附近，以不可救药的状态醉倒在路边，但土库曼人不但不伤害他，反而用毯子把他盖起来，并用骆驼把他送到地方首领那里。在阿什哈巴德，那里也报告有这类的事件发生。

我们可以以完全确实的事实夸耀说，在这35年当中，中亚享受到了一个稳固的和文明的统治所带来的幸福。这35年乃是得到进步的年代，是归附和善意的纽带日益增加其力量的年代。这种归附和善意，把这些归顺的臣民同俄国其他省份的居民联合起来。同印度相比，我们中亚的领土还是贫穷和人口稀少的。但是，自从1863年征服突厥斯坦以来，中亚的财富已经有相当的增长。

商业贸易阶层现在是我们的政府当局的坚定的支持者；其次，则是农民；最后，是妇女。如果说，有任何胡闹的事件可能发生，那一定是由于毛拉们搞鬼。毛拉们搞鬼的力量很大，这倒不是由于居民有宗教狂，而是由于无知。

如果我们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有人居住的边界，那么，就不能指望我们能得到大规模的进步。中亚的每个国家，都曾经经历过战争的时期，但正是我们沙皇的固定的政策，才阻止了由于我们开战而产生的恐怖重新发生。就新近得到的领土的情况而言，动乱延续了七年——1878年至1885年。在1885年与1888年之间，我们在英国的协助下建立了一条稳固的和合理的边界线。在自那以来的十二年当中，在同波斯的600英里边界和同阿富汗的400英里边界线的全线上，没有发生过战事。阿富汗有许多容易激动的事件，但是，我们尽力量采取一切措施来保证使阿富汗的内部动乱不影响我们的边界。我们对维持现状的关注是如此的慎重，以至于阿富汗所有部落都来寻求我们的保护，我们却没有接受。俾路朱克人、卡扎尔人和詹姆希德人，曾越过我们的边界，数量达1000户。我们总是把这些避难者遣送回国去。在我们同波斯国的臣民打交道时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呼罗珊喀拉特地方的所有居民者都来我们这里请求保护，以反对波斯官员的压迫，我们的答复是派军队把他们送过边界那边去，但是我们采取了外交手段，向那些请求我们保护的波斯人保证他们能得到宽恕。自从21年以前费尔干纳被我们占领以来，突厥斯坦本地一直没有发生战争。自从1868年占领撒马儿罕以来，布哈拉的边境一直是完整的，没有触动过。确实，在过去几年中，帕米尔问题又提出来了。我们同阿富汗的边界作了小的调整。但是，由于与我们的利益有关，在那里进行的军事行动并非我们的意愿。我可以说，那是被迫进行的，因为阿富汗异密阿布都拉赫曼违反了1873年英、俄两国达成的协议的规定。按照那个协议，一致同意，阿富汗人不得越过奥克

苏斯河将其边界推进到该河以外，并占领该河右岸的什格南与罗善。在波斯边境上所发生的最后一次麻烦，始于1829年，即将近70年以前。在我们同中国相接的整个边界线上，已经有100多年没有发生过动乱了。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些重要的事实，乃是为了说明：我们在亚洲的政策基本上是一种和平的政策；说明：我们对我们现在的边界线是完全满意的。我可以说，我的话是有权威的，这不但是由于我的官位，而且是因为在过去的许多年当中，我个人亲自参与了俄国在中亚进行的所有重要的军事政治行动。1868年时我才20岁，我就参加了对撒马儿罕的进攻。1875年，我参加了征服浩罕汗国。1881年，我又被派遣率领一支部队从突厥斯坦前去支援斯科别列夫将军攻打贴克部落，并且率领一支突击队夺取了格奥克·帖彼。

库罗帕特金的这篇演说，无非是为沙俄的侵略行径和殖民政策作辩护。但从中可看出，在沙俄征服以后中亚社会经济也发生了变化。

先看铁路的修建。修筑铁路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战争的需要。俄国和英国在中亚相角逐，进行征服中亚的战争，需要从各自的国内取得兵员和军事物资的补充，这就要有一条供应线。英国是开通海路，如开挖苏伊士运河。俄国是修筑了撒马儿罕的铁路和外里海铁路。二是为了巩固俄国的殖民统治和发展商业贸易的需要。

前面已经提到，在格奥克·帖彼战役以后，外里海铁路从米海伊罗夫斯克修到了克孜尔·阿尔瓦特，并于 1881 年通车。这一段铁路长 217 俄里（合 144 英里），修路费每一英里耗费 4500 英镑，总共花费 64.8 万英镑。其终点巴米（Bami）在克孜尔·阿尔瓦特以外 40 英里处。

接着，俄国又计划从克孜尔·阿尔瓦特将铁路修到阿什哈巴

德、谢腊赫斯和赫拉特，全长523英里，估计要花费219.2万英镑。俄国口头上说是为了通过陆路与印度通商的利益，实际上是想进一步向南扩张。因为有了铁路，俄国就能从高加索把军队迅速地运到阿富汗边境和赫拉特，比英国从海上运兵要快得多。这样，被称为“印度的大门”的赫拉特就会落到俄国手中，而不是在英国手中了。同时，俄国还计划修筑从格奥克·帖彼到马什哈德的铁路，以便将整个呼罗珊地区完全置于俄国的控制之下。

由于布哈拉汗国和土库曼部落相继被俄国征服，通往撒马儿罕和马什哈德的铁路顺利建成。1898年12月，铁路从谋夫延伸到了阿富汗边境——阿姆河上的库什卡（Kushka）。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关系，特别是由于英国的反对，俄国才没有继续向南扩展到阿富汗境内。不过，俄国仍然在阿富汗北部边境不断制造麻烦。

由于铁路的修建，在沿铁路线兴起了一批新的城镇，包括古老城镇的新城区和新建的城镇。新城镇中建起了俄国的商号、银行和工厂，从而吸引了俄国的移民。殖民城市的兴起，大大刺激了中亚的货币经济和商业贸易。中亚的农业品如谷物、棉花、丝、水果、皮革等的商品化程度日渐扩大，促使俄国将农业信用银行和生产者协会引了进来。约有10个俄国银行在中亚的主要城镇设立了分行，它们渐渐在粗棉的生产和销售中获得垄断性的利益。

与此同时，中亚行政管理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俄国是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管治方法的。俄国向东向南扩张，是先夺取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草原。而在这扩张的过程中，又以哥萨克人和各种失去土地的俄罗斯农民、流浪者为其先行者。在1890~1892年间，哈萨克草原的处女地吸引了无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移民，他们遍及土尔盖、

阿克莫林斯克和塞米巴拉金斯克诸地区，直到1916年还继续不断。与之相比，在中亚南部除铁路沿线的一些城镇外，则俄国移民很少。

对于中亚这些征服地区的管治，沙皇最初是交给作为军事首长的总督，如西西伯利亚总督和奥伦堡总督。沙皇政府认为，游牧部落的首领是动乱之源，所以要废除部落贵族的特权，取消汗的制度。1822年沙皇颁布的《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条例》（即所谓的《斯佩兰斯基条例》）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865年，俄国建立突厥斯坦省，隶属于奥伦堡总督。1867年，建立七河省，将塞米巴拉金斯克划归该省，而突厥斯坦省则不再隶属于奥伦堡。1868年，成立草原省，包括乌拉尔斯克、土尔盖和阿克莫林斯克。又以夺自布哈拉汗国的土地为泽拉夫善省。1874年，以夺自希瓦汗国的土地为阿姆河省，并建立外里海军区。1876年，征服浩罕汗国，以其地为费尔干纳省。所有这些新建立的省区，都成了俄国的领土，都是按照沙皇的法令来进行管治的。如锡尔河区是按1867年的条例治理，泽拉夫善按考夫曼在1868年草拟的临时条例管理，阿姆河省按1874年的临时条规治理，费尔干纳省按1873年考夫曼建议的办法治理，等等。

以上条例都是把大权集中于军事首长——总督一人的手中。像考夫曼将军这样的总督，简直就像中亚的土皇帝，故获得“白沙皇”的外号。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不但干预地方官员和法官的任命，支配地方的税收和财政，而且有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①

① 历任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Kauf man），1867~1882年；切尔尼亚也夫（Chernyayev），1882~1884年；罗森巴赫（Rozenbakh），1884~1889年；伏列夫斯基（Vrevskiy），1889~1898年；杜霍夫斯基（Dukho vskiy），1898~1900年；伊凡诺夫（Ivanov），1901~1903，前阿姆河省长官；特维雅硕夫（Teviashor），1903~1905年，前阿斯特拉罕总督；萨哈洛夫（Sakharov），1905年；苏特提奇（Subotich），1905~1906年。

俄国征服中亚后，除了直接统治上述地方以外，同时在名义上保存了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以及几个边境小国什格南、罗善、达尔瓦兹。在历史书上它们被称为保护国（Protectorate）。俄国虽曾打算兼并布哈拉汗国，但却没有实行。

沙俄同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订有各种条约。除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布哈拉商业条约》、《俄国·希瓦条约》、《浩罕·俄国条约》等条约以外，1888年俄国还同布哈拉异密订立正式条约，俄国移民在布哈拉汗国享有治外法权。俄国派驻布哈拉的政治代表成为俄民的行政当局，受突厥斯坦总督的监督。1889年和1893年的协定确认俄国代表享有司法权，按规定受理俄民和异密臣民之间的诉讼。1892年，将俄国的关税边界线挪到了阿富汗边境。1895年，整个布哈拉汗国都包括到了俄国关税线以内。同年还将布哈拉汗国纳入俄国邮政联政联盟之内，在布哈拉汗国使用俄国邮票。俄国的关税线，主要在反对英国货的入侵，以保护布哈拉市场上的俄国商行。

俄国同中亚汗国订立的条约，不但规定了有利于俄国商业的条例，而且使俄国夺取了中亚诸汗国的外交权。根据这些条约，俄国得以将军队驻扎于汗国边境的各重要据点。这些据点名义上是由俄国与布哈拉汗国联合控制，但实际上只有俄国军队才有力量守护那些地方。什格南、罗善和达尔瓦兹常反对布哈拉汗国的征税，企图脱离对布哈拉的统属关系，只是由于俄国军队驻守其地，这些小国才留在俄国的控制之下。

由此可见，在征服中亚以后，中亚实际上成了沙俄的殖民地。中亚诸汗国丧失了作为独立国家应享有的各种权力，中亚各族人民经受了被压迫民族都蒙受的各种屈辱和苦难。但沙俄作为一个经过彼得大帝改革的欧洲国家，也给中亚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例如，在中亚流行了多少世纪的奴隶贸易和蓄奴制度被禁止了。沙俄政府颁布了解放奴隶的法令，由俄军



保证推行。以前沦为奴隶的俄罗斯人、波斯人以及其他被转为奴隶者均得到解放。所有的居民，不论其身份地位如何一律平等。由于俄国曾受到蒙古统治，亚洲人多次参与俄国的历史活动，故俄罗斯人没有什么优于亚洲其他民族的深刻观念，这有利于沙俄在中亚推行民族同化（俄罗斯化）的政策。在宗教方面，沙俄也实行了宽容的政策。

中亚诸汗国本是伊斯兰国家，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其司法完全按照《古兰经》执行。中亚自被沙俄征服以后，引进了俄国法律。俄国法律对居民实行一律平等的原则，当然在实际中能否贯彻一律平等那是另一回事。其法律贯彻执行，也由命令确定，由军队保证和推广。故伊斯兰法（Shariat），或异密、伯克们制定的法令逐渐被俄国法律所取代，伊斯兰法的实施应适应俄国的司法观念。

所以，一位俄国的殖民官员说，俄国进入中亚后，相继而来的是引进欧洲的文明。这也就是库罗帕特金在演说中所说的，用强有力的文明化手段，使中亚同欧洲联结在一起。这在处于伊斯兰封建统治下的中亚显然具有进步的作用。

恩格斯在 19 世纪 50 年代就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对于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都是有文明作用的。"[①]恩格斯对于俄国征服中亚的历史作用是一分为二地看待的。一方面，对俄国在中亚实行的殖民政策，在征服过程中对当地民族的掠夺和屠杀，对领土的侵夺与扩张，都是应当否定和批判的。但俄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征服和统治中推行的一系列措施，确实对当地的封建制度、奴隶买卖和伊斯兰的蒙昧主义给予了猛烈的冲击。俄国在中亚进行的经济、文化建设，对于促进社会的发展无疑是有推动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285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用的。

俄国的殖民统治，虽然给中亚社会带来一定的进步，但俄国摆脱封建农奴制的时间较短，其农奴制的影响要比英属印度严重得多。大批俄国殖民者，野心勃勃地来边疆发迹，在哈萨克草原占有土地，长期定居，或来中亚铁路沿线的工厂做工，形成社团。而印度的英国人，许多都是职业官员或军人，他们在服务期满以后即返回英国。英国并没有像俄国在草原地区大量移民那样在印度移民。加之，俄国与中亚壤地相接，而英国与印度远隔重洋，所以，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没有俄国在中亚的统治那么巩固和持久。至于阿富汗的英国势力，则更早地退了出去。

可见，俄、英两国在中亚的竞争中，俄国显然处在优势的地位。对于这一点，英国人是看到了的。如乔治·寇松勋爵就曾在《泰晤士报》上写道："俄国根据其与英国缔结的《帕米尔条约》，获得了帕米尔地区的四分之三，直达阿姆河上游的主航道。这包括其军事和政治声威的扩大。而英国则自愿地撤离了其已占领十年的阵地。本地人也说，俄国是正在取胜的大国，英国是正在撤退的大国。"而罗伯兹勋爵则在上院的演说中主张继续实施以前的"前进政策"。他说："这种政策由于一个事实而成为必要，即一个军事大国现在已处在对我们印度属地的攻击距离之内，并与我们负责的那个国家直接接触。"①

但是，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英国，要继续实行"前进政策"已经是力不从心了。如果说在 1870 年时，英国是欧洲的第一工业强国，那么，到 19 世纪末时情况已经大为不同。早在 1870 年的普法战争中，德国打败了支配欧洲大陆的法国而统一振兴。1891 年 5 月 6 日，恢复了德、奥、意的三国同盟，法国则转而与自己的宿敌沙俄接近。1892 年 8 月 18 日，俄、法订立

①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1 卷，第 747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秘密军事协定。1893~1894年，法、俄两国政府都批准了1892年的密约，形成了法、俄同盟。为此，英国只好与德国友好，以对抗法、俄同盟。这种互相牵制的局面，被称为“同盟互相交错”。在这种局势下欧洲列强未敢进行大战，使一种相对的和平延续了40多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局面当然也有利于沙俄在中亚的侵略扩张。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则经过不同的道路赶超英国。从各国经济规模在世界经济中占的份额看：英国从1880年所占的25%，降到了1900年的21%；德国在1871年统一后，其经济迅速发展，所占份额从9%上升到12%。俄国在90年代后发生第一次产业革命，其人口从1870年时的7700万人增加到1914年的1.11亿人。[①]交通的改善，特别是铁路的修建，大大促进了俄国经济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形成一种欧洲大国均势的局面，但俄、英两国都对德国的兴起及其军事力量的日益强大和扩张的野心抱有共同的忧虑。他们都感到，再也经受不了在中亚边界上的长期对抗，乃趋向于互助妥协，维持边境上的和平，以致力于管好各自势力范围以内的事务。这大约就是库罗帕特金演说强调边境和平和内部安定的用意吧！

沙俄自征服中亚时起即十分关注巩固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和内部的稳定。1837年发生的肯尼萨尔起义，可以说是俄国遭到的规模最大一次反抗运动。这次起义被镇压后，反抗的力量元气大伤，加上沙俄采取进一步的高压手段，故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未再发生这样的起义。

沙俄在1867年设立的突厥斯坦总督府是统治中亚的最高机构。第一任总督考夫曼将军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只有非政治性的地方事务才让原来的地方统治者继续按传统的办法行事。考

①《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第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夫曼在中亚享有无限的权威，确实起到了震慑和稳定的作用。但他自始就预感到，伊斯兰教可能是团结当地的反抗力量、挑战他的权威的魔杖。他也知道，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只是相对的。所以，考夫曼的统治政策有两个要点：一是要削弱伊斯兰教，二是要限制来自伏尔加河的鞑靼人（塔塔尔人）的影响。因为鞑靼人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特别要阻止鞑靼人向哈萨克游牧人传播这类思想。考夫曼认为，不必攻击伊斯兰教，因为那样反而会激发中亚穆斯林的宗教狂热。最好是不理会伊斯兰教，但同时要积极向中亚传播俄罗斯文化和基督教文明，以期达到使当地上层人物俄罗斯化的目的。

考夫曼认为，应当加强俄国当局的权威，故在1873年参与了一项改革，草拟了一个计划，但并无结果。1881年，俄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俄国政治更加趋向反动。次年（1882年），切尔尼亚也夫将军被任命接替考夫曼将军的职务。新任总督请求沙皇派员调查突厥斯坦的问题。以吉尔斯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奉命前来塔什干考察地方行政。他们发现在俄国的各级官员中都有滥用权力的现象。为此，俄国对突厥斯坦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而考夫曼的路线便遭到批判。

吉尔斯适应俄国的反动趋势，主张加强中亚的军力。他列举印度士兵起义的例子，证明要维持中亚的稳定3万多人的俄军明显不够。俄国进一步的改革措施，是要使突厥斯坦更加统一于俄罗斯帝国。1886年，伊格纳切夫委员会制定出一个新条例，决定在总督府设立一个行政会议，以协助总督管理。总督府设三个处，负责处理行政事务：一是土地、教育等问题；二是财政、统计、地方慈善事宜；三是外交问题（1899年以后总督不再管外交）。

切尔尼亚也夫将军的继任者罗森巴赫曾激烈批评考夫曼的政策。但1886年的条例也遭到后来的俄国长官的反对，说是削

弱了俄国的权威，而实际上行政会议和办事机构并不能约束总督的权力。地方各级官员照样滥用权力，导致与穆斯林的冲突，引起群众暴动。

中亚各族人民的反俄暴动从 19 世纪 90 年代起逐渐发展，形成燎原之势。这与 80 年代以来民族意识的觉醒，伊斯兰教影响的扩大，特别是与俄国殖民政策导致中亚各族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化有关。1886 年，N.I.格罗德可夫将军曾说："俄国想阻止伊斯兰教在哈萨克牧区传播的政策失败了。哈萨克牧民还是想采用伊斯兰法。哈萨克首领的权威并未受到俄国打击的影响。"自 1882 年考夫曼总督被替换以后，各地就相继发生反对统治者的暴动。

各地零星的暴动从 1885 年起开始爆发，都是采取宗教圣战的形式，有的甚至以恢复浩罕汗国为目的。暴动一般是由苏非派的宗教头目领导，以生活条件恶化了的手工业者和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为基本队伍。1885 年在费尔干纳发生的第一次暴动，是由一个地主达尔维斯·汗条列（Darwis Khan Tore）领导的，迅速蔓延到安集延、鄂什和马尔格兰。此人似乎还被宣布为浩罕的汗。俄军很快就将暴动镇压下去了，处死了一些人，但没有抓到其首领。

在以后的数年中，各地农民都起来抗议俄国的殖民政策，指责俄政府没有解决好土地问题。据俄国当局的估计，各地农民自发进攻当地俄国政府的事件，可能有数十起，甚至百起。1891 年在纳曼干发生暴动，冲突遍及整个边境。

19 世纪 90 年代的暴动，是逐渐扩大和蔓延的，最后到 1898 年的费尔干纳圣战达到高潮。这都是由沙俄的殖民政策和天灾人祸促成的。例如，1891~1892 年间，俄国和乌克兰的农民被草原地区的处女地所吸引，像浪潮一般大量涌进哈萨克斯坦各地。这种移民运动一直延续到 1916 年。据估计，在 1896~

1916年间，有100万以上的农民从俄国来到土尔盖、阿克莫林斯克和塞米巴拉金斯克等地区定居。当然，移民并不限于殖民于哈萨克斯坦，他们也进一步南进到中亚。据统计，1906年时在突厥斯坦就有32.2万俄国人，当时本地人为537.8万人。俄国移民是在俄国政府的支持下来到中亚，用驱逐当地人的办法以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

还有一些因素导致19世纪90年代动乱的出现。1892年在塔什干发生霍乱病的流行。俄国当局为了防止其蔓延，实行环境卫生检查，既要检查妇女，又要改变病死者尸体的埋葬方式，这些都违反了伊斯兰教的规定，激起了穆斯林的愤怒，导致群众暴动，进攻塔什干城防司令普金采夫（S.R.Putintsev）的总部。同时，在布哈拉则发生蝗灾。俄国当局建议采取的灭蝗措施农民也不愿接受。俄国当局为了防止卡非尔尼罕河与瓦赫什河两河泛滥冲毁庄稼，计划修筑水坝，农民也反对，因为他们既怕得罪水神，也不愿承担无偿的建水坝劳动。这些没完没了的冲突，终于导致1898年费尔干纳圣战的爆发。这是19世纪末规模最大的一次反俄暴动。

这次暴动与1865年以来中亚各地发生的零星的暴动不同，是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的。其领导者是出生于马尔格兰附近的一个苏非派依禅，名叫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简称马达里（Madali），或称杜克奇·依禅（Dukchi Ishan）。中亚许多伊斯兰教的显要人物都聚集在他的周围，他还得到纳黑什班德兄弟们的资助。1898年5月17日，马达里领导2000之众宣布对俄国人进行圣战，向安集延进军。另一支部队则进攻鄂什与马尔格兰。他想以费尔干纳的胜利唤起塔什干与撒马儿罕的响应，重建汗国。俄国当局迅即进行反击，暴动者被俄军第二十营所驱逐。随后，俄国进行了严厉镇压。马达里及其5名骨干于7月18日被绞决，其追随者或被监禁，或被处以各种刑



罚。不仅如此，俄国当局还指控某些村庄支持了叛乱而进行报复。在马尔格兰，有好几个村庄被拆毁，其居民被驱逐，其土地被分给俄国移民。当地人被迁到荒瘠地带另建新村，名叫马尔哈马特（Marhamat）。

沙皇还立即召回伏列夫斯基总督，另派杜霍夫斯基来取代他的职位，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次事件。调查的结果说明：自征服以来，俄国不干预伊斯兰教，听任其进行泛伊斯兰主义的宣传是错误的。因此，杜霍夫斯基时期进行了改革，其目的是为了加强俄国军事当局的控制。军事首长不仅有权任命地方官员，而且有权撤除和任命法官。同时，俄国警察的力量也大大加强了。从 1899 年 5 月 14 日开始，费尔干纳正式实施俄国的司法制度。

对于伊斯兰教，杜霍夫斯基也改变以前那种放任自流的政策。例如，对伊斯兰的宗教学校实行政治控制，拒绝为中亚穆斯林建立宗教的行政机构，隔断中亚穆斯林和伏尔加河鞑靼穆斯林的联系，等等；要求俄国军事行政官员掌握中亚的语言和宗教，同时要当地的上层人物掌握俄语和俄国文化，藉以引导中亚各族人民俄罗斯化。

这时，已是 20 世纪之交的时候，俄国无论在内部和外部环境方面都陷于困难的地步。在内部，是 1901~1904 年间俄国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在外部，特别要提的是在太平洋方面，有美国和日本的崛起。美国在 1898 年摆脱了孤立主义，同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展开了竞争。德国也成为海军大国，与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新兴的日本野心勃勃，企图从吞并中国的东北地区着手，成为争霸世界的强国。这就与在中国东北占有特权地位的俄国发生了冲突。日本在英、美、德等国的支持下，终于在继中日战争之后于 1904 年打败了俄国，抢占了旅顺、大连。沙俄因这次战争的失败而威望大损，而国内舆论对

沙俄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处理战事的笨拙甚为反感。在这种局面下，国内的各种革命力量纷纷起来进行公开的活动，终于导致1905年革命的爆发，揭开了十月革命的序幕。

中亚地区也卷入到了1905年俄国革命浪潮中。但这里的革命仅仅是一个俄国的现象，也就是说，主要是俄罗斯人参加的一场革命。因为直到19世纪末，中亚地区基本上还未受到改革派（所谓Jadid）思想的影响。从1898年的费尔干纳圣战及其以前的历次的反俄暴动可以看出，那都是一些宗教性的运动，其领导力量都是宗教首领，而农民则仍然笃信伊斯兰教，而且保存各种迷信思想。穆斯林的上层人物基本上是保守主义的，他们维护旧的制度，既敌视一切革命，也反对同异教的俄罗斯人一起造反。他们仅仅对反对异教徒的圣战感兴趣，因此并不关心1905年的这场革命。另一方面，俄国移民也害怕将革命思想传播到中亚人当中引起反俄罗斯人的暴动。例如，在1901年时，布哈拉就发生骚乱。这种农民的暴动曾反复出现。从1903年起，中亚当地民族的工人提出要与俄罗斯工人同工同酬，并像巴库工人一样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尽管有这些表现，但直到1906~1907年，中亚的乡村除了发生一些农民的抢劫活动以外基本上是平静的。

在中亚的俄罗斯人当中则情况有所不同。早在1883年，俄国就产生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革命党人也到中亚开展活动，组织各种反对派小组。1903年成立普希金协会，所有的反对派小组都聚集到该协会的周围。1904年，布尔什维克党人莫洛佐夫在撒马儿罕建立类似普希金协会的组织，并出版了一张报纸。因俄罗斯人主要是在铁路沿线的新兴城镇做工，或在铁路和工矿中当工人，革命党人也就主要在他们中间活动。在革命党人的组织下，中亚曾发生克拉斯诺沃兹克的码头工人罢工，乌斯宾斯基的铜矿工人罢工，卡拉干达的

矿工罢工，穆哥札尔的铁路雇员罢工，鄂木斯克的修理厂工人罢工，库什卡附近的卡拉·伊·莫尔的铁路工人罢工及其他罢工。当时的草原地区总督在1902年12月指出，革命党人在本地的铁路工人中和鄂木斯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及其周邻城镇进行秘密鼓动。1903年，突厥斯坦总督接到报告说：铁路工人在各种冲突中起了重要作用，职业的宣传鼓动者正利用这种情况。1904年5月1日，在塔什干第一次发生铁路工人举行的示威。

1905年1月9日彼得堡事件以后，革命在全俄范围内展开。中亚的社会民主党人从1月10日起就向工人传播革命的消息，并组织集会，提出工人的要求；也仿效彼得堡，修筑街垒和作战工事，准备战斗。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迫使沙皇在10月17日颁布宣言，答应给予人民以“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并答应召集立法杜马，实行选举。布尔什维克揭发这个宣言是一个骗局，继续发动工人进行斗争。11月，列宁回国。在他的领导下，莫斯科发动武装起义。同时，在各被压迫民族的地区也有起义发动。但是，12月间的起义却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了。1905年的革命虽然被镇压，但也给中亚的革命党人提供了经验教训，使他们认识到在穆斯林居民中进行宣传鼓动的必要性。中亚各族人民从这以后也开始了民族意识的觉醒。

沙皇在镇压了革命以后，在1905年12月颁布法令，召开新的“立法”杜马。但这个所谓的第一届杜马，只有哈萨克斯坦有9名代表，并没有中亚的代表。不到一年，沙皇又觉得第一届杜马并不驯服，便于1906年夏将其解散（7月9日解散）。1907年3月5日，沙皇召开第二届杜马。这一届杜马有31名穆斯林的代表，其中4名来自草原地区，6名来自突厥斯坦。第二届杜马也使沙皇感到失望，故不到三个月又于6月3日被解散，史称“六三政变”。其后沙俄大臣斯托雷平实行更加反动的政策，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都被流放，却又颁布第三届杜马

的选举法。新选举法限制穆斯林的代表人数为10人，同时宣布中亚处于动乱中，剥夺中亚选举代表的权利。

沙俄政府宣布中亚处于动乱中，说明其对那里的局面是寝食难安的。为此，必须与长期以来与之争夺中亚的宿敌英国寻求妥协。当时沙俄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于1906年9月20日致参谋总长帕利岑的信中说得很清楚："消除把我们的力量牵制到远东和中东地区的英俄百年纠纷，就能使我们能在时机来临时运用这种力量去解决近东所面临的任务。"正是在1907年7月30日同日本缔结了日俄协定以后，沙俄就同英国在彼得堡举行了谈判，从而产生了1907年的《英俄彼得堡公约》。

这次的英、俄谈判集中于三个问题，即西藏问题、阿富汗问题和伊朗问题。关于西藏问题，英、俄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虽然不得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事实，并承诺他们只有通过中国的中央政府才可以与西藏发生关系，但又都同意承认西藏的独立，不干涉西藏的内政。关于阿富汗问题，俄国承认阿富汗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并答应除非通过英国政府，它不与阿富汗发生任何关系。关于伊朗问题，英国对俄国作了让步。伊朗被分为三个势力范围：一是北部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二是东南部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三是在英国区与俄国区之间为中立区。①

《英俄彼得堡公约》的主旨是为了瓜分波斯、阿富汗、西藏。所以，阿富汗异密哈比布拉（于1919年被暗杀）就宣布不承认这个协定。但在英、俄两国互相牵制的条件下，阿富汗还是保持了独立和中立。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1907年英俄协定的作用还在于把俄国拉进了协约国的阵营，以便给新兴的德国以反击，并有利于

① 蒋湘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第335~337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协力对付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到此为止，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势力范围通过 1895 年的阿富汗划界和 1907 年的协约而确定下来。对俄国来说，需要加强对中亚的统治，才能举行进一步的扩张。

由此可见，中亚在俄罗斯帝国中确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经过俄罗斯的征服和残酷统治，经过多次的反抗和 1905 年革命的影响，中亚各民族人民也逐步地觉醒起来，寻求解放的道路。

当然，中亚各族人民的觉醒并不是一两年之内才开始的。在这过程中，伏尔加河的鞑靼人（塔塔尔人）也起了一些作用。早在中亚被俄罗斯征服之前，就有伏尔加河的鞑靼人来中亚殖民和宣传改革的思想。如鞑靼人阿布·纳斯尔·阿勒·胡尔撒维（Abu Nasr al-Khursari，1783~1814）极力批判伊斯兰的保守主义、神秘主义和繁琐哲学，意在促进伊斯兰教的复兴。以后，鞑靼人还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这就引起了沙俄政府的警惕。鞑靼知识分子在哈萨克斯坦办学任教，沙俄政府则在 1850 年左右采取措施将他们从各类学校中排挤出去，改办俄哈学校，使用俄语和俄文教材，传播俄罗斯文化。因而一批哈萨克的知识分子和启蒙学者就在俄罗斯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其中著名的有：瓦里汗诺夫（1835~1865 年）、伊布拉依·阿尔腾萨林（1841~1889 年）、阿拜·库南巴依（1845~1904 年）、阿里汗·布盖汗（1869~1932 年，出身于内帐汗族）、阿赫默特·巴衣土尔逊（1873~1937 年）、米尔·贾可甫·道拉特（1885~1937 年），等等。

鞑靼人不但在哈萨克斯坦，而且也到中亚活动。他们称为贾迪德（Jadid，改革派）。改革派的思想源泉来自胡尔撒维，而其主张的制定者则是鞑靼人失哈布丁·阿勒·马尔加尼（Shihabeddin al Marjani，1818~1889 年）。他们的观点是，强调伊斯兰社会已经衰落，伊斯兰教需要改革。而伊斯兰社会的上层人物则觉得，

他们的社会与文化同西方的社会与基督教文明根本不同，并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当时，中亚的另一思想家阿赫默德·马赫杜姆·卡拉（Ahmad Mahdum Kalla，1827~1897年）感受到了这种困惑。所以，他超脱纯粹宗教的范畴，主张从世界的角度进行社会、政治的探讨。

在俄国人侵中亚时，阿赫默德·马赫杜姆·卡拉曾去俄国旅行。他在那里结识一些自由派人物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并曾注意当时正在进行的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审判。他同情俄国的革命思想，斥责布哈拉汗国的腐败。他本人说波斯语，但也主张学俄语，认为俄语是接近欧洲物质文明的桥梁，在当时中亚的伊斯兰社会中可以说是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人。

直到19世纪末，改革派虽然在中亚还没有什么影响，但在1905年革命以前，布哈拉的宗教学院中还是进行了一些辩论。辩论的主题是如何使穆斯林从俄国的征服下解放出来和伊斯兰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到20世纪前10年，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有所扩大。这一方面是鞑靼人办学和宣传的结果，另一方面与土耳其发生的青年土耳其党的活动和思想影响有关。克里米亚鞑靼人伊斯迈耳·贝依·伽斯皮拉里（Ismail Bey Gaspirali，1851~1914年）长期在中亚活动，曾在巴赫其撒莱（Bakhchi saray）开办了一所改革派的新学堂。像这类的新学堂还有一些，如安集延（1897年开办）、撒马儿罕与托克马克（1898年开办）、塔什干（1901年由穆纳瓦尔·喀里开办）和布哈拉（1900年由毛拉·卓拉比开办）等地的新学堂，等等。当青年土耳其党在1876年开始发起后不久，伽斯皮拉里就写了一本题为《关于俄国穆斯林的境况》的小册子发表。俄国发生1905年革命后，在中亚虽然主要是俄罗斯人在响应，但鞑靼人还是给予了中亚的改革派以援助。

20世纪初，中亚地区的各族人民虽然开始了民族意识的觉



醒，但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民族区分，而是统统被称为穆斯林。1905 年革命时期，由喀山的鞑靼人伽里木江·伊不拉欣（Galimjan Ibraqin，1887~1938 年）发起，召开了三次俄国的穆斯林大会。其中第一次（1905 年召开）和第二次（1906 年召开）都是鞑靼人和阿塞拜疆人起主导作用，只是到第三次才有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的代表参加。哈萨克的代表名叫沙·黑马尔丹·贺什徹古耳（Shahmardan Koshshegul-ul），是小玉兹后裔，而中亚的代表伊明江·伊勒哈姆江（Eminjan Ilhamjan-oghli）却是一个鞑靼人，二人均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沙皇于 1905 年 10 月 17 日颁布帝国宣言以后，穆斯林的（也即少数民族的）代表们也决定采取行动，以争取与俄罗斯人同等的权利。他们在 1906 年 3 月于塔什干召开的会议上，要求保障宗教自由，建立穆斯林的宗教行政机构，还提出了对房地产免税、归还牧民的牧场等要求。

鞑靼人在中亚进行的活动，除办学以外，还出版报纸刊物，也主要是宣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而在 1905~1907 年的革命期间，沙皇政府对自由主义和思想言论有所放松，允许穆斯林办报宣传沙皇控制的杜马和选举法，这就为中亚报刊的出笼开了绿灯。如鞑靼人伊斯迈耳·阿比地（Ismail Abidiy，社会革命党员）于 1906 年在塔什干出版的《塔拉基》（Taraqqiy），批评沙俄当局。乌兹别克人也开始出版他们的报纸。如穆纳瓦尔·喀里·阿不杜尔热什德·汗（Munawwar Qari Abdurrashid Khan-oghli）在 1906 年创刊的《胡尔希德报》（Khurshid）、《硕赫拉特报》（Shohrat）、《阿西雅报》（Asiya）和塔什干富翁赛伊德·阿郎姆拜·穆罕默德·巴依（Said Azimbay Muhammad Bay-Oghli）创刊的《图贾尔报》（Tujjar），等等。这些报刊既批评和反对沙皇政府，也批判穆斯林上层的保守主义，反映了革命年代高涨起来的自由主义空气。

以上报刊都是在沙皇政府直辖的突厥斯坦发行的，而且主要控制在鞑靼人的手中。但是，这些报刊实际上只存在了两年的时间（1906~1908 年）。因为 1907 年“六三政变”以后的斯托雷平政府撤销了 1905 年 10 月 17 日宣言对自由派的一切让步，加之杜马已被解散，再无宣传的必要。于是，突厥斯坦的所有改革派报刊都遭到了查禁。在这种情况下，突厥斯坦的改革派分子就转移到布哈拉和希瓦进行活动。

在布哈拉，改革派分子获得了开展活动的空间，这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俄国的态度。俄国当局认为，要迪德人士在布哈拉的作用与在突厥斯坦时不同。在突厥斯坦，他们传播自由主义，宣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反对俄国，这是不能容忍的，而伊斯兰保守主义则对俄国的殖民统治有利。在布哈拉则不同，他们在那里办新学堂是与布哈拉的反俄的宗教界相对抗，使用俄语教学是减少宗教狂热的手段，故沙俄当局容许了他们在布哈拉和希瓦的活动。

再从布哈拉异密方面看，也允许贾迪德人士建立改革派的新学堂，使用波斯语教学。异密改变态度的原因：一是由于伊斯兰学者们的力量因出现分歧而遭到削弱，二是商人们的要求，再就是俄国的态度。而异密的这种转变对于促进布哈拉改革运动的发展是有重要作用的。

为了解决教材供应的问题，改革派最初是在奥伦堡印刷教科书，得到布哈拉中产阶级的支持。当地的知识界还成立了一个名叫“神圣布哈拉联盟”（The Union of Holy Bokhara）的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成为布哈拉青年党的基础。

改革派分子在布哈拉和希瓦的活动，除了自己办学以外，还尽量派人到土耳其去留学。他们的改革或革命活动，完全是仿照土耳其的模式进行的。此外，他们还组织了许多秘密社团。这种秘密社团也参与组织学生去土耳其留学的活动。有一个秘

密社团名叫“巴拉卡特”（Barakat），是以一个进口公司作掩护的。另一个在1910年12月2日成立的秘密组织名叫“青年教育协会”，是由神圣布哈拉联盟领导的。这类的秘密组织在各省区蔓延开来，到1915年时达到10多个。在改革派人士的组织下，中亚陆续有不少学生去土耳其学习。据统计，在1911年有15名，1913年有30名。这些学生在土耳其接受了泛突厥主义思想的熏陶。这种思想根本上是敌视俄国的，所以他们后来就成了中亚反俄势力的主力。

这时，在布哈拉发生了一场宗教屠杀。起因是1910年1月什叶派穆斯林举办一次宗教庆祝活动，一些学生进行示威，打断了这一活动。什叶派穆斯林进行反击，杀死一名示威者，并打伤数人。这件事引起在布哈拉占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的愤怒，于是开始对什叶派穆斯林进行大屠杀。接着，在各社团之间也发生了冲突。人们将首都的动乱归咎于布哈拉的制度和行政当局的疏忽大意，并谴责镇压手段太残酷。宗教上层和当政者则指控贾迪德分子应对这次的动乱负责，以此为借口消灭改革派。因此，一些重要的改革派人士都逃往土耳其，留下来的都被迫转入地下。

对于这场动乱，俄国当局又开始考虑兼并布哈拉汗国的问题。时任沙皇大臣的斯托雷平也很支持这一想法，只是由于国内外的形势和国际关系上的牵制，才暂未将这一方案付诸实行。布哈拉异密阿里木·汗由于害怕被兼并和丧失自己的权力，因此，他的态度是作出进行改革的承诺和照搬俄国在突厥斯坦实行的政策。如他宣布要结束旧的制度，改善行政管理，整顿财政，终止腐败，还考虑要对宗教学院进行改革，等等。但是，奉命执行这些任务的保守势力和宗教上层分子却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一切改革并不能实行。

俄国当局和布哈拉的统治者都不喜欢鞑靼人从事的活动。

在异密的请求下，突厥斯坦总督下令禁止鞑靼人开办任何新学堂，原来的宗教学院得以恢复。俄总督还宣布，必须是中亚的同族人才能担任教师，以此来限制鞑靼人担任教职，结果使许多学校陷于瘫痪。在俄国当局看来，禁止宣传反俄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理所当然的。

尽管沙俄斯托雷平政府的反动庇护了中亚的保守势力，但革命的思想还是在那里撒下了种子。1912~1914 年间俄国出现革命新高涨的时期，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的改革派分子又活跃起来。1911 年，在哈萨克斯坦出版了一张名为《哈萨克斯坦》的报纸，在托洛伊茨克出版了一张名为《艾伊·喀普》（Ay Qap）的报纸。1912 年 3 月 11 日，在布哈拉出版波斯文报纸《布哈拉·伊·舍里甫》（Bukhara–i; Sharif）。同年 7 月 14 日，又出版了一份突厥文的期刊（到 1913 年停刊），等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沙皇政府对全国以及中亚的革命活动已无法控制了。

大事年表

○ 公元1445年　　喀山汗国出现。

○ 公元1449年　　克里木汗国出现。

○ 公元1462~1505年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在位。

○ 公元1466年　　俄国特维尔商人阿凡西·尼基丁取伏尔加河水路到印度。

○ 公元1480年左右　　伊巴克汗从西伯利亚王的手中夺得秋明。

○ 公元1481年　　伊巴克汗杀死金帐的阿合马汗。

○ 公元1487年　　伊凡三世开始对喀山的侵略。俄罗斯人俘虏了诺尕夷人的阿里汗。

○ 公元1488~1509年　　哈萨克巴兰都黑汗在位。

○ 公元1489年　　伊巴克致书于莫斯科，请求释放阿里汗，伊巴克被称为秋明的王。

○ 公元1493年　　失必儿王子马木克兴兵复仇，杀死伊巴克复国。

○ 公元1496年　　5月，喀山汗穆罕默德·阿明致书于俄皇伊凡·瓦西洛维奇，报告说他曾受到马木克的进攻，又说喀山诸王子造反。11月，喀山汗穆罕默德·阿明逃到莫斯科，马木克统治了喀山。

○ 公元1499年　　马木克的兄弟阿巴拉克进攻阿布杜勒·拉提夫，俄国派兵支援，阿巴拉克撤退。



○ 公元1505年　俄皇瓦西里三世即位（1505~1533年）。任命费多尔·耶列兹科伊为驻塔拉的新任督军。昔班尼汗攻克希瓦，即派员接管乌尔根齐。

○ 公元1509年　昔班尼汗在对付了蒙兀儿人及其首领之后向哈萨克人进攻。

○ 公元1509~1518年　哈萨克哈斯木汗在位。

○ 公元1510年　昔班尼汗在谋夫阵亡后，希瓦地区遂并归波斯。

○ 公元1512年　奥贝都拉率军打败波斯人和巴布尔，进入撒马儿罕，扶立忽春赤为汗，自己则统治布哈拉。河中的实际权力完全掌握在奥贝都拉手中。

○ 公元1513年　奥贝都拉反攻呼罗珊。伊勒巴斯在乌尔根齐被拥立为汗，驻跸于维济尔城。

○ 公元1518年　哈萨克哈斯木汗死，密马什汗即位（1518~1523年）。

○ 公元1523年（回历九三〇年）　波斯王沙·伊斯迈耳死，沙·塔赫马斯普即位。哈萨克塔赫尔汗在位（1523~1530年）。布哈拉汗国两次进攻呼罗珊（1523~1524年）。哈吉·穆罕默德汗生。

○ 公元1523~1530年　塔赫尔汗在位。

○ 公元1525~1535年　希瓦索非安汗即位（1525~1535年）。土库曼人进行反抗希瓦汗的起义。

○ 公元1529年　乌兹别克人进攻波斯，战于加姆，大败。

○ 公元1530年　布哈拉汗国的忽春赤汗死，其长子阿不·赛德即位，驻于撒马儿罕。印度莫卧儿大帝巴布尔死。

○ 公元1533年　阿不·赛德汗暴亡，奥贝都拉即位（1533~1539年），以布哈拉为首府，故称为布哈拉汗国。

○ 公元1534年　沙皇伊凡雷帝派遣达尼拉·古比纳出使于诺尕夷部。

○ 公元1536年　布哈拉汗国奥贝都拉汗进攻呼罗珊。

○ 公元1537年　诺尕夷王玉素甫致书于俄皇，告知他们曾打败哈萨克人。

○ 公元1539年　5月19日奥贝都拉死。汗位转归于忽春赤汗的次子、阿不·赛德汗之弟阿不都拉汗的手中。卡勒汗统治希瓦汗国。

○ 公元1539~1540年（回历946年）　阿米内克汗后裔向乌尔根齐反攻，奥贝都拉汗反扑，失败。阿米内克汗之子卡勒汗继续统治花剌子模地区。

○ 公元1540~1551年　阿布杜勒·拉提夫在位。

○ 公元1542年　马赫杜姆·艾扎姆死于撒马儿罕。

○ 公元1547年　17岁的伊凡四世称沙皇，开始对东方进行扩张。莫卧儿朝王子卡姆兰反叛胡马雍。

○ 公元1549年　胡马雍进攻巴里黑。同年，撤回喀布尔。

○ 公元1549或1550年（回历九五六年或九五七年）　阿卜都勒·阿齐兹死，穆罕默德·雅尔·速檀（昔班尼汗之孙，速云赤·速檀之子）即位。

○ 16世纪前半期　斯特罗干诺夫家族的安尼卡派人越过乌拉尔开采金矿，据说还到了萨莫耶德人的地区。

○ 公元1551年　俄国人在喀山城对面伏尔加河岸的山上修筑斯维雅施斯克要塞。

○ 公元1551~1552年（回历九五九年）　阿布杜勒·拉提夫死，阿不·赛德之子速檀·赛德即位，整个河中则落到速云赤汗之子纳乌鲁孜·阿赫默德·汗（即巴拉克·速檀）的手中。

○ 公元1552年　俄军以斯维雅施斯克要塞为基地，渡过伏尔加河，围困喀山。10月2日攻陷喀山，喀山汗国灭亡。中亚方面，纳乌鲁孜·阿赫默德即位，前去进攻阿不都拉，准备夺取撒马儿罕。



○ 公元1553年　　纳乌鲁孜·阿赫默德·汗从速檀·赛德手中夺取撒马儿罕。是年，有三艘英国船出海朝东北方向去寻找通中国和印度的海路。其中一艘在理查的领导下于8月24日到达了白海的德维纳湾。在此登陆，应邀去俄京。

○ 公元1554年　　纳乌鲁孜·阿赫默德·汗进攻布哈拉，不利，只得退回撒马儿罕。沙俄夺取阿斯特拉罕，雅尔·穆罕默德逃到布哈拉亦思干答儿汗处避难。

○ 公元1555年　　哈拉库勒地方的异密反叛布哈拉的布尔甘·速檀，失败。布尔甘·速檀求救于纳乌鲁孜·阿赫默德·汗，得以收复布哈拉。是年，奉使去失必儿的俄国使者密特卡·库洛夫返回莫斯科，雅迪格尔的代表博扬达与之同来。

○ 公元1556年　　伊凡四世派军攻占阿斯特拉罕，阿斯特拉罕汗国亦亡。随后，该王朝的后裔迁入布哈拉。同年，印度的莫卧儿国王胡马雍去世，阿克巴尔即位（1556~1605年）。纳乌鲁孜·阿赫默德·汗病死。失必儿王雅迪格尔向沙皇伊凡雷帝求援以抵御库程汗。当时库程汗臣服了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以西的鞑靼人。

○ 公元1557年（回历九六五年）　　奥贝都拉汗死，享年56岁。花剌子模和布哈拉都派遣使团去俄，请求允许同俄国进行贸易。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安尼卡前往莫斯科，向沙皇报告了西伯利亚的情况，引起了沙皇对乌拉尔以东的兴趣和注意。是年，英王任命安东尼·詹金森为莫斯科公司的代表率领船队驶往俄国。

○ 公元1557~1558年（回历九六五年）　　哈吉·穆罕默德汗登位，时年39岁。

○ 公元1558年　　4月4日，沙皇发给格里哥利以特许状，将卡玛河各支流流域交给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经营20年。4月23日，安东尼·詹金森和他的同伴理查·约翰逊、罗伯特·约翰逊兄



第一行离开莫斯科，顺伏尔加河而下，于7月14日到达阿斯特拉罕。12月23日，詹金森到达布哈拉，他称之为布噶尔。

○ 公元1559年　英国商人詹金森访问布哈拉。3月8日，离开布哈拉返回。

○ 公元1560年　阿不都拉准备远征呼罗珊，同皮儿·穆罕默德·汗达成一个协议。

○ 公元1561年　阿不都拉废黜皮儿·穆罕默德·汗，把自己的父亲亦思干答儿从米安卡勒接来布哈拉，立之为汗（1561~1583年）。在1583年以前，阿不都拉是以自己父亲的地方官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并负责指挥军队。

○ 公元1563年　雅迪格尔的使者彻格本到莫斯科向沙皇纳贡。库程汗取代雅迪格尔汗成为失必儿汗国的统治者，俄国人称之为失必儿的沙皇。

○ 公元1567年　塔什干的巴巴·速檀进攻撒马儿罕，将该城的统治者胡思老·速檀虏去处死。是年，巴里黑地方的领主皮儿·穆罕默德死，其子鼎·穆罕默德即位。雅尔·穆罕默德之子扎尼伯，即17世纪阿斯特拉罕王朝的始祖。

○ 公元1570年　安尼卡在索耳维彻哥兹克被反叛的俄罗斯人刺杀。

○ 公元1571年　阿不都拉出兵反攻，在从撒马儿罕去治扎克的路上一个名叫吉兰·乌提的山隘将巴巴·速檀打败。阿不都拉在该处勒石纪功。

○ 公元1572年　阿不都拉（1557~1598年）出兵攻巴里黑，围其城十月，陷之。是年，阿不都拉汗派了一个伊斯兰教的使团到西伯利亚去支持那里的伊斯兰教。

○ 公元1574年　5月30日，沙皇又给斯特罗甘诺夫家族颁发特许状，授权他们可“征募志愿兵和奥斯佳克、沃古耳、尤格拉、聂尼茨等各族人，连同雇用的哥萨克兵以及炮手，派



去进攻失必儿汗”。

○ 公元1575年　阿姆河改道流入咸海。

○ 公元1578年　阿不都拉统治撒马儿罕。

○ 公元1579年　沙尔班·速檀率哈萨克部进攻布哈拉。巴巴·速檀占据塔什干并杀死自己的兄弟德尔维希·速檀。阿不都拉进攻并打败巴巴·速檀。巴巴·速檀逃走。沙皇伊凡雷帝派军队去镇压哥萨克匪帮。7月5日，叶尔马克奉命率领5000多人去征服西伯利亚。

○ 公元1580年　哈萨克首领阿克·纳扎尔死，希盖汗即位。哲利木·速檀和阿克·纳扎尔汗的两个儿子进攻巴巴·速檀。哥萨克人沿着里海海岸向东走，到了乌拉尔河河口，又去进攻诺尕夷人的首府撒莱奇克，并在那里定居。

○ 公元1581年　5月，叶尔马克沿土腊河与托博尔河进军，打败鞑靼人。10月1日，在托博尔河打败马赫默特·库耳，攻下失必儿。布哈拉汗国的阿不都拉汗进攻巴巴·速檀。哈萨克的希盖汗来见，阿不都拉以忽毡城赐之，将其子捷维克利带回布哈拉。是年，哈斯木·舍黑·阿济孜死。

○ 公元1582年　春，阿不都拉追敌至钦察草原之兀鲁塔山，在以前帖木儿所立的纪功碑对面也建一纪念碑。这时，巴巴·速檀逃到诺尕夷人中去了。阿不都拉很快征服了苏扎克、沙鹿海牙以及突厥斯坦（雅锡）等地。

○ 公元1583年　阿不都拉汗将巴里黑长官纳萨尔比召回，派其子阿不都勒·穆明去统治巴里黑地区。从此阿不都拉在其父死后正式称汗，是为阿不都拉二世。是年，捷维克利参加阿不都拉汗对安集延和费尔干纳的进攻。阿不都拉征服费尔干纳和安集延。诺尕夷人在失必儿汗国库程汗的支持下，抢劫了卡玛河一带。

○ 公元1584年　哥萨克人建乌拉尔斯克城，作为自己的

据点。8月17~18日，叶尔马克丧命。阿不都拉攻占巴达赫善、库拉布。

○ 公元1585年　布哈拉汗国出兵攻陷赫拉特，残破呼罗珊东北部。

○ 公元1586年　捷维克利同其兄弟额什木一起进攻河中，打败了乌兹别克人。7月10日，俄国督军苏金到达土腊河上的一个古老的鞑靼城堡——钦格堡，在该处建筑一个新的城堡，命名为秋明。

○ 公元1587年　俄国人建托博尔斯克城。波斯王沙·阿巴斯即位（1587~1629年）。

○ 公元1588年　塔什干发生反对阿不都拉汗的起义。捷维克利趁机包围塔什干，并打败布哈拉军队。夏天，俄罗斯人以邀请哈萨克赛义贾克与米儿咱·哈拉恰等赴宴为名，将他们大部分处死。赛义贾克等被俘后于9月解往莫斯科。同年，俄国督军丘尔科夫俘获了捷维克利的侄子乌拉兹·穆罕默德。

○ 公元1591年　7月，托博尔斯克新任督军莫萨耳斯科伊在伊施姆河上将库程汗打败，俘其妻子。

○ 公元1594年（回历一〇〇二年）　捷维克利派代表去莫斯科，请求俄皇费多尔·伊凡诺维奇释放乌拉兹·穆罕默德，表示愿意臣服于俄。俄国人建塔拉城。布哈拉汗国吞并花剌子模地区。同年，阿不都拉汗吞并花剌子模地区，返回布哈拉。

○ 公元1595年（回历一〇〇三年）　库程汗被俄罗斯人驱逐，在位40年。

○ 公元1597年　阿不都拉汗死，享年68岁，阿不都勒·穆明继承汗位。波斯的沙·阿巴斯得到阿不都拉汗的死讯后，立即集合大军东来。亡命在波斯的哈吉姆汗便请求波斯王允许他返回花剌子模复国，打败布哈拉的乌兹别克人。

○ 公元1598年　5月，俄国指挥官莫萨耳斯科伊奉命率军前

去镇压库程汗。7月，阿不都拉的即位者阿不都勒·穆明被杀。9月2日，黎明前俄国人袭击库程汗的营帐。哈萨克的捷维克利汗进攻河中，败回，死于塔什干。额什木汗即位。

○ 公元1599年　阿斯特拉罕王朝（即扎尼王朝）的巴基·穆罕默德即位。他是这个王朝的第一位汗。

○ 公元1600年　布哈拉的大使阿得纳什单独访问了莫斯科。

○ 公元1601年　库程汗死，其子阿莱即位称汗。

○ 公元1602年（回历一〇一一年）　哈吉·穆罕默德汗死，享年83岁，其子阿拉不·穆罕默德即位为汗。布哈拉的巴基·穆罕默德进攻土库曼克烈部，为其兄定·穆罕默德报仇。6月初，哥萨克人来侵希瓦汗国。

○ 公元1603年　哥萨克匪首尼古拉·斯塔连斯柯衣及乌拉尔河的一帮进犯希瓦。

○ 公元1604年　俄国人最初接触喀尔木克人。俄国建立托木斯克城。

○ 公元1605年（回历一〇一四年）　阿布哈齐汗出生。布哈拉汗国的巴基·穆罕默德·汗死，在位七年。

○ 公元1605~1627年　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日汉吉皇帝在位。

○ 公元1606年　喀尔木克人第一次出现于塔拉，大约是库程汗的家族邀请去的。

○ 公元1607年　7月，库程汗之子伊施姆等率领一群喀尔木克人攻入秋明地区。

○ 公元1608年　阿莱率同诺尕夷人进攻托博尔斯克附近地区，被虏送莫斯科。

○ 公元1608~1640年　伊玛姆·库利·汗时期在撒马儿罕兴建希尔达尔宗教学院。

○ 公元1610~1611年　哥萨克人常到额尔齐斯河附近一些湖泊里去取食盐，准噶尔人向俄国人提出抗议，这是侵犯了准



噶尔部的主权。

○ 公元1611年　兴建叶速托什学院（位于兀鲁伯学院废址的对面）。西伯利亚方面，俄国人集合队伍准备向盐矿进军。

○ 公元1612年　伊玛姆·库利率军进攻北面突厥斯坦的哈萨克人和喀尔木克人。

○ 公元1614年　奉俄皇之命出使波斯的使者米哈伊尔·吉洪诺夫和阿列克谢·布哈洛夫路过中亚，到达乌尔根齐，在那里受到希瓦汗阿拉不·穆罕默德的接待。

○ 公元1615年　布哈拉的使者阿达姆·比出使于俄。

○ 公元1616年　库程汗之子伊施姆继续坚持抗俄，他在俄国档案中被称为沙王。是年，俄国派遣托米尔克·彼得洛夫去准噶尔部。

○ 公元1617年　俄国派遣萨维利耶夫去准噶尔部。

○ 公元1618年　厄鲁特联盟发生部落分离的现象。希瓦汗国两王公叛乱。

○ 公元1620年　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派遣伊凡·霍赫洛夫出使布哈拉汗国。俄国人建雅伊茨基城（即乌拉尔斯克）。

○ 公元1621年　伊玛姆·库利同哈萨克汗吐尔逊进行和谈，将其地让给哈萨克人。

○ 公元1621年（回历一〇三〇年）　伊斯芬迪亚去麦加朝觐。

○ 公元1622年　伊凡·霍赫洛夫克服很大的困难，从布哈拉带回31名俄罗斯奴隶。是年，伊斯芬迪亚即位为希瓦汗国的汗（1623~1642年）。

○ 公元1623年（回历一〇三三年）　伊斯芬迪亚汗将乌尔根齐赐给阿布哈齐，把维济尔赐给谢里夫·穆罕默德，自己则据有希瓦、哈扎拉斯普和柯提。沙俄下令拘留中亚使者，没收



其所带的货物。是年，土尔扈特部入侵花剌子模。俄国人建雅库茨克堡。

○ 公元1626年　伊玛姆·库利遣使去印度通告自己的即位，日汉吉派使者来布哈拉，送一支宝剑给伊玛姆·库利作为礼物，以示友好。

○ 公元1627年　日汉吉死，其子沙日汉即位。

○ 公元1628年　和鄂尔勒克带领土尔扈特部、部分杜尔伯特部以及部分和硕特部约五万帐，离开准噶尔西迁。

○ 公元1629~1642年　波斯王沙·赛非在位。

○ 公元1630年　和鄂尔勒克逐渐占据西伯利亚草原，并继续向伏尔加河沿岸前进，来到伏尔加河沿岸。

○ 公元1632年　土尔扈特部在伏尔加河站住了脚。

○ 公元1633年　希瓦汗国阿拉不·穆罕默德之子阿夫罕·速檀请求俄皇出兵，帮助他把希瓦汗国的篡位者赶走。

○ 公元1635年　哈萨克额什木汗与准噶尔首领巴图尔洪台吉作战，哈萨克军惨败。

○ 公元1638年　准噶尔阻止俄国人到亚梅什湖取盐，并多次同俄国人作战，围攻塔拉，进攻秋明。俄国要求与准噶尔谈判，暂时取得和平。

○ 公元1640年　阿布哈齐离开伊斯法罕，化装逃走，来到呼罗珊。是年，伊玛姆·库利让位于其弟纳迪儿。

○ 公元1642年（回历一〇五二年）　阿布哈齐重返故国。玛赫杜母·艾扎木（常用的称呼是大毛拉·和卓·哈珊尼）死。

○ 公元1643年　夏，准噶尔首领巴图尔洪台吉进攻杨吉尔部。

○ 公元1644年（回历一〇五四年）　阿布哈齐即位为希瓦汗。巴图尔洪台吉再要进攻哈萨克人，由于和硕特首领昆都楞台吉的斡旋，才未发生战争。



〇 公元1645年　俄国建古里耶夫城。

〇 公元1645~1646年（回历一〇五五年）　阿布哈齐汗率军抢劫特振的土库曼人。

〇 公元1646年　印度沙日汉皇帝派其子穆拉德·巴赫什率军北攻巴里黑。俄国派遣丹尼尔·阿尔申斯科伊等去劝说准噶尔部臣服于俄，遭到拒绝。

〇 公元1647年和1649年　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洪台吉不断进攻沙俄在西伯利亚建筑的城堡。

〇 公元1647年（回历一〇五七年）　阿布哈齐抢劫到巴米·布尔玛避难的土库曼人。沙日汉撤换穆拉德·巴赫什，另派奥朗则布代替他指挥军队。奥朗则布从喀布尔打到巴里黑。纳迪儿二子阿布杜勒·阿即思与苏不汗·库利进行抵抗，迫奥朗则布进行谈判，于10月1日将巴里黑转交给乌兹别克人。奥朗则布撤退。

〇 公元1648年（回历一〇五八年）　希瓦汗国遭到喀尔木克人的进攻。

〇 公元1650年　沙俄派克利亚皮可夫去准噶尔部为其侵略辩解，准噶尔部提出反控诉。

〇 公元1651年（回历一〇六一年）　阿布哈齐汗征讨土库曼巴依拉杰部的酋长巴依拉杰。

〇 公元1652年（回历一〇六二年）　阿布哈齐汗征伐居住在图吉的伊米尔部。土尔扈特部的喀尔木克人侵犯哈扎拉斯普周围的村庄。准噶尔与哈萨克发生了一次战争。

〇 公元1653~1654年（回历一〇六四年）　阿布哈齐汗进攻布哈拉。

〇 公元1654~1655年（回历一〇六五年）　阿布哈齐汗出兵洗劫雅伊吉、纳兹姆，进至喀刺库耳，抓走大批俘虏。

〇 公元1657年　纳迪儿去麦加朝觐，在路上死去。



○ 公元1658年（回历一〇六八年）　阿布哈齐汗对瓦尔丹齐进行攻掠。

○ 公元1661年（回历一〇七二年）　阿布哈齐汗最后一次远征布哈拉。

○ 公元1663年　阿布哈齐汗死，阿努什汗即位（1663~1687年）。

○ 公元1664~1670年　沙俄为了争取僧格，五次派遣使团来准噶尔部活动。

○ 公元1665年　沙俄派遣布宾内往准噶尔部。

○ 公元1667年　沙俄派遣库尔文斯基在准噶尔部活动。

○ 公元1669年　俄皇派巴佐兴前往印度调查通印度的道路。

○ 公元1671年　1月，巴佐兴和俄国使者波里斯受到希瓦汗阿努什汗的接见。

○ 公元1674年　巴佐兴兄弟访问布哈拉和希瓦。

○ 公元1675~1678年间　中亚人试图劝说俄国在曼格什拉克半岛建一座贸易城。

○ 公元1675年　俄国派遣乌佐夫·卡西莫夫前往印度莫卧儿朝廷。

○ 公元1676年　乌佐夫·卡西莫夫到达喀布尔，被挡回。

○ 公元1680年（回历一〇九一年）　布哈拉汗国苏不汗·库利汗即位（1680~1702年）。

○ 公元1680~1718年　哈萨克头克汗在位。期间，哈萨克始分为三玉兹。

○ 公元1683年　希瓦的阿努什汗入侵布哈拉汗国。

○ 公元1684年　印度奥朗则布皇帝派则伯德斯特·汗出使布哈拉汗国，想同布哈拉汗国建立共同反对什叶派波斯的联盟。

○ 公元1685年　阿努什汗再度进攻布哈拉城，被来自巴里黑的援军击退。



○ 公元1686年　　萨迪克死。

○ 公元1687年　　希瓦的阿努什汗去世。希瓦派代表团去布哈拉，请求苏不汗·库利·汗命沙·尼牙孜·伊斯哈克任希瓦的汗。喀迪姆·比死，巴里黑长官职位委任给马赫穆德·比。

○ 公元1688年　　纳迪尔·沙出生（一说生于1680年）。布哈拉汗国的苏不汗·库里·汗派遣官员来塔什干同头克汗谈判。

○ 公元1689~1725年　　彼得大帝在位。

○ 公元1690年　　俄国派遣杜不罗文访问希瓦。奥斯曼帝国阿赫默德二世派遣使团来布哈拉。

○ 公元1694年　　俄国政府建筑塔拉城。希瓦汗沙·尼亚孜·伊斯哈克即位。

○ 公元1695年　　俄国商人谢苗·马连基到达德里。17世纪末18世纪初，俄国与准噶尔将柯尔克孜人迁到安集延与喀什噶尔之间的山区。

○ 公元1698年　　布哈拉汗国的阿不都拉汗给库程汗写信，鼓励他抗俄。哈萨克头克汗时，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就曾报告清朝政府，陈述他进攻哈萨克的理由。

○ 公元1700年　　1月21日，希瓦汗沙·尼亚孜·伊斯哈克（1694~1702年）遣使去俄国，提议同莫斯科签订条约。是年，沙·尼亚孜·伊斯哈克自愿臣服于俄。

○ 公元1702年　　希瓦汗沙·尼亚孜·伊斯哈克被废黜。苏不汗·库利去世。阿努什汗再次进攻河中。

○ 公元1703年　　沙·尼牙孜·伊斯哈克下台，厄连克汗之子阿拉不·穆罕默德·汗即位。

○ 公元1705年　　乌贝都拉死。

○ 公元18世纪的前期　　浩罕汗国形成（公元1700年左右，或在1710年）。

○ 公元1713年　　土库曼商人哈吉·涅费斯来阿斯特拉罕经

商，报告俄皇说阿姆河出产黄金。

○ 公元1714年　雅迪噶尔汗去世。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亲王报告沙皇，在叶尔羌发现有金矿。5月29日，彼得大帝命令别可维奇考察希瓦。

○ 公元1715年　别可维奇前往希瓦。伊凡·布赫戈列兹去准噶尔，到了亚梅什湖。

○ 公元1716年　布哈拉人希尔噶兹汗继为希瓦汗。夏，别可维奇到希瓦，在里海东岸建立图克·卡拉供、亚力山大罗夫斯克和克拉斯诺沃兹克三座城堡。西伯利亚方面，布赫戈列兹建筑鄂木斯克城。布赫戈列兹在这次战役中丧命。

○ 公元1716~1719年　俄国人占领了鄂木斯克和额尔齐斯河中游一带，形成一条额尔齐斯河要塞线。

○ 公元1717年（回历一一三〇年）　7月，别可维奇从伏尔加河出发，前往古里也夫。布哈拉乌贝都拉暴亡，其兄弟赛伊德·阿布勒费兹·穆罕默德即位。10月10日，彼得大帝召见布哈拉的使者。俄国建杰列津卡堡。

○ 公元1718年　9月，彼得大帝派意大利人弗洛里奥·别涅维尼出使布哈拉汗国。是年，哈萨克头克汗死。俄国建立塞米巴拉金斯克。

○ 公元1720年　8月11日，俄使乘乱离城，到达德黑兰。是年，希瓦汗遣使去彼得堡请求沙皇宽恕，并请求重新建立友好关系。俄国建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

○ 公元1721年　11月上旬，别涅维尼到达布哈拉，得到阿布勒费兹·穆罕默德·汗的礼遇。

○ 公元1722年　布哈拉汗国匪首伊不拉因进行反对阿布勒费兹汗的叛乱，夺据撒马儿罕，宣布拥立希尔噶兹汗之侄拉真为汗。阿富汗的密尔·玛穆德进攻伊朗，夺取了克尔曼、耶兹德，并围攻萨非王朝的首都伊斯法罕。萨非朝国王素丹·胡赛因

投降，萨非朝亡。

○ 公元1723年　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大举进攻哈萨克，夺据了哈萨克人的首府突厥斯坦、塔什干与赛兰，迫使大玉兹和中玉兹的一部分服从。同年，舍米亚卡宣誓臣服于俄国。

○ 公元1725年　别涅维尼访问希瓦。3月16日，别涅维尼报告说布哈拉局面不安定。4月7日，别涅维尼逃出布哈拉到达希瓦，同希瓦汗进行谈判。帖木儿·速檀准备第三次进攻希瓦，别涅维尼在8月初逃离希瓦，于9月17日前抵达阿斯特拉罕。是年2月8日，俄皇彼得大帝死，叶卡捷琳娜一世即位。

○ 公元1728年　沙·塔赫马斯普从玛赞德兰前去进攻呼罗珊，纳迪尔出任军队总指挥，攻占马什哈德和赫拉特。伊尔巴尔斯汗继希尔噶兹汗为希瓦汗。

○ 公元1729年　纳迪尔在达姆干击溃阿什拉弗·阿富汗的阿富汗军。12月，进军伊斯法罕，光复萨非王朝的首都，将阿富汗人赶出伊朗。

○ 公元1730年　1月，纳迪尔参加塔赫马斯普的加冕典礼，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兼呼罗珊、克尔曼与马赞德兰诸省的总督。同年，他出征土耳其。是年，小玉兹阿布勒海尔汗表示臣服于俄国。

○ 公元1731年　10月10日，阿布勒海尔汗宣誓臣服于俄国。年底，舍米亚卡汗的中玉兹部落向沙俄宣誓称臣。俄皇安娜派遣赫里恩伯上校出使希瓦。

○ 公元1732年左右　哈萨克阿布勒海尔汗将其营地移到锡尔河附近地区。

○ 公元1732年　6月26日，纳迪尔宣布将塔赫马斯普二世废黜，另立其八个月的婴儿阿巴斯为波斯王，称为阿巴斯三世。

○ 公元1734年　其他一些中玉兹的苏丹向俄国宣誓称臣。是年，俄国参政院秘书官五等文官基里洛夫将有关治理哈萨克

人的体制的两个方案呈交给政府，获得批准，并由制定人付诸实施。大玉兹的哈萨克人在尧乐巴斯汗的率领下，请求俄国接受其为臣民。

○ 公元1735年　基里洛夫在奥里河河口处建立了奥伦堡（后又名奥尔斯克）。

○ 公元1736年　3月9日，纳迪尔在穆甘平原被加冕为王，取号纳迪尔·沙。11月，纳迪尔·沙进攻坎大哈。

○ 公元1737年　3月，纳迪尔攻陷坎大哈。奥伦堡总督塔吉谢夫派一个商队于11月9日到达塔什干，要求大玉兹哈萨克首领尧乐巴斯归还抢去的东西。是年，基里洛夫死，三等文官塔吉谢夫即位。米勒访问塔什干。

○ 公元1738年　塔吉谢夫镇压了巴什基尔人的反抗，建立起吉尔吉斯要塞线。8月3日，塔吉谢夫接见哈萨克的阿布勒海尔汗，令其重新宣誓臣服。大玉兹哈萨克人在尧乐巴斯汗的率领下，请求俄国接受其为臣民。纳迪尔·沙征服阿富汗，并向印度进军。

○ 公元1739年　2~3月间，纳迪尔击败莫卧儿朝的君主穆罕默德，迫使他割让印度河以西的领土，大肆掳掠而回。乌鲁索夫接替塔吉谢夫为奥伦堡总督。

○ 公元1740年　纳迪尔·沙令其子礼萨·库里出征中亚汗国。4月，塔什干的萨尔特人和市民们起义，杀死尧乐巴斯汗。9月12日，布哈拉王阿布勒费兹汗向纳迪尔·沙表示臣服。俄国乌鲁索夫亲王派遣骑兵中尉格拉迪舍夫、地形测绘员穆拉文和工程师纳即莫夫等前往锡尔河考察，绘成咸海和希瓦地区的第一张地图。

○ 公元1740~1741年　穆拉文和格拉迪舍夫访问了希瓦。

○ 公元1741年　沙皇伊丽莎白任命涅普柳也夫为奥伦堡省长（1741~1759年）。

○ 公元1742年　大玉兹的一小部分哈萨克人在奥伦堡宣誓臣服于俄。三个维亚特卡人（指舒拜、阿尔斯兰诺夫和满速儿）从塔什干回到奥伦堡。

○ 公元1743年　哈萨克人对俄国边境村庄大肆抢劫。

○ 公元1744年　哈萨克人进攻俄国边境，抢劫了从阿斯特拉罕城去希瓦的商队，又扣押了从奥伦堡到哈拉卡尔帕克人那里去的格拉迪舍夫中尉。

○ 公元1746年　英国商人乔治·汤普孙和雷诺德·霍格访问了希瓦和布哈拉。

○ 公元1747年　年初，纳迪尔率军前去镇压其侄子的叛乱。6月，又去镇压库昌的库尔德人。6月20日，纳迪尔·沙在库昌被部下刺杀，享年66岁。希瓦的凯普汗在位（1747~1757年）。布哈拉汗国的阿布勒费兹汗被杀，其子阿不都勒·木明被拥立为汗。

○ 公元1747~1793年　阿富汗杜兰尼帝国时期。

○ 公元1748年　阿不都勒·木明被拉希姆·比杀死，后者另立吾拜都剌为汗。

○ 公元1750年　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以后占领塔什干。俄国派商队试图前往印度，并为此建立了一个俄印公司。

○ 公元1751年　希瓦的凯普汗为政暴虐，引起起义，遂被驱逐。

○ 公元1752年　俄国同哈萨克努喇里汗之间关系的重点：同希瓦、布哈拉、塔什干以及通过这些地区同中亚其他地区乃至同印度扩大商队贸易。俄国的希腊人尼古拉·格里戈利也夫来中亚。

○ 公元1753年　浩罕额尔德尼比即位（1753~1770年）。萨马拉商人鲁卡维什尼可夫派一商队去中亚。是年，哈萨克的努喇里汗派人抢劫了第一支到俄国去（或是从俄国回来）的商队。



○ 公元1753~1758年　　拉希姆·比夺得了布哈拉汗国的全权。

○ 公元1753~1770年　　浩罕汗国的统治者额尔德尼·比（或称伯克）在位。

○ 公元1754年　　俄国逮捕了在奥伦堡的希瓦商人，想迫使希瓦释放俄国使者（或是俄国商人）雅·古里耶夫和达尼拉·鲁卡夫金。

○ 公元1755年　　希瓦汗国宰相伊什默德·比之子穆罕默德·阿明继为宰相。

○ 公元1756年　　拉希姆·比根据布哈拉宗教界的倡议，接受汗的称号。9月，哈萨克阿布赉为阿睦尔撒纳向清朝求情乞命，遭到拒绝。

○ 公元1757年　　秋天，清朝参赞大臣富德率兵追捕阿睦尔撒纳叛党到达大玉兹境内。清军到达塔什干附近时，大玉兹哈萨克首领吐里拜表示愿意臣服于清朝。

○ 公元1758年　　布哈拉汗国阿布勒·哈孜即位，丹尼阿勒称阿塔勒克（1758~1785年）。

○ 公元1759年　　新疆大小和卓叛乱被清朝讨平。浩罕派了第一个使团去清朝。纳曼干和玛尔噶朗归属于中国。

○ 公元1760年　　3月18日（二月丙子），乾隆皇帝发给额尔德尼一封敕书，表示浩罕已正式成为清帝国西北边外一个附属国。浩罕汗国诸伯克，如安集延伯克托克托·穆罕默德、玛尔噶朗伯克伊里牙斯等，仿照额尔德尼之例向清朝称臣，遣使去北京纳贡赋。于是，浩罕和安集延归属于中国。乾隆皇帝上谕称“凡准噶尔旧游牧”都属清朝版图。

○ 公元1761年　　秋，清朝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贵闻知额德格纳部与额尔德尼伯克发生冲突，立即“檄霍罕，令各守疆界，不得滋事”。

○ 公元1762年　　夏，浩罕霸占鄂什，清朝官员发文给额尔德尼伯克，令其归还侵占之地。额尔德尼伯克派遣巴巴什克为首的使团前往清朝。阿斯特拉罕又有一个为波斯、希瓦和布哈拉供应俄国货的公司得到沙俄官方的特许状。俄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即位（1762~1796年）。

○ 公元1763年　　2月24日（正月己巳），乾隆皇帝通过使团发布对额尔德尼伯克的敕书。

○ 公元1767年　　1月28日，俄国政府发布命令，特别授权对来自中亚的旅行者可予拘留，以作为要求中亚释放囚禁的俄罗斯俘虏的手段。

○ 公元1770年　　浩罕额尔德尼伯克死，纳禄博图即位（1770~1799年）。土尔扈特人从俄罗斯返回中国路过时，凯普汗曾参加对他们的袭击。是年，布哈拉汗国发生大饥荒。

○ 公元1773年　　俄国布加乔夫起义（1773~1774年）。

○ 公元1774年　　俄国军官菲利普·也夫列莫夫被哈萨克人从西伯利亚抓送到布哈拉转为奴隶。

○ 公元1775年　　沙俄政府在镇压了布加乔夫起义后，将雅衣克河改名为乌拉尔河。

○ 公元1776年　　叶卡特琳娜二世开始实行彼得大帝南侵伊朗，向波斯湾扩张的计划。如俄军在高加索北部地区修建了许多碉堡和工事，准备对波斯发动侵略战争。

○ 公元1780年　　布哈拉汗国的统治者阿布勒哈孜汗请求俄国允许中亚的朝觐者自由地通过俄国。5月9日，俄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发布诏令，拒绝这个要求。

○ 公元1781年　　俄国要求与布哈拉汗国缔结贸易条约，丹尼阿勒答复说要征求“全部九十二个民族”的伯克的意见，还说“在乌兹别克民族中有这种惯例，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互相商量同意后才能作出决定”。

○ 公元1782年　俄国政府建立奥伦堡边区委员会来专门处理中亚事务。

○ 公元1782~1783年（乾隆四十七至四十八年）　浩罕鄂布尔克色木使团朝于清廷。

○ 公元1783年　7月24日，格鲁吉亚省督阿拉·库利·汗，企图摆脱伊朗的控制而投靠沙皇。他与俄国政府秘密签订一项条约。根据此条约，阿拉·库利·汗要断绝与伊朗的关系，向俄国称臣，而俄国则封他为格鲁吉亚大公，继续保持其统治权。俄国进军格鲁吉亚。

○ 公元1784年　6月，马阿孙姆成为河中的实际上的统治者，一般称之为沙·木拉德。他从未采用汗的称号，名义上的汗仍然是阿布勒·哈孜。是年，沙·木拉德即位，进攻谋夫绿洲。是年，阿不杜勒·萨穆特出生于大不里士。

○ 公元1785年　阿斯特拉罕王朝亡，该王朝历十二王，享国近两个世纪。布哈拉汗国统治者马阿孙姆（即沙·木拉德）进攻什叶派圣地马什哈德。

○ 公元1785~1800年　沙·木拉德统治时期。

○ 公元1786年　凯普被小玉兹的一部分哈萨克人推选为汗。布哈拉的统治者沙·木拉德企图重新统治阿姆河以南的一些地方，但没有成功。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乌兹别克首领，如昏磨地方的统治者克里吉·阿利却忠于阿富汗。

○ 公元1787年　伊格尔斯特罗姆男爵拟定一个在草原地区建立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院的计划，并送了许多塔塔尔的毛拉去供职。

○ 公元1789年　清朝在伊西洱库尔淖尔北十里处设立苏满卡（即乾隆纪功碑）。波斯派骑兵，分三路进攻格鲁吉亚。阿拉·库利·汗被击败，第比里斯失手。

○ 公元1790年　穆罕默德·阿明之子伊瓦兹（1790~1804

年）继为宰相。谋夫绿洲被土库曼的萨利克部人占据。

○ 公元1792~1793年　浩罕的密尔叵迈玛喇伊木使团来朝于清。

○ 公元1793年（回历一二〇八年）　阿富汗杜兰尼统治者帖木儿·沙死去，其子沙·扎曼即位。由于希瓦汗的请求，俄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派了眼科医生弗兰肯纳格尔去为其叔父治眼病。

○ 公元1794年　沙俄的矿业官提摩色·伯尔纳硕夫访问布哈拉。阿富汗统治者扎曼·沙曾遣使至浩罕。

○ 公元1795年　4月，波斯王阿加·穆罕默德·汗致书于阿拉·库利·汗指出：如果他不与俄国断绝一切关系，波斯就将出兵进行讨伐。这一警告遭到阿拉·库利·汗的拒绝。中亚方面，俄皇给捷维克利复信，要求他送自己的儿子胡赛因去俄国为人质，然后才能释放乌拉兹·穆罕默德。提摩色·伯尔纳硕夫从布哈拉返回，他写的回忆录由斯帕斯基摘要发表于1818年出版的《西伯利亚通讯》。

○ 公元1796年　3月21日，阿加·穆罕默德·汗在德黑兰举行加冕典礼，是为伊朗卡扎尔王朝（1796~1925年）之始。9月，波斯准备进攻河中，俄军渡过阿剌思河，向南高加索推进。11月9日，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去世。保罗一世（1796~1801年）即位，下令俄军撤出高加索和格鲁吉亚。伊朗卡扎尔王朝首领阿噶·穆罕默德在德黑兰加冕为王，夺取马什哈德。俄国人侵略阿塞拜疆。

○ 公元1796~1797年（嘉庆元年至二年）　浩罕的博巴占使团来朝于清。

○ 公元1797年　5月18日，卡扎尔王朝国王阿加·穆罕默德·汗被其侍卫官刺杀。玉努斯和卓同浩罕汗国的统治者纳禄博图发生冲突，浩罕被玉努斯和卓打败。新疆方面，萨木萨克的

长子玉素甫侵犯南疆，但未能得逞。

○ 公元1798年（回历一二〇四年）　3月21日，法特赫·阿里·沙即位为波斯王。阿富汗的统治者帖木儿·沙率军到达阿姆河畔，开始进攻阿克奇。拿破仑进攻埃及，企图通过埃及去进攻印度。

○ 公元1799年　沙·木拉德被杀去世。以后，阿斯特拉罕王朝（扎尼王朝）即为曼格特王朝所代。新王朝的第一个统治者是海达尔，故也称为海达尔王朝。俄国借口出兵占领第比利斯，任命西西雅诺夫为格鲁吉亚总督。

○ 公元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　穆罕默德·阿明及其子伊瓦兹执政时期。

○ 公元1800年　保罗一世向拿破仑提交一个进攻印度的计划。他向哥萨克人约许，如果计划成功将以印度封赐给他们。3月1日，得到保罗一世被刺的消息，进军也就中止。布哈拉的海达尔汗即位（1800~1826年）。浩罕纳禄博图伯克被玉努洒和卓处死，爱里木汗即位（1800~1809年）。英印当局派遣马尔科尔姆去伊朗，劝诱伊朗王倒向英国。5月28日，格鲁吉亚省督古尔京·汗与俄国签订条约，格鲁吉亚省遂被划入俄国的版图。

○ 公元1800~1809年　浩罕爱里木汗（或写作阿利姆，埃利母，阿林等）。

○ 公元1801年　1月27日，伊朗王法特赫·阿里·沙同英国缔结政治、贸易条约。格鲁吉亚亚力山大·巴托尼施维里坚持抵抗俄国。哈萨克草原方面，俄国允许小玉兹努的苏丹·布盖迁到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地方，以后就把布盖的玉兹（部落）称布刻伊汗国或内帐。

○ 公元1802年　9月12日，沙皇亚力山大一世（1801~1825年）颁发诏令，宣称格鲁吉亚是俄国的领土。

○ 公元1803年　俄国为了进一步吞并整个南高加索，从

是年开始，以东格鲁吉亚为基地迅速南进。沙皇接受曼格什拉克半岛诸部落的臣服。

○ 公元1804年（回历一二一九年）　2月，拿破仑答复伊朗国王，表示愿与伊朗建立友好关系，建议两国夹攻俄国。俄军占领甘扎，挑起第一次侵略伊朗的战争（1804~1813年）。希瓦宰相伊瓦兹去世，其子艾勒塔扎尔继任。艾勒塔扎尔是一个新王朝的创始人，此王朝亦称为弘吉剌王朝。

○ 公元1805年　9月，俄军加紧对高加索的入侵，先克巴库，继又侵犯恩兹里港。希瓦的艾勒塔扎尔发动对布哈拉汗国的进攻，被击退。艾勒塔扎尔在渡阿姆河时淹死。

○ 公元1806年　布哈拉的异密海达尔命库特鲁格·木拉德去统治希瓦汗国，不成。6月，拿破仑派儒贝尔化装成为商人到达德黑兰，劝伊朗与法国结盟，以对付英、俄。

○ 公元1806~1825年　穆罕默德·热衣木统治时期。

○ 公元1807年　5月14日，伊朗与法国签订《芬肯斯坦因条约》。6月，俄皇亚力山大一世因在弗里德兰被法国打败，向拿破仑要求停战。7月7日，法国与俄国订立《提尔西特条约》。12月24日，拿破仑派遣喀尔丹将军为特命全权公使驻伊朗，以帮助伊朗编练新军，研究如何假道进军印度。浩罕爱里木汗攻克塔什干城。西伯利亚方面，俄国对哈萨克草原进行远征，命格岑贝格少将率军从奥伦堡出发，追捕卡拉泰苏丹，以解救布哈拉的商队。

○ 公元1808年　俄国立法，准许俄国士兵贩卖哈萨克姑娘。

○ 公元1808年左右　浩罕汗国占领了塔什干及其周围的地区，臣服了那里的哈萨克部落，与南侵到锡尔河的沙俄发生了接触。

○ 公元1809年（回历一二二四年）　浩罕爱里木汗



号召对俄国进行圣战。哈萨克人进行起义，爱里木汗派其兄弟奥玛尔·伯克前去镇压。爱里木汗在达拉库赫城附近遭奥玛尔汗军的袭击，中箭身亡。奥玛尔汗即位（美国作者舒勒认为是在公元1812年）。喀尔丹率领的法国军事代表团被迫离开伊朗。随后，英国特使哈尔福德·琼斯和印度总督敏托勋爵的代表马尔科尔姆先后来到德黑兰。3月19日，英、伊双方签订同盟条约（称为《德黑兰条约》）。同年，英国派遣厄尔芬斯顿出使于阿富汗，同阿富汗王沙·叔佳签订条约。

○ 公元1810年　　年初有两个到中亚来的访问者：一个是格鲁吉亚的商人拉飞耳·达尼别格，另一个是喀布尔的犹太人阿加·马赫迪。

○ 公元1810~1820年　　阿加·马赫迪受俄国政府的雇佣，去印度西北边境同当地的首长们进行谈判。他将在中亚进行的地理考察著之于书。

○ 公元1811年　　穆罕默德·热衣木征服阿拉耳国。同时，进攻阿姆河三角洲东部的喀拉卡尔帕克人，迫其臣服。英国驻德黑兰公使哈尔福德·琼斯退休，继任的乌斯勒于是年夏天到达德黑兰。

○ 公元1812年　　5月28日，俄国同土耳其订立《布加勒斯特条约》，抽出兵力转向高加索。6月，拿破仑入侵俄国。7月16日，俄国同英国缔结同盟条约，组成反拿破仑的同盟。10月，俄国打败伊朗。哈萨克方面，沙皇任命布盖为内帐的汗。俄国对哈萨克草原进行远征。同年，一名浩罕使者在基里耳加尔地方被一个俄国兵杀害，俄国赔偿1000提拉。

○ 公元1813年　　穆罕默德·热衣木以三万之众进攻呼罗珊，遇到波斯军的抵抗，无所获而回。10月12日，伊朗政府同俄国签署《古利斯坦条约》。

○ 公元1813~1814年　　纳扎罗夫访问浩罕，以解释浩罕使

者在俄国边境丧命的事，并访问了安集延、纳曼干和玛尔噶朗。

○ 公元1814年　浩罕奥玛尔汗命塔什干长官拉加巴进攻土尔克斯坦城。浩罕汗国征服突厥斯坦。英国政府派遣亨利·伊利思为特别委员去修改《乌斯勒条约》的条款，于11月25日签订该条约。

○ 公元1815年　穆罕默德·热衣木进攻库尔德斯坦。穆罕默德·热衣木开辟克里奇·尼亚孜拜大运河。塔什干归并于浩罕。格鲁吉亚的商人拉飞耳·达尼别格在彼得堡发表他写的从印度返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游记。

○ 公元1817年　浩罕在锡尔河上建筑阿克·麦斯吉德堡。英国人穆尔克罗夫特从喀布尔进入中亚。

○ 公元1817~1847年　浩罕顺锡尔河而下，建筑一系列的堡垒要塞。

○ 公元1818年　俄国以外交部管理哈萨克事务。奥伦堡地方发生俄国士兵贩卖哈萨克姑娘的勾当。

○ 公元1819年　沙皇召开皇家委员会，讨论希瓦汗国的意图和哈萨克人抢劫商队的问题。俄国外交部设亚洲司。俄国对哈萨克草原进行远征。格鲁吉亚将军耶尔莫洛夫组织以穆拉维耶夫上尉为首的考察队考察里海东岸，10月6日到达希瓦的首都。

○ 公元1820年　1月，沙俄成立一个新的亚洲委员会，由外交部的亚洲司司长任主席。俄国派内格里使团于12月20日到达布哈拉。希瓦汗进攻哈萨克人，将领土扩展到锡尔河流域。张格尔在浩罕汗国的支持下入侵新疆。

○ 公元1821年　浩罕汗国奥玛尔汗派赛德·库勒·伯克进攻纳林河上游地区。秋，希瓦汗国进攻布哈拉汗国，以争夺谋夫。俄国对哈萨克草原进行远征。俄国以鄂木斯克区管辖哈萨克事务。



○ 公元1822年　　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拟定的《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经沙皇批准付诸实行。沙皇颁布敕令，以哈萨克小玉兹归奥伦堡总督管辖，吉尔吉斯草原（哈萨克草原）西部则由西西伯利亚政府管辖。希瓦汗国夺取谋夫绿洲。奥玛尔汗死，迈马达里即位（1822~1842年）。英国人穆尔克罗夫特访问拉达克。

○ 公元1823年　　哈萨克苏丹、比及其他显贵人物宣誓臣服于沙俄。

○ 公元1824年　　斯佩兰斯基实行草原行政改革。俄国去中亚的商队遭到希瓦人、土库曼人和哈萨克人的抢劫。希瓦人建筑新谋夫（今土库曼共和国的马雷城）。张格尔叛匪在浩罕汗国的支持下入侵新疆。

○ 公元1825年　　希瓦汗穆罕默德·热衣木死，其长子阿拉赫·库里即位（1825~1842年）。浩罕在原唐代碎叶之地修建托克玛克要塞。沙俄军官伊凡·谢苗诺维奇·卡尔帕乔夫率军抢劫哈萨克萨尔江·哈斯木·乌里的阿乌尔（村子），抢掠牲畜财物，并屠杀了64人。

○ 公元1826年　　沙俄维锐夫金将军建议征服和占领希瓦。伊朗从6月25日起，在三个星期内收复了俄国根据古利斯坦条约侵占的大部分地区。俄军反攻，于9月17日再度占领甘杰。伊军败回大不里士。10月6日，布哈拉汗国的异密海达尔病逝。是年，阿富汗异密多斯特·穆罕默德登位。张格尔叛匪在浩罕汗国的支持下入侵新疆。

○ 公元1827年　　4月24日，海达尔之子纳斯鲁拉攻下布哈拉，做了汗国的异密。汗国境内的哈拉卡尔帕克人举行起义。谋夫绿洲发生了萨利克部土库曼人的起义。哈拉卡尔帕克人举行起义被镇压。希瓦汗国同浩罕汗国争夺对锡尔河下游的统治。4月，俄国政府派巴斯克维奇将军击败伊朗。10月，埃里温失



守。俄军攻陷大不里士，首都德黑兰危在旦夕。英国公使约翰·马克·杜纳尔德出面调停。浩罕在楚河（吹河）附近兴建皮什彼克（浩罕人称为皮什格克）堡。沙俄明格里耶夫少校率军摧毁阿里克和舒布尔特帕里部落的村子，杀死58人，抢劫财物不计其数。俄国经过与浩罕汗国的谈判，双方同意，以库克苏河作为两国的国界。

○ 公元1828年　　1月中旬，俄、伊双方在土库曼彻议和，于2月21日签订《土库曼彻条约》。张格尔叛匪在浩罕汗国的支持下入侵新疆，被清军平定。

○ 公元1829年　　俄国地理学家波塔宁访问浩罕（1829~1830年）。一支俄国商队去布哈拉，在路上遭到哈萨克人和希瓦人的抢劫。

○ 公元1830年　　一万户土库曼人迁到帖振河岸一带居住。希瓦的阿拉赫·库里汗在库完河左岸建筑了几个要塞。新疆方面，浩罕侵占中国的吹、塔拉斯、喀喇巴坦等地，并在该处筑城五座。浩罕挟持玉素甫和卓入侵新疆。一支俄军屠杀哈萨克族190人。

○ 公元1831年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中校率军屠杀哈萨克族450人。浩罕汗国派遣和加·密尔·库尔班到俄国，被拒绝去彼得堡。约瑟夫·沃尔夫访问布哈拉，路过谋夫。

○ 公元1832年　　伯恩斯访问中亚。阿拉赫·库里汗进攻谋夫，向帖克土库曼人索取贡赋。阿不杜勒·萨穆特受雇于布哈拉，帮助其改造旧军队。是年6月，马达里汗遣使向清朝进表朝贡。萨雷苏河的卡拉·加尔村和朱尔特·库拉克被俄国人摧毁。年底，伊朗收复呼罗珊，并准备攻取赫拉特和坎大哈。俄国彼得·尼可拉耶维奇·库拉可夫率军屠杀哈萨克族60人。

○ 公元1833年　　秋，伊朗王储阿巴斯·米儿咱的长子穆罕默德·米儿咱进攻赫拉特。



○ 公元1834年　阿喀耳西面的土库曼帖克部人入居于谋夫。浩罕夺取喀尔提锦。彼罗夫斯基在里海东岸建筑新亚力山大罗夫斯克要塞。东方学家戴麦颂男爵去布哈拉。伊朗王法特赫·阿里·沙去世，穆罕默德·米儿咱即位（1834~1848年）。

○ 公元1835年　3月，浩罕侵入中国色勒库尔地区。布哈拉汗国饥荒。俄国建立一条从奥尔斯克延伸到托洛伊茨克的新的要塞线。沙俄派陆军准尉维特克维奇去布哈拉。

○ 公元1836年　6月25日，东印度公司指示印度总督奥克兰"干预阿富汗事务"。11月，奥克兰勋爵派伯恩斯去喀布尔。沙俄曼苏洛夫上校率军进攻帮助希瓦的哈萨克人，并同希瓦谈判释放在希瓦的俄罗斯奴隶问题，失败。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禁止希瓦商人到奥伦堡、阿斯特拉罕等地进行贸易。俄国释放拘留于俄的希瓦商人。廷恰克少校率400人，屠杀哈萨克族250人。

○ 公元1837年　伊凡·谢苗诺维奇·卡尔帕乔夫率军劫掠哈萨克阿里金部、卡尔卡曼里部、图尔土鲁里部，屠杀哈萨克族350人。11月23日，伊朗军围攻赫拉特。12月，俄国派维特克维奇到达喀布尔，谈判关于赫拉特投降的条约。

○ 公元1838年　3月6日，列别杰夫率军讨伐卡西姆。6月间，奥克兰勋爵派军占领哈腊克岛。8月间，英国派遣斯托达尔特上校前往布哈拉。英国人璞鼎查指挥阿富汗军守卫赫拉特。8月28日，英国迫波斯撤除对赫拉特的包围。10月1日，印度政府发表《西姆拉宣言》。11月，英印政府派遣的印度河军出动。

○ 公元1839年　3月，沙俄决定攻打希瓦。3月26日，印度河军进攻阿富汗，到达奎塔，未经战斗就占据了坎大哈。7月22日，基恩将军打败多斯特·穆罕默德之子海德尔·汗，占领加兹尼。英军于8月6日到达喀布尔城外。多斯特·穆罕默德逃往布哈拉。英军护送沙赫·叔佳返回喀布尔，立为阿富汗异密。11月

26日，俄国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发表声明。秋末，浩罕汗国的哈萨克人进攻俄国殖民者。俄国彼罗夫斯基进军希瓦失败。布哈拉异密纳斯鲁拉进攻浩罕。

○ 公元1840年　2月，俄国对希瓦的进军惨败。英国派艾博特去希瓦，同希瓦进行会谈。7月，阿拉赫·库里汗进攻并驱逐木尔加布河地区的詹姆希德人。同月，阿拉赫·库里·汗发布禁止贩卖俄国奴隶和侵入俄国领土的命令。9月3日，康诺利前往希瓦。哈萨克卡西姆来到塔什干，遭袭击被杀，肯尼萨尔逃往希瓦。俄军抢掠萨尔江·哈斯木·乌里的村子，杀死70人，抓走妇女20人，并赶走马2300匹，骆驼300峰，羊3000只和牲畜100群。同年，又有俄军两次袭击哈萨克村落，抢劫了6个不同的哈萨克部落，杀死110人，抓走20人，并带走成千的羊、牛和骆驼。

○ 公元1841年　俄皇派采矿工程师布捷涅夫少校去布哈拉，派参谋总部的尼基福罗夫大尉去希瓦。两个使团于是年5月3日从奥伦堡出发，然后分别前往各自的目的地。11月2日，伯恩斯爵士和他的兄弟伯恩斯上尉在喀布尔被杀。12月13日，麦克纳腾同阿富汗人签订了一个条约，限定英军在三日内开始撤离。12月23日，麦克纳腾被杀，同时被杀的还有特里伏尔。

○ 公元1842年　1月1日，璞鼎查与阿富汗人继续谈判，签订最后的条约，以保证英军安全撤退。1月6日，英国人开始撤退，沿路遭到普什图人（阿富汗人）的袭击。布哈拉汗国反击希瓦汗国的进攻。谋夫发生第二次起义。4月，布捷涅夫使团返回。纳斯鲁拉进攻浩罕，占领其首都，将马达里汗逮捕处死。但不久浩罕人奋起反抗，驱逐布哈拉人，浩罕恢复独立。希尔·阿里即位为浩罕汗（1842~1845年）。6月17日，斯托达尔特与康诺利二人在布哈拉被处死。沙俄再派达尼列夫斯基中校出使希瓦，以结束尼基福罗夫进行的谈判。11月23日，阿拉赫·库里汗



去世，其子拉希姆·库里即位。他同俄国人进行谈判，达成协议，签订俄国同希瓦的第一个条约。是年，英国人再向阿富汗发动进攻。阿富汗驱逐英国侵略军，多斯特·穆罕默德第二次任异密。彼罗夫斯基去任，由奥勃鲁乔夫将军代其职务。

○ 公元1842~1845年　　希尔·阿里汗统治时期。

○ 公元1843年　　4月，纳斯鲁拉率军反攻希瓦，失败。6月，列别杰夫中校率军进剿哈萨克人，一个月后遇到肯尼萨尔的部队5000人，进行谈判。

○ 公元1844年　　俄军克里沃诺夫上校进剿哈萨克人，抢劫肯尼萨尔所属的阿乌尔，虏获其妻妾一人。俄皇尼古拉一世访问伦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英、俄两国就亚洲问题达成协议，称为1844年英俄协定。英国派约瑟夫·沃尔夫来布哈拉了解斯托达尔特和康诺利死亡的情况。是年，俄国人巴塔科夫考察咸海以及锡尔河与阿姆河两河的下游地区。

○ 公元1845年　　纳斯鲁拉出兵塔什干和突厥斯坦。拉希姆·库里汗死，其兄弟穆罕默德·阿明（马达明）即位。穆苏耳曼·库勒拥立希尔·阿里之次子胡达雅尔为浩罕汗。萨尔特人派代表去渴石请爱里木汗之子穆拉德·伯克回浩罕来夺位。希瓦汗与肯尼萨尔联合抗俄。奥伦堡奥勃鲁乔夫向肯尼萨尔派去多尔戈夫使团，后者拒绝臣属于俄国。奥勃鲁乔夫实行在草原上建筑要塞并戍军防守的计划。呼罗珊长官奉命进攻帖克人，帖克人迁往谢腊赫斯居住。是年，沙俄在奥伦堡以南建立了伊尔吉兹和土尔盖两个城堡。俄国连续派军进攻肯尼萨尔，但仍然无法结束哈萨克人的反抗。俄军侵占中国伊犁河下游北岸的大片土地。

○ 公元1846年　　希瓦人在库宛河上建和加·尼牙孜堡。哈萨克上层人物宣誓臣服于俄。肯尼萨尔转移到楚河游牧，逼近浩罕。沙俄派参谋总部舒尔兹上尉考察锡尔河河口，并在那里

建一小堡。同年，又建阿特巴萨尔和乌鲁塔夫斯克堡。8月，沙俄在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卡拉塔尔河（库克·乌苏河）与勒布什河之间建立科帕尔要塞（今塔尔迪·库尔干附近）。

○ 公元1847年　阿古柏伯克受命管治阿克麦斯吉德要塞。肯尼萨尔在阿拉套山遭到柯尔克孜人袭击，被杀。沙俄在锡尔河上游建热衣木堡。英国征服旁遮普。

○ 公元1848年　希瓦人抢劫臣服于俄国的哈萨克人。沙俄建卡拉布塔克堡，以后还相继建立二号炮台和三号炮台，称为锡尔河线。是年和1849年，俄国人对咸海第一次进行了详细的勘察。

○ 公元1849年　多斯特·穆罕默德征服阿富汗突厥斯坦诸地，使巴里黑、淹都淮、萨里·普尔、喀塔干和其他领地都承认其主权。

○ 公元1850年　浩罕汗国不断从阿克麦斯吉德派出兵力驱逐哈萨克人，并征税。

○ 公元1851年　奥伦堡总督奥勃鲁乔夫被撤职，彼罗夫斯基继任（1851~1857年）。俄国将热衣木堡改名为阿腊耳斯克。侍从将军安年科夫建议将西伯利亚要塞线向前推进到伊犁河与楚河，右（西）与锡尔河线相接。浩罕初次发生反叛。俄国派采矿工程师科瓦列夫斯基去伊犁，同清朝订立《伊塔通商章程》。

○ 公元1852年　3月上旬，阿古柏顺锡尔河而下，袭击“俄国的”哈萨克人。4月16日，又拦截戈洛夫准尉率领前往侦察锡尔河上游的测绘队。穆苏耳曼·库勒同努尔·穆罕默德发生新的冲突。彼罗夫斯基将军命勃拉楞木伯格上校率军前去攻取阿克麦斯吉德堡。守堡司令巴图尔·巴塞求降，遭俄军拒绝。4月20日，外城被攻陷。内城无法攻克，俄军撤退。彼罗夫斯基开始进行侦察锡尔河的工作。



○ 公元1853年　　年初，浩罕继续对钦察人进行屠杀，穆苏耳曼·库勒被当众处决。7月28日，俄军攻克阿克麦斯吉德要塞。是月，帕麦斯顿勋爵写信给克拉林顿勋爵，谈到俄国的侵略政策。西西伯利亚总督哈斯福尔德建议连接两条要塞线。10月，沙俄发动对土耳其侵略战争。冬，阿古柏伯克与浩罕汗的兄弟沙希布·汗试图收复阿克麦斯吉德要塞，始终没有成功。瓦里汗诺夫任骑兵少尉和西西伯利亚总督哈斯福尔德的副官。他是哈萨克人，中玉兹阿布赉的曾孙。

○ 公元1854年　　沙俄根据哈斯福尔德的建议拟订修筑要塞线的计划。瓦里汗诺夫参加哈斯福尔德组织的对谢米列契和塔尔巴哈台的考察。俄国人侵入巴尔喀什湖与伊塞克湖之间，修建维尔内堡。俄国修建维尔内工事，完成西伯利亚要塞线。彼罗夫斯基向希瓦推进，迫使希瓦订立条约。契哈切夫抛出第一个侵印方案。

○ 公元1855年　　俄国驻德黑兰公使杜哈梅耳向沙皇提出入侵印度的计划。沙皇尼古拉一世逝世，亚力山大二世即位（1855~1881年）。马达明汗率军进攻谢腊赫斯，其地居民请求马什哈德的统治者法里顿·米儿咱援助。波斯军应邀来援，打败马达明汗，迫使其撤军。在撤退中马达明汗被俘斩首。同年3月，希瓦人在路上拥立阿不杜拉为汗。9月间，阿不杜拉汗在同土库曼人的战争中被杀。希瓦人又拥立库特鲁格·穆拉德为汗。彼罗夫斯基因攻取阿克麦斯吉德要塞有功，获得沙皇授予的伯爵称号，该要塞也就改名为彼罗夫斯克堡。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俄国的黑海舰队被消灭。伊朗出兵攻占赫拉特，英国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

○ 公元1856年　　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失败，3月签订《巴黎和约》。俄国在签订《巴黎和约》以后，转过头来进行征服中亚的准备工作。东方学家科瓦列夫斯基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1856~1861年）。沙俄派遣伊格纳切夫出使于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使团经过努力，希瓦同意签订一个条约，但不同意俄国商船在阿姆河航行。9月，使团从希瓦来到布哈拉。11月1日，因伊朗进攻赫拉特，印度总督代表英国政府向伊朗宣战。结果，伊朗战败。在草原地区发生了江和卓的反俄起义。胡达雅尔汗之弟马拉·伯克返回浩罕，得到乌兹别克首领阿里木·库勒的支持。印度土兵起义。帖克人把萨利克人驱逐到彭狄绿洲。

○ 公元1857年　希瓦汗派法即勒·和卓到彼得堡，通告其即位，并祝贺沙皇亚力山大二世登基，表示希瓦汗国对俄国的友好。8月14日，英国与伊朗在巴黎签订和约。卡特宁任奥伦堡总督（1857~1860年）。浩罕支持和卓倭里汗入侵喀什噶尔。

○ 公元1858年　1月4日，沙俄政府特别委员会开会，决定派出以汗内科夫为首的"科学"考察团前往阿富汗（赫拉特和喀布尔）。6月，瓦里汗诺夫（1835~1865年）由西西伯利亚总督哈斯福尔德派遣，乔装成为一个乌兹别克商人，加入一个商队前往喀什噶尔。10月11日，布哈拉与俄国签署一个新的协定。马拉·伯克被拥立为汗，在一次战役中打败胡达雅尔汗，迫其退往布哈拉。布哈拉异密纳斯鲁拉进攻浩罕汗国，围攻忽毡。因希瓦袭其后，布哈拉乃从浩罕撤军。

○ 公元1859年　1月，沙皇亲自参加一次有大臣们出席的咨询会议，决定占领楚河上游及皮什彼克、托克玛克两要塞。总之，是首先侵略浩罕汗国。3月，瓦里汗诺夫离开喀什噶尔返回，于4月12日到达维尔内（今阿拉木图）。

○ 公元1860年　年初，近5000名浩罕人在皮什彼克集结，被派到伊塞克湖修筑工事。6月，经科瓦列夫斯基请求，瓦里汗诺夫被调到外交部亚洲司工作。7月8日夜，浩罕人攻打卡斯特克。沙俄外伊犁边区部队司令官齐麦尔曼上校指挥的部队，在吉连艾格尔河谷击溃了由塔什干鲁斯捷姆伯克统帅的浩罕军队，



浩罕人退到楚河对岸。俄军从维尔内堡出发，继续向楚河对岸进军，于8月26日来到托克玛克附近。俄军以优势的炮火轰击该城，迫使浩罕守军投降。俄军占领托克玛克后，于次日进达皮什彼克。时阿拉套边区长官科尔帕可夫斯基（清朝史料写作郭尔帕科甫斯基）来会。皮什彼克守军对俄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俄军从西面进攻，用炮火猛攻要塞的工事。经过五天的围攻，迫使浩罕守军退出要塞。10月间，一支2万人的浩罕大军包围了驻乌宗阿加奇的俄军，科尔帕可夫斯基率领800名士兵，带7门大炮，从维尔内前去支援，将浩罕军击退。是年，俄国与清朝订立《北京条约》。布哈拉异密纳斯鲁拉死，穆扎法尔丁即位（1860~1865年）。

○ 公元1861年　春，俄国开始修筑朱列克工事，于8月底竣工。8月间，奥伦堡总督别扎克视察新修的朱列克工事及锡尔河一线。9月20日，俄国派杰布中将率军从朱列克出发，前去进攻亚纳库尔干。9月23日，俄军迫使守军出降，将亚纳库尔干要塞完全炸毁。浩罕人乃决定在布尔库蒂岛上修筑一个新要塞，称为金·库尔干。冬，奥伦堡总督别扎克将军建议立即将锡尔河要塞线同新西伯利亚要塞线连接起来，并建议立即夺取突厥斯坦和塔什干。

○ 公元1862年　1月19日，俄军又进攻金·库尔干。20日对要塞发起突袭，经过15小时的炮击，迫使浩罕人无条件投降，并将该要塞夷为平地。3月，俄国政府对别扎克的建议进行了讨论。

○ 公元1863年　2月，俄国政府又召开特别委员会再对别扎克的计划进行讨论。5月30日，切尔尼亚也夫上校占领突厥斯坦的苏扎克，该地居民被迫向俄国臣服。接着，又征服楚拉克·库尔干，然后率部返回朱列克。7月7日，陆军大臣米留金向外交大臣认可切尔尼亚也夫上校攻占苏扎克和楚拉克·库尔干的



军事行动。7月16日，沙俄外交大臣哥尔查可夫在给米留金的复信中支持把要塞线连接起来。7月20日，沙皇命令米留金在次年把锡尔河线同西伯利亚线连接。这一命令标志着俄罗斯帝国在中亚的对外政策新阶段的开始。是年，阿富汗异密多斯特·穆罕默德死，其子什尔·阿里即位。

○ 公元1864年　俄军开始向中亚腹地大举入侵。5月1日，切尔尼亚也夫率领外楚河部队2600人从维尔内出发，途经托克玛克和美尔克，于6月初逼近阿吾里也·阿塔，将其攻下。锡尔河方面组织一支1600人的部队，由维锐夫金率领，于5月22日从彼罗夫斯克堡出发，在6月9日攻下土尔克斯坦城。7月7日，切尔尼亚也夫率军从阿吾里也·阿塔出发，向奇姆肯特进军。9月19日，阿吾里也·阿塔和突厥斯坦的两支部队在奇姆肯特附近会合。两军由切尔尼亚也夫指挥，于9月22日拿下奇姆肯特城。9月27日前去进攻塔什干，于10月初到达塔什干。10月初，切尔尼亚也夫进攻塔什干失败。10月7日，返回奇姆肯特。10月，俄国外交部就中亚事件给沙皇呈递了四个备忘录。10月31日，沙俄外交大臣哥尔查可夫就请求沙皇发布命令：今后不要进一步进行征服以改变边界。11月21日，哥尔查可夫根据俄国的既定方针和1863年12月20日沙皇命令的精神，发表致列强的通告以解释俄国的政策。11月，沙皇批准在中亚采取行动的计划。俄国与清朝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中国西北4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 公元1864~1867年间　印度总督劳伦斯几次拒绝胡达雅尔汗和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提出的关于帮助他们抵抗俄国侵略的要求。

○ 公元1865年　1月初，沙俄政府召开特别委员会会议，讨论中亚问题。2月12日，突厥斯坦省正式成立，隶属于奥伦堡总督管辖。春，浩罕汗国与布哈拉汗国发生冲突，布哈拉异密



木扎法尔丁乘机占领忽毡城。4~5月间，俄国政府的部际委员会通过一个在不激起波斯反对的情况下于1866年占领里海岸边的克拉斯诺沃兹克的决议。切尔尼亚也夫于4月底派遣先头部队于4月28 日进攻乞尔乞克河上的尼亚孜伯克要塞。接着，进攻塔什干，于5月9日打败阿里木·库勒的军队。阿里木·库勒因重伤丧命。5月间，木扎法尔丁向浩罕进军。浩罕汗赛伊德·苏尔坦在5月10日出逃，去向布哈拉求援。切尔尼亚也夫于5月17日前去夺取乞尔乞克河口的契纳兹，然后回过头来围攻塔什干。6月15日，阿勃拉莫夫上尉率突击队攻城，打开城门，到达哈拉·萨莱门。德拉克鲁阿上校从浩罕门入城，夺取了该处的城堡。6月17日，塔什干城内全体族长和有声望的居民前来向切尔尼亚也夫表示臣服。切尔尼亚也夫在7月2日发布安民告示——《塔什干宣言》。 8月间，克雷扎诺夫斯基召集塔什干的大人物及宗教领袖们开会，这些人宣誓为沙俄的臣民。9月，克雷扎诺夫斯基想指定一人为塔什干的君主，遭到拒绝。年底，奥伦堡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草拟俄国与布哈拉的条约草案。是年，希瓦汗赛伊德·穆罕默德死，其子穆罕默德·拉希姆二世即位。瓦里汗诺夫病逝。约翰逊考察中国和阗。

○ 公元1866年　　1月，俄萨瓦·莫洛佐夫子公司、伊凡·赫鲁多夫父子公司及巴拉诺夫兄弟公司等，协同与塔什干和中亚各地进行贸易。切尔尼亚也夫抗议布哈拉拘禁4名俄国军官。2月8日，沙皇召回切尔尼亚也夫，另派罗曼诺夫斯基接替他的职务。3月下旬，罗曼诺夫斯基到职，出任突厥斯坦省的省长。4月19日，布哈拉遣使来要求俄军撤退。5月7日，俄军从塔什干出动，在伊尔贾尔与布哈拉军遭遇。次日，俄军击溃布哈拉军。5月14日，俄军攻下瑙堡。5月17日，俄军向忽毡前进。经过八天的围攻、炮轰，忽毡陷落，被并入俄国。6月初，布哈拉异密释放了斯特卢威等4名俄国使者，派了一个使团到罗曼诺夫斯基

那里，请求停止进攻布哈拉的行动。8月30日，克雷扎诺夫斯基以沙皇名义宣布塔什干为俄国的一部分，其居民为俄国的臣民。又宣布俄国兼并乞尔乞克河以南地区及忽毡。罗曼诺夫斯基写信通知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说克雷扎诺夫斯基正在塔什干等待同他缔结和约。9月初，布哈拉异密派遣使者来忽毡，表示异密打算完全接受俄国的一切要求。9月13日，扎诺夫斯基通知布哈拉使者，限异密在10天内交清10万提拉的战争赔款，否则，俄军就要开始进攻。9月20日，俄军从忽毡出动进攻布哈拉。10月2日，俄军攻占乌拉提尤别。10月18日，克雷扎诺夫斯基攻占吉扎克。10月21日，曼陀菲尔上校占领距吉扎克25俄里处的亚纳库尔干，将其炸为平地，然后返回吉扎克。10月22日，克雷扎诺夫斯基返回塔什干。11月1日，去奥伦堡任所。12月11日，罗曼诺夫斯基离去，把部队和突厥斯坦省长的职务交给曼陀菲尔少将。

○ 公元1867年　春，沙俄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由陆军大臣米留金任主席。5月25日，俄军占领了亚纳库尔干。7月11日，沙皇颁布诏令，建立突厥斯坦总督府，首府设在塔什干，考夫曼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督。斯科别列夫手下官员霍罗申考察浩罕。7月17日，沙皇亚力山大二世给考夫曼颁发了全权证书，授予他极大的权力。9月初，俄国炮兵少尉斯卢任科和3名士兵，在吉扎克地区山中的鲍格丹阿塔乡的乌什马村被当地伯克组织的一帮人抓走，带往布哈拉。是月，印度总督劳伦斯建议把中亚划分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和俄国的势力范围。11月7日，考夫曼到塔什干就任突厥斯坦总督职务。考夫曼写信通知希瓦汗，说他有权派部队渡过锡尔河去惩罚抢劫者和盗匪。11月19日，考夫曼致信给希瓦汗：他正在派一支俄国军队渡过锡尔河下游去惩罚那些袭击俄国商队的盗匪。12月，布哈拉使者穆萨伯克前来，但并没有带来异密批准的条约。12月19日，考夫曼写信给

木扎法尔丁，请他批准和约，并立即交还斯卢任科少尉和3名士兵。穆萨伯克则对一切都消极接受，并于深夜秘密派人报告异密。

○ 公元1868年　1月，考夫曼强迫浩罕汗国签订一项条约。2月，希瓦抗议俄国人渡过锡尔河。2月13日，胡达雅尔汗批准与俄国订立的条约。3月下旬，由宗教界领导的主战派，利用异密不在首都的时机，宣布对俄国进行圣战。考夫曼进军吉扎克。5月1日，又从吉扎克向撒马儿罕进攻。5月2日，俄国占领撒马儿罕。5月6日，俄军攻占奇列克。5月12日，俄军攻下乌尔古特。5月13日，俄军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进攻布哈拉。5月17日，戈洛瓦乔夫占领卡塔·库尔干。6月10日，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要求重开谈判。6月18日，签订《俄国与布哈拉的商业条约》。6月23日，又确定了和约的三项补充条款。夏末，布哈拉异密木扎法尔丁的长子阿不杜勒·马力克伙同卡尔施的伯克发动反俄暴乱。10月，俄国派遣莱因塔耳上尉从塔什干到喀什噶尔从事商贸事务，阿古柏派米儿咱·沙迪率领使团前往彼得堡报聘。11月，印度总督提出划分势力范围的建议。12月，英国自由党的格莱斯顿就任内阁首相。

○ 公元1869年　希瓦鼓动俄属哈萨克人造反。考夫曼建议在里海岸的红水湾登陆。2月，英外交大臣克拉林顿同俄驻伦敦大使布隆诺夫协商，在俄、英领地之间建立“中间地带”。哥尔查可夫要求英国阻止阿富汗对布哈拉发动进攻。3月，印度总督与阿富汗异密通过安巴拉会议，订立攻守同盟。4月，克拉林顿拒绝哥尔查可夫的建议，反而建议“布哈拉以南的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上游，应当成为一条边界线”。5月，俄国工商业促进协会向俄国政府申请，要求开辟一条从里海到阿姆河的商路。7月，布哈拉异密派阿不达拉·法塔赫·汗出使于彼得堡，要求俄国归还其所占领的地区。8月12日，考夫曼写信指责希瓦



汗挑动俄属游牧人暴乱。9月2日，克拉林顿在海德堡会见哥尔查可夫，就此问题进行讨论，无所进展。10月间，福赛斯到达彼得堡。10月10日，陆军大臣米留金支持俄国工商业促进协会要求开辟一条经过红水湾的商路的计划。10月14日，沙皇通知考夫曼在一个月内夺取红水湾。11月5日，俄军在红水湾登陆，建立克拉斯诺沃兹克要塞。布哈拉异密进攻并征服喜萨尔和库腊布二地。罗伯特·肖和海瓦德去叶尔羌和喀什噶尔旅行。阿古柏派遣米儿咱·沙迪出使印度，以同英国建立关系。波斯巴吉纳尔德省长官臣服土库曼人。是年，马约勋爵继劳伦斯为印度总督。英国的罗灵逊提出以喷赤河为阿富汗东北边界。

○ 公元1870年　1月18日，考夫曼写信给希瓦汗解释俄国建立克拉斯诺沃兹克基地的目的。2月，希瓦汗答复俄国，要求以锡尔河作为希瓦同俄国的国界。3月起，阿富汗异密什尔·阿里同考夫曼将军联系并互相通信。英印福赛斯使团随米儿咱·沙迪来喀什噶尔。考夫曼将法拉布和马吉安二地合并于乌尔古特。4月，希瓦首相抗议俄国占领红水湾。考夫曼向米留金建议高加索方面从克拉斯诺沃兹克、突厥斯坦方面从塔什干分两路同时进攻希瓦。沙皇表示同意。5月，考夫曼派诺索维奇率领使团去布哈拉。8月26日，阿勃拉莫夫攻下基塔布，将沙赫里夏勃兹地方交给布哈拉的异密管辖。是年，干旱，布哈拉歉收和饥馑。

○ 公元1871年　1月初，考夫曼提出尽快进攻希瓦的计划。2月22日和3月4日，沙俄政府召开两次特别会议，正式作出了侵占中国伊犁的决定。夏，考夫曼命令七河省驻军指挥官科尔帕可夫斯基率军越过中国边界，侵入伊犁。浩罕汗国爆发起义。8月间，考夫曼进攻希瓦的计划获得沙皇批准。9月，俄军从红水湾到了希瓦汗国的西界萨里·卡密什湖。年底，希瓦抗议俄国对锡尔河下游左岸之地提出领土要求。阿古柏遣使带书信去同英国女王和印度总督联系，又同俄国进行谈判。是年，浩



军发生暴动，反抗胡达雅尔汗的统治。土库曼人进攻米海衣洛夫斯克，俄国开始发动镇压土库曼人的战争。

○ 公元1872年　　春，布哈拉遣使寻求土耳其和英国的帮助，突厥斯坦总督提出抗议。布哈拉使团访问塔什干。4月，阿古柏把俄国的考尔巴斯从塔什干请来，谈判缔结和约。6月8日，阿古柏以个人身份同考尔巴斯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经俄批准后，由俄国军官斯切尔宾斯基在1872年12月送回喀什噶尔。12月4日，考夫曼向沙俄送交一份关于中亚情况的报告，提到"希瓦同俄国的不正常关系"，主张进攻和征服希瓦。12月12日，沙皇同意考夫曼的意见，批准对希瓦汗国进行军事讨伐的计划。英、俄双方就确定阿富汗的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俄军对科彼特山的土库曼人进行攻击。俄国考尔巴斯来喀什噶尔，与阿古柏订立商约。考夫曼打算乘机侵略中国的新疆。是年，中亚发生霍乱。

○ 公元1873年　　1月，沙皇派舒瓦洛夫去英国解释俄国意图。英、俄两国就阿富汗边界问题进行协商，达成共同意见，称为1873年英俄协定。春，俄军开始进攻希瓦。5月1日，列塞普建议把俄国的铁路同英国的铁路连接起来。5月29日，考夫曼进入希瓦城，立穆罕默德·拉希姆为汗。浩罕发生暴动。7月6日，考夫曼给戈洛瓦乔夫下达消灭土库曼人的命令。7月19日，戈洛瓦乔夫进攻土库曼人。8月12日，考夫曼与穆罕默德·拉希姆·汗签订《俄国·希瓦和约》。8月28日，俄国派斯特卢威带着一份草拟好的条约到布哈拉去让异密签字。经过谈判，该条约在9月28日签字。12月，英国福赛斯第二次出使喀什噶尔，经过谈判达成一个条约。

○ 公元1874年　　1月，伊凡诺夫上校率军去进攻土库曼人，获胜。2月2日，在喀什噶尔英国的福赛斯和阿古柏的代表赛伊德·雅各布·汗签约，再送到加尔各答由印度总督诺斯布洛



克签字。保守党的迪斯累利担任英国首相。5月10日，建立外里海军区，统属于高加索军区，由高加索军区司令罗马金将军兼任外里海军区长官，总部设于克拉斯诺沃兹克。秋，伊凡诺夫建议兼并希瓦。

○ 公元1875年　春，伊凡诺夫进攻土库曼人。浩罕发生普遍的反抗运动。7月25日，考夫曼派遣的威恩伯格使团到达浩罕。8月9日，浩罕人进攻忽毡，被俄军击退。8月20日，考夫曼攻下向玛赫拉姆城。8月29日，考夫曼占领了浩罕城。9月17日，前往玛尔噶朗。次日，进驻玛尔噶朗，该城派遣一个代表团投降。斯科别列夫率军于9月22日追到鄂什，该城亦降。9月23日，签订新的《浩罕·俄国条约》。10月8日，俄军来到纳曼干，阿甫托巴察无意投降，特罗茨基将军率部队闯入该城。11月，自由党的印度总督诺斯布洛克辞职。11~12月，斯科别列夫镇压纳曼干起义。卡拉库姆沙漠西部的帖克人请求希瓦汗保护。

○ 公元1876年　1月21日，斯科别列夫攻占安集延城。2月5日，阿甫托巴察表示无条件投降。俄国将浩罕改名为费尔干纳。英国派李顿为印度总督。俄国派库罗帕特金为特使去喀什噶尔，想划定“七城汗国”同费尔干纳省的边界。英印政府出兵占领奎达。8月，木扎法尔丁逮捕穆罕默德·拉希姆，另派穆罕默德·赛伊德为喀尔提锦的统治者。布哈拉汗国直接控制了喀尔提锦。是年，保守党首相迪斯累利以李顿勋爵接任印度总督。

○ 公元1877年　1月，阿富汗赛伊德·努尔·穆罕默德·汗率领代表团在白沙瓦会见路易士·佩利率领的英国使团，进行谈判。赛伊德·努尔·穆罕默德·汗在3月间死去，李顿勋爵终止谈判。春，罗马金将军率军去占领克孜耳·阿尔瓦特。帖克人转向波斯表示臣服，以求其对抵抗俄国入侵的支持。布哈拉异密派遣胡代·纳扎儿·阿塔里克将军前去逮捕穆罕默德·赛伊德，并以其地为布哈拉的伯克领地。12月，布哈拉兼并达尔瓦兹。英国

在1877年简单地通知什尔·阿里：他无权对迪尔、斯瓦特、契特腊耳和巴贾焦尔提出要求。谋夫奥塔迷失部的考什德汗死，谋夫人从阿喀耳邀请脱脱迷失部的努尔·维尔地·汗来即位。

○ 公元1878年　春，布哈拉汗国占领达尔瓦兹。博物学家奥沙宁访问喀尔提锦。3月3日，土耳其与俄国签订《圣斯特法诺和约》。6月，考夫曼派遣斯托列托夫前往阿富汗。同时，又派遣了三支俄国军队开赴阿富汗边境各地。7月13日，签订《柏林条约》。7月22日，斯托列托夫到达喀布尔，同什尔·阿里进行谈判。8月15日下午，外里海军区司令罗马金率军到达察特。8月21日，阿富汗异密同俄国斯托列托夫签订一项针对英国的条约。英国发动第二次阿富汗的战争。11月21日，英军分三路进攻并进入阿富汗。

○ 公元1879年　1月8日，英军占领坎大哈，随即又进达贾拉拉巴德。2月21日，什尔·阿里在巴里黑忧愤而死。5月26日，雅各布同英军路易士·卡瓦纳里签订《甘达马克条约》。5月下旬，俄国政府任命拉扎列夫将军取代罗马金，以进攻土库曼人。7月，卡瓦纳里到喀布尔就任阿富汗的英国驻扎官。9月，俄国大使舒瓦洛夫向萨尔兹伯里勋爵保证说，俄国政府无意占领谋夫。秋，俄国考察队去希瓦。9月3日，路易士·卡瓦纳里被阿富汗士兵所杀，雅各布退位，被送往印度。10月12日，罗伯兹率军进入喀布尔。12月23日，英国占据喀布尔与坎大哈。

○ 公元1880年　1月7日，李顿勋爵发表关于中亚的备忘录。沙俄讨论了对付中亚事件的方式方法。2月上旬，考夫曼把阿布都拉赫曼从撒马儿罕送回阿富汗。4月，英国自由党的格莱斯顿内阁重新执政，吕朋勋爵取代李顿勋爵担任印度总督。5月25日，斯科别列夫将军到达契基什拉尔。6月10日，斯科别列夫占据巴米。7月22日，阿布都拉赫曼被宣布为阿富汗的异密。7月27日，前异密什尔·阿里的第五子阿尤布·汗在坎大哈附近打

败布洛准将，接着向坎大哈进军，被英军击溃。英国将坎大哈交给阿布都拉赫曼。

○ 公元1881年　1月，俄国征服格奥克·帖彼。3月1日，沙皇亚力山大二世被炸死，亚力山大三世即位为沙皇（1881~1894年）。3月，英国议会决定撤出坎大哈。5月6日，俄国宣布外里海地区为一个省，斯科别列夫被任命为省长。7月，阿尤布·汗打败海达尔·察儿希率领的异密的军队。9月18日，亚美尼亚商人科西赫的商队到达阿什哈巴德。9月22日，阿布都拉赫曼打败阿尤布·汗。9~10月间，列色尔首次考察外里海。11月上旬，巴巴汗率领的谋夫代表团来到阿什哈巴德。赫拉特城被异密派人攻占，阿尤布·汗逃往波斯。12月21日，俄国与波斯签订《阿喀耳·呼罗珊边界协定》。俄国同中国签订《伊犁条约》。外里海铁路修到了克孜耳·阿尔瓦特，于1881年通车。

○ 公元1882年　2月22日，英国格兰维尔同俄国罗班诺夫亲王举行特别的会见。俄建议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划定阿富汗的北部边界，英未接受。列色尔回到外里海地区，再对阿富汗西北边境进行考察，9月7日，列色尔到谋夫进行考察。又南至希瓦的彼得罗亚力山大罗夫斯克堡，再取近路返回阿喀耳·帖克绿洲。10月7日，到达阿什哈巴德。

○ 公元1883年　俄任命科马罗夫将军为外里海省的省长。9月，突厥斯坦总督切尔尼亚也夫要求八答黑商撤出什格南。10月，英罗灵逊支持阿富汗对整个瓦罕和什格南·罗善的主权要求。12 月，俄国指控阿富汗破坏1873年英俄协定。年底，俄国将军队集结于希瓦和帖振河上，以备进攻谋夫。

○ 公元1884年　2月，俄国兼并谋夫。2月29日，英国提出抗议。5月，科马罗夫将军率军突然占领谢腊赫斯，以后又夺普勒·伊·哈屯。6月，俄国与清朝签订《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6月（或7月），阿富汗派军占领彭狄。7月，英、俄组成联



合的边界委员会，来划定阿富汗的北部边界。冬，俄外里海总督科马罗夫占领普勒·伊·哈屯，接着又占领佐勒菲卡尔山口和阿克·拉巴特，及其他通往赫拉特的道路。

○ 公元1885年　2月，科马罗夫占据彭狄绿洲边缘的普勒·伊·基什提。3月10~30日，发生俄国与阿富汗的边界冲突，被称为彭狄事件。考夫曼要布哈拉异密释放达尔瓦兹君主赛拉吉丁。希瓦的马达明汗进攻谢腊赫斯，遭到帖克人的袭击，被俘斩首，其首级被送到波斯王那里。

○ 公元1887年　7~8月，阿富汗边界线签字，称为李奇微线。

○ 公元1888年　沙俄两次派遣格罗姆勃切夫斯基到帕米尔各地，对当地的政治、军事及中国的边防情况等进行了近两年的考察。他回去后对帕米尔地区的战略价值，其在俄英争霸中的地位等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并炮制了一个"浩罕遗产继承论"，为沙俄侵略帕米尔提供理论根据。

○ 公元1889年　清朝在伊西洱库耳淖尔、伊斯里克等处设立卡伦，在萨雷阔勒岭以东各重要据点设立哨所，派人守卫各险要山口，以防俄军入侵。8月间，杨诺夫在瓦罕遇到了英国的荣赫鹏上尉，在苏满卡遇到了戴维逊中尉。俄军逮捕了他们，并且把俄国对帕米尔的要求告知之，然后强令其离开。英国人再次声明，俄国向赫拉特的任何推进都将被认为是宣战。

○ 公元1890~1892年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移民来到哈萨克草原，遍及土尔盖、阿克莫林斯克和塞米巴拉金斯克诸地区。

○ 公元1891年　10月，俄国提出什格南·罗善的问题，指责英国未能保证阿富汗遵守1873年协定。这就是要求阿富汗撤出阿姆河（喷赤河）右岸的所有地区，如什格南、罗善和瓦罕（实际是中国的瓦罕帕米尔），布哈拉则撤出该河左岸的达尔瓦

兹（布哈拉与阿富汗交换土地）。

○ 公元1891~1892年　7月24日，俄军同阿富汗人发生一次冲突。同年10月，俄外交大臣吉尔斯向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认错，表示对杨诺夫“已行文申饬”，保证以后“不准派兵进入中国界”。冬，英国占领兴都库什山南坡小国洪扎（坎巨提），并向俄国建议划定边界。清朝向俄国提出了抗议，要求其迅速撤军。

○ 公元1892年　6月初，杨诺夫率军强占属于中国的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地区。11月，俄国提议与清朝谈判帕米尔的划界问题，但要求以乌孜别里山口东南方的萨雷阔勒岭为界，这显然违背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清朝政府坚持不让，谈判未能进行。俄军虽事实上违约占据了中国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地区，但中国迄今未承认。

○ 公元1893年　英、俄达成关于帕米尔划界的协议。同年秋天，印度政府劝阿富汗异密阿布都拉赫曼同意以阿姆河右岸的什格南、罗善属地和瓦罕属地来交换该河左岸的达尔瓦兹与东部瓦罕。

○ 公元1895年　3月11日，英、俄两国签订关于两国在帕米尔地区势力范围的协定。9月，英、俄完成划界工作，即从维多利亚湖的东面开始，沿着萨雷阔勒岭的山顶，一直划到当时中国实际控制之地。英国占领契特腊耳，俄国则直接控制了东部帕米尔中国的领土。布哈拉汗国包括到俄国关税线以内。同年，又将布哈拉汗国纳入俄国邮政联盟之内，在布哈拉汗国使用俄国邮票。

○ 公元1896年　3月，俄国批准英、俄联合边界委员会的工作。10月，什格南、罗善和北瓦罕被交给布哈拉汗国；南瓦罕和达尔瓦兹则交给了阿富汗。

○ 公元1896~1916年　有100万以上的农民从俄国来土尔

盖、阿克莫林斯克和塞米巴拉金斯克等地区定居。

○ 公元1897年　11月25日，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在阿什哈巴德对一帮英国旅游者发表演说，为俄国对中亚的侵略作了辩护。

○ 公元1898年　5月17日，费尔干纳地区发生反俄圣战。12月，铁路从谋夫通到阿富汗边境——阿姆河上的库什立。

○ 公元1899年　5月14日，在费尔干纳正式实施俄国的司法制度。

○ 公元1901年　10月1日，阿布都拉赫曼死，其长子哈比布拉即位。

○ 公元1903年　成立普希金协会。中亚当地民族的工人提出要与俄国斯工人同工同酬，并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 公元1904年　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布尔什维克党人莫洛佐夫在撒马儿罕建立类似普希金协会的组织，并办了一个报纸。5月1日，在塔什干首次发生铁路工人举行的示威。

○ 公元1905年　中亚的社会民主党人从1月10日起就向工人传播革命的消息，并组织集会，提出工人的要求；也仿效彼得堡，修筑街垒和作战工事，准备战斗。由喀山的鞑靼人伽里木江-伊不拉欣发起，第一次俄国的穆斯林大会召开。12月，沙俄颁布法令，召开新的“立法”杜马。

○ 公元1906年　3月，召开第一次俄国的穆斯林大会，代表要示保障宗教自由，建立穆斯林的宗教行政机构。还提出了对房地产免税，归还牧民的牧场等要求。鞑靼人伊斯迈耳-阿比地在塔什干出版刊物《塔拉基》,批评沙俄当局。乌兹别克人穆纳瓦尔-喀里-阿不杜尔热什德-汗创办《胡尔希德报》、《硕赫拉特报》、《阿西雅报》。塔什干富翁赛伊德-阿即姆拜-穆罕默德-巴依创办《图贾尔报》等等。



○ 公元1907年　7月30日，沙俄同日本缔结日俄协定，订立英俄《彼得堡公约》。8月31日，《彼得堡公约》宣布：（1）波斯分为两个势力范围，北部属俄，东南部属英；（2）俄英都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不干涉这个地区；（3）俄国同意阿富汗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并同意在关于俄阿关系的问题上直接与英国商量；（4）英国不得占领和兼并阿富汗任何部分的领土，不以任何方式干涉该国的内部事务。

○ 公元1910年　1月，在布哈拉发生宗教屠杀事件。12月2日，神圣布哈拉联盟领导的秘密组织"青年教育协会"成立。

○ 公元1911年　哈萨克斯坦出版了一张名为《哈萨克斯坦》的报纸，在托洛伊兹克出版了一张名为《艾伊—喀普》的报纸。

○ 公元1912年　3月11日，在布哈拉出版波斯文报纸《布喻拉-伊-舍里甫》。7月14日，出版一份土耳其文期刊（1913年停刊）。

○ 公元1914年　伊斯迈耳-贝依-伽斯皮拉里去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主要参考书目

中文书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清实录·圣祖实录》。

◇《清实录·高宗实录》。

◇《清实录·宣宗实录》。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

◇《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

◇《西域图志》。

◇《清代外交史料》。

◇ 徐松:《西域水道记》。

◇《清史稿》。

◇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 米勒:《西伯利亚的征服》,李雨时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 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 马宗达等:《高级印度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 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耿升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

◇ 阿布杜尔·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伊朗外交四百五

十年》,德黑兰1971年版。

◇ 赛克斯:《阿富汗史》,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 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 格列科夫于雅库波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 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张蓉初、向达、杨人鞭译,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版。

◇ 伊凡·麦斯特连柯:《苏共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西文书目

BT=北京图书馆,KT=科学院图书馆,NT=南京图书馆,ND=南京大学图书馆,书名后未注明图书馆架号者,可能国内无书。

◇ J. Abbott: Narrative of a Journey from Heraut, to Khiva, Moscow and St. Petersburg during the Late Russian Invasion of Khiva;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 court of Khiva and the Kingdom of Khaurism, 3rd ed. London, 1884.

◇ Aboul Ghazi: Histoire des Mogols et des Tatares Traduite par le Baron Desmaison, St Petersbourg. (新疆历史研究所)

◇ 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being the Tarikh – i – 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 1972.

◇ Adamec, Ludwing W.: Afghanistan's Foreign Affairs to the Mid – twentieth Century.

◇ Adye, General Sir Johh,: Indian Frontie Policy, 1897.

◇ Afghanistan's Foreign Affairs to the Mid – twentieth Century, Relations with the USSR. (BT. 2/D837.22/ALW).

◇ Alastair Lamb.: Britia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The Road to Lhasa. 1761 ~ 1905.

◇ Ali, Muhamm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 (BT.



DS354/A3)

◇ Ali, Muhammed: The Afghans. (BT. 2/K893. 72/AM).

◇ 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 (BT. D1174,新疆历史研究所)

◇ Allworth, E.: Nationalities of the Soviet East, Publications and Writing Systems. A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BT. 2/d751. 262 -7/AE)

◇ Allworth, E. ed.: Soviet Nationality Problems. Columbia U. P.

◇ Allworth, E. ed.: The Nationality Question in Soviet Central Asia. (BT. 2/D751. 262 -7/AE)

◇ Allworth, E.: Soviet Asia: bibliographies; a Compilation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Sources on Iranian. (BT. 2/D751. 262 -7/AES)

◇ Ambolt, Nils.: Karavan, Travels in Eastern Turkestan. (KT. 22,827/A49)

◇ Andrei, L. R.: Russia and Asia. (BT. DK68/L79)

◇ Asghar, H. Bilgrami: Afghanistan and British India, 1793—1907.

◇ Atkinson T. W: Oriental and Western Siberia: A Narrative of Seven Years Exploration and Adventure in Siberia, the Kirghiz Steppes, Chinese Tartary and Part of Central Asia.

◇ E. G. W. Gibb: The Babur - Nama, Memorial Series London. (BT. PT709/G6)

◇ Babur - Nama in English: Nemoirs of Babur, 2 vols. by Beveeridge. Annettes.

◇ Bacon, E. E: Central Asia under Russian Rule: A Study in Culture. (BT. J217)

◇ Bagchi, Prabodra: India and Central Asia. (BT. DS450/.



A8B1,KT.24·03/b144)

◇ Bellew, H. W.: Kashmir and Kashgar, A Narrative of the Journey of the Embassy to Kashgar in 1873~1874. London,1875.

◇ H. Bilgrami Asghar: Afghanistan and British India; 1793~1907.

◇ Boulger: Central Asia Question: Essay of Afghanista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BT. C/D378/B76)

◇ Boulger: England amd Russia in Central Asia (BT. DK851/B76)

◇ Brydges, Harford Jones: The Dynasty of the Kajars. 1833

◇ A. Burnes: Travels into Bokhara: containing the narrative of a voyage on the Indus from the sea to Lahore, with present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ian; and an account of a journey from India to Cabool, Tartary, and Persia, London,1839.

◇ Busse, Heribert, tr.: History of Persia under Qajar Rule. Columbia UP. E. H. Carr: A History of Soviet Russsia(湖南师范大学,新疆历史研究所)Carruthers D, Unkngolia, a Record of Travels: and Exploration in North-west Mongolia and Dzungaria. (NT. C/DS719/S819)

◇ Central Asian Resesarch Centre, Bibliography of Recent Soviet Source Material on Soviet Central Asia and the Boderland. (考古91.94/cen).

◇ Chen, Jack: The Sinkiang Story. New York, 1977. (BT. 2/K294.5/CJ)

◇ Chistie, Ella Robertson: Through Khiva to Golden Samark-hand. (BT. DK854/C5)

◇ Cobbold, Ratteson: Innermost Asia, Travel and Sport in the Pamirs. (BT. D88/C65)

◇ Curzon, G. N.: The Fluctuating Frontier and Asia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Curzon, G. N. : Russia in Central Asia, 1889.

◇ Curzon, G. N: The Pamir and the Source of the Oxus, 1898. (BT. DK851/C98)

◇ Curzon, G. N. : Russian in Cenrral Asia in 1889 and the Anglo – Russian Question (BT. D378/C98)

◇ Dallin, David J. : Russia in Asia. 1971, Repr. of 1949 ed. Shoe String. Dichter, David. The Northwest Frontier of West Pakistan. (BT. D1984)

◇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ctionary of Afghanistan. (BT. 2G/K372 –61HCD)

◇ Donald N. Wilber: Afghanistan.

◇ Doolin, Dennis J: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ino – Sovirt Conflict: Documents and Analysis.

◇ Dunmore, Alexander Edward Muurraay: Earl of The Pamirs, being a narrative of year's expedition on horsback and on foot through Kashmir, Western Tibet, Chinese Tartary and Russiaan Central Asia, by the Earl of Dummore. 2nd ed London, Murray, 1894. (BT. DS861/P2092)

◇ Dupree, Nancy: The Road to Balkh.

◇ Dupree, L. : Afghanistan, tr. French, Princeton, 1978. (杜普里:《阿富汗》)

◇ Etheron, P. T. : Across the Roof of the Wold, 1911.

◇ Etherton, P. T. : In the Heart of Asia, 1925.

◇ Fasai, Hasan I. : History of Persia under Qajar Rule, 1789 ~ 1833, tr. from Persian H. Busse, Persian Heritage S. Columbia U. P.

◇ Fell, E. N. : Russian and Nomad: Tales of the Kirghiz Steppes. (BT. DK861/K5F31)

◇ Fisher, Akab W. : 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the Crimea,



1772 ~ 1783. (BT. D1696)

◇ Fletcher, Arnold: Afghanistan: Highway of Conquest. (BT. D2140)

◇ Forsyth, Sir Thomas Douglas: 1827 ~ 1886. 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and in 1873, under Command of Sir T. D. Forsyth, Bengal Civil Service with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rgarding the Possessions of the Ameer of Yarkand, Calcutta, The Foreign Department Press. 1875. (BTNC. DS793/S62F7)

◇ D. Forsyth: Autobiography and Reminiscences, London, 1887.

◇ Foster: Siberia. Its Conquest and Development. Yuri Semyonov,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J. R. Foster.

◇ Fox, Ralph Winston: People of the Steppes. (BT. DK27/F65)

◇ J. B. Fraser: 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to Khorasan. In the years 1821 and 1822. Including some account of the countries to the north - east of Persia: with remarks upo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government, and resources of that Kingdom. London 1825.

◇ Cahen, Cadton: History of Relations of Russia with China under Peter the Great, 1689 ~ 1730.

◇ Gankovsky: A History of Pakistan (1947 ~ 1958). (BT. 2/K353.5/GYV)

◇ M. G. Gerald et al: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Pamirs Boundary Commision 1896. Calcutta, 1897.

◇ Gerald Morgan, Ney Elias: Explorer and Envoy Extraordinary in High Asia. (BT. K835.615.8/MG)

◇ Ghose, Dilip K: England and Afghanistan; a Phase in Their Relations.

◇ Gordon T. E.: Roof of the World, 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ver the High Plateau of Tibet to the Russian Frontier and the Oxus Sources of Pamir, 1876.

◇ Habberton, William: Anglo – Russian Relations Concerning Afghanistan 1837 ~ 1907.

◇ Mirza History of the Monghuls of Central Asia, being the Tarikh – i – Rashidi of Mirza Muhammed Haidar, Dughlat; the Reanslation by E. Denison Ross, London, Curzon Pres,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 Hakluyt, Richard: Voyages 12 vols.

◇ Gavin Hambly: Central Asia, Delacorte World History, vol. XVI, 1969, New York.

◇ Von Hellwald, Frederick: The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 Longwood Press.

◇ Hoernle, August Friedrich Rudolf: 1841 ~ 1918, 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1, Eastern Turkestan—antiq. (BT. C/DS785/H67)

◇ Holdsworth, Mary: Turkest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Brief History of the Khanates of Bokhan, Kokan and Khiva. London. (BT. DS785/H72)

◇ H. H. Howorth: Histo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iury, 4 vols. in5.

◇ Hsu, Immsnuel C.: Ili Crisis: A Study of Sino – Russian Diplomacy 1871 ~ 1881.

◇ James A Norris: The First Afghan War 1839 ~ 1842. Cambridge U. P.

◇ Jelavich, Charles and Jelavich: Russians in the East 1876 ~ 1880, the Russo—Turkish War and the Kulja Crisis. (BT > DK228/J48)

◇ Jenkinson, Early Voyages and Travels to Russia and Persia



by Antony Jenkinson and other Englishman, ed. by E. Delomer Morgan and C. H. Coot, vol. I, London, 1886.

◇ Messrs John and Robert Michell: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

◇ J. W. Kaye: Lives of Indian Officers.

◇ Dr. Josiah Harlan: A Memoir of India and Afghanistan.

◇ Kazemzadeh, Firuz: Russia and Britain in Persia 1864 – 1914. (BT. D1745)

◇ Khanikoff, Bokhara: Its Amir and Its People, 1845, London.

◇ Kingsmill, T. W: The Intercourse of China with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in the Second Century. (KT. 22. 4/K55)

◇ King – Afghanistan, Cockpit in High Asia. (BTD1345)

◇ Krausse, A. S.: Russia in China: A Study, 1558 ~ 1899.

◇ Kuropatkin, A. N.: Kashgaria. 1882.

◇ H. Lansdell: Russian Central Asia, Including Kuldja, Bokhara, Khiva Merv. (BT. DK851/L29)

◇ H. Lansdell: Chinese Central Asia: A Ride Little Tibet. London, 1893 (BT. C/DS709/L29)

◇ H. Lansdell: Through Central Asia (BT. DK851/L294)

◇ Lantzeff, George V: Siber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 Study of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les, 1943. (新疆历史研究所)

◇ Lantzeff, George V. & Pierce, Richard A.: Eastward to Empire; Exploration and Conquest on the Russian Open Frontier to 1750.

◇ Lias, Godfrey: Kazak Exodus. London, 1956. (BT. DK908/L69/1956)

◇ Lodanov – Rostvsky, Andrei: Russia and Asia. (BT. DK69/L79)



◇ Lockhart, Laurence, Nadir Shah: A Critical Study Based Mainly upon Contemporary Sources. AMS Pr.

◇ Luswig Adamec: Afghanistan's Foreign Affairs to the Mid – twentyth Century; Relations with the USSR, Germany, & Britain.

◇ J. A. Mac: Gampaignign on the Oxus and the Fall of Khiva. New York, Harper, 1874.

◇ J. Malcolm: The History of Persia, from the Most Early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religion, government, usages and character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at kingdom, vol. I – – II, London, 1815.

◇ Mancal, Mark: Russia and China: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872.

◇ Mandel, W.: The Soviet Far East and Central Asia. (BT. DK/M27)

◇ C. Marvin: Russians at the Gate of Herat. 1885, Charles Scribnerson 's, New York (BT. DK378/M360)

◇ Marvin, C. T.: The Eye – witnesses' Account of the Disastrous Russian Campaign Against the AKhal Turcomans. London, 1880. (BT. DK861/M5/M2)

◇ Marvin, C. T.: The Russians at Merv and Herat. London, 1883. (BT. DK856/M39)

◇ C. Marvin: Herat: The Queen of the World. 1881.

◇ Meblin, William K.: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Londen, 1971. (BT. 2/G751.2/MWK)

◇ Meakin, Annette M.: In Russian Turkestan; a Garden of Asia and Its People. (BT. DK854/M48)

◇ Misra, G.: British Foreign Policy and Indian Affairs 1783 ~ 1815. (BT. DA47.9/I3M67)

◇ W. Moorcroft and G. Trebeck,: Travels in the Himalayan



Provinces of Hindustan and the Panjab in Ladakh and Kashmir, in Peshawar, Kabul, Kunduz, and Bokhara, from 1819 to 1825. Press, from original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by H. H. Wilson, vol. I – – II, London, 1841

◇ Muravyev, N. N.: Expedition to Turkman – Steppe and Khiva, 1819.

◇ Nazaroff, P.: Moved on from Kashmir. (BT. DS793/E2N33)

◇ Norins, Martin R.: Gateway to Asia, Sinkiang Frontier of the Chinese Far West. Introd. by Owen Lattimore. (NT. C/DS793. 36/N81)

◇ Nyman, Lars – Erik: Great Britan and Chinese, Russian and Japanese Interest in Sinkiang 1918 ~ 1934. (BT. 2/K294. 5/NLE)

◇ Olufsen, O.: Through the Unknown Pamirs, The Second Danish Pamir Expedition, 1898 ~ 1899. (新疆大学历史系)

◇ Olufsen, O.: The Emir of Bokhara and His Country: Journey and Studies in Bokhara. (BT. DK871/05)

◇ Owen, Sidney James: India on the Eve of the British Conquest, Ananlytical History of India, 1627 ~ 1761. (BT. DS461/097)

◇ Padmore, George: How Russia Transformed Her Colonial Empire. (BT. DK266/P12)

◇ Park, Alexander Gasland: Bolshevism in Turkestan 1917 ~ 1927. (BT. DK859/P23)

◇ Perry – Ayscough, H. G. C. Otter Berry, R. B.: With the Russians in Mongolia, with a Preface by Claude Mac Donald. 1913. (NT. C/DS739. M7/P. 465)

◇ Pierce, R. A.: Russian Central Asia 1867 ~ 1911, a Study in Colonial Rule. (BT. DK858/P61)

◇ Pokrovskv, M. N.: History of Russia. (BT. DK40/P76)

◇ Popowski, Josef: The Rival Powers in Central Asia. (KT. 24.



04/P829)

◇ N. M. Przhevalskii: From Kulja, Across the Tian Shan to Lob – Nor, Including Notices of the Lakes of Central Asia. London, 1879. (BT. C/DS709/P973)

◇ N. M. Przhevalskii: Mongolia, The Tangut Country and the Solitudes of Northern Tibet, being a narrative of three years travel in Eastern High Asia. London, 1876. (BT. C/DS709/P97)

◇ Rawlinson, Sir H. C: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 a Series of Papers on the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of Central Asia. (BT. D378/R2,新疆历史研究所)

◇ Richard S. Newell: The Politics of Afghanistan. 1972. Cornell University. (新疆历史研究所)

◇ Samra, Chattas Singh: India and Anglo – Soviet Relations 1917 – 1947. (BT. DS448/S19)

◇ Schuyler, E.: Turki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 (BT. DK854/S39) George Seaver, Francis Younghusband, London, 1952.

◇ Seebohm, Henry: Siberia in Asia. A Visit to the Valley of the Yenesay in East Siberia, with description of the natural history, migration and birds, etc, (NT. 292/F263)

◇ Semyonov, Yuri: Siberia, Its Conquest and Development. (by J. R Foster) tr. from the German. (BT)

◇ Semyonov, Becker: Russian's Protectorates in Central Asia, Bukhara and Khiva, 1865 ~ 1924,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Studies 1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CB. DK750/K91,新疆历史研究所)

◇ Sevyan Vainshtein: Nomads of South Siberia, The Pastoral Economies of Tuva. Cambeidge U. P.

◇ Shaw, Robert Barkley: 1839 – 1879. Visits to High Tartary,

Yarkand and Kashgar (formerly Chinese Tartary) and Return Journey over the Karakorum Pass. London, 1871. (BT. C/DS793/E2553, M/DS793/E255).

◇ Shaw: A History of the Khojas of Eastern Turkestan by R. B. Shaw, ed. by N. Elias,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897.

◇ Shaw, R. B.: A Sketch of the Turki Language as Spoken in Eastern Turkistan. (BT. M/PL55/. Y2S5)

◇ Shaw, R. B. His Tartary, Yarkand and Kashgar.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室)

◇ Singhal, D.: India and Afghanistan, 1867 ~ 1907, a Study in Diplomatic Relations. (BT. DS450/. A3S61)

◇ Skrine, Francis, Henry Bennett and Edward Denison Ross: The Heart of Asia: a History of Russian Turkestan and the Central Asian Khanates from the Earlist Times. (BT. DK851/S62)

◇ Skrine, F. H. B.: The Expansion of Russia 1815 ~ 1900. (BT. D3392, C/DS793/E2S6)

◇ Skrine, C. P.: Chinese Central Asia. (BT. D3392, C/DS793/E2S6)

◇ Skrine, C. P. & Ninghtingale Pamele: Macartney in Kashgar, New Light on British, Chinese and British Activities in Sinkiang 1890 ~ 1918. (BT. D3384)

◇ Solovyev, Leonid V.: Adventures in Bokhara. (BT. PG3476/. S65K4)

◇ Strahlenberg, Philip John von: Russia, Siberia and Great Tartary. (BT. 2/K951.29/SPT)

◇ Sykes, Ella C.: Through Deserts and Oases of Cenrtal Asia. London. 1920. (BT. C/DS793/E259)

◇ Sykes, Percy: A History of Afghanistan. (BT. 2/K372/SP)

◇ Percy Sykes: A History of Persia. vol. 1 ~ 2.



◇ Timkovskii, Egor Fedorovich: Travels of the Russian Mission through Mongolia to China, and Residence in Peking, in the Years 1820 ~ 1821, by George Timkovskii, with Corrections and Notes by Julius von Klaproth. London. 1827. in 2 vols/(BT. NC. DS709/ T58E2)

◇ Tripathi, G. P.; Indo – Afghan Relation, Eighteen Eighty – two to Nineteen Seven.

◇ Tu – li – shen,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the Khan of the Tourgouth Tartars, in the Years 1723..... Accompanied by an Appendis of Miscellaneouv translations, London, 1821. (BTNC. DS754/T91)

◇ Valikhanoff, Capt. and Veniukoff, M.: The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 Their Occupation of the Kirghia Steppe and the Line of the Syr – Daria, Their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Khiva, Bokhara, and Kokan, also Description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d Dzungaria. tr. by J. and R. Michell. London, 1865. (北京大学图书馆)

◇ Vambery, Arminius 1832 ~ 1913, Arminius Vambery: the Life and Adventrues. Written by himself. (BT. DS8/V21)

◇ A. Vambery: The Story of My Struggle. (BT. DS8/V21)

◇ A. Vambery: Tarvels in Central Asia. (BT. DK851/V21)

◇ A. Vambery A: Sketches of Central Asia, Additional Chapters on My Travels, Adventures, & on the Ethnology of Central Asia. 1970, New York, Reprint, (BT. 2/K937.09/VA)

◇ A. Vambery: History of Bokhara from the Earlist Period down to the Present. Composed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Oriental Known and Unknown Historical Manuscripts, London, 1873.

◇ A. Vambery: Travels in Central Asia; being the Account of a Journey from Tehran across the Turkoman Desert on the Eastern Shore of the Caspian to Khiva, Borkhara and Samarkhand (BT. DK851/

V2,NT. 292/F152).

◇ Veniukoff, M. : The Pamir and the Source of the Amu – Daria. tr. by J. Michell. 1866.

◇ Vernadsky, G. : The Mongols and Russia, Yale Univ. Press. 1953. (新疆历史研究所)

◇ Watt, William Montgomery: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nd Modernity. 1988. (BT. 2 – 89/B96/w34).

◇ Wheeler, Geoffrey: Racial Problems in Soviet Muslim Asia. (BT. DK855/. 4W5)

◇ Wheeler, G. :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viet Central Asia, 1964. New York. (BT. 2/K512. 96/WG, 新疆历史研究所)

◇ Wilber, Donald Newton: Afghanistan: Its People, Its Society, Its Culture... (BT. DS356/W. 66)

◇ Wolff, Joseph. : Narrative of a Mission to Bokhara, in the Years 1843 ~ 1845, to Ascertain the Fate of Colonel Stoddart and Captain Conolly. vol. 1 ~ 2. (NT292/F138/1, 2,)

◇ J. Wood: A Journey to the Source of the River Oxus. New edition with an 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the valley of the Oxus. By H. Yule , London, 1872.

◇ Younghusband, F. E. :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Pamir. London, 1896. (BT. C/DS8/Y76)

◇ Zenkovsky Serge A. : Pan – Turkism and Islam in Russia. 1960, Harvard. (BT. DK34/. 79z54).